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一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4372/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8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一冊目次

子部·儒家類

二谷讀書記三卷

〔明〕侯一元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 一

學部通辨前編三卷後編三卷續編三卷終編三卷

〔明〕陳建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七年刻本

..... 十二

胡子衡齊八卷

〔明〕胡直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曾鳳儀刻本

..... 一二六

大儒學粹九卷

〔明〕魏時亮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六年刻本

..... 二二四

三先生類要五卷

〔明〕徐用檢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五九九

見羅先生書二十卷(一)

〔明〕李材撰
無錫市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六七二

二谷讀書記三卷

〔明〕侯一元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六安

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二谷讀書

紀二卷》提要

二谷讀書記卷上

明 樂清侯一元 著

知大小遠近之一則小物不得不勤近言不得不察細
行不得不矜知幽明之一則祭不得不誠遠不得不
追知德容內外之一則獨不得不謹知父子兄弟之
一則倫不得不悖

聞一知十知二非較多少也此正喻其明之體有盡有
不盡也聞者聞之夫子也聞之簡編聞之師友而有
盡知不盡知者生質之美惡學力之淺深所謂一能

學海類編 二谷讀書記卷上

子類

之十能之者也駑馬十駕則亦驥之千里矣

盈必毀天也窮則變易也聖人以此前民之用裁成輔
相以順天命雖陰符之養生老氏之處世蘇張之干
時白圭之殖貨靡不有關於是

氣之駁爲禽獸而有鳳麟氣之純爲人而有商臣叔虎
聖人純之純也梟獍駁之駁也雖然鳳麟梟獍其形
則異也聖人之於人其形非有異也是故君子有弗
性之學使商臣叔虎而遇聖人安知其不爲克讓之
虞賓克諧之警象乎

無夢正也六夢緣感皆非正也無感而夢神之所爲也故曰正夢

慈湖天資高明而不克之以沈潛至于論語無意疑大學誠意以孟子勿正心疑正心易不云乎言不盡意立象盡意又曰聖人之意曰獲心意孟子亦曰胸中正不正又曰我欲正人心正心誠意何害于理乎

以周公之知亦知死生有命一定而不可移原始反終游魂爲變一往而不復也而金縢之禱求以身代元孫與旦之語諄諄若平生何哉此肫肫之仁根于心

學海類編 二 谷讀書記卷上 二 子類

而不可解者也故曰仁也者人也病之有禱終之有復斂之以三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皆此心之誠然爾

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此真大學註疏也更別無正心以下工夫故大學一篇只在誠意誠意一段專言謹獨中庸起結皆然更無二致意之閒斷惟獨獨而謹之則無不誠矣謹獨者欲其無閒也

論語一書開卷言學而時習之易曰不習無不利是言成德也所謂從心所欲不逾矩者也曰積善曰善不

積不足以成名曰緝熙曰日就月將曰念茲在茲曰集義曰擴而充之曰熟之而已矣皆是物也

大學誠意章曰謹獨正心章言正心修身章言修身只此一理更無二學故程子稱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即不言正心修身不爲少如本文稱一是以修身爲本孟子稱家之本在身而不言正心又言心正莫不正董子亦稱心正而朝廷正而不言誠意皆不爲缺以其本無二事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其體曰五性其用曰五倫萬善萬學海類編 二 谷讀書記卷上 三 子類

事具是矣故親民亦只是明明德之事然明明德己性之盡也親民人性之盡也明明德由己親民必得位而後能之如在一家則使一家齊在一國則使一國治在天下則使天下平大學者將使修己以任家國天下之事者也若曰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則非矣蓋吾之孝弟慈謂之明明德使一家之人皆化而孝弟慈謂之親民必使一世之人無不仁而後王者之心始慰矣曰平曰治曰齊云者欲使家如其身國如其家天下如其國焉爾非別有所爲也故曰平天

下在治其國治國在齊其家齊家在修其身修身在正其心身之威儀在外而心之恂慄在內故曰知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未有心不正而能修其身者也心之一念則謂之意意之全體則謂之心甯有二乎先賢論事至正心而止矣正心只是念念皆誠故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韓子述之止于誠意程子亦曰只在謹獨皆的然有見之言

格物致知之無傳何也凡傳者將以繹夫教者之意也而所謂大學者聯之師儒則既親師取友矣陳之詩學海類編二谷讀書記卷上四子類

書禮樂則既誦詩讀書矣故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猶言格致之道以誠身也而又何傳之有且大學之傳惟誠意一章而已餘特發明相因之理以見達道九經天下國家之理無往而非誠意之功用何傳之有哉

程子主敬之旨謂前人所未發殆非也千古以來只有此學堯典第一義曰欽降汝命官治歷熙載無不曰欽者孔子曰修己以敬篤恭而天下平戒慎恐懼臨深履薄皆是也蓋敬者警也常存其心之謂警戒性

存存道義之門故存其心所以養其性視聽言動無一而不敬不問于出門使民不限于人已即所謂自強不息所謂敬以直內久而熟焉則恭而安而至誠之無息亦天運之不已矣

或以韓子引大學止誠意爲無頭學問冤哉此正得大學之旨不拘拘言語文字者也聖誠而已矣君子思誠而已矣而思不可以不學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凡以格物而致其知也此先王之所以建學立師也此大學之所以作也先儒以格物致知無傳夫又安事

學海類編二谷讀書記卷上五子類傳哉物格知至而意不誠則所謂知及之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格至之功亦終必亡而已矣故人不可以不學學不可以不實踐內則誠意正心外則修身己德一明而家國天下之道畢舉矣故知大學者韓子也

不明乎善則或有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故不誠乎身故曰人不學不知道

里仁爲美正以習見正事聞正言也魯多君子則子賤以成其德昔人五百金買鄰亦此意

傳習錄說格物正是誠意耳蓋曰意之所在必有其物
物之不正則是自昧其知故必格而正之是真思誠
之功第欠擇善一段耳不如舊說之完也

良知所謂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者也致其良知以充
滿其量尙安事學顧氣質不同于是先覺則有教後
覺則有學資先覺以明吾心之理而非理之在先覺
也事事物物之理無非吾心之理而非理之在事事
物物也謂先儒卽物窮理如求孝于親之謂嗚呼先
儒果使爲子者求孝于其親哉

學海類編 二谷讀書記卷上

六 子類

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具于
心此誠分析之過啓後學之疑也張子曰合性與知
覺有心之名已大詳密矣豈可析理於心而言之乎
析之有以極其精然後合之有以極其大此先儒千
慮之失誤在然後二字

陽明之說格物卽是誠意分別意知物三目而加誠致
格之功以爲能格所謂之致所謂之誠于義甚密于
理亦通但遺卻格致本旨而并博文擇善聞見問學
等語一切埽除創爲之說遂使誦詩讀書親師取友

聞見之知皆不得爲良知則自羲農立教以來萬古
所未有也恐自學知以下人品受害不小

學海類編 二谷讀書記卷上

七 子類

二谷讀書記卷中

明 樂清侯一元 著

傳習錄以好色惡臭接時是知一接便即有好之惡之之心是行故曰合一此正有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所謂誠也誠明之謂性耳目鼻口之于聲色臭味心之于理義一也目無所蔽故好色必好鼻無所壅故惡臭必惡今以眾人之心有蔽之目有壅之鼻而遽責之以誠好誠惡之用難矣學問之道所以求其放心撤其蔽決其壅以全夫耳目心知之本體者也

學海類編

二谷讀書記卷中

一

子類

朱子踐履處無可議至其說理則或過于分析陽明先生起而病之蓋亦朱子之忠臣也第矯枉之過遂以格物爲行凡語孟所示求道之方一切以己意說之誤高明于猖狂拘凡近于孤陋譬之藥焉去病之功固偉而戕賊吾身亦不小矣

微生高若果曲意徇物掠美市恩是則詭隨之曲士也烏得直名而聖人亦何庸辨其非直乎高蓋有意于爲直者也其無不謂無者恐以不直見疑於人故必曰有而乞鄰以塞之耳此求直而反曲也故聖人辨

之

書云如保赤子孟子即以兄之子言之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觀古今服制亦可知俗之敝也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而况其子乎第五倫一夜五起猶外之也故程子曰以此五起不起便是私意

傳曰知老而日多者也而又曰老將知而毫及之何也能養其志氣則年彌高而德彌劬矣不能養其志氣而血氣是任則壯而老而衰者固其常也

孟子謂諸侯之寶土地人民政事三者之中政事最先

學海類編

二谷讀書記卷中

二

子類

乃土地人民之本也晉文公欲全其信甯失原衛嗣君欲必其罰甯以一左氏易胥靡霸者且然况王道乎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傳者以爲喪所以三年之故是爲報服非正服矣蓋父之慈子之孝皆心之自然所謂仁也父之于子懷之三年不以爲久而子乃久夫三年之喪乎所謂子也有三年之愛亦猶言蕭瑀不生于空桑夫非盡人之子歟言何其無情也若喪所以三年之故則禮經備矣

子路子貢所疑於管仲者不死而夫子答以相齊所答非所問也蓋管仲輔紂本不義所謂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也故不責其死而非取之也程子之論精矣若仲之心則不能知其不義而不用死也

人不知而不溫邈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見是而無悶皆語夫一時之變君子不以易其常也正以其無與於我也然而實之從名名之從實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轟雷霆也故曰令聞廣譽施于身又曰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學海類編 二谷讀書記卷中

三 子類

孟母三遷蓋好事者傳之耳如其言孟子少孤三遷皆兒戲時也而孟氏書所云前喪後喪棺槨衣衾之美三鼎五鼎之異者豈爲兒時事耶

心有度義有長短故男女授受親迎禮食有時而變然而枉尺直尋孟子闢之何也蓋度其長短以赴禮則可度其長短以赴利則不可誠以赴禮則枉亦直也隱父諱君是也以趨利則直亦枉也雖功高五霸君子羞之

援嫂之溺隱父諱君即其援其隱其諱皆是也似枉而

實直也不待招而見諸侯即其見已枉矣又將計後之尋以償前之尺乎故曰勤小物矜細行又曰勿以惡小而爲之

子路曰管仲不死未仁乎子曰九合諸侯如其仁所答非所問也而聖人之微意可見矣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死之於人大矣非成仁也取義也君子不徒死也仲而死糾子仁義無取焉子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九合一匡所謂仁功也奢而犯禮焉得爲仁使仲而死糾與由之死輒一矣皆非所謂善道矣是故夫子之告子路蓋因人而言之者也

學海類編 二谷讀書記卷中

四 子類

孝哉閔子騫記者之詞也師之于弟子也名之此蓋閔氏門人之失亦猶孔氏之徒續春秋而特卒孔某者也

捐階焚廩適不死耳兩笠自捍蓋後人爲之說也出偶出也而警象不知故從而拚之也後人誤認出字故有預爲匿空誦詭之謀從空旁出必不可成之事而傳云有無不可知則非後學之所知矣且下土實猶

井舜乃濯出安得猶爲以方之欺乎匿空旁出矧而後可人則不如是也然則其曰奚而不知何也曰此言警象平日殺舜之心舜非不知也號泣怨慕象憂亦憂是其知之之證也若預爲匿空以防其謨蓋潛歸鼓琴以待其來見曾是以爲舜乎爲此說者是知箕子之佯狂而不知比干之剖心也知衿衣鼓琴恭己南面之爲舜而不知廩上之灰井中之泥之未嘗非舜也其貽禍後世誤長孫房杜以成唐太宗之過不亦宜乎

學海類編 二 谷讀書記卷中

五 子類

明友喪明則哭之何也喪明篤疾近死故喪禮處之

權只是經程子精義之言也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謂非義之義非禮之禮也經者常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之常也嫂溺而援禮之變也而運之者權也權而得中變亦常也故經對變不對權漢儒云處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是猶知經之不可以對權也朱子云經之與權亦當有辨似不如程子之確也

夫子之答問亦有因人者司馬牛訥言之誨是也譬之

醫師之用藥急而不治其標不可也然而爲仁之方實不外此司馬公以教元城衛武公以自警南容以成德皆是也蓋治本治標均之爲扶持元氣耳

學海類編 二 谷讀書記卷中

木 子類

二谷讀書記卷下

明 樂清侯一元 著

舍者爭席非莊周本旨也蓋言陽子居本以舍者爭席之質而飾之以成避席避竈之事故見諄于老氏退而失其故步也若夫爲道者固不欲爲戶屢所保而哀駘它之傾一國王駘之最一方自有以致之也此亦莊氏王霸之辨

損益三友資諸人者也損益三樂修諸己者也外則謹其所習內則慎其所之學問之道具是矣

學海類編 二谷讀書記卷下 一 子類

噫公命我勿言於義無害所謂密禱也大抵鬼神之理機緘潛密亦如今術數占卜皆惡夫泄之也

尋仲尼顏子樂處此爲初學指引路頭耳孔子曰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又曰無以尚之學習之悅朋來之樂皆是也故曰智者不憂以其樂天之命也君子坦蕩蕩心廣而體胖仰不愧而俯不忤無入而不自得也而待尋乎

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蓋古之教也傳者或以是衛輒則非矣自義帥尊等而上之至于祖故禘之祭上祀之

禮不以父辭王父命皆帥尊之義也以王父之命而遂無其父也則可乎無父則亦無王父矣有王父之命則亦有父之命矣夫萬古不易者心也輒則失其心矣而傳者亦不求諸其心何哉

鑑以空一天下之妍媸衡以平一天下之輕重規矩準繩之于物皆然皆所謂一以貫之者也博學詳說審問明辨所務不一而皆以致力乎其至一者也蓋體用一原一實萬分萬分實一也

莫非命也盡義則正不盡義則不正而皆無逃于一定學海類編 二谷讀書記卷下 一 子類

之數也孔子所謂知命者蓋如此不求盡義而但知趨利避害者固由于不知命而或以術數預測天道則亦不知正命而非所謂順受者矣固命也然君子不謂之命如紂多罪而曰有命在天德宗播遷而曰不由虐祀是也孟氏發明天人之際無餘蘊矣

天生斯民使先知覺後知天固使之也如雞之伏獸之乳仁心自然理固然覺固我也覺之則人也合內外之道也韓子聖賢時人之耳目本此

誠則明矣神明者心之本體也故至誠可以前知蔡順

留指巨鄉夢友顏含察色皆其誠之極也不足爲異
孟子一書論語義疏也如養氣一章卽孔子勇者不懼
有天下而不與殺身成仁至死不變等語耳

爲天子之父則其位可以殺人而不死八議是也爲舜
之父則其道必不至于殺人底豫允若是也有敝屣
天下以全其父之心則必有尊之養之之法而士師
之法亦可以通其權於八議而不爲撓矣故曰有不
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桃應可謂善問孟子
可謂善答所謂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者也漢

學海類編 二 谷讀書記卷下

三 子類

時家令之諷高帝也其有斯慮乎柴守禮殺人而世
宗不問則君臣心政胥失之矣

孔子見行可之仕仕桓子也而爲政則首噏三都若不
利三桓者何哉蓋夫子固以憂魯而亦所以憂三桓
而全其世也冉有之徒乃區區以顓臾爲季氏憂豈
不謬哉觀桓子屬其後以必召孔子則既悔之矣而
天未厭禍卒不見東周之治悲夫

仲子井上之李蓋有意乎西山之微也不知伯夷之于
父子叔齊之于兄弟而扣馬之諫依依乎君臣其所

爲逃國避世死而無怨者正以大倫也仲子有母而
避有兄而逃欲以市廉其如廉乎哉

小由基之射特手熟耳蓋曲藝莫不然故痾僂之承蜩
乃凝於神夫人亦熟之而已矣

昔人云只聞譽而喜聞毀而怒卽是爲人推而極之若
閒居之儀不同于接物屋漏之色有異于在廷皆爲
人也

易本卜筮之書如利有攸往利用行師利見大人利遷
國利用禴利用賓于王童蒙吉納婦吉之繇卽今出

學海類編 二 谷讀書記卷下

四 子類

行出師見貴移徙祭祀求官入學嫁娶等占耳數也
而理寓焉六經自秦火後或殘或廢而易獨以卜存
故言理者莫尙焉玩占固當圓融而亦各有端緒要
之不越吉凶悔吝四者而已若必以三百八十四事
爲不該而滑稽其說以求通則非矣且世閒固不止
三百八十四事而亦豈必三百八十四項占法乎
丹鉛錄云筮短龜長非短筮也卜者據一時之占短長
之耳然則洪範稽疑主龜而不主筮何也又周禮大
事卜小事筮

丹鉛錄引師經撞文侯事以爲古人一話一言皆曰賦非也賦六詩之一詩必成文文侯之事蓋詞未及終而師經畜之耳優人批唐莊宗李天下亦如此

任人一章權之謂也執中無權便是執一所謂非聖人不能用不能盡其用耳卽夏葛冬裘飲湯飲水無不是權也惟義所在義之與比非權則將有非義之義非禮之禮矣

爲謙美德也懲忿善道也而聖人恥足恭匿怨蓋惡其不直也故微生之惠冉有之攝皆見棄于聖人有意

學海類編 二谷讀書記卷下 五 子類

爲善猶不善也况有意爲不善乎

約我以禮四禮其大者也古禮之文垂于今而人莫能行冠昏與祭猶閒有行者獨喪禮大壞當求其故矣蓋人情不能持久喪三年之憂非若冠昏一日之敬也如祭三日之齋七日之戒則已有不能行者矣嗟乎三千三百無一事而非仁也君子終日不違可三年而犯禮乎

平天下言生財易言理財道利而布之上下王人之事也故錢曰泉曰布王政則始經界而均土地君子則

周急而不繼富蓋變盈流謙哀多益寡天之道也老子亦曰天之道猶張弓

於白圭之治水慎子之行師見聖賢絜矩之義射之熟也能以弱力挽強鍛之熟也能以終日運重故小人勞力只在手熟君子勞心只在仁熟

學海類編 二谷讀書記卷下 六

二谷讀書紀二卷

編修程晉
芳家藏本

明侯一元撰一元字舜舉樂清人嘉靖戊戌進士
官至江西布政使此編乃其讀書雜記多推闡四
書之義大抵前人所已言中間謂陽明之學遺却
格致本旨又謂朱子談理過於分析陽明起而病
之由於相激而成亦頗有見也

學部通辨前編三卷後編三
卷續編三卷終編三卷

〔明〕陳建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七年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學部通辨
十二卷》提要

學部通辨總序

天下莫大於學術學術之患莫大於部障近世學者所以儒佛混淆而朱陸莫辨者以異說重爲之部障而其底裏是非之實不白也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深言掩蔽之害也夫佛學近似惑人其爲蔀已非一日有宋象山陸氏者出假其似以亂吾儒之真援儒言以掩佛學之實於是改頭換面陽儒陰釋之蔀熾矣幸而朱子生同於時深察其弊而終身力排之其言昭如也不意近世一種造爲早晚之說迺謂朱子初年所見未定誤疑象山而晚年始悔悟而與象山合其說蓋萌於趙東山之對江右六君子策而成於程篁墩之道一編至近日王陽明因之又集爲朱子晚年定論自此說既成後人不暇復考一切據信而不知其顛倒早晚矯誣朱子以彌縫陸學也其爲蔀益以甚矣語曰一指蔽目太山弗見由佛學至今三重部障無惑乎朱陸儒佛混淆而莫辨也建爲此懼迺竊不自揆慨然發憤究心通辨專明一實以扶三蔀前編明朱陸早同晚異之實後編明象山陽儒陰釋之實續編明佛學近似惑人之實而以聖賢正學不可妄議之實終焉區區淺陋豈敢自謂摧陷廓清

斷數百年未了底大公案而朱陸儒佛之辨庶幾由此無訛障混淆之患禪佛之似庶乎不亂孔孟之真未必不爲明學術之一助云其卷目小序繫列于左嘉靖戊申孟夏初吉東莞陳建書于清瀾草堂

前編

上卷所載著朱子早年嘗出入禪學與象山未會而同至中年始覺其非而返之正也

中卷所載著朱子中年方識象山其說多去短集長疑信相半至晚年始覺其弊而攻之力也

下卷所載著朱陸晚年冰炭之甚而象山既沒之後朱子所以排之者尤明也

後編

上卷所載著象山師弟作弄精神分明禪學而假借儒書以遮掩之也此爲勸破禪陸根本中卷所載著陸學下手工夫在於遺物棄事屏思黜慮專務虛靜以完養精神其爲禪顯然也

下卷所載著象山師弟顛倒錯亂顛狂失心之弊其禪病尤昭然也

續編

上卷所載著佛學變爲禪學所以近理亂真能溺高明之士文飾欺誑爲害吾道之深也

中卷所載著漢唐宋以來學者多溺於老佛近世陷溺推援之弊其所從來遠矣

下卷所載著近年一種學術議論類淵源於老佛其失尤深而尤著也

終編

上卷所載心圖心說明人心道心之辨而吾儒所以異於禪佛在此也此正學之標的也

中卷所載著朱子教人之法在於敬義交修知行兼盡不使學者陷一偏之失而流異學之歸也此正學之塗轍也

下卷所載著朱子著書明道闢邪反正之有大功於世學者不可騁殊見而妄議末附總論遺言以明區區通辨之意云

序目畢

學部通辨提綱

一朱陸早同晚異之實二家譜集具載甚明近世東山趙氏對江右六君子策乃云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言豈驚湖之論至是有合耶使其合并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此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所由萌也程篁墩因之廼著道一編分朱陸異同爲三節始焉若冰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之相半終焉若輔車之相倚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王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子議論與象山合者與道一編輔車之卷正相唱和矣凡此皆顛倒早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誑誤後學之深故今前編編年以辨而二家早晚之實近世顛倒之弊舉昭然矣

一自老莊以來異學宗旨專是養神漢書謂佛氏所貴修鍊精神胡敬齋曰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只養得一箇精神此言實學術正異之綱要陸象山講學專管歸完養精神一路具載語錄可考其假老佛之似以亂孔孟之真根抵在

此而近世學者未之察也故今後編之辨陸續編之辨佛皆明其作弄精神所以異於吾儒之學至終編則明吾儒之理學異於異學之養神蓋此書樞要只此云

一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強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觀於後編終編可考矣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止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惑者乃單指專言涵養者爲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故不得不辨

一此書本散採諸書今繩以屬辭比事引伸觸類之法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句句理會其言自相發明

一此書多剪繁蕪而撮樞要不敢泛錄以厭觀覽一採諸書朱子文集朱子語類朱子年譜象山文集象山語錄象山年譜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六子書四書大全文獻通考事文類聚傳燈錄大慧語錄宋僧宗杲著 崇正辨 宋建安胡寅

著 慈湖遺書 宋慈溪楊簡著 鶴林玉露 宋盧陵

羅大經著 草木子 元括蒼葉子奇著 居業錄 國

朝餘干胡居仁敬齋著 白沙集 新會陳獻章著

荷亭辨論 東陽盧格著 篁墩文集 道一編 並

休寧程敏政著 陽明文錄傳習錄 並餘姚王守

仁著 象山學辨 南海霍韜渭厓著 困知記 泰和

羅欽順整菴著其摘引單言者書目不列止見

本文 謹按朱子未出以前天下學者有儒佛異

同之辨朱子既沒之後又轉為朱陸異同之辨

此聖學顯晦所由繫世道升降之大幾也蓋自

周衰降為戰國天下雖有異端如楊墨申韓之

屬非一然其為說尚淺未足以深惑乎人也迨

至東漢而佛學入中國至南北朝而達磨西來

傳禪其明心見性之論始足以陷溺高明之士

其本來面目之似始足以混中庸未發之真矣

嗚呼禪佛之近似已足以惑人而況重以象山

之改頭換面假儒書以彌縫佛學為說益精益

巧乎又況重以篁墩諸人又顛倒早晚假朱子

以彌縫象山為謀益工益密乎常觀程子闢佛

氏曰邪誕妖異之說塗生民之耳目塗言部也

朱子排陸氏曰分明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

覺悟言益部也孰意近年又為道一編諸書所

塗成三重部邪建無似究心十年著成此辨番

十萬言其大要明正學不使為禪說之所亂導

朱子不使為後人之所誣撤豐部不使塗後學

之耳目而已君子其尚虛心而熟察之哉

學部通辨前編卷上

此卷所載著朱子早年嘗出入禪學與象

而同至中年始覺其非而返之正也

庚戌宋高宗建炎四年九月甲寅子朱子生

朱子年譜

己未高宗紹興九年二月乙亥象山陸子生

象山年譜

辛未紹興二十一年陸子十三歲陸子生穎異幼嘗

問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

寢食後十餘歲因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上下四

方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悟曰原來無窮人與

宇宙皆在無窮之中者也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已

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

吾心便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

也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

亦莫有不同也

象山年譜

按陸子宇宙字義之悟正禪家頓悟之機然其言

引而不發學者卒然難於識破必合後編所載作

弄精神一路觀之然後其禪昭然矣蓋此編專明

朱陸早晚至後編方究極象山禪蘊也

癸酉紹興二十三年朱子二十四歲赴任同安主簿

始受學於延平李先生之門年譜云初朱子學靡常

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自云初見延平說得無

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公恁地懸空理會得

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玄妙只

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某後來方曉得

他說朱子語類云佛學舊嘗參究後頗疑其不是及

見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亦背一壁放且理會

學問看如何後年歲間漸見其非

朱子早年之學大畧如此後十年延平先生方卒

戊寅紹興二十八年朱子二十九歲作存齋記云人

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為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

心之為體不可以見聞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

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

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勿忘勿助長也則存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又久

而熟心之為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

息之不存矣

朱子文集

按此記為同安學者許順之作朱子初年之學亦

只說一箇心專說求心見心全與禪陸合
戊子孝宗乾道四年朱子三十九歲答何叔京書云

熹奉親遺日如昔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
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
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
不察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喻
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
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
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
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
能逃吾之鑒邪

朱子文集

朱子此書道一編指為朱子晚合象山王陽明採

南齊書

三

古書

為朱子晚年定論據年譜朱子四十歲丁母祝孺
人憂此書有奉親遺日之云則祝無恙時所答朱
子年猶未四十學方日新未已與象山猶未相識
若之何得為晚合得為晚年定論邪其顛倒誣誑
莫斯為甚

朱子又答何叔京書云今年不謂饑歉至此夏初所
至凶凶遂為縣中委以賑贖之役百方區處僅得無
事博觀之敝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
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為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
少有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為與必有事焉勿

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
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功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
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
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朱子文集

按賑饑事致年譜正在是年王陽明所編定論採
答何叔京凡四書前一書也此一書也尚有二書
又皆在此錄二書之前皆祝孺人猶在朱子未識
象山時所答至淳熙乙未朱子方會象山而何叔
京亦卒矣

見朱子作
叔京墓誌

陽明何得槩指為晚年哉

右答何叔京二書學專說心而謂與書冊言語無

南齊書

四

附錄

交涉正與象山所見不約而合此朱子早年未定
之言而篋數陽明矯取以彌縫陸學印證已說也
朱子嘗謂李伯諫所論大抵以釋氏為主而於吾
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今觀道一定論二編大抵
以陸氏為主而於朱子之說近於陸者取之而顛
倒早晚不顧也學者察此禪部大畧可觀矣

庚寅乾道六年朱子四十一歲

朱子答薛士龍書云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
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
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

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義理之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

朱子文集

朱子初年學專說心而謂與書冊言語無交涉其馳心空妙可見據朱子自謂馳心空妙二十餘年當不啻年垂四十而此書當在此年以後矣下三書皆相發

又按語類廖德明錄癸巳所聞云先生言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尚鶻突爲他佛說得相似近年來方

前編卷上

五

看得分曉按癸巳朱子四十四歲言二三年前則正是四十歲前而近年看得分曉則正是四十以後尤可徵也

朱子答許順之書云大抵舊來之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故每有過高之病近年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但時有所覺漸趨平穩耳順之此病尤深當痛省察矯揉也

又答許順之書云三復來示爲之悵然已輒用愚見附注於下只於平易懇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並且倚闕久之見

實理自然都使不着矣蓋爲從前相聚時意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尚今日乃成相誤惟以自咎耳

並朱子文集

朱子初年學專說心而謂與書冊言語全無交涉此正過高之病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也

朱子答汪尚書書云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乎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而一三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卽有諸已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

朱子文集

前編卷上

六

朱子曰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一日在劉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試官爲某說動了遂得舉時年十九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

簡重却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鏽漏百出

朱子語類

此書與此語相表裏遂明說師釋扣僧來歷朱子爲人光明不少隱諱如此病翁即劉屏山子輩也朱子困學詩云舊喜安心苦覓心拍書絕學費追尋困橫此日安無地始覺從前枉寸陰

朱子文集

朱子初年學務求心而謂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故致捐書絕學而苦覓心也嗚呼禪學近似

前編卷二

朱子

亂真能陷溺高明雖朱子初猶捐書絕學馳心二十餘年而於象山又何怪焉但朱子中年能覺其非而亟反之象山則終身守其說而不變此朱陸所以爲早同而晚異耳好事者乃欲移朱子之早年以爲晚是誣朱子終身爲禪而不反也不亦悖哉

安心覓心出傳燈錄二祖謂達磨曰我心未安請師安心師曰將心來與汝安二祖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按象山與鄧文範書云得倉臺書謂別後稍棄舊而圖新了然未有所得始

似覓心了不可得者此乃欲有所得之心耶王陽明詩云同來問我安心法還解將心與汝安其言皆本傳燈錄羅整菴困知記云近時以道學鳴者泰然自處於程朱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嘗學焉而竟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捨先賢所棄以自珍反從而議其後不亦誤耶整菴此言實彈文公案切中其病矣

按程篁墩道一編謂朱子晚年深悔其支離之失而有味于陸子之言王陽明定論序謂朱子晚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矣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

前編卷二

人

不可勝贖此等議論皆是矯假推撥陰謀取勝皆是借朱子之言以形朱子平日之非以著象山之是以顯後學之當從陽雖取朱子之言而實則主象山之說也陽若取朱子而實抑朱子也其意蓋以朱子初年不悟而疑象山晚年乃悔而從象山則朱子不如象山明也則後學不可不早從象山明也此其爲謀甚工爲說甚巧一則即朱子以攻朱子一則借朱子以譽象山一則挾朱子以令後學也正朱子所謂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于禪也嗚呼蔽也父

矣象山以改頭換面之術蔽障天下已數百年矣
篁墩輩以顛倒早晚之術蔽障天下又數十年矣
今欲一旦辨而明之誠不自量姑盡吾心焉耳韓
子曰知而不以告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
也蘇子曰我知之不以告人其名曰棄天愚雖不
肖敢不惟不仁不信棄天之懼乎

學部通辨前編卷中

此卷所載著朱子中年方識象山其說多去短集
長疑信相半至晚年始覺其弊而攻之力也

甲午孝宗淳熙元年朱子四十五歲陸子三十六歲
朱子答呂子約書云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
有脫畧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
辨然後篤行之旨又何如耳 又答呂子約書云近
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
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深扣其說因
獻所疑也然恐其說方行亦未必肯聽此先生常談
徒竊憂歎而已 前編卷中 朱子文集

此二書猶未會象山時所答

乙未淳熙二年朱子四十六歲陸子三十七歲
五月呂伯恭約陸子及兄子壽會朱子于鵝湖論學
不合各賦一詩見志陸子壽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
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趾忽成
岑留情傳註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
琢切須知至樂在于今子靜和云墟墓興哀宗廟欽
斯人千古不磨心消流積至滄溟水卷石崇成太華
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

高處真偽先須辨古今朱子續和二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朱陸年譜

朱子年譜謂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是以子壽後五年卒朱子祭之以文有道合志同降心從善之許而於子靜日益永炭云子壽名九齡

十二月朱子答張敬夫書云熹於文字之間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王陽明採入定論止此

大學中庸章句緣此畧修一過再錄上呈然覺其間更有合刪處論語亦如此草定一本未暇脫稿孟子則方欲爲之而日力未及也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

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朱子文集

王陽明節錄此書入晚年定論其欺弊有三此書在既會象山之後論孟集註未成之時何得爲晚其欺弊一也刪去學庸緣此修過以下者蓋定論序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思改正而未及故於此刪去修過之由以彌縫其說也謾人以爲未及改也其欺弊二也亦刪去子壽兄弟以下者以譏陸之故而特爲諱避也考定論一編九議及陸學處皆刪去惟一二稍稱陸學處則不刪其欺弊三也

只看陽明錄此一書便有許多弊篁墩陽明專挾朱子手書驅率後學致後學亦以爲彼據朱子手書不疑也此權詐陰謀不合用之於講學

又按張敬夫卒於淳熙庚子先朱子之卒二十載朱子答呂子約書云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朱子文集按文集此書全文乃有爲之言因人而發者道一編乃節錄以證朱陸晚同王陽明因取爲晚年定

論亦是謾人全書云向來疾證來書以為勞耗心力所致而諸朋友書亦云讀書過苦使然不知是讀何書若是聖賢之遺言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不應反至生病恐又只是太史公作崇耳孟子言學問之道至何益於吾事邪況以子約平日氣體不甚壯實豈可直以耽書之故遂忘饑渴寒暑使外邪客氣得以乘吾之隙是豈聖人謹疾孝子守身之意哉其全書首尾如此蓋為子約耽書成病而發而因戒其讀史之癖耳非以讀聖賢之書為無益也今隻墩陽明刪去首尾欲使學者不知其為有為之言而槩以讀書為無益者不亦誣哉朱子答汪尚書謂上蔡所云止觀之說本不與克己同塗並轍後之好佛者遂掇去首尾孤行此句以為已援道一定論二編之弊大率類此故類著之

丁酉淳熙四年朱子四十八歲論孟集註成
朱子年譜云此書雖成於是年其後刪改日益精密至學庸章句則成於淳熙己酉時朱子年六十矣行狀亦云先生著述雖多於語孟大學中庸尤所加意若大學論語則更定數四以至垂沒焉茲言尤明白可按王陽明固不可詆為早歲所著之書

習錄為中年未定之說定論序欲盡廢之而行已說矣

或曰陽明作定論序謂朱子晚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矣至以為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集註諸書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為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陽明所據信然耶曰此陽明捕風捉影誣前誑後之深也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即朱子早年答何叔京書語也舊本之誤朱子初無是語也朱子續文集答黃直卿有向來定本之誤之語陽明編置定論首篇為序文張本然此語非為著書發也按答黃直卿書云為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却煩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却誤人也詳此書蓋論教人之事說教人定本文意甚明朱子嘗云聖人教人有定本又下文謂教人須先立定本正同此陽明何得矯假以為悔集註諸書之證也哉又按朱子正文集亦載此書但此句止云此是向來差誤無定本二字其非為著述尤明陽明編定論不採正集而採續集亦乖

近日常州秦尚書作廖太宰中庸管窺序謂嘗聞朱子晚年頗病童句支離自謂向來定本之誤方欲改而未及其見諸黃直卿張敬夫問答等書可考也愚按近日士大夫不知陽明之欺遂據信以爲實然而疑朱子者類如此近時學者意見與朱子不合者必詆爲早年之說未定之論其偏皆作於此此部不辨誣前惑後之禍不知何時而已愚爲此究心痛辨爲考亭訟寃

庚子淳熙七年朱子五十一歲是歲陸子壽卒

朱子譜

按朱子先答林擇之書有陸子壽兄弟近日却肯

前編卷四

六

向講學上理會之語王陽明採爲晚年定論朱子

祭陸子壽文有道合志同降心從善之語道一編

序首以證朱陸晚同其弊不獨以早爲晚尤假子

壽以遮蓋象山也部障多端辨不能盡

辛丑淳熙八年朱子五十二歲陸子四十三歲

二月陸子訪朱子于南康朱子帥僚友諸生與俱至

白鹿洞書堂講升講席陸子爲講論語君子喻於義

小人喻於利一章深明義利之辨朱子請書于簡自

爲之跋稱其發明懇到切中學者隱微深鋼之病云

朱子年譜

呂伯恭與朱子帖云子靜留得幾日驚湖氣象已全

轉否朱子答書云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

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即

只是定本某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

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

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

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開議論故爲學者之病某云如

此即是自家呵斥亦過分了須是着邪字閑字方始

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就

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

前編卷四

七

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矣

朱子文集

按南康之會朱子於象山取其講義而終譏其禪

會疑信相半如此按朱子又嘗答呂伯恭謂子靜

依舊遮前掩後巧爲辭說此語尤深中其病云

癸卯淳熙十年朱子五十四歲陸子四十五歲

朱子答項平父書云所喻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

然所警於昏惰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

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

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

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

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某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及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朱子文集

象山年譜

按象山年譜去年秋除國子正是年冬遷敕令所刪定官據此書在辨無極前五年正是中年疑信相半未定之際後此所以排象山之失者方日深道一編乃指此書爲朱子晚年信取象山輔車相倚誤矣

五月朱子表曹立之墓云立之幼穎悟長知自刻厲

前編卷中

八

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卽往從之得其指歸旣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爲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業久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寓書以講於張氏然敬夫尋沒立之竟不得見後得其遺文考其爲學始終之致於是乃有定論不疑其告朋友書有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棄百事以趨之則吾恐

未悟之間狼狽已甚又况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耶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

朱子文集

前書似信而此表尤疑疑信相半未定如此

朱子答諸葛誠之書云示喻競辨之端二復惛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喻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少長之序禮遜之容至今懷不滿

朱子文集

朱子因門人競辨之過故作此書以解之平日自

任之云蓋如象山之意而言猶是中年疑信相半之說也或乃指此爲朱子晚年尊陸之證誤矣

乙巳淳熙十二年朱子五十六歲陸子四十七歲

朱子貽陸子書云奏篇垂寄得聞至論慰沃良深語圓意活渾浩流轉有以見所養之深所蓄之厚但向

上一路未曾撥轉處未免使人疑着恐是慈嶺帶來耳

朱子文集

按象山年譜去年冬上輪對五劄因錄寄朱子而朱子答之亦疑信相半如此慈嶺在西域

朱子與劉子澄書云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圓轉渾浩無疑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些禪底意思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慈嶺帶來渠定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近日建昌說得動地撐眉努眼百怪俱出甚可憂懼渠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為主更不講學涵養直做得如此狂妄世俗滔滔無話可說有志於學者又爲此說引去真吾道之不幸也

朱子文集

建昌指象山門人傅子淵蓋子淵江西建昌人象山所亟稱者而亦朱子所深闢者二家冰炭自此始矣

丙午淳熙十三年朱子五十七歲陸子四十八歲五月朱子答陸子書云昨聞嘗有丐外之請而復未遂今定何如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必以爲然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聞見之外是非黑白只在面

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熹衰病日侵所幸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

朱子文集
象山年譜

按象山是年冬始奉祠還家此時猶在朝而嘗有丐外之請也象山年譜載是書於是年信矣子淵偏處甚害事即前與劉子澄書所稱是也

按道一編採此書爲朱陸晚同又自注云或疑書尾尚持異同之說然觀朱子於此既自以支離爲病而陸子與傅子淵書亦復以過高爲憂則二先生胥會必無異同可知惜其未及胥會而陸已下

朱子文集

世矣竊按此書乃朱陸異同之始後此方米炭日深二家諸集班班可考壘墩何得爲此捕風捉影空虛億度牽合欺人也趙東山論朱陸亦云使其合併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抑朱子後來德盛仁熟使子靜見之又當以爲何如也即同此一見識蓋求朱陸生前無可同之實而沒後乃臆料其後會之必同本欲安排早異晚同乃至說成生異死同可笑如此豈不適所以彰朱陸平生之未嘗同適自彰其牽

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咸加據信而莫能察也惜哉昔裴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人主陸宣公謂其愚弄朝廷其罪甚於趙高指鹿爲馬今隻敬輩分明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弄後學使遇君子當如何議罪

朱子答程正思書云所論皆正當確實而衛道之意又甚嚴深慰深慰祝汀州見責之意敢不敬承蓋緣舊日曾學禪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而未免有私嗜之意亦是被渠說得遮前掩後未盡見其底蘊譬如楊墨但能知其爲我兼愛而不知其至於無父無君雖知其無父無君亦不知其便是禽獸也夫矣因其徒來此狂妄兇狠手足盡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之不復爲前日之唯阿矣

朱子答劉公度書云建昌士子過此者多方究得彼中道理端的是異端誤人不少向見賢者亦頗好之近亦覺其非否

朱子答趙幾道書云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遲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中而而距楊墨者爲此也向來正以五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爲矛盾亦厭繳紛競辨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

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畧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

朱子文集

按答程正思謂去冬其徒來此等語正與前答陸子所謂子淵去冬相見與劉子澄所謂建昌說得動地語同答劉公度趙幾道書語意皆同二家水炭實始于此所謂未盡見底蘊未免私嗜唯阿如

前編卷中

十三

前答項平父書是也厭繳紛競辨容忍不能極論如答諸葛誠之書是也冷淡生活觀後編所載象山此道甚淡等語可見

通按朱子於象山自甲辰乙巳歲以前每去短集長時稱其善疑信相半自丙午丁未歲以後則於象山鮮復稱其善而專斥其非絕口不復爲集長之說其先後予奪分明兩截此朱陸早同晚異之實也至此答程正思諸書則其早同晚異之故也蓋朱子初年因嘗參究禪學與象山所見亦同以故私嗜唯阿時稱其善也迨中年以後朱子見道

益親始大悟禪學近理亂真之非晚年益覺象山改換遮掩之弊自此乃始直截說破顯然攻之矣此朱陸始同終異之關要愚故表而出之

通按朱子年十五六時已究禪學馳心空妙者二十餘年而後始覺其非朱子年四十五六時方識象山疑信相半者亦十餘年而後深覺其弊嗚呼甚矣此學之能惑惑高明而難於辨察也而況後世之士乎朱子於禪學謂其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謂近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於陸氏謂被渠說得遮前掩後謂雖知其非而未免有私嗜之

前編卷中

十四

意嗚呼甚矣此學之能惑惑高明而難於舍棄也而況後世之士乎向非朱子克永厥壽則終爲所惑惑而其爲非爲弊誰則明之朱子嘗謂某講學幸而天假之年又謂呂與叔惜乎壽不永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到此田地觀此信矣

通按朱子之學有二關焉有三節焉有三實焉上卷答薛士龍諸書爲朱子逃禪返正關此卷答程正思諸書爲朱陸始同終異關此二關也朱子早年馳心於禪學中年私嗜於象山晚年併排禪陸而一意正學此編三卷乃二節也後三編則朱子

晚年排禪排陸明正學之實此三實也學者察此二關三節三實無豐蔀之患矣

前編卷中

十五

學部通辨前編卷中

學部通辨前編卷下

此卷所載著朱陸晚年冰炭之甚而象山既沒之後朱子所以排之者尤明也

丁未淳熙十四年朱子五十八歲陸子四十九歲五月朱子答陸子書云稅駕已久諸况益佳學徒四來所以及人者在此而不在彼矣區區所憂一種輕為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為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為說乖戾悖大為吾道之害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

朱子文集

前編卷三

乙

按象山年譜自去年冬得旨奉祠還家學者輳集故此書有脫駕已久學徒四來之云也此朱子晚年攻陸切要之言道一編乃列為早年冰炭差矣戊申淳熙十五年朱子五十九歲陸子五十歲正月陸子作荆國王文公祠堂記畧云公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黜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斷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為之

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為責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謹譁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斷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樸屏伏憮獫狴志曾不為悟公之蔽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當分之矣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山川炳靈殆不世有其廟貌弗嚴邦人無所致敬郡侯錢公慨然撤而新之以時祠焉余竊所敬歎

象山文集年譜

前編卷三

二

朱子答劉公度書云所喻世豈能人人同已人人知已在我者明瑩無瑕所益多矣此等語言殊不似聖賢意思無乃近日亦為異論漸染自私自利作此見解邪臨川近說愈肆荆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是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故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都無人管恣意橫流矣

朱子文集

按象山文集年譜載荆公祠記俱明言淳熙戊申道一編乃指為初年冰炭顛倒早晚矣嗚呼早年

者以爲晚歲晚歲者又以爲早年誰料篁墩著書從頭徹尾顛倒欺誑稱荆舒者王安石先封荆國公後追封舒王

陸子答胡季隨書云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象山文集

按王安石爲相首變法度引用兇邪實一人可以喪邦而其三不足之說則又一言可以喪邦者遂使靖康覆亡中原淪於左衽之禍安石階之也言之痛心纖人乃爲立祠象山又從而爲之記盛稱其美重爲諛墓之辭分過於人曲爲庇鄉人之計

前集卷三

三

朱子譏其昏昧偏私誠切中其病矣乃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將誰欺乎

是年陸子改貴溪應天山爲象山建精舍講學與學者云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又云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錮深明道却通疏

象山年譜

陸子嘗謂人曰巾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

象山行狀

伊川學問未免占決卜度之失

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

象山語錄

按象山論人如此其得失明矣究象山志趣專尚曾點凡其習襟高灑不拘小節類於點者卽以爲通疏而取之至於文理密察矜於細行與點不類者卽以爲蔽錮而不之取故夫深詆伊川而推譽李白輩以此也

朱子曰陸子靜看伊川低此恐子靜看其說未透耳譬如一塊精金却道不是金非金之不好不識金耳

朱子語類

象山詆伊川猶陽明詆朱子大率儒禪不相合也曾祖道曰頃年嘗見陸象山象山與祖道言目能視

有編卷四

四

何所

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此做甚詠歸舞雩自是吾夫子家風朱子曰陸子靜所學分明是禪

語類

按語類此乃象山沒後祖道追述之語以類附此又按象山答曾宅之書謂持敬字乃後來杜撰王陽明亦譏朱子主敬爲綴爲畫蛇添足而謂點也雖狂得我情識持敬而尚點狂陸學趣見自是一種

朱子答歐陽希遜書云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

幾不錯若一向先求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老佛也
朱子文集

曾點見得大意而行不掩卒終於狂學者如何可
學會點之狂流為莊周莊周之變遂為禪學矣

四月陸子與朱子書畧云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
加欵於驚湖然猶鹵莽淺陋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
自愧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函丈當有啓助以卒餘
教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為
此言殆未可忽也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無中也豈
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聖

人之書所無有也
象山文集

梭山名九韶字子美嘗詆太極圖說之非朱子先
已辨之矣至是象山復為之申其辨而朱子答之
各有二書全文各數千言不能悉錄也姑撮著其
畧如此

十一月朱子答陸子書畧云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
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如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
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
朱子文集年譜

十二月陸子答朱子書畧云老氏以無為天地之始
以有為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微直將無

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尊兄所謂真
體不傳之秘及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
禪宗
象山文集年譜

已酉淳熙十六年朱子六十歲陸子五十一歲

正月朱子答陸子書畧云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
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正如南北水火
之相反請更子細着眼未可容易譏評也迥出常情
等語只是俗談即非禪家所能專有况今雖偶然道
着而其所見所說即非禪家道理非如他人陰實祖
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
朱子文集年譜

前編卷三

六

按朱陸辨無極歲載二家年譜並同道一編乃謂
此辨在二家未會面之前而答朱子年譜置驚湖
既會之後為失其次於是以前辨無極諸書列於驚
湖三詩之前定為首卷謂以著其異同之始早年
未定之論算墩一何誣之甚也按象山首書謂昔
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欵於驚湖云云其叙述
先後極為明白不待別加考證而早晚已曉然於
一書之中算墩列此書於編首而於此豈有不知
分明自欺欺人而已然道一編雖欺而人則不知
其欺也算墩高才博學名重一時後學無不宗信

也於是修徽州志者稱篁墩文學而以能考合朱陸爲稱首矣按閩臺者稱道一編有功於朱陸爲之翻刻以廣傳矣近年各省試錄每有策問朱陸者皆全據道一編以答矣近日縉紳有著學則著講學錄序中庸管窺無非尊陸同朱羣然一辭矣至席元山之鳴冤錄王陽明之定論則效尤附和又其甚者矣古云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今篁墩分明以一人手而掩天下之目矣若令不辯則其誑誤天下後世將何紀極愚讀書至此不勝憤慨爲此究心通辨嗚呼愚之爲此豈朱子在天之

前編卷一

靈有以啓其衷而使之自其誣於萬世耶

按道一編刻本今有二一徽州刻者程篁墩所著原本也一福州刻者王陽明門人所刪節別本也別本節去辨無極七書不載豈亦已覺其弊而爲之掩匿耶又按象山年譜刻本今亦有二一在漳州一在撫州皆近年陽明門人刻撫本頗多增飾與漳本小異併記于此

陸子與陶贊仲書云荆公祠堂記與答元晦二書併往可精觀熟讀此數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辨論之文也吾文條析甚明看晦翁書但見糊塗沒理會

吾書坦然明白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實理公理常理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陸子與邵叔誼書云得元晦書其蔽殊未解某復書又加明暢併錄往幸精觀之

並象山文集

矜恃自高象山一生氣象自是如此

朱子與邵叔誼書云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爲閉匿不敢廣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所與左右書渠亦錄來想甚得意大率渠有文字多即傳播四出

前編卷一

人

附

惟恐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怪吾人所學却且要自家識見分明持守正當深當以此等氣象舉止爲戒耳

朱子答程正思書云答子靜書無人寫得聞渠已謄本四出久矣此正不欲暴其短渠乃自如此可歎可歎然得渠如此亦甚省力且得四方學者畧知前賢立言本旨不爲無益不必深辨之云似未知聖賢任道之心也

朱子文集

無極之辨永炭極於此

二月序大學章句三月序中庸章句

朱子年譜

年譜云二書之成久矣不輟修改至是始序之按二書雖序於是年然後此尚復修改不輟大學直至垂沒改定誠意章乃絕筆傳習錄因論格物之說與其禪見不合乃詆爲朱子早歲所著而未及改矯誣莫甚矣

傳習錄門人問曰格物之說如先生所教明白簡易文公於此反有未審何也陽明曰文公精神氣鬼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繼往開來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已自修自然不暇及此文公早歲便著許多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門人

前編卷下

九

曰晚年之悔如所謂向來定本之誤又謂雖讀得書何益於吾事又謂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干涉是他到此方悔從前用功之錯方去切已自修矣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處他力量大一悔便轉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按陽明此節即與定論序文相表裏無一句一字不顛倒錯亂誣前誣後至謂朱子不知先切已自修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正是詆誣朱子一生無一是處自朱子沒後無人敢如此詆誣自古講學者著書無人敢如此顛倒欺誣昔尹和靖有言其爲

人明辨有才而復染禪學何所不至也嗚呼可畏哉

陸子答胡季隨書云以顏子之賢必不至有聲色貨利之累忿很縱肆之失夫子答其問仁乃有克已復禮之說所謂已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爲已私也已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可以至聖賢之地皆其私也顏子之所以異乎人者爲其不安乎此極仰鑽之力故卒能踐克已復禮之言而知遂以至善遂以明也

象山文集

此書本與答論王文公祠記同爲一書實出晚年

前編卷下

十

朱子曰陸子靜說顏子克已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要言語道斷心思路絕耳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切不可不戒

胡達材問顏子如何尚要克己朱子曰這是公那象山先生好恁地說道顏子不似他人樣有偏處要克只是心有所思便不是了這正是禪家之說如果老說不可說不可思之類他說到那險處時又却都不說破却又將那虛處說起來如某所說克已便是說外障如他說是說裏障他所以嫌某時只緣是某捉着

他緊處別人不知曉禪便被他謾某却曉得禪所以被
某看破了夫子分明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分明
是請事斯語却如何恁地說得

並朱子語類

朱子謂他說到那險處又却不說破却又將那虛
處說起來象山一生講學是用此術象山文集篇
篇是此弊朱子又嘗謂子靜說道理有箇黑腰子
常是兩頭明中間暗即此也此象山遮掩禪機被
朱子晚年看破杲老宋大慧禪師宗杲也

壬子光宗紹熙三年朱子六十三歲陸子五十四歲
正月陸子知荆門軍帥吏民講洪範五皇極章講義

前編卷

十一

云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山
卒請

按講義全文凡千餘言因辨皇極二字而止錄此

朱子曰今人將皇極字作大中解了都不是皇建其
有極不成是大建其有中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成
是時人斯其惟大之中

朱子語類

朱子皇極辨曰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
之名皇建其有極云者言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
之標準於天下也

朱子文集

按漢儒以來皆以大中訓皇極象山講義承詭譎

謬至朱子始一正之發明精切有功前聖

朱子答胡季隨書云前書諸喻讀之惘然季隨學有
家傳又從南軒之久常疑久遠無入頭處必為浮說
所動今乃果然乃曰纔涉思惟便不親切又曰非不
能以意解釋但不欲杜撰耳不知却要如何下工夫
耶夫子言學而不思則罔中庸說博學審問慎思明
辨聖賢遺訓明白如此豈可舍之而徇彼自欺之浮
說耶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且將大學中庸論孟近思
等書子細玩味久之須見頭緒不可為人所誑虛度
光陰也荆門皇極說曾見之否試更熟讀洪範此一

前編卷

十一

條詳解釋其文義看是如此否

朱子文集

自欺浮說為人所誑等語皆是指象山

朱子答項平父書云所喻已悉以平父之明敏於此
自不應有疑所以未免紛紛却是明敏太過不能深
潛審察反復玩味只畧見一線路可通便謂理只如
此所以為人所惑虛度光陰也孟子之意須從上文
看其意蓋曰此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
取之於外云爾非謂義不是外襲也今人讀書不子
細將此草本立一切法橫說豎說誑嚇衆生恐其罪
不止如范甯之議王弼而已也

朱子文集

按項平父與胡季隨皆嘗惑於象山者故二書皆謂爲人誑惑虛度光陰也范甯議王弼考之通鑑謂其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徒翻然改轍遺風餘俗至今爲患其罪深於桀紂朱子引此其闢象山深矣

朱子曰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舉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曰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是告子外義

李時可問仁內義外朱子曰告子此說固不是然近年有欲破其說者又更不是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之先見者便是如夏日飲水冬日飲湯之類是已若在外面商量如此便不是義乃是義襲其說如此乃與佛氏不得擬議不得思量當下便是之說相似此大害理

朱子因與萬正淳論集義云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今陸氏只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爲義外如

是乃告子之說並朱子語類

自卷首至此皆二家氷炭之言首荆公祠記之辨次伊川人品之辨次曾點舞雩之辨次濂溪無極之辨次顏子克己之辨次皇極講義之辨次孟子義外之辨凡此數辨皆所謂直截說破顯然攻之者也

按陸子嘗云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能添一些觀此言則朱子與萬正淳之所論者信矣真一告子也其視聖賢之好問好察若無若虛氣象

何啻天淵

十二月陸子卒于荆門軍朱子聞計帥門人往寺中爲位哭之既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象山年譜朱子語類

按陸子壽之卒朱子痛惜之爲文以祭象山則無按朱子嘗答葉味道書云所喻既祔之後主不當復于寢向見陸子靜居母喪時力主此說其兄子壽疑之皆以書來見問因以儀禮注中既祔復主之說告之而子靜固以爲不然直欲於卒哭而祔之後撤其几筵子壽疑而復問因又告之以爲如此則亦無復問其禮之如何只此卒哭之後便撤

几筵便非孝子之心已失禮之大本矣子靜終不謂然而子壽遂應以書來謝至有負荆請罪之語今錢君之論雖無子靜之薄而其所疑亦非也按象山年譜淳熙四年丁繼母鄧氏憂此書朱子晚年因事追論也即此一事而見子靜薄親忤兄咈諫違善其過深矣此子壽之所以爲降心從善而子靜真一告子較然與或乃混合二陸苟爲彌縫惡乎可

癸丑紹熙四年朱子六十四歲答詹元善書云子靜旅視經由聞甚周旋之此殊可傷見其平日大拍頭

前編卷下

十五

胡叫喚豈謂遽至此哉然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又何時而已耳朱子答趙然道書云荆門之計聞之慘怛故舊凋落自爲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喻謂恨未及見其與稟論辨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善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弊帚者哉並朱子文集按朱子攻排陸學之言出于象山沒後者甚多但語中無明證者今不盡載詳具後編

朱子答蔡季通書云長沙之行幾日可歸閣記不敢辭但恐病中意思昏曠未必能及許教未替前了得耳向見薛象先盛稱其人今讀其書乃知講於陸氏之學者近年此說流行後生好資質者皆爲所擔閣壞了甚可歎也朱子文集

按閣記卽下文稽古閣記是年因蔡季通之請爲象山門人許中應作者稱陸氏者象山旣沒爲古人方稱氏也凡稱陸氏者做此道一編乃以爲出于早年氣盛語健之時編在初焉米炭之首顛倒欺人至此可駭嗚呼大學首戒自欺而篁墩務爲欺君子

前編卷下

十六

不欺闇室而篁墩特著一書以欺天下推此其平生心術可知矣無怪乎主考鬻題爲言路所劾逮繫詔獄而遂愧恨以死也豈鬼神惡其積欺而降之罰與愚也不得從言官後正其欺於

朝廷願從野史後昭其欺於汗簡則亦有不得已焉耳弘治己未程敏政主考會試給事中華景林廷玉劾其賣士下獄問黜舉子十餘人罷敏政未出

王陽明與門人書云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聊以解紛耳然士大夫見之乃徃徃遂有開發者

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篋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不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愚按陽明此書自喜其謀工說巧能惑一時士大夫矣自矜其智術又高於篋墩矣蓋道一編猶並取二家言語比較異同陽明編定論則單取朱子所自言而不及象山一語篋墩蓋明以朱陸爲同而陽明則變爲陽朱而陰陸耳正如昔人明以儒佛爲同而象山則變爲陽儒而陰佛意猶是也嗚呼蔣變

蕩使不爲士大夫之惑耶

九月朔朱子作鄂州學稽古閣記云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然聖人之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而必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力行之者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

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闢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爲已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道之不明其可歎已鄂州教授許君中應建閣旣成因予友蔡君元定來請記云云

朱子文集

按朱子早年學專求心而此記乃深譏求心之弊朱子之學早同於陸而晚異於陸莫明於此矣

按今天下學術議論兩途只爭箇蔣與不蔣不察篋墩之部則朱陸晚年契合察其蔣而究其實則

朱子文集

卷八

朱陸晚年米炭昭然灼然矣不察象山之部則陸學爲孔爲孟察其蔣而究其實則陸學爲禪爲佛昭然灼然矣予奪懸殊好惡南北所爭只此耳嗚呼蔣障之患古今天下何事無之內而朝廷外而百司刑政之間何往無之然彼特蔣於一事一時而象山篋墩則蔣障天下後世其禍不知何時而已朱子嘗謂不止如范甯之議王弼正以一時之害輕而歷世之患重區區是用究心此辨耳

朱子答周南仲書云熹頑鈍之學晚方自信每病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

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為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為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辨說愈巧而其為害愈甚

朱子文集

此言尤深中象山師弟及近日篁墩陽明諸人之病下者流於管商指陳同父輩也同父名亮浙東永康人時亦自豪其才驅駕流輩志於事功號為永康之學朱子亦嘗與之往復論難無異於象山焉嘗謂學者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事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嗚呼可見大賢自任之心矣

庚申寧宗慶元六年三月甲子朱子卒年七十一

年譜

按朱子一生倦倦以訂釋經書辨明雜學為已任此二者正其上承孔孟下開來學有大功於世者也自程篁墩造為朱陸早異晚同之說而視朱子平日所以辨排雜學者皆為覆瓿自王陽明有朱子定論之作而視朱子平日所釋經傳皆為無言嗚呼二氏何苦好誣朱子耶此編之作天使余正二氏之誣昭朱子之實破禪陸之惑也

或曰吾子所論固公是公非鑿鑿皆實矣然得無傷于訐直耶傷于好辨好勝耶曰此誠建之懸癖也建平生惡人為欺每讀史至小人欺君誤國顛倒是非誣害忠賢處未嘗不為之痛憤悼恨扼腕太息欲顧其冤而無從讀道一編諸書亦然故著為此辨以顧考亭之冤申儒釋之辨明朱陸之實以告天下後世勿為所欺惟恐其辭有未盡辨有未明不自知其為訐直為好辨好勝也韓子曰君子得位則思死其官不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其道也非以為直而加諸人也嚴

滄浪亦謂辨白是非定其宗旨正當明目張膽而言使其辭說沉着痛快深切著明顯然易見所謂不直則道不見雖得罪於世之君子不辭也誦二子之言知言君子固有以諒我矣嗚呼今天下皆尊信陸學而吾獨排之今士大夫罔不據信道一編而吾獨辨之以管窺而妄議道學以么麼而僭論前輩則區區固亦無所逃罪故嘗慨然曰知我者其惟此書乎罪我者其惟此書乎

學部通辨前編卷下終

學部通辨後編叙

或曰子所著學部通辨前編其於朱陸同異之辨明矣乃復有後編之作者何曰前編明朱陸之異而此編則其所以異也夫陸子之所以異於朱子者非徒異於朱子已也以其異於聖賢也異於聖賢如之何而不異於朱子也陸子之所以異於聖賢者非徒異於聖賢已也以其溺於禪佛而專務養神一路也溺於禪佛而專務養神一路雖欲不異於聖賢不可得矣嗚呼養神一路象山禪學之實也異於聖賢異於朱子之實也而近世學者不察焉相率而輕信其自

後編叙

大之言曰陸氏之學尊德性也陸氏先立乎其大也而不知其假似以亂真也援儒以入佛也借儒以掩佛也有許多弊也幾何而不中於朱子謂近世人大被人謾又謂分明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也嗚呼陸氏之學為塗為蔽已數百年學者見聞習熟矣近歲又益以程篁墩諸人之部如塗塗附焉此說天下已成風極重有難反之勢矣驟聞區區此論未有不愕然以駭者志道君子但請毋貴耳賤目虛心細閱此編一過則將先張之弧後說之弧殆有不足以喻之者矣或猶不然則此編奚翅覆瓿東莞清湖

居士陳建謹叙

後編叙

學藝通辨後編卷上

此卷所載著象山師第作弄精神分明禪學而假借儒書以遞掩之也此爲勘破禪陸根本

朱子答許中應書云世衰道微異端蠱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

後編卷上

方所

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

朱子文集

朱子曰金溪學問直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其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圖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

朱子語類

按陸學來歷本假佛釋故必先識佛學然後陸學可辨也否則雖南軒東萊之賢亦看他不破矣故今此編詳陳佛學爲證以此也大慧語錄楞嚴圖覺皆禪宗佛要也朱子又嘗答趙詠道書謂讀近歲佛者之言則知其源委之所在此事可笑非而

見極談不能盡其底裏愚爲此編正是代朱子極談以盡象山之底裏窮象山之源委然後見此事之真可笑也下文精神之說正象山源委所在故首陳之

朱子曰佛學只是弄精神

又曰禪學細觀之只是於精神上發用

並朱子語類

又答潘恭叔書曰釋氏之病乃爲錯認精神魂魄爲性

又答連嵩卿書曰爲此說者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自爲己性把持

後編卷上

二

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澁澁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

並朱子文集

按漢書論佛氏之旨云所貴修鍊精神以至爲佛其言正與朱子合或曰佛氏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朱子漢書專以精神言何也曰精神即心也心者精神之舍而虛靈知覺作用運動則皆精神之發也故禪學其始也絕利欲遺事物屏思慮專虛靜無非爲修鍊精神計及其積久也精神凝聚澄瑩

豁然頓悟則自以爲明心見性光明寂照神通妙用廣大無邊一皆精神之爲也漢書之言朱子之論得其要矣象山之學何莫非原於此

陸子曰精神全要在內不要在外若在外一生無是處

初學者能完聚得幾多精神纔一霍便散了某平日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內時當惻隱即惻隱當羞惡即羞惡誰欺得你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其次第

後編卷一

二

初教董元息自立收拾精神不得開說話漸漸好後被教授教解論語却反壞了

朱元晦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遂自擔閣

因歎學者之難得云我與學者說話精神稍高者或走了低者至塌了吾只是如此吾初不知手勢如此之甚然吾亦只有此一路

或有議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吾亦只有此一路

並象山語錄

按象山講學專管歸完養精神一路其爲禪學無

所逃矣象山每以孔孟爲辭今攷魯論一部孟子七篇未聞有一言及於精神而惟釋氏之自私自利者乃專務之象山之情昭然矣下文反復辨證益詳益明

按孔叢子有云心之精神是謂聖陸學宗祖全在此一語朱子嘗謂孔叢子是後人僞作鄙陋之甚理既無足取而辭亦不足觀陸學一派乃以與其禪見偶合尊信而專主之不亦誤乎按莊子曰神全者聖人之道又曰精神聖人之心觀此則作孔叢子當是莊列者流

後編卷一

四

何類

朱濟道說臨事疑恐做事不得陸先生曰請導兄即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何有欠闕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溫柔時自然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

象山語錄

朱濟道與人書云陸先生所以誨人者深切著明大槩是令人求放心學者相與講切無非此事不復以言語文字爲意令人仰歎無已其有意作文者皆令收拾精神涵養德性根本既正不患不能作文

象山語錄

又曰千古聖賢只是辦一件事無兩件事

象山語錄

佛書云惟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又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文殊曰善哉無有言語文字是真入不二法門也今陸學專主收拾精神一路以爲求放心不復以言語文字爲意非是真入不二法門也邪

陸子曰顏子爲人最有精神然用力甚難仲弓精神不及顏子然用力却易然顏子精神高既磨礪得就實則非仲弓所能及也

謂李伯敏曰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却無向來磨礪之意須磨礪鍛鍊方得此理明

後編卷上 五
窮究磨煉一朝自省並象山語錄

按佛氏修鍊精神陸氏亦磨鍊精神同歸一致顏子何人乃亦以磨礪精神誣之耶一朝自省頓悟法也如下文所陳下樓之覺鏡象之見之類是也按象山嘗云歐公本論固好然亦只是說得皮膚看唐鑑一段門人曰終是說骨髓不出象山曰後世亦無人知得骨髓去處又嘗論讀書謂須是就血脉骨髓理會今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愚謂象山此言雖云矜誇而實切中後學病痛蓋象山血脉骨髓全在養神一路而近世學者爲

所遮掩鮮克知之也今此編細與拈出其禪自明詹阜民記象山舉公都子問釣是人也一章云人有五官官有其職某因思是便收此心焉惟有照物而已他日侍坐先生謂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某因此無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如是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者遂見先生先生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某問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因謂某道果在邇乎某曰然昔者嘗以張南軒所類洙泗言仁書考察之終不知仁今始解矣先生曰是即知也勇也某因對曰不惟知勇萬善皆是物也先生曰然

後編卷上 六

象山語錄

按無事安坐瞑目操存此禪學下手工夫也即象山之自立正坐收拾精神也即達磨面壁靜坐默照之教宗杲無事省緣靜坐體究之教也一日下樓忽覺此心澄瑩則禪學頓悟識心之效驗也所引道在邇等語則推援之說也所謂照物即佛家光明寂照之照楊慈湖謂道心發光如太陽洞照王陽明亦以良知爲照心
鶴林玉露云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悟道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屨踏遍

隴頭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亦脫灑可喜按此卽與禪陸同一推援之見詹阜民謂考察洙泗言仁書終不知仁卽盡日尋春不見春芒屨踏遍隴頭雲也因瞑目澄心而始解卽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也愚謂夫子所謂道不遠人指人倫日用子臣弟友之道而言也孟子所謂道在邇亦指親親長長而言也其視阜民之所覺妖尼之所悟萬萬不倫今乃推援牽合誣之甚矣論學如此是何異趙高指鹿爲馬

詹阜民字子南象山嘗與詹子南書云日享事實

後編卷上

七

何

之樂而無暇辨析於言語之間又云得其事實亦不泥其辭說又云若事實上特達端的言語自不同又云吾友相信之篤頗知反已就實深以爲喜愚按象山文集每稱事實如此者非一初讀莫知其所謂及看破語錄無事安坐瞑目澄心之說然後知其實在此也然後知象山凡稱實學實行踐實務實之類皆是指此也然後知象山凡說道說仁說此心此理之類皆無非此也學者於此等緊要處識破然後不爲象山之所惑也已

徐仲誠請教陸子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

而誠樂莫大焉仲誠處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誠思得孟子如何仲誠荅曰如鏡中觀花曰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真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自家身上旣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少間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荅曰我與汝說內汝只管說外

象山語錄

按此卽與詹阜民所記相發仲誠處堂一月而有鏡中之見阜民安坐半月而有下樓之覺其工夫效驗一也仲誠以鏡中觀花爲思得孟子阜民以下樓之覺合洙泗言仁其推援強合一也鏡中觀花之見正禪家要妙然其言引而不發觀慈湖遺書始說得分明

後編卷上

八

楊慈湖行狀云慈湖初在太學循理齋嘗入夜憶先訓默自反觀已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吾心外事至陸先生新第歸來富陽慈湖留之夜集雙明閣上數提本心二字因從容問曰何謂本心適平旦嘗聽扇訟陸先生即揚聲荅曰適斷扇訟見得孰是孰非者卽本心也慈湖聞之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耶陸曰更何有也慈湖卽北面納拜終身師事焉每謂其感陸先生尤是再荅一語更云云便支

離去已而沿檄宿山間觀故書猶疑終夜坐不能寐
天曉瞳欲曉忽灑然如物脫去乃益明後居妣喪更
覺日用應酬未能無礙沈思屢日偶一事相提觸亟
起旋草廬中始大悟變化云爲之旨縱橫交錯萬變
虛明不動如鑑中象矣慈湖遺書

慈湖名簡字敬仲浙東慈溪人象山高第門人也
慈湖頓悟始於太學之反觀而成於雙明閣之授
受

按鑑中影象之見慈湖一生言之其作昭融記曰
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心虛明無體洞照如鑑萬物

包融表上

九

畢見其中而無所藏其作臨安學記曰日用平常
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鑑中
萬象實虛明而無所有夫是之謂時習而說之學
夫是之謂孔子爲之不厭之學其見訓語曰仁人
心也人心澄然清明如鑑萬象畢照而不動焉又
曰渾渾融融如萬象畢見于水鑑之中夫是之謂
仁又謂之道愚按此正佛氏弄精神之故智所謂
識心見性即識此見此也慈湖烏得妄指爲仁爲
道爲孔子之學邪吾不識仁與道乃有形影之物
可玩弄如此謬妄推接指鹿爲馬可駭可笑

按華嚴經言第一真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
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
窮盡傳燈錄謂盡十方世界是自巳光明盡十方
世界在自巳光明內謂心如明鏡臺謂心月孤圓
光吞萬象觀此則知慈湖鏡象之說之來歷矣陳
白沙謂一片虛靈萬象存王陽明謂良知之體皦
如明鏡亦卽此意

朱子答廖子晦書云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觀勿
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爾若謂萬物在吾性
分中如鑑之影則性是一物物是一物以此照彼以

朱子集

+

彼入此也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
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正譏此耳朱子集
廖子晦名德明宋史稱其少學釋氏後乃從朱子
受業以書質於朱子曰明道先生云鳶飛戾天魚
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同竊
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中之影仰天而見鳶飛
俯淵而見魚躍上下之見無非道體之所在也方
其有事而勿正之時必有參乎其前而不可致詰
者活潑潑地智者當自知之子晦所見蓋卽同慈
湖也朱子以此書答之而子晦大悟其失復書曰

鑑影之惑非先生之教幾殆其昔者閒居默坐見夫所謂克周而洞達者萬物在其中各各呈露遂以鑑影之譬爲近故推之而爲爲魚之說竊以爲似之先生以太虛萬象而闢其失其讀之文始大悟其非若爾則爲魚吾性分爲二物矣愚按子晦鑑影之說充足發禪陸之蘊故著之

按明道謂鳶飛魚躍一段子思辨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時只是弄精神今按鑑影之惑正是弄精神也

後編卷上

十一

按萬物皆備之語孟子與陸學俱言之然孟子之萬物皆備以萬物之理言也陸學之萬物皆備以萬物之影象言也儒釋不同肯綮只此朱子荅胡季隨書云聖賢本意欲人戒慎恐懼以存天理之實非是教人揣摩想像以求見此理之影也正明此意因知記詩云鏡中萬象原非實心裏此兒却是真湏就這些明一貫莫將形影弄精神亦明此意

楊慈湖書炳講師求訓曰簡之行年二十有八也居太學之循理齋時首秋入夜僕以燈至其坐于床思

先大夫嘗有訓曰時復反觀簡方反觀忽覺空洞無內外無際畔三才萬物萬化萬事幽明有無通爲一體略無縫罅疇昔意謂萬象森羅一理貫通而已有象與理之分有一與萬之異及反觀後所見元來心體如此廣大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即達磨謂從上諸佛惟以心傳心卽心是佛除此心外更無別佛汝問我卽是汝心我荅汝卽是我心汝若無心如何解問我我若無心如何解荅汝觀此益驗卽日用平常之心惟起意爲不善此心至妙奚容加損日月星辰卽是我四時寒暑卽是我山川人物卽是我風雨霜露卽是我鳶飛魚躍無非我如人耳目口鼻手足之不同而實一人心如此神妙百姓自日用而不知慈湖遺書

後編卷上

十二

按此卽鏡中萬象之見按此推援儒佛尤明象山嘗因宇宙字義之悟謂元來無窮人與宇宙皆在無窮之中又謂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等語正同此禪機但象山引而不發而慈湖始發其蘊究陸學一派惟象山工於遮掩禪機最深學者極難識得他破至慈湖輩禪機始露稍加考證其禪便自瞭然矣傳燈錄招賢大師云盡十方世界

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
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內盡十方
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此論即象山慈湖宗祖橫
渠張子嘗謂佛學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
空虛之大語大語小流道失中此語切中其病矣
陸子曰今一切去了許多謬妄勞攘磨礪去圭角浸
潤著光精與天地合其德云豈不樂哉
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纔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並象

山語錄

光精與天地合德警策與天地相似語其約也慈

後集卷上

十三

湖反觀之訓道其詳也約者引而不發詳者無隱
乎爾

楊慈湖訓語曰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心之精神是
謂聖精神虛明無體未嘗生未嘗死人患不自覺耳
一日洞覺則知生死之非二矣則爲不虛生矣慈湖遺書

慈湖此語即佛氏形有死生真性常在即以神識
爲不生不滅象山謂人與宇宙皆在無窮之中陳
白沙謂神理爲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即此也
按象山講學好說宇宙字蓋此二字盡上下四方
往古來今至大至久包括無窮也如佛說性周法

界十方世界是全身之類是以至大無窮言也如
說法身常住不滅覺性與太虛同壽之類是以至
久無窮言也此象山宇宙無窮之說吾心宇宙之
說一言而該禪學之全也陳白沙曰終日乾乾收
拾此而已斯理也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得此
槪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上下四方都一齊
穿紐收合會此者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
我矣此言尤發明象山宇宙之旨禪學作弄精神
至此極矣程子謂佛氏打入箇無底之壑朱子謂
佛氏只是說箇大話謾人陸學即同此弊

後集卷上

十四

楊慈湖訓語曰簡行年二十有八居太學夜坐反觀
忽覺天地內外森羅萬象幽明變化有無彼此通爲
一體後因承象山先生扇訟是非之荅而又覺澄然
清明一日因觀外書有未解而心動愈觀而愈動掩
書夜寢心愈寤不寐度至丁夜忽有黑幕自上而下
而所謂箸者掃迹絕影流汗沾濡泰然旦而寤視外
物無二見矣慈湖遺書

黑幕之見奇特之甚流汗之說爲禪益彰羅整菴
云予官京師偶逢一老僧問何由成佛渠漫舉禪
語爲荅云佛在庭前栢子樹愚意其必有所謂爲

之精思達旦攬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既而得禪家證道歌一編讀之如合符節自以為至奇至妙後潛玩聖賢言語始覺其非朱子荅吳斗南書云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然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觀此儒佛明矣

慈湖詩云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今步步雲生足底用思為底用疑鏡象之見分明奇特

梭山云子靜第高明自幼已不同遇事觸物皆有省

發嘗聞鼓聲震動樞樞亦豁然有覺其進學每如此

按禪家有聞聲悟道之機傳燈錄記嚴智禪師一

日瓦礫擊竹作聲廓然省悟正是如此然梭山此

語終亦引而不發觀下文慈湖誌語始發象山之

蘊

楊慈湖誌葉元吉妣張氏墓謂元吉自言嘗得某子

絕四碑一讀知此心明白廣大異乎先儒繳繞回曲

之說自是讀書行已不敢起意後寐中聞更鼓聲而

覺全身流汗失聲歎曰此非鼓聲也如還故鄉終夜

不寐風興見天地萬象萬變明暗虛實皆此一聲皆祐之本體光明變化固已無疑而目前常若有一物及一再聞其警誨此一物方泯然不見元吉弱冠與貢孺人不以為喜聞聲而大警悟孺人始喜

慈湖遺書

按禪家悟道必以夜亦是奇怪昔六祖傳法於五

祖也以三更時茲慈湖悟法於象山也以夜集雙

明閣他如慈湖太學山間黑幕諸悟與葉元吉此

悟一皆是夜皆夜卧寤寐恍惚之間羅整菴所說

京師之悟亦然餘不言晝夜者可類推矣伊川先

生謂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禪

家所見豈只是此模樣耶奈何指此為識心見性

吾斯之未能信胡敬齋謂禪家見道只如漢武帝

見李夫人只是見出一箇假物事以為識心見性

其實未嘗識心未嘗見性也此言深切禪病蓋漢

武見李夫人正是見夜間形影恍惚也

陸子曰徹骨徹髓見得超然於一身自然輕自然靈

人為學甚難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歛冬肅俱此理

人居其間要靈識此理如何解得

宿無靈骨人皆可以為堯舜謂無靈骨是謂厚誣

山語錄

陸學師弟鏡象諸見是謂靈識靈見且有靈骨矣
下文慈湖靈明靈覺靈光等語卽同宿無靈骨本
禪語

楊慈湖莫馮氏妹辭云吾妹姓質靈明觀古默契靈
覺天然萬古鮮儷士而能覺已足垂芳千古婦而能
覺古惟太妙自茲以降以倬行稱於史固不乏求其
內明心通惟龐氏母子及吾妹斯其每歎其未有與
擬靈光溥其無際神用應酬卷舒雲氣亦猶鏡象參
差來備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吾妹靈明之妙正
如此 慈湖遺書

後編卷上

十七

朱子嘗荅陳正己謂爲靈明之空見所持而不得
從事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實今按象山慈湖
正是爲靈明之空見所持也龐氏母子按輟耕錄
襄州居士龐蘊妻龐婆舉家修禪有男不昏有女
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女名靈照製竹漉
蘊賣之以供朝夕愚按象山慈湖雖皆禪然慈湖
之禪直象山之禪深慈湖明尊達磨明稱龐氏明
祖述孔叢子偽書之言明說鑑象反觀黑幕流汗
之悟一切吐露無隱若象山則遮掩諱藏一語不
肯如此道矣此二人學術同而心術異處

陸子曰此道之明如太陽當空群陰畢伏 象山語錄

楊慈湖曰道心發光如太陽洞照又曰人心至靈至
神虛明無體如日如鑑萬物畢照 慈湖遺書

朱子嘗謂浙間有般學問是得江西之緒餘只管
教人合眼端坐要見一箇物事如日頭相似便謂
之悟此大可笑正是指此

通按禪陸以頓悟爲宗是故其始之求悟也有養
神之功焉其終之既悟也有鏡象之驗焉如象山
每教學者閉目正坐慈湖亦教人合眼端坐詹阜
民無事安坐瞑目夜以繼日皆養神求悟之功也

後編卷上

十八

如宇宙字義之省下樓扇訟反觀黑幕敲聲之覺
輕靈之見靈光之契皆頓悟鏡象之妙也凡此皆
陸學骨髓所在皆勘破陸學根本也從前遮掩術
行雖老師宿儒爲所惑此編除去遮掩專究骨髓
其禪不待智者而辨矣

陸子曰有一段血氣便有一段精神有此精神却不
能用反以害之 精神不運則愚血氣不運則病 象山語錄

按養生家有元精元氣元神之說象山論學亦兼
包此意但含蓄不露近日王陽明始發其蘊陽明

荅人書云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爲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爲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實亦不外是矣又曰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愚按陽明此說實發象山之蘊以誘人也然象山陽明俱未及六十而卒養生之說亦虛妄矣乃假精一戒懼之旨以文之其侮聖言誑後學也孰甚

後編卷一

十一

老子曰谷神不死

谷者養也

又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

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

克是謂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

老子曰此語是就養精神處說

莊子曰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

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薛文清公曰老莊雖翻

騰道理愚弄一世奇詭萬變不可模擬卒歸於自

私與釋氏同愚按象山陽明正是翻騰愚弄卒歸

自私與釋老同也

胡敬齋曰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只養得一箇

精神儒者養得一身之正氣釋老養得一身之私氣按此言見得極分明近世學術真似是非同異之辨決於此

章仲至云象山先生講論終日不倦夜亦不困若法令者之爲也連日應酬勞而早起精神愈覺炯然問曰先生何以能然先生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

象山年譜

包顯道云侍登鬼谷山先生行泥塗二三十里云平日極惜精力不肯用以留有用處所以如今如是健諸人皆困不堪

象山語錄

後編卷一

十二

按象山嘗問李伯敏云日用常行覺精健否又嘗

誦詩云自家主宰嘗精健逐外精神徒損傷愚謂

論學主於精健正陷釋老自私自利孔孟何嘗有

養精神之說惜精力務精健之教哉家有壬癸神

二語佛偈也

陸子與涂任伯書云某氣稟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

嘗溫煖後以稍知所向體力亦隨壯也今年過半百

以足下之盛年恐未能相逮何時合并以究斯義

集文

知所向究斯義皆是指養神一路胡敬齋曰異端

人多強壯是其心無思慮精神不曾耗損故強
魄盛費一生工夫只養得這私物事觀象山正同
朱子答程正思書云世學不明異端蠱起大率皆便
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學問之名以故
學者翕然趨之 朱子文集

此語切中陸學一派之病

或言金溪其學專在踐履之說朱子曰此言雖是然
他意只是要踐履他之說耳 朱子語類

按近世皆以象山專務踐履不尚空言一切被他
謾過被他嚇倒不知其意只是要踐履他養神之

朱子語類

十一

說耳豈可輕信其言而不察其所踐履何事哉

陸子與邵叔誼書云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
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
知德者知此進德者進此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
謂異端 象山文集

陸子曰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
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說者說此也樂者樂此
也如居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
脚

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我辭然其會歸總在於此 象山

錄

象山講學專管歸此一路只用一此字將聖賢經
書都橫貫了恣其推援從來文字無此樣轍

朱子曰聖賢之教無內外本末上下今子靜却要理
會內不管外面却無此理硬要轉聖賢之說爲他說
寧若爾說且作爾說不可誣罔聖賢亦如此

又曰他所見既如此便將聖賢說話都入他腔裏面
不如此則他所學無據這都是不曾平心讀聖賢之
書只把自家心下先頭放在這裏却捉聖賢說話壓
在裏面

朱子語類

十二

陸子靜之學自是胸中無奈許多禪何看是甚文字
不過假借以說其胸中之所見者耳據其所見本不
須聖人文字他却須要以聖人文字說者此正如販
私鹽者上面須得數片鱗魚遮蓋方過得關津不被
人捉了耳 並朱子語類

前二條是說授儒入佛後一條是說借儒掩佛總
言皆是陽儒陰佛也

朱子曰某常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祇
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說都不成
箇物事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 朱子語類

朱子荅孫敬甫書云陸氏之學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不能修身治家以施政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掩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着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亦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粘一切假合處自然解拆破散收拾不來矣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欄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索漏露處多故讀之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難以純自託於儒者若近年則其爲術益精爲說浸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幾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

朱子文集

張侍郎張子韶也名九成號無垢後世學術陽儒陰釋之禍實起于宗杲之教子韶所關非小矣朱子雜學辨謂此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按此言

尤發摘深中陸學一派之弊俱無以逃此矣因知記曰張子韶以佛旨釋儒書改頭換面將以愚天下之耳目其得罪於聖門甚矣而近世之談道者猶或陰祖其故智徃徃假儒書以彌縫佛學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夫

接近世假儒書以行佛學正猶昔人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挾天子者意不在於天子不過假天子以行其脅制天下之私耳假儒書者意不在於儒書不過借儒書以行其扇誘來學之計耳朱子荅程允夫書云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

朱子文集

三十四

以取重於天下豈真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爲心則亦非真尊六經者此其心術之間反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矣此言深中近世雜學之病

朱子文集有讀兩陳諫議遺墨謂王安石之於周禮乃姑取其附於己意者而借其名高以服衆口豈真有意於古者哉今按象山之後引經書正是此弊陽明之集朱子定論亦是此弊嗚呼聖賢之言何不幸而爲後人飾已欺世之資也張東海詩云金釵寶鈿圍珠翠眼底何人辨真偽愚辨陸學

深有感於茲言

按有宋一代禪學盛行一時名臣賢士不獨晁文元陳忠肅好之如富鄭公呂申公韓持國趙閱道諸賢皆好之然皆是明言而直好之不爲隱諱改換不害其爲誠慤也亦以可爲清心寡欲之助而好之不敢以聖學自居以傳道自任不失其爲本分也自象山出而後隱諱改換而誠慤亡自象山出而後以聖傳自任而不安其分因知記謂後世乃有儒其名而禪其實諱其實而徒侈其名吾不知其反之於心果何如也嗚呼此誠世道之降而

孔子所以有古之狂愚之歎與

後編卷上

主

學部通辨後編卷上終

學部通辨後編卷中

此卷所載明陸學下手工夫在於遺物棄事吳顯仲問云其何故多昏陸子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自完養不逐物即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眩了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卽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方是

陸子問李伯敏云近日日用常行覺精健否胸中覺快活否伯敏荅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我亦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怠暗室

後編卷中

何

屋漏亦如此造次顛沛必於是何患不成故云君子以自昭明德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只用心於枝葉不求實處並象山語錄

所謂只自完養不逐物謂別事不管只理會我卽管歸無事安坐閉目養神一路陳白沙謂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參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卽同此工夫頭腦

陸子曰心不可泊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來無事胡亂被事物牽將去若是有精神卽時便出便好若一向去便壞了

既知自立此心無事時須要涵養不可便去理會事人不肯心閑無事居天下之廣居須要去逐外着一事印一說方有精神

人心只愛去泊着事教他棄事時如鵲孫失了樹更無住處 古人精神不閑用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

然所以做得事成須要一切蕩滌莫留一些方得

山語錄

此皆陸學養神要訣此卽佛氏以事爲障之旨

慈湖遺書云近世學者沈溺平義理之意說胸中常存一理不能忘捨捨是則豁然無所憑依故必

從簡集

置理字於其中不知聖人胸中初無如許意度愚

按象山猶是說事障慈湖則說理障矣然理不能

外事不能外理二者病則一般

陸子曰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於此有長都

不去着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

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有一些子意便沉重

了

如何容人力做樂循理謂之君子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之

仲弓爲人冲靜寡思日用之間自然合道

資稟好底人闊大不小家相不造作閑引惹都不起不動自然與道相近

今人只是去些子凡情不得相識還如不相識

如此始是道人心

黃百七哥今甚平夷閑雅無營求無造作甚好

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淡人多不知好之只愛事骨

董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淡味長有滋味便是欲人不愛

淡却只愛熱鬧人須要用不肯不用人須要爲不肯

不爲

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

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人資性長短雖不同然同進

一步則皆失同退一步則皆得

人能退步自省自然與道相入

按此數條只是要得閑曠虛靜恬淡退寂意念皆

忘絲毫無累任其自然自在以爲完養精神之地

朱子嘗謂看子靜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

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

此理嗚呼信矣

朱子荅石子重書云許順之留書見做甚至但終

有桑門伊蒲塞氣味云不如棲心淡泊於世少求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一勘過似此說話皆是大病令按象山氣味全與許順之同朱子嘗謂冷淡生活即此可見象山所引經言正是取資神養真也

莊子刻意篇云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達生篇云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道篇云水靜則明燭鬚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

後編卷中

四

何處

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乎而道德之至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向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閑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愚按今人只疑陸學根本於禪不知禪陸之學皆根本莊子觀此明矣

釋氏息心銘云無多慮無多智安心偈云人法雙靜善惡兩忘自心真實菩提道場卧輪禪師云卧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

某禪師云但能莫存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卽汝真性又曰無心卽是道莫學佛法但是休心達磨謂二祖曰汝但外息諸緣可以入道按諸說具見傳燈朱子謂但讀近歲佛者之言則知其源委所在此類可見

羅豫章先生詩云聖道由來自坦夷休迷佛學感他岐死灰槁木渾無用緣置心官不肯思今按象山每謂心不可泊一事謂都不起不動無當求造作引惹謂頂一切蕩滌剥落淨盡豈非所謂死灰槁木而置心官於不思乎至門人楊慈湖則又明

後編卷中

五

言曰道非心思所可知非言語所可及可覺不可求又曰默而識之覺也不可思也不可言也嗚呼其視聖賢思慮思誠九思慎思學而不思則罔思之弗得弗措之教悖戾甚矣

陸子曰某觀人不在言行上不在功過上直截離出心肝

又曰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如濟道是爲善所害錄語

按象山此論不管言行功過不分善惡而專說心尤悖道入禪之甚象山於詹阜民下樓之覺徐仲

誠鏡象之見皆是不在言行功過而直截觀心也
卽佛氏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餘智也
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謂心不可一有所思不拘
善惡皆勞費精神也卽慧能不思善不思惡安心
偈欲善惡兩忘之故轍也象山嘗謂心不可泊一
事等語皆卽此意也

又按善能害心之說亦卽佛氏以理爲障之意

陸子曰學有本末顏子聞夫子三轉語其綱旣明然後請問其目夫子對以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顏子於此洞然無疑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本末

後編卷中

六

方本

之序蓋如此今世論學者本末先後一時顛倒錯亂曾不知詳細處未可遽責於人如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已知道夫子乃語之以此今先以此責人正是躐等

象山語錄

按四勿之訓卽克己切要工夫原非兩截事學者修身入道莫急於此象山何得分本末先後謂未可先以此責人顏子已知道乃語此耶蓋其禪見不在言行功過而直截說心以克己爲明心根本之功而四勿爲粗迹事爲之未妄生分別亂道誤人也象山專欲學者明心而視聽言動非禮不恤

正佛氏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也朱子嘗謂良心日用分爲兩截此其爲說乖戾悖大爲吾道之害又謂今人論道只說心不說身外面有過言過行更不管却云吾正其心正指此也

愚謂象山只說一箇心而以讀書求義爲末猶可只說一箇心而以視聽言動亦爲末甚矣近世只知陸學不讀書之爲不可而不知其不泊事不管言行功過不分善惡不恤視聽言動非禮之尤大不可也近世只疑象山偏於尊德性而流於禪而不知其分明慈類帶來達磨慧能正法眼藏也嗚呼陸學至此少明矣

後編卷中

七

月

陸子曰不專論事論末專就心上說

象山語錄

象山一生論學總腦在此愚攷孔門論學罕言心專說實事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未聞不論事論末而專就心上說也至孟子七篇說心始詳然究其旨皆是以良心對利欲而言若象山之言心乃對事而言一主於寡欲存心一主於棄事澄心二者言似而指殊正儒釋毫釐千里之判

愚嘗究陸學自謂先立其大甚矣欺人夫孟子之

先立其大也道心爲主而不使欲得以害心陸氏則養神爲主而惟恐事之害心惟恐善之害心天淵之別若何而同也孟子之先立其大也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陸學則曰不可思也心不可泊一事也冰炭之反若何而同也象山假此語以飾已欺人而近世未有能破其說者故不得不爲痛辨終編尤詳

陸子曰如今讀書且平平讀未曉處且放過不必大滯

讀書不必窮索

後編卷中

八

舉一學者詩云讀書切戒在荒忙涵泳工夫興味長未曉莫妨權放過切身須要急思量自家主宰常精健逐外精神徒損傷寄語同遊二三子莫將言語壞天常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

山語

陸子與胥必先書云常令文義輕而事實重於事實則不可須臾離於文義則曉不曉不足爲重輕

象山文集

事實二字已見前謂事實不可須臾離切身須要

急思量專務完養精神也讀書不必窮索不必太滯惟恐逐外損傷精神也未曉莫妨權放過文義曉不曉不足爲重輕言讀書之無益也言語壞天常讀書假寇資盜言讀書之反害也嗚呼象山之旨明矣

陸子曰尋常懈怠起時或讀書或誦詩歌或理會一事或整肅几案筆硯借此以助精彩然此是憑物須要識破因問去懈怠曰要須知道不可須臾離乃可

象山語錄

陸子與邵中孚書云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以下等

後編卷中

九

常讀之其浸灌培植之益當日深月固也其卷首與告子論性處却不必深考恐其力量未到則反惑亂精神

象山文集

近世只知象山嘗言讀書而不知其讀書之故在於借助精彩也浸灌培植也皆爲完養精神計也正許順之謂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只此一路也抑象山於此尤含蓄焉夫以讀書等爲憑物須識破則書可不必讀矣以孟子論性猶爲惑亂精神則他書無復可讀者矣象山之意只在不可讀書而遮前掩後巧爲辭說也不若慈湖白

沙雖禪然質直無隱

陳白沙趙提學書云吾始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此歸白沙杜門不出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又與賀黃門書云爲學須從靜中坐養出箇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便靠書冊也愚按不靠書冊惟在靜坐陸學養神要訣只此八字呈露端倪二語卽說鏡象之

後編卷中

十

方

見白沙可謂無隱乎爾矣

白沙詩云耳目無交不展書此身如在太清居此語形容禪會亦切崇正辨記釋神悟謂典籍皆心外法味之者勞而無證今按象山白沙所見不出神悟範圍

陸子曰其自來非由乎學自然與一種人氣相忤纔見一造作營求底人便不喜有一種冲然淡然底人便使人喜以至一樣衰底人心亦喜之

今人畧有氣識者多只是附物原非自立也若其則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

並象山語錄

象山嘗謂六經皆我註脚此又明謂不由乎學謂不識一箇字亦堂堂做人其禪尤爲明白

象山皇極講義云其心正其事善雖不曾識字亦自有讀書之功象山素論每如此嗚呼孔孟曾有識字之教耶惟禪佛乃不假言語文字可以識心見性矣朱子嘗謂禪家悟後光明自發雖不識字底人便作得偈誦陳白沙引吳草廬謂提耳而誨之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造神妙正與象山符節契合

後編卷中

七

陳白沙詩云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真傳吾能握其機何用窺陳編又曰吾心內自得糟粕安用那愚按糟粕之說出自老莊王弼何晏之徒祖尚虛無乃以六經爲聖人糟粕遂致壞亂天下白沙奈何以爲美談至教與象山註脚之說相倡和哉

或問先生何不著書陸子曰六經著我我著六經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

象山語錄

按象山精神心術氣象言語無一不禪味此言其私悻自高氣象婉然在目自古聖賢曷嘗如此此正佛氏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也近世學者狂誕大

言其弊皆象山始傳燈錄智通禪師偈云舉手攀
南斗迴身倚北辰出頭天外見誰是我般人又釋
氏謂一大藏教只是一箇註脚嗚呼來歷明矣
陸子與姪孫濬書云學者之不能知至久矣非其志
識度越千餘年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孟大學
中庸之篇正爲陸沉真柳子厚所謂獨遺好事者藻
繪以矜世取譽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心
將誰使屬之耶

象山文集

象山只說一箇心而以經書爲註脚又爲陸沉甚
矣

後編卷中

十二

王陽明嘗撰尊經閣記謂聖人之述六經猶世之
祖父遺子孫以名狀數目以記籍其家之產業庫
藏而已惟心乃產業庫藏之實也世儒不知求六
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牽制於文義是
猶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至爲
窶人丐夫而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
也嗚呼陽明此言真視六經爲虛器贅物真得糟
粕註脚之嫡傳矣陳白沙詩云六經盡在虛無裏
萬理都歸感寂中又曰千古遺編都刺語晚生何
敢復云云卽與象山陽明無異旨矣困知記曰自

之是非不難見矣

後編卷中

十三

象山有六經皆我註脚之言流及近世士之好高
欲速者將聖賢經書都作沒緊要看了將相坐禪
入定矣一言而貽後學無窮之禍象山其罪首哉
愚按近世宗尚陸學者皆自幼從朱子之教讀聖
賢之書理頗明矣然後厭淺近而好高奇厭繁難
而趨簡徑其議道述言高談闊論雖曰宗陸而實
朱子之教先有以啓佑培植之也使其自幼卽從
象山之教而捐書絕學遺物棄事屏思黜慮閉目
合眼專一澄心不以言語文字爲意不恤視聽言
動非禮不知成甚麼人君子試於此思之則陸學
朱子答汪尚書書云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
然非頗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
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
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
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
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
叙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
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
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

恍惚鏡象之見陸學以爲至道朱子乃以爲與天理人心叙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冰炭決此

傳燈錄南嶽懷讓禪師見一僧常日坐禪師曰大德坐禪圖什麼曰圖作佛師取一磚於石上磨僧

曰作什麼師曰磨作鏡僧曰磨磚豈能成鏡師曰坐禪豈能成佛耶朱子語類云昔日了老專教人

坐禪杲老不以爲然著正邪論排之愚按陸學欲靜坐養神以成聖即與僧家坐禪成佛之說同一

機軸也坐禪之說浮屠之有識者每非之陸氏之說使遇懷讓其能免磨磚之誚耶朱子荅汪尚書

即磨磚之誚也

朱子荅林擇之書云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爲此說者立論高而用功省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

其說者欣然從之惟恐不及往往遺棄事物脫畧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其實學禪之不至

而自托於吾學以少避其名耳道學不明變怪百出以欺世眩俗後生之有志者爲所引取陷於邪妄而

不自知深可悼懼也

朱子文集
禪病只是遺棄事物脫畧章句二端

朱子曰子靜尋常與吾人說話會避得箇禪字及與其徒却只說禪

子靜雖占姦不說然說話間自有箇痕跡可見子靜只是人未從他便不說及鈎致得來便直是說方始

與你理會又曰子靜雜禪又有術數或說或不說並朱子語類

朱子此等說話雕出象山心肝近世學者未及察佛書云初以欲鈎牽後引入佛智此禪家牢籠誘

致之術今按象山假借儒書鈎致後學正是用此術

朱子曰子靜說話嘗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

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家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

如此
某嘗說陸子靜說道理有箇黑腰子其初說得瀾翻極是好聽少間到那緊處時又却戾了不說又別尋

一箇頭緒瀾翻起來所以都捉他那緊處不着並朱子語類

此皆禪陸遮掩深機非朱子未易看得他破或曰此編所採多象山語錄之言而鮮及其文集書疏何耶曰象山文集與人論辨書疏皆翻磨改

換假借遮掩大言闊論一味喝罵世學之非求其指陳下手工夫則寥寥不及及閱語錄與門人口傳私授之言然後所謂養神一路工夫始見此正是象山禪機深處當時惟朱子識破他蓋文集者象山之鴛鴦譜而語錄則象山之金針也文集者朱子所謂與吾人說話會避得箇禪字而語錄則所謂與其徒却只說禪者也區區此編惟欲明其養神一路以著其爲禪之實所以詳於語錄而略於文集也近世不知此弊皆只據信其文集而不究觀其語錄如何不爲所謾邪

後編卷中

十六

象山語錄記李伯敏呈所編語錄先生云編得也是但言語微有病不可以示人自存之可也愚按象山每答人書疏文字多即傳播四出惟恐人不知伯敏所編語錄乃謂不可以示人此尤可以識象山之意蓋語錄具載養神下手工夫禪病咸在若以示人則人識破其禪矣以故不欲示人乃若答人書疏則遮掩得密實難識得他破以故傳播不憚此正朱子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於此尤可驗愚爲此編不獨辨明象山學術并象山心術無所遁矣昔人謂論語鄉黨一篇

畫出一箇聖人愚爲此編分明畫出一箇象山矣陳白沙亦云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朱子答呂子約書云學者於道徒習聞於其外之文而不考其中之實者往往類此王介甫所以惑主聰而誤蒼生亦只是此等語耳豈可以此便爲極至之論而躋之聖賢之列屬以斯道之傳哉以此等議論爲極至便是自家見得聖賢道理未曾分明被他嚇倒也 朱子文集

後編卷中

十七

蘇子由古史嘗譏司馬遷踈畧而輕信朱子深取之此書正說學者踈畧輕信之弊類如此也蓋假聖言以文其私者固莫逾其欺誑之咎亦由遇之者習聞其外之文而不考其中之實踈畧輕信陷於其術而不自知也王介甫之告君也一則曰堯舜二則曰堯舜神宗信其言而不考其實於是爲其所陷而興利殃民之說行矣陸象山之講學也一則曰孔孟二則曰孔孟後學信其言而不考其實於是爲其所陷而明心見性之說行矣朱子所謂嚇倒一言深切時弊

朱子語類謂王安石學問高妙出入於老佛之間其政事欲與堯舜三代爭衡只是本原不正義理

不明終於遺禍朱子答劉季章書謂臨川前後二公巨細雖有不同然原其所出則同是此一種見識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近日霍渭厓所著象山學辨謂王安石以自信亂天下陸子靜以自信誤後世若二人者其名教萬世之罪人與斯言皆萬世公案

許行父謂陸子靜只要頓悟更無工夫朱子曰如此說不得不曾見他病處說他不倒大抵今人多是望風便罵將去都不曾根究到見他不是須子細推原怎生不是始得此便是窮理

朱子語類

後編卷中

十八

按近世學者辨陸最難其以象山爲孔孟之學者固是疎畧輕信被他嚇倒其以爲偏於尊德性亦尚被他遮掩送箇好題目與他以爲似禪流於禪者亦只是知其皮膚而已至此望風罵去則亦未知所以辨陸之要也何謂辨陸之要養神一路是已首卷所載養神所得之體段此卷所載養神下手之工夫下卷所載養神之患害皆辨陸之要也皆推原根究他不是處也自朱子沒後無人根究到此嘗謂象山在當時不合遇一朱子在後世不合遇一陳某次第將禪部相將發盡了陸學自此

難乎遮掩矣

近世學者動曰朱陸同異愚謂欲辨陸學未須與朱子較同異緊要直須與孔孟較同異與禪佛較同異若陸學果與孔孟同與禪佛異則其學是矣則其與朱子之同不待辨矣若陸學果與禪佛同與孔孟異則其學非矣則其與朱子之異不待辨矣若不辨陸學與禪佛同異而徒與朱子較同異已落在枝節非根本之論矣多此一重辨矣故今此編專以孔孟禪佛爲證以此

或曰朱子辨陸學止說到陽儒陰佛改換遮掩處

後編卷中

十九

未嘗說及養神一路子於此編始究言之何也曰養神一路卽象山所遮掩而陰佛之實也當時象山止與門人私授口傳未嘗形於書疏文字是以朱子無從知之辨之也此編據語錄推究而後其禪實始白也苟徒曰陰佛曰遮掩而不說破養神一路未免無徵不信近世學者多疑朱子究錄緣此而致強爲早晚之說以通之也背達磨將戒謂某人得吾皮某人得吾肉道育得吾骨慧可得吾髓愚謂如近世似禪流禪之議皆象山坡膚也朱子改換遮掩之說始得象山之骨也此編養神一

路則象山之髓也是故論人必得其髓而後無遁
情無遺部矣朱子嘗謂象山却成一部禪區區此
編作方成象山一部禪矣

學部通辨後編卷中終

後編卷中

二十

學部通辨後編卷下

此卷所載著象山師弟顛倒錯亂顛狂失心之弊
其禪病尤昭然也

陸子與王順伯書云兄前與家兄大槩謂儒釋同某
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又曰公私其實即義利也惟
義惟公故經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雖至於無聲
臭方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
於出世從其教之所由起者觀之則儒釋之辨判然
矣

象山文集

朱子曰向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

後編卷下

一

論

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若是同
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被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
皆實釋氏萬理皆空

朱子語類

接近世論儒佛多謂本同末異象山即是此意也
朱子文集所稱李伯諫亦云儒佛見處既無二理
其設教何異也蓋儒教本人事佛教本死生此言
即與象山合轍本人事即是主經世本死生即是
主出世也

接近世異學同主養神然老莊則欲主之以長生
禪佛則欲主之以出世陸學則欲主之以經世本

同而末異皆非天理之自然一出於私智之安排
作弄真胡文定所謂人人各說一般見解誑嚇衆
生而已

陸子曰釋氏謂此一物非他物故也然與吾儒不同
吾儒無不該備無不管攝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
公私義利於此而分矣

象山語錄

此語即同前意此一物即明心鏡象本來面目也
王陽明嘗云佛氏本來面目即所謂良知格物致
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體段工夫大畧相似但
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不同耳即此一種

議論

後編卷六

十一

周敦

按道一編指荅王順伯等語謂陸子亦嘗闢佛愚
謂篁墩大被人謾矣朱子嘗謂張子韶改頭換面
陰予而陽擠之將以自蓋其迹而幸人之不疑已
困知記謂李翱於佛取其微旨而姑闢其粗迹以
無失爲聖人之徒又謂吾儒有陰實專用其說而
陽闢之者蓋用禪家訶佛罵祖之機者也象山正
是此弊嗚呼禪佛已近似惑人又加以改頭換面
又加以訶佛罵祖安得不惑人愈甚而辨之愈難
耶可畏也哉

問先生作書攻王順伯也不是言釋也不是言儒惟
理是從否陸子曰然

象山語錄

朱子嘗謂依違兩間陰爲佛釋之地此正陸學心
髓矣王陽明文錄或問釋與儒孰異乎曰子無求
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正同此一
種見

按象山謂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而自謂無不
該備無不管攝爲公私義利之分愚謂釋氏聞此
言恐未必服將反唇相稽曰吾佛之道先天地而
爲萬物主吾性周法界吾光明寂照遍河沙吾之

後編卷六

十一

文

道殆無不該備無不管攝也汝之道乃亦只有養
神一路專教人棄事不泊事以求頓悟鏡象也專
惜精力務精健求淨潔快活自私自利也汝之道
殆只是了此一身皆無餘事也何得責人則明恕
已則昏也汝自葉之根無一而非勦吾之見襲吾
之說竊吾之宗旨盜吾之緒餘以掩取虛名於天
下何得訶佛罵祖陽離陰合以求附於孔孟不知
孔孟之徒亦有具隻眼者因將視見汝之肺肝看
破汝之骨髓豈爲汝所遮掩也天下之道二非儒
則佛非佛則儒無依違中立之理舍口欲之而必

爲之辭汝欲學佛則全是佛無陰予陽擠汝欲爲儒則全爲儒無陽儒陰佛始有安身立命處母致人謂汝儒不儒佛不佛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也母致人謂汝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使陸子聞斯言也不知何辭以對

陸子曰今世儒者類指佛老爲異端孔子曰攻乎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却指那箇爲異端蓋異字與同字爲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異緒與堯舜不同此所以爲異端也因倣學者攻

後編卷下

四

陸

異端曰天下之理將從其繁且難者而學之乎學者何苦於繁難之說而不爲簡易之從乎

象山語類

陸子荅薛象先云異端之說出於孔子今人鹵莽專指佛老爲異端不知孔子時固無佛教其惡鄉愿論孟中皆見之獨未見其排老氏則所謂異端者非指佛老明矣

象山文集

按象山前言猶依違兩間陽離陰合至此二條則明引孔子之言以回護佛老矣所云同師堯舜而所學異緒倣學者攻異端而歸於繁難則攻訛朱子矣回護佛老不爲異端而詆朱子之教爲異端

顛倒乖戾甚矣

陸子曰學者須當有所立免得臨時爲利害所動朱季繹云如敬肆義利之說乃學者持已處事所不可無者先生云不會行得說這閑言長語則甚如此不已恐將來客勝主以辭爲勝朱云近日異端邪說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如何朱云如禪家之學人皆以爲不可無者又以謂形而上者所以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吾友直道甚底是本又害了吾友甚底來自不知已之害又烏知人之害包顯道嘗云人皆謂禪是人不可無者今吾友又云害道兩箇却好縛

後編卷下

五

方

做一束今之所謂害道者却是這閑言語

謂李伯敏云吾友分明是先曾知此理來後被異端壞了異端非佛老之謂異乎此理如季繹之徒便是異端

象山語類

此二條象山所論尤爲狠悖夫季繹以敬肆義利爲學者持已處事所不可無此乃聖賢教人第一義象山奈何指爲閑言長語異端害道也究季繹三轉語實切箴規殆有意爲象山忠臣者而不知象山喜諛惡直不喜人規嫉正黨邪全不睹是也謂禪學不害道而季繹之言爲害道謂異端非佛

老而季繹爲異乎此理象山顛倒謬亂不堪點檢甚矣

按霍渭厓象山學辨有曰陸子之學以是而非其強辨浮辭足以亂正而惑俗又曰陸子於佛老陽叱其名而陰食其實又借孟子口涎之似以誇張之者也又曰陸子者矜恃自高喜人已諛不喜人已規長舌利口文飾格言以遂其自滿之陋者也老佛儒三者混而一之者也愚按此言自未嘗識破象山者觀之未有不疑其冤者惟閱此編一遍然後知其句句切中象山骨髓矣

後編卷下

六

夏

陸子贈僧允懷說云懷上人學佛者也尊其法教崇其門庭建藏之役精誠勤苦經營未幾駸駸向乎有成何其能哉使家之子弟國之士大夫舉能如此則父兄君上可以不詔而仰成豈不美乎

象山文集

按茲僧誑誘愚俗罔奪民財以尊夷狄之法教崇無君無父淪滅三綱之門庭此明王之所禁而聖賢之所必斥也象山乃亟加褒譽美其經營嘉其勤苦至欲使子弟士大夫舉效之顛倒錯亂尙就有其於此

陸子與顏子堅書云向在八石時常納區區之忠既

而子堅遂變儒服端以爲迂拙之言必蒙見棄屬者屢蒙見過每於鄙言謂有所啓追念疇昔爲之慨然乃知高明終當遠到向來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之語更願加察道非口舌所能辨子細向脚跟下點檢豈能自謾

象山文集

按象山與詹子南書云顏子堅已去髮胡服蓋子堅變儒服爲僧矣夫門人致變服爲僧象山乃不加斥責而曲爲諛辭以相容悅猶曰高明終當遠到猶曰道非口舌所能辨嗚呼髡首而胡服矣不知所到者尚何道耶淪胥爲夷不自覺也悲夫

後編卷下

七

夏

朱子荅顏子堅書云所謂古人學問不在簡編必有所謂統之宗會之元者僕之愚於此未喻聖人教人博文約禮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不可誣也若曰學以窮行心得爲貴而不專於簡編則可若曰不在簡編而惟統宗會元之求則是妄意躐等以陷于邪說誤行之流矣又聞不念身體髮膚之重天叙天秩之隆方將毀冠裂冕以從夷狄之教則又深爲惘然豈亦所謂統宗會元者之爲崇而使吾子至於此耶聞已得祠曹牒髡割有期急作此附近奉報願吾子於此更入思慮更與子靜謀之

朱子文集

按顏子堅棄儒爲僧象山未聞諫止朱子懇懇然欲救止之而不可得也因統宗會元之爲崇遂至毀冠裂冕釋累出家以求之其喪心良可悲痛

因坐中有江西士人問爲學朱子曰公門都被陸子靜誤教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佞倭然如村愚拍育無知之人撞牆撞壁無所知識使得這心飛揚跳擲渺渺茫茫都無所主若涉大水浩無津涯少間便會失心去何故下此一等只會失心別無合殺也傅子淵便是如此子淵後以喪心死豈有學聖人之道臨了却反有失心者是甚道理吁誤

後編卷下

八

制序

人誤人可悲可痛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朱子語類

按象山語錄云先生於門人最屬意者惟傅子淵先生臨終前數日見子淵與周益公論道五書歎曰子淵擒龍打鳳底手段又或問今之學者爲誰先生屈指數之以傅子淵居首鄧文範次之傅季魯黃元吉又次之又象山荅陳君舉書曰子淵人品甚高非餘子比也愚按子淵爲高第首稱而乃至於失心陸學可知矣

文公說江西學者自以爲得陸刪定之學高談大論

畧無忌憚忽一日自以爲悟道明日與人飲酒如法罵人某謂賈誼云秦二世今日卽位明日射人今江西學者乃今日悟道而明日罵人不知所悟者果何道也朱子語類

江西學者卽傅子淵按象山與包詳道書云朋友自仙里來者皆云蒙子淵啓發無不推服但頗有言其酒後言動殆不可考吾家長上亦罪其顛狂又有詩倡類釋子語不可以訓要之瑕瑜功罪各不相掩按此言則子淵果有酗酒顛狂之實而朱子斥之非過矣顏子堅髡削效僧徒子淵詩倡類

後編卷下

九

釋子其邪趨一矣嗚呼以狂邪失德之人而推爲高第首稱焉謂啓發無不推服焉惟取其顛悟而一切言行功過不計焉象山顛倒至此奈何近世咸爲所蔽無人識得他破也惜哉

文公說金溪宗旨是禪分曉如禪家乾矢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定久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失其本心故下稍忿忿紛起恣意猖獗朱子語類

朱子荅汪長孺書云所喻殊不可曉旣云識得八病遂見天理流行昭著無絲毫之隔不知如何未及旋

踵便有氣盈於暴之失復生大疑鬱結數日首尾全不相應似是意氣全未安帖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全似江西氣象其徒有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者嘗舉賈生論胡亥之語戲之今乃復見此蓋不約而同也

朱子答汪叔耕書云所談儒佛同異未得其要至論求乎儒者之學而以乎其出入之息參之又有忘心忘形非寐非寤虛白清鏡火珠靜月每現輒變之說大不可曉如此不已將有狂易喪心之病竊爲吾子憂之

朱子文集

朱子文集

十

按陸學聽其言自謂聖學明心稽其弊乃至顛狂失心學者豈可爲所欺誤伊洛淵源錄胡文定公曰自孟子沒聖學不傳則有西方之傑窺見間隙遂入中國舉世傾動靡然從之於是人皆失其本心莫知所止而天理滅矣按佛學失心之禍從來如此

朱子答胡季隨書云詹元善書說與子靜相見甚歎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如終日用親切之妙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不須妄意思想顛悟懸絕處徒使人顛狂粗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

不得其所安也

朱子答高應朝書云所示講義發明深切遠方學者得所未聞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爲初學一時之計若一向只如此說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功夫卽恐學者將此家常茶飯做箇怪異奇特底事看了日逐荒忙陷於欲速助長躁率自欺之病久之茫然無實可據則又只學得一場大話互相恐嚇而已

並朱子文集

高應朝象山門人荒忙以下數語切中陸學之病此顛狂之漸也荒忙躁率之甚則至於顛狂矣

朱子文集

十

程氏遺書言至忙者無如禪客朱子語類謂被異端說虛靜了後使學者忙得更不敢睡

朱子曰子靜是他會說得動人使人都恁他快活便會使得人都恁地發顛發狂某也會恁地說使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壞了人他之說却是使人先見得這一箇物事了方下來做工夫却是上達而下學與聖人下學上達都不相似然他才見了便發顛狂豈肯下來做又曰他只說恁地了便是聖賢然無這般顛狂底聖賢

朱子語類

按陸學自謂聖學明心而其弊乃至於顛狂失心

何邪朱子言之備矣蓋其始之求之也用心過當
荒忙躁率欲速助長使得這心跳騰飛揚其終之
得之也乍見一物光輝變現影象恍惚怪異奇特
令人驚駭全身流汗其弊安得不至於顛狂而失
心

問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說不知使得否倚靠得否朱
子曰某也曾見叢林中有言頓悟者後來看這人也
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見他時常云有所悟後來
所為却更顛倒錯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者乃是當
時畧有所見果是淨潔快活然稍久則漸漸淡去了

何嘗倚靠得

子靜渠自說有見於理到得做處却一向任私意做
去全不睹是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並朱子語類

按近世多以朱子誤疑象山今觀所云顛倒錯亂
全不睹是考之象山言行鑒鑒可徵是非朱子誤
疑象山乃後人為象山所欺而誤疑朱子也

朱子曰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
稟之雜把許多惡底氣都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
自然做將去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
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滾將去道害事不害事朱

類語

朱子答吳伯豐書云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又不察氣
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
近世儒者亦有近似之者故所見愈高則所發愈暴

朱子文集

不察氣稟偏雜而率意妄行所以至於顛倒錯亂
朱子曰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若識得一箇心
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却是實見得恁地所
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他學者亦然實是
卒動他不得一齊恁地無大無小便是天上天下惟

我獨尊

金溪之徒不事講學只將箇心來作弄胡撞亂撞並朱子語類

陸學胡叫胡喊胡撞亂撞安得不至顛倒錯亂

朱子曰近世有人為學專務說空說妙不肯就實却
說是悟此是不知學學問無此法才說一悟字便不
可窮詰不可研究不可與論是非一味說入虛談最
為惑人然亦但能謾得無學底人若是有實學底人
如何被他謾才說悟便不是學問奉勸諸公且子細
讀書

近世人大被人謾可笑見人胡亂一言一動便被降下了只緣自失工夫所以如此便又有不讀書之說可以誘人宜乎陷溺者多

並朱子語類

近世所以大被人謾者只緣蔽障為害今此編三節既辨陸學自此謾人恐難矣

朱子曰陳君舉書謂某不合與陸子靜諸人辨以為相與詰難竟無深益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各驕不知更如何方是深益若孟子之闢楊墨也只得恁地關他說刻畫太精便只是某不合說得太分曉不似他只恁地含糊

後編卷下

十甫

君舉只道某不合與說只是他見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鶻突某鄉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這裏而今人雖不見信後世也須有人見得此說也須回轉得幾人

並朱子語類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朱子曰鄉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聖賢憂世衛道之心一也

又按朱子答劉公度書云陳君舉得書殊不可曉似都不曾見得實理只是要得博雜欲包羅和會

衆說不令相傷其實都曉不得衆說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愚接近世一種議論多要包羅和會朱陸不令相傷其實都曉不得朱陸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君舉未嘉陳止齋傳良也吳草廬澄為元國子司業謂學者曰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趙東山贊陸子象曰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師山鄭氏曰

各玉獻人說見道一

編朱陸二先生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孔孟同

後編卷下

十甫

排釋老同以天理為公同以人欲為私大本達道無有不同者愚按此三言皆近世尊陸赤幟使三子早見愚此編當痛悔其大被人謾當痛悔其誑人誤人之罪不可勝贖矣

按鄭師山之言近世尤所怵惑而不能解不觀程子有云乎楊墨亦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又謂儒佛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近世學者奈何識不及此朱子嘗謂秦漢以來傳記所載皆是說夢由今觀之近世論朱陸者真說夢也道一編夢魘顛倒尤深也為前人所夢魘不悟而又以夢魘後人也

奈何近日學者猶據信其夢魘顛倒之語以爲著龜也嗚呼悲夫此夢何時而覺

或曰象山門人如袁熒楊簡舒璘沈煥宋史皆稱其賢著於列傳然則陸學可盡非邪曰四子學雖偏而質則美者也質美者忠信篤厚天資近道也朱子嘗謂楊敬仲議論見識自是一般而爲人簡淡誠慤自可愛敬仲善書又謂禪家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爲人好耳非禪之力也如前宋呂正獻陳忠肅諸人雖皆溺禪而不害其爲賢故楊敬仲輩雖禪而宋史稱之蓋瑕瑜不相掩也或曰袁楊舒沈四子著於宋史而象山不推居高第傳子淵舜文範諸人象山亟稱而宋史不以入列傳何也曰子淵諸人之禪高於袁楊舒沈袁楊舒沈之賢行超於子淵諸人象山取其禪而宋史論其行是以所稱不同曰然則取舍之際宋史當爲優邪曰固然也象山不取賢而取子淵輩之狂妄顛倒錯亂何足憑

學部通辨續編叙

或曰子所辨學部前後二編其於陸學明矣乃復有續編之作何曰著陸學淵源之自也夫象山之學非無所因襲而超然獨見也皆前人已有此規摹象山因竊取而增飾之翻騰而誇炫之爾張子曰自佛說熾傳中國儒者爲所引取淪胥指爲大道英才間氣冥然被驅程子謂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人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誦斯言也前代風俗學術規摹可想矣象山固英才高明之士安得不爲所引取深陷指爲大道而淵源之邪是故觀於上卷所載達磨慧能宗杲常總諸人之規摹而棄佛祖述而脫畧經典而專一求心而借儒飾佛無一而非陸學之淵源也觀於中卷所載李習之蘇子由張子韶呂氏諸人之規摹而譏迹取心而援儒入佛而陽儒陰佛而陽離陰合無一而非陸學之淵源也下卷所載近日王陽明諸人不過又因象山而規摹之而淵源之耳朱子謂今人不曉禪所以被他設謂讀近歲佛者之言則知其源委此編爲卷僅三而上下古今千餘年禪部規摹源委畧備君子一展卷間而上下古今千餘年禪部昭然指掌矣嗚呼斯固窮理辨惑究本窮

源之不可已與東莞清瀾居士陳建叙

學部通辨續編卷上

此卷所載著佛學變為禪學所以近理亂真
高明之士文飾欺誑為害吾道之深也

朱子曰佛教初入中國只是修行說話如四十二章經是也初間只有這一卷經其中有云佛問一僧汝處家為何業對曰愛彈琴佛問緩絃如何曰不鳴矣絃急如何曰聲絕矣緩急得中如何曰諸音普矣佛曰學道亦然心須調適道可得矣初間只如此說後來達磨入中國見這般說話中國人都會說了遂換了話頭專去面壁靜坐默照到後來又翻得許多禪底說話來盡掉了舊時許多話柄越弄得來闊其實只是作弄這些精神

佛入中國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老莊之說來鋪張直至梁會通間達磨入來然後被他一切掃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蓋當時儒者之學既廢絕不講老佛之說又如此淺陋被他窺見這箇罅隙了故橫說豎說如是張皇沒柰他何入才聰明便被誘引將去

佛學其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蔓既甚達磨遂脫然不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遂心靜見理此說一行

前面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抗衡了今日釋氏其盛極矣

佛氏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此說最淺近未是他深處後來是達磨過來初見梁武帝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老莊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耳

並朱子語類

按此數條著佛學變為禪學之始而實肇陸學之端矣蓋浮屠釋迦以來止謂之佛自達磨入中國而後禪學興佛之為言覺也禪之為言靜也由靜

續編卷一

而後至于覺也其實只是作弄精神一言而盡異學之綱要矣

文獻通考見氏曰佛書自漢明帝以來至梁武帝華林之集入中國者五千四百卷曰經曰律曰論謂之三藏傳于世盛矣厥後達磨西來以三藏皆筌蹄不得佛意故直指人心俾之見性衆尊之為祖雖曰不假文字而弟子錄其善言往往成書由是禪學興焉

神僧傳菩提達磨南天竺婆羅門種梁武帝普通初泛海至廣州武帝迎至金陵親問曰朕即位以

來造寺捨經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並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師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不省玄旨師知機不契遂去梁渡江趨魏境止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九年遂逝焉愚按淨智妙圓體自空寂此八字形容佛性之體段開萬世禪學之源

續編卷一

伊洛淵源錄胡文定公曰自孟子沒世無傳心之學此一片田地漸漸拋荒無人耕種佛之徒如達磨輩最為桀黠見此間隙以為無人遂入中國面壁端坐揚眉瞬目到處稱尊此土之人拱手歸降不能出他圈套愚接近世陸學一派尤拱手歸降誠不能出他圈套矣

朱子曰佛學自前也只是外面龐說到梁達磨來方說那心性然士大夫未甚理會做工夫及唐中宗時有六祖禪學專就身上做工夫直要求心見性士大夫才有向裏者無不歸他去又曰佛學當初只是說無存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

朱子語類

六祖大鑒禪師虛慧能也禪家以達磨入中國為

初祖六傳而爲慧能故稱六祖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正六祖教人存養之工夫悟道識心之要訣也

傳燈錄僧神秀書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慧能於秀偈側寫云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五祖因此傳法於能愚謂慧能說得高妙如此烏得不陷溺高明

又按傳燈錄五祖曰會中四百九十九人會佛法惟有盧行者一人不會佛法他則悟道謂之過量

續編卷一

四

人方傳得衣鉢夫不會佛法而專說心性說存養說悟道彌近理而大亂真固如此矣

朱子曰汪端明少從學於焦援先生汪旣達時從宗杲問禪憐焦之老欲進之以禪因勸焦登徑山見杲杲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焦曰和尚不可破句讀書不契而歸

杲老所喜皆是麤疎底人如張子韶唐立夫諸公是也汪聖錫呂居仁輩稍謹愿便被他薄

並朱子語類

諸人皆從宗杲學禪者也杲所舉寂然不動正當教子韶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者也杲嘗答曾

天游侍郎書云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却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爲空過時光不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生所作過惡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爲愚按宗杲不信看經念佛而惟急無事省緣靜坐體究且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是蓋訶佛罵祖之機轉爲改頭換面之教矣

按禪學興於達磨盛於慧能極於宗杲其傳心之要則達磨不信因果而說淨智妙圓直指人心慧能不會佛法而說本來面目教人存養宗杲不信

續編卷一

五

看經念佛而務無事省緣靜坐體究近世一種關佛粗迹而專說養神明心者其範圍不出此矣

傳燈錄古靈行脚回叅受業師見師窓下看經有蜂子投窓求出靈曰世界如許闊不肯出鑽他故紙按古靈譏僧看經即與宗杲同即與達磨以三藏皆筌蹄同陸學精粕註脚經書其機軸源此宋僧常總嘗問一士人曰論語云默而識之識是識箇甚子思言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得是得箇甚士人無以對河東侯希聖曰是不識吾儒之道猶以吾儒語爲釋氏用在吾儒爲不成說話旣曰默

識與無入而不自得更理會甚識甚得之事是不成說話也朱子中庸或問曰侯氏所辨常總之說甚當近世佛者妄以吾言傳著其說而指意乖刺如此類者多矣甚可笑也愚謂宗杲舉似焦援及陸學所引儒書皆是此弊

崇正辨曰理有至真以似而亂之則可惡矣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楊墨恐其亂仁義也惡佛老恐其亂性理也姦僧猾釋欲主張其說恐不能勝又竊取儒書近似之說以符同之使愚夫懦士怵惑不能自解可不戒而遠之哉

續編卷上

六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一人說取一般禪家最說得高妙去蓋自莊老來說得道自是一般物事閒閒在天地間後來佛氏又放開說大決藩籬更無下落愈高愈妙吾儒多有折而入之世間惑人之物不特尤物爲然一言一語可取亦是惑人况佛氏之說足以動人如此

因舉佛氏之學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物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撲地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

手宜其爲他揮下也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並朱子語類

佛氏說得高妙如此如何不陷溺高明

朱子曰釋老之書極有高妙處句句與自家箇同但不可將來比方煞誤人事

或論中庸平常之義舉釋子偈云世間萬事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曰便是他那道理也有極相似處只是說得來別故某於中庸序着語云至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湏是看得他彌近理而大亂真處始得並朱子語類

續編卷上

七

按彌近理而大亂真一語非朱子見得親切不敢如此道近世惟二程子所見與同并摘錄其言于卷

朱子答吳斗南書云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畧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朱子文集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程氏遺書

或曰佛氏與吾儒相似處其詳可得聞乎曰嘗聞

之矣釋氏行住坐卧無不在道與吾儒道不可湏
更離相似也不解即心是佛真是騎驢覓驢與吾
儒聖賢無心外之學相似也赤肉團上有一無位
真人與吾儒天然自有之中相似也不思善不思
惡認本來面目與吾儒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相似
也青青翠竹莫匪真如總總黃花無非般若與吾
儒鳶飛魚躍相似也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
一月攝與吾儒月映萬川之喻相似也有物先天
地無形本寂寥與吾儒無極而太極相似也千種
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與吾儒明明德相似
也主人翁惺惺與吾儒求放心相似也棄却甜桃
樹沿山摘醋梨與吾儒舍梧擱而養楓棘相似也
一棒一條痕一摺一掌血與吾儒切實工夫相似
也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與吾儒日新工夫相
似也佛氏說得甚相似如此非至明誰不惑之嗚
呼伊川所答謝顯道之言朱子所述明道之語學
者誠不可不熟察而深省矣

問禪者云知之一字象妙之門他也知得這知字之
妙朱子曰所以伊川說佛氏之言近理謂此類也問
所謂知指此心之神明作用處否曰然

佛家所謂作用是性雖無道理然他却一生受用快
活便是他就這形而下者之中理會得似那形而上
者

釋氏專以作用爲性問如何是佛曰見性爲佛曰如
何是性曰作用爲性曰如何是作用曰在目曰見在
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遍
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
作精魂並朱子語類

草木子曰自釋迦拈青蓮花迦葉呵呵微笑自此
示機直至達磨說出能作用卽是佛性自此禪宗
皆祖此又曰禪宗一達此旨便以爲了只知能作
用者便是更不論義理所以疎通者歸於恣肆固
滯者歸於枯槁

問佛氏說性在目爲見在耳爲聞在口爲議論在手
能持在足運奔朱子曰如此只是箇無星之秤無寸
之尺若在聖門則在目雖見湏是明始得在耳雖聞
湏是聰始得在口談論及在手足之類湏是動之以
禮始得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如佛氏之說是有物無
則了

佛氏原不曾識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做性只

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思能動底便是性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

龐居士云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便是如此他都不理會是和非只認得那衣食作息視聽舉履便是道說我這箇會說話底會作用底叫喚便應底便是神通妙用更不問道理如何禪老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在汝等諸人面門上出入他便是只認得這箇把來作弄

並朱子語類

此三條辨佛氏論性之非極爲明白奈何近世講學之士猶墮其失拾朱子所棄以自珍者

續編卷十一

十一

按象山與曾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楊慈湖已易說謂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鼻能嗅所以能噬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足能步趨心能思慮所以能運用步趨思慮者何物又慈湖訓語云吾目視耳聽鼻嗅口嘗手執足運無非大道之用按象山師弟分明佛氏作用之旨

傳習錄王陽明謂門人曰所謂汝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動底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才能

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按陽明此言發明佛氏作用之旨尤明其爲告子生之謂性之說尤明

陳北溪字義云今世有種杜撰等人愛高談性命大抵全用浮屠作用是性之意而文以聖人之言都不成模樣據此意其實不過只是告子生之謂性之說此等邪說向來已爲孟子掃却今又再拈起來作至珍至寶說只認得箇精神魂魄而不知有箇當然之理只看得箇模糊影子而未嘗有的確定見枉誤了後生晚進使相從於天理人欲混雜之區爲可痛嗚呼讀北溪此言不能不令人動杜牧之後人而復哀後人之感也

續編卷十一

十一

朱子曰佛家從頭都不識只是認知覺運動做性做玄妙說或曰如此則安能動人必更有玄妙處曰便是這箇他那妙處離這知覺運動不得無這箇便說不行只是被他作弄得來精

朱子語類

按宗杲答曾侍郎書云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怖悼惶底亦是識情

而今參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
教中所謂隨識而不隨智以故昧却本地風光本
來面目若或一時放下百不思量計較忽然失脚
踢着鼻孔卽此識情便是真空妙智更無別智可
得若別有所得有所證則又却不是也如人迷時
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卽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真
空妙智與太虛空齊壽只這太虛空中還有一物
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
來此真空妙智亦然凡聖垢染着一照不得雖着
不得不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如此信得及見
得徹方是箇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漢愚按此說
正是他妙處雖這知覺運動不得正是被他作弄
得來精矣

按達磨說淨智妙圓體自空寂慧能說本來無一
物宗杲說真空妙智此空門授受正法眼藏
或曰佛氏以空爲性又以作用爲性夫作用則有
物而非空矣不自桷鑿乎曰此體用之說也真空
者性之體也作用者性之用也體用一原也故佛
氏謂真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又謂卽此識情便
是真空妙智明體用一原也釋神會顯宗記謂湛

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
卽是真空空而不無卽成妙有妙有卽摩訶般若
真空卽清淨涅槃其言尤作弄得來精與中庸大
本達道之說相似矣

朱子曰佛氏只是弄精神問彼言一切萬物皆有破
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所謂法身便只是這箇曰然
不知你如何占得這物事住天地破壞又如何被你
占得這物事常不滅問彼大槩欲以空爲體他言天
地萬物萬事皆歸於空這空便是他體曰他也不是
欲以空爲體他只是說這物事裏面本空着一物不
得

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
朱子語類

居業錄曰釋氏是認精魂爲性專一守此以爲超
脫輪迴緣他當初只是去習靜坐屏思慮久了精
神光彩其中了無一物遂以爲真空這道理只有
這箇極玄極妙天地萬物都是這箇做出來得此
則天地萬物雖壞這物事不壞幻身雖亡此不亡
所以其妄愈甚

朱子曰釋氏合下見得箇道理空虚不實故要得超

脫盡去了物累方是無漏為佛地位若吾儒合下見得箇道理便實了故首尾與之不合

陸子靜從初亦學佛嘗言儒佛差處只是義利之間某應曰此猶是第二着只他根本處便不是當初釋迦為太子時出遊見生老病死苦遂厭惡之入雪山修行從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惟恐割棄之不猛屏除之不盡吾儒却不然蓋見得無一物不具此理無一理可違於物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不同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是識何心是見何性並朱子語類

續編卷上
此儒釋不同頭腦處

古

何

問惡外物如何伊川程子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學便如此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有合無又曰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程氏遺書朱子曰釋氏欲驅除物累至不分善惡皆欲掃盡云凡聖情盡即如如佛然後來往自由

吾儒心雖虛而理則實若釋氏則一向歸空寂去了

朱子語類
釋氏不分是非善惡皆欲掃盡一歸空寂所以害道

有言莊老禪佛之害者朱子曰禪學最害道莊老於義理滅絕猶未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頭將許多義理掃滅無餘以此言之禪最為害之深者朱子語類

居業錄曰禪家只是默坐澄心絕滅思慮直求空寂空寂之久心能靈通殊不知空寂之中萬理滅絕那些靈通只是自己精神意見全不是道理凡所動作任意為之以為此師神通妙用不用檢察自然廣大無邊其猖狂自恣者以此按此言禪學絕滅義理之故明矣

續編卷上

古

何

問釋氏理障之說伊川程子曰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為障則是已與理為二又曰書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程氏遺書聖人本天天即理也釋氏本心心即精神知覺也儒釋之辨非程朱大儒安能剖判明白如此

朱子觀心說曰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

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客耶為命物者耶為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較而知其謬矣

朱子文集

觀此則楊慈湖反觀之說之謬可知

朱子釋氏論曰其徒蓋有實能恍然若有所睹而樂之不厭至於遺外形骸而死生之變不足以動之者此又何耶曰是其心之用既不交於外矣而其體之分於內者乃自相同而不舍焉其志專而切其機危而迫是以精神之極而一旦惘然若有失也其所以至此之捷徑蓋皆原於莊周承蜩削鋸之餘論而又加巧密焉耳然昧於天理而特為是以自私焉則亦何足稱於君子之門哉

朱子文集

承蜩削鋸見莊子達生篇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庖儻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吾處身若厥株枸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庖儻丈人之謂乎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問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

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其巧專而外汨消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朱子曰禪只是箇呆守法如麻三斤乾屎擲他道理初不在這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這一路專一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又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纔悟後便作得偈頌

佛者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辨只是教人如此做工夫

如莊子亦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也只是如此

禪學工夫只是要箇專一無多術也

朱子曰宗杲云如載一車兵器逐件取出來弄弄了一件又弄一件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只有寸鐵便可殺人

朱子語類

朱子曰釋氏有清草堂者有名叢林間其始學時苦無所入有告之者曰子不見貓之捕鼠乎四足據地手尾一直目睛不瞬心無他念惟其不動動則鼠無所逃矣清用其言乃有所入彼之所學雖與吾異然所以得之者則無彼此之殊學者宜以是而自警也

朱子語集

寸鐵之說言要一也捕鼠之說言專一也朱子講學多借用禪語以警學者觀語類騎驢覓驢甜桃醋梨等語尤可見朱子借用禪語以勉進吾儒猶象山借用儒書以彌縫佛學意頗相類皆借彼明此之意也傳燈錄曰正人說邪說邪說亦是正邪人說正說正說亦是邪此語亦有見識愚為之轉語曰吾儒說禪說禪說亦是儒禪家說儒說儒說亦是禪識此可與論朱陸矣

朱子答吳斗南書云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絕

續編卷上

本

周欽

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邪朱子答陳衛道書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為一物矣並朱

朱子集

宗杲云心無所之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倒斷即是悟處此即心思路絕天理盡見之謂近福州烏石巖有僧書一偈末云行至水窮山盡處那時方見本來真即是此意六用出楞嚴經耳眼鼻舌

身意六根之用也

朱子答廖子晦書云為佛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畧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意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真知實踐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朱子答胡季隨書云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却不曾子細見得真實心性正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耳並朱

續編卷上

九

朱子集

胡敬齋曰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真見者也又曰禪家在空虛中見出一箇假物事以為識心見性以為不生不滅其實未嘗識心未嘗見性也愚謂敬齋直道禪家所見為假物非真極是極是自朱子沒後無人見得如此端的直截老子曰道之為物惟恍惟惚今恍今其中有像恍今忽今其中有物窈今冥今其中有精釋老所見畧同

朱子答陳衛道書云性命之理不必着意思想但每事尋得箇是處即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籠侗恍惚之間也又曰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真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籠侗底影象來罩占此真實地位也此等差互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能窮說不能盡

朱子文集

按陸學以鑑象之見爲見道爲知仁正是將籠侗恍惚底影象來罩占此真實地位也

朱子答陳衛道書云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却只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曾見得裏許真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灑而用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

朱子文集

所論兩截近世禪陸通病

問儒釋朱子曰據他說道明得心又不曾得心爲之用說道明得性又不曾得性爲之用又曰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向來見幾箇好僧說得好又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爲人好耳非禪之力也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已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爲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

禪與行不相應耳

朱子語類

此語亦是說禪學兩截之病觀陸學正然朱子嘗謂楊敬仲簡淡誠懇自可敬愛而其議論見識自是一般可見其自是資質好非禪之力又謂子靜常有悟後來更顛倒錯亂正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

因論傳燈錄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明道程子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兩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脚自行豈有此理

明道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者其迹耳其道

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可矣奚必佛

伊川程子曰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必能窮已化而爲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何如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

並程氏遺書

接近世於佛學皆是取其心取其道而不取其迹

分爲兩截非二程子是非何由折衷

朱子曰禪學熾則佛氏之說大壞緣他本來是大段着工夫收拾這心性今禪說只恁地容易做去佛法固是本不見大底道理只就他本法中是大段細密今禪說只一向麤暴 又曰釋迦佛初間入山修行他也只是厭惡世諦爲一身之計觀他修行大故用功未有後來許多禪底說話後來相傳一向說開了

朱子語類

西山真氏曰自禪教既分學者往往以爲不階言語文字而佛可得於是脫畧經教而求所謂禪者

續編卷上

幸

高則高矣至其身心顛倒有不堪點檢者則反不如誦經持律之徒循循規矩中猶不至大謬也今觀遺教經以端心正念爲首而深言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漸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爲一超可造如來地位也愚按佛學猶以脫畧經教趨禪爲非吾儒豈可糟粕六經趨禪弗察

朱子曰釋氏書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添日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

立講師孰爲釋迦孰爲阿難孰爲迦葉各相問難筆之於書轉相欺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換推行以文其說

宋景文唐書贊說儘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援莊列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體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賊却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賊並朱子語類

愚謂唐以前中華文士攘竊莊列以文其說佐其

高至宋則攘竊孔孟以文其說佐其高矣嗚呼竊莊列以文佛釋以異端而佐異端猶可言也竊孔

續編卷上

幸

孟以文佛釋遂以夷狄之教而亂吾中國聖賢之學不可言也迦葉釋迦弟子阿難又迦葉弟子也朱子曰佛書多有後人添入如西天二十八祖所作偈皆有韻分明是後人增加 又曰西域豈有韻諸祖相傳偈平仄押韻語皆是後來人假合 朱子語類 此尤捉着正賊

朱子釋氏論曰凡佛之書其始來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現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爲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流乃始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



以爲出於佛之口也及其久而耻於假借則遂顯然
篡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即莊
子之意而圓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
即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髓反其根我尚何存者
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至於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
亦出於晉宋清談議論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
默證之或能頗出神怪以徇流俗而已其後傳之既
久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間而自覺其陋於是
更出已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而陰佐之而盡諱
其怪幻鄙俚之談於是其說一旦超然真若出乎道
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爲果非堯舜周孔之所
能及矣

朱子文集

續編卷十

十四

何叔京曰浮屠出於夷狄流入中華其始也言語
不通人固未之惑也晉宋而下士大夫好奇嗜怪
取其侏儻之言而文飾之而人始大惑矣非浮屠
之能惑人也導之者之罪也愚按前世士大夫好
奇嗜怪以莊列助禪而文飾之人已大惑况後世
士大夫又以儒書助禪而文飾益甚焉夫安得不
爲深惑

明道程子曰釋氏之說其歸欺詐今在法欺詐雖赦

不原爲其罪重也及至釋氏自古及今欺詐天下人
莫不溺其說而不自覺也豈不謂之大惑耶

程氏遺書

朱子曰論佛只是說箇大話謾人可憐人都被他謾
更不省悟

朱子語類

胡敬齋亦曰學釋老者多詐今觀象山臺墩陽明

一派欺誑尤驗奈何近世都被他謾古今同慨

朱子讀大紀曰釋氏始終本末亦無足言然以其有
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
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
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
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嬰婢黥髡盜賊亦匍匐
而歸之矣此其爲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爲
吾徒者方且蠢然鞠躬屏氣爲之奔走服役之不暇
也幸而有一問世之傑乃能不爲之屈而有聲罪致
討之心焉嗚呼惜哉

朱子文集

此言佛氏之所以盛由其說能舉天下之智愚賢
不肖而溺之也考張子之言尤足徵併著卷末

橫渠張子曰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
墻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
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

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為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也哉

橫渠之言如此可謂深切著明矣

通按此卷所載雖雜引諸書然亦有節次統紀首

續編卷上

王

同

論禪學興盛來歷次論禪學高妙近似次論釋氏作用是性次論釋氏歸空次論釋氏掃除事理而專說心次論釋氏工夫專一次論釋氏所見影象恍惚非真次論釋氏兩截次論釋氏後來變換增加文飾欺誑末總論釋氏惑害之深大綱凡十節而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則讀者當自得之矣

學部通辨續編卷上

學部通辨續編卷中

此卷所載著漢唐宋以來學者多淫於老佛佛陷溺推援之弊其所從來遠矣

朱子曰楊雄太玄曰潛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于淵神不昧也乃老氏說話又曰楊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老莊窠窟裏去如清靜寂寞之說是也至如玄中所說靈根之說亦只是老莊意思止是說那養生底工夫爾

陶淵明古之逸民所說者莊老並朱子語類

按自孔孟沒漢晉學者皆宗老莊唐宋則宗禪佛

續編卷中

一

周

然皆不外養神一路也鶴林玉露記陶淵明神釋形影詩云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為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末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湏盡無復獨多慮乃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愚按自漢以來聖學不明士之所謂知道者知此而已陸子嘗謂陶淵明有志於吾道正指此也

問唐時莫是李翱最識道理否朱子曰也只是從佛

中來曰渠有去佛齋文闢佛甚堅曰只是粗迹至說道理却類佛

朱子語類

李翱字習之從韓退之遊自謂得子思中庸之學著復性三篇其說曰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情之爲也情者妄也邪也妄情息滅本性清明大要以滅情爲言此說道理正類佛也

朱子曰李翱復性則是云滅情以復性則非情如何可滅此乃釋氏之說陷於其中而不自知

朱子語類

按釋氏謂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又云但能莫存

續編卷中

二

夏

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卽汝真性此滅情復性禪宗要旨也象山云人只是去此子凡情不得又云心不可泊一事湏要一切蕩滌剥落淨盡卽同此滅情之旨

困知記云李習之雖嘗闢佛然復性書之言陷於佛氏之說而不自知其亦嘗從禪師問道得非有取其微旨而姑闢其粗迹以無失爲聖人之徒耶傳燈錄李翱爲朗州刺史嘗問藥山禪師如何是道師曰雲在天水在瓶翱作偈云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松株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

水在瓶

問韓文公與太顛書不審有崇信之意否朱子曰真箇是崇信是他貶從那潮州去無聊後被他說轉了如云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喻不知太顛與他說箇甚麼恁地傾心信向又曰退之亦多交僧如靈師惠師之徒

朱子語類

按韓退之雖闢佛而交僧晚年乃爲太顛所動傾心信向周元公云不識太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不何與原道之言背馳耶雖然退之一李習之也原道闢佛亦只是闢其粗迹也按柳子厚送僧

續編卷中

三

初

浩初序謂韓退之病余嗜浮圖言罪余不斥浮圖余謂浮圖之言往往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病者其迹也雖余亦不樂也愚謂文學如二三子一代宗工然皆只知病佛粗迹而不免爲其微言所惑他尚何望

朱子曰游定夫有論語要旨天下歸仁引龐居士語又曰游定夫以克己復禮與釋氏一般只存想此道理而已舊本游氏全用佛語解此一段某已削之若只以存想言克復則與下截非禮勿視四句有何干涉又曰若只是存想天下歸仁恁地則不湏克己只

坐定存想半月十日便自天下歸仁豈有此理

朱子語類

按游定夫言克己與四勿無干涉正與象山同
庸
阜民安坐瞑目操存半月忽覺此心澄瑩自以為
仁而象山許之即存想歸仁之證也

伊洛淵源錄載呂氏雜志云程先生謂游酢楊時
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恐不變
也游定夫後更為禪學從諸禪老遊定夫嘗言前
輩先生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其所
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為然者也其溺於異學
如此

續編卷中

四

朱子曰呂與叔未發之說尤可疑如引屢空而曰由
空而後見乎中其不陷於浮屠者幾希矣蓋其病根
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乎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
屢言之而病愈甚蓋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為已發
固已不得而見之况欲從而執之則其為偏倚亦甚
矣又何中之可得乎此為義理之根本於此有差則
無所不差矣程子議之以為不識大本信哉楊氏所
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
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於未發之際能
體所謂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失也大

抵楊氏之言多雜於佛老故其失類如此

中庸或問

按語類朱子謂陸子靜學者欲執喜怒哀樂未發
之中不知中如何執得那事來面前只得應他當
喜便喜當怒便怒如何執得正與此相發按中庸
或問辨程門諸子淫於老佛之失甚詳今姑錄此
餘不盡也

又按語類僧常總龜山鄉人住廬山東林龜山嘗
往見之問孟子道性善之說其言之雜佛有自來
矣

朱子答張敬夫書云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煖饑

續編卷中

五

飽之類推而至酬酢佑祐亦只此耳謂仁者心有知
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至於伯逢又謂
上蔡之意自有精神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皆我之
用矣此說甚高甚妙而反之於身愈無根本可據之
地所謂天地之用即我之用殆亦其傳聞想像如此
耳實未嘗到此地位也

朱子文集

朱子曰上蔡說得覺字太重便相似說禪

上蔡多說知覺自上蔡一變而為張子韶類

並朱子語

謝上蔡以知覺言仁猶佛氏以知覺言性其失一
也精神之說尤陷釋氏與象山吾心宇宙之說正

同

事文類聚云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宋豐稷對神宗曰佛者覺也覺則無所不了張子韶曰覺之一字衆妙之門陳白沙曰人惟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皆是說得覺字太重也朱子曰程門諸子在當時親見二程至於釋氏却多看不破是不可曉

因論上蔡語錄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夫之類乃是謂儒佛本同而所以不同者但是下截耳龜山亦如此並朱子語錄

續編卷中

六

知所

佛氏雖程門高弟亦看不破其惑人至此

朱子答吳公濟書云來書云儒釋之說本同末異熹謂本同則末必不異末異則本必不同正如兩木同是一種之根無緣却生兩種之實朱子文集

此論簡要直截片言折獄矣

朱子曰正獻爲溫公言佛家心法只取其簡要朱子語類

正獻呂申公公著也宋名臣言行錄云申公晚多讀釋氏書益究禪理溫公博學有志行而獨不喜佛申公每勸其留意且曰所謂佛學者直貴其心術簡要耳非必事事服習爲方外人也按申公之

意亦是取上一截

朱子答林擇之書云呂公家傳論佛學尤可駭歎程氏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肯戾之甚哉朱子文集

呂氏家傳云原明公自少既從諸老先生學當世善士悉友之矣晚更從高僧圓照師宗本證悟師修顯遊盡究其道別自是非斟酌淺深而融通之然後見佛之道與聖人合按原明申公之子希哲也

續編卷中

七

周敏

朱子答呂東萊書云橫渠墓表出於呂汲公汲公尊橫渠然不講其學而溺於釋氏故其言多依違兩間陰爲佛老之地如云學者苦聖人之微而珍佛老之易入如此則是儒學異端皆可以入道但此難而彼易耳又稱橫渠不必以佛老而合乎先王之道如此則是本由佛老然後可以合道但橫渠不必然而偶自合耳此等言語與橫渠著書立言攘斥異學一生辛苦之心全背馳了朱子文集

汲公呂大防也

朱子曰華嚴合論其言鄙陋無稽不知陳了翁一生

理會這箇是有甚麼好處可惜極好底秀才只恁地被牠引去了又曰了翁好佛說得來七郎八當朱子語類

了翁金剛經說曰佛法之要不在文字而亦不離於文字此經要處只九箇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梵語九字華言一字一覺字耳中庸誠字即此字也了翁之意亦是見得佛與聖人合也

朱子辨蘇子由老子解云蘇侍郎晚著此書合吾儒於老子以爲未足又并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以語此者而其兄

續編卷中

八

何

東坡公亦以爲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以予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與朱子文集

蘇子由注老子其後序曰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蓋佛法也六祖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致中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非佛法何以當之觀此則蘇氏彌縫之外可知矣按文獻通考宋仁宗時僧契嵩以世儒多詆釋氏之道乃著輔教編五卷廣引經籍以證三家一致

輔相其教焉蘇子由所見正與契嵩合崇正辨曰爲佛之徒者所以擁護其道無所不至衣冠淺士乃一聞佛說則傾意從之甘心於僧役而不悔豈非名教之罪人哉

朱子雜學辨張子韶中庸解云不見形象而天地自章不動聲色而天地自變垂拱無爲而天地自成天地亦大矣而使之章使之變使之成皆在於我天地又自此而造化之妙矣朱子辨之謂此語險怪不通若聖人反能造化天地則是子孫反能孕育父母祖凡此好大不根之言蓋原於釋氏心法起滅天地之意

續編卷中

九

何

朱子文集

按蘇子由謂致中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云云正同此心法起滅天地之意又按朱子雜學辨蘇張溺佛之失甚詳今亦不能盡錄姑摘記緊要一二于此

朱子曰張公始學於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既自以爲有得矣而其釋之師語之曰左右旣得欄柵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世出世間兩無遺恨矣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

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人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

朱子文集

昔人謂西晉亂亡之禍起於夕陽亭荀勗教賈充之一語愚謂後世學術陽儒陰釋之禍實起于宗杲教張公之一語矣然荀勗一語止禍一代宗杲一語遺禍無窮上而千古聖賢學術爲所汨亂下而天下萬世人心爲所蔽惑不知其禍何時而已嗚呼酷哉

按宗杲爲人權數陰謀秘計大類呂不韋不韋陰以其子爲秦王之子而秦人不覺宗杲陰以其學

續編卷中

十

易吾儒之學而後世亦鮮知之始皇既立名號猶襲嬴秦而血脉骨髓則已移于呂無垢象山繼作名號不殊於孔孟而血脉骨髓則已移于禪嗚呼六國并兵合力以攻秦不能得秦人之寸尺而不韋奪其國於几席談笑之間昌黎伊洛終身闢佛曾不能少殺其勢宗杲乃從容一語而遺吾道無窮之禍二人者其古今之大盜與

通按有宋一代禪學盛行然汴宋以前蘇子由諸人明以儒佛爲同南渡以後張子韶輩始陽儒而陰佛以儒佛爲同其好佛也直陽儒而陰佛其好

佛也讀此世道升降之幾所關非細故也孔子曰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許而已矣閱歷古今世變同一令人增慨

朱子答石子重書云此道寂寥近來又爲邪說汨亂使人駭懼聞洪适在會稽盡取張子韶經解版行此禍甚酷不在洪水夷狄猛獸之下令人寒心人微學淺又未有以遏之惟益思自勉更求朋友之助庶有以追蹤聖徒稍爲後人指出邪徑俾不至全然陷溺亦一事耳

朱子文集

朱子惓惓爲後人指出邪徑而近日學者乃有故

續編卷中

十

蹈邪徑而反詆朱子者其是非識見何相遼乃爾朱子雜學辨曰呂氏曰聞見未徹正當以悟爲則所謂致知格物正此事也比來權去文字專務體究尚患雜事紛擾無專一工夫若如伊川之說物各付物便能役物却恐失涉顛預爾愚謂以悟爲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有呂氏顧以爲致知格物之事又云去文字而專體究猶患雜事紛擾不能專一則是理與事爲二必事盡屏而後理可窮也顧謂伊川顛預豈不惑哉

朱子文集

呂氏卽呂居仁亦嘗參禪宗杲杲以無事省緣靜

坐體究爲教故呂氏有此見解其去文字屏事尚悟詆伊川全與象山同見解象山曰格物者格此者也陽明曰格物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皆與呂氏同見解顧預出佛書云儻侗真如顧預佛性

朱子辨呂氏大學解云彼其陽離陰合自以爲左右采獲而集儒佛之大成矣曾不悟夫言行不類出入支離之爲心害而莠奪朱之患又將無所不至也近世之言道者蓋多如此其誤後學深矣

朱子答陳明仲書云注丈每以呂申公爲準則比觀

朱子文集

十一

朱子文集

其家傳所載學佛事殊可笑彼其德器渾厚謹嚴可爲難得矣一溺其心於此乃與世俗之見無異又爲依違中立之計以避其名此其心亦可謂支離之甚矣顧自以爲簡易則吾不知其說也

朱子文集

汪丈卽汪聖錫尚書也名應辰二書所言陽離陰合左右采獲依違中立出入支離之弊一種學術皆皆字在一字上

朱子曰某初師屏山藉溪藉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治則可而道未至屏山少年能爲舉子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

老歸家讀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藉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或問屏山十論朱子曰他本是釋學但只是翻騰出來說許多話爾

朱子語類

屏山劉子翬藉溪胡憲皆朱子少時師也朱子初年學禪亦以二人之故聖傳十論見屏山文集翻騰二字切中世學之病象山陽明講學皆是翻騰出來

朱子答李伯諫書云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爲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在孔孟則多

朱子文集

十一

朱子文集

旁遷就以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所取所舍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耳故語意之間未免走作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爲儒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顯然背叛而其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固已竊發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於胸中哉

朱子文集

此書說透伯諫心髓說透近世一派雜學心髓

朱子答江德功書云釋氏之學爲主於中而外欲強爲儒者之論正如非我族類而欲強以色笑相親意

思終有間隔礙阻 朱子文集

與前書遷就走作等語相發

朱子曰學佛者常云儒佛一同某言你只認自家說不同若果是又何必言同只這靠傍底意思便是不同便是你不是我底是了 朱子語類

此語說得直截痛快尤可施於近世之欲同朱陸者

朱子答江德功書云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爲卑近而不滿於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引而附之於已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 朱子文集

此書說世學之病亦痛切

朱子答汪太初書云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老佛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嘗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虚玄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惟徼幸於一見此物以

爲極致

朱子答廖子晦書云詳來喻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鑠動蕩流轉是卽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所謂無位真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 並朱子文集

無極之真儒也谷神不死老也無位真人佛也此卽以老佛之似亂吾儒之真也一物卽鏡象之見也

朱子答李周翰書云示喻縷縷備見本末但原說之辨髮髯其間頗有陽尊孔子而陰主瞿聃之意耳 朱子

文集

瞿聃瞿曇老聃也當時講學之弊類如此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爲徑伊川程子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 程氏遺書

朱子曰信州龔安國聞李德遠過郡見之李云若論學惟佛氏直截如學周公孔子乃是抱橋柱澡洗

朱子曰禪學只一喝一棒都掀翻了也是快活却看二程說話可知道不索性奚特二程便夫子之言亦如此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看得好支離 並朱子語類

按前人於孔佛猶有支離直截之論則夫近世之以支離直截論朱陸者即前人之餘涎耳蘇子由謂後世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於孔子者常苦其無所從呂汲公謂學者苦聖人之微而珍佛老之易入皆同此意崇正辨曰聖人之道不可躡等釋氏之教一超直入故儒生以吾聖人爲迂以彼釋氏爲徑今以登十三級浮屠明之不可躡等者猶自最下用足歷級升而上也一起直入者猶自平地不用足歷忽飛而至也此實而彼虛實難而虛易士大夫樂於無稽超勝之說以爲孔子所不到孟子所不知而實無所得使世習日以淪胥莫可救也愚按前世溺禪者必詆聖人近世溺禪者必詆朱子孔聖猶不免議詆朱固無足怪矣

朱子曰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教何故蓋謂自家這裡工夫有欠缺處奈何這心不下沒理會處而禪者之說則自以爲有箇悟門一朝得入則前後際斷說得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

朱子語類

朱子答汪尚書書云道在六經何必他求誠如合論然世之君子不免於淪胥者何哉以彼之爲說者曰

子之所求於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受書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真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既以是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乎他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往往有王務家私之累聲色勢利之娛日力亦不足矣是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注心於彼而徼幸其萬一也至於蘇氏其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識才辨謀爲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此其亂人心妨道術主名教者不得忽然而無言也狂妄僭率

續編卷中

七

極言至此意之愚昧么麼豈不知其力之不足所以慨然發憤而不能已亦決於此而已矣天下豈有二道哉

朱子文集

此書尤切中世學之病所稱蘇氏之病象山陽明正同朱子嘗謂伊川快說禪病今由此編觀之朱子真可謂快說禪病矣李果齋謂析世學之謬辨異教之非擣其巢穴砭其隱微推陷廓清之功非近代諸儒所能彷彿其萬一窺觀此編然後知斯言之非阿所好矣蓋朱子未出以前佛學盛行雖經傳太史韓文公二程張子之辨而不息直至朱

子出而後邪說退伏不敢與吾儒爭衡而後學者
曉然知佛學心迹本末之皆邪而儒佛異同之辨
息而後一切雜學以佛旨釋儒書者不得以愚後
學之耳目而後士大夫無復參禪於叢林問道於
釋子耳為僧役而不耻者矣是朱子未出以前一
禪佛世界朱子出而後復吾儒世界也魏鶴山謂
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不究辨至此夫豈知斯言
之不我欺

通按近世溺佛之弊有以佛氏勝於周孔者有以
佛氏與聖人同者有以儒佛本同末異者有陽儒

續編卷中

大

方孝

而陰佛者是數說者實以漸而變以佛氏為高妙
徑捷勝於周孔者其陷溺病根也以爲與聖人同
者少變其說以誘人也以爲本同末異者其說之
又變也至於陽儒陰佛則其變之極而爲術益精
爲說彌巧也嗚呼君子觀於此編亦可以少窮禪
部之變態矣

明道程子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
知今之害深而難見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
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
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

入堯舜之道天下之道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
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
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
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
入道

伊川程子曰世之博文強識者衆矣其終無有不入
於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堯夫而已又曰今日卓然
不爲此學者惟景仁與君實耳

並程氏遺書

按當時舉天下高才明智醉夢於邪說而足音空
谷僅張邵范馬四君子焉耳蓋佛學惑人之害於

續編卷中

九

程

此極矣

明道程子曰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
而悵悵者久之此談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
釋氏盛時只是崇設象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
言性命道德先驅了智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然
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只看孟子時
楊墨之害能有甚況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亦係時
之隆污清談盛而晉室衰然清談爲害却是閑言語
又豈若今日之害道

程氏遺書

按此言則知異端之害不獨繫聖道之明晦尤關

繫世道之盛衰嗚呼清談盛而晉室衰五胡亂華
矣禪談盛而宋室不競女真人據中國矣二代之
禍如出一轍然後知程子之憂深而慮切矣豈非
後世之未鑒乎

愚嘗因此而通究之達磨以前中國文士皆假莊
列以文飾佛學達磨慧能而後中國文士則假儒
書以文飾佛學矣假莊列以飾佛者假儒書以飾
佛之漸假儒書以飾佛者則陽儒陰佛之漸也是
後世佛學所以日益高妙惑人者皆中國之人相
助爲惑之罪也不然則以四十二章等經之侏儻

續編卷中

子

鄙俚傳燈一錄之誕幻無稽何能惑人至此之甚
哉故何叔京曰非浮屠之能惑人也導之者之罪
也斯言深燭其弊矣水心葉適氏曰佛學至慧能
自爲宗此非佛之學然也中國之學爲佛者然也
今夫儒者於佛之學不敢言曰異國之學也於佛
之書不敢觀曰異國之書也彼夷術狄技絕之易
耳不幸以中國之人爲非佛之學以中國文字爲
非佛之書行於不可行立於不可立儒者知不能
知力不能救也蕩佚縱恣終於不返是不足爲大
惑與愚按假莊列假儒書陽儒陰佛三者皆是以

中國之人爲非佛之學以中國文字爲非佛之書
請張爲幻也問之則曰吾學心學也吾之學非虛
空而寂滅也世衰道微程朱世不常出儒者知不
能知力不能救坐視其蕩佚縱恣猖狂叫呶而不
返也愚故集程朱遺論著爲此編以俟後之君子

續編卷中

子

學部通辨續編卷中

學部通辨續編卷下

此卷所載著近年一種學術議論類淵源於老佛其失尤深而尤顯也

王陽明答人書云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畧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始有不同耳

王陽明答人書云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

續編卷下

附錄

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以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卽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卽是無所住處

問佛氏有常提念頭之說其猶孟子所謂必有事夫子所謂致良知之說乎其卽常惺惺常記得常知得常存得者乎於此念頭提在之時而事至物來應之必有其道但恐此念頭提起時少放下時多則工夫間斷耳雖曰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懼克治之功恐私欲不去若加戒懼克治之功焉又爲思善之事而於

本來面目又未達一間也如之何則可陽明先生答曰戒懼克治卽是常提不放之功卽是必有事焉豈有兩事邪此節所問前一設已自說得分曉末後却是自生迷惑說得支離

此三條謂佛氏與聖人同下三條謂仙家與聖人同陽明學術根源骨髓盡在此矣朱子嘗論陸氏謂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使朱子而今生也當以陽明爲何如

傳習錄問仙家元氣元精元神陽明先生曰只是一

續編卷下

十一

附錄

件流行爲氣凝聚爲精妙用爲神

王陽明答人書云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原非有一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爲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爲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實亦不外是矣又曰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陰之精卽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卽真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皆可以不

言而喻不然則如來書所謂三關七返九還之喻有無窮可疑也

王陽明答人書云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

按陽明良知之學本於佛氏之本來面目而合於仙家之元精元氣元神據陽明所言亦已明矣不待他人之辨矣奈何猶強稱為聖學妄合於儒書以惑人哉程氏遺書曰神住則氣住是浮屠入定之法論學若如是則大段雜也朱子雜學辨謂

續編卷下

王

周

蘇子由合吾儒於老子以為未足又併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愚謂陽明良知之說其為雜為舛孰甚近日士大夫乃有以陽明為真聖學尊信傳授而隨聲以詆朱子者亦獨何哉

陽明謂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不同愚按良知之說歸於養生三仕無往非自私自利也陽明奈何責人而忘己同浴而譏裸程邪使佛氏反唇相稽陽明其將何辭以對

傳習錄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視誘人入道究其極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後世儒

者又只得聖人下一截陽明先生曰所論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見偏了如此若是論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

按陽明講學通仙佛儒上下而兼包之謂為聖人中正一貫之道誠舛矣昔朱子辨呂舍人謂左右采獲而集儒佛之大成今陽明又廣為籠罩而併集仙佛儒三教之大成也誠雜矣

王陽明答人問神仙書云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為道若達磨慧龍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洒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

續編卷下

四

陽明一生講學只是尊信達磨慧能只是欲合三教為一無他伎倆謂顏子至今未亡此語尤可駭豈即佛氏所謂形有死生真性常在者邪

王陽明答人問道詩云饑來喫飯倦來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說與世人渾不信却從身外覓神仙

傳燈錄或問慧海禪師修道如何用功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一切人喫飯時不肯喫百種思量睡

時不肯睡千般計較考陽明講學一切宗祖傳燈
王陽明示諸生詩云爾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
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乾坤是易
原非畫心性何形得有塵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
的爲君陳

王陽明送門人詩云箴笈連年愧遠求本來無物若
爲酬又書太極巖詩云須知太極原無極始信心非
明鏡臺又無題詩云同來問我安心法還解將心與
汝安

心非明鏡心性何形本來無物等語皆本傳燈錄

續編卷下

五

慧能一偈也安心之說本於傳燈錄達磨示二祖
也故紙之說本於傳燈錄古靈譏僧看經也皆已
見前矣朱子嘗謂試取大慧語錄一觀則象山之
來歷可見愚謂今學者試取傳燈錄一觀則陽明
之來歷不容掩矣

按象山陽明雖皆禪然象山禪機深密工於遮掩
以故學者極難識得他破若陽明則大段漏露分
明招認端的爲君陳矣今畧與拈出其禪便自顯
然矣近日乃有以陽明爲聖學而尊信之者又有
以爲似禪流於禪而不察其爲達磨慧能正法眼

藏者區區皆所未喻

王陽明示門人詩云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
有基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

陽明此詩說禪甚高妙首句卽說鑑象之悟也第
二句心法起滅天地也後二句皆傳燈錄語也陽
明於禪學卷舒運用熟矣朱子嘗謂陸子靜却成
一部禪愚謂陽明亦成一部禪矣

王陽明雜詩云至道不外得一悟失羣闇又云悟後
六經無一字靜餘孤月湛虛明又云謾道六經皆註
脚憑誰一語悟真機又云悟到鳶魚飛躍處工夫原
不在陳編

續編卷下

木

朱子嘗謂以悟爲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有
又謂才說悟便不是學問不可窮詰不可研究一
味說入虛談最爲惑人陽明奈何以爲至道拾先
賢所棄以自珍哉嘗記昔人作舉用有過官吏判
語一聯云將唾去之果核重上華筵吹已棄之燼
灰再張虐燄陽明之講學亦當以此語判之

陽明撰山陰學記有曰聖人既沒而心學晦支離
决裂歲盛月新間有畧知其謬而反本求源者則
又聞然指爲禪學而羣訾之駭以爲禪而仇視之

不自知其爲非不亦大可哀乎愚謂陽明既明宗
禪又諱人嘗已爲禪履其實而欲避其名以惑人
何耶若陽明曾不自知其爲非可哀而顧以非人
哀人何耶

王陽明作見齋說或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
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
何以爲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道不可言也強爲之
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爲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
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
是真見也顏子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
謂之有則非無也非有非無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
已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
真見也已夫有無之間見而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
也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慎乎其
所不睹也已斯真睹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陽明此說推援儒佛翻騰作弄高妙奇詭禪陸鏡
象之見正是有無之間見而未嘗見之妙也朱子
語類曰如今所論却只於渺渺茫茫想見一物懸
空在更無捉摸處將來如何頓放更沒收殺又曰
古之聖賢未嘗說無形影底話近世方有此等議

論談玄說妙便如空中打箇筋斗大學或問曰今
欲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
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言語文字之外而曰道
必如此然後有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
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吾儒之實學其亦誤矣三
復斯言深中陽明之病朱子嘗謂伊川快說禪病
如湖南龜山之病皆先曾說過愚謂如近日陽明
諸人之病朱子皆先曾說過朱子真快說禪病也
哉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玄之又玄
至道之門莊子曰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
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可
乎按此言即陽明議論宗祖

傳習錄問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此言不能無疑陽
明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歎可見
道之全體聖人亦難以語人湏是學者自修自悟雖
欲從之末由也已即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
是真見顏子沒而聖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

此條即同前意見齋一說皆是說道難語人也愚
按聖賢言道不外人倫日用故曰達道曰道不遠

人曰道在邇曰道若大路固非所謂窮冥昏默何
嘗曰道無可見道難語人也惟禪學識心鏡象之
見然後窈冥恍惚見而不見難以語人陽明奈何
亟援文王顏子妄爲印證其誣道誣聖誣學誣人
不亦甚乎惜夫建生也晚不得與陽明同時鳴鼓
對壘奉此編竊効箴規觀陽明何以爲復不有益
于彼必有益于我

又按顏子沒而聖學亡陽明送湛甘泉文有此言
也信斯言則曾思孟子皆不足以語聖學而陽明
直繼孔顏之絕學矣傳習錄又謂堯舜猶萬鑑文

續編卷下

九

何

王孔子猶九千鑑禹湯武王七八千鑑信斯言則
文王孔子均未得爲至聖矣陽明之猖狂無忌憚
甚矣嗚呼陽明一生所尊信者達磨慧能而於孔
曾思孟皆有所不滿顏子非有喟然一歎類其禪
見亦不能免於陽明之疑矣朱子所謂是猶不敢
顯然背叛而其毀冠裂冕按本塞源之心固已竊
發一種心髓大抵皆然

王陽明送門人歸文或問儒與釋孰異乎陽明子曰
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
與非孰辨乎曰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

焉者是矣

陽明此說正朱子所謂依違兩間陰爲佛老之地
如前所陳皆其求是而學求心而安焉者也又按
朱子語類云項平父嘗見陳君舉門人說儒釋只
論其是處不問其同異遂敬信其說此是甚說話
原來無所有底人見人胡說話便惑將去考陽明
溺禪之弊無一不經朱子之關真拾先賢所棄以
自珍矣

又按陽明答人書云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
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求之於

續編卷下

十

集

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人不敢以爲非也愚
惟求心一言正陽明學術病根自古衆言淆亂折
諸聖未聞言之是非折諸心雖孔子之言不敢以
爲是者也其陷於師心自用猖狂自恣甚矣夫自
古聖賢皆主義理不任心故不曰義之與比惟義
所在則曰以禮制心在正其心一毫任心師心無
有也惟釋氏乃不說義理而只說心惟釋氏乃自
謂了心照心應無所住以生其心而猖狂自恣嗚
呼此儒釋之所以分而陽明之所以爲陽明與
王陽明月夜與諸生歌處處中秋此月明不知何處

亦羣英須憐絕學經千載莫負男兒過一生影響尚
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鏗然含瑟春風裏點也
雖狂得我情

按陽明學專說悟雖六經猶視為糟粕影響故紙
陳編而又何有於朱子陽明一生尊信達磨慧能
雖孔曾思孟猶不免於疑而尚何有於朱子蓋儒
釋之不相能猶冰炭之不相入朱子一生闢佛而
陽明以爲至道欲率天下而趨之無惑乎抵牾朱
子而亟加詆訾矣羅整菴謂拾先賢所棄以自珍
反從而議其後至哉斯言

或曰陽明嘗非朱子解格物而別釋大學古本矣
其是非子亦嘗攷之耶曰嘗攷之矣陽明之訓格
物曰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于
正而必盡乎天理也此其訓與正心誠意消復窒
礙垂經意矣又傳習錄云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
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
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
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如此言則是先致知而後
格物益顛倒舛戾之甚矣陽明乃以此議朱子寧
不顏汗原其失由於認本來面目之說爲良知援

儒入佛所以致此朱子嘗謂釋氏之說爲主於中
而外欲強爲儒者之論正如非我族類而欲強以
色笑相親意思終有間隔礙阻羅整庵亦云世有
學禪而未至者畧見些光影便要將兩家之說和
合爲一彌縫雖巧敗闕處不可勝言弄得來儒不
儒佛不佛心勞日拙畢竟何益之有陽明正是此
病

或曰陽明講學每謂知行合一而行而後知深譏程
朱先知後行之說如何曰陽明莫非禪也聖賢無
此教也聖賢經書如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曰知
至至之曰知及仁守博文約禮知天事天之類未
易更僕數而中庸哀公問政章言知行尤詳何嘗
有知行合一而行而後知之說也惟禪宗之教然後
存養在先頓悟在後求心在先見性在後磨鍊精
神在先鏡中萬象在後故曰行至水窮山盡處那
時方見本來真此陽明知行合一而行而後知之說
之所從出也大抵陽明翻騰作弄橫說豎說誑嚇
衆生無一字不源於佛

或曰近世爲此說者夷攷其行而尤多不掩焉何
邪曰此有數說朱子已備言之矣謂只守此心而

理未窮致有錯認人欲爲天理謂不察氣稟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此一說也又曰禪是佛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已全不相干學得底人只將許多機鋒來作弄到其爲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此又一說也又曰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干罪惡卽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耳王履道做盡無限過惡遷謫廣中刻地在彼說禪非細此正謂其所爲過惡皆不礙其禪學爾此又一說也觀此數說其故可知矣故朱子謂近世爲此說者觀其言語動作畧無毫髮近似聖賢氣象又謂其修己治人之際與聖賢之學大不相同嗚呼象山且然而況瞠乎其後者

程篁墩文集有對佛問一篇論辨數千言謂佛爲賢知之流使生與孔子同時當爲孔子所與謂佛教爲其流之弊同于夷惠之隘不恭謂梁武亡國非好佛之罪謂佛徒奉佛像守佛法爲吾儒忠孝之倫謂盜賊呼佛免罪爲聖人大改過謂建齋救度爲周官小祝禱禳謂佛骨佛牙天堂地獄閻羅

夜叉之說皆爲非誕謂佛教歸于爲善而謂儒者斥其徒爲不仁闢其妄爲不智愚按篁墩素志佞佛故作此編惓惓曲爲辨解推此而道一編之作又何足多怪邪昔人稱吾儒左右具端者爲作法門外護爲張皇佛氏之勢若陽明良知之說篁墩佛問之對真所謂作法門外護以張皇佛氏之勢哉

篁墩對佛問設爲問答凡十餘節今舉一節以見其謬餘不足盡辨也或曰先正嘗病學佛者之髡也縉也奉佛之居太麗也以爲勿髡勿縉而廬其居則其教可漸虧也曰此非子之所知也古有三年無改于父道者孔子以爲孝爲楚囚南冠而不易者君子以爲忠父肯堂子肯構者見稱于先王之世佛之去今千餘年矣爲其徒者奉其師飾其居守其法而不變則其立法之嚴明與受教之堅定固世之所難也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則存其徒以勵吾人亦無所不可也按篁墩此對不以佛法爲非而以能奉佛爲美正與象山贈僧允懷同意至引儒書忠孝之道以掩飾無父無君詖淫邪遁之教尤爲非倫篁墩學識乖謬大率類此

昔韓絳呂惠卿代王安石執政時號韓絳爲傳法沙門呂惠卿爲護法善神愚謂近日繼陸學而興者王陽明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二事相類

陳白沙詩云元神誠有宅灝氣亦有門神氣人所資孰謂老氏言下化囿乎迹上化歸其根至要云在茲自餘安足論又曰人惟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何暇鉢軒冕而塵金玉邪愚按白沙神氣之說溺於老氏之谷神不死也無盡

越說溺於佛氏之法身常住形雖死而神不滅也視陽明無二轍也抑豈知吾儒正理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而已更無許多貪想佛祖戒貪嗔癡近世爲此說者墮落貪癡窠臼矣

近日陽明門人有著圖書質疑附錄專詆朱子專主養神至謂神爲聖人之本而引易孟子說神處以證者愚按神字有二義有鬼神造化之神有在人精神之神有泛言神妙之神如易說神以知來以神道設教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方而易無體皆是說鬼神造化之神孟子說所存者神聖而不

可知之神此是說神妙之神易說至精至神精義入神亦只是說神妙皆非指人心之精神也未聞以神爲聖人之本也惟莊列之流然後說神全者聖人之道說心之精神是謂聖其所指與易孟子自殊何得混淆推援借儒飾佛

胡文定論達磨謂此土之人拱手歸降不能出他國套愚謂達磨之說不獨當時之人拱手歸降不能出他國套由唐及宋以來談道之士皆拱手歸降不能出他國套象山陽明一派尤拱手歸降不能出他國套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

也韓子曰今也舉夷狄之教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嗚呼奈何使世道變於夷胥爲夷而恬不之覺也

愚嘗因此而深有感於夷狄亂華之禍之烈也五胡雲擾金元迭興固以夷亂華也達磨西來慧能嗣法亦以夷亂華也胡元之禍至於舉中國之人而臣服之禪佛之禍至於舉天下之士而拱手歸降之胡元之禍以異類而于吾中國帝王之統禪佛之禍以異學而亂吾中國聖賢之學胡元之禍人莫不知其爲亂華禪佛之禍非惟不知其爲亂

華而且尊信以爲聖學胡元之禍禍人之身禪佛之禍禍人之心胡元之禍我

聖祖起而驅逐廓清之而左袒之患患禪佛之禍雖以程朱之深距痛闢昌言顯排而其流害猶未已焉是何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人心之蔽溺難解耶嗚呼安得大聖人復作行韓子火書廬居之策一掃明心見性之虛談使中國無復佛學亂華之禍豈非世道一大快哉

學部通辨終編叙

愚著學部通辨終編畢或曰吾子所著前後續三編其於三部之辨亦既詳既明矣乃復有終編之辨者何曰前後續三編闢異說也終一編明正學也前後續三編撤部障也終一編著歸宿也前後續三編外攘也終一編內修自治之實也苟徒明於議人而不知正學之所歸以內修而自治非聖賢爲己之學也部雖辨無益也此愚所以於三編之後而尤不容已於終編之辨也曰終編云者辨至此而始終也嗚呼終編之辨其辭雖約然而朱子一生所以講學而教人者其大要不出於此矣不獨朱子一生所以講學而教人者其要不出於此雖千古聖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其要不出於此矣學者欲求儒釋真似是非之辨其要亦無出於此矣一得之愚不忍自棄敬哀成袞繫三編之後以俟天下與來世知道君子相與正之東莞清瀾居士陳建謹叙

學部通辨終編卷上

此卷所載心圖心說明人心道心之辨而五



仁義禮智 德性 義理 道心

虛靈知覺 精神 氣稟 人心

心

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朱子曰

愚按性即道心也知覺即人心也此論心之的也

朱子曰人心是有知覺嗜慾者道心則是義理之心可以爲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據以爲準者也

又曰如人知饑渴寒煖此人心也惻隱羞惡道心也

又曰如喜怒人心也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乃道

心也饑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

也

又曰人心是箇無揀擇底心道心是箇有揀擇底心

觀此數言人心道心之辨明矣

朱子曰吾儒所養者仁義禮智禪家所養者只是觀

聽言動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心

又曰釋氏棄了道心却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精者取其粗者以爲道

並朱子語類

儒佛不同樞要只此愚嘗究而論之聖賢之學心

學也禪學陸學亦皆自謂心學也殊不知心之名

同而所以言心則異也心圖具而同異之辨明矣

是故孔孟皆以義理言心至禪學則以知覺言心

孔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

心曰豈無仁義之心曰不忍人之心曰仁人心也

皆是以義理言心也並不聞說知說覺也禪學出

朱子曰

而後精神知覺之說興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曰

覺則無所不了曰識心見性曰淨智妙圓曰神通

妙用曰光明寂照皆是以精神知覺言心也孔叢

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張子韶曰覺之一字衆妙

之門陸象山曰收拾精神萬物皆備楊慈湖曰鑑

中萬象陳白沙曰一片虛靈萬象存王陽明日心

之良知是謂聖皆是以精神知覺言心也儒釋所

以雖皆言心而不同以此也近世不知此而徒說

說曰彼心學也此亦心學也陸氏之學是即孔孟

之學也嗚呼惑也久矣

儒以義理為主佛以知覺為主學術真似同異
非邪正皆判於此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
禮勿言非禮勿動孟子曰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
也周子曰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
謂純此以義理為主也傳燈錄曰作用是性在目
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
足運奔陸象山曰吾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
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更要其存誠持敬
楊慈湖曰吾目視耳聽鼻嗅口嘗手執足運無非
大道之用王陽明曰那能視聽言動底便是性便

終編卷上

三

四

是天理此以知覺為主也愚謂義理於人所係甚
重全義理則為聖為賢失義理則為愚為不肖知
覺則夫人有之雖桀紂盜跖亦有之豈可謂能視
聽言動底便是天理無非大道之用邪此理甚明
豈容誣也

仁義禮智理之精也所以主正乎知覺而使之不
差者也虛靈知覺氣之妙也所以引翼乎仁義而
為之運用者也二者相為用也

義理所以主宰乎知覺知覺所以運行乎仁義朱
子曰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帥

仁義禮智心之德虛靈知覺心之才傳曰才者德
之資德者才之帥

或曰誠若子言則胸中不如有二物相對耶曰不
然也二者相為用也雖謂之一亦可也然非初學
者所遽及也夫惟聖人其始一之者乎何也聖人
者性焉安焉其所知覺者無非義理理與知覺渾
融為一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矣所謂動容周旋
中禮矣若夫學者不能無氣稟之拘而虛靈為之
所累義理因之以蔽其所知覺者未免多從於形
氣之私而未能中禮而不踰矩故必格物致知窮
至義理以為虛靈知覺之主務使心之所欲必不
至踰於矩也動容周旋必欲其中於禮也所謂道
心為主而人心每聽命也故夫學者其始未能一
而欲求一之者也聖人者自然而一之者也是故
不能合其二以為一者非至學也

終編卷上

四

四

周子太極圖說謂人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
發知矣正是指虛靈知覺而言至聖人定之以中
正仁義便是以義理為知覺之主

平時已致窮理之功臨事又復加審慎然後發此
是吾儒之道若禪學則只完養一箇精神知覺便

了任渠自流出去以爲無不是道矣

學問思辨窮其理於平時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審發於臨事也皆是以義理爲知覺之主

吾儒惟恐義理不明不能爲知覺之主故必欲格物窮理以致其知禪家惟恐事理紛擾爲精神知覺之累故不欲心泊一事思一理

吾儒之學主敬而窮理異端之學主靜以完養精神

朱子嘗謂佛氏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愚按楊慈湖謂學者沉溺乎義理之意說胸中常存

終編卷一

五

五

一理不能忘捨此豈非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耶象山說善能害心豈非將善字亦都要除掉了耶嗚呼吾人除了理掉了善惡不管不知成甚麼人下梢只成得箇猖狂自恣而已奈何猶假先立其大藉口欺人

朱子曰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胡敬齋曰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只養得一箇精神此言剖判極直截分明自孔孟老莊以來只是二道迭爲盛衰如陰陽治亂相對相乘不知何時定于一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道即仁義禮智也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德性亦仁義禮智也若禪學則以精神靈覺爲德性爲道爲不可須臾離矣儒禪所爭只此

朱子謂人心猶船道心猶舵譬喻極親切若禪學則以人心靈覺爲舵矣

傳習錄謂朱子說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說得不是觀論語非禮勿視聽言動周子謂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豈非分明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乎何得主禪學以疑朱子也

終編卷一

六

道心爲人心之主從古聖賢垂訓皆不外此意但不曾有如此明言至朱子序中庸始申虞庭之訓明言直指以示人一言而盡入德之要大有功於學者後學所當拳拳服膺不暇尚何得暴棄妄議耶

商書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孟子非仁無爲非禮無行等語皆是以道心爲人心之主

人與天不同論天地之化氣爲主而理在其中論聖賢之學理爲主而氣聽其命盈天地間皆一元之氣未聞氣之外別有所謂元亨利貞蓋天地理

氣不相離二之則不是在人精神作用皆氣也所以主宰其間而使之不差者理也是理氣在人不能無二欲混之有不可何也蓋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故也

北溪陳氏曰心含理與氣理固全是善氣尚含兩頭在未便全是善底纔動便易從不善上去心含理與氣正與張子謂合性與知覺同

心含理與氣理形而上氣形而下心也者形而上下之間

朱子曰人心者氣質之心也可爲善可爲不善陳地溪所謂氣含兩頭卽此意也

或曰人心虛靈知覺何得言無揀擇也曰此卽告子生之謂性未分善惡也如目能視耳能聽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固虛靈知覺也知趨利避害者亦虛靈知覺也善權謀術數機械變詐者亦虛靈知覺也爲善爲惡皆虛靈知覺也此正楊雄所謂善惡混也故朱子以爲無揀擇底心而陳北溪以爲氣尚含兩頭在以此也

或曰仁義禮智性也而子屬於心何也曰仁義禮智人心所具之理也非混然一物也非判然二物

也孟子曰仁人心也非判然二物也孔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非混然一物也大抵心也性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朱子語類說心性元不可相離捨心則無以見性捨性則無以見心故孟子言心性每相隨說愚謂不獨吾儒言心性每相隨說如釋氏說識心見性亦是相隨說也但其所指以爲心性者不同而遂爲儒佛之異爾

析而言之則仁義禮智爲性虛靈知覺爲心統而言之則二者皆心也亦皆性也然雖皆心而有道心人心之別雖皆性而有義理之性氣質之性之殊君子以統同辨異須析之極其精而不亂

或曰精神靈覺自老莊禪陸皆以爲至妙之理而朱子語類乃謂神只是形而下者文集釋氏論曰其所指爲識心見性者實在精神魂魄之聚而吾儒所謂形而下者耳何耶曰以其屬於氣也精神靈覺皆氣之妙用也氣則猶有形迹也故陸學曰鏡中觀花曰鑑中萬象形迹顯矣影象著矣其爲形而下也宜矣蓋形而上謂之道道卽仁義禮智如何有形影若以精神知覺爲形而上則仁義禮

智謂何其爲形而下無疑矣

孔門每說見陸學亦每說見論語曰參前倚衡曰如有所立卓爾大學曰顧諟天之明命此孔門之所謂見也楊慈湖曰鑑中萬象徐仲誠曰鏡中觀花陳白沙曰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此禪陸之所謂見也此等處甚相似如何不惑人殊不知孔門之見見理而無形影禪陸之見則著形影而弄精神此儒佛所以似同而異

禪陸以鏡象之見爲見道爲識心見性爲虛靈知覺作用之本體愚竊謂不然蓋心性道如何有形

卷編卷上

九

文

影虛靈知覺如何有形影可見故朱子謂與天理人心叙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胡敬齋謂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懸空見出一箇假物事以爲識心見性其實未嘗識心未嘗見性也此言看破禪學之極矣

孟子曰仁人心也言仁者人之所以爲心也不可謂仁卽心心卽仁義人路也言義者人之所當由行也不可謂義卽路路卽義若謂仁卽是心心卽是仁則其他以仁存心其心三月不違仁等語皆窒礙而不通矣是故必言仁者人之所以爲心而

學者之存心不可違於仁然後爲聖門事業合於聖賢之旨若謂仁卽是心心卽是仁學者能存此心便了則卽與釋氏卽心是佛陸學卽心是道同轍蓋差之毫釐之間而儒釋千里之判

陸學皆謂卽心是道楊慈湖詩云此道元來卽是心愚謂由心三月不違仁及孟子義理之悅我心等語觀之則心與道有辨明矣由以禮制心及孟子物皆然心爲甚之訓觀之則心不可謂卽道明矣

卷編卷上

十

內

孟子一書言心皆是以義理之心爲主不使爲利欲陷溺而喪失其良心如說四端之心同然之心放其良心失其本心等語皆一意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蓋言失其仁而不知求故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所失之仁而已求仁者去人欲存天理而已若陸氏乃以靜坐收拾精神不令散逸爲求放心失之遠矣奈何爲惑

學問求放心大全註中有一說謂仁人心也是指義理之心而言若將求放心做收攝精神不令皆放則只說從知覺上去與仁人心也不相接了蓋求放心卽是求仁學問卽是求仁之方如學問思

辨持守踐行涵養省察擴克克治凡此學問之道無非所以求吾既失之仁也愚謂此說似得孟子之意與集註程朱小異程朱說求放心乃是先立箇基本而後從事於學問尋向上去玩孟子文意學問卽所以求放心程朱之意則學問在求放心之後鄙意所疑如此明者觀之如何

孟子上章說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觀此則求放心正是指仁義之心而不可指爲精神之心尤明矣或曰然則集註求放心之說與陸子將無同邪曰

不同程朱是將求放心做主敬看以爲學問基本陸子教人求放心則是主靜以收拾精神不使心泊一事不復以言語文字爲意二者惡得同

禪學收攝精神之說與孟子求放心之說甚相似真所謂彌近理大亂真所以至今人看陸子靜不破

孟子言心陸子亦言心孟子言陷溺陸子亦言陷溺然孟子惟恐人陷溺於利欲而無以存其仁義之心陸子惟恐人陷溺於文義知見而無以存其精神之心

孟子專言利欲害心陸子則言善亦能害心言心不可泊一事言逐外傷精神其視孟子何啻燕越胡敬齋曰吾儒之一一於理而不爲利欲所雜佛老之一一於虛無而不爲事物所雜思慮所牽觀此明矣

象山語錄云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按此分明是言利欲猶未爲甚害而意見之爲害甚矣豈所以爲訓草木子曰金谿之學謂收斂精神自作主宰何有欠缺至於利欲未爲病纔涉於思卽是害事全似告子據此

語亦看破象山矣

孟子陸氏言心不同之故此儒釋分別路頭處此名同實異毫釐千里處此看破陸氏緊要處數百年來學者皆爲渠所謾無人理會到此昔嚴滄浪評詩自謂猶那查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蘇老泉自言其著書謂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及其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愚作通辨自覺亦頗有此意豈孔孟程朱在天之靈有以啓之而欲明此一事也邪

學部通辨終編卷上

學部通辨終編卷中

此卷所載著朱子教人之法在於敬義交修知行兼盡不使學者陷一偏之失而流異學之歸也此聖學之途轍也

或曰子之爲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朱子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

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言語文字之外而曰道必

如此然後有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

大學或問

此條言存心致知相須互發正所以示入道之要而不陷於異學之失也

朱子曰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

涵養本原思索義理須用齊頭做方能互相發程子下須字在字便是要齊頭着力

並朱子語類

終編卷中

此卷所載乃真朱子定論王陽明乃摘取朱子救偏藥病之言爲定論援朱入陸夫豈其然

朱子曰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

朱子語類

此尤萬世不易之論傳習錄乃謂知行合一行而後知其橫說豎說誑嚇衆生甚矣

或問有只教人踐履者朱子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

朱子語類

陸學一派有此說朱子闢之明矣

朱子曰嘗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工夫全在行上

上論先後知爲先也此論輕重行爲重也皆確論也

朱子曰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爲本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

朱子平日論爲學工夫多因事因人而發未有若此條之完全而曲盡者可謂至言矣

朱子荅項平父書云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人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爲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爲此說者觀其言語動作略無毫髮近似聖賢氣象正坐此耳又曰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

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伊川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

朱子荅曾光祖書云求其放心乃爲學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功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卽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

此二書言不可偏於存心而缺於致知其弊將流於禪學近世爲此說者正是指陸學也

朱子荅胡廣仲書云來喻謂知之一字便是聖門傳授之機以聖賢之言考之似皆未有此等語意却是近世禪家說話多如此若必如此則是未知以前可以怠情放肆無所不爲而必若曾子一唯之後然後可用力於敬也此說之行於學者日用工夫大有所害恐將有談玄說妙以終其身而不及用力於敬者非但言語之小疵也

朱子荅符舜功書云嘗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己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緣亂之不暇亦將何以察乎大體而知之耶

此二書言不可偏於致知而缺於持敬其弊亦流於禪學也

朱子答張敬夫書云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若不於此先致其知而但見其所以爲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爲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擎拳豎拂運水搬柴之說非不見此心非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正爲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爲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 又答書云以敬爲主則

終編卷中

五

論類

內外蕭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有兩頭三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燦燦地便有兩箇主宰不知光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

並朱子語類

此二書一言不窮理而務識心一言不主敬而欲存心其弊皆流於禪學也

朱子曰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語云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須是先博然後至約人若先以簡易存心不知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將來便入異端去

朱子曰如論語一貫孟子自得之說只是說一番何曾全篇如此說今却是懸虛說一箇物事不能得了只要那一去貫不要從貫去到那一如此則中庸只消天命之謂性一句及無聲無臭至矣一句便了中間許多達道達德達孝九經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類皆是粗迹都掉却更不去理會只恁懸虛不已恰似村道說無宗旨底禪樣瀾翻地說去也得將來也

終編卷中

六

論類

解做頓燒時也有舍利只是不濟得事 並朱子語類
此二條言爲學工夫當致其博不可偏於約也偏約則流於禪矣

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朱子曰此說終是偏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

朱子曰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做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爲虛靜則恐入釋老去

朱子答張元德書云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其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着一敬字通貫動靜自無間斷不須如此分別也 朱子文集

此三條言爲學工夫當主於敬不可偏於靜也偏靜則流於禪矣按程氏遺書問敬莫是靜否伊川先生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

用敬字纔說着靜字便是忘也朱子之說本此

按吾儒所說靜字與禪學說靜辭同意異吾儒主於無欲而靜禪學主於無事而靜故曰心不可泊一事曰無事安坐瞑目澄心此陸學之主於無事而靜也太極圖說曰無欲故靜通書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此聖賢之主於無欲而靜也無欲而靜則卽爲敬爲誠無事而靜則入於空虛流於寂滅此正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近世學者疎畧於此等處未嘗看破所以坐爲陸子所惑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朱子曰這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此子偏今終日危坐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問伊川答蘇季明云求中於喜怒哀樂却是已發觀延平亦謂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此說又似與季明同朱子曰但欲見其如此耳然亦有病若不得其道則流於空故程子云今只道敬 並朱子語類

朱子答呂士瞻書云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李先生當日用功未知如何後學未敢輕議但今當只以程先生之語爲正 朱子文集

此二條卽與前三條之意相發而於未發工夫不可毫釐有差矣續編載朱子辨呂與叔楊龜山未發之說與此相表裏當參攷

按朱子初年嘗答何叔京書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 此書王陽明錄入

年定論 朱子作延平行狀亦深取此說後來乃以為不然者蓋子思作中庸止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平鋪示人未嘗教人靜坐體認以求見乎中也靜坐體認之說非聖賢意也起於佛氏也六祖所謂不思善不思惡認本來面目宗旨正此也宗杲所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亦此也後世學者做存心工夫不得其真多流於此也在昔惟程伊川識破此弊至門人呂與叔楊龜山輩皆倍其師之說而仍主此說傳之豫章延平以至朱子早年亦主此說以為入道指訣迨晚年見道分明始以為不然

居業錄曰與儒道相似莫如禪學後之學者做存心工夫不得其真多流於禪又曰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者甚多按近世靜坐求中之說正是此病

或曰然則豫章延平二先生亦流於禪而同於陸學邪曰豫章學於龜山延平學於豫章體驗未發之說轉相承沿蓋尊信其師之過所見有似於禪耳初非有心於禪也即其平日亦未嘗恃此而廢讀書窮理之功也非如陸學一派則明宗禪旨而

以經書為精粕註脚以讀書窮理為逐外為障蔽也二者烏得同耶

朱子曰未發固要存養已發亦要審察無時不存養無事不省察

或問工夫當養於未發曰未發有工夫既發亦用工夫既發若不照管也不得也會錯了

如涵養熟者固自然中節便做到聖賢於發處亦須審其是非而行涵養不熟底雖未必能中節亦須直要中節可也要知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交相待

朱子語

此三條又與前三條之意相發而於未發已發工夫不可毫釐有偏矣又按朱子文集有中庸首章說以致中為敬以直內以致和為義以方外以涵養省察為敬義夾持即與此同意

按子思作中庸發明中和之旨內外兼該動靜畢舉未嘗有所輕重朱子釋之亦以涵養省察交致並言工夫不容少缺此聖賢萬世無弊之道也近世陸學一派惑於佛氏本來面目之說謂合於中庸未發之中於是只說未發不說已發只說涵養不說省察陷於一偏流於空寂全非聖賢之旨

按孔子教人未嘗言及於未發其語門弟子只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言忠信行篤敬之類皆是就已發處言之也夫孔子豈不知未發之旨哉誠以爲未發工夫微妙無形而易差已發工夫則明顯有迹而易力未發難於捉摸而已發有可辨別據依與其以無形示人而啓學者驚虛好高之弊孰若就有形易見處求之之爲務實而無失也至於子思弊緊爲人中和之論兼該並舉心學之秘發洩盡矣豈可復重彼輕此舍孔門中正平實之道而徇禪宗偏弊浮虛之說亂道而誤人哉志於學者不可以不辨

朱子文集有觀列子偶書云向所謂未發者即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朱子論佛學剽掠莊列及此見近世講學之弊類如此云

朱子曰今人論道只論理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其說至高而蕩然無守流於異端空虛之說且如天下歸仁只是天下與其仁程子云事事皆仁是也今人須要說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其說非不好但無形無

影全無下手脚處夫子對顏淵克己復禮之目亦只是就視聽言動理會蓋人能制於外則可以養其內固是內是本外是末但偏說存於中不說制於外則無下手脚處此心便不實外面儘有過言過行更不管却云吾正其心有此理否

朱子語類

此語與前後皆相發

說爲學次第朱子曰本末精粗雖有先後然一齊用做去且如致知格物而後誠意不成說自家物未格知未至且未要誠意須待格了知了方去誠意安有此理聖人亦只說大綱自然底次序是如此

自格物至平天下聖人亦是畧分箇先後與人看不成做一件淨盡無餘方做一件如此何時做得成

朱並

此論於大學尤有功

朱子答吳晦叔書云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已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

一曰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
朱子文集

此書即同前意近日王陽明講學謂世儒不當分先知後行謂朱子不當作格致補傳必待豁然貫通地位然後誠意則有白首不及爲之患今攷朱子意正不然而陽明不知而妄譏也

近世東陽盧正夫著荷亭辨論一書以譏朱子其中有云大學格物乃先格明德新民之所在朱子乃謂盡格天下之物而於草木塵息無不窮究則是初入大學者先於明德新民之外用工夫旁詢

終編卷中

主

辨論偏觀盡識非惟泛無指歸日亦不足矣按此旨即與陽明所譏同意皆未嘗深攷而妄譏之過今攷證于左

朱子曰程子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某嘗謂他此語便是真實做工夫來他也不說格一件後便會通也不說盡格得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

明道云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

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皆不是如一百件事理會得六七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是如此向來某在某處有訟田者契數十本中間一段作偽崇寧政和間至今不決將正契及公案藏匿皆不可考某只索四畔衆辨比驗前後所斷情僞更不能逃者窮理亦只是如此

終編卷中

十

人之敏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使去父慈子孝處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若是人專只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本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已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工夫中半時已自不可況在外工夫多在內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
並朱子語類

朱子答陳齊仲書云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如今爲

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
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
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來喻似未看破此處朱子文集
接近世疑朱子格物之訓大槩不過曰務知而緩
於行也驚外而遺於內也功博而難盡也學泛而
無歸也今觀此數條其於此弊朱子皆已見之豫
籌之熟而近世察言不精立論輕率妄毀儒先贖
惑來學之罪不能免矣愚不忍朱子之受誣懼道
術之分裂憂橫議之日新月盛其禍不知何時而
肥也特考著于篇

居業錄曰程朱發明道理如此明白開示爲學工
夫如此真切今人又做差了道之興喪不係於天
乎愚嘗竊論之三代而下人物而至於程朱亦可
以無譏矣講學而至於朱程亦可以無議矣其言
亦儘精儘密儘美儘備矣今之學者所急惟一行
字耳誠能實循其言亦足以造道而成德矣誠能
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過
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矣而何必騁
其聰明矜其辨慧另出一機軸以求勝於古人哉
吾見求勝未能而已淪於佛老之謬妄矣學者舍

程朱不爲而欲爲佛老烏在其爲智

學部通辨終編卷中終

卷中

六

學部通辨終編卷下

此卷所載著朱子著書明道闢邪反正之有大功於世學者不可騁殊見而妄議末附總論遺言以明區區通辨之意云

薛文清公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周程張朱正學也不學此者卽非正學也又曰四書集註皆朱子萃群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學者但當精思熟讀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切怪後人於朱子之書之意尚不能徧觀而盡識或輒逞已見妄有訾議或勦拾成說以衒新奇多見其不知量也按文清之言真萬世確論

近年閣下輔臣發策禮闈謂朱陸二家簡易支離之論終以不合而今之學者顧欲強而同之何所見與豈樂彼之徑便而欲陰詆吾朱子之學與究其用心其與何澹陳賈輩亦豈大相遠與甚至筆之簡冊公肆詆訾以求售其私見者禮官舉

祖宗朝故事燔其書而禁斥之得無不可乎按此策亦義正詞嚴燔書故事攷皇明政要永樂間饒州士人朱季友獻所著書專毀濂洛關閩之說

文廟與大學士楊士奇議命禮部焚其書罪斥之

王陽明荅人書云孟子闢楊墨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者耳楊子爲我行義而過者耳此其爲說亦豈戒理亂常之甚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夷狄禽獸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孟子云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喁喁於其間可哀也已若某者其亦不量其力也已愚按陽明此書是以朱子比楊墨矣是以朱子學術爲殺天下後世爲洪水猛獸矣嗚呼其公肆詆訾至此甚矣無怪乎禮闈發策謂欲燔其書而且擬諸何澹陳賈也蓋澹賈輩詆朱子欲使其學不得行於當時陽明輩詆朱子欲使其學不得行於後世其用心一也悲夫

盧正夫荷亭辨論深非朱子解易主卜筮深非朱子修通鑑綱目書莽大夫楊雄死愚按周易卦爻列吉凶悔吝利往無咎之象無非爲卜筮設繫辭說卜筮者尚其占說極數知來之謂占說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

之疑說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是與神物以前民用由此觀之易非是爲卜筮作而何朱子解易主卜筮何過楊雄仕漢歷事三朝遭遇莽篡既不能效龔勝之伏節又不能效梅福之深遁則亦已矣何至作劇秦美新之文以諛莽希寵徵爲新室佐命之臣程子謂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於誅乎則夫綱目書莽大夫書死以誅之聖人復起不易矣荷亭辨論乃左右楊雄非詆朱子吾不知其說

羅整菴曰嘗見近時十數種書於宋諸大儒言論有明詆者有暗詆者直是可怪既而思之亦可憐

卷之十

五

也坐井觀天而曰天小不自知其身在井中爾然或往告之曰天非小也子盍從井外觀之彼方溺於坐井之安堅不肯出亦將如之何哉又曰今之學者槩未嘗深攷其本末但粗讀陸象山遺書數過輒隨聲逐響橫加詆訾徒自見其陋也已矣於朱子乎何傷

陽明講學詆朱子解格物爲義外爲支離愚按孟子曰舜明於庶物易曰知周乎萬物大學曰格物三言一意朱子訓格爲至周卽至也明猶至也朱子之訓深合聖經若陽明訓格物爲正意念之用

援儒入佛不通之甚乃欲以此議彼可駭可笑

草木子曰論語天下歸仁朱子訓歸爲與字或者淺其說愚謂苟人能克己行一事合天理問之家而準問之鄉而準問之國而準問之天下而準所謂天下莫不與也放之四海而皆準也若謂克己天下皆囿於吾仁之中如呂與叔克己銘云洞然入荒皆在我闡氣象雖豁然可喜事理則茫然無據愚按近世陸學說人能克己而存此心則天下皆歸於吾仁之中與呂與叔說相似考其說不獨與朱子相牴牾且與孔子相牴牾孔子之意謂克去己之私欲以復乎禮方始是仁故下文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呂與叔言克己是克去人已町畦無復禮底意思與四勿殊無干涉若陸學之說則援儒入佛尤爲不可朱子之訓不可移易草木子良有見

卷之十

四

近世陸學一派不獨於程朱之言有疑雖於孔曾思孟亦不免象山謂顏子沒夫子事業自是無傳楊慈湖謂子思孟子言多害道王陽明謂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卽此也象山疑易繫非夫子作疑繫辭首章近推測之辭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兩

語可信而已慈湖遺書於大學格致誠正於中庸忠恕遠道不遠於繫辭形而上下等語皆以爲支離害道王陽明所謂求心而非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者卽此也嗚呼言出於孔子猶不敢以爲是而況於曾思孟子而又何有於程朱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痛哉痛哉

朱子嘗與學者論解經云南軒語孟某嘗說這文字不好看蓋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間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却踉過了嘗見

朱編卷下

五

一僧云今人解書如一盞酒本自好被這一人來添些水那一人又來添些水次第添來添去都淡了他禪家儘見得這樣只是他又忒無註解愚按添水固失之忒無註解者亦非也忒無註解者入於禪添水者流於宋末諸儒箋註破碎煩猥之失均之爲過不及也必如朱子集註四書而後爲得中道爲天下不可少之書

或曰然則朱子平日言語文字果能一一盡善而無毫髮可議耶曰是難言也夫人之意見不同難乎其盡如吾意也君子論人惟當觀其大端大本

而不可求瑕責備於一二言語文字之未合也讀書未到康成處安敢高聲議漢儒近世之好議朱子者其學問之功何敢望朱子藩籬而徒逞一隅之意見拾佛老之緒餘以妄議爭勝矜世盜名多見其不知量也近日羅整菴說得極公因知記曰宋諸大儒言論文字豈無小小出入處只是於大本大原上見得端的故能有以發明孔孟之微旨使後學知所用力之方不爲異說之所迷惑所以不免小有出入者蓋義理真是無窮其間細微曲折如何一人便見得盡後儒果有所見於其小小

朱編卷下

六

出入處不妨爲之申明亦先儒以俟後之君子之本意也愚謂此論使朱子復生亦當弗拂

或曰佛學之害經傳太史韓文公辨之不息至二程子辨之亦不息自朱子出而後佛學衰何也曰緣朱子尤深中禪病始盡禪病也背達磨謂某人得吾皮某人得吾肉道育得吾骨慧可得吾髓愚謂近世闢佛如傅太史武德一疏得其皮韓文公原道一篇得其肉至二程子而後得其骨至朱子而始得其髓是故闢佛至朱子而後盡故佛學至朱子出而始衰而儒佛異同之辨始息而後士大

夫自此無復秦禪問道於釋氏之門者矣佛書云
我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愚謂朱子正是爲
此一大事出現於世蓋天有意於斯文云

或曰宋世雜學最盛如橫浦永嘉永康之學蘇黃
門呂舍人葉水心之學紛紛籍籍皆因朱子辨之
而息惟金溪之學辨之不息排之不止遂起吳草
廬趙東山一派議論其故何邪曰緣朱子未嘗說
破養神一路也養神一路非他也卽其假似亂真
之實卽其遮掩而陰佛之實也辨陸學而不辨其
養神一路譬之詰盜而不獲賊固無以服人心而

成獄也此朱子之辨所以無以息陸學而卒來寇
陸之疑也此朱子之辨所以必得區區此編繼之
以發其所未盡然後其禪實昭然暴白而寇陸之
疑自息也曰然則子之辨陸也朱子不如邪曰朱
子何可當也象山禪機深密遮掩術精當是時也
天下盡爲所蔽矣雖南軒東萊之賢猶看他不破
矣非朱子晚年深覺其弊昌言而顯排之則後世
亦盡爲所蔽矣今日又孰從而知其假似亂真孰
從而辨其陽儒陰佛以發其未盡之蘊邪嗚呼道
喪千載聖遠言煙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朱子此言

實自况也朱子何可當也

朱子未出以前蘇子瞻以佛旨解易游定夫以佛
旨解論語王安石張子韶以佛旨釋諸經程門諸
子以佛旨釋中庸呂居仁以佛旨釋大學自朱子
出而後其書皆廢愚嘗因此通論之六經非得朱
子出六經之旨不明佛學非得朱子出佛學不衰
宋世雜學非得朱子出雜學不息陸學非得朱子
出陸學無人識得他破昔人謂天不生仲尼萬古
如長夜愚謂天不生朱子萬古皆豐蔀究辨至此
然後知朱子之功胡敬齋曰孔子賢於堯舜以事
功言也孟子功不在禹下亦以事功言也愚以爲
顏曾思孟之功賢於稷卨臯夔程朱之功賢於伊
呂後世若非程朱則天下貿貿然高者入於佛老
卑者趨於功利人欲肆天理滅矣由此言之朱子
何可當也

有帝王之統有聖賢之統如漢祖唐宗宋祖開基
創業削平群雄混一四海以上繼唐虞夏殷周之
傳此帝王之統也孟子朱子距異端息邪說闢雜
學正人心以上承周公孔子顏曾子思之傳此聖
賢之統也然究而論之皆不若朱子之爲難何也

開基創業以智力而服一時固難明道關邪不使
智力而服天下萬世之人心尤難也孟子闢楊墨
去孔子未遠至朱子則去孔子幾二千年而佛氏
盛行中國亦逾千載其陷溺人心已久舉天下賢
智冥然被驅斯時也非命世豪傑之才孰能遏其
滔天之勢而收摧陷廓清之功乎嗚呼君子不觀
此編無以知禪佛之害之大君子不觀此編無以
知朱子闢禪佛之功之大朱子何可當也

朱子一生釋群經以明聖道辨異學以息邪說二
者皆有大功於世然釋經明道之功天下莫不知
之至於闢異邪則近世學者未之盡知也區區
雖爲此編然後朱子闢異邪之功著矣蓋嘗謂
釋經明道朱子之功也顯諸仁顯異邪朱子之
功也藏諸用

通按佛學自入中國至今大抵三變每變而爲障
益深始也罪福輪迴之障愚者陷之智者鮮焉其
爲害猶淺也中焉變爲識心見性之障則智者亦
陷之蓋漸近理而大亂其矣終焉又變爲改頭換
面之障則術愈精而說愈巧而遂謀卽真而辨之
愈難矣今人只知陸學之爲陸而不知陸學之

禪禪學之卽佛佛學之卽夷也嗚呼周孔之教不
能行於西戎戎狄之教乃盛行乎中國至於拱手
歸降不能出他圈套可爲痛哭流涕朱子曰楊墨
只是差了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之
辨只緣是放過不得今人於佛或以爲其說似勝
吾儒之說或以彼雖說得不是不用管他此皆是
看他不破故不能與辨若真箇見得是害人心亂
吾道豈容不與之辨所謂孟子好辨者非好辨也
自是住不得也又曰陳君舉謂某不合與陸子靜
諸人辨只是見他不破愚謂近世學者通病無他
只是爲他所蔽看他不破今輯爲此編誠欲與天
下後世學士大夫同看破此事無復歸降夷狄之
教之患一洗近代之惑云

通接近世學者之弊惟以禪佛之道爲高妙爲簡
徑而易造也以聖賢之道爲粗淺爲迂遠而難至
也故舍儒而趨佛其本心矣其後也乃變爲儒佛
同之說又變爲本同末異之說又變爲改頭換面
陽儒陰佛之說是蓋屢變其說而誘人以入於佛
也於朱陸亦然蓋惟以朱子爲支離而陸學爲簡
易也故疑朱而宗陸其本心矣其後也乃變爲朱

陸同之說又變爲早異晚同之說又變爲陽朱陰陸之說是蓋屢變其說而誘人以入於陸也嗚呼欺誣重重日新日巧其弊至於今日極矣建行年踰五十分毫無補於世所幸此心之靈不泯沈潛典籍究觀今古於此學頗有所見此故頗有所覺昔人著書謂得之於天者不忍棄且不敢襲愚爲此辨實天啓其衷何忍棄襲不爲天下後世布之佛書云初以欲鈎牽後引入佛智與吾儒納約自牖之說相似陸學正是用此術象山見世人所信者孔孟也於是卽孔孟之言以誘之而一語不及於佛人但知其爲孔孟之言不可不從也無不爲所鈎牽而入其佛智矣陽明見世人所信者朱子也於是集爲朱子定論以誘之而一語不及於陸人但知其爲朱子之言何疑而不從也無不爲所鈎牽而入其佛智矣嗚呼禪部至此其術精說巧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朱子嘗謂近世人大被人謾蓋術精說巧至此不得不爲他所謾矣所謂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于禪此言真取心肝創子手愚初未有知亦頗爲二氏所惑後來乃察其部著爲此辨

或曰近歲胡敬齋羅整菴霍渭厓之辨如何曰諸君子皆心朱子之心而有意於明學術矣然胡敬齋之居業錄詳於辨禪而辨陸則畧於象山是非得失猶多未究也羅整菴霍胃厓目擊陽明之事故所論著專攻陸學其言切其辨詳矣然於象山養神底蘊與夫近日顛倒早晚之弊亦未暇究覈觀者猶未免有寃陸之疑也此編摘錄諸君子之言而補其所未備亦以成諸君子之志也朱子嘗謂讀書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老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愚爲此辨真是與象山筆致陽明諸人鏖戰一陣直是推勘到底而三菴廓如迷人障自此打開妖魔變怪自此無所逞其伎倆矣昔嚴滄浪詩辨自謂泰詩精子而引釋妙喜自謂泰禪精子以况使滄浪見愚此編得無有辨禪精子之戲耶

昔人論著書謂非窮愁不能著張南軒見朱子諸經解謂乃知閒中符就此業殆天意也由此言之書非閒居不能著張橫渠云天不微斯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今人有知斯道必有復明之理由此言之書非天丹有知不能著愚也天既

界之窮界之閒又界以薄有知三者會矣此蔀之
辨愚所以不得而辭嗚呼是豈天厭斯蔀之深而
假手於愚以啓告天下後世與

或曰此編闢佛視胡致堂崇正辨異同如何曰致
堂辨佛下一截粗迹之蔀也懼其惑庸愚也此編
辨佛上一截心性之蔀也懼其惑高明也同異大
槩如此

朱子荅詹元善書謂儒名而釋學潘張猶其小者
蘇氏兄弟乃以儀秦老佛合爲一人其爲學者心
術之禍最爲酷烈而世莫之知也愚謂近世倡爲

陽儒陰佛顛倒早晚援朱入陸者正是儀秦老佛
合爲一人其爲學者心術之禍尤烈嘗閱吾廣州

志朱有梁觀國者生在朱子前卓識特行力排釋
老時蘇氏文章擅名天下獨觀國不與也謂其雜

以禪學飾以縱橫非有道者之言著議蘇文五卷
以駁之胡致堂亟稱焉嗚呼蘇氏之學在朱子前

無人敢置喙竊議者而觀國獨議之陸氏之學自
朱子後無人敢昌言顯排者而霍渭厓亟排之吾

郡若二公可謂起世豪傑之士
近見河南崔后渠侍郎銓序楊子折衷崔甘謂佛

學至達磨曹溪論轉徑截宋大慧授之張子韶其
徒得光又授之陸子靜子靜傳之楊慈湖衍說諸
章益無忌憚詆毀聖賢重爲道壘不有整菴渭厓
諸公中華其夷乎按崔公此叙甚確第未詳得光
授子靜來歷出何書必有明據恨聞見孤陋不及
見崔公扣之姑記俟考

古今天下大都被一箇豐蔀爲害朝廷有朝廷之
蔀家庭有家庭之蔀官府有官府之蔀學者有學
者之蔀朝廷之蔀姦邪欺蔽人主如趙高恭顯虞
世基李林甫之徒是已家庭之蔀溺愛不明如前

蔀蔀蔀

蔀

吳記尹吉甫爲其妻所蔽天順日錄記楊東里爲
其子所蔽之類是已官府之蔀以下蔽上如祥刑
要覽宋祭酒記工獄之枉歐陽永叔閼夷陵架閣
公案見在枉直盡錯不可勝數之類是已蔀于家
者害于而家蔀于國者凶于而國蔀于學術者亂
天下萬世學術此豐蔀見斗之象聖人所以著戒
之深是故一蔀除而天下治矣蔀之所繫大矣哉
愚嘗因此而推陰陽消長之義究往昔盛衰之故
竊有慮焉吾儒人道也陽也禪佛鬼道也陰也孔
子生於中國之東震旦也陽也佛生於西域之西

異位也陰也中國陽明之區也戎狄幽陰之域也
儒道宜行於中國佛道宜行於戎狄斯陰陽各止
其所華戎各安其分也苟中國而尊禪佛之教華
夏而行戎狄之道則陽失其爲陽而陰得以乘之
烏得而不啓猾夏亂華之禍乎西周中葉西域已
有佛矣然是時文武治隆孔孟繼作聖賢道盛佛
無由至也迨及東漢聖賢不作中國道衰佛於是
乘間而入魏晉繼之其教益盛夷狄之道遂大行
於中國馴有五胡亂華之禍以陰召陰固其氣類
之相感也梁武帝不鑒崇奉浮屠益力於是達磨
又自西方而至明心見性之說惑人益甚歷唐及
宋至於舉中國之學士大夫而從之陰氣感召戎
狄益橫安史禍唐遼金禍宋馴及胡元遂盡四海
而左衽之其效亦可觀矣今日士大夫奈何猶尚
禪尚陸使禪佛之鬼駸駸又返耶區區通辨蓋亦
杞憂殷鑒抱此耿耿云

或曰子嘗集爲周子全書又爲程氏遺書類編矣
二書何爲而作曰二書序備言之矣周子之書朱
子嘗表章太極圖通書以傳矣而其遺文遺詩遺
言遺事猶多散佚今集爲全書庶學者得以觀大

賢言行之全也二程講學之詳朱子嘗集爲遺書
以行世矣然皆因諸氏舊錄之本人爲一卷言論
散見無統今分門類輯庶學者便於考閱而聖賢
之旨益燦然矣愚之著爲學部通辨者因朱子之
所已明辨者而益明辨之也愚之編集周程二書
者因朱子之所已表章者而益表章之也二者皆
遵朱子之志成朱子之志也非遵朱子也遵聖賢
之正學也

維昔嘉靖癸巳甲午之歲建竊祿南閩適今

少宰婺源樸溪潘公時宗主多士承教之餘聞

語及朱陸異同之故建議論頗與公公因命

考訂建初稿止爲編年二編嘗呈似沐教今十

餘年矣日居月諸不輟討論修改探究根極始

列爲四編稿至六七易茲廼克就梓今公進東

鈞衡雍容廊廟而建遜于巖野竊伏海瀕雲泥

異路長安日遠可望不可攀就正無由緬懷疇

昔曷勝寤歎建謹識

學部通辨終編卷下畢

學部通辨十二卷

內府藏本

明陳建撰大旨以佛與陸王爲學之三部分前編後編續編終編每編又自分上中下而採取朱子文集語類年譜諸書以辨之前有嘉靖戊申自序云專明一實以挾三節前編明朱陸早同晚異之實後編明象山陽儒陰釋之實續編明佛學近似惑人之實而以聖賢正學不可妄議之實終焉按朱陸之書具在其異同本不待辨王守仁輯朱子晚年定論顛倒歲月之先後以牽就其說固不免矯誣然建此書痛詆陸氏至以病狂失心目之亦未能平允觀朱子集中與象山諸書雖負氣相爭在所不免不如是之毒詈也蓋詞氣之間足以觀人之所養矣

胡子衡齊八卷

〔明〕胡直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曾鳳儀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胡子衡齊

八卷》提要

士

胡廬山先生講道螺水之



上四方考德問業其門者

屢恒滿焉余從鄉邦後雅

慕先生有年昨遊吉之桐

江思造請函丈先生聆余

胡子衡齊

卷序

二

至翻然就之會余以親病

返舍尋為時迫出山至人

難遇大道難聞瞻彼日月

悠悠我思矣頃友人來自

長洲傳曾明府手書示余

新刻胡子衡齊且委之序

初讀之洋洋乎纒繞乎何其工而則辨而不肆也嘆曰富哉言乎再讀之雍雍乎井井乎又何其平中不偏極於變而不離乎宗也復歎曰至哉言矣昔謂孔子沒微言絕七十子率而大義乖言曷稱微天下隱然而莫測其指是也義曷云大天下曉然而咸通其故是也揭大而涵微者聖也闡微而翹大者賢也試

取魯論中庸二書覆誦之而尼思之所繇判可識矣夫大道甚夷至理無二聖人懷之斯欲忘言衆人辨之以相示率莫能定彼局見拘方者人置一喙妄生分別秦漢以來何其嘵嘵也今天下之論滋矣胡先生安能以已之說為天下司平而斬然齊一之乎蓋胡先生不能以其說均齊天下凡天下譚名理指歸

卒不能外先生之言為言
是則所謂衡齊云爾今夫
臆斯輕重誰能自信謹誠
設而低昂不爽者當也意
料長短未色有差度誠設
而尺寸不欺者亦當也在
我權度惟茲惟靈不墮封
畛不囿象數精入無倫大
至不可囿知止斯定定斯
徹徹斯融達乎巨細之倪
而洞乎修短之故由是百
家穀乳庶幾哉其可折衷

乎處窳奧者陵藪蒙翳兮
町疇畦引而登諸泰山之
巔則萬里曠然何闕之有
井鼃谷鮒擅耳目以相娛
莫吾能若試遊乎溟渤之
區望洋東視異派同歸始
足以語大方之家矣蓋見
大則罔弗平冥會則罔弗
一胡先生之學以盡性至
命為宗旨神過化為功固
已見大而窺源由是千古
之輕重長短疇能越焉昔

王充論衡之著扶疎二十
餘萬言闢摘詭譎取尚理
實蔡邕秘之以為談助乃
其書猥襍無闕奚足觀也
莊生齊物論非舉物論之
不齊而齊之也蓋謂未有

胡十衡齊

序

六

物先本無可齊既有物後
自不能齊始喻風竅卒歸
之虛景幻夢為說汪洋自
恣茫無畔涯以余觀於衡
齊懸衆說而歸宿於道之
子室有塚三尺矣斯其可

傳也奚疑會心人遠合并
何期日手茲編面譚千里
是書藏諸名山知其解者
旦暮遇之又何有於余哉
曾明府昔受學胡先生門
一嘗訪余山中高朗士也

胡十衡齊

序

七

甫宰巖邑席未遑暖孜孜
首此以付剗厠豈特侯芭
之嗜玄哉夫亦漆雕之志
大矣

豫章張位序



胡子衡齊序

胡子之書曰衡齊既成而長
洲令曾鳳儀氏刻之屬不佞
貞序焉夫胡子何以稱衡齊
也衡者平也所以平佐昂而
使之當也齊者和也所以和
諸味而使之成也胡子之所
為衡齊也其大指曰吾傷与
他道角吾處吾勝而求彼負
以為異端彼亦受其勝以求
吾負而饑吾之未至不平而
後有事而不能和則害彼兩

謂佛也老也揚也墨也申韓
也彼皆有以自持之吾衡而
平之然後劑而和之則皆為
我用也洎泗之後而有濫洛
之後則吾傷与吾傷角彼此
不求是而求相勝曰尊德性
也道問學也主靜也致良知
也隨處體認也體仁也源一
而流漸異吾衡而平之然後
劑而和之而其源湛如也故
曰衡齊孔子之言純者為魯
論而小雜者為家語有問答

有自言皆門人紀之者也孟子之言有問答有自言皆身著之者也荀子揚子文中子六身著之者也莊子列子身著之而問託之問答者也其後而為周子張子至明而為

胡子衡齊

序

三

薛子皆身著之者也為二程子朱子至明而為陽明子皆門人紀之者也胡子之為衡齊也身著之而問託之問答者也身著之得無有差乎哉聖人之教以盡意不盡則

繫辭焉以盡其言夫大者以道立言次者以言明道以道立言曰經以言明道曰傳胡子之衡齊傳也其所以衡齊之意則明道其明道將以濟人而執世也意在明道何害

胡子衡齊

序

四

於意不在名何損於道甚矣胡子之意之審也雖然其辭得無過脩乎哉孔子之繫易曰脩辭立其誠立矣何脩辭之足病且胡子之學心學也反之心而苟有協耶已茲嶺

苦縣不諱同也其猶有扞耶即
閩洛閩越不憚異也如其羽
翼乎即經史卷議不辭采也
可借而彈射乎即齋諧虞初
不虞詭也是故辯若儀秦而
非為強工若丘非而非為刻
逞若蒙莊而非為縱博若僞
向而非為謠故曰其旨遠其
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
而隱胡子其將庶幾乎哉余
与胡子先後仕于朝而不相
值第聞胡子倡道于東南天

胡子衡齊

五

下之有志者慕而趨之若流
水而胡子顧不立門戶惟道
之是明而已雖然吾終以胡
子之辭脩懼天下後世之以辭
求之也然則治胡子者當如
何反之心而偽如胡子之於先
詰可也是所謂衡齊之衡
齊也

胡子衡齊

六

六

弇州山人吳郡王世貞撰
六心居士周天球書

胡子衡齊序

衡齊何為而作也胡廬山先生憂世之
儒者論說多端而持衡以齊之也夫言
惡乎齊道惡乎衡揚子有云衆言淆亂
折諸聖在則人亡則書聖人者固後學
之所折衷也先儒有云存文王則知天
載之神又云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吾
心者又斯道之所取則也蓋自仲尼沒
而微言絕諸子百家議論繁興漢溺於

序

吉水胡學禮刊

訓詁唐濫於詞章心性之傳不絕如綫
迨於宋室真儒輩出理學始明其一二
鉅賢力攻著述以開求學精神力量可
謂收儒者之大全然而議論訓釋稍有
矛盾於孔氏哉

朝王文成先生揭致良知三字直透本心
厥旨弘暢矣乃其末流侈虛談而勘實
行世之君子猶惑焉嗟夫道之不明則
胡不折衷於聖人又胡不求端於吾心

也昔者堯舜禹更相授受惟曰允執厥
中孔子明大學之道必曰止於至善此
曷以故哉嘗試觀之人生於天地之間
視而不明聽而不聰動作進退而不得
其理則威儀亂有父子而不相親有君
臣而不相事有夫婦長幼朋友而不相
別相序相信則人紀滅養其身不以爲
天下則私役于物反以遺其身則悖探
索於形名度數禮樂名物之煩而日亦

序

三

不足則支馳騁於高虛玄遠簡曠自便
之域而實之不存則周亂也滅也私也
悖也支也罔也有一於此皆心之所不
能自安者也心之所不能自安者非性
之本然故也亂而治之滅而脩之私而
擴之悖而反之支而約之罔而誠之則
性順而心安天生蒸民有物有則過之
不可不及不可克舜之所謂執中孔子
之所謂止至善由此其選也嗚呼豈非

萬世學者之準的也哉先生衡齋九篇
其大要闡人心之靈則辨物理之非外
而折衷於孔子之訓反覆論証既已深
切著明其謂釋氏本心未嘗非是而特
不能盡心之過一言足以訂卜占之是
非學者苟知此意雖以釋氏之明心見
性其究至於出離生死猶於此心此理
未盡而況其揣摩測度視大道猶徑庭
者乎傳曰蔡川者先河而後海貴知其

序

三

本也又曰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崩巍浮
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貴觀其全也又
曰道若塗若以車航混混不舍晝夜貴
於自強而不息也學者苟知其本又觀
其全而能自強不息則道在我而可以
摧衡乎天下之言矣其不齊也無所加
損於道也先生不遠千里緘書遺乎遠
屬之以序遂不辭固陋而敬識其大端
云

萬曆癸未孟冬建昌守德清許孚遠謹
序

序

四

胡子衡齊目錄

卷一

言末上

言末下

理問上

理問下

卷二

六鋼

卷三

博辯上

博辯下

明中上

明中下

卷四

胡子衡齊目錄

微孔上

微孔下

卷五

談言上

卷六

談言下

卷七

續問上

續問下

卷八

申言上

申言下

胡子衡齊目錄終

胡子衡齊卷一

泰和胡

門人同

吉水郭元標
廣安曾以儀
宋嘉王繼明

王用中
同校
校刻

言末上

胡子衡齊卷一

胡子閒居二三子從遊孟山之陽咏歌螺水之濱返而休於長洲之館魚魚于翼翼疑疑沛焉若有喻其所之已而避席請曰學如是而已矣茂弗一也道如是而已矣茂弗明也而世儒之爭之也有弗一弗明何哉意者言弗可已與胡子仰坐而肝痒然不能出語崖然嘆曰言何可恃也言何可恃也弟子曰道之弗明學之弗一不言已諸胡子曰道之弗明學之弗一則珎見者之爲祟也珎見如雲健言如雨以珎見出健言而天下束書始業業乎若撒沓沓乎若海矣夫道何病于見哉昔者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魯與天下非故小也孔子見之泰全故也然孔子猶儉然自命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予欲無言孔子寧知其爲見乎其不爲見乎而烏爲

乎玆寧知其可言乎其不可言乎而烏爲乎健雖然
孔子固嘗循循爲誘終日爲語周易爲之十翼春秋
爲之筆削未能一朝而膠口廢言也然而孔子言之
几席非爲近也而遠如天言之四海非爲遠也而近
如帶言之旒毛非爲小也而大莫載言之昆侖非爲
大也而小莫入言之膚革非爲淺也而幽者闡言之
神髓非爲深也而顯者蔽言之瓦礫非爲粗也而幾
微著言之金玉非爲精也而庸常見言之九乾上也
而無不下言之九淵下也而無不上言之一二簡也
而無不繁言之億兆繁也而無不簡言之三千三百

子子

卷一

二

外也而無不內言之無聲無臭內也而無不外乎也
如衡變也如權方也如律員也如著眉睫也而長上
古旦夕也而挹千萬世孔子豈巧爲持乎孔子亦豈
得其全而已矣今夫妄人之子見一金一綺則唐然
矜闔閭之士見一溪一壑則爽然詠唯夫宅通都而
擁瓊庫戶莽蒼而臨巨浸則非不見非不見非不
言非不言此全不全之分也古之聖人惟全故中
中而之言焉則不偶唯全故悉悉而之言焉則不戾
唯全故實實而之言焉則不裂唯全故化化而之言
焉則不閤非獨聖人不自爲偶爲戾爲裂爲閤雖後

之詞之者將腹臆而似之曰是隅耶危耶裂耶閤耶
亦不得而似之也易繫曰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
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備矣
此明聖人之爲言也而教無窮也世之爲言則不然
世之語近小淺粗繁下而外焉則之近小淺粗繁下
而外焉健語遠大深精簡上而內焉則之遠大深精
簡上而內焉健健於此則不得不詆於彼當其健雖
君之王之不啻也當其詆雖仇之虜之不啻也彼惡
視斯道之全哉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
之知仁知非不處也見仁則病知而亦以病仁見知

子子

卷一

三

則病仁而亦以病知蓋見之爲崇久矣故琬見者其
類如錐穎脫未有不割者也其裂如火烈焰未有弗
燎者也見琬而言健未有不割燎道真者也孟子曰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此之謂也

言末下

何以明其然耶曰老氏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
車之用夫輻數與無之兼爲用也明矣唯老氏見無
不見有夫斯以言無焉健彼固不知健無之賊于有
也而賊有亦以病無也荀氏曰鈎木必待櫟括而後
直鈍金必待礪礪而後利人之性惡必待師法而後

正夫木之待礪括金之待磨礪人之待師法皆其性之本具而後能也假令木之性若金金之性若木人之性若金木又惡能礪括而直礪礪而利師法而正也哉人性之能爲善也明矣荀氏見惡不見善夫斯以言惡焉健彼固不知健惡之賊於善也而賊善益以卸惡也楊朱曰人人不損一毛不利天下則天下治矣夫楊朱旣不能損一毛利天下則又孰肯出身令天下不損不利哉爲我之不足治天下也明矣楊朱見我不見人夫斯以言我焉健彼固不知健我之賊於人也而賊人亦以病我也墨氏曰仁者兼相愛

胡于衡齊

卷一

四

交相利又曰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爲人之兼相愛交相利猶火之炎上水之就下不可防止于天下夫賞罰並行則旣不得以兼相愛矣况欲愛秦人之兄猶己之兄愛秦人之父猶己之父則雖有賞罰亦莫之能強矣兼愛之不足治天下也明矣墨氏唯見人不見我夫斯以言人焉而健彼固不知健人之賊於我也而賊我亦以病人也此四家者健而雄者也彼其隅耶卮耶裂耶闕耶彼弗皇省也嘗言辟之天地無弗全矣而見者自異天有高虛地有廣漠彼見而健言之則老氏之家似也天有冥晦地有陰

塞彼見而健言之則荀氏之家似也天之四時異運地之五方殊風彼各見而各健言之則楊墨之家似之四家者之後乃又有泥洹家彼泥洹者之爲教也寥然見諸天地無物之先逃然遊乎天地有物之表故其爲言滋健而世儒之病之也滋厲匪徒病之又且高壁深塹以拒之長鋌短矛以攻之矻矻無遺力天下莫不曉然白也雖然世猶有見者焉而天下未嘗曉然白也是則可憂也彼其爲言曰日月星辰風雨露雷天之實書是矣山川土石水火木金地之實書是矣鯁鯁焉憑藉其實而健言之則世儒之家似

胡于衡齊

卷一

五

也夫世儒豈爲非哉亦唯瑯而健之則與彼數家者之執一而賊道亦均而已其爲隅耶卮耶裂耶闕耶尤弗皇省也今夫天下健其不可見以詆其可見則信者十一健其可見以詆其不可見則信者十九世儒者曰是器數是文章則帝王之鴻猷聖神之懿軌在焉是猶天之日月星辰地之山川土石而人之實盡是矣則天下孰不拱而信曰允哉言乎世儒又曰若凡古今士所稱心性原本皆竅言無實用此其流必爲泥洹氏勿可以聽則天下又孰不拱而信曰允哉言乎非獨拱信之亦將高壘濬塹以爲拒長鋌短

戈以爲攻有若驅泥洄氏不肯遺餘力豈皆甘器數文章而毒心性哉誠以器數文章可見而心性不可見也辟之指一江一淮示人曰此水之至也人莫不信談岷山之泉求桐栢之源曰是江淮之出也人反不信則見不見之異也然則夫人爲求其曉然白之日也世乃不知岷山泉涸桐栢源竭則焉有江淮是故不見固見之從生也然而多見先焉則真見鄙不聞固聞之從生也然而多聞先焉則真聞瞞此世所爲殲其根以戕其生鑿其真以垂其全雖天下偉夫纖人咸覺堯填填安也久夫有不然者厲而相彈而

胡子衡齊

卷一

六

子欲奮舌軒楮並馳而明之雖孔孟生今時愚不能克而况其下乎子故曰言不可恃也雖然吾不可已于二子昔者子思之語天未嘗不取日月星辰然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其語聖人未嘗不取器數文章然必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文之所以爲文蓋先其本也此子思所爲全也今之君子恂知文之所以爲文夫然後能全全能全則不以見見不以言言斯可與有言矣

理問上

弟子問曰先生之不恃言也豈我雖然今之學術

擊膠輶是非異同其爭若訟其拒若攻惟理內外爲辯各工弟子蓋聞之矣自漢儒來咸言物理至米程叔子則訂之曰在物爲理紫陽夫子推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窮理者窮究物之當然與其所以然之故則物格知至矣此非自儒者詩有之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德未有物而無理者也然則理之在物所從來遠矣近代儒者欲挽之入內曰理不外心而子故張之甚是不將絀古而溺今也哉吾俱後之覆議今也胡子曰差矣乎此非予所謂難言者乎夫以千百載之

胡子衡齊

卷一

七

惑而僅暴于近代之一言宜其緘膝而不可解開聲而闢其非也言何用益聽雖然子安知古之爲今而今之非古哉予不聞昔人有先世之廬稱穹廣焉不幸罹罪偕其妻挈幽于犴狴厥子長育圓扉罕覩天日一日釋罪復其故居厥子猶以圓扉爲家日促母以歸母曰是乃家也子終惟惑已而其父証之然後肯信又有富人子自童亡外既長行乞過家而不識也其父識之引子復家授以帑藏退不敢當已而其祖証之然後肯從若此者彼豈不欲有先世之室廬慈父之帑藏哉彼固無以奪習見之先入也况夫理

者非可以形體求而証佐定也又惡能固是非于先
人哉故難言也雖然子今誠以爲理在外與弟子曰
吾嘗求之矣將爲內乎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雖三
尺童知其在物也強爲內不可也將爲外乎則維皇
降衷若有恒性雖三尺童知其在心也強爲外亦不
可也若是則果無內外歟曰理豈有內外哉雖然子
之信外非信理也而信程叔子之一言予姑以叔子
一言明之昔者先府君嘗讀叔子之言乃著論駁之
曰既曰在物爲理而又曰處物爲義謂義非理也可
乎既曰在物爲理而又曰性即理也謂性爲在物可

胡子衡齋

卷一

八

乎是二語者可謂明矣叔子之非寧待攻而破哉惜
先府君之論散佚不全而世之聽之亦猶圓扉行乞
之子恒惑疑懼不肯自信非借証其父祖終必不信
也請舉其証今夫理之說易始乎詩曰我疆我理釋
之者曰理定其溝塗也謂人定之也非謂溝塗自定
也然則謂理在溝塗可乎書曰燮理陰陽釋之者曰
燮理和調之也謂人調之也非謂陰陽之自調也然
則謂理在陰陽可乎夫子贊易曰黃中通理言至正
至中而理通焉未聞中正之在物也曰易簡而天下
之理得言易知簡能而理得焉未聞知能之在物也

最後曰和順於道德而理于義其下文即曰窮理盡
性以至于命蓋言聖人作易感理于吾性之義故窮
理者窮斯盡性者盡斯以逮夫致命者咸繇之矣吾
未聞理不在義而在物也亦未聞窮理之理非理于
義之理也故夫子又明言之曰聖人之作易將以順
性命之理嗟乎吾夫子固明言性命之理而世必以
爲在物何哉易書詩與吾孔子之語理若此是吾不
得已借証于父祖之說也世既不自信又捨父祖而
不信則誠莫之何焉已矣而又惡用言爲弟子曰第
子得夫子性命之理一言已冰解十五矣不然是疑

胡子衡齋

卷一

九

父紂祖而猥從衆子之謬也然詩所言有物有則何
共曰今子也以耳目父子語物以聰明慈孝語則近
矣然謂聰明慈孝果在于物乎抑不在物乎世固有
病風狂者矣其耳目父子人也曷爲其不聰明慈孝
也哉子也寧知聰明慈孝之則不則于耳目父子而
則于人心也故謂則能則乎物可也謂則在物焉不
可也是以詩人稱之曰秉彝又曰懿德審如世儒之
說則秉彝懿德皆當爲在物而不在人矣抑與書所
稱降衷恒性記所稱生而靜孟子所言根心固有非
由外鑠我者一何其盡戾也彼世儒者信子所謂數

父綢祖而不知反顧者耶而世之徒猶狂奔倒馳唯
思叛之不知先綢之不至若怒濤然鼓晝夜而掀河海
終不知風之自也悲哉故難言也

理問下

曰理之不在物弟子已冰解十七矣蓋嘗繇聰明孝
慈推之則人之統爲五常率爲五倫發爲四端修爲
四德敷爲五教爲五事爲三物四術爲五禮六樂其
極爲九德其事六府三事九疇九經其著爲百行爲
萬善其放之準四海施之天下後世無朝夕堯舜之
禪湯武之伐周公之制作孔子之刪述爲之裁成輔

胡子衡齊

卷一

十

相爲之範圍曲成斷天下之疑定天下之業成天下
之壘疊贊天地之化育鮮不自人心出之是則內者
乃未嘗不外也謂之無內外誠然也然而天之高而
覆也地之厚而載也日月之明而照也星辰之列而
燦也雨露之潤雷風之薄四海之廣六合之大歲序
之行而不紊鬼神之幽而不遺河海之流而不息山
嶽之時而不毀鳥獸草木之繁育不一其性火之炎
水之閏木之文石之脉金之精玉之光是孰理之哉
謂皆出人心可乎螻蟻之君臣虎狼之父子鴻鴈之
昆弟睢雉之夫婦騶之仁鵠之智鳥之孝神羊之正

犬馬之義麋鹿之慈獺之祭魚豺之祭獸玄鶴之珠
黃雀之環象不拜叛而秦吉了之不願爲夷是孰理
之哉謂皆由人心可乎夫人之百骸九竅五臟三關
莫不有經而醫之治也寒燥溫涼君臣制使投之各
循其軌又孰理之哉謂皆出人心可乎是則弟子未
之徹也子其謂何胡子於是復仰屋拊膺嘆曰是奚
獨子一人未徹哉蓋昔者孔門語理咸不遠人而語
之也故無內外今世之語理遠人而語之也故有外
而已矣子惡得徹子不聞孟子之問告子曰且謂長
者義乎長之者義乎知義則知理矣子又不聞子思

胡子衡齊

卷一

十

上下察之肯乎今夫鳶飛戾天自人視之鳶在上也
而不知斯人與知與能者之上察也魚躍于淵自人
視之魚在下也而不知斯人與知與能者之下察也
大哉察乎其諸人心神理之昭誠之不可揜夫是故
察之外無理也子知之乎曰聞諸先儒之言謂道自
察也而未屬人也曰嗟乎此所謂遠人爲道者也夫
子思本以費隱言君子之道而世儒必欲推費隱於
君子之外何其與孔門千百徑庭哉此正數千載之
惑毋父語之而不信者而美子尤子見皎日乎吾請
爲子譬之方其未有皦日也黝墨荒忽未始有天地

萬物也已而瞰日照之則天地萬物列矣然是瞰日也其體在天而其光與氣散於天地萬物之間人之視其光挹其氣者一盤盂一瞰日也一甕盎一瞰日也一淵谷一瞰日也一江漢一河海有萬瞰日也今如有夸父焉逐日於谷彼亦惡知瞰日之體不在是也子知瞰日之體之所在則知理之所繇來矣是故天者吾心爲之高而覆也地者吾心爲之厚而載也日月吾心爲之明而照也星辰吾心爲之列而燦也雨露者吾心之閏雷風者吾心之薄四時者吾心之行鬼神者吾心之幽者也江河山嶽鳥獸草木之流

胡子衡齊

卷一

十三

峙繁植也火炎水閏木文石脉疇非吾心也螻蟻虎狼鴻鴈雕鳩疇非吾心也一身而異竅百物而殊用疇非吾心也是故瞰日者所以造天地萬物者也吾心者所以造日月與天地萬物者也其惟察乎匪是則亦黜墨荒忽而日月天地萬物熄矣日月天地萬物熄又惡覩夫所謂理哉予故曰察之外無理也曰若是則予之言理亦猶夫燮理疆理之謂理即孟子長六有之謂義也所謂不遠人而語之也果非外亦非內也然則天地之高厚日月之照臨萬物之各有區別卒不爲理乎曰予之見瞰日方其在盤盂甕盎

池沼淵谷江漢河海雖指之曰是盤盂甕盎池沼淵谷江漢河海之日何不可也然而莫非在天之日之所括也天地之高厚日月之照臨萬物之區別雖指之曰是天地日月萬物之理亦何不可也然而莫非吾心之理之所察也故子思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孟子承子思者也則又直指之曰萬物皆備於我程伯子得孟子於千載之後者也則又直指之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又曰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噫亦既既乎矣乃世之末儒棄母父而不信而猥從衆子之言則誠莫之

胡子衡齊

卷一

十三

何焉已矣曰理之不外心第子已冰解十九矣雖然猶有請焉易言乾道變化詩言維天之命上天之載子思言天命之性孔子繫易曰立天之道立地之道曰天地之道貞觀日月之道貞明子思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凡皆自天地言之未可以人心槩也曰善乎而問之也夫君子之語道有語乎其所自者有語乎其所有者古之人恒語所自以明所有今之人則執所自以疑所有非徒疑之又從而仇之今夫先世之室廬慈父之帑藏方其在先世慈父則謂之交祖之物及其自人子承之則疇非子物也於此有

人焉對人子而談曰此乃若先世之室廬慈父之柩藏若不得以有也則人子必絕然怒夫人子之怒非無故也誠以父祖之物自已承之即已物也而必執父祖而拒之謂人子不得有則將置人子何地人子惡得不絕然怒也故語父祖之所自以明人子之所自則可執父祖之所自以疑人子之非有則必不可乃若繫辭所言天地日月之道子思所言天地之道皆自父祖之物言也而亦莫非子物也推而語之則曰天地之道散而語之則曰萬物之道合而語之則曰能外吾心盤盪益池沼淵谷江漢河海之皎日

胡子衡齊

卷一

古

胡子衡齊卷一

胡子衡齊卷二

泰和胡直正甫

譔

門人同邑

郭子章

廖同泰

吉水鄒元標

陳以曜

應陵陳驥

王用中

未陽曾家驥

同校

六錮

第子曰旦旦乎先生之語理第子已冰化矣然而世儒之訓熟爛乎耳目微縈乎肺腑辟諸層崖陰慄非太陽爲之曲照莫能覩也溝澮積淖非霖雨爲之終

胡子衡齊

卷二

日莫能終也蓋二三子之錮于中者有六請竟宣之以瘳承學胡子曰何哉六錮曰世儒之所爲爭而未肯降者則虛實也天人也心性也體用也循序與格物也此六者彼方挾以攻我又安能令彼之有人哉夫彼之挾以攻我者非其故爲也彼固有似是而難明者以錮于中也而近儒者語之未竟則是我固未盡于彼而欲彼之有人于我無異乎其矐然明而淪然塞也胡子曰然

然則何謂虛實之錮曰昔者世儒立教以萬理爲實是天地實天地萬物實萬物父子實父子君臣實君

臣夫唯其實而後天下不以幻視若唯求理于心則將幻天地萬物於無何有矣又何有于父子君臣哉此與釋氏所稱三界惟心山河大地皆妙明心中物又何以殊也胡子曰然非也夫萬理之實豈端在物哉其謂實理即實心是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而下文即繼之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若實理皆在于物則萬物奚與于我又奚能反身以求誠哉何則人心唯誠則其視天地也實天地視萬物也實萬物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不可解于心者皆實理也若人心一偽彼且視父子君臣浮浮然也其極至弑父與君

胡子衡齊

卷二

二

而弗之忌彼烏觀父子君臣之爲實理哉彼其視天地萬物夢夢然也其極至蕩天瀆地而弗之顧彼烏觀天地萬物之爲實理哉故曰不誠無物者此也子欲求實理乎孩提之愛親敬長則實理較著焉今人乍見孺子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則實理較著焉見牛鰓絛而不忍殺則實理較著焉豈當求實理于親長孺子以逮牛羊哉故理莫實于盡心而莫幻于索物而世孺者自幻視其本實之心而反瞿瞿焉獵獵焉索物以求理認外以爲實曾不知其所索而認者乃其口吻之爲名也楮墨之爲書也影響之爲傳也

意念之爲執也而自謂實也而實固不居乎此也是所謂以幻求幻其幻不可以究竟矣而強以爲實而不亦左乎若夫釋氏所稱三界惟心山河大地爲妙明心中物其言雖少偏而亦不至大繆蓋釋氏者雖知天地萬物之不外乎心而卒至于逃倫棄物若是異者非心之不實也則不盡心之過也蓋釋氏主在出世故其學止于明心明心則雖照乎天地萬物而終歸于無有吾儒主在經世故其學貴盡心盡心則能察乎天地萬物而常處之有則是吾儒與釋氏異者則盡心與不盡心之分也所謂毫釐千里者此也

胡子衡齊

卷三

三

而奚以罪心哉今夫心之能察物猶水之能流火之能炎也苟有人焉瀦水不流而欲其常澄宿火不炎而欲其常熅亦豈水火之罪哉而世乃獨以虛幻不實歸罪于人心則又烏取實哉雖然使世儒誠有得于盡心之旨則實者未嘗不虛而虛者乃所爲實也實無不虛實而隱也無聲無臭是也虛無不實微之顯也三千三百是也其究一也而世儒未達也

何謂天人之錮曰程叔子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本天者以爲道之大原出于天故叙爲天叙秩爲天秩命爲天命計爲天討工爲天工官爲天官咸自天

定之非人心所得增損者也聖人本之則曰物者理之所攸存故其求諸物理者將求出于天者以爲定也而人心之私不與焉是故聖人之道達諸倫物以爲經常行諸萬世以爲準則者誠得其天也彼釋氏者曰三界惟心山河大地皆妙明心中物是獨以心法起滅乎天地觀三界與山河大地不足有無於是焉屏居以觀空踰跌以求慧禪那足悅而寂滅爲樂其極則逃倫棄物而卒爲天下之大惑斯道之魁賊此非本心者之誤歟胡子曰然非也夫程叔子以聖人爲本天將本其蒼蒼者與抑本其所以爲天者與

胡子衡齊

卷二

四

若蒼蒼者則莫爲之本矣若天之所以爲天則當其皇降之表天命之性固已在人心久矣衆所謂先世之室廬慈父之帑藏莫非子物者是也然則聖人之本天舍人心又孰爲本哉書曰惟天生萬物惟人萬物之靈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夫人之靈且貴者以是心之出于皇降天命者也所謂道之大原出于天者此也非心之外而別有天也是心也在詩曰帝則在書曰皇極曰天之明命在記曰天理在孟氏曰此天之所以與我儒者又字之曰天神天明曰天聰明又尊之曰天君故其達諸倫物曰天叙天秩行諸

政治曰天命天討蓋不得以一私意奸於其間故曰天也苟一私意奸於其間則雖自俾夫行之必有厭然而不中憚苟一私意奸於其間則雖自愚夫當之必有咈然而不中甘彼悍夫愚夫豈嘗考物理哉則心天者爲之也程伯子曰以心知天辟如在京師更不可別求長安言至一也審如叔子之言則天之生物其不有理而人心獨無一理居焉何天之厚物而薄人者甚也其可通乎謂凡人之本心者即有釋氏之失則此心因爲人之大崇人固不幸而有是心天亦不誑而畀人以心矣其可通乎若是則聖人謂人

胡子衡齊

卷二

五

爲靈且貴者咸歸之誣而帝則皇極明命天理皆當剝心剝性別有一物以索諸勞勞芸芸而後爲得也其可通乎若是則仁義禮智不可謂根心愛親敬長不可謂良知而世之言根心良知者必皆獲罪於天而非吾人之所當本者也其卒可通乎審如叔子之言吾不知天者何在而本者又何物吾聞古之人有不雜知識以順帝則者矣未聞多其知識以求帝則于物者也有不作好惡以建皇極者矣未聞恣其好惡以求皇極於物者也有顧諟以奉明命反躬以窮天理者矣未聞不顧諟不反躬求明命天理于物者

也有先立乎大以不失天之與我者矣未聞舍天之與我而別求諸物者也蓋惟不雜知識不作好惡反躬顧誤以先立乎其大則達諸倫物爲天之叙秩行諸政治爲天之命討逆諸靈臺而通諸天下之志宰諸方寸而準諸千萬世之衷將俾賢知者不以爲少而愚不肖者不以爲多千萬世之上不以爲古千萬世之下不以爲今所謂不得以私意增損其間者不增損其心天故也是所謂本天也伊尹之告大甲曰一哉王心周公之告成王曰既厥心殫厥心未聞外心以求天亦未聞本心之遽爲釋氏也世儒者不能

胡子衡齊

卷二

六

自信其心天也乃果爲索諸焚芸芸以求之吾見世儒者勤如算沙探如射覆析如擢髮泛如望洋勞積礫裂膠固紛披不勝其推測不勝其安排思匠攢于戈矛心機馳于猿馬搜窮愈精比擬愈似而天者愈離曾不知意必勝而固我橫吾未見世儒之能本天也叔子之言亦自枉枉天矣曰然則釋氏曷爲其素倫逃物若是異哉曰釋氏之失吾前已言之其失在偏于出世而已何謂出世超死生是也即老氏所謂死而不亡莊氏所謂有且宅而無情死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者其爲學亦非有大戾

于天者之比而吾聖門盡性至命之全則亦未嘗不馴至之而不必偏以爲功也太惟釋氏者之偏以爲功則不得不逃倫棄物裨那寂滅以從事于不生不滅之歸矣吾前所謂宿火欲其長熅渚水欲其長澄即彼之不生不滅是也是其見偏而學駁者之過也而未可謂心之罪也亦猶夫宿火渚水者之過而未可爲水火之罪也彼也自謂之先天矣而不知吾聖人合先後皆天也故爲全彼也自謂之形上矣而不知吾聖人通上下皆道也故爲大彼之火事宿而已矣而聖人之火宿而靡不炎炎而靡不燎也彼之水

胡子衡齊

卷二

七

專渚而已矣而吾聖人之水渚而靡不洩洩而靡不灌也彼之心專寂而已矣而吾聖人之心寂而靡不通通而靡不盡也今不知咎在專寂以出世乃獨詆人心而罪之可乎夫聖人盡心而達天賢人存心而事天吾無庸言若二氏則遺物溺心任天于内世儒則執心徇物擬天于外二者均未得于心則均未得于天矣孰曰心與天二本哉

何謂心性之錮曰先儒以爲心者止于知覺而知覺所具之理爲性故其言曰能覺者心所覺者理意者覺虛而理實則心虛而性實此心性大較也故心性

雖不可離而尤不可混其果然歟胡子曰然非也夫先儒以知覺爲心以實理爲性固可謂不混矣然以理爲在物則性亦當爲在物是性雖不與心混而不免與物淆矣其可通乎曰先儒有言性者心之理又曰心統性情則未嘗不以性具于心者也獨未認知覺爲性耳曰若是則先儒之語理與性也一以爲在物一以爲在心是在物在心其各相半焉已矣其又可通乎曰然則子將奚析曰心性奚能析嘗試譬之心猶之火性猶之明有一星之火即有一星之明明不在火之表性猶火之明情猶明之光有一星之明

胡子衡齊

卷一

九

即有一星之光光不在明之後故謂火與明與光異號則可謂爲異物則不可也謂心與性與情異文則可謂爲異體則不可也子不見性之文從心從生夫人心惟覺則生弗覺則弗生惟生則理弗生則弗理假令捧土揭木儼若其形象以袞舄載以皞冕立傳而告之曰是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蓋堯如也而堯物理何者以土木無覺故也是以舍人心之覺則無性矣又焉有理哉是故蘊而仁義禮智藏焉始非有物焉以分貯于中也則覺爲之宰也感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形焉亦非有物焉以分布于外也則覺爲

之運也方其宰也而無不運雖天下之至虛而無不實也方其運也而無不宰雖天下之至實而無不虛也故覺即性非覺之外有性也性即理非性之外有理也又焉有夫覺虛理實心虛性實之謂哉夫覺何以若是至哉帝堯之衰天命之性靈而則生生而能理故也是故帝堯之謂欽明帝舜之謂濬哲文王之謂緝熙大甲之謂明命成王之謂光明伊尹之謂先覺大學之謂明德衛武之謂有覺德行程伯子之謂明覺自然紫陽夫子亦謂之本體之明疇非是也曩子所謂五倫五教五事三物九德四術五禮六樂六府三事九疇九經以迄天地萬物無有端崖疇非是也然則所覺者即能覺者爲之也向無能覺者則亦捧土揭木已爾亦烏有夫所覺者哉曰先儒又言覺於理則爲道心覺於欲則爲人心今先生以覺語性安知不覺於欲而爲人心歟曰審如先儒之言是烏足以言覺古者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言弗覺也誠覺則痛痺流行而仁理在其中矣豈覺之外而別有痛痺別有仁理哉是故覺即道心亦非覺之外而別有道心也人惟蔽其本覺而後爲多欲爲人心當其爲多欲爲人心則雖有聞見知識辨別物理亦均

胡子衡齊

卷一

九

爲痿痺而已而奚其覺然則謂覺爲覺于欲者非也
曰釋氏以作用爲性若是則胡以異也曰吾儒之語
性有專以體言者記所謂生而靜者是也有專以用
言者孟子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若獨以作
用罪釋氏則孟子亦失矣此未可以正其非夫覺性
者儒釋一也而所以異者則盡與未盡繇分也吾嘗
比釋氏於宿火沸水而水火奚罪哉今奈何嫌于覺
性之相近乃至駢拇物理以相別也可乎昔漢廷欲
盡誅中常侍而濫及于無鬚者他凡無鬚者惡及已
也乃皆盡鬚以自別今之儒者惡近釋氏而必求物

胡子衡齊

卷二

十

理以自別是亦盡鬚者之自爲鬚也豈不過甚矣哉
曰子固合心性而一之矣然夫子稱曰其心三月
不違仁孟子又以菑參喻理義若是乎折也何哉曰
世儒之藉口也久矣甚哉其泥文牽義之無膠也信
如世儒之疑則仁亦爲在物矣顏子又安得挽在物
之仁而不違於心哉不知仁人心也心存則仁自不
違非心外索仁也顏子雖大賢或不能盡存于三月
之后夫子所以稱而激之豈謂仁與心爲二物哉若
夫理義菑參入孰不知孟子之取辟也豈誠以理義
之在物哉世儒外理而物之而義又可外乎甚哉泥

文牽義之莫廖也子姑反觀無滯弊惑也終身

何謂體用之錮曰夫道有體有用未有有體而無用
有用而無體者也記稱未發體也發而中節用也易
繫稱寂然不動體也感而遂通用也性即體也情即
用也體用曷可相遺哉今子也辨理以察而語性以
覺無乃溺於用而遺於體與胡子曰然非也夫發與
未發寂與感雖有體用而無先後蓋嘗以火之明與
光言之矣明與光亦有體用而無先後假令有人呼
火之明曰是光也又呼光曰是明也則無不可者又
不觀諸鑑乎鑑之未有物也其明與照自若也而非

胡子衡齊

卷二

十一

有損既有物也其明與照自若也而非有增明與照
亦有體用而無先後假令有人呼鑑之明曰是照也
呼照曰是明也則無不可者然則體用又曷可執言
哉昔者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曰知人孟子之語
性善曰乃若其情孔孟豈皆溺於用者與古之君子
語體而用無不存語用而體無不存以其心無不貫
也豈若世儒語體則截然曰是不可爲用語用則截
然曰是不可爲體彼其截然者以其不貫於心而局
於字也是亦泥文牽義之爲賊也亦猶爲火爭明與
光焉爲鏡爭明與照焉爭者方紛然分別而火與鏡

固未嘗分也豈不贅哉且體用之義六經無有也唯釋氏有之釋氏曰吾言如黃葉止兒啼耳非可執也今吾儒襲用其義乃至語理語物必因體用而成四片自以爲分更漏算繭絲不知其文義愈析其論辨愈執而道愈不謀矣其又不可悲乎然則謂心之覺爲性爲體謂心之察爲情爲用可也謂覺性兼體用可也謂覺即察察即覺體即用用即體亦無不可者然則語道而必曰有無虛實動靜內外體用截焉是誠無異乎其刻舟而劍已遠

胡子衡齊

卷三

主

也否則欲益而賊之者至矣以孔子上聖猶曰下學而上達其教人也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孔子且不能躐等而學交節而教而況衆人乎故古之小學必習於少儀曲禮學於詩書禮樂未有先從事心性也今子嚶嚶然唯心性之務先靈覺之獨切吾恐先後序紊而中下者惘然弗之入矣然則書所稱學于古訓易所言多識蓄德則又何也胡子曰然非也不聞大學之教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人以先本後末先始後終爲序未聞先末與終之爲序也猶之種樹必先

植其根而爲之培灌積日而累月焉然後其枝幹葉葩從而敷茂其爲序何漸也猶之治水必先濬其源而爲之疏決積日而累月焉然後江淮河漢從而渙浸其爲序何漸也心性者學之根與源也古之大學欲明明德于天下國家者乃推極其本曰先修其身而修身先正心正心先誠意誠意先致知而知即性也然則君子曷嘗不務先于心性哉其爲序亦何異于植根濬源而積日累月者之爲漸也世儒乃反以先本爲非必欲窮索物理而後求于末終又何異種樹者先求其葩葉導水者先事于江河非獨凌節躐等亦將莫究其所底矣是不爲紊也孰紊哉夫本末非二物也立本固以豐末而顯末未有能生本者也若孔子所謂語上語下下學上達要亦本末之間均有上下非謂以本爲上以末爲下也蓋自用力者而言謂之下自得力者而言謂之上孔子告顏淵仲弓則并其得力者而語之是所謂可語上者也告樊遲司馬牛則止曰恭忠敬曰訥言而未嘗及得力之事是所謂不可語上者也然仁即心也性也恭忠敬訥言即存心也養性也孔門曷嘗不以心性教亦曷嘗不以心性學哉蓋心性自不離乎言行而言行固皆

胡子衡齊

卷三

十三

出乎心性第曰心性本也而未可後焉爾非離言行爲心性者也小學者習于少儀曲禮治于詩書禮樂皆將以收攝其心磨礱其性禁於未然而非專求其文義已也故曲禮發篇曰毋不敬風雅大旨曰思無邪孔子教弟子入孝出弟謹信親仁最先而學文特餘力耳然則聖人教學先後之序蓋可觀已豈嘗以先末爲序哉且學於古訓者其孰爲古歟蓋莫古於精一執中之學而人君尤務先焉人君者雖未可以廢書然一日二日萬幾若必如經生學究以討求乎物理其勢不可得矣堯舜之智不能徧物况後世乎

胡子衡齊

卷二

十四

經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若以理爲在物從物而索之則上必不能通於天子下必不能通于庶人又奚足以言理若夫前言往行亦莫非自古人心性出也故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專以黃德非曰泛然馳騁物理者倫也昔者謝顯道舉史不遺一字程伯子譏之曰玩物喪志然則古人之學古多識又可視已亦豈以先末爲序哉而世儒迄不自知其爲紊也嗟嗟

何謂格物之綱曰第于荷明訓內反諸心外印諸經其於致知之肯綮矣何則知也者即經文所謂明德

是已致知者即經文所謂明明德是已以是知東越致良知之訓雖孔曾復生無以易也然東越訓格物曰正其不正以歸于正則似與正心義相涉矧初學者粹難了也蓋嘗聞之舍顏觀鳥跡而作字矣仲觀轉蓬而造車中古聖人仰觀俯察制器尚象莫不取諸物觀冠冕象天履方倣地聘取圭璋樂徵律呂婚陳鴻鴈贊用雉羔授時假諸璿璣考祥驗諸蒼龜三公擬自三台五等法乎五行帝堯之十二章咸有取義故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禹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聖人者雖未嘗索物求理亦鮮不因物觸心哉然則致吾良知而無遺物豈亦其肯綮胡子曰然非也夫以經訓經則經可明移經就己則義益晦世儒以至訓格矣乃轉而爲窮以物語物夫乃增而爲理是正所謂移經以就己經安得不晦焉經上文不曰物有本末而下文即以格物應是寧有二物哉格有通之義致知在格物者蓋言古人之致其良知雖曰循吾覺性無感不應而猶懼其泛也則恒在於通物之本末而無以末先其本夫是則知本即格物而致知之功不雜施矣故其下文曰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

胡子衡齊

卷二

十五

而未治者否矣其卒語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吁亦明甚矣異時夫子曰反求諸其身孟子曰反求
諸已又曰萬物皆備反身而誠皆格物疏義也括而
言之曰知本而已夫致知非遺本也而其求端用力
茲茲反顧尤在於本而後能不泛也而未學者未嘗
一力其本乃先以窮索物理爲事濫焉浩焉如買舫
之無所歸不倒置而拂經也裁彼既倒置矣而猶自
以爲知序不尤倒乎而子又以制字造車仰觀俯察
制器尚象者言之是特以語聖王開物成務之故而
無裨於學者求端用力之方此正謂先末後本先終
後始其於大學之道不尤倒而重傷乎曰格物則然
窮理何居曰窮之義盡也極也而非謂窮索也易繫
曰窮神知化大神不可致思矧可索乎故窮神有極
神之義焉窮理則亦然矣記曰窮人欲滅天理得非
謂極欲而滅理者耶誠使極天理則滅人欲矣窮理
者即極大天理之謂也豈在物哉是即所謂致知所
謂明明德故程伯子曰才窮理即盡性至命更無次
第不可以窮理屬知之事而世之言窮索物理者遠
哉曰先儒曰理有所當然所以然此非獨自人身雖
一草一木亦皆有之曰一草一木則烏覩夫所當然

所以然者哉儒者豈不曰草木之生有時而形有定
此所謂理也然而有春花產乎冬實樗實生乎人而
仆而斃伐而血者何哉人曰此草妖木怪也然謂有
怪理可乎彼其所當然所以然則奚以窮也豈不曰
天清地寧日晨月夕此所謂理也然而有裂陷眇眇
不慮掌珥晝星而夜日烏夾而蜺貫其極則有雙月
兩日月中見人馬戰鬪之異又有山移數里而重魚
猝生兩毛隕石穴犬井羊之殊者何哉人曰此變象
也然謂有變理可乎彼其所當然所以然則奚以窮
也豈不曰大德受命作善降祥此所謂理也然而孔
子旅人下惠三黜顏回夭折仲弓癩死者何哉人曰
此異數也而謂有異理可乎彼其所當然所以然則
奚以窮也曰弟子聞諸陰陽人物之失傳洪範者皆
歸咎於人事乃至春秋以降明王不作則何疑於尼
惠之不遇曰若是則理之在人不在物也益瞭矣知
本之學可後乎哉

胡十衡齊卷三

泰和胡直正甫

譔

門人同邑

郭子章

廖同春

吉水 陳景訓

王用中

鹿陵 王繼明

同校

未嘉 王繼明

校刻

博辨上

弟子問於胡先生曰孔子之亟稱博學也何哉胡先生曰博乎哉博乎哉知博者希也夫伏羲所謂聖非以結罟網立庖廚而稱也軒轅所為靈非以教熊羆

胡十衡齊

卷三

推神策而擅也神農所為神非以察百藥斷耒耜而號也夏禹所為智非以裂橈梓沉金匱而名也周公所謂才非以造指南立土圭而推也孔子所為至非以對羶羊識專車而謂也彼其所以聖所以靈所以神所以智所以才所以至則有歸也孔子教人以博學明夫他日語多能則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語多知則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語人以博而不自與博孔子非故也彼其所以學所以博則有歸也今夫人性一也故兎宜野人可與上聖同腹心才質殊也故巖廊上聖不得與匹夫爭技能是故大撓造甲子蒼

胡十衡齊

卷三

二

之役大廟之事孔子且不能兼知況學者乎子思子曰雖聖人有不知不能此非獨才質殊也勢力弗兼也而後之儒者惑窮理之誤訓則謬悠其說曰一物不知儒者所耻夫既耻一物之不知也於是焉驚知所不能知驚能所不能能驚兼所不能兼辟之臨海筭漸而欲以窮源登嶽辨枝而欲以探本非獨失其源本其疲天下後世不可竟也天文地理古之人有布筭者要多出于偏長專家而君子難強焉世儒者曰聖人仰觀俯察吾何獨不然不知此觀察者非聖神弗能也故惟伏羲而後能仰俯觀察窮極象數言

尚與民同患不然者則一毛千里矣唐一行之曆法得之國清郭景純之地理受之錦囊陳圖南數學傳穆伯長以逮克夫象學傳種放至范諤非獨受者弗可以強雖授之者亦弗以強之人而宋之蔡元定之徒必欲強知之強能之而又強兼之豈不左其美哉始元定以天文傳諸其子載諸書傳既自謂得之人莫有非者矣

明興高皇帝軍中置表乃歷驗書傳天文之課亟語羣臣改削蔡傳劄示天下學子無蹈其誤又嘗閱宋麗元英記元定與鄉人卜壠成終鄉人至作詩刺讖

胡子衡齊

卷三

三

之然則元定之天文地理亦何殊于見夢中之蕉鹿而書訟于官家者也夫夢蕉鹿非誣也然而以夢求則不可執而訟矣此奚獨元定哉參同契者漢魏伯陽所作火記之亞篇也雖假諸易卦而義實不貫不註可也晚宋儒者必為較釋而托諸鄒訢至今丹家者反譏其失天之為體也尤不可推測求也宋儒者或言如弓或言如蓋或言如磴或言如郊而皆未可知晚宋儒者必曰有天殼吾未知殼之外又孰物也亦孰從而覘知之也嗟乎宋儒者何其好博哉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若宋儒則幾於

胡子衡齊

卷三

四

不知為知矣雖然俾宋儒者誠知之則亦可謂博物而未可謂博學也當春秋已貴博其著者左史倚相子產叔向然二子者治國不倚于博漢臣博者稱司馬遷東方朔劉向楊雄方朔至能辨胡灰識異方事涉奇晉臣博者稱束皙杜預郭璞張華華能識寶劍之氣明銅山之崩辨龍鮓之色審石鼓之扣記然石之異訓海鬼之毛事浸奇唐臣博者稱虞世南段成式杜佑實耽耽能兼曉陰陽象緯醫卜居相位時民有失牛者叩之馬上耽發笥推盤知牛所在有病鼠燕者即知龍水之為療又知枯井藏書事尤奇又有

若鴻漸飲茶知爲勞水所烹此尤爲異耳之數子者之於物博矣然亦未可謂博學也漢真玄菟曹元理數人者咸稱名博達一日陳廣漢謂元理曰吾有米二困忘其碩數子爲吾會之元理以食箸十餘轉曰東園七百四十九石有奇西園六百九十七石有奇後果覆如其數已而元理復算廣漢資業甘蔗廿五區應收一千五百卅六枚躡貳卅七畝應收六百七十三石後皆覆如其數又有用勾股法算南北極曰相去不踰八萬里又云東西南北相去二億三萬餘里自地至天十八極之數又云地去天八萬一千三百餘里又云日去地常八萬里之數子者之於物之於天地博矣然亦未可謂博學也

博辨下

曰夫子所稱博學豈異是與曰夫子所稱博學言無適非學也彼誦書考古博物洽聞特學一事耳而非言博學也子不聞夫子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公明宣從子曾子無所不學知夫子之無不與公明宣之無不學則知博學矣語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

胡于衡齊

卷三

五

胡于衡齊

卷三

六

必于是顛沛必于是曰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恭于前在典則見其倚于衡曰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學如是何其博也記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曰立如齊坐如尸曰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顏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曰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學如是何其博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請息事君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焉可息哉然則願息事親于妻于子子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焉可息哉賜願息于朋友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焉可息哉賜願息耕子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坐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乎曰望其墮皐如也填如隔如也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夫以事親事君至于妻子朋友耕稼死而後已學如是何其博也若夫讀書考古博物洽聞特學一事耳而未可言博學也曰若是則夫子言博學足矣乃又教顏子曰博文約禮何也曰文者學之

事也至不一者也故稱博莫非文也則莫不有吾心不可損益之靈則以行乎其間者禮是已禮至一者也故稱約苟不約禮則文失其則雖博而非學夫子知約之爲博也而後知孔門博學旨歸也此不可不辨也曰若是則散之視聽言動者博文也存之勿非禮視聽言動者約禮也夫子示顏氏爲仁之日其即博約之訓乎曰然曰約禮則約矣然而出門使民與執事之敬也居處之恭也與人之忠也終食與顛沛造次之仁也言行之忠信篤敬也視之明聽之聰色之溫貌之恭見得之義也富貴貧賤患難夷狄之行

胡子衡齊

卷三

七

也父母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也妻子之親朋友之儀播谷之勤也亦若是乎其燦燦弗一也而亦謂約禮可乎曰子以謂是燦燦弗一者果自外至耶抑亦自中出根於人心者耶曰疇弗根心者矣曰子以爲人心之燦燦弗一者必有宿貯分具候時位而出耶抑亦其靈則至一者無有宿貯分具隨時位而出耶曰疇弗出靈則至一者矣曰若是則謂非約禮可乎故曰苟不約禮則文失其則雖博而非學是故有是文則有是禮非文外禮內也博之文必約之禮非博先約後也子欲知禮乎請詢子之靈則

明中上

第子曰學有至乎胡子曰有之靈則至也曰靈則奚謂曰堯舜之執中是也雖然子不求道心之微又焉識所謂中

曰心一也曷爲有人心道心之異曰心之宰性也而形氣宅焉是故心之動也宰于性不役于形氣是爲道心道心故有者焉役于形氣不宰于性是爲人心人心故無者焉道心則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是也人心則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是也曰曷以見微危之異曰道心者以其無爲爲之者也無爲者其止若

胡子衡齊

卷三

八

淵其行若雲子思所謂不睹不聞孟子所謂不學不慮是也微不亦甚乎以是知其故有向非故有則焉能微人心者以其有爲爲之者也有爲則其動如波其行如驟抑詩所謂愧于屋漏孟氏所謂行不愼心是也危不亦甚乎以是知其故無向非故無則焉有危曰精一何居曰微哉道心弗以人心襟曰精弗以人心二曰一弗襟弗二則內無偏倚外無過不及中不在斯乎故曰允執厥中是故外執中語學非堯舜學古也外道心語中非堯舜中旨也

曰允執之中與未發之中同乎曰未發之中中也發

而中節之和亦中也焉弗同與中庸之中同乎曰發而中節焉弗中庸亦焉弗同與易之天則書之皇極詩之帝則記之天理孔子之矩曾子之至善同乎曰焉弗同與約禮之禮同乎曰焉弗同

然則世儒所稱至當同乎曰世儒所稱至當非不同也世儒唯唯焉索至當於物者非同也夫心盡則天下無適性性盡則天下無適理理盡則天下之物從之矣豈反假物執而世儒者必曰一物而窮一理一理而求一當方其見一物一理也則雖有萬理萬當而弗之顧也方其守一理一當也則雖有非理非當

胡子衡齊

卷三

九

而弗之恤也其去至當也朔越矣弗觀慈母之爲鞠乎時飢時飽時涼時煖時澤時暍時燥時浴時其寢處時其嘔噀時其蟻作而搜溺之晨夕抑搔出入顧復慈母之懷施而曲中者豈索物而得哉彼其爲處子也身不敢離閭閻口不敢齒兩髦雖有姆母焉詢鞠子然而鞠道靡不當者其天慈必至者性也故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蓋言性也苟得諸性則雖億萬其感億萬其應億萬其當而億萬亦一也其疇能二曩所謂盤盂夔盎池沼淵谷江淮河海之日莫非在天之日之所括者

是也故曰天下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性一之也雖然世儒區區特小當耳焉識大當既未識大當又焉知變當

曰何謂大當曰古之爲君者以和萬邦行海宇至鳥獸魚鼈咸若爲大分以天下得人爲先務而它未皇焉此大當也古之爲臣以天下飢溺爲已飢溺以君不堯舜一夫不獲爲已辜而他未皇焉此大當也古之爲子以悅志爲善養以立身行道全生全歸爲無忝而他弗皇此大當也古之爲師以學不厭教不倦爲分以得天下英才教育爲樂而它未皇此大當也

胡子衡齊

卷三

十

古之爲士以仁義禮智根心生色于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爲所性之行而他未皇此大當也故古之儒務當其大當以該其小當雖有小弗當弗暇恤也今之儒務當其小當以拒其大當雖有大弗當弗暇問也審如世儒之論摘其小以刑其大則堯舜玄聖鮮不爲闕行湯武明王鮮不爲逆節伊周鮮不爲跋扈孔孟鮮不爲遊說之數聖人者將被之以人不韙之名而不可辭而况其下乎嘗試觀之堯使二女降于一夫則姊妹之倫實以天下讓舜則宗廟之享易卅朱傲慢而不能化則穀子之效涼伯繇圯族而不能

辨則知人之哲昧堯且不得匹於時君世辟而又况其下乎然而堯之必為此者何也堯固以天下得人為大當而殺子則有命焉不可得而強也傳曰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樓語曰銖銖而衡至兩必差寸寸而度至丈必謬此世儒之為當也溺於小故也

曰何謂變當曰子弗觀之兩暘水火天地且不能操其變也而何獨必于人古今大變聖人不能操而禦也久矣然一日一夕小變億萬不啻兩暘水火之不一測聖人又烏能豫逆其倪豫射其形而懸定其當哉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其為道也屢遷

胡于衡齊

卷三

十一

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唯變所適不可為典要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當斯時也聖人曷當聖人豈知其當吾之道心雖億萬變而中常執矣聖人曷所將迎於其間哉天下非小物也死生出處非細故也而唐虞以禪夏殷以繼聖人非必欲異也唯其天微子以去箕子以奴比干以死伊尹以五就湯桀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聖人非必欲異也唯其仁孔子一身仕止久速非必欲異也唯其時易詩書禮春秋非必欲異也唯其經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非必欲異也唯其中且和忠質文也殊尚貢助

徹也殊制校庠序也殊名慍足懸也殊器收罕見也

殊服養老則殊序又殊食聖人亦非必異也唯其用故聖人之道苟當於性則如耳目口鼻之無不相通也不假鑽磨四支百體之無不相為也不假告戒又焉用以懸定為世之儒者語養民則斷斷然曰必井田為當不知井田成而民骨髓久矣語任官則斷斷然曰必封建為當不知世祿之子孫劉以逞天子且不得時巡而易之矣斷斷然曰必肉刑為當不知未季之君一日而千百紂信不難矣斷斷然曰必明堂辟雍為當然而後世非不明堂辟雍也而未嘗底於

胡于衡齊

卷三

十二

治一深衣也而爭之數十世一桐板也而議之數百言知圩尊古矣而不知孟竿之適于持也知章甫古矣而不知巾幘之良于服也知籩豆古矣而不知今之祖父之未嘗席于地也知篆隸古矣而不知今之君臣之未嘗嫻于書也刻刻然也鑄鑄然也懸定其小以豐部其大執一以距萬徇已以卻人矜好古之名而不怵于當務之實天下之事償且去矣猶曰是符古禮是不符古禮縻時失日而不適於變不可通於天下之志不足以成天下之豐豐此世儒之為當也弗究于性弗由于道心弗靈弗則故也故曰世儒

之去至當也朔越

曰弟子聞之天下理一而分殊夫分殊故必先析精而不亂理一故必後合大而無餘今子示理一而已而未逮乎分殊吾恐仁而之墨義而之楊忠而之荀息信而之尾生執中而之子莫虛無而之老聃寂滅而之釋迦是何辭於無星之秤無寸之尺之爲議也曰世儒自以爲得星寸矣然未有求星寸於所揆之物者也若求星寸於所揆之物則物未至而爲之先卜境無窮而局以定畫非獨畫餅難以抹餓膠柱難以奏瑟吾恐星寸不生于所揆之物而強所揆以求

胡子衡齊

卷三

十三

星寸雖白其顛不可得也孟子不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心者夫人之天權天度者也故有天權則有天星有天度則有天寸之星寸也孩提得之知愛其親知敬其長鄉人得之所敬在此所長在彼凡民得之冬日飲湯夏日飲水孝子得之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時君得之大賢則師小賢則友君子得之親親仁民仁民愛物當其時也物不得先與也之星寸也堯舜得之而以揖讓湯武得之而以征誅伊尹得之而以放伐周公得之而以制作孔子得之而仕止久速各當其時群聖得之以官天

地以族萬物以儀日月以俞山川以傾鬼神以和四時以範圍之不過以曲成之不遺當其時也物不得先與也語其戴則渾渾則淵淵則空空一者不得不非必合之而後一也語其放則斤斤則井井則睽睽殊者不得不殊非必析之而後殊也吾惟虞人之不理一也而奚虞分之不殊哉又寧先析之爲殊後合之爲一哉苟無分殊則不得謂理一無理一又孰爲理之使分殊也何則理者吾心之燦燦者也以其至一理至不一者也非謂漫漶而靡所區分之爲物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天權天度

胡子衡齊

卷三

十四

之所存也天星天寸之所出也荀氏曰兼陳萬物而中懸衡諸葛氏曰我心如秤則亦測而知其故矣若夫楊墨子莫荀息尾生老釋之偏則皆未聞盡心之學者也未始求諸天權天度者也又曷有天星天寸哉今世儒者乃自佚其心自適其性而索當於物非獨情於星寸且并其秤尺棄之矣夫焉得當是故繇世儒之學而學焉是路天下也路而天下之趨之也寒寒爾矣繇世儒之當而當焉是棘天下也棘而天下之入之也憂憂爾矣然而天下猶然奔走鑽斷而不已者則浸漬之蔽深也堯舜之中肯不著于天下

非一日矣悲乎

明中下

曰子之言盡心者謂人心乎道心乎曰孔子之言人心也寡而言道心也多然則道心何以能當曰道心者性也性靈承于帝也靈故微微故辨辨故不入于過不及故能中而當當之不出于物也審矣曰世之人鮮不有靈性然而弗當焉者何哉曰性無弗當矣有弗當者非性罪也子不聞之浯溪之山有石鏡焉能照百里已而鑒之則不能見尋丈是人亂其天也四明之水有鑑湖焉能鑑鬚眉已而汨之則不能觀

胡于衡齊

卷三

十五

舟楫是物混其體也世之不能得當則人亂物混之爲賊也所謂人心惟危者是也非性罪也世儒者仇心疑性而必欲索諸物是愈亂而愈混也且夫夜行者見寢石以爲伏虎必引火而辨之當晝見石而猶曰求火則贅矣醉者見蹄涔以爲濬瀆必攝衣而涉之既醒見涔而猶必攝衣焉則眩矣是心之靈何啻晝且醒也而儒者之必索諸物亦何異見晝石而求火當醒涉而攝衣者歟是愈贅而愈眩也離婁之目稱至明也而加以金玉則反昏師曠之耳稱至聰也而飾以珠琲則反聵世之儒者不自信其明與聰也

而求加以金玉珠琲之爲美是愈昏而愈聵也吾聞堯舜惟精惟一而中斯執矣而今也以不精不一求之文王不識不知而則斯順而今也以多知多識求之孔子無意必固我而矩斯不踰矣而今也以意必固我求之是愈求而愈離也何以然以其遠求不靈之物而近傷性靈也夫亦物之相物而已其何則之可循而當之可得諸

胡于衡齊

卷三

十六

有諸曰吾請證以近事可知也建文間有某氏婦者燕山衛卒儲福妻也福聞靖難兵起仰天哭曰吾雖賤卒義不忍負舊君竟不食死范氏齠年有妾奉姑特謹時哭其夫則走號於山谷中懼姑聞而痛也官有欲委禽者聞之不敢犯而范氏竟全其節焉又有牛氏者其夫冀天保嘉靖間景府護衛軍也天保病卒牛氏誓以偕死粒米不入者十有七日時有義之者爭拾槨以葬其夫一以先施言一以水美請婦泣語曰吾業已許先施者矣請必從之已而天保葬無乏事而婦始長絕夫范氏懼痛其姑牛氏誼取先施

此亦謂至當非歟夫此二當者豈嘗窮索懸定而得哉彼所謂天性篤也是靈則也詩曰如彼飛蟲時亦一獲此之謂也然得其一不得其二抑亦未聞盡心之學者也是故行之弗著習矣弗察日用而不能知故君子之道鮮也

耿子謂胡子曰古之語至當者辟如索癢今之語至當者辟如訟鴈何謂索癢昔人有癢令其子索之三索而三弗中今其妻索之五索而五弗中也其人恚曰妻子肉我者而胡難我乃自引手一搔而癢絕何則癢者人之所自知者也自知自搔寧弗中耶是故

胡子衡齊

卷三

十七

求至當者求諸自知者而得之矣何言訟鴈昔人有觀鴈翔者將援弓射之曰獲則烹其弟爭曰舒鴈烹宜翔鴈燔宜競閱而訟于社伯社伯請剖鴈烹燔半焉而索鴈則凌空遠矣世儒之求至當何異爭翔鴈之烹燔哉吾不知世之爭翔鴈之烹燔者將幾千百人幾千百載耶胡子以耿子之言語弟子曰惟自知者無爭曰然則學者奚所從入曰易繫不云從以自知又曰復小而辨于物夫自知則辨物而當自蔽則弗克辨物弗之當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善自知也善復者也幾當矣乎小子亟學復

無學當當乃入

曰今之語良知者有當乎曰良知即覺也即靈承于帝者也良知而弗當則疇焉當雖然昔之觀良知者致之今之觀良知者玩之彼玩焉者辟諸子夜睹日於海雲之間輒跳躍呼曰日盡是矣然而未逮見晝日也又況日中天乎何者玩其端不求其全重內而輕外喜妙而遺則槩不知天權天度之所存天星天寸之所出騁于汪洋宅于苟簡而恣所如徃出處取予之間不得其當益令天下變色而疑性則委曰吾無它腸鮮不瀆于琴張木皮之徒此猶其高等也其

胡子衡齊

卷三

六

下則多幾丁人而病物荀氏所謂飲食賤儒非人哉嘗試較之世儒懲二氏過焉者也其流執物理而疑心性今儒懲世儒過焉者也其流執心性而覲物則之二者蓋不知心性匪內也物則匪外也子思不云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是知當也此堯舜相傳中旨也

胡子衡齊卷三

胡子衡齊卷四

泰和胡氏

門人同邑

吉水

未陽

永嘉

陳以曜

王用中

同校

校刻

微孔上

弟子曰弟子窺測靈則而知堯舜之執中文王之順則孔子之不踰矩皆不越瞬時而勢拂其都矣雖然孔子之身通乎上下學不知取裏孔子是猶操弓而

不知正鵠之為的也運轂而不知周行之為趨也則

學非其至矣夫世儒者亦豈不知孔子之為至哉其於孔子之學果有近乎胡子曰甚哉豈易言與夫世

儒自以為戶籍孔子矣而不知自失其正貫也自以

為俎豆仲尼矣而不知自違其主也夫世儒自失

正貫而造主也者非孔子高且遠也以孔子近在衣

帶而世儒競索之道塗也今夫世之譜孔子之年者

則曰孔子某年在魯某年在齊某年為中都宰某年

為大司寇此特譜行跡耳而夫足以得其年也惟孔

子自名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至於七十從心所欲

不踰矩此則自譜其年者為獨真也世之譜孔子之

宗者曰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宋殷之裔也自微子五

世至孔父嘉以孔為氏此特譜世系耳而未足以得

其宗也惟孔子自名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則

自譜其宗者為獨真也譜孔子之聰明者曰孔子辨

獫狁羊專車識長人裕矢測釐廟之灾別五土之性預

知商羊羊實之應大夫諸侯有問專對若轉輪焉而

不窮也此特譜孔子聞識耳而孔子不貴也孔子蓋

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已

而自名曰我非生而知之也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

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

耳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

則可謂云爾已矣此則孔子自譜其所為聰明者為

獨真也譜孔子之形體者曰孔子身長九尺六寸月

角日準龍顏河目有聖人之表又曰其頂似唐堯其

額似虞舜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

禹者三寸特譜其形似耳而其神不存也唯門人曰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而曾子之告門人曰江

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則譜孔

子形性為獨真也夫世之譜孔子者非不高且遠也

然而不如孔子之自名與曾子之所名者何哉誠以孔子與門人近取諸身而不在物也夫孔子之學果高且遠也則亦孰愈其自名與當時門人名之之爲真也今也欲尸籍而俎豆之乃猥以己意而競索物理之表是何異于適京而謁轅引聘泰山而流沙其車也其不得爲孔子正貫主宅者則儒者自遠也豈孔子高且遠哉故亦不易言也

曰孔子志何學也曰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大學者即習乎古大人之學所謂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至善者是也凡十五入大學者未必能志學唯孔子十五

胡子衡齊

卷四

三

即志于學焉所謂志即孔子所自言發憤忘食者是也非曰其心嚮慕之而已也曰發憤何與于明德親民止至善哉曰明德者人心有本明即朱子所謂本體之明是也此本體者以爲君爲仁德也以爲臣爲敬德也以爲子爲孝德也以爲父爲慈德也以父子國人爲信德也是謂明德慎之義從心從實實即明也唯孔子發之不以氣昏不以欲蔽於仁敬孝慈信而不失其體也故曰在明明德於爲君而仁以治民也爲臣而敬以事君也爲子而孝以事父也爲父而慈以育子也爲國人而信以相交也而皆不失其體

也故曰在親民於爲君而止於仁也爲臣而止於敬也爲子而止於孝也爲父而止於慈也爲國人交而止於信也而所謂不失其體者無不用極也故曰在止於至善凡皆啓於一念之責一發憤之功故發憤即爲孔子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學他人非不憤也而或作焉輟焉者多也孔子發憤則至於忘食可見孔子之志于學焉者與他異也故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曰三十而立何也曰孔子自十五而志大學其始志用力也不能無乍興乍仆乍明乍昏之病已而用力

胡子衡齊

卷四

四

至十又五年然後此體不爲氣昏欲蔽隨地應用而屹然有立矣此體屹然有立始可言志立故曰三十而立是立也即大學知止有定顏子所立卓爾孟子有諸已之謂信是也學至於立則如作室者有基矣故程伯子曰志立而學半

曰孔子既三十而立則世之得失利害弗之惑矣然又十年而後不惑何耶曰古之學者能外得失利害矣而或不能外死生能外死生矣而或不能外毀譽能外毀譽矣而天下之人情學術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變易紛沓雖聞道或不能無惑也孔子既立又用

力十年而後不惑故曰四十而不惑即大學所謂定靜安慮得他日孟子不動心同也

五十而知天命何也曰維天之命而人得之爲性性即人心本明者是也孔子既能明其本明者而至不惑又用力十年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矣既至命則自能知命辟如登泰山而居者自能周知泰山者也此知猶乾知大始之知知即主也方其立則立此命也不惑則可以至命至是則主宰天命而造化在我矣造化在我則非無窮通而窮亦通也非無治亂而亂亦治也非無死生古今而死亦生今亦古也即易

胡子衡齊

卷四

五

所謂先天弗違中庸所謂達天德者是也故曰知天命曰若是則孔子之學與先儒所訓窮至物理者一何其徑庭也曰儒者必曰先知後行今如所訓十五而學三十而立則爲先行四十不惑則爲後知其與先知後行之訓又自悖矣儒者以窮至物理爲入門所謂窮其當然與其所以然皆始學事也今訓不惑則謂知其所當然訓知天命則謂知其所以然是孔子以四五十之年乃得爲始學之事則在學者爲過早而在孔子爲過晚矣不又悖之甚乎今操筆童子莫不曰吾性之仁知其爲天之元吾性之禮知其爲

天之亨以此爲知天命是操筆童子賢於仲尼遠矣其又可通乎曰然

六十而耳順何也曰聞之師曰夫人聞善言而悅耳聞不善言而拂耳者常也此在賢者尤甚伯夷耳不聞惡聲未化故也孔子至六十聞惡言未嘗不謂惡然而無拂耳之累以其無意必固我故也熟而化也故曰六十而耳順記曰雖聖人有所不知若謂聲入心通此恐未然

七十而從心不踰矩何也曰矩即所謂止至善者亦即堯舜之中文王之帝則箕子之極是也吾所謂聖

胡子衡齊

卷四

六

則所謂天權天度者是也孔子十五志學即志此矩自七十之前固未嘗踰矩但至七十而後能從心不踰矩夫從心不踰矩則一毫意必固我無有也孔子非所謂聖不可知者歟夫孔子所自名者乃情語也非曰以是爲謙而誨人者也嗟夫今人自謂從事終身乃不能望孔子之立與不惑又况知命耳順從心不踰矩乎何者以今人不如孔子之志故也然則學孔子者其亦自審其志已乎若夫求之物理則益遠矣

曰發憤忘食既聞命矣然則孔子惡貴何也曰孔子

惡夫貴於外者也夫唯無意於外貴然後能發其內
貴矣又何患不外貴哉曰樂以忘憂何也曰人心之
體本樂也唯自昏蔽其體則恒多憂方其昏蔽雖飲
食歌謠讀書考古頃蹙適耳憂可免乎唯能自發其
本明無一昏蔽則心得其體自無弗樂又何憂焉故
憤無弗樂也樂乃爲憤也孔子爲人終身憤樂已耳
故曰不知老之將至

曰孔子之多聞多識遠絕常人謂君子不多又
自謂無知孔子豈重遺聞見哉非重遺聞見
以其本不在也本者何真知是孔子嘗曰盖有不

胡子衡齊

卷四

七

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
而識之知之次也是孔子所作於真知而非真
知者非所作也夫真知者雖不聞見自不
遠故爲上也若專以多聞多見則不免探索影
響而自牴其真者多矣故爲次耳孔子上真知而次
聞見者即大學知本之意旨也孔子豈遺聞見哉曰
何以見孔子之言真知也曰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
知爲不知是知也夫知之與不知者聞見逮不逮耳
假令孔子專上聞見則逮者論矣彼不逮者乃不
以疎漏斥而樂曰是知也則所謂真知者可知也蓋

天下莫明於不自昧而莫不明於自昧知之爲知之
不知爲不知則可謂不自昧矣天下孰有真知過此
者哉聞見雖有疎漏何患不能隨時位以自增耶此
真知即所謂心之貴所謂明德所謂本體之明所謂
覺者是也他日孔子與顏子之學曰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又他日曾子曰毋自欺曰慎獨子
思曰自明誠曰內省不疚皆以明真知也舍真知而
曰孔門之學蔽耶支耶

曰孔門之學之出於真知也審矣真知之性生也亦
審矣孔子何乃曰我非生而知之也好古敏以求之

胡子衡齊

卷四

八

者也曰史稱伏羲生而神靈黃帝生而狗齊孟子稱
堯舜性之此必其天性靈覺自少至老而無纖毫之
雜且二也故曰生知孔子豈其初亦微有雜且二耶
故自曰非生知觀其十五始志學至三十而後立則
孔子爲學知者明矣夫古未嘗言學也堯舜亦未言
學而實發其旨孔子之好古敏求正從事堯舜精一
執中之學也精則不雜一則不二孔子自既立至不
惑則不雜不二而執厥中矣從心不踰矩則不執中
自無不中也至是則孔子雖學知而實與生知者等
焉是故優入聖域直同伏羲堯舜以逮文王而他聖

不遠矣夫古莫古於堯舜精一之學今世儒者每言古則止以考古者當之何其淺也又或以是爲孔子譙已誨人之辭若是則孔子且以知之爲不知亦異乎所謂真知者矣是皆不信真知故終不識孔子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聖與仁有異乎曰仁者聖之事也聖者仁之極也一也何謂仁曰孔孟詔之矣孔子曰仁者人也人生之謂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覺之謂也唯生而覺通乎民物察乎天地無不惻但是乃仁之全體仁雖自孔門發之然在唐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鳥獸魚鼈咸若則仁之

胡子衡齊

卷四

九

全體著全功倫矣二帝三王君臣上下所爲民物造命天地立心者疇非仁也特未明言之至孔子始言仁可見孔子直接堯舜以來學脉暨吾儒與二氏異者在此仁耳若夫中心安仁極而化之則聖矣當時必有以聖與仁稱孔子者故孔子辭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已而曰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乃知孔子非仁聖弗學非仁聖弗教而其作聖則必自仁始異時大學自格物致知以至修齊治平中庸自致中和以至位育自至誠以至盡人物天地之性咸以譜仁也記曰仁之爲器重爲道遠語曰仁

以爲已任不亦重乎蓋爲此也故孔子不以仁自居亦不以輕許人而其實則專以此爲學亦專以爲教今世學者語仁則悸而不致學乃孳孳焉索之物理以爲入門吾孔門無是也

江漢以濯秋陽以暴至於皜皜莫尚則盡發此心之貴譬諸大明中天纖翳皆淨萬類畢照即所謂無意必固我從心不踰矩者是也匪曾子疇能傳神

曰孔子以上篇有武周二聖然但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何也曰是非承學能盡知也雖然孔子專言文王豈無謂哉嘗讀詩窺文王之學矣詩既稱文王刑

胡子衡齊

卷四

十

寡妻惠宗公魯髦新工綱紀四方以至遏阮伐崇求寧觀之思不服其功業丕顯矣而其德之當帝心者則唯曰不大聲色不長身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若此者可見文王之學不事知識而順帝則上同堯舜道心之微而執中下同孔子之不貴知能無意必固我心不踰矩古今若一轍耳後之頌者又括而言之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異時子思又括而明之曰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楊雄亦曰仲尼嘗潛心文王矣達之然則孔子所以爲專言文王者非出此歟於乎此以俟文王孔子可也

曰門人稱孔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鄉黨一篇極言孔子泛應曲中孟子稱止久速各當其可者豈皆所謂不踰矩者歟曰矩則是矣然非在外也夫人心未能忘意必則雖能緝柔其然未有得其安者也雖能比擬安排于外未有曲中而當可者也唯孔子發憤至於觸觸則無意必于恭而恭自無不安無意必于應而應自無不中無意必於止久速而止久速自無不可人見孔子無不安無不中無不可而不知實觸觸無意必者為之故觸觸無意必即矩也是矩無不內也亦無不外也故曰君子所性仁義

胡十衡齊

卷四

十一

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又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而非緝柔比擬之可得也彼世之學者不知求孔子於此乃愈以意必求之而不知其愈不得也然則十五年學茶而安不成與夫執鄉黨一篇為畫出聖人者亦無異其愈求而愈不得也曰衆言淆亂拆諸聖衆聖遼邈徵諸孔子今子以孔子之言明孔子之學亦可謂至詳矣曾有一於物理之訓乎然則世之儒者戶籍孔門俎豆仲尼一何其自背也曰此吾所謂索之道塗者也嗟乎吾無徵焉徵諸孔子吾無學焉學諸孔子曰久矣世之欺孔子

也曰子無欺其靈則斯無欺孔子矣

徵孔下

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然乃皇皇乎卑不維席不溫若求亡子於道路者何哉曰是乃仁也今夫人自形氣觀則一身重次及家族自宰形氣者觀則民物天地皆吾大一身也是故天地吾頭足君親吾心腑家族吾腹脇民庶吾四肢群物吾毛甲是孰宰之哉即所謂生而覺者仁是也唯生而覺則此大一身者理而不痺矣苟人地不得理焉則頭足痺君親不得理焉則心腑痺家族不得理焉則腹脇痺民庶群物不得理焉則四肢毛甲痺孔子之時豈獨頭足心腑痺也乎哉使孔子而無覺則已孔子先覺者夫惡能麻木然不疼痛求理也孔子曰天下無道其不與易也而誰與易之故曰是乃仁也曰仁者吾性之一也孔子專為仁何耶曰程伯子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此非識仁者不能知曰若是則孔子所以為仁即盡性是也子言吾儒與二氏有盡與不盡之異則仁與不仁是也曰然

孔門言仁詳矣其曰甚于水火曰當仁不讓於師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顛

胡十衡齊

卷四

十一

沛必于是爲仁若是急也又曰我欲仁斯仁至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爲仁若是近也而記者曰罕言何哉曰記者各以見之所近筆之意其誤耶抑陋夫

孔門以仁爲學故各以仁問而答之各不同何也曰是因材之教也雖然語不同而旨同口出門如賓使民如祭不欲勿施曰認言曰恭忠敬皆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者也而皆不外存心

曰克己復禮爲仁何也曰自漢儒以勝私訓即子夏戰勝之意然當疑夫子告顏子或不然且克己由己

胡適之

卷四

十三

一語而頗分二義殊未愜哉觀下文孔子止言復禮之目更無克己之文乃知二已當爲一義克能也孔子正言能於已而復禮則爲仁矣能已即與由已應蓋爲仁功在復禮而復在由已夫禮何與于爲仁哉人心莫不有靈則焉有靈則則無不理無不理則無不生者矣禮也者理也靈則著也合內外而莫非生生者也故復禮則爲仁復禮爲仁則天下皆在已生生中矣故曰天下歸仁程伯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嗟乎明矣今人不能復禮不能天下歸仁者良由不知天地萬物莫非已而異視

胡適之

卷四

十四

之不知禮之本無內外而獨以器數儀節者當之不求其本而專事其文界限日嚴藩籬日增生生之道反以痺焉孔子既曰復禮爲仁然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故仁一禮也禮一仁也非仁非禮又曷有乎天地萬物之得其理而生生者哉至哉禮乎大哉已乎禮本在已而復之亦由已天下歸仁亦取諸已而已矣天下歸仁取諸已則器數儀節特餘事耳故伯子又曰認得爲已何所不至夫惟知伯子之認已然後知孔子之由已知伯子之何所不至然後知孔子之天下歸仁是可見孔子血脉堯舜者在是唯顏子能傳之唯程伯子達之彼言勝私者非不致力然而猶二之也曰非禮勿視聽言動何也曰此正言復禮之目也夫復禮非有所加也亦勿其非禮者而禮自復矣非禮者人心一有昏微而靈則志焉弗得其理即爲非禮故視而非靈則則非禮之視也聽而非靈則則非禮之聽也言動亦然夫盡視聽言動而皆出于靈則則所以應天下者無一事非禮而禮復矣天下有一不在已生生之中乎器數儀節非吾餘事乎此不由已而將誰由故顏子聞之曰請事斯語此知其由已而

直爲已任非顏子疇能之今之言非禮者亦止以器數儀節之失者當之此不知禮故不知仁也且如粹有邪色吾能遠之矣若倏焉而奸聲臨之吾不及掩耳又何以爲非禮勿聽耶故勿之云者吾惟不昏蔽其靈則而常得理焉是謂之勿非禮故曰不外存心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曰存心問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曰如心唯存斯能如唯如斯能盡唯盡心則亦天下歸仁矣曰世儒者曰賓祭之大者敬之大也則何如曰人人一見大賓一承大祭則敬心肅然自生豈窮索而得哉誠以人心有本然之敬故也

胡子衡齊

卷四

十五

故孔子告仲弓欲其出門使民時皆如見大賓承大祭之心則無不敬可知矣非謂出門使民時恍然見一大賓承一大祭也若恍然有見有承則惑矣又安得謂之敬矧曰敬有小大不尤惑乎曰何以爲敬曰存即敬也曰詡言與恭忠敬又何也曰無不存則無不敬曰若是則孔子之語仁亦詳矣亦嘗有一于物理之訓乎且夫樊遲之在聖門先儒謂其粗鄙近厲其或不誣矣孔子乃不告以窮至物理以消其粗啓其鄙也乃云居處執事與人之恭忠敬孔子不近于凌節之

又况異日屢問屢告咸弗逮物理

焉以斯知物理之訓益無據矣不知先儒之窮物理胡不一窮于孔子之教而徒爲是杜撰紛紛者何也曰此亦未易言也

曰博文約禮何謂也曰吾於博辨見之矣曰請申諸曰昔吾業舉嘗從事先儒之訓矣然私竊疑之意者以博文爲窮至物理矣然約禮之禮亦理也其亦在物乎若約禮爲在物則人心竟無一理恐必不然此一疑也訓禮者唯曰節文曰儀則若使約禮者於節文於儀則一一而求之則又不得以言約矣此二疑也仁義禮智性也若禮爲在物則性亦爲在物仁義知皆當爲在物矣孟子言仁義禮智我固有之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謂禮爲在物亦必不然此三疑也若以博文爲窮諸物理以約禮爲歸諸人心則理自理禮自禮內自內外自外既截然二歧矣乃欲先博而析之於外後約而合之於內吾懼二歧之不相爲用也此四疑也予有此四疑而無以自釋比得東越博約說而讀之粗若有明然似東越亦不免岐內外而觀之又以博文爲約禮工夫則令始學者茫無入已而掩卷置之乃恍然若有契於孔子之旨孔子教顏子若曰夫今爲學不必求之高堅前後也但日用

胡子衡齊

卷四

十六

事物變化云爲皆吾心之文也而學之事在焉事至不一者也故曰博文是文也執筆之執莫非文也莫不有中心不可損益之靈則以筆乎其間者禮是也而學之功在焉功至一者也故曰約禮有是文則有是禮非文外而禮內也博之文必約之禮非博先而約後也故博文爲約禮之事約禮爲博文之功顏子領此則知文不可遠而禮不可已固無間可罷矣故欲罷而不能然不竭才終無以得竭才者盡吾力而爲之諺謂獅子捉兎用全力者是也由是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立也者言吾心之靈則卓然呈露不

胡于衡齊

卷四

十七

爲事物所侵亂吾將以其至一而應天下之至不一無復高堅前後之可惑矣此與孔子三十而立大學知止而後有定同可見其功力到也然顏子又自謂欲從末由非曰未達一間也夫如有所立則本無形象之可執雖欲從之而執之不可得矣蓋既無高堅前後之形則自不容有意必固我之私非顏子真得此體其時能言之曰若是則禮之外不復有理約禮之外不復有窮理庶乎免于先儒兩段之失而亦不患於茫無入矣使孔顏復興子之言其不易夫曰吾安敢言不易吾又嘗求之孔子矣孔子言視聽言動

之交於天地萬物者博文也非禮勿視聽言動者約禮也此其證昭昭乎又嘗證於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博文也反身而誠約禮也此又不昭昭乎雖然孔子所言禮即記所言有本有文無內外者也而先儒也外之今儒也內之學者慎無以內外裂孔顏正脉哉曰顏子擇乎中庸得一善得無有類于窮至物理乎得無應一事而擇一中庸乎不然何以曰得一善也曰孔子之書具在未見有言物理者也孔門之學較著未聞有窮物理者也若曰應一事而擇一中庸則萬事而有萬中庸其可通乎况一事之中庸且與化

胡于衡齊

卷四

十八

而俱徂矣下文又何云期月守也豈以一事之中庸而期月守之乎必不然矣嘗觀孟子以伊尹夷惠孔子較言之其決擇則願學孔子之時中是非所謂擇中庸乎今如顏子始求諸高堅前後卒乃得夫子博約之訓而竭才焉是即擇中庸也得一善乃一于至善者是也夫子恒曰明善明善者明吾心之至善者也至善豈在物乎故又曰擇善然則至善之爲中庸亦較然矣而謂爲物理可得乎

不遷怒不貳過何謂也曰此顏子卓立以後事乃復禮實功夫人一怒則多爲怒所遷以其心蔽而失其

理也靈則感故也唯顏子心不蔽而靈則著則雖未嘗不怒而亦不爲怒所遷也夫遷怒者蔽之大者也顏子不獨不遷怒而又能不貳過孔子嘗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蓋人未志仁則有惡而已未可言過也唯志於仁則僅可免惡未能無過也顏子雖卓立然或不能無小蔽小未盡善即謂之過不貳過正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知之著察亦何異太陽之中天而浮翳潛泆有不移晷而得之矣是顏子之改過敗於其幾者也故孔子謂之庶幾謂之不遠復所謂復禮之實功不彰彰哉曰孔門學者多

胡子衡齊

卷四

十九

矣而對哀公舉弟子之好學唯顏子一人顏子之爲好學唯此不遷不貳則孔門之學不在物理也不尤彰彰哉曰然

曰而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何也曰孔門以安仁爲至唯顏子則有三月安仁之久故曰三月不違仁其餘則一月不違仁者有矣一日不違仁者有矣故曰日月至曰既謂心不違仁則心與仁有間矣此世儒所爲疑心也曰子亦疑心非仁乎曰弟子驗之心之體仁也其有違仁者動於欲也非心本然也使心而非仁則一身之間且痿痺不貫矣即孩

提何以能愛敬見孺子入井何以能惻隱見牛敲鉢何以能不忍若是也世儒豈不知愛敬惻隱不忍之根于心然必謂心與仁二者則泥文執義之爲過也亦自替甚矣曰子又不觀乎孔門不言華不違仁而言心不違仁蓋以是知外修者之遠於仁也况求諸物理乎

曰也其庶乎屢空何謂也曰孔子嘗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蓋自言吾空空無所知唯叩夫大是非之兩端而盡言之舍此吾亦不能有所告也蓋孔子自得其本

胡子衡齊

卷四

二十

心不墮知識不憚聞見絕意必固我之私即謂之空空空空正見無知之意非曰如釋氏者偏於寂滅逃倫棄物者之比也自孔子以下唯顏子庶幾乎空空故曰曰也其庶乎屢空屢空者即近道也今訓者特以其庶乎爲一語謂其爲近道以屢空又爲一語謂其爲空空不獨乖孔子無知空空之本意即文義亦割裂不馴貫也大抵先儒以釋氏言空乃遂諱言空故其訓無知空空之義已稍戾至訓此章則大戾矣不知吾聖門言寂釋氏亦言寂吾聖門言虛釋氏亦言虛其幾微毫釐之間固自辨也又安得曲爲諱

思而重事經旨哉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何也曰漢儒以子貢爲貨殖集註因焉曰或者以子貢多學而識卽爲貨殖可見其不如顏子之空曰亦嘗疑貨殖非子貢事是義近也

曰曾子三省其在一貫之前與曰然曰今之言一貫者以一理貫萬事如其一繩貫千百錢也其果然與曰一理孰在卽所謂不貳心是也以是不貳心事君則止于敬事親則止于孝以是不貳心應天下則無不止于至善故古人云一哉王心又曰貞夫一唯一則無不貫夫是一也豈若今人想像一理道以應天

胡子衡齊

卷四

十一

下之事乃自比于一線穿萬錢而繆謂一貫者何其相萬哉唯曾子獨知其故荅門人曰忠恕而已矣忠中心恕如心夫人心至中而自如則可謂不貳心矣其曰而已矣云者言忠恕之外無一也一之外無貫也先儒嘗憂有一而不能貫夫有一而不能貫則非一也且謂一爲一事而謂貫又爲一事是已自二之矣又烏覩所謂一貫者哉曾子異時稱夫子曰江漢以濯秋陽以暴皜皜乎不可尚已至于皜皜則一矣此得一者之言也故顏子既沒唯曾子獨傳大學得其宗也

孔子與曾點者豈情與乎曰孔子而不爲情與則孰爲情與者曰孔子始問侍坐者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究其用也而點乃爲之鼓瑟而慢對違衆而異撰矯然欲爲莽莽童冠之遊浴風詠歌之事殆與嬉遊者無別此豈足以用于世哉然而夫子情與之者不已過乎曰昔者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咸若無意于天下者之爲乃不知異時堯上格天之業則古今莫京焉此何以然程伯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又曰君子不以天地萬物撓已然後能了天地萬物嗚呼旨哉後

胡子衡齊

卷四

十二

之學者未始誠有天地萬物之心乃欲屹屹攘攘焉以行于天下措諸當時吾未見其不出于名與功也矧曰撓乎卽若諸葛孔明其樹建非不瑰瑋亦終于方駕管樂爾已其於了天地萬物之心何如哉然吾聞孔明以靜爲學而猶若是則其它憑才能意氣依倣古人以建事者其又何如哉此無它志卑而見局故也曾點所陳若已悠然有天地萬物一體之意又能不以天地萬物撓已故夫子不覺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夫子非與其卽能爲舜伊事業也以其志與見固已超聲利下事功而了了天地萬物之基本獨有

在也其將與區區憑才能意氣建事者較然矣然點止于狂簡不能克念以入聖則固其自怠之失而非夫子之過與也雖然孔門三千唯曾子獨得其宗則點所爲詔其子者亦必有在而未可以大杖事聚棄也吾景行孔門不敢于點也妨不敢於與點也忽曰孔門自仲弓閔子騫南宮适數子咸亟稱之然而襲磨責望則浸加于子路子貢其不以子路剛果子貢穎達故耶曰然昔者夫子嘗誨由以知之道又告以知德者鮮蓋欲其從是以入室也異時問君子則告之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安百姓此則揭典謨學

胡子衡齊

卷四

二十三

五

庸大旨而盡發之至與以一貫啓曾子者無殊致而與告仲弓者若有加矣然子路似終未寤豈亦以前聞未行而終爲累者耶陸子曰子路結纓是其次第蓋言子路雖未中道而其剛過人遠矣

子貢之類必有近似于顏子者故夫子有與回執愈之問將啓其如同之潛心於內也而子貢不寤異時乃以窹空與億中者對言之而又不寤無言之誨其所以窹之者尤至矣而反有何述之疑故夫子不得已詰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者與蓋示其非多學也而子貢猶爲兩可之對已而夫子明言曰非也予一

以貫之子貢乃終不能如曾子之唯以發聖人之蘊異時猶判性天爲二道又推夫子文章於性天之外何其岐也嗟乎穎如子貢乃反不得其以穎障耶然則孔門之不事多學不貴知識聞見也豈不諒哉雖然第于築場三年子貢又獨居三年予以爲子貢獨居靜處加三年之久其所得又不可以常情竟矣今猶以常情語子貢者非也

曰今先生已上徵孔子旁證顏曾授受心精源委根枝千載非遙較在目前洙泗若此末學如彼何爲其然也聞之孔門弟子曾子子夏年最少至晚歲各以

胡子衡齊

卷四

二十四

其學爲列國師惟曾子一貫自得發之大學知本其先以授子思逮於孟子遂失其傳子夏之學篤信聖人其言有始有卒意以末爲聖人始事以本爲聖人終事故傳其學者能遵聞見謹器數今著于記者可考波被漢儒訓詁繁增太史氏已譏曰儒者博而寡要彼儒者卒不知其與孔門徑庭而知本霄淵也嘗試究之爲曾子之學者以由本達末爲序爲子夏之學者以溯流窮原爲序溯流窮原者襲所謂臨海築漸而欲以尋源登嶽辨衆而欲以探本雖自其顛而不可得者也嘗思夏在聖門時夫子已詔之曰無爲

小人儒夫子憂豈若後世黨利小人哉所謂小儒是已孔子固已通知有末學之卒為學累矣雖然末學者流則猶止于遵聞見謹器數比于識其小者之倫未有主在物為理以為教也記禮者曰自中出根于心又曰無節于內者觀物弗之察蓋猶知根于心節于內之為主亦未有仇視其心而專求物理以為學也嘗試究之末學者流其在孔門比之門庭者也求物理者則直索之道途爾已曰乃今知之棄祖父而信衆子者匪一朝夕矣雖然先生指我靈則示我全全證諸父祖微諸孔子大哉貫聖未可以口舌承也

胡衡齊

卷四

二十五

願言請事以俟百世

胡衡齊卷四

胡衡齊卷五

泰和明立正甫

譔

門人同邑

廖同泰

陳秉治

陳以曜

談言上

談子曰東壁之子嗜尚陸博至忘寢食遺遠父母捐棄妻子胡若是之癖也浮休山人曰古今嗜尚奚必斯人昔唐潘彥瞻陸博一日浮海舟破彥猶手握陸

胡衡齊

卷五

局口對骰子翌日達岸兩手見骨而二物不離漢劉雍嗜瘡痂嘗詣太守孟靈休適痂墮地雍即俯取食之至有鞭撻健卒以供痂食宋明帝則嗜蟻蟻唐鮮于叔明嗜食臭虫權長孺嗜食人灰而海上又有嗜臭之夫今夫人性常嗜之外有刺嗜焉鮮不為癖奚必斯人子獨不知文王嗜昌歠楚王嗜芹蘆魯曾嗜羊棗屈到嗜芟魏徵嗜醋芹皆刺嗜也推之宜僚之九成公之饒稽氏之鍛阮氏之履顧氏之煮劉氏陶氏之酒王氏張氏之書又推之五侯之爭六王之戰蘇張之辯楚漢之攻衛霍之貴王石之富皆刺嗜也

子又不知談天斜雕龍與公孫堅白惠施五車驚熊
子華韓非虞卿司馬子長相如子雲之徒迭相著述
列屋盈家末儒訓詁百葉千葩自賊根芽競相雄誇
皆剩嗜也夫孰爲不癖又何此之愉悅而彼之嗜嗜
客曰若山人者舍軒裳耽林壑是亦所謂烟霞痼疾
泉石膏肓者耶山人既有剩嗜寧責他人山人曰與
其辭詞章訓詁寧癖烟霞泉石弟子以告曰甚哉山
人之言甚則甚矣而爲吾徒者可無辨哉可無辨哉
隋田楊與鄭法士俱以能畫名法士自知藝不如楊

胡于衡齊

卷五

二

也乃從楊求畫本楊不告之一日引法士至朝堂指
以官闕衣冠人馬車乘曰此吾畫本也子知之乎由
是法士悟而藝進唐韓幹以貌馬召入供奉明皇詔
令從陳閔受畫法幹因奏臣自有師陛下內廐飛黃
照夜五方之乘皆臣師也帝然之其後幹畫遂果喻
聞若田韓二子可謂能求其真者也彼以似求似者
則益遠矣今之學者雖曰求聖人之經固已非其真
乃舍經而專求訓詁則又求似其似之者夫不充達
乎

昔者楊子筆畫馬於壁居者如聞鳴蕭李忠訓畫

醉波濤而六宗夜聞水聲此非馬鳴與水聲也聽者
自聲也吳恣玄畫鬼神數壁而颯然風起馮紹正畫
龍而白雲出廡此非風起而雲興也覽者自興也學
者可以知妍媸之從生矣是故知物所從生則物物
而不物于物

漢儒者馬融自擅知經又善推步常筭渾天不合群
弟子莫贊一辭唯鄭玄一算而決及玄業成辭歸融
心忌焉嘆曰詩書禮樂皆已東矣乃潛欲殺玄推式
以算玄當在土木上躬騎馬襲之玄亦預知乃入橋
之底俯伏柱上融踟躕嘆息而反玄由是得免嗟乎

胡于衡齊

卷五

三

融之所爲是烏知詩書禮樂之豪芒哉故曰漢儒專
經而經愈亡

雲之樵遇設罝者於途曰慎無獵人設罝者曰吾所
獵者豉而角毳而翼何謂獵人雲之樵曰子弗聞昔
者羽山之熊貝丘之豕牛哀之帛其先固人也況乎
都木之野彘彭世之鹿又王祐之道士鹿也劍南之
傑然中牟之馴雉茂先之鸚鵡賈人之秦吉了也之
數者形則物矣而心人焉子謂之人非耶今之豉而
角毳而翼者安知不有若人然則子之獵人多矣設
罝者聞言而懼遂裂罝折矢誓終身不復獵宅日設

量者從上邑通都遶而歸謂雲之樵曰曩所謂形物而心人者爲其有義也吾頃見冕而相國弁而相奪競利忘義者何啻十九不亦形人而心物乎謂之物非耶况以人獵人世不見罪而子獨罪予之獵物雲之樵恍然不能答久之吁曰吾奚忍夫以人而相物且相獵也

海瑞生曰海之渚有海鏡焉其腹空洞無臟唯中藏紅蟹子小如黃豆而螯其足海鏡饑則蟹出拾食蟹飽海鏡亦飽或迫之火則蟹出離腸腹而海鏡立斃夫彼其所爲斃者以所假在外不在內故也水母者

胡子衡齊

卷五

四

亦出海中胚渾然然而絕無眼常有數蠟寄蟄腹下代爲之眼蠟行而行蠟止而止一日波盪蠟離而水母竟墮死泥沙彼其所爲蠟者以所假在物不在已故也第子以告先生曰異哉學者之違內迷已而終弗困頓者希夫第子識之

星之徒問於扶桑君曰子不見昭昭者之爲光也非神明乎扶桑君曰非也子不觀吾扶桑之日輝映四海神哉明哉豈昭昭者與之星之徒曰凡先日之爲神明也大一人曰日雖大俾墜戶而塞牖則光無入矣奚其神且大若夫神明在我五通十達無所不

之之天地而天地焉之四海而四海焉之古今上下而古今上下焉四海何足以竟雖然則無不自昭昭始夫星與日雖影有大小其爲外一也影爲足以達神明吾重悲今之以影學也曰學胡以不墮於影曰子思子曰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日南之國保人所居保生既長則縛制大樹取物如紫粉然畫其胸而刺之班班若異物謂之文身華人視其文也恒用爲怪而彼視華人之弗文則亦用爲怪然世徒怪保人文身之非而不知自文其性之非

胡子衡齊

卷五

五

下士畸人姑不逮其儒而搦管一日之間不知幾濫思而溢慮也幾瀾言而枝說也何況體節之繁註疏之多燉爛瀰漫於天下冗踰九牛毛彼其於真性何啻素之受繪綢之受和將求其初而弗得抑且以繪和爲真矣視彼文身者一何多寡之遠然則君子奚彼之怪又奚怪怪乎哉

輟俗多實有士人父壯時賈秦隴間去三十餘載矣獨影堂畫像存焉一日父歸其子疑之潛以畫像比擬無一肖拒曰吾父像肥哲今瘠鰥像寡鬚今髯多鬚皤乃至冠裳履屐一何殊也母出亦曰嘻果遠矣

已而其父與其母亟話疇昔及當時畫史姓名繪像
顛末乃慨然何曰是吾夫也子於是乎禮而父焉夫
父天下莫戚者也乃一泥於繪像致有妻子之疑彼
儒者獨不知經史亦帝王聖賢之繪像也何則帝王
聖賢之道出於心著於事而載記於經史是即所謂
影堂父像者也經史載記有定體而道之出於心者
無定形今世儒顧泥經史而忘求聖人之心是即所
謂泥繪像而拒真父者也於乎彼儒言者其不泥繪
像而拒真父者蓋幾人哉

客至自建爲言武夷大王峯之升真洞洞中有雷文

胡子衡齊

卷五

六

甌甌五以盛仙人琰骨洞外有黃心木爲棧雖險不
墜而火不爛又有四船相覆以盛仙巫船皆圓木剝
成外懸而半枕於洞土人禱雨者輒用竹繩綴撈造
其處又有小藏峯二小船大藏峯橫插板木中有圓
器如官方器如篋餘者如杵如盤咸不知幾千萬禩
而未有毀也此何理以致之通一先生曰是何理可
窮也同坐客曰以予所經仙岩亦有床櫃之異其他
如西川之火井油泉峨眉之光相登之海市靈岩之
飛瀑華陽之喜客泉是皆不可理喻豈惟是哉獲生
以武敘契育以鳥郊其事表諸經君子雖不語怪然

前史昭晰若晉杜車騎出于蛇是蛇而人也疑非獨
杜預也唐張路斯出于龍龍而人也疑非獨張氏也
宋韓蘄王出于虎虎而人也疑非獨韓王也李侍郎
出于龜龜而人也疑非獨李椿也夫人物相去遠矣
物之能爲人則人之能爲物亦可知矣儒者必曰理
則無是是何理可窮也子思有言及其至雖聖人有
不知歐陽永叔曰治其所可知置其所不可知是之
謂中道先生曰是則理也

吳門之貴胄其先世曰廬貨藏稱雄牕而有子其
伯長唯日鶯飲博恣聲伎駘宕不返卒爲窶夫莫以

胡子衡齊

卷五

七

享其業其仲懲之則卸醴絕聲身不離閭研稽素藉
窮所自出畫畝而記刻鉢而題下逮于虀盤穀柳之
微簿札充櫛自謂握祖父之遺筭矣然而口卒污菜
泉貨內耗事至必曰俟素籍爲之籍日紛紛而家業
猶伯兄也至季第則大懲曰吾二兄均左矣於是躬
履南畝目徵貨器日課子毋錢不多載記而先業益
充妻孥享其羸隣里食其餘伯兄恚曰是甌甌者異
我仲兄鄙曰是未嘗觀農器譜而妄治農也未嘗讀
貨殖傳而遠治貨也至詬之不容口季終不顧而修
業自若洞先子曰季得矣季得矣夫人心受命于天

萬理皆備比之光業孰不雄鷹然而衆人奪於聲利
色欲則伯長是也世儒荒于物理載籍則仲兄是也
今也反諸身心直求天命之性有類季弟之爲者則
世儒莫不詬之猶二兄之詬季不已也雖然人固已
享其蠶食其餘矣詬何患爲

樂仲子曰昔昔好種橘吾種輒前春而植私竊懼晚
也植而遂者十不得一二焉訊之老圃圃曰橘不可
以前春種也蓋後之吾從而後之植而遂者十嘗得
八九焉又訊老圃圃曰冬榮之木其氣外周外周者
非陽盛不可活也冬謝之木其氣內固內固者雖陽
胡于衡齊

卷五

八

未盛活也推此則百種百活矣仲子俯然嘆曰吾益
信技藝繁者之本根壞也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
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修養而外
於人乎是故君子貴歛其真不槩其根萬類以生
南海鍾生曰吾國西樵山之坡陀有行木一則可滋
千百若種若者厥一行木之地則躍然喜已而樹之
千者雖有旱乾不灌而榮甕無俟汲也桔槔無俟用
也非他有繆巧也行木性能召水者也有一行木則
其地之百泉爲之潰涌津液而餘潤被若者多矣故
時稱行木有賤工者憂曰是亦一木也夫惡能生水

况以陣吾若遂集斧而薪之捐捐然走于山澗之間
朝汲而灌慕負而斂人百其勞而榮弗若之矣胡子
謂弟子曰小子識之夫人心之生理豈當行木哉而
世儒者不反諸心而求諸物又奚當工人之舍行木
而走山間者哉嗟夫行木世不恒有者也而人駭於
希遠乃曰人心亦爲希遠智乎

談子曰昔唐郭元振未第時已能爲汾民祛烏將軍
之害其膽志蓋一時異時忠孝文武已兆茲矣又有
言元振嘗山居夜有人面如盤眼目出于燈下元振
了無懼徐染翰題詩其頰題畢塗之其物遂滅若元
胡于衡齊

卷五

九

振膽志豈其獨鍾耶抑人皆可學而有者耶洞先子
曰稽之元振讀書大學時適其家寄資錢五萬有叩
者曰吾五喪未葬願有句也元振即舉五萬錢盡昇
之不復問其名元振器量固若此然則膽志良有本
哉力本則可以學矣弟子以告先生曰器量生於明
明爲本也子不聞濟南鄆方山之南有明鏡石焉方
三大餘也山魃行伏了了然著鏡中莫之適至南燕
時山魃惡其照也而添之俾弗明自鏡石漆而山魃
盡熾人足掃矣夫人莫不有鏡能照魃魃魃隱不
皇矣皇害人哉雖然吾見今之人有自漆其鏡以悅

魑魅者矣其不為魑魅怖伏者誰夫弟子曰昔朱顏延年變其妾且畏之妾一日撲跌延年幾斃妾死延年反哭之慟已而恍見其妾出于屏間驚怖遂卒然則魑魅夫人自為之也先生曰然

胡子衡齊卷五終

胡子衡齊

卷五

十

胡子衡齊卷六

泰和胡直正甫

譚

門人同邑郭子章

廖同泰

吉水鄒元標

陳以曜

廣陵顧允

王用中

永嘉王繼明

同校

談言下

戎夷造齊如魯而後門天大寒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是愛

胡子衡齊

卷六

一

也子與我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又惡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大息曰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夫戎夷始欲為天下惜死不嫌生也終能為弟子拯生不辭死也戎夷可謂知處死矣使戎夷誠知道則雖為天下士可也彼陳三之徒侯蠡之流區區殉名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安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諷其故於安子安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佚夫任人者匪直佚也人

義必周而不漏也任力者匪直勞也力寡必偏而不
咸也任人者匪直不漏彼蒙任者可以使不肖者肖
也任力者匪直不咸彼不蒙任者且將使能者不能
也此古今常試之驗也故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又曰恭己正南面而已言任人也

梁天監中有扶南大舶駛坡黎之鏡鏡面廣天五內
外皎潔方員照三十里訊其直曰此波羅尼斯福樂
寶也約值百萬緡帝令有司算之傾府庫償之不足
朝臣無敢議其值者已而有國工沉隱士也聚鏡熟
視斥而去之曰是照不過三十里奚足貴吾中夏神

胡子衡齊

卷六

二

州有神鏡能照左右髮及秋毫咸徹表裏以逮萬里
四燭無疆則天子之心是已夫天子神鏡有赫其明
有灌其靈而德威政刑出焉內無苛繳外無姑息則
天下拱手而治福樂孰踰此焉用傾府庫以酬彼鏡
帝不能用竟酬其值晚年專務姑息政刑大弛卒有
侯景之難國亡鏡亦隨喪

談子曰南海之濱有龜市焉龜保背海隅邊幅廣修
不知幾百里也居民眠為石洲漸創茅茨鱗列成市
不知幾何時也異時有穴其肩為鉄冶者天旱火熾
龜不勝熱怒而移去沒者凡數千家或譏之曰是置

居者不審也而不知置天下者不處其安而虐且燭
則鮮不成龜市也東海之濱有蟹閣焉蟹居海中吐
氣則結成城墉樓臺人馬五色經綳出煙霧之表高
鳥倦飛就棲輒墮氣中竟以溺死或譏之曰是為鳥
者不審也而不知人之宅貴富者不擇其從迷昧終
身則鮮不墮蟹氣是故惟大人者斥天下為龜市
不以欲熾眇貴富為蟹閣不以身迷斯人也雖為天
下處貴富也可矣

胡子衡齊

卷六

三

家夜遇賊僧劫至此王驚悅之載以後乘會獵者獲
一生熊因納櫃中乃局留草間時明皇方求極色王
以莫氏殊麗即表上之具奏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
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二僧以萬錢賃店作法事唯
昇一櫃入店夜久腦膊有聲遲明寂然店戶人怪之
啓視有熊衡出脫走尋二僧已骨矣上知之大笑曰
寧哥大能處置此二賊也談子曰彼二僧自謂得麗
妹如莫氏足樂矣而不知櫃中之忽化為熊也明皇
自謂得莫氏矧又得大真足樂矣而不知域中之忽
化為胡也明皇能笑二僧後之人又笑明皇於乎人

主其無令相咲無已也

談子曰齊桓公唐明皇二君皆始治終亂而皆起于好內桓公始聽鮑叔薦管仲遂忘射鉤怨而獨任以政人不能間何其難也已而修內政興海利贍貧窮祿賢能踐盟曹沫割地燕君拜胙周使軟血葵丘責楚尊王平戎安周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何其智也比管仲卒近用易牙開方豎刁三子專權於外嬖長衛姬等如夫人者六人長姬淫於雍巫雍巫又厚結豎刁以惑惑於內桓公病易牙豎刁作亂塞宮門桓公欲食食絕欲飲飲絕慨然涕曰吾何面目見仲父

胡于衡齊

卷六

四

乎遂蒙衣袂死既死五公子爭立桓公尸在床六十七日尸蠱出於戶夫先後一桓公也始任管仲以一夫命令天下終惑內嬖近用小人不能庇一身抑何悲也雖然仲有罪焉初仲齋祓受相桓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尚可以爲國乎寡人不幸好田田莫不見禽而後返仲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好酒日夜相繼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寡人不幸好色而姑姊妹有不嫁者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夫人之好內嬖宗則亂莫甚矣仲乃云非急仲固導之內仲又安能禁群嬖於身後乎仲雖平

戎其若女戎何哉故曰仲有罪也明皇自少已定雖剛亂誅諸黨而安廟社又誅滅李元楷等陰謀立殺長孫昕之怙威可不謂英哉任用姚宋聽諫柳澤增置侍讀以弘嘉謨追封五王以配廟廷不可謂不英且明也僑陵襄事已卅年矣猶不受朝賀踰十年猶望陵灑泣既耕籍田猶種麥後苑自太子以下令躬收獲示重業盛蕪知民艱可謂能繳然爲義者也史臣贊曰焚後庭珠翠以戒奢禁女樂出宮嬪以懼荒叙友于敦骨肉以厚俗蒐兵責師以明軍法朝集計最以校吏能西蕃競款北狄趨風冠帶百蠻車書萬

胡于衡齊

卷六

五

里咸非溢美然九齡既疎林甫日親太真擅內而漁陽羯鼓遂震蕩於寰宇明皇狎猩望賢朝食不供頰與馬嵬六軍不發乃勉誅國忠而縊貴妃宗廟立城生民塗炭明皇雖掩袂涕泣不既晚乎明皇晚節詔天下祖奉玄宗皇帝習四子立學官博士弟子負尤爲亂命又招集張果羅公遠葉法善之徒且欲從公遠學遁漢文帝云朕乘千里馬將安之明皇學遁亦安所之耶當其在望賢馬嵬之間曷爲不能遁耶其倒繆益甚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此桓公明皇之謂也夫桓公明皇英主尚有是而況其下者乎然則女禍於人國也烈矣

談子曰女禍有二一內嬖二外戚外戚則漢甚呂王唐甚武氏至莽遂竟移祚呂與武帝移祚且十之九其外漢祖唐宗無刑家大道亂不亦宜乎史又補莽將篡時挾漢婚已女為平帝后平帝崩后年才十八為人婉嫕有節操莽既篡乃更號黃皇室主而令別婚后大怒因病不肯起莽不能強也及漢丘誅莽燔宮后曰何面口見漢家遂投火死夫以莽之篡漢廷大小臣工爭頌功德宗室子為作符命而其女

胡于衡齊

卷六

七

獨不欲更節且為漢死然則人性之善不以類移不以習易若莽女尤難也嗟夫人主創承無刑家大道以為子孫型模欲無亂也艱哉

秦二世三年丞相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駭因持鹿獻曰馬也二世曰丞相誤耳問左右或言鹿或言馬高遂陰中言鹿者以法群臣莫敢不聽高及二世責讓高以盜賊重高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閭樂謀弑二世使郎中令為內應閭樂將吏卒入望夷宮數二世曰足下驕恣無道天下共畔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欲得

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高遂立子嬰去帝號為王以黔首莖二世談子曰高之威燿矣詩曰匪教匪誨時惟婦寺三代以來女婦稱姐囊乃寺禍未有甚高者也秦惟祖龍稔禍二世倒執太阿授高其柄乃至求見丞相乞為黔首而不可得皆秦之自取也秦乎其孰讓

胡于衡齊

卷六

七

東權鄭義謀除大慙遂獲侯封超任官卿至鄧太后女主益近刑人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已非徒掩庭故步矣其後孫程立順曹騰建桓單超誅與乃遂植茅分虎南面人臣者紛然若拾果焉其邸第擬諸天家養子出自帝制忠良摧陷毒盈海宇節張讓彌為魁雄竇武何進之徒雖以周戚上將機事未密先飲其劍已而素紹兵入根苗痛絕而國隨以殄矣豈不悲哉唐制貞觀以後七十年間內官唯職守禁中宗乃濫署七品以上員外官至千餘人而衣朱者尚寡玄宗中官稍稱旨者即授三品衣朱者亦千餘人而

兵柄未與後李輔國從幸靈武程元振劾衛代宗乃
至三公王爾杜國尚父與天子共政事矣已而魚朝
恩爲監軍容使又有護軍中尉分掌禁兵自是神策
天威軍柄亦全歸於璠臣貞元之後威焰日赫五位
之廢置九重之生死咸出掌握遂有定策國老天子
門生之稱文宗終托匪人謀用不臧其露之變幾已
覆國昭宗被季述等持搥數罪收置幽辱鎔錫固扁
鑿竅通食至不忍言崔胤雖快仇屠戮流血成川而
國祚旋亡不大晚乎昔者周制閹人領于冢宰止供
掃除無假名器矧曰兵權唯漢和唐玄古今至愚乃

胡于衡齊

卷六

人

首假以權貽禍至毒天地爲之倒列日月彌以晦冥
身殲國亡室闔不保千載有餘悲焉然則爲人主者
尚無以權假刑人至喉癰不剪浸成古今悲嘆而卒
無裨也於乎慎哉其惟明辟

僖宗吟曰紇乾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固以
外逼強藩內窘家奴欲棄萬衆爲齊民而不可得讀
之彌足悲焉昔王守澄教其黨曰無令人主近賢士
親詩書則吾儕可以得志嘗試辟之斯語也固亦所
謂貝非藥耶昔江左有病人面疽者試以百藥莫不
掀發當之至貝舛閉口不欲納病者喜曰此藥治夫

因以膏筒灌之數日遂愈故治病者當求病之所忌
賢士詩書闡寺忌之火矣人主治闡寺唯親賢講學
夙夜驚於知人安民勿皇其他寺人介功唯背無惟
名器唯恩無惟事權亂不假刊也是曰上策

談子謂杞翁曰自趙宋氏立國未多見婦寺大禍此
非獨大綱正抑亦不與權之效與杞翁曰宋之夷禍
則豈後婦寺哉宋懲藩政不飭武備唯恃賂獻馴至
大亂而後亡國則藝祖與趙普之謀非也藝祖既下
河北欲乘勝取幽燕走書詢普普曰奏止之藝祖遂
班師及雪夜幸普謀取太原又以幽燕地圖示普問

胡于衡齊

卷六

九

策普皆力止且曰可取孰可守吁普言左矣即如藝
祖取天下而帝之又焉必後世之無守也然自是君
臣竟不以幽燕圖兵權釋一時之杯酒而戰爭藏異
日之疆場豈獨失中國故地哉遂俾暴虜都華夏冠
冕爲魚肉此非其胎禍與宋之敗蓋有三一懦敗二
議敗三恩敗夫天下好戰必危忘戰亦必危自普以
銷兵爲長策其後太宗始奮力收太原已而北伐契
丹互有勝負乃至寰州之隔太宗若臣遂絕口不言
兵真宗之朝民不識兵虜逼門庭乃用寇準謀躬率
濟河大禱其氣然竟以歲幣定盟罷兵神宗語及太

宗中前自謂不共戴天憤恨爲之泣下後值王韶等
覆敗遂弛幽燕之念揔之皆襲普智識者慨焉蓋當
時不議將兵者之非其人而猥以兵不可用爲言不
寃乎日無謀虜之實而徒以虜不可謀爲心歐陽修
曰臣見朝廷常有懼虜之形而無憂虜之心夫不憂
而懼則積懦之爲累也異時虜至城下微欽父子竟
不守死相繼請降懦劫之也故曰懦敗歐陽修曰近
年朝廷間發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十至於臨事誰
策可用又曰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斯語誠
中宋政之膏肓凡皆多議之爲過也虜人譏曰待汝

胡子衡齊

卷六

十

論定吾已渡河其言足警矣而南渡上大夫議戰者
則不知所爲守議和者則不知所爲戰曾無范蠡一
定之畫坐成秦檜賣國之奸群臣固知厝火乃至區
區弊精故紙奔走一世以趨窳言雖言滿上下何資
實用故曰議敗宋既增益歲幣計數十萬至於郊祀
單恩任子之多乃逮于女夫外孫濫亦甚矣當實似
道秉政國事已去猶推恩至大學生是何異于號旱
苗之水以沃魚藻兩無裨矣故曰恩敗此三敗者儒
者與有責也

杞翁曰前代尚有文臣樹將業者羊祜杜預謝玄帝

敬裴行儉張仁恩之徒儻然爲世虎臣至宋室鮮有
文臣能將者亦懦累也夫吳越之人狎舟燕趙之人
輕騎豈其性能戎習使然也古者男子生則有桑弧
蓬矢以射四方六藝有射豈獨教文亦所以修武也
昔者諸葛讀書獨觀大旨李靖不欲作章句老儒知
其無裨而有妨也故國莫病於畏言兵士莫忌於疲
虛文假今宋之君臣不局局於聲容訓詁間以困略
其辭氣磬銷其英風俾士之才力相近者習於武事
而試用之亦可以廣材而破懦矣詎至以中夏蒙帝
非夷虜臣僕哉雖然此非獨過宋也

胡子衡齊

卷六

十

談子謂杞翁曰子過宋甚矣然而未知擇將之弗易
也乃若今日擇將猶難而子胡易之杞翁曰嗟哉宋
耶繇神哲而上未始擇之而謂曰世乏其人則誣世
繇高孝而下未始任之而謂曰人非其材則誣人夫
觀日之玉照夜之珠遠出異域來自重譯此非古今
所希觀耶然無足而登王庭無翼而棲瓊庫者何也
則所好存也宋微之爲良嶽也杏岫梅嶺猶爲宜土
之樹若炎州荔荊素非中土宜植亦莫不簇集而蔚
生之則所好存也向今宋君臣以揣良嶽之心構國
家以集花石之力集將材則何患擇將之艱哉不然

祿山亂而李郭顯元木至而韓岳名豈假之異代哉
古語云將相無種古之取將或出奴隸或出敵國或
出亡命亦或出盜賊惟英主良相多方試之不次庸
之則無弗得矣而必謂擇將之弗得是亦所謂過活
烏坐待終斃者耶雖然亦非獨宋也

談子曰嚴尤有言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後世三家
周秦漢征之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
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
之盡境而還辟如蠶蟲之螫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
是爲中策漢武選將練兵約齊輕糧深入遠戍雖有

胡于衡齊

卷六

十一

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
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皇不忍小耻
而輕民力築長城袁延萬里疆境既完民力內竭以
喪社稷是爲無策信如嚴尤言則禦夷終無上策其
果然歟杞翁曰不然昔周宣王之先周公相成王撫
萬邦巡侯甸征弗庭綏厥兆民其始在制治未亂保
邦未危三公則論道經邦三孤則貳公弘化六卿分
職率屬以倡九牧以阜兆民而大司馬則克詰戎兵
以陟禹之跡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當是之
時虜雖天驕不敢望壯月南牧矣此非上策而何然

則策莫上于修內政莫要于得賢相得賢相則能得
大司馬得大司馬則能擇良將飭武備其禦之也不
在彎弧鳴鏑後矣而必謂禦夷無上策者是猥以後
世之事言之者也又焉知帝王者之爲策曰帝王者
爲策何如曰不策于策而策于道夫唯策于道者治
未然

杞翁曰不聞宋仁宗時有張吳二士者負縱橫才不
事干謁而規禮聘其作詩有踏破賀蘭掃清西海之
句韓范守邊威狂視之異時二士刻詩石上洒泣過
市二帥竟弗之省二士無所適遂亡走西夏揚名張

胡于衡齊

卷六

十一

元吳昊觸夏主諱聳其聽聞夏國收爲謀主勢日強
大開右震懼遂不可制韓公時爲四路招討駐兵延
安忽夜有人提匕首入卧曰某西夏張相公遣取相
公頭不忍加刃第取金帶去蓋宋君臣之用人狹矣
談子曰孔子曾子豈非所謂前知者耶孔子修書終
泰誓曾子著大學亦以泰誓一个臣終之彼一聖一
賢豈皆知泰之繼周者耶不然何借取于泰誓也洞
先子曰孔魯之前知吾弗得知已然吾知泰誓一个
臣之足以相天下也相天下舍此雖有善者如丙魏
姚宋亦節士耳何足與于大臣之道哉曰然則後世

就爲近曰韓范升其堂房玄齡游其藩

談子曰大臣之事大矣然使一个臣斷斷乎無他技而坐辦天下大事恐未可也洞先子曰予不見龍乎龍赤身耳然能以雲爲輿以風爲駟以霆電爲徒御上下變化而雨澤天下者龍非有他技也以其體虛而用神也方龍之始潛也不思不神而患不虛唯虛無弗神矣風雲霆電之從之者後於虛也龍身虞不辦大事也假令龍如魚魚喜能負重則技止龜跌而已如螭吻喜能望遠則技止陞首而已如蒲牢則技止鍾紐如狴犴則技止獄門饕餮技止鼎蓋睚眦技止刀環爲此者疑彼爲彼者疑此又安能後風雲霆電而變化而天下哉故大臣無一技然後能用天下之技用天下之技爲技猶用天下之耳目爲耳目用天下之手足爲手足謂一个臣不辦天下大事亦未可也不然則亦蟲鼠螭吻之尤而已又惡足語大臣

卷六

十四

且夫大臣學道不學技曰大臣學奚道耶曰休休是已彼休休者范乎若愚綽乎若暇恢乎若無畔渾乎若無擇視天下人皆我人視天下耳目手足是一耳目手足也我方有美技何患無技是故大舜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樂正子好善優于天下

則善用休休者也休休已天下治矣曰然則周公多材多藝何失曰周公而有無實而虛故曰公遜願廣赤鳥凡几周公何技焉口使天下皆爲龍不爲蟲鼠螭吻則孰爲起而作事者與曰古之人臣有坐而論道者龍之徒是也有起而作事者蟲鼠螭吻之徒是也雖然自其修者言則不可以定擬是故有坐而論道者之道而下蕪乎技則未始不可以作事也有起而作事者之技而上學乎道則未始不可以論道也是亦在乎人耳雖然世固有論道之賢而宅作事之地則稷契之分職孔子爲粟田委吏繼爲司寇皆是也

胡子衡齊

卷六

十五

也猶曰得龍之道而任蟲鼠螭吻之事龍之道奚少也管子相三月請論百官桓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壘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寧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曠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於是桓公聽管

仲立五子者而國大治談子曰若管仲亦幾于大臣之道者與洞先子曰管仲善用人者也加時相多也然而非知道者管仲自云若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有若欲霸王夷吾在此夫管氏不知帝王大道而徒以霸王自處麥毗世主之前於休休凡几何當千里管氏而知大臣之道孰不知道

談子曰晉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明光者性最妬伯玉一日讀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足矣明光曰君奈何悅水神而輕我我死何患不為水神其夜乃自沈死越七日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為神

胡于衡齊

卷六

十本

矣伯玉覺遂終身不敢渡水其後有婦美者渡此津雖狂風浪暴起卒不得渡醜婦雖盛粧無弗渡也故稱妬婦津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立津旁好醜自彰妬婦何其烈哉嗟夫後世不有妬臣津耶凡人臣賢者未有能涉妬臣津者也或曰唯大人者秉衡則無津而賢者利涉矣

小說家載則天末年有益州父老賣藥城市得錢即博濟貧乏經歲餘病者得藥無不愈常時遇有識者輒告之曰人一身一國也人心帝王也旁列臟腑等輔也外具九竅群臣也故心病則內外不可揀矣何

異君亂於上臣下無不病者故凡欲身無病必先正其心不使氣索不使思狂不使嗜欲迷惑則心先無病心無病則其餘臟腑有病不難療而外九竅亦無由受病矣况藥有君有臣有佐有使故病則若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如失其序必自亂矣又何能祛病此猶家國任人也吾老賣藥嘗以此為念每見愚者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恣納其病以至良醫名藥不効猶不自知悲夫父老之言旨哉隱者耶

談子曰莊子所言聖人之道聖人之才岐夫夫有其

胡于衡齊

卷六

十七

道斯有其才未有有其道而無其才有其才而無其道者也故曰岐也洞先子曰否自吾涉世而驗之世之不岐也難矣何以明之昔者漢高武唐文皇非謂有聖人之才而無其道者與不然何其能一天下而不能與湯武齊化也衛武伯夷柳下惠非謂有聖人之道而無其才者與不然何其擅聖稱而不能與周公比跡也若夫以聖人之才行聖人之道兼有而不岐者其惟堯舜三王契皋伊周孔子乎其次學聖人之道而近其才稷夔傳說魯子是已具聖人之才而有其道賴子子思孟子是已傳說之後程伯子近之

孟子之後東越王子近之雖然古未有遠聖人而能大濟天下者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夫難也者難夫兼有不岐者也

談子曰昔宋蔡絛著古器圖說極言當時好古風盛至元符間憲章古始眇然追唐虞之典及大觀初乃倣李公麟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圖所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故有一器值金錢數十萬後動至百萬天下塚墓破伐盡矣政和間尚方所貯至六十餘數百器已盡見三代典章而讀先儒所講說有可哂者始端州上宋成公之鍾而後得以作大晟及被諸制位於

胡子衡齊

卷六

十九

是聖朝郊廟禮樂一旦復古當是時天子尚留心政治所重唯三代之器若秦漢諸物非殊特不収及宣和後則累至萬餘若岐陽宣和之石羈約文翁禮殿之繪像周間鉅細索入九禁又有稽古博古尚古等閣咸以貯古諸器禮器及圖畫然世事則爛漫上志衰矣非復前日考驗俄遇僭亂悉入虜營若孔父子產之景行散召公季之弦辭牛鼎象首之規模龍甌鴈燈之典雅皆以食戎馬供熾烹散滅不存中國之耻莫甚乎此言之可爲於邑若是則好古非歟洞先子曰好古何可非也雖然古不在書亦不在器物

宋人君不好古道而好古器物其覆國廢古也宜哉古道奚貯乎貯在人心載記在六經是故正諸心措諸事與政以敷錫生民施及蠻貊則可以坐對文武而寤寐克殫也好古孰踰此而奚以器物爲若必唐宕其心宸事與政而唯沾沾焉器物之好圖錄之研雖盡移三代禮器樂章充溢于後世之朝野亦何以別于操旗氏縣而乞大公九府錢之譏也耶

胡子衡齊

卷六

十九

爲花鳥細同絲髮大比黍米眼鼻嘴甲皆具唯瞭視者能視之帝后效之亦集鳥獸毛爲羈各肖其形貌工費爲之巨萬談子曰左氏服妖之譏至是極矣洞先子曰子弗知之世有居妖則迷樓良嶽焉極也有器妖則髮幕珠炬焉極也有文妖則風雲月露焉極也文妖胎于宋景成于枚馬盛于建安而靡于顏謝徐庾之徒自是則木士狡童第知剪綴是富而不知六經誰何指也雕績是妍而不知仁義誰何物也枚馬是師而不知孔孟誰何人也詞賦是業而不知經綸誰何事也蓋數百稷情平若不加之夜其後陳叔

竇江樵輩當隋師壓境猶然與狎客賦詩爲娛彼豈真能忘利害哉誠以淫詞鄙目而豔曲塗耳也其禍若是烈也久之王文中出天下始開六經仁義之言而唐室以興蓋世與文交與文喪非一代矣今也復何惡崇妖辭禍斯世也

或曰聖人用文乎洞先子曰文非聖人不能用也聖人用文爲道與法孟子曰上無道揆下無法守道揆法守不可一日寢則文亦不可一日弛是故文者聖人所以壽道法教萬世如一日者也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蓋爲教也彼能言者乃不知聖人之爲

胡子衡齊

卷六

子

教乃徒項項焉爲文采表見後世且曰易與春秋皆聖人發憤所爲作嘻其左矣於是有所不得勢則窮愁而爲著書有得勢則招集遊談者而爲著書咸以徵後世名彼其叶道圯法已甚後之讀者鮮不醜其德而脗其人即不醜不脗亦何足以肉枯骨血遺諸哉今之世尤喜稱詞客文人曾不知此優伶工耳優伶愈稱于人則愈工當其愈工也雖嗾之魑魅即工爲魑魅嗾之大競即工爲大蟲三尺之子鮮不詬優伶被讒夫乃不自知爲優伶且將決性命而踊之其不謚曰倒置之民乎魏文帝曰文章者不朽之

盛事彼其父子雖好文然叶道圯法后世所醜而醒者至也其不朽也奚在故曰文非聖人不能用也

曰文有古今乎曰有曰古亦有體乎曰有然而無定體曰文猶諸人也夫人莫不橫目而豎鼻也文猶諸居也夫居莫不橫梁而豎棟也而謂無定體可乎曰夫人莫不橫目而豎鼻然欲朔之面肖粵之面可得乎夫居莫不橫梁而豎棟然欲秦之室肖楚之室可得乎今語人必曰肖堯之八采舜之雙瞳是古也則司命不如塑師之能語居者必曰肖楚之章室魯之靈光是古也則殷輪不如畫史之便子不知世之爲

胡子衡齊

卷六

主

古非獨優伶且將爲塑師爲畫人二者雖極肖似而古之精神亡矣曰然則聖人好古述而不作何哉曰聖人好古好道法也述而不作述道法也是故惟聖人之言爲能傳神曰漢唐宋之言孰優曰道法闇鬱姑論其槩漢渾而蓄唐漸明明至宋彌昌弟子以告先生曰吾知聖人之道法已爾吾焉擇漢唐宋

胡子衡齊卷六

胡子衡齊卷七

泰和胡衡齊

門人同

陳以

王用中

校刻

續問上

第子問曰昔之語物理者曰菱芡皆水物然菱寒而芡暖者以菱華背日芡華嚮日故也稻麥皆土物然稻滋而麥燥者以稻生卑濕麥生高燥故也此其理

胡子衡齊

卷七

在人乎在物乎曰子即以背向卑高為理乎抑以別擇其背向卑高為理乎如以背向言則向日理也而背日豈理哉夫此四者方其在背向卑高也塊然物而已矣物各無有也及其離背向卑高也塊然物而已矣物亦各無有也而奚理之言惟自人而理之則曰是為背向故有寒暖是為卑高故有滋燥品而題之區而用之鮮不自人心故理在人不在物也且夫參差世謂補物芴連世謂洩物而內熟者則以芴連為補蘓麻世謂泄物姜桂世謂補物而氣虛者則以姜桂為泄然則補泄之理亦在人不在物也天下之

草木多矣其具寒暖燥滋補泄之質奚啻此數物哉自人弗識之而品題之未加區用之弗逮則鳥觀其為理哉夫點蒼之石倚山水之態桂林之洞繁人禽之形荷人跡之弗至與至而弗違者寧復有山水人禽哉是故知山水人禽之從出者則知理矣昔有國工善畫鬼者盡鬼之怪異時見而畏之以為真怪也不知其怪自己出也善畫姝者盡姝之美異時見而愛之以為真美也不知其美自己出也今之求理于物者亦何異國工之畏怪而愛美者哉然則理之不在物而在人也益明矣

胡子衡齊

卷七

第子問曰庖丁氏之解牛也曰循乎天理言循其經絡天然之理者也然則經絡不謂理乎今人恒言地理脉理腠理膚理韜理非子曰理者成物之文也故人

哉曰天之高也地之厚也苟無人焉高厚之理不存乎理豈盡在人哉曰苟盡無人焉則天地且荒忽久矣又焉有高厚而况經絡地理脉理膚理云乎弟子思之三日夜復曰諒哉苟盡無人焉向無天地理孰從生蓋聞之曰人者天地之心豈謂是歟曰然問殺人者必償償者必酬世以爲償之理起殺人酬之理繫償債不曰士師殺至十百則曷爲不償父子相取至十百則曷爲不酬殺而必償貸而必酬是將孰區之又孰行之此理之在人易辯矣曰若也使雞司晨使人司夜夏葛而冬裘燕車而越舫謂理不胡于衡齊

卷七

在物則未易辨曰苟非人心則焉有晝夜又焉有雞犬矧曰使司之者哉憂葛冬裘燕車越舫莫不皆然問曰理弗晰于世者以性弗明故也昔孟子獨曰性善而孔子曰性相近又有上智下愚不移之說故荀氏言性惡揚氏言善惡混韓氏言性有三品宋儒恒惑三子之言而又不能異孟子輒又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意以爲天地之性即孟子所言性善是也氣質之性即韓氏所言上中下三品是也又有言孔子所稱性相近者謂中人孟子所稱善者謂上智荀氏所稱惡者謂下愚是皆不能出韓氏之說者也

其果然歟曰孟子言性善非好言也孟子蓋諷諸侯提與見孺子入井酸醜不忍者而知人性之必善也孟子豈好言哉書曰若有恒性若性有善惡不一則爲觀其恒哉孔子繫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孔子未嘗言性有不一也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若性有不一則道義曷從生哉其所云性相近正以其善相近耳聖人辭多不迫類如此中庸言道不遠人豈道與人相去有里許哉言道不外人身也孔子又曰人之生也直直即善也孔子曷嘗不言性善哉所謂上智下愚乃承習相遠而言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若性有善惡不一則天命亦有一而人之率之又焉得謂道哉三子之言皆不遠相近之語而多以氣質與習成者言之非言性本然也竊嘗驗之使人性不善則天下父子不相保久矣雖有禮樂刑政奚爲共小人見君子而厭然盜驢觀孝子不忍加害是孰使然哉夫貪者能言廉亂者能言治苟非性善則奚知廉與治而言之然而終爲貪與亂者則氣質習俗移也人性賦於氣質猶清泉出于上沙既久爲泥淖則有貪無廉有亂無治矣氣質與物相物者起于欲也故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言性動于

胡于衡齊

卷七

四

欲猶清泉久而爲泥淖也陸賈曰天地生人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已所以受命則順謂之道自子思孟子以後吾以陸賈爲知言矣且夫氣者陰陽五行操縱不一者也二五之氣成質爲形而性宅焉性者即維天之命所以宰陰陽五行者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而統于心故言心即言性猶言水即言泉也泉無弗清後雖汨于泥淖澄之則清復矣性無弗善後雖汨于氣質存之則善復矣由是觀之性自性氣質自氣質又烏有氣質之性哉且古未聞有兩性也性之文從心從生今人物斃矣其質猶存而生奚在封豨入沸湯矣而一足在器者猶動其氣猶存而生奚在然則謂氣質有性者質也亦舛也又有言曰由大虛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嗟夫吾不知當時倚爲之合也且虛奚在也而能令之與氣合矧虛與氣皆非有知覺物也而能令之與氣相合爲性則性亦甚哉其頑不靈者也又烏取其爲善哉又合性與知覺則性與知覺特若狼狽相倚矣其可通乎是則人心所貯有虛有氣有知覺三物焉其又可通乎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謂爲虛乎謂爲氣乎謂爲知覺乎此皆未可通然則性與

胡子衡齊

卷十

五

五

知覺奚分曰覺即性也曰然則有淫知惡覺者何也曰是泉之汨于泥淖者也而泉之本清固自若也故曰澄之則清復亦猶覺之汨于氣質習俗也而覺之本善固自若也故曰存之則善復是故性善與性相近一語也而好言者自異之也予又奚疑理爲問曰世儒決言人心之無理大患不知性而其端尤在不信心彼以爲人心不過知覺知覺者虛而屬諸人也虛則理非所出屬諸人則所發必私故當即物窮理而後能無私以合乎天是不但于心外求理亦且於心外求天蓋不免昔人疑泉之說昔有疑泉者謂泉虛實也安得有水此必有汲江海而注之者不然何若是其汨汨混混也乃不知泉實虛而水斯出雖江海之水千條萬派疇非泉也其疑之者見江海不見泉故也亦猶覺體虛而理斯出雖萬物之理千變萬化疇非覺也其詆之者信萬物不信覺故也且夫人承帝降之衷天命之性故能爲萬物之靈唯靈則能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萬理皆備必如世儒之說則人心不當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孩提之愛敬與夫見孺子入井之怵惕見牛鰈鰈之不忍皆當爲誣矣世儒朝夕所運皆心即古禮亦古人之心

胡子衡齊

卷七

六

爲之考古禮亦心考之即人能無私而合天威以心
揆而決之曰吾當爲無私而合天蓋惟合吾之本心
即爲無私則爲合天非物能詔之無私合天也然則
心者無私之宰而合天之符者也今世儒反謂心虛
不能無私而理非所出是所謂疑泉者也故曰其端
在不信心異時以告先生曰疑泉似矣而未近也吾
以爲今之不信心者猶自疑其身曰是身果我身乎
猶自疑其名曰是名果我名乎猶自疑其祖父曰是
祖父果我祖父乎然則身與名與祖父皆當求諸物
理而後信之可歟

胡子衡齊

卷七

七

第子問曰吾有知乎哉予欲無言幸矣出孔子也苟
出今之世則必斥曰是言語道斷者也神以知來至
誠之道可以前知幸矣出易繫中庸也苟出今之世
則必斥曰是慧光神通者也盡信書不如無書幸矣
出孟子也苟出今之世則必斥曰是不立文字者也
夫今之世之斥之也雖孔子思孟子曷辭曰然
問劉歆曰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夫
果有微言大義哉曰自太經四子莫不有微言大義
詩書語述大義悉行微言易繫中庸微言莊子大義
故由大義可以知微言由微言可以知大義也學不達

微言而反以警覺之是猶欲入室而自閉之門夫

第子問曰苟卿曰人性偽又曰性惡始末嘗不訝之
及讀其書曰草木有氣而無知禽獸有氣有知而無
義人心有氣有知而有義若是則人性未始惡也苟
卿之言不自背矣乎若世儒必謂人心無理是何別
于苟卿之性惡哉雖然苟卿猶知人心有義而世儒
不云然也世儒亦懷矣哉先生曰然曰若是則子所
謂螻蟻虎狼之有君臣父子又何以哉曰禽獸有有
知無義者有有知有義而弗全者人心得其全者也
故理莫脩人心理脩者性全者也故曰天地之性人

胡子衡齊

卷七

八

爲貴易以物理爲

渭南南大夫謂胡子曰昔子伯大夫告馬少卿曰知
行一也唯行乃爲真知馬君曰今夫水溺人火燎人
孰不知之亦豈必身經溺燎而後爲真知哉伯大夫
未有以應也子則謂何胡子亦未有以應也有坐客
曰古人有身親經虎者見談虎而色變此出于真知
固也然亦不必盡然者此不可定擬也已而一客
傳郭黃門使琉球錄群披誦之見錄猶今琉球與杜
氏通典載盡異或曰杜氏年久遠與今異者宜也已
而又讀星槎勝覽亦多異勝覽載其國山形合抱有

翠麓大崎之高傑今錄稱無之載田沃穀盛今稱則沙礫而不碩載氣候常熟今稱雨過澆涼而亦有霜雪載造酒以耳燕今稱以水漬米而謂之米奇其它不合者更夥勝覽所載出本朝求樂聞今去尚未遠乃不合如此自非郭君親歷而目較之鮮不以勝覽者爲是也然則不躬行而云真知者豈不誤哉即若吾黨今皆身便蜀地故知蜀國之事雖然亦猶有不盡知者彼由澆瀝入者而談劍閣則爲夢劍閣語也由劍閣至者而談澆瀝則爲夢澆瀝語也然則今郭君錄者其不爲夢語矣胡子謂南大夫曰善乎哉其言知行者也大夫曰其若溺燎之辨何胡子曰夫人者雖未身經溺也然自有溺者矣故知溺爲真雖未身經燎也然自有燎者矣故知燎爲真且水火昕夕庸之耳目遠之安得不爲真知其它未庸未遠而必曰知之皆夢知也即若茲堂也吾與子升其中然後真知斯堂之景物彼在外者縱工考訊亦徒想像已耳吾與子若久居斯堂則所知尤詳若遂有而主之則何啻詳也而且忘所爲知矣故謂知爲行始行爲知終可也謂真行即知真知即行亦可也彼心謂知行異者夢無也哉想像也哉南大夫曰夫非斯堂而行

知其景物者知及者也久居斯堂而遂主之終與實相忘者仁守者也知行一而仁知亦一也第子曰凡哉諸君子之言一也雖然繁有言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彼日用則行矣而又不不知何也曰百姓雖日用之然而其行多矣非真行也然則何以爲真行口與知則無不行真行則無不知客有與先生論學者曰學在行事先生曰然行事在存心異日復論曰學在修身先生曰然修身在正心第子曰請竟其旨曰學固在行事矣然生于其心害于其事則謂何故在存心學固在修身矣然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則謂何故在正心問理一分殊宋儒語之審矣苟非有分殊鮮不入墨氏兼愛乎子弗之然何耶曰非謂無分殊也謂分殊即所以爲理也夫理條理也唯其條理故無不一亦無不殊今以理一分殊對舉言之似乎理與分爲二物理不可以分言分不可以理言也一與殊爲二事一者不復能殊殊者不復能一也其旨岐矣故不若曰一本萬殊則渾而未嘗不析問曰古之君子多謗何也曰古今唯鄉愿則無謗若

聖賢訪未始不相踵也子不觀之舜與伊尹皆大聖既去千餘歲而舜有臣父之譏尹有妻君之譏况其它乎歐陽永叔好修而中婦為誦程正叔篤行而五鬼是詆自孟子至于宋亦千歲餘也而李泰伯猶譏之曰孟軻之欲為佐命何其躁也然則聖賢謗滋多矣曰古人謂止謗莫如自修然乎曰謗焉能止哉且夫自修非故為謗也為止謗而修匪真修矣今夫食而欲飽者非為避朽譏也是故君子邈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其要在乎識已

胡子衡齊

卷七

十一

生哉謗于身埋沒一世迄弗之恤是則性真可以觀體其果然乎曰然非也夫君子之欲復其性真固不知前有譽而趨之後有毀而避之若欲冒毀以達性真是前後皆意之矣非真體也君子即有不得已蒙世之大詬固皆付諸無意而天下後世亦未嘗不終諒其心精也且夫天下至大矣湯武以放伐得之而人莫不知其非弋取也奔婦至穢也下惠不辭而內諸室而人莫不知其非為淫也叛逆至不韙矣夫子一問召而即欲往而人莫不知其不磷而不緇也何者以人心至神故也若謂君子必埋沒一世終黯黯

而不自則子思所謂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百世俟聖人不惑者為誕誕矣此必不然也雖然君子固無意也

續問下

問曰子言讀書考古特學之一事然考古莫首六經六經之旨浩穰豈皆語心哉曰六經雖浩而其大旨則有歸且夫六經首易易首乾其言乾元亨利貞豈在外哉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舍人心則晦見其長善嘉會和義幹事也未至于乾者則其功自復始而要必以占占也

胡子衡齊

卷七

十二

者占諸其心視諸其履而以考祥焉非必盡在策間也亦非盡如世人之避凶而奔吉也故孔子譏無恒者曰不占占之時用大矣哉古之善占者其如顏子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幾占也唯幾占則由復可以至乾此所謂吉之先見者也言有吉無凶也使家國天下而皆以幾占則豈復有亂且亡哉此易大旨也書之大旨則首精一執中精者即所謂幾占者也幾占則不雜不雜則可以不二而能執中其後建中建極之訓皆不出此此書大旨也詩之大旨思無邪禮之大旨在毋不敬春秋大旨

在謀心謀志者謀其未嘗心市者也故六經傳世
大體而精則經不誦必其以應予而經解解
矣曰使我其諸心果能精而執東無邪而常教則雖
以六經注我亦可也便如世造經以米經造經以米
物理則對經與我不相為又何該廢典而詳詳之議
問乾坤果何天地乎抑為否乎田坤者其義為實
順其變化為易其實體即陰陽天地也否才藝不
乾坤以坐與否各處乾坤非謂乾坤為天地則為地
耶故有言天地也乾坤者有言人之乾坤者皆應
封爵為大吏故易首書乾元亨利貞初九投正
胡子衡案 卷七 七
象由龍坤元亨利貞馬氏自初六以下取象亦為
皆自人事而為之此未非四卦其非乾坤莫非言人
事其間有言天地者乾坤者成取象以為證辭辭之
傳錯言天地者其在終歸于人事唯其說者通是
善者得之說卦乾元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
母蓋言乾坤為繫卦之父母乾為天言乾所以為天
坤為地言坤所以為地成非謂乾即為天坤即為地
也註疏以乾即為天坤即為地者非其理也言而
闡發以聚之義為聚曰聚取疑聚之謂非贊積而聚
也蓋謂也傳曰敬德之義不曰聚不致德至道者聚

無聚之功本其聚也
問天地人三才皆由乾坤以生然作易者獨歸人事
曰彌輪曰範圍曰成能曰成位乎中則人者管天地
矣夫天地至大也人至藐也而人管焉何哉曰天地
本其由乾坤生而發變則在人心是故人心乾坤
參其目也故易即人心也非人心則曠為彌輪曠為
範圍曠為成能而位乎中作易者蓋曰直陳則庸夫
品故擬諸形容象其物宜上稽天地而下托于人事
使人人心心而自得之其要存乎幾其存乎介又
本存乎悔幾無悔也故曰易者所以揲蓍而辭幾也
胡子衡案 卷七 七
後世不信人心而獨信物故太天地而藐夫人非作
易者本肯也 卷八 八
問先天而天弗違豈所謂無極而太極者為先天耶
曰然曰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莊子曰長於上
古而不為老在六極之先而不為高此皆語先天也
然則夫人孰得與之曰先天而人弗與則聖人何以
能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耶今夫人心莫不
有本然未發之中即先天也即夫人之無極而太極
者也本然發而中節之和即後天也即夫人之陰
陽五行者也惟先天則後天所宰匪後天則先天

爲幻矣是故聖人致中和則先而非先也後而非後也一而已矣若夫二氏則先天而後後天其失則偏雖然老莊所言先天亦未嘗不在人也吁哉古今知先天者蓋無幾矣

問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何謂也曰陸子靜無我無物之訓雖聖莫易也曰未遑曰夫人語身而止于背則身爲全矣而反不獲其身非果無身也吾心固無我也語人而行于庭則人必多矣而反不見其人非果無人也吾心固無物也曰良其背止其所者何也曰唯良背而不獲身夫斯以止其所

胡子衡齊

卷七

十五

問同人于宗爲吝于郊爲無咎至于野乃爲亨不幾于兼愛乎曰此正示一體之爲仁也夫于野則雖九州之外靡所限矣所謂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是矣故惟有是心也而時于宗焉則不爲吝有是心也而時于郊焉則不止無吝矣曰其間重輕緩急差等可無辨乎曰一體豈能無差等乎今人自視元首心腑爲重爲急視手足毛髮爲輕爲緩可謂差等之至而一體之心未嘗輟也故惟一體則統同未嘗不辨異辨異未嘗不統同乃天也匪人也故曰禮所生也與墨氏並愛愛矣

問洗心退藏于密何謂也曰夫人心本有易焉本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著卦之德與六爻之動一無思無爲而已夫斯以圓而神方以知易以貢而吉凶出焉此豈人力也哉聖人以此本然無思無爲之體而洗心藏密至于知識不作聲臭俱無虛而自靈故亦能知來藏往固有不著而神不卦而知不爻而貢吉凶與民同患者出焉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故前知必啓于至誠而通于無思無爲之體亦豈以推測億度爲哉若謂由于燭理不免于測度而愈蔽其天矣未有能前知者也曰昔

胡子衡齊

卷七

十六

先儒深辨以心察心一語至比于以口噤口以目視目之繆則洗心似亦非也乃不知口目有形者也物也故以噤以視而不可得心無形者也神也故以心洗心而自藏于密奚不可哉是故江漢以濯秋陽以暴至于皜皜則無思無爲之體復矣

問惟精惟一先生固以不雜不二訓之夫不雜則靡有二之者矣而又何待于惟一乎曰一難言也夫道心至于不雜精矣然亦或有重內而輕外喜靜而厭動者是二之也至于靜無動有則皆不免于二之夫學雖精然有內外動靜有無之二見則一爲難也記

曰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不二而生猶一而貫也非如今人所言一理貫萬事之謂也

問曰古未始言中而堯言之未始言微言精而舜言之未始言止言幾而禹言之未始言性言禮義而湯言之未始言一而伊尹言之未始言學而傳說言之未始言皇極而箕子言之未始言明德而康誥言之未始言覺而衛武公言之未始言仁言誠言理而孔子言之未始言至善而曾子言之未始言中和言中庸言篤恭而子思言之未始言浩然之氣言良知良能而孟子言之易爲其言之不一也曰言雖不一

胡子鮮齋

卷七

十七

然莫不知其出人心故自傳說而上傳說視之古也其曰學于古訓學此而已自孔子而上孔子視之古也其曰好古敏求求此而已後世則捨此以博物爲好古已而專求物理則古非古矣嗟夫

問上帝有諸曰苟無上帝則乾坤毀而天地萬物熄矣夫上帝天地萬物之主宰也詩書孔孟之語上帝也悉矣豈謬言哉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敢不勉夫

問鬼神有諸曰苟無鬼神則上帝亦虛器矣夫在天之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在地之山川海嶽五方八蜡莫不各有神祇故國家莫不各有祀典書曰禋于六

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詩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夫豈虞周聖人知其無神而縵爲崇祀哉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則泰山之有神明矣迎貓迎虎皆有神其他者安得謂之無神但君子當自盡人事行求無負敬鬼神而遠之不可誦讀以自爲戾故曰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于神子不語神貴盡人也非謂無神也若夫鬼則易繫遊魂之說已著之夫人之逝始有招繼有靈帛末有主歲時有祀欲其魂得所依也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亦非爲漫也記曰人死則魄降于地其魂氣無不之夫曰無不之則非可

胡子鮮齋

卷七

十八

以窮詰高者如詩所謂於昭于天在帝左右次者如蘇氏所謂幽爲鬼神而明後爲人其下則如賈誼所謂忽然爲人化爲異物凡此皆繫於其所習故君子不可罔生老子曰死而不亡莊子曰無情死又曰火傳此皆有深旨未可槩以其學而非之也曰若是則佛氏輪迴之說亦有之矣曰輪迴吾未敢言然史稱羊祜先爲季氏子唐時如房瑄顧非熊宋時如蘇軾直德秀諸君子之事而宋史載王貞婦之事尤奇近時聞見頗不鮮豈盡誣哉大要體魄有形有質者固常以聚散爲有無性靈無聲無臭者詎當以生死成

聚散我但性靈因所習爲變則不可知耳在吾儒苟人人知文王人人不罔生則自不至于此惟佛氏乃盡棄倫物而專力超之佛氏非欲超輪迴規再生利益也今儒者攻佛氏輒謂其欲規再生利益則不能中其病矣曰佛氏之病奚在曰佛氏病存于專力超輪迴而盡棄倫物者也

問夫子語詩曰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豈盡遺物哉曰聖人非獨不遺物而已也且欲盡物之性而後吾性始盡若遺物則二之矣非聖人之學也雖然物有本末而知本先焉蓋夫子教人學詩莫先於興與者興

胡氏語齊

卷七

十九

於善即思無邪是也故曰可以興其末乃有多識之訓亦猶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非謂先以多識爲窮理之事也且言多識其名亦非謂多識其理也夫子之教其本末不昭昭哉夫多識鳥獸草木古之人未嘗廢如堯嘗取華蟲火藻以作服伊尹嘗取湯液本草以教醫此皆盡性餘事而堯與伊尹之本務不在是也若專以多識鳥獸草木爲窮理事則後世若張華陶弘景段成式輩當度越顏閔矣必不然也問曰今人語詩謂賦物詠情爾已不知古之語學其簡徑而明辨者尤莫如詩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曰

相在爾室尚不媿于屋漏即慎獨是也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即無欲是也曰於緝熙敬止曰有覺德行即明明德是也曰思無邪即正心誠意是也曰殫厥心曰秉心塞淵即盡心是也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即無意必固我從心不踰矩是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即形色天性是也民之秉發好是懿德即可欲之謂善是也古今語學不煩辭說其孰踰是然而今之作詩者率嫌心性而違問學則何如曰今之語學者且嫌而遺之矣作詩者曷貴爲

胡氏語齊

卷七

二十

問禮曰禮自中出根于心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言不仁者失其本心則禮不爲用是故禮非自外至者曰禮者制自先王三千三百條貫匪一今也緊求之心則將入於空疎而先王意荒矣世之譏曰是區區心學者且將有齋戒而無盛服有恂慄而無威儀有廣大高明而無精微中庸其終不可言崇禮不可語先王之道曰是不然且子以爲先王之禮果天降地出乎抑自其心而制之乎子不聞昔宰我欲短喪孔子不汲汲曰先王之禮不可廢也而獨啓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女安則爲之然則三年之喪自

人心之弗安者制之也非自外至也夷子從薄葬孟子不汲汲曰先王之禮不可廢也而獨詔之曰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矣它日過而視之其顙有泚其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于面自然則厚葬之道自人心之有泚者制之也非自外至也記禮者曰自中出根於心然則先王之禮三千三百蔑不自人心矣孰謂心學不可崇禮而反違先王哉曰聞之禮本太一分爲天地轉爲陰陽變爲四時列爲鬼神則果自心乎曰子又不聞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然則大一天地陰陽四時鬼神之理

胡于衡齊

卷七

二十一

固皆萃人心矣故惟人心敬而無失則以人而官天地和陰陽偵鬼神序四時用五事無不至也豈自外至哉今之心學即毋不敬是也既毋不敬矣孰謂燕明而不知盛服恂慄而終無威儀廣大高明而不能精微中庸者哉曰禮有器有數有文有義可弗知乎曰是何可廢因其特位勿之有慢焉爾夫將周知之乎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問曰昔子桑戶死孟子反琴張倚尸而歌子貢譏之二子嘆曰是惡知禮意漢戴良曰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阮籍曰禮豈爲我設哉而邵堯

夫詩亦云然然則意與情無佚也而禮可間乎曰禮何可間也禮雖有本有文然而無內外無常變靈則行焉者也故未有內不佚而外故自佚者也昔子桑伯子不衣冠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夫不衣冠何遽至牛馬哉然而裸洩不已則尤之至于踰垣之繆笑踞不已則尤之至于張蹶之狂此亂所由生也奚啻牛馬哉故不仁則不可以爲禮而去禮則不仁其矣故孔子言復禮則萬物得所而天下歸仁乃知仁禮非二物也然則禮豈可以內外異而斯須去哉唯後世不知禮之出于靈則一切殉於其外則徒是

胡于衡齊

卷七

二十二

古而非今膠此而遺彼溺器數而盛聲容禮之本槩失而文亦非故老子詆其忠信之薄然而非禮之本然也近有士焉父子議禮而爭至失色反唇者其子猶忿然曰我禮是也夫父子失色反唇而猶曰禮是焉嗚乎此今之所謂禮則亦非禮之本然也夫禮之本然則內外本末何可間也

問樂曰樂音之起由人心生而其道主於和此世所共知也雖然不節則不可以和故有禮而後有樂曰律所以和聲也古樂不作由千百年律呂之制不明清濁高下失所準故屢興而屢廢其至則苟焉成聲

爾已不知當易以制律返古也曰人心有自然之節得其節證諸器數可以制禮人心有自然之和得其和證諸律呂可以作樂非謂禮先在器數樂先在律呂也今夫燕秦之音悲壯吳越之音柔婉質使然也若仍其悲壯之質而求柔婉仍其柔婉之質而求悲壯則雖有律呂而不可爲矣是故君子必先有陶冶氣質之方而後和可得和可得而後律可制矣曰和者均可治律呂乎曰均是人而有和不均是和也而有能不能非和則雖能者不調非能則雖和者不治苟和矣天下豈無有能者出其間乎而又何憂焉

胡子衡齊

卷七

二十三

獨憂夫人心之莫由和也是故君子陶冶氣質之方則莫若以學學之莫若以慎獨而致中和其次則先盡去天下妖淫之曲與忿厲之詞而後人心節節故和也夫妖淫忿厲古之謂夷風夷風之侵人肌髓不啻鴆毒不去則終不可以正樂故柄化者必重禁而烈燼之慎毋若管仲曰酒色不害伯也孔子不云放

鄭聲鄭聲淫

問中心安仁天下果一人而已乎曰非也言中心安仁則視天下之人即我視我即天下之人故曰一人所謂一體是也若孔子謂止于一人則亦非安仁者

語矣故又曰大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非意之也曰耐曰非意則即安仁之謂也

問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豈無用之物哉曰夫人能運萬物參三才者以有覺也充其覺則無往非道是謂弘道非曰人身之外別有一道而可以弘人也故曰非道弘人記曰道不遠人傳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可見道在人身非謂道無用也

問何事於仁先儒謂何止于仁信乎曰施者以物與人之謂也博者廣與之謂也子以此爲仁之事夫子謂此何事于仁哉蓋言此非從事于仁之意若以

胡子衡齊

卷七

二十四

博施爲事于仁必也聖如堯舜而猶病不能矣其辭意亦非抑仁而揚聖也若抑仁則下文又何以專言仁若揚聖則不當以堯舜之聖爲病也大意不在以博施爲事而當以一體爲心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乃得其本然一體之心則不必博施而自無不博矣其次能近取辟亦惟取諸已而已矣又何事以博施爲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孔子之教人有序固如此也今也不顧中下而樂語以心性此與孔子循序之教其終協乎曰吾於六經詔之矣曰未達曰今也誠有中人以下者問於子子且

語之以物理乎抑以心性乎若語以物理則大而天地幽而鬼神散而萬事萬物求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窮高測深蓋頃暫而馳千里撫六合者數矣是爲語上乎語下乎有序乎無序乎曰是本可言序也然則當何以語之曰中下者正當語之以收放心約其情合于性焉可也夫心性在上智不增在下愚不損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者此也非當以心性獨爲語上也故有語中下者曰歛爾身心約爾性情則雖窮奇未有不惺然而反顧至告以物理則茫乎莫之索矣何則物理遠而心性近也孰謂心性爲非序哉曰

胡子衡齊

卷七

五

若是則語上語下何謂也曰學之不明則上下之序不明久矣古者自十五而入大學大學之道先明明德非致力心性乎大學豈樂語人以上而失之素乎乃不知古之人舍心性無爲學故凡致力于心性者均謂之下學凡致力于心性者均謂之上達若中下者方其求明明德也而遽示之以止至善則爲不顧其安而樂以得力者語之不免致其狂惑之非是果爲無序之失矣非當以心性而獨爲語上也雖然明明德之中又有序焉苟方其致知格物也而遽語以知止方其求知止也而遽語定靜安方其求定靜安

也而遽語能慮與能得凡此皆謂之失序然則致力心性者之爲序不尤爲次第乎若也窮至物理則所謂未能定靜安而遽語慮與得者也不以是爲失序而反謂心性爲非序不亦左乎曰今者之學誤在格物終何以明曰大學上文曰物有本末下文曰格物言知本也本豈在外哉故其傳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是經文初無不明而世儒乃增言物理而補亂傳義及泛濫而不得也乃始習以居敬之說夫居敬則又非以心性爲先乎大抵學既不明則序亦不明復何說之辭第子悟曰諒哉所謂未能定靜安而

胡子衡齊

卷七

六

放心始

問曰人之生也直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孔子語性善也曰然

問曰孔子言自十五志學至七十從心不踰矩孟子言自可欲之善至聖不可知此序之大較也序之中又有序焉蓋不可以悉數者矣曰然

問孔子於仲弓原憲猶不許仁而許管仲之仁何也曰孔子未嘗許管仲也吾聞諸鄒先生曰子貢問召

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是明言管仲不如召忽之仁也故夫子舉其功而答曰如其仁言亦如召忽之仁而已非誠以管仲爲仁也故未有一體之心則雖如召忽之死管仲之功皆未可語仁而況不如召忽管仲者乎

曰無意必固我夫子所以爲空空也然又曰誠意則何如曰意者作而致之者也作則固而不誠故不作于意以事親則誠孝不作于意以事君則誠忠是毋意乃誠意也然則何以驗之曰孩提知愛知敬見孺子入井而怵惕見牛骹齮而不忍寧待作于意乎

胡子衡齊

卷七

二十七

其此也非爲人泚中心達于面目寧待作于意乎然而莫非誠者此也曰存心非意耶曰存者存其不作者而已矣有作不可言存繫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蓋存而非意者也曰古也以無意必固我求之今也反欲以意必固我求之此古今學術之大介也曰然問天命之性果薰物乎曰物非無性也而人爲全若中庸所言天命之性則專屬人未始薰物也故下即言率性言修道豈物能率性修道哉書曰維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言下民則亦未薰物也是故率性修道盡人物天地之性者其責在人

問中庸首章自修道以下不復言性何也曰獨知即性也中即獨知之未發者也中和即獨知之發而中節者也曰發與未發異乎曰發與未發時也而獨知則一而已辟之鏡焉未有物之先鏡炯然者無增也即有物之後鏡炯然者無減也故未發而謂之中中即和也發而中節謂之和和即中也無有內外無有動靜無有先後故曰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何者性一故也然則求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則何如曰豈獨未發時無氣象即已發時亦無氣象有氣象者是意想方所爲之也而況其求之有先後乎此則意

胡子衡齊

卷七

二十八

象紛紜辟諸皎日而加以燈炬無論未發已發皆非其真體矣曰然則養其未發以爲發而中節之基可乎曰猶二之也夫致中和者固不能離和爲中離中爲和也問獨知自朱子言之然嘗考而證焉易復卦之翼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又曰復以自知孔子誨由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則古之語獨知也審矣曰豈惟是向所謂中所謂帝則皇極所謂矩所謂靈則舍是奚取則我詩曰不規屋漏曾子曰自慊子思曰內省不疚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

皆獨知之始功也百姓日用疇非此然而不自致其知故君子之道鮮使致其知則君子矣雖然世之言獨知者類皆以念慮之始動者當之是亦未致其知者也曰獨知何如曰夫獨知者宰夫念慮而不以念慮著貫乎動靜而不以動靜殊也唯得於幾先者惟能慎獨

問世儒語獨知者謂專屬於已發而子獨無分於未發已發無分于動靜先後而且以鏡喻明矣然弟子猶未釋然于世儒之說也則謂何曰子試觀于未發之前果皆冥然無覺而已乎抑尚有炯然不昧者存

胡子衡齊

卷七

二十九

也冥冥之中常見曉焉蒙莊尚能言之而世儒忽焉何也子思既曰莫見莫顯而又曰隱曰微則謂獨知專屬已發豈其然乎曰嘗觀鏡之明雖十襲之而照之用如故雖百照之而明之體如故明鏡不以照不照異則獨知誠不以發不發分也曰鏡唯鉅焉則無論已發未發亦非其體夫故學者慎獨則可以無自蝕矣慎之義猶慎固封守之謂功在幾先于時保之者是也若曰必待動念於善惡而後慎之則不慎多矣

曰獨知即良知乎曰獨知固有誠而無偽也非良而

何曰或謂良知必用靜與無欲何如曰言用則二也夫良知本靜也本無欲也靜與無欲皆以致吾良知之本然者也而奚以用爲

問世多以鳶魚爲上下察其與君子費隱之道何與哉曰此正所謂遠人以爲道者也夫中庸本語率性之道率性孰踰聖人其次莫如君子故于是曰君子之道曰大哉聖人之道皆不遠人以爲道也今以鳶飛于上者爲道之上察魚躍于下者爲道之下察則不但無與于君子之身且鳶魚之外所遺者多矣曷足以見道之費隱哉蓋子思言君子之道其具于心

胡子衡齊

卷七

三十

而率于性不可睹聞者爲隱其率于性而見于倫物可睹聞者爲費是費而隱者雖愚不肖之夫婦可以與知與能者即性也即孩提知愛知敬之類是也非止居室之間而已也蓋此與知與能在愚不肖不爲損在聖人天地不爲加故充其量之所極究其責之所在誠有聖人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遺憾者焉可見此道雖至隱而其費則無不至焉飛戾天自人語之鳶之飛也而不知吾與知與能者之察于上者也魚躍于淵自人語之魚之躍也而不知吾與知與能者之察于下者也故是道也造端乎夫婦之與知

敗能而其至則察乎上下以際于天地此子思語君子之道本如是也奈何訓者必外君子之身而專求天地以及群物不果遠於人乎且鳶之飛魚之躍雖曰無心然不過爲形氣驅之使然非鳶魚能一一循乎道也即如蛙之鳴蟬之噪皆氣使然也豈道之謂哉曰鳶魚既非道然在記者又曷以風雨露雷爲教而莊子亦曰道在稊稗在瓦礫然則彼皆非與曰風雨露雷稊稗瓦石何莫而非與知與能者之所察何莫而非吾率性之道之所至也夫既爲率性之道之所至則孟子所謂萬物皆備大程子所謂天地之用即我之用是矣何但曰鳶魚即道而已哉又何但曰風雨露雷稊稗瓦石即道而已哉若必謂天地萬物皆有道而人獨無道則何以稱曰君子之道故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胡二衡齊

卷七

三十一

問尊德性道問學果一乎曰大哉聖人之道具諸德性見諸倫物隨處充滿洋洋乎發育峻極優優乎三千三百其本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則故而已矣學之者苟非德性之至又何能疑此大道故君子必以尊德性爲主然非道問學則德性莫之尊矣廣大精微高明中庸則皆尊德性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則

皆道問學事非有二也如是則吾所故有者溫矣能溫故則日新又新而大德敦化始足以崇三千三百之禮而道于是凝矣然則聖人之道不外德性昭然可見又豈德性之外別有道問學哉夫惟崇禮故能居上不驕爲下不倍有道足與無道足容皆道德之至自然而然者固如此非有二也

問勿正勿忘勿助曰正心之契程伯子以爲擬心之差是矣然忘非怠忘也夫既必有事則自不至怠忘蓋世有以坐忘爲功者矣故言勿忘助者言未剛而強爲之剛未大而強爲之大有若周恭叔之擺脫者則自賊其根矣故類摭苗惟勿正勿忘勿助則心得其體而行無不慊矣是曰集義

胡二衡齊

卷七

三十二

問易言乎其盡也曰盡之義即親炙自盡之盡所謂知明處當無所不用其極者是也唯盡則莫先于盡倫其次盡制由盡倫盡制至于盡物盡天地然後吾性始盡孟子又曰盡其心盡心即盡性後儒訓盡心爲窮物理則遠矣二氏止明心未嘗盡心止見性未嘗盡性夫斯以逃倫棄物而不返也故曰在盡與不盡之間然聖人雖曰齊盡亦若大虛浮雲然其歸無

不空空

問存心養性有二功乎曰無二功也性者心之體當其放心必加操存故曰存心存久自明性靈著矣則當以還養爲功故曰養性存者存於既放之後養者養於既存之餘但有生熟淺深之異耳非心性有二體存養有二功也

問良知不慮而知爲又言慮良能不學而能爲又有學曰慮者慮乎其所不慮者也學者學乎其所不學者也慮而復其不慮之體則以不慮慮而莫非良知矣學而復其不學之體則以不學學而莫非良

能矣

卷七

三十三

問萬物既皆備夫何待反身而誠而後能樂曰萬物之理雖脩人心然動于欲而有不誠則自失其理而弗之慊矣烏能樂故必反歸于誠而理既足則自慊而樂矣如爲子而能誠則孝之理慊爲弟而能誠則弟之理慊寧有弗樂乎曰強恕何以能求仁曰萬物之理備于人心仁體固然者也惟如心則亦能誠而求仁近矣夫人心本欲孝也有不如其心必勉強盡孝以如其心則孝之理近本欲弟也有不如其心必勉強盡弟以如其心則弟之理近求仁豈遠乎如心

即所謂慊也至于恒慊則亦無不樂矣孔子曰能近取譬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皆勉強如心義也曰若是則物理固無與也

問曰子之言無欲也亟矣無欲亦豈易哉曰子必察之以至于無可矣曰聞之淮之南之學則異是淮之南曰孔門唯言欲明明德于天下欲仁而得仁孟子言可欲之謂善未嘗言無欲也曰不然今夫人不能欲明明德于天下不能欲仁而得仁者何哉以有欲也既有欲矣而曰吾能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僞也蓋彼欲重則此欲輕勢固然耳故孔子曰無欲而好仁

孟子

卷七

三十四

孟子曰無欲其所不欲乃謂孔孟不言無欲不幾誣乎昔者文王上聖猶必無然畔援歆羨而後登于道岸成湯智勇猶必不邇聲色貨利而後建中于民况以今學者懷多欲之私而欲明明德于天下未有不理欲交襟而終歸于霸也然則淮之南之學則左矣雖然今之學者苟不先見無欲本體亦未能致其功也曰然則焉爲能見無欲本體耶曰是非真志不可也有一弟子問曰弟子非不有志然而與仆不一若不能爲特操則何如曰今之學者以意之嚮慕爲志夫是以不能不與仆也昔者孔子之志於學則以憤

志食樂忘憂爲功蓋志在是則功在是非曰嚮慕之而已也故學之十五年而有立也辟之有志長安者必褻足啓行以日計里始爲真往長安者也若盤桓家食未有行期雖峙根治具日訊程途則何益矣故孔子曰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非學不可以言真志第子曰常聞諸先生曰人身本在長安此又何說也曰人心無不備具無不照臨而道義由出辟諸人身本在京都苟不昏寐則不必別求長安矣蓋人惟昏寐不自著察則亦夢中長安而已故曰百姓日用不知者此也今也唯求時不昏寐又胡子衡齊

卷七

三十五

何俟褻足而後至長安乎雖然唯時不昏寐乃真褻足唯真褻足即時不昏寐可矣甚哉時不昏寐者之不易觀也

有一弟子問於胡子曰先生奚學曰吾學以盡性至命爲宗以存神過化爲功然獨慙老未得也曰神化豈易言哉曰性也者神也神不可以意念滯故常化程伯子所謂明覺自然言存神也所謂有爲應跡言過化也而今之語盡性者失之則意念累之也曰是非弟子所能企也讀下之曰以仁爲宗以覺爲功以萬物各得其所爲量以通晝夜忘物我爲驗以無聲

無矣爲至曰亦非所企也復請下之曰以一體爲宗以獨知爲體以戒懼不昧爲功以恭忠敬爲日履以無欲達于靈則爲至曰若是則弟子敢請事矣曰是與性命神化豈有二哉第見有遲速故功有難易習有生熟要之皆非可以意念滯也雖然其惟在真志乎

問曰昔者羅先生贈子有疑濂溪之語濂溪可疑乎曰濂溪何可疑也自孟子後百千年學者耳目若蒙汚墁得濂溪夫子拱之人始能張目而視皎日故濂溪近代之祖父也吾何敢妄疑祖父哉吾獨疑大極

胡子衡齊

卷七

三十六

圖說非濂溪作也吾所疑有十不可解者夫以大極既稱無極不落形體方所又何圖而圖之若鏡若環然果孰觀而孰傳耶此不可解者一也大易以乾坤言陰陽取象奇偶而圖之卦可謂明矣今圖則左白而右黑之右白而左黑之陰陽果可以左右分而白黑定乎視大易不習乎此不可解者二也說曰大極動而生陽則未動之光果何爲耶亦何似耶若果有未動則當謂之靜矣是則先靜而生陰也何得謂之動而生陽抑何待生陽之後乃曰靜而生陰耶此不可解者三也且曰動極而靜靜極復動當其時二儀

未分七政未立不知幾何時而爲動之極也幾何時而爲靜之極也昔之言天者莫如易詩與中庸易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中庸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聖未言鴻濛之先有若是之次第也且不知動靜者果謂理耶抑謂氣耶如以理則無始無端不可以動極靜極求之若以氣則動者謂之紛擾輟輟可也而靜者當謂何狀其必疑結爲塊而已此不可解者四也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疑不知未合之前此真此精各置之何所又何以見其有合時耶此不可解者五也上言五行

有善惡之混而待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哉且周子通書但言仁義中正未常言中正仁義也中正仁義果可四分而列言之乎此不可解者八也其始言太極也動靜無之今特言聖人主靜不爲偏耶夫心好靜而欲擾之致虛極守靜篤此老氏家貴靜語也大學雖言定而後靜則亦不以靜爲主也若聖人專於主靜則又何嫌虛無寂滅之爲教耶或謂周子自註曰無欲故靜夫周子通書曰無欲則靜虛動直是周子固未嘗以無欲爲靜也此不可解者九也言者曰二程子始從周子學周子手授是圖示之然考二程

予苦質駁習深壯聞而中弛既皓始戮力而猶無得也雖然不可不爲二三子舉其崖略

予少駢蕩好攻古文詞始見歐陽先生先生誨曰大人天下爲度故盛德若愚塗人我師而淺中莫容標已自賢烏能成其大者夫藝逆于道故將焉而不溺志役于藝故局焉而胥喪予曷早辨之予聞言懼然自悔始有發憤刊落之意

先生見予常有疾惡之病一日謂曰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夫好惡孰不能之何獨曰仁者能好能惡予因請問先生曰今人非不好惡然嘗作之好作之惡則

胡子衡齊

卷七

二十九

合

好惡反爲累是不能好惡也惟仁者得其本心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視人有善猶己之善雖無不好一以本心好之未嘗有加于本心而作之好也故其好無幾皇之失卒不爲好所累是曰能好視人有惡猶己之惡雖無不惡一以本心惡之未嘗有加于本心而作之惡也故其惡無忿恨之失卒不爲惡所累是曰能惡且古仁人見人有惡猶有哀矜之意可以抹正則抹正之不可則止老子曰常善救人故無棄人今也見惡人一切忿恨不平若不墜諸淵不已是先已失仁體而墮于惡矣又何惡人之有予時聞之

憮然有欲汗背

或曰曷由使人皆入于善先生曰昔者大舜隱惡而揚善此所爲與人爲善者也曰何謂隱惡揚善曰常人未必盡善亦未必盡不善若苟於其不善處指摘而亟攻之則人愈激爲不善矣惟大舜見人不善則姑隱嘿未嘗遽加指摘唯於其善者發而揚之則斯人嚮善之心愈興嚮善心生則所爲不善有不假告詔而潛消之矣故孟子於齊王不斥其非止即其愛牛一念言之而王遂有戚戚嚮善之心此亦可見與人爲善之驗

胡子衡齊

卷七

四

先生每誦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乎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匪是不足以平天下其心休休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自其口出寔能容之匪是不足以用天下

先生曰今之學者有二病卑者溺嗜慾高者滯意見其不得入道均也曰意見曷生曰學不見本心故或牽文義或泥名跡此意見所繇生自荀揚以至今日意見之害不尠矣

先生若羅文莊公書曰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

通自有條理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又曰學問思辯皆明善之功善者天命人心之本然所謂良知者也良知至易至簡而其用至博若孝親敬長仁民愛物千變萬化不可勝窮而其實一良知而已故簡者未嘗不繁而繁即所以爲簡非有二也又曰蔽於私而後有不能則必學而後能是故本能愛親敬於私則有所不愛學愛親而後能愛夫本能敬兄敬于私則有所不敬學敬兄而後能敬夫又曰有蔽而後有學然其其妄錯雜善惡混淆必有不知不明者問者問其所不知思者思其所不得辨者辨其所不明

胡子衡齊

卷七

聖

皆就所學之事真妄善惡之問講究研磨察識辨別求能其事而後已學而能之則善復矣拳拳服膺而弗失所謂篤行之者也其再書曰夫人所爲天地之心萬物之靈者以其良知也故隨其位分日履大之而觀天察地通神明育萬物小之而曰天用地制節謹度以養父母莫非良知之用離天地人物則無所謂視聽思慮感應酬酢之日履亦無所謂良知者矣若於天地人物之理一切不講豈所謂隨其位分修其日履以致其良知者哉惟是講天地萬物之理本皆良知之用然或動于

私而良知有蔽昧焉權度既差輕重長短皆失其理矣必也一切致其良知而不蔽以私然後爲窮理盡性一以貫之之學良知必發于視聽思慮視聽思慮必交于天地人物天地人物無窮視聽思慮亦無窮故良知亦無窮其所以用力者惟在于有私無私良與不良致與不致之間而實周乎天地人物無有一處安着不得而制之度外者也

予始見羅先生先生教由靜坐以入

予初登第先生移示以不榮進取致誨曰不榮進取即忘名位忘名位即忘世界忘世界始能爲千古真

胡子衡齊

卷七

聖

正英雄作千古真正事業炫才能技藝規時好視此路背馳也予乃浸知好名溺文詞之非

先生雅曰古人有天下不與與萬物一體非二語也予入蜀時先生訓曰正甫所言者見也非盡實也自朝至暮不漫不執無一刻之暇而時時觀體是之謂實知有餘而行不足嘗若有歉于中而絲毫不盡是之謂見正甫蜀歸尚以實修者盡言之及予請告歸欲請質者非一而先生已逝越歲矣先生將逝先以書示予曰朝聞夕可庶爲近之豈非求訣語耶先生初嘗語靜又言歸寂中年不同答武陵蔣君書

曰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有如長空雲氣流行無
有止極有如巨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
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然一片而吾之一
身乃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是故縱吾之目而
天地不滿吾視傾吾之耳而天地不出吾聽冥吾之
心而天地不遁吾思古人往矣其精神所極即吾之
精神未嘗往也否則聞其行事其能憬然憤然矣乎
四海遠矣其疾痛所聞即吾之疾痛未嘗遠也否則
聞其患難其能惻然蓋然矣乎是故感于親而親焉
吾無分于親也有分于吾與親斯不親矣感于民而

胡子衡齊

卷七

四十三

仁焉吾無分于民也有分于吾與民斯弗仁矣感于
物而愛焉吾無分於物也有分吾與物斯弗愛矣是
乃得之于天者固然如是而後可以配天也故曰仁
者渾然與物同體又曰知吾心體之大則回邪非僻
之念自無所容得吾心體之存則營欲卜度之私自
無所措先生此書蓋與孔子天下一人子思上下察
孟子萬物皆備之旨千載一致非可驟與未寤者言
也

終之月書麻城周君冊其中篇曰落思想者不思即
無落存守者不存即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具足不

由思得不由存來其中必有生生一竅晏然不類

胡子衡齊卷七

胡子衡齊

卷七

四十四

胡子衡齊卷八

泰和胡直正甫

門人同邑

吉水鄒元標

未嘉王傑明

同校

中言上

有難於弟子者曰子之先生以菱茨稻麥雞犬決理之不在物也輒曰理自人理自人斯殊矣且天下之物衆矣物若無理則子午針易爲不東西指也辭谷

胡子衡齊

卷八

之竹易爲能制律子穀之黍易爲能起倫也陽燧易爲致火方諸易爲召水磁石易爲連鐵琥珀易爲引芥葵何以嚮日珠何以應月橘柚弓不度江芍藥易不踰嶺此皆無知之物也寧不有定理乎星辰未必其有知也乃若龍角見而雨畢天根出而水涸常車正而四時調三能者而上丁和景星見于中道則泰運昌旋頭盛于街北則胡狄熾亦不有定理乎鳥獸之驚也無知乃亦有貴賤之異龍以骨貴龜以殼貴犀以角貴麋以膾貴象以牙玳瑁以甲猩狸以血鸞以膠故皆可庸亦可器其次若蟾酥之合玉翠羽之

有金鳥糞之應石火燭之宗樹龜弱之漬水蟹黃之肝漆鱗骨之游蚊巨勝之延年威喜之辟兵又不有定理乎然則謂物無理未可也曰子之擬也詳矣子豈不知氣類之有相感者寧獨此物哉雖然太陽無不照矣而蜀大曷爲其吠日也大陰無不貫而嶺犬曷爲其吠雪也水至清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至炎燭而有蕭丘之寒燭重類宜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宜浮而蚌蚶有沉羽之流古人有云不可以一槩斷之然則理奚在哉夫品而題之區而用之制自人心耶然有條是乃所謂理也而不在物也曰然則

胡子衡齊

卷八

理氣二乎曰盈天地間氣也疇非吾心之理之爲核也先儒曰性即理子必以氣類之感者爲理則謂性在子午針與陽燧方諸可乎難者無以應其時以告先生曰誠如難者之求理也我則不暇難者曰漢儒有言子順父臣順君妻順夫何法法地順天也男不離父母何法法火不離木也女離父母何法法水流去金也娶妻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也長幼何法法四時有孟仲季也朋友何法法水合流相承也其他言君臣父子兄弟善善惡惡皆有法其法皆不出乎陰陽四時五行之數魏徐氏曰大吳

觀天地而画卦爻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
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天聖之學乎神明而發
千物類也後之言本天而窮物理者豈不出此而予
之先生胡非之也曰由漢儒言則無人性矣先儒之
本天亦豈至如漢儒之謬哉雖然先儒與漢儒不信
人心而信氣與物者則其弊一而已夫二五之氣鼓
行乎萬物者天命宰之也天命具于人心曰性惟人
性爲萬物之靈故二五者得天命之散殊氣用者也
人心性靈得天命之主宰神用者也聖人先得人心
性靈之全故能理燮二五和調四時綱紐造化贊佐

胡子衡齊

卷八

三

民物蓋天地之賴于人心多矣今儒者于萬物則曰
此出于天而爲理故即物窮理以求天也於人心則
曰此出于人而易私故一涉人心輒譙訶仇敵之不
皇嗟夫吾姑不言天地之賴于人心也吾獨莫知本
天者之能外人心否也吾恐先儒外心以本天其不
爲漢儒之繆亦無幾矣雖然吾聞莊列之言天曰曲
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
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馬不以羈馭篋不以高
鑄魚不以網罟鳥不以畢弋治天下不以斗斛權衡
與符璽推先儒之本天反若陰與于莊列之言多矣

然則聖人之理燮和調咸當爲松而易所謂裁成輔
相云者不將爲誣歟此先儒與漢儒所爲均非也曰
魏徐氏之言何如曰古之聖人先得人心性靈之全
以故仰觀俯察近取遠取觀鳥獸觀萬物將以開物
成務制器尚象以成理燮和調之功裁成輔相之道
蓋其先有本也非曰以是窮至物理爲學者事也而
徐氏未諳也異時以告先生曰然

辯者曰子之先生以爲人心通天地萬物惟不痺爲
仁然則痺者之逃倫棄物是亦非痺歟曰痺者之顛
顛焉出死生爲事也夫安得非痺曰痺者亦自謂明

胡子衡齊

卷八

四

心矣曷爲具至于痺曰痺之言曰山河大地皆妙明
心中物彼豈不知心之通天地萬物哉彼知心之通
天地萬物而不肯盡心于天地萬物者則其出死生
之爲痺也是學之偏也非心之本然也夫心一也以
盡則爲儒以不盡則爲痺猶人之手一也以拱則爲
禮以擊則爲暴足一也以蹈則爲善以踰則爲非豈
有二手足哉甲兵亦一也以在湯武則爲仁以在桀
跖則爲虐亦豈有二甲兵哉而世儒必謂本心者之
爲痺則是天之生人心豫厝之毒而爲痺也其生萬
物豫貯之理以業儒也其果然乎難者憬然曰天之

生人心夫寧有豫厝而爲禪耶甚哉不盡心之爲痺也明矣

難者曰禪者之言出死生也出則易之曰先生嘗詔之矣即莊子所謂有且宅而無情死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毀者是也此非獨存子老子曰死而不亡曰壽非獨老子吾聖門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歸者豈歸其形軀哉夫曾子戰兢常如臨深履薄豈常憂形體之不全哉其曰吾知免夫亦豈免於形體者哉且夫盜跖胥靡至老而斃獲保首領全其形體滔滔皆是也固知曾子憂不在是矣曾子之憂憂性

胡子衡齊

卷八

五

不全爾性不全則不得爲仁孝不仁不足以饗帝不孝不足以變親故曾子將死自辛其全而以曉門弟子雖然豈獨曉門弟子哉曾子不又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以姑息者憂在形也以德憂在性也曾子之辨形性也審矣豈肯自居姑息而徒爲懷刑者倫哉曰曾子曷爲令門人啓手足哉曰病者令人起動其手足以便興居此非異事豈欲門人爲是而驗其手足哉且曾子手足之全門人豈不習知門人習知之而曾子復欲其啓驗之則相率爲僞矣况古之全歸非必以形體爲也如以形體

已矣則比于之剖心莖弘之流血顏魯國文信國之徒皆不得爲全歸孔孟所謂成仁取義將反爲不仁不孝者也豈聖門之教哉是故君子夭壽不貳全性立命上也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則其次耳曰若是則聖門亦以出死生爲事乎曰聖門盡性以至于命則不假於逃倫棄物而死生弗滯矣聖門豈顓顓爲死生哉夫二氏顓顓爲死生故其學爲偏其流爲無父無君雖然非心罪也

胡子衡齊

卷八

六

難者曰子之先生顓顓焉以覺爲性鯁鯁焉引物連類而強證之獨未考朱子答廖德明之書乎書曰賢者之見不能無失正坐以我爲主以覺爲性耳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得私也又曰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夫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觀此則性屬理知覺屬氣其不可混也明矣今必以覺爲性亦終認氣爲理耳雖千萬辨益益曰子之語理所謂舉三隅不能一反者也今吾也不復有言請借子之言爲詢可乎夫先儒曰性者理而已矣此雖孔子不能易也然所謂性果能外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讓智之是非

乎曰未能外也曰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讓吾姑不言吾請詢智之是非果又外於覺乎曰未能外也曰智之是非未能外於仁義禮豈又二物哉今天人具耳目口鼻異官而要之皆一形也其父子兄弟異倫要之皆一身也其仁義禮智異發而要之皆一覺也子知仁義禮智之出于覺也而謂覺非性可乎謂覺性非理可乎若惟以覺爲氣則五常四端皆當爲氣而不當爲理矣其又可乎且先儒曰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在我然其理非有我得私夫既曰稟之在我則乾坤之理已在我矣亦豈能外我

胡氏衡齊 卷八 七

覺者爲之乎抑亦有覺者爲之乎先儒何其與易書孔孟異也又何由之而不自知也不然則先儒所謂性者理而已矣必別有一性別有一理出身心之外非五常四端非至善存存之謂矣其又可乎蓋嘗觀之盈天地間升降闔闢凡有聚有散者疇非氣也而孰宰之則帝天爲之宰焉者是命也即理也故詩稱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是也人生天地間呼吸作止凡有聚有散者疇非氣也而孰宰之則心覺爲之宰焉者是性也即理也故書稱維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恆性者是也然則乾坤變化亦豈能獨私其理而不以畀諸夫人也哉故理之在人也宰之一心而達之天下不期而準主之一時而施之千萬世不約而協是我之知覺本通于人之知覺本通于天下後世之知覺本非有我之所得私所謂以我爲主以覺爲性者本未爲非亦未爲私也孟氏所謂不知足而爲後我知其不爲實蓋謂此耳如曰求理於物以爲無私吾見其憧憧焉憂憂焉不任其安排布置不任其有我之私未見有得其理者也至如德明異時以書論學乃遽加以咆哮而拒之其能不爲有我之私難矣哉此由不以覺爲性故失而不自覺耳曰然則人

胡氏衡齊 卷八 八

心通變通而張翹而散諸謂非氣也可乎曰曩先生
於其神篇述詔志矣夫人心之覺不以生存不以
死也最難支困於昭于天孔子至今猶存此未可爲
世儒言也

難者曰唯我二氏之本而不排也今之學有大要溺
死坐轡轡故雖逃倫彙物之教咸爭越之苟不獨
往就則率天下而皆去君父矣今子之先生非不知
之故而陰爲之地者何哉曰排二氏非不難然貴知
所以排和所排者善既得其全而以攻彼之偏則雖
有奸偏者其越全也若歸矣不知所排者吾方守其
南子衡齊 卷八 九

偏而以攻彼之偏則雖有慕全者其越偏也若驅矣
吾見罕之排二氏者將授之魁柄而驅之矣又惡能
過其流乎不問之昔者唐韓愈任道排佛既自比孟
斯矣已而見大顛以理自勝則瞿而服見三平論以
智入則懷而聽是排二氏者其言也而越二氏者其
實也此何以然哉則繇其以偏攻偏終折而入于禪
也蓋不知所排者也宋富鄭國趙清獻劉忠定陳忠
肅呂侍講楊大年張無垢及蘇氏兄弟文信國皆天
下之英偉絕出人也皆莫不從禪以樹于世其間若
富趙劉陳文信國忠孝貫日月死生如旦夜彼豈死

生能劫之其韓楊張蘇咸稱博物君子亦豈空疎自
便於簡徑哉此其故又何也嗟乎此固諸君子之過
抑亦儒者之驅之也自孟軻沒學沒忘本若左丘明
以下咸以違聞見謹器數爲事至有窮年莫究累世
莫殫之弊大史公已譏之曰博而意要勞而無功漢
文帝賢君也蕭曹汲黯賢臣也當時鏡其弊已棄而
從老老之後禪說盛行周程二大賢生于最後雖能
辨別幾微昭揭吾儒之本要而二氏之熾熾已久矣
周程既沒物理學行其意欲以勝禪亦非不難也然
而聞見器數之故壅若有加焉此諸君子者咸亦洞

胡于衡齊

卷八

十

鏡其弊豈肯復從人臨海算漸登嶽辨業而不知反
顧哉惜哉諸君子鏡其弊矣又莫能自反其家室則
左繼禪氏以爲歸宿路也亦勢使然耳方其在諸君
子則如坐炎燭而急就夫清冷在諸儒者則如倒持
大阿授二氏其魁柄也然則諸君子之從二氏寧非
儒者之驅之哉而儒者不自知其偏且遠也而獨曰
吾能排二氏攻黑端則烏能得其反顧哉今之日誠
有真儒者出邇求孔孟之真指陳知本之學辨別幾
微以廓聖塗而世儒猶復執吝物理撫拾近似增壁
加壘爲相拒敵既自棄其家室又復攻人之返室者

中言下

或者曰載觀近儒嘗搜考楞伽金剛傳燈反覆辨證
著書萬言深排釋氏以爲心性不可離而亦不可混
性者出于天命而有定理心則不過知覺妙用而已
佛氏有見于心無見于性認知覺而遺定理故終有
逃倫棄物之失又曰佛氏所謂性者覺吾儒所謂性
者理良由不知性爲至精之理而以所謂神者當之
故其應用無方不失圓通之妙而高下無所準輕重
無所權卒歸于其行妄作今之儒可無省哉曰近儒
非獨以詆釋氏實以詆今之儒者之言覺也其辨爲

胡子衡齊

卷八

十一

其審而語亦甚確矣以愚觀之近儒固矣吾不知近
儒所指天命之性果在人心乎抑在心外乎若性在
心外則天下古今無心外之性而孟子亦不當有仁
義禮智根心非由外鑠之訓若在心內則非惟釋氏
不當遺性以求心而吾儒亦不當遺性以求性也且
夫心性不可混則謂如火之明如水之清可也謂當
外火以求明外水以求清則大不可也其曰定理非
覺時定之乎至精之理非覺時精之乎高下之準輕
重之權非此覺爲之天權大度天星天寸其時爲之
乎近儒必欲外覺以求理則亦所謂外火求明外水

求清非特不可亦必不能也乃猶以覺理分心性以
心性分佛儒吾恐心與性儒與佛皆不得其服矣故
曰固也夫覺即理也然至于無準與權者則所謂感
物而動失其本知本覺者也失其本知本覺而本知
本覺之體固未亡也故精者此精也準與權者此爲
之也若夫釋氏主于逃倫棄物者最吾析之明矣要
其學止于明心而未逮盡心上于見性而未逮盡性
是有覺而未能復之爲德行者也非心覺之專爲釋
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以有覺德行責釋氏
則釋氏詘矣

胡子衡齊

卷八

十四

有海濱李君讀近儒書悱然若有得于儒釋心性之
辨因友人見質胡子而氣銳然胡子曰吾言滋贅矣
友人曰子海濱士當知海水之鹹若能外海水以求
鹹則亦能外心言性矣君默然去三日則來見曰吾
觀近儒之辨儒釋誠過也既曰釋氏所謂性者覺吾
儒所謂性者理乃又曰理經而覺緒則是以儒爲經
以釋爲緒未可通也且天之生人豈使之心爲釋而
性爲儒乎必不然矣胡子謂弟子曰李君竊速矣
李君曰近儒則云理果何物也我通天地且古今無
非一氣而已而一動一靜一性一米一闔一關一升

一降循環無已爲四時之溫涼寒暑爲萬物之生長收藏爲人事之成敗得失爲斯民之日用彝倫千系萬緒紛紜轉輾而卒不可亂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乃所謂理也又曰日月之食彗孛之變未有不旋復其常者茲非天理而何若是則近儒皆以氣言理耳乃又以此言性是果以性在心外矣果當求性于天地萬物之散殊而所謂仁義禮智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不忍人之心皆一不相涉矣其可通乎乃若易繫所謂繼善者所謂降衷記所謂生而靜皆當求之天地萬物之動靜往來闊闢升降之間吾終不知其何所着也其可通乎或曰此以推本其性之所自來者曰以是爲推本猶告人子之爲孝者而推本其父母婚媾之始往來之儀則亦何與哉蓋亦告以良知良能之不可解者是乃孝也性也亦理也而推者述矣胡子謂弟子曰吾見今之學者莫如李君達理李君曰近儒自謂理氣無縫隙矣然其言天地萬物之聚即聚之理其散即散之理是既以氣之聚散爲理之有無也可謂無縫隙乎向所謂定理者果安在乎且於人性之善亦安所與哉至是則理與性又各爲縫隙不相顧也曰然

胡子衡齊

卷八

十五

曰近儒曰理只是氣之理當于氣之轉折處觀之往而來來而往乃轉折處也若是則兩頭皆無理唯在中轉處乃有理如春夏固無理唯春夏之交始有理秋冬固無理唯秋冬之交始有理然則性亦當于二時求之可乎曰噫呼何以辨爲曰近儒自謂於朱子小有未合蓋朱子云理與氣決是二物氣強理弱理管攝氣不得近儒又自謂於程朱語累年不能歸一及以理氣二字參互體認亦竟不能歸一一旦於理一分殊有悟於是始渙然自信至極理一分殊則曰人物受氣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後其分則殊良以爲得矣吾不知受氣與成形相去幾何而理一分殊乃爾頓異其果然乎又曰若有恒性理之一也克綏厥猷則分之殊成之者性理之一也仁知百姓則分之殊天命之性理之一也率性之道則分之殊觀此則凡以屬天地者均爲理一而無分殊屬夫人者均爲分殊而無理一恐未可也且仁者智者百姓日用不知者謂爲分殊則是楊子之義墨子之仁百姓由之而不知道者皆當爲分定不可移易而人無貴焉耳矣恐未可也夫近儒謂先儒爲未歸一吾恐楚固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曰然

胡子衡齊

卷八

十六

曰朱子曰思慮未起知覺不昧近儒易之曰所覺不昧不知思慮之未起也而覺者奚其所曰思未起而覺存覺則理爲而覺無迎也感既通而理行理即覺焉而理無將也無迎無將焉求其所弟子悟曰思未起而覺不昧即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者是也又奚其所曰然

曰近儒所引程伯子之言曰天地間有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此正理孰存乎曰嘗試觀之非有人焉據自井上則爲正理其從之也則非正理是正理在井平在人心乎昔者司馬公見時嘗舉石擊甕以

胡子衡齊

卷八

十七

揀溺子是正理在石乎在甕乎又嘗考物而爲之乎抑亦在司馬之心乎皆可辯夫稽參子本言中者天下之大本繼曰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以是知伯子所謂中所謂大本所謂正理固不在物也曰然

曰夫人靈萬物心天地出於蓍與記近儒豈不諳哉而其譏楊氏之已易也曰人以藐然七尺之軀乃欲私天地爲己物多見其不知量信斯語也則書與記之言妄矣其然乎曰靈萬物心天地者固不在七尺軀而以宰七八軀者即以宰天地萬物者也且夫以

物觀之則天地大以道觀之則天地亦道中一物耳夫率性謂道修道則中和位育不在身外然則七尺軀則又不藐矣嗟乎是未易諳也曰楊氏之學何如曰楊氏吾不深知而已易難廢也

曰近儒曰未發之中非惟人人有之乃至物物有之夫謂未發之中物物有之則發而中節之和亦當有之矣是大與牛皆與人性無異皆當責之以中和位育之功也其可通乎近儒又謂天命之性不獨鳶魚有之花竹亦有之又云在人心者與在鳥獸草木金石者無異夫然則鳶魚花竹草木金石皆當責以中

胡子衡齊

卷八

十八

和位育之功不獨人當窮物之理而物亦當窮人之理也其可通乎且夫中庸言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本以人言未嘗及物也下文修道及君子戒慎致中和皆責在斯人亦未嘗屬物也而先儒乃強以人物並訓之亦誤矣大抵先儒欲證成在物爲理一語以便格物窮理之說乃遂謂物物皆有未發之中則是堯舜所爲精一而執之者今則物物皆有之是物物皆堯舜矣其可通乎雖然此無足多辨也乃若人物之性其偏全邪正以逮有無子猶未悉也則當爲子克之者告子問生之謂性是以知覺爲性明矣孟子

未嘗非之惟欲告子辨犬牛之性不可同於人以人得其全而正焉故也亦猶羽雪之白不可同於玉以玉得其堅而貞焉故也書與記所謂靈萬物心天地孔子所謂人爲貴不以是與然則鳥獸雖有知覺亦不可以擬人而况草木金石乎且天之生人與鳥獸也其知覺之性則一而已至其氣質輕重清濁相爲低昂而偏全異矣全則成正偏則成邪而邪正出矣何以言之蓋氣質輕清者近天爲陽重濁者近地爲陰故其最輕清得陽多者爲上知上知全性無蔽者也輕重濁陰陽互勝者爲中材中材者性因氣質爲通蔽而可上下者也最重濁陰多者爲下愚下愚多蔽而鮮通者也自下愚而下愈重濁陰愈多漸易其形者爲夷狄夷狄中之良者不以其例愈重濁陰愈多大易其形者爲禽獸禽獸中之良者不以其例夷狄禽獸非其良者唯有蔽而已矣是則性一也而以氣質之低昂爲偏全爲邪正于是有人與禽獸之分故謂人性異禽獸者固非而曰同禽獸者不尤爲非哉若夫草木金石則惟有氣質相勝而已蓋既無君臣父子亦無飲食男女其于親義序別信罔所着也乃謂其有性謂其有未發之中可乎又必謂其與

胡于衡齊

卷八

十九

人心無二則斜而近于誣矣推其意惟欲以證成在物爲理之一語而不自知其墮此耳然則物理之說愈不可通矣

曰近儒又以天性爲本體明覺爲妙用且曰天性正于受生之始明覺發于既生之後若是則受生之天性其稟也爲無用之體既生之明覺其發也爲無體之用受生與既生截然兩人也本體與妙用判然二物也其可通乎且天性者近儒所謂理也是理既正于受生之始矣乃復欲求理于物又欲求理于氣之轉折處其不爲增懸懸而重駢拇乎苟謂此明覺者不出天命之性則此明覺胡爲乎來哉又胡爲其若是妙用哉天亦胡爲生人以明覺而徒爲無體之用哉若是則凡人之既生皆止爲無體之用而已其可通乎乃不知覺一也未發則爲體發而中節則爲用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二則非也曰然曰近儒曰今以良知爲天理即不知天地萬物有此良知否乎又曰求其良知而不得安得不置之度外耶此近儒之憂憂夫天地萬物無良知而人之獨有良知者必置之度外也曰近儒左矣夫使天地萬物無良知而人亦無良知焉則亦孰知天地萬物之爲

胡于衡齊

卷八

二十

度內與度外也。今如草木金石之無知則天地萬物自不相涉矣。惟人獨有良知則固所以通天地萬物而理之者也。良知之通天地萬物而理之是乃所謂天然條理者也。苟謂良知而反外天地萬物是必如草木金石未始有良知者也。曰近儒謂人物爲度內者蓋推本其同得天地之理爲性同得天地之氣爲形焉故也。又焉假夫良知曰此推本之說未爲非也。乃不知其所爲推本者苟無良知則孰使然哉。且夫孩提知愛知敬見入井而怵惕見鰥寡而不忍當其時非惟不知推本而亦不皇爲推本也。則又孰使然哉。嗟夫使人無良知鮮不以耳視目聽鮮不以鼻食哉。且將朔越其肝膽秦齊其骨肉子不以父父臣不以君君者蓋比比矣。則以何者爲天地萬物度內哉。子獨不知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以良知弗痺故也。非假推本而後能也。然則謂良知爲天理明矣。曰近儒又言今以良知爲天理則是理全屬安排無復本然之則矣。此近儒之憂憂夫良知之涉于安排也。曰近儒又左矣。夫良知者乃吾人之天權天度天星天寸者也。吾致其良知以應物是猶平衡定準以稱量天下之物者也。夫是以順乎本然之則而不涉

胡于衡齋

卷八

二十二

于安排者也。今若舍吾天權天度大星天寸而惟以窮索臆度懸定物理之輕重長短是未嘗平衡而欲以稱物未嘗定準而欲以量物則非獨涉于安排且以顛越其輕重長短者多矣。又焉觀所謂本然之則哉。且終不知其所爲窮索臆度者則亦良知之末光者爲之而衡準則未見其平與定也。蓋亦反其本哉。雖然世儒之良知固自在也使世儒而先從事於平衡定準焉然後知天權天度天星天寸無事于窮索臆度焉也。然則謂良知爲天理益明矣。曰近儒語良知謂良知者不過自然而已自然果可以訓良乎。曰說文有之良善也賢也長也故書稱允良孟子曰良心曰良良知良能皆善義也善固無不自然而以自然訓良者非本義矣。近儒又以知爲虛字知果皆虛乎。曰一字而數義者多也。一字而虛實不倫者亦多也。如親仁字本實義也然而曰親民仁民則虛用之言行字本虛義也然而曰善言善行則實用之又若明明德一語上明則爲虛字下明則爲實字良知即明德也抑何疑于虛哉。甚哉世儒泥文執義之自爲蔽也。雖然君子明其大者而小蔽無多辨也。或曰世儒必以無知覺者爲性然古今未有無知覺

胡于衡齋

卷八

二十二

之性吾請折中曰知覺之中正者爲性可也世儒必
以事物之有名義者爲理然名義亦人心之知覺者
爲之也吾請折中曰名義之中正者爲理可也弟子
以告先生曰知覺之中正者性善是已名義之中正
者乃所謂善也今必曰名義生于物不生于人心又
曰吾憂其近禪而畏虛而以物理別之是天敵無瘳
者也亦復何辨

曰自三代後不幸有釋氏故有是紛紛今也則何以
祛焉曰昔者歐陽修曰修其本以勝之良然哉良然
哉然修又曰性非所先則亦倒執其柄而與之矣又

胡子衡齊

卷八

二十三

烏能勝夫善治病者當究其原彼釋氏欲明心見性
以出離生死者是病原也欲明心見性以出離生死
乃至遮倫棄物而爲之者則病症也何以辨之昔有
得寶鏡者二其一磨礱使明而懸照乎物曰吾將盡
鏡之性而無愛吝也其一磨礱使明而礱藏諸篋曰
吾將令其長明而無復翳也夫鏡非異也磨礱非相
遠也然一則懸照而盡鏡之性一則礱藏而令其長
明則公與私之分也猶之心性非異也存心養性明
心見性亦非相遠也然一則以是盡已與天地萬物
之性一則以是而出離一己之生死則亦公與私之

分也雖然聖人既公矣既能盡天地萬物之性矣乃
未嘗以天地萬物撓已則亦未嘗不出離生死者也
且夫文王不顯之德中庸擬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大雅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則固有存存不亡
亡者在死生鳥得而圖之又如孔子無意必固我而
從心不踰矩則謂孔子之心終與形俱化焉吾不信
也若是則釋氏所憂爲死生大事者吾聖人無憂也
爲吾聖人之學又何必遮倫棄物以爲出離計哉雖
然吾聖人惟其公也故獨得其全焉又何辨之今夫
一日之間方在詰朝冠擲未施文理未著冲融融
胡子衡齊 卷八 二十四

若游于天地之初行乎萬物之始此一時也則黃老
家類之及其嚮晦弛衣卸冠宴寢以息氓默默若
處溟津內不知有已外不知有天地萬物此一時也
則釋迦家類之夫惟至晝日爲冠紳禮樂交際揖讓
斤斤郁郁其應天地萬物較若星辰之燦川原之游
此一時也則吾儒家者類之嘗試較之自其偏一時
而言則在晝日者爲是而在詰朝與嚮晦者爲非也
自其全一日而言則在晝日者固是而在詰朝嚮晦
者亦人之所不免者是故黃老釋迦各專一時之
偏其過不可貸矣乃不知吾儒家聖人之大全則又

未嘗不兼有二家者也非故欲兼也亦猶全日之不能外其月纏晦者也何則吾儒者存心養性以盡已與天地萬物之性此正脉不待言然使暴其氣則不能也故無暴其氣則無有黃老矣而聖人固不嫌有黃老事也使不全歸則不可也故全生全歸則兼有釋氏矣而聖人亦不嫌有釋氏事也此聖人之所以爲公而全也故程伯子曰句句同處處合然而不同則亦公私偏全毫釐之間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繆由之是則同此心性而毫釐千里出焉則學者所當早辨者也若徒分心爲釋分性爲儒吾恐心性終胡于衡齊

卷八
二十五

不可分則儒釋終不可辨耳吾故曰辨儒釋者當辨異于同而不當辨異于異乃爲明也然則今之祛異端者惟辨異於同之中則彼且媿其異而無不服惟示同于異之中則彼且追其同而無不悔彼亦天下之高朗人也苟有見焉則將曰公且全焉是無乏吾事也吾又何必爲其私且偏而不爲公且全哉若是則不但得其病原以治之而大阿之柄亦在吾儒不在二家二家之歸也有日矣所謂修其本以勝之其在此歟孟子曰歸斯受之嗟夫使孟子在今之日則亦如是而已若曰駢拇物理以自別于釋氏如畫脂

者之別于中常侍則徒自違其天矣嗟夫今之君子蓋重辨異端之名而輕違其實知修其本之說而莫識本之所底假令今果有孟子則吾言是矣使竟無孟子又鮮不以予爲推儒入墨者而壁壘戈鋌反射之矣予于今日之辭

曰釋之家以三界惟心凡一身罪福果報以至天地萬物之治亂亂皆歸諸已老之家曰天地大爐造化大冶凡一身富貴貧賤吉凶壽夭以至天地萬物之治亂亂皆歸諸天是二家者之相反也孰則是曰斯二者皆是也唯吾儒爲兼之吾儒不曰作善降祥作

胡于衡齊
卷八
二十六

不善降殃惠迪吉從逆凶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是未嘗不歸諸已也不又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行止非人之所能爲也是未嘗不歸諸天也故曰吾儒兼之兼之者通之也不執一廢百也曰是亦可以見吾聖人之公且全也曰然

曰今之儒者之語學獨喜援二家言者何也曰是亦所謂不執一廢百也是故孔子問禮于叻比業于彭孟子且不廢陽貨之言而况其他乎程伯子訓孟子之勿正心曰動意則乖擬心則差非釋家語乎紫陽夫子作調息箴曰守一處和千二百歲非老家語乎

且紫陽夫子既耄矣猶復較叅同契其它文與詩至
于廣成之風屢嘆息焉若程朱二夫子豈真從二氏
哉故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人然則君子之
學莫病泥文尤莫病執跡彼執一廢百者則執跡之
爲害也是故君子慎無泥文執跡以違乎全全

胡子衡齋卷之八終

胡子衡齋

卷八

七

胡子衡齋八卷 浙江鄭大
節家藏本

明胡直撰直字正甫泰和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
福建按察使直之學出於歐陽德及羅洪先故以
王守仁爲宗嘗與門人講學螺水上輯其問答之
語爲是書分言末理問亡錮博辨明中徵孔談言
續問申言九篇篇有上下其名衡齋者意謂譚理
者視此爲均平云爾其大要以理在心不在天地
萬物意在疏通守仁之旨然守仁本謂我與天地
萬物一氣流通無有碍隔故人心之理卽天地萬
物之理而直乃謂吾心所以造天地萬物匪是則
黜沒荒忽而天地萬物熄矣是竟指天地萬物爲
無理與守仁亦不相合未免太失之高遠其文章
則縱橫恢詭頗近子書與他家語錄稍異蓋直少
攻古文詞年二十餘始變而講學故頗能修飾章
句無諸家語錄舛陋粗鄙之狀云

大儒學粹九卷

〔明〕魏時亮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大儒學粹

九卷》提要

大儒粹編序

夫學者學所以為成人也子路問成人子曰子導以所可能者而子思掇以一言曰誠者自成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可謂喫緊語矣濂溪先生命誠曰無為曰聖人之本而約其要於研幾程伯子之教學者曰先須識仁陽明先生晚揭致良知之訓識者識此致者致此無二理也大率自宋濂洛關閩象山六先生至

大儒學粹

序

國朝敬軒白沙陽明三先生方藥雖殊脉訣無二文籍稍異心印則一要皆以誠為的以反身而誠為學同此者謂之同歸異此者謂之異端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學之指歸可逆睹矣少司空敬吾魏先生讀九先生之書而篤好之類

以已意編集成書名曰大儒學粹其分
合統紀之意具在所自敘中書成束以
示宋案與純吾按臺及監司使者讀而
胥好之僉曰閩學問淵源之鄉也宜粹
以詔多士而輔性理全書之所未備乃
共捐費鉅行既迄工案因自惟蚤歲謁
告還山先生長者以其所聞於陽明者
授之當其時野寺扃扉深山掃石塵囂

大儒學粹

序

三

既絕靈竇偶開私計年四十五十或可
庶幾有聞乃今至矣惡在其有聞乎中
夕不寐每念不誠無物一語悚然汗下
前此歲月業已不可挽回後此歲月猶
圖可以自贖顧欲根未淨習氣尚存倏
然念生悔吝已萌毫釐懸隔天壤易視
安敢自必後此能不至如今之追悔否
也蓋學求成人而自成甚難學以誠身

乃誠而無偽甚難苟非真知力踐日乾
夕惕造次於是須臾不離總屬虛見虛
談然後知先生編輯苦心以其自成者
成人欲使學者知所向方發憤從事由
其門戶以入堂奧不致玩愒日月若案
之追悔云耳始先生為給諫案濫竽司
勲踰十七年先生起為廷丞而案為通
叅又二年案入通政先生以中丞副院

大儒學粹

序

三

竊觀先生學益進用力益深密其於九
先生自成之學蓋真能以身體之而非
徒篤好其書也案雖垂老無聞望先生
之赤幟願羸糧躡屨而從焉

萬曆十六年冬十二月癸巳後學安成
周案濟甫序

序終

大儒粹編序

學之有宗其猶射之有的乎射不中的不可以名善射學不明宗不可以名善學伯夷伊尹柳下惠皆古聖人也而孟子所願學者獨稱孔子以孔子之道為正宗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孔子以仁為宗及門之徒莫不習聞其說然德行如冉閔文學如游夏政事

大儒學粹

序

又

如由求未嘗輕許其仁信乎宗傳之難其人也顏子歿而曾子獨得其宗觀其言曰仁以為己任蓋任孔子之宗矣大學一書宗之譜也由格物致知以明明德于天下乃所以為仁也思孟遞得真傳其筆之于書皆所以闡明其宗而衍孔子之道於千萬世故雖楊墨充塞而孔子之道日著則以宗之有所統也秦

漢以下非無醇雅博洽之儒而迷失正

宗其尊孔子者尊之以名號而已有宋周元公得千載不傳之秘兩程繼之併肩斯道而翊以子厚之精思力踐一時大振厥宗始取大學中庸與七篇之書表章而發其歸趣使孔子之道燦若日星功豈在孟子下耶南渡以後朱陸並起同歸于宗尋至我

大儒學粹

序

又

朝河東植其表新會濬其原王文成恢張而直指之昭揭致知以明孔子之仁是即曾子之所以譜其宗而傳之思孟者也辟之張的而命之射人人知操弓矢矣而猶不免于嘵嘵異同者毋亦宗之未明而失諸正鵠者未能反求諸身也與少司空敬吾魏先生輯元公而下至文成凡九先生語錄詩文之粹于道者

九卷名曰大儒學粹先生精思力踐歷有年所而以自得者發明之是錄之編將與大學中庸七篇之書并傳于世俾學者邇源窮本不失其宗真仁人之用心矣錄不肖望大道若望洋常侍先生于中臺見其色溫言厲神定氣和固已竊窺其養及諄諄論學論治壹稟明德新民之旨曩循先生所條列七事按部庶幾得其餘緒今由茲錄以究聖賢之指歸而因以識其正宗云乃同撫臺山泉周公檄而鋟于閩嘉與四方學者共之語曰百川學海而至于海固先生嘉惠吾黨意哉

萬曆十六年冬十二月癸巳後學盱江

鄧鍊謹序

序終

大儒學粹引

聖人之學心學也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心之為心統天下之善生生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人得之以為心孟子患人不知所以求心特命之曰仁人心也孔門學在求仁顏子三月不違曾子仁為己任皆親得孔子心傳而孔子直指示人則莫大於克己復禮為仁之一

訓夫克復於一日遂至天下歸仁而克復之實功不外視聽言動此心學之的傳也迺今世之談心者曰妙曰解曰忘曰寂凡一切尚行修踐用力視聽言動之間者每評之曰此徒辨之支流而未解求之根本者也夷考其行却隨物而化觸感易移且自號於衆曰吾得心訣嗚呼卽其心果能寂能忘能妙能解而一物無所繫也吾固

不敢以二氏之學訾之而謂其實有所得也今其為心徒影響於虛靜光景尚汨沒於世網形骸包藏欲根未加克治空非真空解非真解既為儒門之所羞又為老釋之所笑重可哀矣世之以行誼為高者痛鑒此輩輒卑視談心論學之士與之言心不曰空言無稽則曰墮落二氏遂使心學為天下尚行者諱而聖學日湮是論學簡

太儒學粹

合引

二

易而學愈難談心大明而心愈晦也夫心藏之無朕而發之有覺日用酬應莫非心也而亦莫非仁也顧尚行者修謹於日用而不知淨洗夫心源終是病根未除渣滓未化甚矣仁之難言也仁匪難言難於克已纔有已即非仁修謹之士已心未除義襲力取去仁尚遠聖人神化宇宙同流天地渾然心仁匪力取可能也世嘗言曾子

之學隨事力行不知曾子朴魯之資近仁之資日省之學體仁之學蓋有纖偽不留而已私期於盡克者三省之目四勿之別名也一事之省一事之仁焉一日之省一日之仁焉仁為已任斃而後已全體不息之仁焉此一貫之心傳所以獨唯於曾子也或又疑顏之敏曾之魯若有逕庭竊謂魯者無外馳而敏者能內照均之於視聽

太儒學粹

合引

三

言動已私易克而復禮歸仁者也希顏者了達此心於視聽言動之間學曾者日稽之視聽言動以復此心之禮是惟致嚴於禮欲克復之幾而不墮落於忘寂妙解之似其會心也非虛見其踐行也非外求是以論學尚友讀經之後遍讀儒書深感於邇流窮源在九先生之言行尤卓然萬世師法輒復以類手編少裨蚤夜誦習庶乎

味儒先之學有得心以善其行者渣滓一
融便天地同體有飭行以事其心者敬義
直養實聖智同歸同學之士苟不以不肖
言為迂濶一一考而味之因質稟之近得
師法之準善信充積而大化可幾舍此準
則或墮落於空寂虛無或固滯於徇生執
有而違道遠矣非時亮共學意也敢并志
之

味儒學粹

引

四

引終

味儒學粹目錄

第一卷

總論

濂溪周先生

第二卷

明道程先生

第三卷

伊川程先生

第四卷

橫渠張先生

味儒學粹

目錄

一

第五卷

晦菴朱先生

第六卷

象山陸先生

第七卷

敬軒薛先生

第八卷

白沙陳先生

第九卷

陽明王先生

大儒學粹目錄

終

目錄

二

大儒學粹總論

後學豫章魏時亮編讀

後學安成周 宋校閱

大儒學粹總論

孔子之學傳之及門之徒在顏子以敏悟而曾子以魯得秦漢以下此學湮矣有宋濂溪氏作始復昭揭此學使天下曉然知尋孔氏不傳之緒者以迄於今自今言之孔氏不傳之緒固虞廷精一執中之旨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原與天地萬物為一原自昭揭于宇宙間學之不傳非道也學人未見此體莫之傳也精一之學孔子本之以克復授顏子緣顏子仰鑽瞻忽當下潛心此體孔子授以克復謂此體非他也即日用間視聽言動者是也曾子學務省身能真積力久於日用間者孔子復指點示之曰吾道一以貫之謂日用間皆吾體也此體原自該貫者也由是一唯之後見其大全直指明明德于天下為分量誠意格物為工夫慎獨為口訣獨

固體也曾子妙契此體視心齋克復者奚異也
迨宋濂溪先生灼見此體太極一圖宇宙再闢
通書首揭誠字誠即太極也至其學在主靜無
欲而全功示人則曰終日乾乾不息於誠然必
懲窒遷改而後至其視顏之所潛心而請事於
四勿者先後固一揆也明道先生曰敬是敬此者
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造次顛沛必
於是吾斯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難為名狀
斯道之體誠活潑潑地於先生心目間也故天

天儒學粹

△總論

二

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而喫緊之訓曰學者須
先識仁象山先生曰學要踐道又曰智及者及
此仁守者守此時習習此說者說此樂者樂此
而其學恒孳孳於立大焉至白沙先生則謂宇
宙之間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人自信
人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是以其學其始也
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其既也則
不離日用而見焉飛魚躍之趣蓋自然為宗者
也迄陽明先生道研性命學揭良知知即體也

與天地萬物為一者也自其渾然之本體曰中
自其渾然之同體曰仁自其渾然之靈體曰知
非二也是體也不可想像求不可意見測須敏
者潛心魯者真積迺有靚體及同於妙契者儒
非有契于此謂非真儒學非求得乎此謂非善
學顧學求有得之路徑顏之潛心靚體以敏悟
也曾之真積一唯竟以魯得所入之途雖異所
至之域則同也後世學人未窺其所同而輒疑
其所異此學之所以不傳也嘗味伊川先生語

天儒學粹

△總論

三

曰非禮勿視聽言動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蓋
先生學契此禮卓有見矣橫渠先生西銘一書
洞見全體所謂便可達天德者晦菴先生謂大
化中自有安宅至恨盲廢不早有會心處時一
喟然先生晚于此體信豁然也文清先生七十
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所謂通者非此
體乎故濂溪明道象山白沙陽明之學蓋潛心
此體而了達於日用者顏子之入道可幾焉伊
川橫渠晦菴敬軒之學蓋日省真積而妙契乎

此體者曾子之入道可幾焉要之道無二學無二其所以終無二也此九先生各卷編次之大意也至每卷之中自明道而下為篇又十有四
大率首篇並以發明宇宙間之實理凡各先生理氣性命諸說各彙集之以冠篇端顧此理在人稟賦雖同知學者鮮自非心之一醒惕乎有見于朝聞夕死之不可以已者吾未見其能卓有志於此也故卷中並以發學者之初心醒覺為即次于首篇而勉學人之立志為第三篇但

稍有不回而所學一也由是讀書以滋培之取友以夾輔之罔非學問之功所不容緩者故八篇九篇偕第七篇目並以第六篇之篇目冠之凡以見此四篇之大意皆吾儒學聖之實功也第十篇謂凡學之根于心者必見于辭氣容貌之間十一篇謂凡學之本諸身者必徵諸家國天下之遠十二篇謂凡學之有德必有言者必驗于述作歌咏之餘此三篇者篇目皆同又以見吾儒學問之明驗也如是而學斯成焉聖可幾矣故第十三篇廼以論聖人之所以聖者終之若其語之雜出或續採者并以附錄于末則又為第十四篇也時亮竊嘗味白沙先生之言有曰是編也采諸儒行事之迹與其論著之言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之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幾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一開卷便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蓋以我而觀書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茫然此尤先賢喫緊為人之明訓時亮敢并附述以遍諭

夫海內之同志者

大儒學粹

總論

六

大儒學粹總論終

大儒學粹一卷

後學豫章魏時亮編讀

後學安成周 案校閱

濂溪周先生

先生年十三志趣高遠濂溪舊有小橋亭先生常釣遊其上吟風弄月後父老相傳猶能言之

年二十八部使者薦以為南安軍司理叅軍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

大儒學粹

一卷

一

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亦感悟因得不死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為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其二子往受學焉及為郎故事常舉代每一

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年三十一移郴州郴縣令知州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遇之既薦諸朝又周其不給聞先生論學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為公言之于是初平日聽語二年果有得轉桂陽令皆有治績三十八改知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為憂實以汗善政為恥也轉僉書合州判官題張宗範養

陳儒學粹

卷一

二

心亭在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抃時為使者人或讒先生抃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抃疑終不釋及抃守虔先生適通判州事抃熟視其所為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改通判永州

三年轉虞部郎中提點廣南刑獄

先生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案務以

洗冤澤物為已任俄得疾聞水啣其母墓以疾求知南康軍改葬畢曰強疾而來者為葬耳今猶欲以疾污麾紱耶因家廬山蓮花峯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

先生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無百錢之儲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為意知南昌時嘗得疾更一晝夜始甦友人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

陳儒學粹

卷一

三

滿數百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花峯下潔淨清紺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取營道所居濂溪為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

明道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明道又曰某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後自謂已無此好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

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侯師聖學於伊川未悟訪先生先生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自謂所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

呂陶詩序曰春陵周茂叔志清而材醇行敏而學博讀易春秋探其原其文簡潔有制其

歐陽學粹

卷一

四

政撫而不柔與人交平居泛愛及其判忠諛極憂患雖賁育之力亦莫亢其勇

潘興嗣誌曰君每從容為余言可仕可止古

人無所必束髮為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

人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

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

蘇軾濂溪詩云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

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先生豈我輩造化乃

其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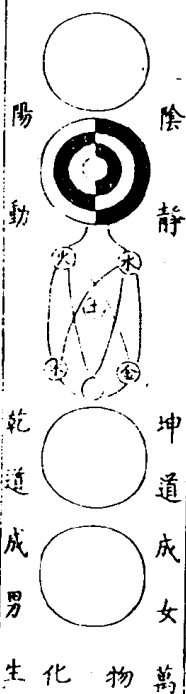
黃山谷詠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求世故權輿仕籍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欲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為小吏在江湖郡縣蓋十五年所至輒可傳茂叔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嫗嫗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延平李侗以灑落如光風霽月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歐陽學粹

卷一

五

太極圖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

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大儒學粹

一卷

木

通書一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靜無而

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誠幾德第三

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

幽誠神幾曰聖人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為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七

師第七

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為直為義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疆梁柔善為慈為順為異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朱熹學粹

卷一

八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容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

知幾其神乎

志學章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順化第十一

朱熹學粹

卷一

九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故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愛敬第十五

太儒學粹

卷一

十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

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太儒學粹

卷一

十一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暴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

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通書二

卷一

十二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顏子第二十二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愛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盡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家人睽復無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于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動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偽微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

大儒學粹

卷一

七

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大儒學粹

卷一

七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慎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大儒學粹一卷終

大儒學粹二卷

後學豫章魏時亮編讀

後學安成周 案校閱

明道程先生

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抱之隆釵後數日先生以手指示隨所指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為詩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

朱儒學粹

卷二

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

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見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芡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痢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

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

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其所欲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此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為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為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為浮論欲搖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不閱月民訟遂簡

朱儒學粹

卷二

先生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傍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為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于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暮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

患難相卹而奸偽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為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人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

朱儒學粹

卷二

三

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為民患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豫儲定其價富家不失信息而民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往載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豫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縣庫雜錢常借以補民力部使者至請一切不問民憚差役互訴成讐

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教武應文而已先生至遂為精兵俗尚焚屍先生諭禁止之先生為令視民如子欲辦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

朱儒學粹

卷二

四

為先先生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為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稿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及因論人材曰陛下柰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于再三

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為之動而言

路好直者必欲力取勝由是與言者為敵矣
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

改差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為守者嚴刻
多忌通判以下莫敢與辦事始意先生嘗任
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先
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
安必與之辯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
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

先生為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為先雖若甚迂

大儒集

卷二

五

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
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一年廣濟蔡
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
脇取舟人物為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
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
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
為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

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
盜叩首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

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
之耶遂自經

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
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
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
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
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
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內主
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勿施

大儒集

卷二

六

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
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慨然
有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者
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
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
由通於禮樂辯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
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者也謂孟子沒
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先生之言
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

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辯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餽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先生為政治惡以寬處

大學章句

卷二

七

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眾為應文選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眾憂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不可及也

呂大臨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察

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眾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竝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已功其自信

大學章句

卷二

八

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夫先生之德可形容者猶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得而道也

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富貴賤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真可謂大丈夫者

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之治與天地同流至於禮樂制度行師戰陣之法所講皆究其極

夷狄情狀山川險易防戍斥堠控帶之要難
不究知吏事文法又皆精練真通儒全才矣
先生為政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之
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恥不犯盜
先生去三年間編戶數萬衆罪入極典者纔
一人然鄉閭猶以不遵教令為深恥

神宗召對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
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
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為得御史體神宗

大儒學粹

卷二

九

勵精求治王荊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
甚力至有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
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稿不以示子姪常
曰揚已矜衆吾所不為嘗被旨赴中堂議事
荊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
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荊公為之愧
屈善談

先生為御史事常辨於早而戒於漸神宗言
及辭命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為急辭命非所

先也神宗為之動顏會同天節宮嬪專獻奇
巧為天子壽先生既言于朝又顧謂執政戒
之執政曰宮嬪所為實非上意庸何傷先生
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
執政辭遂屈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
然心慕其為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
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覆視之
表裏洞徹莫見疵瑕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
情雖童僕必托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

大儒學粹

卷二

十

先生有天下重望士民以其出處卜時隆污
聞計之日識與不識莫不隕涕自孟軻沒聖
學失傳學者穿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傑然
自立于千載之後芟開榛穢開示本原聖人
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
才世希能造其藩閭者蓋鮮况堂奧乎先生
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
日怡怡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
之容接人溫然無賢不肖皆使之款曲自盡

聞人一善咨嗟獎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
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故雖桀傲不恭見先
生莫不感悅而化服風俗高邁不事標飾而
自有畦畛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
不復萌于胸中

先生以祿養族大食衆菽粟僅足而老幼各
盡其歡中外幼孤窮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
誨導期於成人嫁女娶婦皆先孤遺而後及
已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

太僕學集

卷二

十一

以遣先生達於從政以仁愛為本故所至民
戴之如父母立之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
各得輸其情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雖愚不
肖佩服先生之訓不敢怠忘先生抱經濟大
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於時然至誠在
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苦如在諸
已聞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顏色嘗論所以
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
子厚少時自喜其才謂提騎卒數萬可橫行

太僕學集

卷二

十二

匈奴視叛羗為易耳故從之游者多能道邊
事既而得聞先生議論乃歸謝其徒盡棄其
舊學以從事于道其後子厚學成德尊識者
謂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不多為人講之其
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
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
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
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
且隨其資而誘之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
躬行之多與洛人竝
先生少長親闡視之如傷又氣象清越灑然
如塵外宜不耐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
起居飲食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
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
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
競起奸人乘虛為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
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
肅整如常初至鄆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

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為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為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

先生御小人使不麗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

大儒學粹

二卷

十三

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甬中之氣冲如也所至士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為已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饑寒已仕者忘爵祿魯重者敏謹細者裕强者無拂理懦者有立志可以脩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詠昔人之

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悵然無據而已也

謝上蔡曰明道終日端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胡安國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何如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受百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朱儒學粹

二卷

西

一誠篇第一

時亮伏謂濂溪太極一圖大率明道之體統雖有主靜修吉二語而教人體道以成德達德以經世者猶未之詳焉易通一書大率明學之體用雖有動靜混關五殊二實等篇而發明宇宙間敦化川流之實理則不如圖說之為約且備也夫學不明乎實理之原必無以知乎大學之要故諸大儒學粹首篇輒取其

理氣性命諸說不拘原本詳畧稍彙編之共為一篇如首太極圖說之意其入德之方經世之具並以彙編於後亦若通書之次圖說也各卷類皆倣此讀者詳之

只是一箇誠天地萬物鬼神本無二○中庸言誠便是神○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

合二卷

十五

乾陽物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物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無三才而兩之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天地設位易行其中何不言神行其中蓋中亦

物也若言神行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欲使默識而自得之也○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而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滅斯理也推之甚遠乎人只要知此耳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生生死死猶古今

太極圖

合二卷

十六

凡物參和交感則生不和分散則死○死生存亡皆知所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畧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別理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着幾時道堯盡君道便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便添得些孝道多堯來依舊○天理云者這一箇天理更有甚

窮已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這上頭來更怎生說箇存亡加減是他元無少欠百理具備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原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

朱熹

卷二

七

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于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實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顛沛造次必於是又言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難為名狀

朱熹

卷二

七

聞周篇第二

時亮伏謂天命之實理人人之所同具體而全之則存乎人焉體道在學好學在志此志之不奮由其心竅未豁然一醒如夢未覺如鑰未啓志無自而能立矣其醒也雖得於性之本靈實感於機

之觸悟要之明師良友曠啓最多如明
道伊川發之濂溪一聞至論厭棄舊業
稱曰遂厭獨醒超然橫渠始啓論於范
文正公繼勇徹於二程夫子悔菴發之
劉屏山陽明發之婁一齋要皆得師友
而醒者迺若象山讀宇宙二字解而援
筆爽然敬軒讀周程張朱書而盡焚詩
賦白沙築居陽春臺而超然有得同非
天啓心靈故學開先竅竊嘗謂心之一
醒真人生之夢覺關也既醒矣志便卓
然著向趨向一開務知標的所在如射
者向鵠所向不差但外道似是最易惑
人始則毫釐終遂千里此又學者所當
明辨是以學聖先智譬之射者用巧然
後可中乎的以不負其所期也故聞周
篇先之任道篇次之尋仲篇即次之佛
氏篇又次之各卷編次類倣此意
先生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

道之志○先生曰聞道知所以為人也夕死可
矣是不虛生也亮嘗謂人不可以徒死也讀
夕死可矣之言當有醒矣

任道篇第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
脊梁漢方擔得

人賢不肖國家治亂不可以言命

尋仲篇第四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
何事○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

樂筆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
味自有深意○犯而不校校則私非樂天者也
犯有當報者則是循理而已○人之學當以大
人為標槩然上面更有化爾人當學顏子之學
○無妄震下乾上聖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
若顏子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惟只在此間
爾蓋猶有己焉至於無則聖人也顏子切於聖
人未達一問爾不遷怒不貳過無伐善無施勞
三月不違仁者此意也

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
曾子易簣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為律身為度
也○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
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為同心

古人見道分明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從事於斯
無是餒也立之斯立○某自再見周茂叔後吟
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
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孟子才高學之無可

大學章句

卷二

五

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

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
大只是未粹索學以充之○由孟子可以觀易
學者須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工也
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為
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剪綵
以為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
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仲尼元氣也顏子
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

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
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仲尼
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
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
有迹孟子其迹著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

佛氏篇第五

大學章句

卷二

五

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
翫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釋氏本怖死
望為利豈是公道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
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
○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
一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
在平野之中四方莫不見也○佛氏不識陰陽
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

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
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
柰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得去盡根塵為心源
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
除是死也○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只在天地萬
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乃知
釋氏苦根塵者皆是自私者也○謝子曰吾嘗
習忘以養生先生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則有
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

儒學粹

○二卷

五

於是夫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
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
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之心如鑑孟子所以
異於釋氏此也

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也○持國曰道家有
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
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可離者
其要只在收放心

吾學篇第六

時亮伏謂讀吾學首篇便見先生之學
識其大者蓋先生學在求仁動靜語默
天人上下一齊談貫仁體事而不遺次
篇語雖不一尤可見體事之意所謂得
心以善其行者是矣由是稽之誦習所
以滋培親之師友所以夾輔四篇之大
意若此嘉言遺訓固非學要故均之為
吾學篇也諸大儒學粹編次大率類此
惟伊川橫渠晦菴敬軒四先生體事飭

儒學粹

○二卷

五

行之意多見首篇學者孰讀詳味當得
之言意之表焉

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先生謂學者曰賢看顚如此顚煞用工夫○
別人吃飯從脊皮上過我吃飯從肚裏去○凡
人纔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學在誠知誠養○學在知其所有又在養其所
有○學要信與熟○樂則生生則烏可已也須
是熟方能如此苟為不熟不如稊稗○詩云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然則文王之德直是似天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只為常是這箇道理此箇亦須待他心熟便自然別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得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體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

大學章句

卷二

五

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

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性靜者可以為學○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明道書牕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

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

大學章句

卷二

五

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要脩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為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也○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涵養着樂處養心便到清明高遠○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唯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

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
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天地之正
氣恭作肅肅便雍也○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
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
恭而無禮則勞也○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
間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
而無失最盡○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
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為其偏而已矣故
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脩此道

朱子學粹

卷二

七

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
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
也○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也
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
思契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
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勿
忘勿助之間正當處也○侯世與云某年十五
六時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至勿正心勿忘勿

助長處云二哥以必事焉而勿正為一句心勿
忘勿助長為一句亦得因舉禪語為况云事則
不無礙心則差某當時言下有省

息訓為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
無間斷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
之謂神要思而得之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
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
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箇甚又不只是這一
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即事

朱子學粹

卷二

八

盡天理便是易也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
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
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
當自得之○易要玩索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聖人齋戒敬也以神明其德惡人齋戒亦敬也
故可以祀上帝

玩心神明上下同流○言體天地之化已刺一
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對此箇別有天
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

草木蕃不其恕乎○有人問何如斯可謂之恕
心曰充擴得去則為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
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擴不去時如何曰天
地閉賢人隱

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脩辭立
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
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脩
其言辭正是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

大學章句

卷二

无

立誠纔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終日乾乾
大事小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
脩辭立其誠為實脩業處○忠信所以進德終
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
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
脩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
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
事小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

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着如此
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
人○忠信為基本所以進德也辭脩誠意立所
以居業也此乃乾道由此二句可至聖人也○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
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也○忠信者以人
言之要之則實理也○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
盡更有其事出得視世之功名事業甚譬如閒
視世之仁義者煦煦孑孑如匹夫匹婦之為諒

大學章句

卷二

十

也自視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若知
得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則何緣仰高
鑽堅在前在後既竭吾才則又見其卓爾
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
則意識不動意識自定則心正始學之事也○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或以格為止物是二本矣
○致知但知止於至善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
止於慈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汎然如游
騎無所歸也○知至則便意識若有知而不誠

者皆知未至爾知至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
乃吉之先見故曰可與幾也知終而終之則可
與存義也

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將箇定來助
知止

靜居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為難○學者全
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
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欠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父

大學章句

卷二

主

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
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天地之間只有
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且省外事但明乎
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
泛濫無功○橫渠問定性未能以不動猶累於
外物如何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
無内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
為有内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
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

大學章句

卷二

主

無内外也既以内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
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
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
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
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
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
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
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
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
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
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
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
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
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
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
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
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
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

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人須知自慊之道自慊者無不足也若有所不足則張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心得之然後可以為已物○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已所用莫非中理知巧之士雖不自得然才知稍高亦能窺測見其一二得而用之乃自謂泄天機若平心用之亦莫不中

大儒學粹

二卷

重

理但不有諸已須用知巧亦有反失之如蘇張之類○得而後動與慮而後動異得在已如自使手舉物無不從慮則未在手如手中持物以取物知其不利

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

心要在腔子裏○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

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為害着一箇意思則與人成就得箇甚好見識心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常言自約數年自上着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為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胸中常有兩人焉欲為

大儒學粹

二卷

重

善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其他疾却未可知他臟腑只為元不曾養養之却在脩養家○呂與叔嘗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

來蓋宁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
自家○伯淳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
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
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人心要常
活則周流不窮而不滯於一隅○人心不得有
繫○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見長廊柱以意
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
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着心把捉越不
定

朱儒學粹

卷二

五

謝上蔡曰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不見
明道先生作鄆縣簿時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
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旁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
閑學少年看他胸中真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
問周恭叔恁地放開如何謝曰他不是擺脫得
開只為立不住便放却忒早在裏明道們擺脫
得開為他所過者化問見箇甚道理便能所過
者化曰呂晉伯下得一轉語好道所存者神便

能所過者化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渠云
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甚親切

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欲則不惑所欲不必沉溺
只有所向便是欲○只着一箇私意便是餒便
是缺了他浩然之氣處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
物這裏缺了他則便這裏沒這物浩然之氣又
不待外至是集義所生者這一箇道理不為堯
存不為桀亡只是人不到他這裏知此便是明
善○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云者百理具備

朱儒學粹

卷二

五

元無少欠故反身而誠只是言得已上更不可
道甚道○尸居却龍見淵嘿却雷聲○難勝莫
如已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人於天理昏
者只是為嗜欲亂着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
天機淺此言却最是○克已則私心去自然能
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人之視最先非
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
先後之序人能克已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
忤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先生常論克已復

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曰如公之言只是說道也克已復禮乃所以為道也若知道與己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已復禮何以體道呂與叔記云伯淳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伯淳又言道則不須克却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已便然後復禮又曰道無真無假曰既無真又無假却是都無物也到底須是是者為真不是者為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人多昏其心聖賢

本儒學粹

二卷

五

則去其昏○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天下雷行付與無妄天性豈有妄耶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無妄則一毫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矣無妄震下乾上動以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學者今日無可添惟有可減減盡便無事○世事與我不相關○鐵劔利而娼優拙此重則彼輕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

內同理謂敬為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沒事也

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吾學篇第七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無二語○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本儒學粹

二卷

五

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

自下而達上者唯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有自大體中便誠者雖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穿鑿係累自非道理

人最可畏者是便做要在燭理

不哭底孩兒誰也不得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
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
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大凡出義則入
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唯義利而已

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
近也○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治怒
為難治懼亦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大學章句

卷二

五

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胸中須如
風動竹○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
克克得一件其餘自止○目畏尖物此事不得
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
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視聽思慮動作皆天
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論口
將言而聶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
須是聽其言也屬○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
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和靜曰有人問
明道先生如何是道明道先生曰於君臣父子
兄弟朋友夫婦上求

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義理與谷氣常相勝又有消長分數多少為君
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

大學章句

卷二

四

氣消散得漸少消盡是大賢

人以料事為明便駁駁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在此便是廢
天職

不學便老而衰○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懈
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
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學者須敬
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

後可以自得但急追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吾學篇第八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讀書要玩味興於詩者吟咏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興於詩便須見有着力處立於禮便須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有無所用力處

二卷

三

謝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先生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却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明道讀史又却定行看過不差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鄭穀云嘗見顯道先生云其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洛中見之云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先生作字時甚敬曰非欲字好卽此是學

吾學篇第九

古人求法器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朱公掞見明道于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伯淳謂正叔曰異日能尊師道是二哥若接引後學隨人才成就之則不敢讓○語錄說二先生與門人語有不合處明道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云不是○每進語相契伯淳必曰更須勉力○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尔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然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上蔡云昔伯淳教誨只管着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着一邊

二卷

聖

伯淳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為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此果能明辯不有益于介甫則必有益于我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冲和篇第十

時亮伏謂學者體道成德實有諸已由是而徵之近則暢於四支辭氣容貌罔

宋儒學粹

卷二

聖

不臧也遠則發於事業家國天下罔不順也聲則吐為文章述作歌咏罔不宜也然莊蒞飭於智及仁守之餘政令詳於道德齊禮之外游藝適於依仁據德之成三者徵見各中矩則聖賢於此功力不遺各篇語雖不詳意則兼之輒依原本編錄焉後倣此

聖人之言冲和之氣也貫徹上下○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已志者有德之言也言

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謝師直為長安漕明道為鄆縣簿論易及春秋明道云運使春秋猶有所長易則全理會不得師直一日說與伊川伊川答曰據某所見二公皆深知易者師直曰何故伊川曰以運使能屈節問一主簿以一主簿敢言運使不知易非深知易道者不能

冲和篇第十一

王道與儒道同皆通貫天地純則純王純儒也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百官萬務

宋儒學粹

卷二

聖

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

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功名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予豈若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別明道先生却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呂申公又詩寄溫公其意直是春春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去就又極分明不放過

一步作臺官時言新法者皆得責明道獨除提刑辭不受改除僉判乃止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才與誠合則周天下之治○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必有闢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為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

歐陽學粹

卷二

星

量皆不可闕也

識變知化為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為治者終苟道也

使人謂之啞御史猶可且只是格君心

上殿劄子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

善惡之歸辯忠邪之分曉然趣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立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

歐陽學粹

卷二

星

古之君雖出入從容閑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嘒嘒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闕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生之治一心誠意體乾剛健而

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論養賢劄子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為艱而不為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為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已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

大學學辨

二卷

聖

同樂取於人以為善今天下之大豈為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器識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使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羣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詔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察

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為輔弼為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竝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下矣取進止

天地生一世入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

大學學辨

二卷

聖

累為政皆興水利有功

伊川曰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地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為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

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於扶溝開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興廢繫焉是數事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為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亦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月消鑠更有甚天理須本

朱儒學粹

二卷

咒

理皆盡然尚以此秉彝消鑠盡不得故且恁過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偽萌多少機穽據此箇薰蒸以氣動氣宜乎聖賢之不生和氣之不兆也尋常間或有些時和歲豐亦出於幸也不然何以古者或同時或同家竝生聖人及至後世及數千歲寂寥

禮云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已如鳳凰來儀百獸率舞之事三代以降無此也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

而爭自息須是就事上學盡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龜山曰明道作縣常於左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決捷了人○明道臨民刑未嘗不用亦嚴亦威然至誠感人而人化之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分○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

朱儒學粹

二卷

五

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驚眾可也○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伯淳先生曰欺有三有為利而欺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

冲和篇第十二

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伯淳談詩竝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一兩字點撥他念過便教人省悟爾此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詩尚譎諫惟言之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為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之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溫公詩人與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汎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厚也○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明道曰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邵堯夫詩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明道曰真風流人豪也

朱儒學粹

卷二

至

學至篇第十三

時亮伏謂學至於樂則成矣成則妄復無妄而非一行之可名堯舜事業不足為異是之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能事而學者之所當自期也語曰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聖固學之的也始於此乎志終於此乎造也此各卷編次終篇之大意也

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為樂好之者如游他人園圃樂之者則已物爾然人只能信道亦是人之難能也○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廉○德至於無我者雖善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至誠可以贊化育者可以回造化

泰山為高矣然泰山頂上已不屬泰山雖堯舜之事亦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耳

朱儒學粹

卷二

至

附錄第十四

太玄中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二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於淵神不外也楊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分明下此卽至楊雄規模又窄狹矣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為法也

終

大儒學粹三卷

後學豫章魏時亮

後學安成周

案校閱

伊川程先生

先生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兄伯淳同受學於春陵周茂叔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遊太學時海陵胡瑗翼之方主教導

大儒學粹

合主卷

一

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卽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旣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父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足不願仕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左丞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絳上其行義於朝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先

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王巖叟奏四方翹首願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方除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王巖叟又奏乞召見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

大儒學粹

合三卷

二

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旣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卽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先生在經筵每當進上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或謂其委曲已甚願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

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卽日就醫官問起居然
入侍之際容貌極莊繼以諷諫上畏之時文彥
博年八十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
懈進士唱名上屢諭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
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先
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
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嘗聞上在宮
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
曰然誠恐傷之耳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

本傳事

三卷

三

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
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
故摧折上不悅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
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
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
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
舊名嫌名皆勿復避

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
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文彥

博嘗與呂公著范純仁入侍經筵聞先生講
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
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

先生初在經筵蘇軾在翰林有洛黨蜀黨之
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竟為蜀黨所擠蘇
轍執政纔進稟便云願入朝但恐不肯靜簾
中入其說故先生不得復召元祐九年哲宗
初親政范純仁上言為先生力辨言者之妄
請復召勸講於是申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

本傳事

三卷

四

辭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
月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
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耳順曰族子
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
焉用尤臧氏在涪注周易與弟子講學不以
為憂赦得歸不以為喜元符二年正月易傳
成而序之自涪還洛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
昔三年正月徽宗卽位移峽州權判西京國
子監先生既受命卽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

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卽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建中靖國二年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

朱熹學粹

三卷

五

門也三年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先生喟然曰吾以忘生徇德為深恥五年復宣議郎致仕

二程之學以聖人為必可學而至而已必欲學而至於聖人

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然伊川收

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及

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却是明理質慈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

朱熹學粹

三卷

六

明道言正叔一生不曾看莊列非禮勿動勿視出於天與從幼有如是才識初明道嘗謂伊川曰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蓋明道先生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先生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浼而先生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明道謂青苗法可且放過而先生乃於西監一狀校計如此可謂不同矣

但明道所處乃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先生所處雖高然實中人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為法則庶乎其寡過矣二程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先生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見先生自謂此是某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先生嚴重人不敢近也張載曰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

記得熟胡安國曰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為有不通處後來再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見伊川見處極高游酢楊時

來見伊川一日伊川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

先生一領黃納道服至破亦潔淨嘗曰衣不欲異欲其潔食不欲異欲其精嘗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

反復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也呂申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寔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為國器伏望待以不次旌用胡安國奏曰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恠語淫說鄙論

豈其文也哉順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于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萬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頤闡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以道學德行名於當世

本朝學粹

三卷

九

楊時曰仕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朝祖宗欲優其禮令兼數局如鼓院染院之類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為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事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否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為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為是也

翟霖送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皆塑像先

生命轉椅勿背霖問曰豈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邪先生曰但具人形身便不當慢

伊川主溫公喪事子瞻周視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何其熟也又曰軾聞居喪未葬讀喪禮太中康寧何為讀喪禮乎伊川不答鄒志完聞之曰伊川之母先亡獨不可以治喪禮乎

文潞公尹洛先生時為判監一日府會先生往赴到客次見樂人來呈樂語曲詞先生訝

本朝學粹

三卷

十

之問其故對曰昨日得太師鈞旨明日請程侍講詞曲竝要嚴謹依禮法故先來呈富鄭公司馬溫公居鄉里尤所尊禮呂正獻公范忠宣公過洛必先來見呂榮公兄弟與先生書必滌筆硯正衣冠然後寫其為當時禮敬如此

韓維與先生善屈致于穎昌暇日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先生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敢笑語如此韓氏

孝謹之風衰矣韓遂皆逐去之先生與韓約
候韓年八十一往見是歲元日因子弟賀正
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當暫往穎昌
見持國乃往造焉以留穎昌韓早晚伴食禮
貌加敬一日韓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
以為意我嘗有黃金藥牒一重三十兩似可
為先生壽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
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
曰某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為

卷三

七

詰朝遂歸維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謂此耳
再三謝過而別呂汲公大防以百緡遺先生
先生辭之時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先生曰勿
為已甚姑受之先生曰公之所以遺願者以
願貧也公為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
之則天下受其賜矣何獨願貧也天下貧者
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先生被謫
李清臣尹洛令都監來見先生纔出見之便
請上轎先生欲畧見叔母亦不許莫知朝命

云何是夜宿於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成行
至龍門清臣遣人贐銀百星先生不受既歸
門人問何為不受曰渠是時已與某不相知
豈可受

神妙篇第一

神是極妙之語

天地以虛為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
地從虛中來○有形總是器無形只是道○離
了陰陽更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

太極學辨

卷三

七

氣是形而下者是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
密也○老氏謂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
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
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
○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散者日月是也有消
長而無窮者寒暑是也

剝之為卦諸陽剝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
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一爻
則純陰矣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

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為坤陽來為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常而不窮常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常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但窮得則自知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便做一箇道理求

禪與氣未嘗相離不以生存不以死亡○死者

三卷

三

不可謂有知不可謂無知

天地所以不已有常久之道也人能常於可久之道則與天地合

陳經正問曰據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為我先生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天而已

○君子宜獲祐然而有貧悴短夭以至無繼者

天意如何氣鍾於賢者固有所不周也○陳貴一問人之壽數可以力移否曰蓋有之棣問如今人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甚難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為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工夫一般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不為耳故關朗有周能過曆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

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喜

三卷

四

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大學章句

三卷

五

醒恥篇第二

學而末有所知者譬猶人之方醉也亦何所不至及其既醒必惕然而恥矣

學志篇第三

問學者須志於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纔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自

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志氣之帥不可小觀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要如此乃安

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做官奪志

聖人篇第四

大學章句

三卷

六

草爾是聖人立處顏子見之但未至爾

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者矣○鮮于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正叔曰顏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為顏子矣侁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深吾今日始識伊川面○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深淺同只是顏子

尤溫淳淵懿於道得之更淵粹近聖人氣象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
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
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
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寂滅篇第五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使如槁木心使
如死灰豈有直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
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

太儒學粹

三卷

七

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
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今既如槁木死灰則
却於何處有事○書言天敘天秩天有是理聖
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
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談性命之際至於世事往
往直有都不曉者此只是實無所得也○謝顯
道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曰恁地同處雖多只
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問某嘗讀華嚴經第
一真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事無

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
如何曰只為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過曰
萬理歸於一理也又問未知所以破他處曰亦
未得道他不是百家諸子箇箇談仁談義只為
他歸宿處不是只是箇自私為輪迴生死却為
釋氏之辭善遁纔窮著他便道我不為這箇倒
了寫在策子上怎生遁得且指他淺近處只燒
一文香便道我有無窮福利懷却這箇心怎生
事神明○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為徑曰天下果
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
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
○問惡外物如何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
釋氏之學便如此釋氏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
有邪若是合有又安可屏若是合無自然無了
更屏什麼彼方外者苟且務靜乃遠迹山林之
間蓋非明理者也世方以為高惑矣○釋氏處
死生之際不動者有二有英明不以為事者亦
有昏愚為人所誤以前路自有去處者○楊子

太儒學粹

三卷

六

安侍郎學禪不信伊川每力攻其徒又使其親戚王元致問難於和靖曰六經皆藥也無病安所用乎先生曰固是只為開眼即是病王屈服以歸伊川自涪陵歸過襄陽子安在焉子安問易從甚處起時方揮扇伊川以扇柄畫地一下曰從這裏起子安無語後至洛中子安舉以告和靖且曰某當時悔不更問此畫從甚處起和靖以告伊川伊川曰待他問時只與嘿然得似箇子安更喜懽也先生舉示子安子安由此遂服○又問佛說性如何曰佛亦是說本善只不登將才做緣習又問說生死如何曰譬如水漚亦有些意思又問佛言生死輪迴可否曰此事說有說無皆難湏自見得聖人只一句盡斷了故對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佛亦是西方賢者方外山林之士但為愛脅持人說利害其實為利耳其學譬如以管窺天謂他不見天不得只是不廣大

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周安得比他佛佛說

直有高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誇逞箇甚底○問莊周何如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亦有善者

問老子書若何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水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初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其如何然後桮闔桮闔既動然後用鉤鉗鉤其端然後鉗制之其學既成辭鬼谷去鬼谷試之為張儀說所動如入庵中說令出之然其學甚不近道人不甚惑之孟子時已有置而不足論也○老子言甚雅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問神仙之說有諸曰不知如何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

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久矣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敬義篇第六

問人有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何如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內直則外必方

失儒學粹

卷三

三

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內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又曰事以急而敗者十常七八○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為貴○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

氣質變方是有功人只是一箇習今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此只是習也某舊嘗進說於上上及太母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言而不行自欺孰甚焉

失儒學粹

卷三

三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言中人以下也若夫真知未有不能行者○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只是要一箇知見難人只被這箇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為不必待著意做纔著意做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

聖人與理為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敦一行然不知有知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

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古人有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則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古人有高尚隱逸不肯就仕則我亦高尚隱逸不仕如此等則倣效前人所為耳於道鮮自得也是以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為不知道也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

太儒學粹

三卷

三

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情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為子弟則不能安洒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一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

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命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耻如此等多亦須漸好

太儒學粹

三卷

三

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邪雖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無心害我邪疑則已德內損人怨外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矣未有多疑能為君子之一者矣○自反而忠而橫逆者猶若是君子曰又何難焉此一事已處了若聖人哀矜又別一事○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為悔○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君子之遇險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

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湏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與命也○伊川與和靖論義命和靖曰命為中人以下說若聖人只有箇義伊川曰何謂也和靖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奚以命為伊川大賞之

太儒學粹

三卷

五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合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

智出於人之性人之為智或入於巧偽而老莊之徒遂欲棄智是豈性之罪也哉善乎孟子之言所惡於智者為其鑒也○閑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閑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有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為心害某氣本不盛然而能不病無倦怠者只是一箇慎生不恣意其於外事思慮儘悠悠

○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湏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論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今之為學者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濶步及到峻處便逡巡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害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

太儒學粹

三卷

五

入道門人曰何謂也曰真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歷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伊川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

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卽不須學也

敬義篇第七

凡人湏是克盡己私後只有禮始是仁處○非禮不視聽言動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

敬卽便是禮無已可克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學敬而不自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為之恭也禮者非禮之禮也禮是自然底道理只恭而

朱子學粹

三卷

三

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湏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學者湏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問君子存之如何其存也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乃存之之道也○涵養吾一○舜孳孳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為善也以此觀

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湏自此入○安有其踞而心不慢者○忘敬而後無不敬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思慮不得至於苦○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或曰惟閉目靜坐為可以養心曰豈其然乎有

朱子學粹

三卷

三

心於息慮則思慮不可息矣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卽是心志不定而操存不固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得虛必有事焉湏把敬來做件事著此道最是簡最易又省工夫為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持之必別○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

明

或謂張繹曰吾至於閒靜之地則洒然心悅吾
疑其未善也繹以告程子程子曰然社稷宗廟
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也使平居
無不敬則社稷宗廟之中何敬之加修乎然則
以靜為悅者必以動為厭方其靜時所以能悅
靜之心又安在哉

聖人之心雖當憂勞未嘗不安静其在安静中
亦有至憂而未嘗勞也○今人主心不定視心

大儒學粹

三卷

元

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
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安有識

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密是甚○暇日靜坐和

靖孟敦夫張思叔侍伊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清

淨中一物不可著纔著物便搖動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其寂然不動小則事物

之至大則無時不感○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

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為感所感復有應所以

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冲
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
後

和靖嘗問於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
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水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魏時亮曰伊川先
時偶有分別之意在學者善讀之可也亮生一
夫于修己安百姓之意周公於緝熙敬止之訓
而用敬與致知無二事矣講明論別應處積習
之功雖學者所不廢非所以語求知之要也知
之不致必有所以蔽吾知者齋戒以神明其德

大儒學粹

三卷

辛

○又曰先生之言也須參看先生云入道莫如
致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云但存此久之
則天理自明此言自是
親切在善學者得之

格物亦須積累涵養如始學詩者其始未必善

到悠久須差精人則只是舊人其見則別○或

問橫渠言聖人無知因問有知先生曰纔說無

知便不堪是聖人當人不問時只與木石同也

○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動以天為無妄動以

人欲則妄矣無妄之義大矣哉雖無邪心苟不
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既已無妄不宜有往
往則妄也故無妄之彖曰其匪正有青不利有
攸往○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不
誠則有累誠則無累○誠則無不敬未至於誠
則敬然後誠○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
學始於不欺闇室

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
自棄進而不止湯武所以反之而聖

大儒學粹

三卷

主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
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進退
以其所造者極也

和靖嘗請曰某今日解得心廣體胖之義伊川
正色曰如何和靖曰莫只是樂否伊川曰樂亦
沒處著

敬義篇第八

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
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

蓄成其德

伊川年四十以後記性愈進今人年長則健忘
豈可不知其故哉○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
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解義理若
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
兼亦誤人○六經循環理會義理無窮待自家
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六經之言在涵蓄中
默識心通○東漢士人尚名節只為不明理若
使明理却皆是大賢也○凡解經不同無害但

大儒學粹

三卷

主

緊要不可不同耳○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
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伊川嘗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
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閑了都無用處

今人不曾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
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
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
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
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

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知不專為藏往易言知來藏往主著卦而言

太儒學粹

三卷

三

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

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存乎人焉○尹焞曰先生踐履盡在易其作之學觀此足矣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

太儒學粹

三卷

三

工拙蓋未能無失也又云門弟子請問易傳序一字之義必再三命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感得而若包犧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為教而不專於卜筮也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以為教為法者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論於空寂而不適乎中正仁義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道者則惟伊川之書而已○易傳言理甚簡象數却欠在亦有一箇無所作為之意易傳却言不耕而獲不菑而畚耨不省造其事殊非正意○向見教夫及伯恭皆令學者專讀程易傳往往皆無所得蓋程傳但觀其理而不考卦畫經文則其意味無窮各有

用處誠為切於日用工夫但以非
書經文考之則不免有可疑者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
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
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先生每讀史
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
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
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
者然有不是敗者然有是底

文字上無閒暇終是少工夫然思慮則儘不廢

太儒學粹

三卷

三

於外事雖奔迫然思慮儘悠悠

張戢嘗於政事堂與介甫爭辯事因舉經語引
証介甫乃曰安石却不會讀書賢却會讀書戢
不能荅先生因云却不向道這箇便是不會讀
書

敬義篇第九

學者須是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為他說便好
初學者須是且為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
人好問之心也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
將理低看了

鉛鐵性殊點化為金則不辨鉛鐵之性

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
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是故求
而後得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
疑了問是揀難底問

太儒學粹

三卷

三

尹子曰馮理自號東臯居士曰二十年間先生
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曰何如理曰夜間宴
坐室中有先先生曰願亦有奇特事理請聞之
先生曰每食必飽

天下之說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說無害允
澤有相滋益處

德盛篇第十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
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

戚而心不驚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今人熟底事說得便分明若是生事便說得蹇澁須是涵養久便得自然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 祁寬因問伊川謂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德盛篇第十一

大學章句

卷三

七

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敢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

問獨宋共姬書首尾最詳何故曰賢伯姬故詳

錄之昔先生常說伯姬是婦人中伯夷為其不下堂而死也

凡人家法須令母間隔有族人往來則為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為之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疏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德盛篇又第十一

大學章句

卷三

七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此其序也其間則又係用之淺深臨時裁酌

而應之難執一意也

為天下安可求近效才計較着利害便不是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納約自牖言欲納約於君當自明處○睽之九

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

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

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

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曲徑

也故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大學章句

三卷

元

論經筵第一劄子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
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
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
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
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
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
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
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
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

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

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

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

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

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

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

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

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群官

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畧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

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

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

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

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

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取進止○第二劄子臣

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

訓傳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

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

之道固已踈矣保其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

大學章句

三卷

早

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按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俟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

欽定四庫全書

三卷

四

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第三劄子

發乞今後特令坐講

范堯夫經筵坐睡先生語人曰堯夫胸中無事如此

為家君上英宗皇帝書云所謂安且治者朝廷有綱紀權衡總攝百職庶務天下之治如網之有綱裘之有領舉之而有條委之而不紊也郡縣之官得人而職修惠養有道朝廷政化宜達

於下也百姓安業衣食足而有常心知孝弟忠信之教率之易從勞之不怨心附於上固而不可搖也化行政肅無奸宄盜賊之患設有不足為慮蓋有殲滅之備而無響應之虞也民心和而陰陽順無水旱虫螟之災雖有之不能為害蓋倉廩實而府庫充官用給於上民食足於下也武備修而威靈震蠻夷戎狄無不服雖有之不足為憂蓋兵甲利而儲備豐將善而士素練也此六者所謂安且治者今之事一皆反是今

欽定四庫全書

三卷

四

言當世之務者必曰所先者寬賦役也勸農桑也實倉廩也備災害也修武備也明教化也此誠要務猶未知其本也臣所以為所先者有三焉請為陛下陳之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謨陳善筭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行於天下乎三者本也發於事者用也有其本不患其無用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

○臯陶為帝舜謨曰在知人禹吁而難之及其陳九德載采采則曰底可績蓋詢行考實人焉度哉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履道之士孝聞於家行著於鄉德推於朝廷節見於事為其言合聖人之道其施蹈經典之訓及用之於前反致敗亂者乎用是而求其有差乎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卷三

三卷

三

伊尹之耕于莘傳說之築于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者而已○履之初九曰素履往無咎傳曰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無不善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乎

當審已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必不在內不可應卒處事○天下之事苟善處之雖悔可以成功不善處之雖利反以為害

人臣身居大位功蓋天下而民懷之則危疑之地也必也誠積於中動不違理威福不自已出人惟知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威震人主而上不疑之也亦其次歟

卷三

三卷

三

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解鹽鈔欲高其價者增六千為八千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

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既薦伊川而起之
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
行也及溫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法
當討論未輕改也切未可動着役法動着即三
五年不能得定疊去公不然之既而紛紛數年
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學者
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
為非甲為則乙為

天地之生萬物之成合而後遂天下國家至於

大學學粹

三卷

三

事為之末所以不遂者由不合也所以不合者
由有間也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聖主之所必
要也

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傳曰
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
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要濟以
寬大簡易乃其宜也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
是無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

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友正理也自古
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
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
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
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
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
之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

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

子小人之氣常停不可都主君子但六分君子

大學學粹

三卷

三

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
人則大亂如是則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
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
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為惡不能
成其惡雖堯舜之世然於其家垂戾之氣亦生
朱均在朝則有四凶久而不去

漸之九三曰利禦寇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
自守以正豈唯君子自完其已而已乎亦使小
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也

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當際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垂異者至衆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無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奸凶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由弗絕也。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息戚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欽定四庫全書

三卷

四

蓋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傳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伊川耕於莘野太公釣於渭濱之時是也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張良疏廣之類是也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徐孺子申屠蟠之類是也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嚴陵周黨之類是也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明夷初

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

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曆之年看一歲差看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

欽定四庫全書

三卷

四

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裏差了曆上若是通理所通為多堯夫之學大抵似楊雄然亦不盡如之韋窮味有二萬八千六百此非人所合和是自然也獨聲之數只得一半數不行蓋聲陽也只是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遂數不行此皆有理譬之有形斯有影不可謂今日之影却收以為來日之影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

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問封建可行否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測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守是也

救饑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寬廣之處宿戒使晨入至巳則闔門不納午而後

太儒學粹

三卷

四

與之食申而出之給米者午即出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不來矣比之選擇而與當活數倍之多也九濟饑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俟氣稍完然後一給第一先營廣居處切不得令相枕藉如作粥須官員親嘗恐生及入石灰不給浮浪無此理也平日當禁游惰至其饑餓則哀矜之可也

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

且人豈肯甘為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爾若宰相用之為君子孰不為君子

竊以生民之道以教為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於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于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人莫不從教小人脩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群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為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

太儒學粹

三卷

五

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蓋聞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已及人之心則一也

禮者人之規範守禮所以立身也安禮而和樂斯為盛德矣○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盡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禮之

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後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為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堯之於民匡直輔翼聖賢於此間見些功用舉此數端可以常久者示人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損益可知嘿觀得者須知三王之禮與物不必同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文方備只為時也若不是隨時則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沒事又非聖人智慮所不及只是時不可也

樂隨風氣至韶則極備若堯之洪水方割四凶未去和有未至也至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為備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

用兵以能聚散為上○韓信多多益辨只是分

數明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吃只如此者亦能有幾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若遊騎太遠則却歸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如符堅一敗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

德盛篇第十二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六經之言涵蓄無有精粗欲言精微言多則愈粗○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却有此語云語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意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

禮記之文亦剛定未了蓋其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儒乖謬之說乖謬之說本不能混格言只為學者不能辨別如珠玉之在泥沙泥沙豈能混珠玉只為無人識則不知孰為泥沙孰為珠

王也聖人文章自深與學為文者不同如擊辭
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如化工生物且如生出
一枝花或有剪裁為之者或有繪畫為之者看
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
意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纔謹嚴
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却寬舒只是
中間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
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之

大儒學粹

三卷

聖

問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問氣象於甚處見
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見如冰與水精非不
混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
也○答楊時論西銘書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
甚正纔一觀便為人借去俟更子細看西銘之
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
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
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
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救私勝而

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
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
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又謂言體
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
不及不亦異乎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
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
書云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
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

大儒學粹

三卷

聖

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
惟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
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為
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
人亦摠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
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游夏亦何嘗秉筆
學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向之云無多為文與詩者非止為傷心氣也直

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未耜陶冶之器一不治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

張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

太儒學粹

三卷

至

文聞於鄉曲自見伊川後作文字甚少伊川每

云張繹朴茂

或問詩可學否曰既學詩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

至命篇第十三

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纔窮理便盡性方盡性便至命○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

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附錄第十四

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恕○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

太儒學粹

三卷

至

太儒學粹三卷終

大儒學粹四卷

後學豫章魏時亮
後學安成周 來校閱

橫渠張先生

先生始就外傳志氣不群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郡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悅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

朱儒學粹

四卷

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爾輩可師之徹坐輟講先生與二程共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其在雲巖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

朱儒學粹

四卷

知京兆王公樂道常延致郡學先生多敦人以德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于堯舜之域否學者聞法語亦多有從之者御史中丞呂晦叔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卽命召旣入見上問治道皆以斬復三代爲對上說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執政嘗語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對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度不悅謁告西歸居於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橫渠至僻陋有田數百畝以供歲計約而能足人不堪其憂而先生處之益安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

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又以爲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自給苟門人之無貲者雖糲蔬亦共之其自得之者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命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

四卷

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其家童子必使洒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親祭祀納酒漿皆所以養孫弟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

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其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呂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聖人之遺意其術略可措之以復古乞召還舊職訪以治體詔從之時十年春也復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初先生曰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知先生者以所欲言嘗試於人多未之信是冬會有疾謁告西歸知道之難行欲與門

太儒學粹

四卷

四

人成其初志

問橫渠似孟子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

熹自十四五時讀程張書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始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

西銘

魏時亮曰西銘原在正蒙書內所謂乾

稱篇者是矣顧其爲書發明宇宙間仁體之全而教人以體仁事天之學程子每亟稱之謂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又云充得盡是聖人朱子又從正蒙中揭出首爲一篇開示來學固非喫緊爲人意也正蒙之書前數章如太和參兩等篇要所以明宇宙間之實理後數章語雖不一如誠明有司各篇於學者入德成德之事經世宰物之用亦略具焉其

大儒學粹

四卷

五

視諸大儒各卷所編意亦彷彿皆在但其理到之格言生平之遺訓見之文集論說諸錄中者編錄於正蒙之後俾學者可一一披讀庶幾於橫渠先生之學考而味之可見其大全焉先生信古力行篤學好禮爲關中士人宗師真所謂學成而德尊者穎敏學人自謂其學有超悟之趣而於篤學力行之先輩輒有輕視之心竊恐着眼大浮立脚不實未

嘗以身體當其中脩悟未融於道何得曾子學得宗傳尤心畏子路其學如不及之一念學者須敬師之而於儒先之學之書一一細心理會博取而約守之恒恐不逮則終身所造應不可量惟尚友者體之可也

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

大儒學粹

四卷

六

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達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

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
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正宗一

太和篇第一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
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
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
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
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

大儒學粹

四卷

七

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
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太虛無形氣之本體
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
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
形惟盡性者一之○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
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
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
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
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

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
者徃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
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聚亦吾體散亦吾
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知虛空卽氣
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
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
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
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
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

大儒學粹

四卷

八

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
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
者略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
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
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
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
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
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
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

陷於淫矣○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
易所謂網緼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
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
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
爲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
非教也○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
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
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
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

太儒學粹

四卷

九

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親也方其形
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卽
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
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
之學也○太虛爲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
爲濁濁則礙礙則形○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
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
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由太虛有天之名

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
知覺有心之名○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
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
象皆神化之糟粕爾○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
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兩
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
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
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游氣紛擾合而成

太儒學粹

四卷

十

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
立天地之大義○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
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
謂通乎晝夜之道也○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
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
寐寤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
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
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
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讎

辭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爲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爲感者網緼二端而已○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

大儒學粹

卷四

民咨氣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參兩篇第二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故化此天之所以參也○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

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爲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爲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凡圓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

大儒學粹

卷四

三

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耳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爲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北爲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運動於外也○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

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指相感○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爲之食矣○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中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爲之食精之不可以

大儒學粹

四卷

五

二也○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綱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蓋有不

知而作者爾○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爲陰聚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大小暴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陰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大儒學粹

四卷

五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歟○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歟○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土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

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
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
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
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
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水
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
之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
氣陽也。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

天道篇第三

大儒學粹

卷四

主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
至德。夫何言哉。○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
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
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
之不體也。○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爲得
爲而爲之也。○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
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與。○天不
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天之
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運於無形之謂道。

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鼓萬物而不與聖人
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
及也。○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
化也。無爲而成。爲物不貳也。○已誠而明。故能
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富有廣大不
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天之知物
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
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
於民心而已焉。○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

大儒學粹

卷四

主

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
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
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神而
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
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
信矣。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
之神。○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
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之。○聖人有感
無隱。正猶天道之神。○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

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爲體爾○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正明不爲日月所眩正觀不爲天地所遷

神化篇第四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虛明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

朱儒學粹

卷四

七

也○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

朱儒學粹

卷四

末

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何爲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爲化此直可以爲始學造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可同日語哉○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豈有我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

大儒學粹

四卷

九

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人性矣○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爲也○見易則神其幾矣○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古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知神而後能變帝饗

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精義入神豫之至也○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已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無我然後得正已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旁

大儒學粹

四卷

十

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動物篇第五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中也反之爲鬼以其歸也○氣於人生而不離

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竝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

太儒學粹

四卷

主

化矣○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獨見獨聞雖小異恠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人之有息蓋剛柔相厚乾坤闔闢之象也○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賢謂饑

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之而不察者爾○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誠明篇第六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天

太儒學粹

四卷

主

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爲貴○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僞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性者萬

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天能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

大儒學粹

四卷

五

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爲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爲有所喪爾○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

不能無感者爲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已成物不失其道○以

大儒學粹

四卷

五

生爲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疊疊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

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秉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秉勢則求焉者也○利者為神滯者為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弘於性○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

大學學粹

卷四

五

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和樂道之端手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木嘗偽且慢故知不免乎偽慢者未嘗知其性也○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免難於苟也○屈伸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偽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險幸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為之招也

大心篇第七

大學學粹

卷四

五

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内外之合也知合内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

宋儒學粹

合四卷

五

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耳目雖為性累然合内外之德知其為啓之之要也○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天功為已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内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知爾○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為人也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

乎其卑矣○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爾○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凝冰者歟○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宋儒學粹

合四卷

五

中正篇第八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為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

朱儒學粹

四卷

五

故惜夫未見其止也○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為象此顏子之嘆乎○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嘆也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為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

其大○知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不得已常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為未盡况有意於未

朱儒學粹

四卷

五

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為至於不得為而止斯智矣夫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
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為不相似○天理一貫則
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
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妄去然後得所
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感而
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
素也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

大儒學粹

四卷

主

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志
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
和矣○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
不惑然後可與權○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
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將窮理而不順
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
智也○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
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
此五者智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

知以勉行此五者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
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已一身當然爾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
之至也○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
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
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
取諸人而為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
下是謂達善達不善○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
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大儒學粹

四卷

主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
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學
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惡不仁故不善未
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
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
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篤信好學篤信不好
學不越為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仁為
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
惡不仁為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

子未見其人必嘆曰已矣乎思之甚也○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鑒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為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也○學者四失為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以心求道正猶以已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為不思而得也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

家儒學粹

四卷

三

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為無失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屠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為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

家儒學粹

四卷

三

○洪鍾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為而後教之也○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遜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舉直錯

宋儒學粹

四卷

三

諸枉○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立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已責人愛人之三術也○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為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為謀○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子而孥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正蒙二

至當篇第九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日新之謂盛德過而

大儒學粹

四卷

三

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禮器則歲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

也斯之謂爾○禮器則大矣修性而非小成者歟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爾○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修己以安人修己而安人不行乎妻子况可慊於天下○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顧乎外之盛者與○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眾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

大儒學粹

四卷

五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則非矣○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道遠人則不仁○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

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義仁之動也流於義

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大海無潤因喝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愛人然後能保其身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已治已則無

大儒學粹

四卷

五

尤○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君子於仁聖為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為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淆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

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清為異物和為徇物○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以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大則直不絞方不劇故不習而無不利○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

大儒學粹

四卷

堯

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為能以屈為伸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為○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仁之

至也愛道之極也○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從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唯其時物前定而不疚○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

大儒學粹

四卷

子

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為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闇然修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作者篇第十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以知人為難故不輕

去木影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
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
不敢不虔其始○稽衆舍已堯也與人為善舜
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也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為天
下也○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
與○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為善
也隱惡也所覺者先也○好問好察邇言隱惡
揚善與人為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

太儒學粹

卷四

聖

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舜之孝
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為不幸均矣明庶物
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
有慙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
而已在人在已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
以于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帝臣不蔽言桀
有罪已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
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已不

敢不聽○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
王文王之生所以縻繫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
之臣爾○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
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上天之載無
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
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為
政不革命為有中國嘿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
其惟文王乎○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
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

太儒學粹

卷四

聖

未能博施濟衆修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
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周有八士記善
人之富也○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
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孟子以智之
於賢者為有命如晏嬰知矣而獨不智於仲尼
非天命耶○山柰藻稅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
義同歸於不智宜矣○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
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興僞之病與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顓臾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三十篇第十一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

大儒學粹

四卷

四三

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困而不知變民斯為下矣不待困而喻

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疾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為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

大儒學粹

四卷

四

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

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為所謂不顧乎其外也○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反

大儒學粹

四卷

聖

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不為已甚也如是○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為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為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不憚卑以求富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于已者不輒貳之於後也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龍德聖修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

大儒學粹

四卷

聖

也已矣○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矣○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為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為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為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耻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

大儒學粹

四卷

聖

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為有是也○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為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為眾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爻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犁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驥且角從不為大

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有德篇第十二

有德者必有言能為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為無也○行修言道則當為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硜硜信其小者○辭取意達則止多或反害也○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

大儒學粹

四卷

聖

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皆挈之他皆倣此○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主德故王言大○言有教動有法畫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君子於明導使為德而禁其為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無微而言取不信啓詐妄

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便僻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為文也。○驕樂侈靡，宴樂宴安。○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嘿然以達於性。與天道。○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憊，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歸厚矣。○膚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歸罪為尤，罪已為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天儒學粹

四卷

兗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已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已，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已能無怨也。○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為非禮之恭也。○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藝者日為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重遷，無為而輕遷，皆懷居也。○

老而不死是為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者皆賊生之道也。○樂驕樂則佚，欲樂安樂則不能徙義。○不僭不賊其不忤不求之謂乎。○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橫而充之不可勝用。○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得之矣。○罪已則無尤。○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

天儒學粹

四卷

辛

何施耶？不足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謬不思之甚。故仲尼率歸諸亂云。○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執不得反亦理也。○克已行法為賢樂已可法為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恥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為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

次焉者為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踰戚之意與
表記所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
退則亂也相表裏○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
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著不慤而多能辟
之豺狼不可近○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
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
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呂
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行前定而不疚

太儒學粹

四卷

至

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言從作又名
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為政難患民難
喻

有司篇第十三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為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
先正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為政不以德人
不附且勞○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
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為盜假設以子不
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為政

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
矣○為政必身倡之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不
倦○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
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弑君孔子請討
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
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
非賜鉞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野九一
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
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

太儒學粹

四卷

至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
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
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爾○富而不治
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報者天
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
利也小人私已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易語天
地陰陽情偽至隱賾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

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為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為貴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繫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六

大儒學粹

四卷

至

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陽偏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贏不足而生亦兩而已○尚辭則言無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為孰能與於此○易非天下之至

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著龜之用也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為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酢曲盡鬼謀故可以祐神○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

大儒學粹

四卷

至

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潔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則於易深矣○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彖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配坤○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六爻

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大和而利且貞也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嘆夫子之忽焉前後也○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難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亢龍以位畫為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

太儒學辨

四卷

奎

中有大之極不為其大人望之所謂絕塵而奔峻極於天不可階而升者也○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

進德思慮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惟君子為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終始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

太儒學辨

四卷

奎

位之皆造也○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為已而已未暇及人者也○成德為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非為

邪也終其義也○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坤至順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乾至健無體為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乎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巽為木萌於下滋於上為

大儒學粹

四卷

卷

繩直順以達也為工巧且順也為白所遇而從也為長為高木之性也為臭風也入也於人為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坎為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為赤其色也○離為乾卦於木為科上稿附且躁也○艮為小石堅難入也為徑路通或寡也○兌為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為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坤為文衆色也為衆容載廣也○乾為天赤其正色也為水健極而寒甚也○震為萑葦為蒼筤竹為虋皆蕃

鮮也○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離○艮一陽為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蒙無遽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中孚上巽施之

大儒學粹

四卷

卷

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乎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無妄○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為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井渫而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嘆與○閨戶靜密也闢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觀耳聞受

於陽也○辭各止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無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

太儒學粹

四卷

五

察○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為難察變化之象為易○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也○往之為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

樂器篇第十五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已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諫之巧也○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興已之善觀人之志群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親出

太儒學粹

四卷

六

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才未美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下文繪事後素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黑者必絢以粉素○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德修業欲

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與○江沱之
勝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能
喪其朋故不以勝前效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
乃終有慶而其肅也歌○采采耳議酒食女子
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思酌使臣之勞
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過歟○甘
崇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
民知心敬而不瀆之以拜非善教寢明能取是
於民哉振振勸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卷耳

大儒學粹

合四卷

空

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
則知其怨苦噓嘆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害政
之心知其無也綱直如髮貧者紛縱無餘順其
髮而直韜之爾○蓼蕭裳華有譽處兮皆謂君
接已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
也○商頌顧予蒸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
助湯孫也○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
本諸誠也○采芣之詩舍旃則無然為言則求
所得所譽必有所試厚之至也○簡畧也無所

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饑寒不恭
莫甚焉簡兮簡兮雖判時君不用然為士者不
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
強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為徒破缺
我斧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伐
柯言正當加禮於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
予小子其新逆○九罭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
命則大人可致也○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

大儒學粹

合四卷

空

能感人心於和平也○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
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后稷之
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堯
時高辛子孫為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唐棣
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
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
殛言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
者爾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已
情而加之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日出而

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得禮者也日西矣而陰生於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臧者與駢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摯摯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林而止也○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蹄烝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為可知也○君子所責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也苟造德降則民誠和而

太儒學粹

四卷

三

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為和氣之應也九疇次叙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已故次五事已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為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

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為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為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之於疎之賢者為必然堯明俊德於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臯陶亦以惇叙九族庶明勵翼為適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叙而及大學謂克明俊德為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愈○義民安分

太儒學粹

四卷

三

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牧無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否朕志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筮必從故不必卜筮玩習其吉以賣神也○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王禘篇第十六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為不禘明矣

至周以祠為春以禴為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
四祭為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歟夏商諸侯夏
特一禘王制謂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
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禘於夏周為春夏嘗於夏商為秋冬作記者交
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享嘗云者享為追享
朝享禘亦其一爾嘗以配享亦對舉秋冬而言
也夏商以禘為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
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禘而五也周

大儒學粹

四卷

奎

改禘為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
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牲禘禘禘嘗
禘烝既以禘為時祭則禘可同時而舉諸侯禘
牲禘一牲一禘言於夏禘之時正為一祭特一
禘而已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矣下又云
嘗禘烝禘則嘗烝且禘無疑矣若周制亦當闕
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祠則不禴禴則不嘗○
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不祭禴明其宗也庶子
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禴故也○庶子不祭殤

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未足語
世數特以已不祭禴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祖
之庶也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
之已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
祭之也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已為其
祖矣無所祔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
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
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祔食無後者謂昆弟
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

大儒學粹

四卷

奎

在大宗○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
為祧者二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
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為親廟二為文武二世室
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
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為
太祖若禘則請於其君并高祖干禘之孔註王
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爾○鋪筵設同几
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几
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

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謚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據王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太廟就藏朔之處告祖而行○受命祖廟作龜繒宮次序之宜○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為衆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為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衆臣不以杖即位疑義與庶子同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三命方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長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於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謂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為可知○賜官使臣其屬也○祖廟

未毀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為謙讓而已君子之射以中為勝不必以貫革為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為可知矣此為力不同科之一也○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博依善依求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也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苗而不秀者與下不足畏也為一說

乾稱篇第十七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有無虛實

通為一物者性也不能為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為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最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為最然起見則幾矣○有無一內外合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咸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

大儒學粹

四卷

完

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湏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惟屈伸動靜始終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已百人

十已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子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遊魂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

大儒學粹

四卷

七

指為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道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

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為幻妄有為為疣贅以世界為陰濁遂厭而不有遣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

太儒學粹

四卷

主

而語其言流通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誠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真際捨真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死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大

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大率天之為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况諸谷以此○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

太儒學粹

四卷

主

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為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遊魂為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為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為說也○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將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固矣忠

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已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顏仁篇第一

大儒學粹

△四卷

圭

顯諸仁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心統情性者也

得醒篇第二

謂范異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范請問答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寢熟有一日脫然大寐之得醒耳

立心篇第三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

世開太平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遜此志務時敏厥脩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又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大程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之無

大儒學粹

△四卷

圭

我

顏子篇第四

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

答范篇第五

答范異之曰所訪物恠神姦此非難語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常有當無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惑不為異端所刳進進不已則物恠不須

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暮年吾道勝矣

明善篇第六

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廣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

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着實地

人又要得剛大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

太儒學粹

卷四

七

慎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情

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則須有疑必有不行處是疑也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思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

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

明善篇第七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為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由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岳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即易壞惟太虛處無動搖故為至實詩云

太儒學粹

卷四

七

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須教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況德性自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淺哉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文理密察心要洪放○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即視明聰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

心勝而實心未全也有時而失者只為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畧

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能慮則小也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

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

天儒學粹

卷四

七

求心不得其要鑽研太甚則惑求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無心如天簡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無由得虛切不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反昏迷孟子所謂助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

明善篇第八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情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

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易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為義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着一義理都貫却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

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着勿徒寫過

天儒學粹

卷四

七

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正益也

義理之學亦須深沉

一作玩

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

明善篇第九

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人可以為堯舜若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之語虛設耳

人之有朋友不為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契合一言

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効最速○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得所益之多

明道篇第十

橫渠言氣自是橫渠作用立標以明道

明道篇第十一

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已之子設使四海

太儒學粹

卷四

堯

之內皆為已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之少恩必不為五霸之假名

明道篇第十二

問西銘如何伊川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

觀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

克得盡篇第十三

問西銘克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克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

則智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太儒學粹

卷四

子

大儒學粹四卷

大儒學粹五卷上

後學豫章魏時亮

後學安成周 宋校閱

晦菴朱先生

先生能言韋齋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異之甲寅五歲入小學至七歲授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九歲自知力學聞長者言輒不忘十

本儒學粹

卷五上

歲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以為聖人亦易做喜不可言

作屏山墓表有云先生病時熹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之三字符也汝尚勉之又命字祝詞有云木晦於根春容晬數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又曰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耻言而思悲動而思躋凜乎惴惴惟願曾是畏其期望之意如此先

生晚歲猶書門符曰佩韋遵考訓晦木謹師傳蓋識之也

辛未春銓試中等授左迪功郎主泉州同安簿職兼學事二十三年癸酉夏始受學延平先生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從遊甚衆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羅公仲素一人而已李先生愿中受學羅公實得其傳同門皆以為不及然樂道不仕人罕知之沙縣鄧迪嘗曰愿中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韋齋深以為知

本儒學粹

卷五上

言先生少耳熟焉至是將赴同安特往見之先生嘗言始見李先生告之學禪李先生但曰不是再三質問則曰且看聖賢言語熹遂將所謂禪權寄閣起取聖賢書讀之讀來讀去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又言初見李先生說得無限道理李先生曰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

處便自見得熹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
至於無理會耳

延平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
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
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
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則
非矣秋七月至同安蒞職勤敏纖悉必親郡
縣長吏事倚以決苟利於民雖勞無憚解有
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而以令甲凡簿所

太儒學粹

五卷上

三

當為者大書揭之楣間乃選邑之秀民充弟
子員身加督勵并數為文以諭之有柯君翰
者家居教授常百餘人行峻不為苟合遂請
為學職衆益有所嚴憚不敢為非

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畧言聖躬
雖未有闕失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
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
害休戚雖不可適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
以不加之意焉

先生嘗兩進絕和議抑佞倖之戒言既不行
雖擢用屢至不敢就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
不及養辭七年初立社倉於所居之里先生
所居之鄉曰五夫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
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易至挺變遂因前
所貸郡米初立社倉一區以備出貸每石量
收息米二斗逐年依此歛散或遇小歉即蠲
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故一鄉四五十里
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

太儒學粹

五卷上

除秘書省秘書郎辭時上諭大臣欲獎用廉
退之士叅政龔茂良以先生操行耿介屢召
不起為言遂有此除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
喜其廉退之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
而罔市利乃辭

五年差發遣南康軍事辭者四始之任東萊
屢書勉行南軒亦謂須一出為善雖去就出
處素有定論然更須斟酌消息勿至已甚苟
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賢者不肯為用於大

體却有害也至是再請祠不報先生始有出意

先生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間關貧困不以屬心涵養克積理明義精見之行事者沛然矣至郡懇惻愛民如己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首下教三條其一延訪利病其二令父老教戒子弟其三勸民遣子弟入學每五日一詣學宮為諸生講說亹亹不倦郡之有賢德者禮之以為學職士風翕然丕變

太儒學粹

五卷上

五

南軒嘗言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則皆人欲而非天理矣先生以為擴前聖之所未發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七年三月復請祠不允

差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待次閏三月去郡東歸先生治郡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暴細民撓法害政者亦必繩治不少貸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為急務風俗丕變久文學行義之士彬彬

出焉白鹿書院又奏乞勅額及高宗御書石經板本九經註疏等書者至再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返又求栗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瞻之間旌顯之七月詔以脩舉荒政民無流殍除秘閣先生以前所勸出粟人未推恩不拜復辭不允

差提舉浙東常平茶鹽時浙東荐饑上軫宸慮遂拜命不敢辭即日單車上道辭前所授

太儒學粹

五卷上

六

職名仍乞奏事十月堂帖報南康出粟人已推恩乃受職名十一月己亥奏事延和殿先生去國二十年既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脩德任人之說上為動容竦聽因條陳救荒之策盡為七事上之其一二皆自書以防宣洩又以南康所上封事繕寫成冊用袋重封於閣門投進五劄亦有非一時救荒之急者當倥偬不暇給之際而憂深慮遠從容整暇蓋急於救民罄竭忠悃不敢有所隱也十

二月視事于西興先生既受命即印榜招海商販廣米至浙東許以雜稅錢到則依價出糴更不裁減至是海商米舟已輻輳矣日與僚屬寓公釣訪民隱規畫纖悉晝夜不倦至廢寢食分畫既定則親出接歷始於會稽諸縣次及七郡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卹不遺餘力然每出皆乘輕車并徒御一身所需皆自齎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部內不知官吏憚其風采夙夜戒飭常

大儒學粹

五卷上

七

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婺有朱縣尉不伏賑糴及紹衢屬吏賈祐之等不卹荒政皆按劾其罪大抵措畫類南康時而用心尤苦所活不可勝計有短先生者謂其疎於為政上謂宰相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初先生起守南康使浙東始有以身殉國之意及是知道之難行退而奉祠杜門不出海內學者尊信益衆作感春賦以見志十一年甲辰力辯浙學之非先生還自浙東

見其士習馳騫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為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脩身而喜事功大為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為呂祖儉潘景愈孫應時輩言之與劉子澄書云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為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

大儒學粹

五卷上

八

十三年丙午三月易學啓蒙成六經遭秦燬燼惟易以卜筮得全迄于漢魏流為讖緯之學王弼始刊落象數釋以清談諸儒因之至伊川程子始發明孔氏之微言而卦爻之本則未及焉康節邵子傳伏羲先天圖蓋得其本而亦未及於卜筮也先生既推羲文之意作周易本義又懼學者未明厥旨乃作啓蒙四篇以為言易不本象數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本象數者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

免牽合附會故其篇目以本圖書原卦畫明
著策考變占為次九卦揲及變爻又皆盡破
古今諸儒之失而易經始還其舊

小學成先生既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
其失序無本而不足以有進也乃輯此書以
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枝內篇四曰立教
曰明倫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曰嘉言曰善
行脩身之事此畧備焉

十五年戊申正月趣奏事之任復以疾再辭

朱儒學粹

五卷上

九

不允且趣入對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會宰
臣王淮罷政乃以其月入國門丞相周必大
令人諭意云上問朱熹到已數日何不請對
遂詣閣門進榜子有旨初七日後殿班引除
兵部郎官以足疾請祠詔依舊職名提刑江
西前數日兵部侍郎林栗與先生論易及西
銘不合栗怒至是遣吏抱印來迫以供職時
先生以足疾甚在告申部乞候疾愈不得翌
日栗疏其欺慢請行罷逐

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極言栗以私意劾熹所
言不實侍御史胡晉臣論栗狠愎自用無事
而指學者為黨最人之所惡聞栗遂罷去詔
朱熹可疾速之任因固辭足疾不任起發復
乞祠

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故為兩罷之策
焉九月復召辭初先生之去上悟其故至是
復召之先生以為遷官進職皆為許其閑退
方竊難進易退之衰復為彈冠結綬之計則

大儒學粹

五卷上

十

其為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十一月趣
入對再辭遂上封事初先生入奏事迫於疾
作堂面奏以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
事以聞至是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其
畧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
達四肢無一毫一髮不受病者臣敢以天下
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蓋大本
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
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

是也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介乎其間則雖欲僣精勞力以求正乎六事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於是上感其忠鯁故有經帷之命蓋將為燕翼謀也

知漳州再辭不允始拜命以光宗初政再被除命遂不敢辭遂以紹興元年之任四月到

朱儒學粹

五卷上

上

郡首頒禮教臨漳風俗薄陋民不知禮至有居父母喪而不服衰經者先生首下教述古今禮律以開喻之又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訓子弟其俗尤崇尚釋氏男女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為庵舍以居悉禁之俗為大變時詣學校訓誘諸生如南康時其至郡齋請業問難者接之不倦又擇士之有行義知庶耻者使列學職為諸生倡按五印錄云先生初到時教習諸

軍弓射分作三五番每月輪番入教場挽弓及等者有賞不及者留射及等則止終不及者罷之兩月之間皆成精技又熟聞知錄趙師處之為人試之政事尤得其實遂首舉之聞者無不心服奏除屬邑上供罷科茶錢及蠲減本州無額經總制錢九萬餘緡奏行經界法

四年十二月除知潭州湖南安撫辭不允或傳是冬使人自虜中回虜問南朝朱先生安

朱儒學粹

五卷上

上

在答以見擢用歸白廟堂遂有是除先生以辭遠就近不為無嫌力辭五年甲寅正月再辭詔疾速之任詔長沙巨屏得賢為重往祇成命母執謙辭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會同僚侵撓屬郡恐其滋熾遂拜命五月至鎮在途所次老稚携扶來觀夾道填擁幾不可行長沙士子夙知向學及鄰郡數百里間學子雲集先生誨誘不倦坐席至不能容士俗懽動又申教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洞療

侵擾郡境遣使諭降之徭人蒲來矢出省地作過或薦軍校田且可用召問之以為可招期以某日不俘以來將斬汝昇即以數十輩馳往取文書租若告身者數通自隨諭以禍福來矢喜聽命遂奔其妻子俘以至官給衣冠引赦不誅改建徽麓書院

寧宗即位召赴行在奏事辭先是蜀人黃裳為嘉邸翊善善講說開導上學頓進一日光宗宣諭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因進曰

朱熹學

五卷上

三

若欲進德脩業追蹤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光宗問為誰對曰朱熹或言長沙之命亦頗由此彭龜年繼為宮寮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上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之說自後每講必問朱熹之說云何蓋傾心已久故履位之初首加召用

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再辭不允仍趣令疾速供職先生初辭奏事之命兼旬不報遂東

歸道中忽被除命以為超躐不次之除不免冒昧之譏乞仍舊奉祠辭至再且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懽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所繫非輕蓋先生在道聞南內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九月晦日至自長沙次于

朱熹學

五卷上

古

郭外先是先生行至上饒聞以內批逐首相有憂色學者問其故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或謂此蓋廟堂之意曰何不諷其請去而後許之上新立豈可導之使輕逐大臣耶

先生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折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聖德者罄竭無隱上亦虛心嘉納

編次講章以進先生進講數論及盤銘丹書
復編次成帙以進上喜且令點句來聞他日
請問上曰宮中常讀之其要在求放心耳先
生頓首謝因復奏疏勉上進德且言願陛下
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為之本而
於玩經觀史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
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務畧如仁祖開天章
閣故事至於群臣進退亦賜溫顏反復詢訪
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

大儒學粹

五卷上

五

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
理所以推廣上意焉

初寧宗之立也趙忠定求能通意於長信宮
者未有其人或言韓侂胄與太皇后為親屬
遣入不許侂胄出遇內侍闕禮于門告之故
禮請獨入泣涕固請太皇許之復呼侂胄入
使諭意廟堂侂胄自謂有定策功且依托肺
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先生聞之惕然以為
憂因辭免職名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再三面

陳之又約吏部彭龜年請對白發其奸龜年
出護使客侂胄益得志先生又數以手書遣
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
朝政丞相謂侂胄易制所倚以為腹心謀事
之人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先生獨懷忠
憤因講畢奏疏極言之侂胄大怒陰與其黨
謀去之乃於禁中為優戲以熒惑上聽而一
時爭名之流亦潛有恭聞之意由是侂胄之
計遂行先生去國

大儒學粹

五卷上

六

侂胄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士大夫嗜利無
耻或素為清議所擯者乃教以除去異己者
然後可以肆志陰疏姓名授之於是群小附
和以攻偽學大府寺丞呂祖儉以論救丞相
趙忠定貶韶州先生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
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
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之冤子
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自賈禍先生不聽
蔡元定入諫請以著決之遇遜之同人先生

默然退取奏稿焚之更號遜翁遂以疾乞休致云

先是臺臣擊偽學既摘朝堂未幾張貴模指論太極圖說之非省闈和之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士子咸避忌文氣日卑門人楊道夫聞鄉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跡以投合言者之意亟以書告先生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煩過慮

時郡縣逮捕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為動既行

大儒學粹

五卷上

七

先生與葦所遊百餘人會別淨安寺坐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坐客感嘆有泣下者先生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明日獨與元定會宿寒泉相與訂正叅同契終夕不寐次年元定卒於春陵先生為之哀慟元定從遊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時黨禁益譁稍稱善類斥逐無遺至薦舉學校皆為厲禁門人特立者屏伏丘壑異儒者更名他師過門

不入甚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先生方與同志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為輟或勸以謝絕生徒儉德避禍者先生曰禍福之來命也或又微諷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曰熹不曾上書自辨又不曾作詩謗訕只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道理更不教做却何事

答李季章書云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貶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所以惜此餘

大儒學粹

五卷上

七

日正謂所編禮傳已畧見端緒而未能就若更得年餘間未死日與了却亦可瞑目矣五年己未四月有旨令守朝奉大夫致仕始用野服見客坐位旁畧云榮陽呂公嘗曰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為禮而嘆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又謂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足以燕居而已且使窮鄉下邑得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

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

享年七十一前夕癸亥精舍諸生入問疾告之曰誤諸君遠來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着足方有進步處諸生退乃作三書一與子在今早歸收拾遺文一與黃幹令更加勉力且云吾道之托在此吾無憾矣及今收禮書底本踵而成之其書界行開具逐項合修條目且封一卷往為之式一與范念德托寫禮書甲子即命移寢中

大儒學粹

五卷上

九

堂黎明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先生搖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禮參用之乎乃領之就枕誤觸巾目門人使正之揮婦人無得近諸生揖而退良久恬然而逝先生平居倦倦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一語不合必奉

身而亟去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

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加損也先生於延平先生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自是學之所造者益深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義

太儒學粹

五卷上

十

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脩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閑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

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
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
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
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感
哀戚備至飲食衰經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
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懽於親故雖疎遠
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
弔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
衣取蔽體食取克腹居止取足以障風兩人

大儒學粹

五卷上

主

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雖達而行道不克施
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夫道之
正統待人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
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
一二人而止爾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
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
其絕至先生而始著則撫其言行又可畧歟
李公晦曰先生天資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
啻如草芥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

精養深積盛克而為德行發而為事業人之
視之但見其渾灝滂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為
之者

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
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
則趺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紀錄雜說舉
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
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
明歸去來詞并杜子美數詩而已

大儒學粹

五卷上

主

先生持心甚嚴不萌一毫非正之念
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
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
謂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
其精力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
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
者如親見聖賢面命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
攻其未失深得古人遺意至於一字未安一
詞未備亦必沉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

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於書則疑今文之艱
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
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
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
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
雖未能著為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
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
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
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

大儒學粹

五卷上

五

得失如指諸掌

此理篇第一

魏時亮曰晦菴先生之學居敬窮理克
已反躬蓋實體諸心本諸身以達諸家
國天下者不徒以文字傳也其覃精六
籍如本義詩傳啓蒙多闡明先聖之蘊
表章四書如語孟中庸諸傳均發揮孔
孟之傳揭太極圖於通書之後為之辨
證其訛揭訂頑篇於正蒙之末為之申

釋其義諸若此類難以具悉罔非先生
大造萬世學者苦心雖其句訓太悉章
剖太煩要皆不詭於聖言有功於吾道
而不可以鄭康成毛萇輩槩視也明矣
志心學者味古人之訓於章句之中得
於先生焉何病廼輒以訾先生吾見其
過也善乎程先生之言曰若是聖人則
乾坤二卦亦自不消得此在學聖者自

大儒學粹

五卷上

五

得之何可輒以廢二卦并廢二卦之訓
辭乎夫先生析理之精任道之勇古今
希有至其晚年直窺理奧深造自得據
批齒頰孰識其微師先生者讀其晚年
之訓尤當知其極本窮源之力也不肖
末學愚昧何敢僭有折衷但偶因編讀
先生之書輒深有感於先生之學敬附
數語用質同心至其書之在四書詩易
諸傳中者誦讀各有章旨無庸編次在

啓蒙家禮者宜與易與禮同看不必入

編惟讀者參互該貫之可焉

無極而太極不是說有箇物事光輝輝地在那裏只是說這裏當初皆無一物只是有此理而已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既有此氣便分陰陽以此生許多物事惟其理有許多故物亦有許多○太極莫便是性否先生曰然此即理也○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都括盡了天下物事○太極非是別為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

太極學粹

五卷上

五

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理而已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一屈一伸一闔一闢一消一息一往一來其機不曾停大處有大闔闢大消息小處有小闔闢小消息此理亘萬古而不息○道須是合理與氣看理是虛底物事無那氣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這便兼理與氣而言陰陽氣也一陰一陽則是理矣猶言一闔一闢謂之變闔闢非變也一闔一闢則是變也蓋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

道也○答楊子直天地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

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既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為之圖以象之其所以發明表者可謂無餘蘊矣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機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

太極學粹

五卷上

五

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至於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大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以造化為真有始終者正南北矣來喻乃欲一之所以於此圖之說多所乖礙而不得其理也蓋向之太極為體動靜為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

近之來喻疑於體用之云甚當但所以疑之之說則與熹所以改之之意又若不相似然蓋謂太極含動靜則可謂太極有動靜則不可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

太極動而生陽不是動而後生陽纔動便屬陽纔靜便屬陰○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生○這只是箇虛吸虛是陽吸是陰○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

朱儒學粹

五卷上

辛

所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也在人者以分言之則精為陰而氣為陽故魄為鬼而魂為神以運言之則消為陰而息為陽故伸為神而歸為鬼然魂性動故當其伸時非無魄也而必以魂為主魄性靜故方其歸時非無魂也而必以魄為主則亦初無二理矣○陰陽做一箇看亦得兩箇看亦得做兩箇看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做一箇看只是一箇消長○天地統是一箇大陰陽一年又有一年之陰

陽一月又有一月之陰陽一日又有一時皆然○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即陽勝陰無物不然無時不然寒暑晝夜君子小人天理人欲

問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未有人時此理何在曰也只在這裏如一海水或取得一杓或取得一檐或取得一碗都是這海水但是他為主我為客他較長久我得之不久耳

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涵太極推原其本

朱儒學粹

五卷上

天

則太極生陰陽○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為金木水火理則為仁義禮智○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曰也都相離不得蓋天非氣無以命於人人非氣無以受天所命○答潘謙之所喻心性分別性只是理情是性中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

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為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耳愛恭宜別喜怒哀樂皆情也○纔說性便已不是性也蓋纔說性時便是兼氣稟而言矣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蓋只說得箇天道下性字不得所以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竇文卿問心中湛然清明與天地相流通此是仁否先生曰湛然清明時此固是仁義禮智統

本儒學粹

五卷上

无

會處今人說仁是把做空洞底物看却不得○或問人之所以為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為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火木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問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為剛而義為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是如此仁便有箇流通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

柔義便有箇商量從宜之意然其用則決裂○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斂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知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讓三者他

那箇更收斂得快○問孟子說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配利則在第三曰禮是陽故曰亨利義禮智猶言東西南北元亨利貞猶言

本儒學粹

五卷上

三

東南西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從一邊說起○以德言之則木為發生之性水為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惟心無對○心者氣之精爽○以前看得心只是虛蕩之地而今看得來湛然空明時那萬理便在裏面○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

為耶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宏微問心之發處是氣否曰也只是知覺又曰所知覺者是理理不離知覺知覺不離理○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氣中自有箇靈底物事○問知與思於人身最緊要曰然二者也只是一事知如手相似思是教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而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爾○問心之動性之動曰動處是心動底是性○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是那志底脚九經為謀度往來皆意也所以橫渠云志公而意私○情是心之發動處志意皆屬之情○問七情中愛與欲如何分別曰愛是泛愛那物欲則有意於必得

陳儒學粹

五卷上

三

這道體浩浩無窮○這箇物事活潑潑地在這裏流轉○道字宏大理字精密○要之理之一字不可以有無論未有天地之時便已如此了也○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便是生死底道理○陰陽之始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煖者為魂先有魄而後有魂故魄常為主為幹又曰先輩說魂魄多不同左傳說魄先魂而有看來也是以賦形之初言之必是先有此體象方有陽氣來附也○動者魂也靜者魄也動靜二字括盡魂魄九能運用作為皆魂也魄則不能也今人之所以能運動都是魂使之爾魂若去魄則不能也月之黑暈便是魄其光者乃日加之光耳他本無光也所以說哉生魄旁死魄莊子

大儒學粹

五卷上

三

曰日火外影金水內影此便是魂魄之說○問
魂魄曰氣質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
是虛分數多實分數少底○魄是一點精氣氣
交時便有這神魂是發揚出來底如氣之出入
息魄是人之視能明聽能聽心能強記底有這
魄便有這神不是外面入來魄是精魂是氣魄
主靜魂主動又曰草木之生自有箇神他自不
能生在人則心便是所謂形既生矣神發知矣
是也○先儒言口鼻之虛吸為魂耳目之聰明

大學學粹

五卷上

三

為魄也只說得大槩却更有箇母子這便是坎
離水火煖氣便是魂冷氣便是魄魂便是氣之
神魄便是精之神會思量計度底便是魂會記
憶辨別底便是魄又曰見於目而明耳而聰者
是魄之用又曰無魂則魄不能以自存今多思
慮役役魂都與魄相離了

識此篇第二

答曾無疑孟子之言有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
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此君子所為而為

學也然欲存此則必有以識此之為何物而後
有以存之既識之則所以存之者又必勉勉孜
孜而不少懈焉然後乃可幾也此君子之所以
為學而終身勉焉惟恐一毫之不盡而不敢少
二其心者也吾人既不用於世只有自己分上
一段工夫若見得門戶分明端緒正當實用得
些子氣力乃可以不負降衷秉彝之重此外瑣
瑣一知半解正不足為重輕也

大學學粹

五卷上

三

因其便不似聖人因其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
得必思所以超凡入聖

立志篇第三

論學者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
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
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
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
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千言萬
語却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

累工夫迤邐上去大有事在

為學須思所以超凡入聖如何昨日為鄉人今日便為聖人須是悚拔後方始有進○為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麼精神是什麼骨肋○學聖人之道者須是有膽志且決裂勇猛於世間禍福利害得喪不足以動其心方能立得脚住若不能如此却靠不得况當世衰道微之時尤用硬着齋梁無所屈撓始得

大儒學粹

五卷上

圭

欽明篇第四

堯欽明文思欽是箇本領能敬便能明惟明故文理詳察粲然可觀而其間意思自是深遠又曰敬字當理會雖堯舜至聖亦從這裏來○人須當以堯舜為法如射者之於的箭箭皆欲其中其不中者技藝未精也人到得堯舜地位方做得一箇人無所欠闕然也只是本分事這便是止於至善

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過了一生

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旁以起爭辯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

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為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若如世俗常情支離巧曲瞻前顧後之不暇則又安能有此等氣象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直是顏子天資好如至清之水纖芥必見○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着工夫否曰然○答耿直之孔

大儒學粹

五卷上

圭

顏之所以為聖賢必有超然無一毫意必固我之私者以為之本然後有以應事物之變而無窮○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為他元來見識自高顏子才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却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孟子終是麤○孟子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問會點氣象固是從容洒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堯舜事業處○顏子之樂平淡如曾點之樂便勞攘了至

邵康節真樂攻心不柰何便又顛蹶○曾點有康節底意思將那一箇物玩弄○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却又欠闕○曾子與曾點父子之學自相反一是從下做到一是從上見得

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之善想象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

大儒學粹

五卷上

三七

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象者也今之想象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冲和處想象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豈徒想象而已哉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也若言論風旨則誦其詩讀其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議之非惟求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將併與其風範氣象皆得之矣○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潜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

李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先生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先生嘗以黃太史之稱濂溪周夫

大儒學粹

五卷上

三八

子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胷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嘆卓然見其為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克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

釋氏篇第五

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性在六用之外別為一物矣譬如磨鏡垢盡明見但謂私欲淨而天理存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答陳衛道以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只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會見得裏面許多真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洒而用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儒者則要得見此心此理元不相離雖毫釐絲忽間不容畧有差舛纔是用處有差便是見得不實非如釋氏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遺書說釋氏有直內無方外者是將定夫所記恐有差誤東見錄中別有一段說既無方外則其直內者豈有是也語意始圓○或問子之言釋氏之術原於莊子承蜩削鋸之論其有稽乎朱子曰何獨此哉凡彼言之精者皆竊取莊列之說以為之宋景文公於唐書李蔚等傳既言之矣蓋佛之

宋儒學粹

五卷上

三九

所生去中國絕遠其書來者文字音讀皆累數譯而後通而其所謂禪者則又出於口耳之傳而無文字之可據以故人人得竄其說以附益之而不復有所考驗今其所以或可見者獨賴其割裂裝綴之迹猶有隱然於文字之間而不可掩者耳蓋凡佛之書其始來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現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為其學者如惠遠僧之肇之流乃始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以為出於佛之口也及其久而耻於假借則遂顯然篡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即莊子之意而圓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說皆萃於書首其後無以繼之然後佛之本真乃見如結壇誦咒二十五輪之類以至於大力金剛吉盤茶鬼之屬則其龕鄙俗惡之狀校之首章重玄極妙之指蓋

宋儒學粹

五卷上

四

水火之不相入矣至於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於晉宋清談論議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頗出神怪以銜流俗而已如一葉五花之識隻履西歸之說雖未必實有是事然亦可見當時所尚者止於如此也其後傳之既久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間而自覺其陋於是更出己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佐之而盡諱其怪幻鄙俚之談於是其說一旦超然真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

太儒學粹

五卷上

聖

以為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然其虛夸詭譎之情險巧環浮之態展轉相高日益甚則又反不若其初清虛靜默之說猶為彼善於此也以是觀之則凡釋氏之本末真偽可知而其所竊豈獨承蜩削鐻之一言而已哉且又有一說焉夫佛書本皆胡語譯而通之則或以數字為中國之一字或以一字為中國之數字而令其所謂偈字句齊字偶了無餘欠至於所謂二十八祖傳法之所為者則又頗協中國音韻或用

唐詩聲律自其徒之稍黠如惠洪輩者則已知其謬而強為說以文之顧服衣冠通古今號為士大夫如楊大年蘇子由者反不悟而筆之於書也嗚呼以是推之則亦不必問其理之是非而其增加之偽迹狀明白益無所逃矣宋公之論信而有證世之惑者於此其亦可以少悟也哉○讀大紀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

太儒學粹

五卷上

聖

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其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其所以修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

背違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謬則其可得哉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為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來不可易之實理則反嘗然其一無觀也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

大儒學粹

五卷上

聖

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為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為說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為是遁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秉彝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剪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為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

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黷婢黥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為說以張煌輝赫震耀千古而為吾徒者方且蠢焉鞠躬屏氣為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能不為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為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

大儒學粹

五卷上

聖

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為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號加之其於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脩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為重則吾恐其不惟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為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答連嵩卿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為非但不知為此說者以天地為主耶以我為主耶若以天地為主則此性即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

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為主則只是於自己身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目為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為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澆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

太儒學粹

五卷上

聖

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為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煩以此問子晦量必有說却以見喻○答德明鄙見德明平日鄙見未免以我為主蓋天地人物統體只是一性生有此性死豈遽亡之夫水有所激與所礙則成漚正如二機闔闢不已妙合而成人物夫水固水也漚亦不得不謂之水特其形則漚滅則還復是本水也人

物之生雖一形具一性及氣散而滅還復統體是一而已豈復分別是人及物之性所未瑩者正惟祭享一事推之未行若以為果享也神不欲非類大有界限與統體還一之說不相似若曰享與不享蓋不必問但報本之道不得不然而詩書却明言神嗜飲食祖考來格之類則又極似有享之者竊謂人雖死無知覺知覺之原仍在此以誠感彼以類應若謂盡無知覺之原只是一片太虛寂則似斷滅無復實然之理亦

太儒學粹

五卷上

聖

恐未安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則智愚於此亦各不同故人不同於鳥獸草木愚不同於聖雖以為公共道理然人須全而歸之然後足以安吾之死不然則人何用求至聖賢何用與天地相似倒行逆施均於一死而不害其為人是直與鳥獸禽魚俱壞惜不知其所存也答云死生之論向來奉答所諭知生事人之問已發其端而近答嵩卿書論之尤詳豈未深以鄙說思之而直以舊聞為主乎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

夫者正坐以我為主以覺為性耳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此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為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以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

大儒學粹

五卷上

四七

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渥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有無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猶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

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為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為吾有雖死而猶不滅哉然自為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享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於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

大儒學粹

五卷上

四八

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太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以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所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為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安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為而然者與異端謂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為此之說所以為說愈多而愈不合

也凡此皆亦粗舉其端其曲折則有非筆舌所能盡者幸併前兩說參考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即且置之姑即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實下窮格工夫使其積累而貫通焉則於此當自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但恐固守舊說不肯如此下工則拙者雖復多言終亦無所補耳○答詹兼善示喻儒釋之分益見潛心之力所謂釋氏一覺之外更無分別不復事而吾儒事事無非天理此語是也然吾儒亦

大儒學粹

五卷上

覽

非覺外有此分別只此覺處便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毫髮不可移易所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正在是耳○答韓無咎誨諭儒釋之異在乎分合之間既聞命矣頃見蘇子由張子韶書皆以佛學有得於形而上者而不可以治世常竊笑之是豈知天命之性而敘秩命討已粲然無所不具於其中乎彼其所以分者是亦未嘗真有得於斯耳○釋氏說空但須知空裏面有箇實底道理始得○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底

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佛經中惟楞嚴咒說得最巧○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端嚴和尚每日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能如此○跋李后主詩後平叔任散誕夷甫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此陶隱君託魏晉以諷蕭梁之詩也當時不悟竟蹈覆轍其為商鑒益以明矣而違命李侯乃復以無生混茫者亡其國何哉道學不明人心不正詖淫邪遁之說肆行而莫之禁也

大儒學粹

五卷上

辛

嗚呼痛哉

看道理不可不仔細程門高第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稍皆入禪學去○熹少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詞詩兵法事事要學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向來見人陷於異端者每以攻之為樂勝之為善近惟覺彼之迷昧為可憐而吾道之不振為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己不知是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性情之正

而然耶

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斃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焉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盡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肯他然亦是他的氣象也

大儒學粹

五卷上

五

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便是用此道○老子之術自有退後一着事也不撓前去做說也不魯說將出但任你做得狼狽了自家徐出以應之如人當紛爭之際自出僻靜處坐任其如何彼之利害長短一一都冷看破了從旁下一着定是的當此固是不好底術數然較之今者浮躁胡說亂道底人彼又較勝因舉老子語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容渙若冰將釋

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

老子之術謙冲儉嗇全不肯役精神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已不便便不肯做○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他說得曲盡早服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便在此也嗇只是吝嗇之意是要收歛不要放出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脩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

大儒學粹

五卷上

五

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問程子云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些道理將取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也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語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

事變熟了都于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為弱人纔弱時却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耳其心却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卹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程子論老子陰符經可謂言約而理盡括盡二書曲折○老子之

學魂存養魄故不耗散而水火交

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克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

自漢以來專用黃老東晉時佛法漸盛大率却祖老莊迨達摩入中國然後一切掃蕩直指人心而諸子百家一切俱廢

問程先生謂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

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莊子云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言最善又曰謹禮不透者深看莊子然則莊老之學未可以為異端而不之講也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論甚的當不可盡以為虛無之論而妄訾之也

謙之問佛氏之空與老氏之無同否曰不同佛氏只是空豁豁然和有都無了老氏猶自是有只是清淨無為一向恁地深藏固守自為玄妙

教人摸索不得便是把有無做兩截看了○老氏之學欲保養其物以不死釋氏之學欲此心不生不滅二者皆是逆天理屈伸消長之變若吾儒則順之而已○佛氏要空此心道家要守此氣皆是安排子思作中庸只是戒謹恐懼便自然常存不用安排○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教者何故蓋謂自家這裏工夫有欠闕處它緣奈何這心不下沒理會處而禪者之說則以為有箇悟門說得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

他却不知道自家這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也垂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調了精神發出來粗列子比莊子又較細膩問御風之說亦寓言否曰然○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語溫純○莊周列禦寇亦似這曾點底意思他也不是專學

老子吾儒書他也看來不知如何被他瞥見這物事便放浪去了而今禪學也是恁地列子言語多與佛經相類○觀列子偶書向所謂未發者即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衆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云

莊子却自見得道體蓋自孟子之後荀卿諸公皆不能及度亦須承接得孔門之徒源流有自○管子之書管子以功業著者恐未必曾著書如弟子職之篇全似曲禮他篇有似莊老又有說得大卑直是小意智處不應管仲如此之陋其內政分鄉之制國語載之却詳問韓退之一文士耳何以從祀曰有關佛老之功

跋李壽翁遺墨韓退之著書立言觝排佛老不遺餘力然讀其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侑莫之詞則其所以處於禍福生死之際有愧於異學之流者多矣其不能有以深服其心也宜哉侍即李公玩心於易以沒其身平居未嘗深斥異端而間獨深為上言天地變化萬物始終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道盡備於易不當求之無父無君之言以傷俗化其言雖約而功實倍於韓子至其平生大節則不惟進退險夷一無可憾而超然於死生之

際又如此此足以明吾道之有人而信其言之不妄矣

做人篇第六

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底樣子問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為二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窮其理以盡其事否曰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學事長且直理會那事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那理其所以事親是如何所以事長是如何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

大學學辨

五卷上

五

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些精彩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二三分大學只出些光彩又曰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為主收斂身心却方可下工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如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做樞初頭

如說恭已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古人只去心上理會去至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小學多說那恭敬處少說那防禁處又曰前賢之言須是真箇躬行佩服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物得心長在這上面為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

大學學辨

五卷上

五

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當情性○因論小學曰古者教必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自作何益古者國君備樂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不列於前○天命非所以教小兒教小兒只說箇義理大槩只眼前事周禮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

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強志力行崇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已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才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為成人者也是以別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為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恃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蓋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冠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

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脩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脩也不自覺矣○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為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亦皆簡易明白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其以此歟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為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

答董叔重示喻日用工夫更於收拾持守之中

就思慮萌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夾持之功為佳讀書亦是如是先自看大指却究諸說一一就自己分上體出來庶幾得力耳

答吳伯豐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更着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計也

大儒學粹

五卷上

空

答萬正淳所論大槩只是如此但日用間須有箇欄柵方有執捉不至走失若只有此空蕩蕩地恐無撈摸也中只是應事接物無過不及中間恰好處閱理之精涵養之久則自然見得矣

○答呂子約日用工夫固當縝密然覺得如此煩碎繳繞又似自縛殺了故李先生之意大抵且要簡節疎目先整頓得大體是當然後却就上面仔細點檢是亦學不躐等之意也

學者須涵養教氣宇間濶弘毅○為學工夫須

收斂莊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須是慈祥醇厚為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已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會相干涉○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胃中惟有窮理脩身為究竟法耳○聖人之學本末精粗無一不備今人閑坐過了多少日子凡事都不肯去理會○公等每日只是閑用心問閑事說閑話

大儒學粹

五卷上

空

底時節多問要緊事究竟自己事底時節少○且須立箇粗底根脚却正好着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語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粗底根脚猶未立却求深微縱理會得干已甚事○李伯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好曰坐時固是好臨事接物時長如坐時方可○為學當以存主為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視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初未有可定乎凡日用間

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捨此拙法而必求妙解也○講學固不可無須是要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如人雖知此事不是不可為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却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做又却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為之時

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即蔽固之不教他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
問須是先知後行否曰不成未明理便都不待守了且如魯黜與魯子便是兩箇樣子魯黜便是理會得底而行有不捨魯子便是合下持守旋旋明理到一唯處○看道理須要就那大處看便面前開濶不要就壁角裏地步窄一步便觸無去處了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義利公私

分別得明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前頭漸漸開濶那箇大壇場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行只管在壁角裏縱理會得一句只是一句透道理小了如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又問下學莫只是就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恁地揀事到面前便與他理會○為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而月化便是長進○學問長進斷然不在意氣大銳之時乃在工夫有常之後○為學正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為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

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力進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纔休也
因人之昏柔而箴之曰人做事全靠些子精神

○為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處○不曾離得舊窠窟何緣變化得舊氣質○而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處莫問他氣稟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一直做將去任你氣稟物欲只是不恁地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氣習不期變而變矣○先生誨與立曰為學之道無他只是要理會得目前許多道理世間事無大小皆有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便做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可

太儒學粹

五卷上

奎

做只是如此○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得見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箇不好底心從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

橫渠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邵康節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公們曾如此否○因論康節之學曰似老子只是自要尋箇寬閑快活處人皆害不得後來張子房亦只是如

此方衆人紛拏擾擾時他自在背處

答蔡季通所謂一劒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然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矣不然則向來竊聆悔過之言非不切至而前日之書頓至於此亦可驗也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劒兩段亦不可以此而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祇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

為學須先立得箇大腔當了却旋去裏面脩治

太儒學粹

五卷上

奎

壁落教綿密今人多未會知得箇大規模先去脩治得一間半房所以不濟事○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此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

今人身上大節目只是一箇容貌言語

答劉平甫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

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敬以直內便是義以方外非是別有箇義○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功夫久自當得力義利之間只着力分別不當預以難辨為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義如利刀相似胷中許多勞勞攘攘到此一齊割斷了○義利之辨初時尚相對在若少間主義

本儒學粹

五卷上

完

功深後那利如何着得如小小竊盜不勞而却矣○纔有欲順適底意思即是利○在學者身上論之九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纔有一毫私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為與義理之所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憚憚不幸蹉跎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

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曾添得

本儒學粹

五卷上

交

危處

只要知這道理○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天生一箇人便須管天下事○凡學者要須做得人難做底事方好○學者須要有應隅牆壁便可擔當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為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須

磨礪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為可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學者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旋
着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也不如初了

古人只是日夜遑遑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
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

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
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
又不可○周貴卿曰非不欲常常持守但志不

大儒學粹

五卷上

充

能帥氣臨事時又變遷了曰只是亂說豈是由
他自去正要待他去時撥轉來為仁由己而由
人乎哉止吾止也往吾往也

或勞先生人事之繁曰大凡事只要素煩做將
去纔起厭心便不得○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
龕

或問理會應變處曰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
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
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舖在那裏且要濶

着心胷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

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脚

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

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

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

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為聖賢自

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

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

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便

大儒學粹

五卷上

字

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

之視聽言貌思極至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

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於卜筮驗之於庶

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國

制度那裏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

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

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

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

得就時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曆刑法天文地

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槩道理方浹洽通透若只守箇些子捉定在這裏把許多都做閑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人教人要博學○問事有最難底柰何曰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阻遏做不得或是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拏時及纖毫委曲微細處難處全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一箇道理易曰

大儒學粹

五卷上

三

探賸索隱賸處不是奧是紛亂時隱是隱奧也全在探索上紛亂是他自紛亂我若有一定之見安能紛亂得我○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時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忤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卹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今人戚戚不能信命者固無足道然謂付之造化亦

非極至之語此處儘見得分明便不動心只靠一言半句海上單方便以為足恐事變之來抵當不去恐成好笑也

若欲為善湏是分毫檢點莫教一毫不好便壞了○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是一場閑說話矣○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今夜愧耻明日便不做方是若是愧耻後又却依舊自做何濟於事

大儒學粹

五卷上

三

○今人未有見時直情做去都不見得一有所見始覺所為多有可寒心處○人不可以為惡一失其身縱有善不足以自贖

問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胸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意否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規模寬濶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重而為酬酢耶一切不問而待之以厚耶曰知所以處心持已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南康一士人

云聖賢亦有不誠處如取瑟而歌出弔東郭之類說誠不如只說中應之曰誠而中君子之時中不誠而中小人之無忌憚

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為君子陰柔為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困倒了（讀通鑑至班固論郭解有溫良泛愛絕異之資而不入於道德以至於殺身亡宗處為之掩卷太息以為天理人欲之間毫釐一差其為禍福之不同乃至

太儒學粹

合五卷上

七

於此

答任伯起所喻已業荒廢比亦甚以為疑意謂世味漸深遂已無復此志今乃猶有愧恨之心足以見善端之未泯也一旦幡然如轉戶振亦何難之有哉熹衰病之軀飲食起居尚未能如舊流竄放殛久已置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符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詳觀來喻似有仰人鼻息以為慘舒之意若方寸之間日日如此則與長戚戚者無

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上蔡先生言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脚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不知曾見此書否

答劉平甫愚意講學幹蠱之外挽弓鳴琴抄書黻校之類皆可且罷此等不惟廢讀書亦妨幹也又比來遊從稍雜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况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踈如僕輩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衡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以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炙把臂並遊對牀夜語者乎

太儒學粹

合五卷上

七

答陳廣仲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為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處但每事看得到理不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剪除則為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間隙時不可閒坐說話

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說底道理乃可以培植本源庶幾枝葉自然長旺耳

答黃子耕病中不宜思慮凡百可且一切放下專以存心養氣為務但跏趺靜坐目視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自溫暖即漸見功效矣

答李守約熹向來所苦只是勞心所致尋以般移應接內外勞擾遂不藥而愈乃知君逸臣勞真養生之要訣也○調息箴鼻端有白我其觀

大儒學粹

五卷上

五

之隨時隨處容與猗猗靜極而虛如春沼魚動極而翕如百蟲蟄氣氤開闢其妙無窮孰其尸之不宰之功雲卧天行非予敢議守一處和千二百歲

大抵中年以後為學且須愛惜精神如其在官所亦不敢屑屑留情細務恐耗了精神忽有大事來則無以待之也

大儒學粹五卷上 終

大儒學粹五卷下

做人篇第七

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此路頭須是莫斷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盪便死了若抱纔住便冷了不生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去他自得此滋味了如喫果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喫也得不得消喫

大儒學粹

五卷下

一

也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曰此去且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是此物洞然通貫圓轉又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明底人便明了其他須是養養非是如何推鑿用工只是

心虛靜久則自明○大抵此事以涵養本源為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須是平日涵養深厚此心虛明純一自然權量精審○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此心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耳欲識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持養工夫次第而加工焉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初不從外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

大儒學粹

五卷下

二

要窮理功夫互相發耳○操存與窮格不解一上做了如窮格工夫亦須銖積寸累工夫到後自然貫通若操存工夫豈便能常操其始也操得一霎旋旋到一食時或有走作亦無如之何能常常覺久久自能常存自然光明矣學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這箇道理自然頭頭有箇著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如或不然則處處窒礙學者常談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底說擴充說體驗說涵養皆

是揀好底言語做箇說話必有實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即是此理散為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已大煞分明指出矣○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零

大儒學粹

五卷下

三

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此少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粲然無一分着力處亦無一分不着力處○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不須將

戒謹恐懼說得大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
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如臨深淵
如履薄水曾子也只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
去○敬齋箴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
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
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
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罔敢或輕不東以
西不南以壯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
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

朱儒學粹

五卷下

四

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湏臾有間私欲萬端不
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旣
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
告靈臺

答或人二先生所論敬字湏該貫動靜看方其
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酬酢不亂者
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
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
相湏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胷中無事而自和

樂耳非是着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
胷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
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則自得
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着此言旣自得之則
自然心與理會不為禮法所拘而自中節若未
能如此則是未有所得纔方是守禮法之人爾
亦非謂旣自得之又却須放開也克已復禮固
非易也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
禮之間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

朱儒學粹

五卷下

五

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
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敬則無委曲故
直直則無係累故虛不可便以直內為虛其內
也

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
言則曰實只是一時事

與劉子澄不審比來日用事復如何且省雜看
向裏做此工夫為善熹病雖日衰然此意思却
似看得轉見分明親切歲前看通書極力說箇

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微隱顯一時穿透竟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食芹而美甚欲獻之吾君也今日無事可為只有收拾後生磨礪成就是着得力處

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

太儒學粹

五卷下

六

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當易為着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用此意看遺書多有符合

答游誠之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貞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

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閑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為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却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

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麼人○學者喫緊是理會這一箇心那紙上說底全靠不得○百行萬善固是都要着力如何一件一件去理會百行萬善總於五常五常又總於仁所以孔孟只

太儒學粹

五卷下

七

教以求仁求仁只是主敬求放心若能如此理會便在這裏

在明明德須是自家見得這物事光明燦爛常在目前始得學者當常令道理在胸中流轉○一念起處萬事根源尤要緊切人心至靈千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纔發念便到那裏神妙如此却不去養它自旦至暮只管展轉處於利欲之中都不知覺

知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知其頹惰則當

涵泳振作氣象

問存心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而今與人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這件事覺得不是便莫做只此便是存心之法○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然孔子却都用處教人做工夫○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

學者工夫且去剪截那浮泛底思慮○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

太儒學粹

五卷下

八

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自純熟自然無這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

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遏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損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問程子云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曰思慮息不得只敬便都沒了

太儒學粹

五卷下

九

初學得此靜中工夫亦為助不小○靜便定熟便透○靜坐無閑雜思慮則養得來便條暢○工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沒意思做工夫只自覺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但纔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之時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

心要活活是生活之活對着死說活是天理死是人欲周流無窮活便能如此○通天下只是

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爲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

學者爲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

太儒學粹

五卷下

十

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今有低昂即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他本是光明廣大自家只着此子方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着力着力則反不是

吳仁父問平旦之氣曰心之存不存係乎氣之

清不清氣清則良心方存立得良心既存立得則事物之來方不惑如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弗能奪也○如何而爲暴其氣曰凡人多動作多笑語做力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今學者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也○問氣弱膽小之病曰公只去做工夫到理明時節氣自強而膽自大矣

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爲

太儒學粹

五卷下

十一

一體○非禮勿視聽言動緊要在勿字上不可放過○曰脉是那血氣周流切脉則便可以見仁曰然

謹按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

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此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仁字心字亦須畧有分別始得記得李先生說孟子言仁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此說最有味

朱子學粹

五卷下

上

答劉子澄居官無脩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賢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脩德進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為脩業也近覺向來為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

朱子學粹

五卷下

上

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答潘叔度熹衰病今歲幸不至劇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瞋目靜坐却得收拾放心覺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頗恨盲廢之不早也○答林擇之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而前日不知於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悚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所論顏孟不同處極善極善正要見曲折始無窒礙耳比來想亦只如此用功熹近只就此處見得向來所未見的意思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真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驗况真能久耶但當益加勉勵不敢少弛其勞耳○答呂子約誨論謂只於靜坐處尋討却恐不免助長之病或又失之則一蹴而墮於佛氏之見某自顧渙散之久近稍收拾粗有靜養工夫然工夫淺薄客慮猶多雖未至便有此病然亦豈敢不常自警省也兼亦自覺未墮釋氏之見者

蓋釋氏是從空處來吾儒是從實處見喜怒哀樂之未發初非空無寂然不動本皆完具釋氏於此看得偏闕所以隨在生病○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為也今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能也蓋其失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已嗚呼學者能知一陰一陽一動一靜之可以相勝而不能相無又知靜者

太儒學粹

五卷下

古

為主而動者為客焉則庶乎其不昧於道體而日用之間有以用其力耳

答何叔京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脫然之語乃先生稱道之過今日猶如掛鈎之魚當時寧有是

耶○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答張敬夫云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儻侗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為是了却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議所以累蒙教

太儒學粹

五卷下

古

告以求仁之為急而自覺殊無立脚下工夫處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為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畧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

於此而前此方往方來之說正是手忙脚亂無着身處邇求遠乃至於是亦可笑矣

答呂子約日用工夫比復何如文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

大儒學粹

五卷下

十六

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疆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

答董叔重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者此心之體用也此心存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

中節之和心有不存則寂然者木石而已大本有所不立也感通者馳肆而已達道有所不行也故夫動靜一主於敬戒謹恐懼而謹之於獨焉則此心存而所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也

但操存得心在時少間他喜怒哀樂自有箇則在○衆人之心未發時已自汨亂了思慮紛擾夢寐顛倒至感發時如何會中節理會道理到紛然處却好定看精神看一看○事上皆有一箇理當處事時便思量體認教分明久而思得

大儒學粹

五卷下

十七

熟只見理不見事○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方好只是虛心看物物來便知是與非○看道理只恁地說過一遍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看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一遍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恁地將久自然解透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

無邪不必說是詩人之思及讀詩者之思大凡人思皆當無邪如母不敬不必說是說禮者及讀禮記者當如此大凡人皆當毋不敬

進德修業這四箇字煞包括道理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說○無妄者是兼天地所同得底渾淪道理不欺是就一邊人身說

堯舜禹大聖人也允執厥中執字似亦大段費力如何曰聖人固不思不勉然使聖人自有不思不勉之意則周念而作狂矣經言此類非一

更細思之

本儒學粹

五卷下

七

只是一箇心知覺從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腳處則儘長進在○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未知學問此心渾爲人欲既知學問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尤要密察○或苦私

意紛擾曰惟其此心無主宰故爲私意所勝○學大抵只是分別箇善惡而去就之爾○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

今人有多少病痛一箇人是一樣須是仔細自看卽克將去○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忙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來亦是如此

本儒學粹

五卷下

九

做人篇第八

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畧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况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每日開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仁義禮智這四箇字若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

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此理之流行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發見○遇無事則靜坐有書則讀書以至接物處事常教此心光陰地便是存心豈可凡百放下祇是靜坐○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着這裏看也須易曉讀也須易記○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後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已省察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讀書須是虛心切已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已

本儒學辨

五卷下

子

則聖賢之言不爲虛說○讀書須嚴立課程思慮亦不可過若但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當自見縫罅意味持守亦不必着意安排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纔覺放慢即便提撕卽自常在此矣○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茫然某深喜之以爲有補於學者○讀書只看義理須是胸次放開

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貪効纔貪効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胃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關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問橫渠張氏云義理有疑卽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曰此說甚當最有理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自家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人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

本儒學辨

五卷下

主

須反求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觀書不可只觀緊要處閑慢處都要周匝○文字大題目痛理會三五處須當迎刃而解○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底遂至於易者亦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謂攻瑕則堅者暇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又多在平易處○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箇渾淪物事又看作三兩片以至於十數片方是

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讀書須是看着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着見縫罅時脉絡自開○某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見得讀書只是且恁地虛心就上面熟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處○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因論文曰作文字須是

大儒學粹

五卷下

主

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架空纖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一二分文○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胃中空蕩蕩地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文字須看他文勢語脉○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着一字如楊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已

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口讀則心閒而義理自出熹之始學亦如是耳更無別法○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逐一覽無遺○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閑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驗收拾為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誦誦涵養未須大段着力考索也○只如退之老蘇作文字本是沒要緊事然他大段用功少間方會漸漸掃去那許多鄙俗底言語拱了箇心胸說這許多言語出來○老蘇自

大儒學粹

五卷下

主

述其學爲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習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是他於學文上工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工夫亦合如此又曰看得一兩段却且放心寬闊不可貪多○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着如此讀○東坡教人讀書小簡某取以示學者曰讀

五卷下

四

書要當如此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
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
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
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
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
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放此若學
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

答潘叔昌示喻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
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却不曾學得

五卷下

主

上天卽不如且學上天耳上得天了却旋學上天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後血氣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着力讀書閑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間起看書聊復遊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答潘恭叔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於緩急先後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與吳茂實近來自覺向未儒學粹

五卷下

主

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又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工夫全少檢點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遍以告之也○

魏特亮曰讀書所以明此心之理也不務讀書固非所以言學不知求心而專以讀書爲學聖始事爲格物致知第一義焉却不知所讀所學者何事誠又所謂玩物喪志忘本逐末者矣晦菴先生每倦倦以讀書講學爲格致積累之功迺今獨謂且學上天舊來誤人不少幸以遍告同志此等懇切之言不一而足皆先生悟後語也考先生之學者慎無執其初言忽其後悟

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掠剽為功而不及乎窮理脩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雖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騁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居敬持志為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為讀書之要○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關中却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爾○伊川曰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意味覺得與小時自別又尹和靖門人稱尹公於經書不為講解而耳順心得如誦已言此豈必以創意立說為高今吾輩望此地位甚遠大槩讀書且因先儒之說通其文義而玩味之使之浹洽於心自見意味可也

朱儒學粹

卷五

主

記經解凡解釋文字不可令註脚成文成文則註與經各為一事人惟看註而忘經不然即須各作一番理會添却一項工夫竊謂須只似漢儒毛孔之流畧釋訓詁名物及文義理致尤難明者而其易明處更不須貼句相續乃為得體

蓋如此則讀者看註即知其非經外之文却須將註再就經上體會自然思慮歸一功力不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長矣○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直解便有不通而謬處○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且咀嚼有味若有理會不到處然後將註解看方是有益○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

朱儒學粹

卷五

主

又當集小學之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須臾離也○讀論語不要貪多每日只可看兩段熟了自見義理貫通若不如此看看是幾年也無長進○論語之書無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書莫非體驗擴充之端蓋孔子大槩使人優游厭飫涵泳諷味孟子大槩是要人探索力討反已自求故伊川曰孔子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亦此意也○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吟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

意各是一義故用仔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先看大學語孟中庸更看一經却看史方易看先看史記史記與左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

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易大槩欲人恐懼脩省○大抵易之卦爻上自

朱儒學粹

五卷下

天

天子下至庶人皆有用處

書伊川先生易傳板本後易之爲書更歷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庖羲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爲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又以義理爲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以爲教爲法者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

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石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八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無處而不當矣

高宗舊學於甘盤六經至此方言學字

大凡讀書多在諷誦中見義理況詩又全在諷

誦之功

五卷下

无

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全書其他皆是講說○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焉但未令初學看○周禮畢竟是出於一手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固不可然大綱却是周公意思○今謂周官非聖人之書至如比閭族黨之法正周公建大平之基本也○禮時爲大使聖賢有作必不一切從古之禮疑只是以古禮殺從今世俗之禮今稍有防範節文不至大簡而已

季通理會樂律大段有心看得許多書也是見成文字如史記律曆書自無人看到這裏他近日又成一律要盡合古法

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貶○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尊王賤伯內諸夏外夷狄此春秋之大指不可不知也○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畧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余國秀問三傳優劣先生曰左氏曾見大儒學粹

大儒學粹

五卷下

手

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公羊穀梁考事甚疎然義理却精往往不會見國史○胡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

問伊川謂西銘乃原道之祖如何曰西銘更從上而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說了

答趙幾道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撫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稱史遷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為賢於夫子寧舍論孟子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為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墮於世俗尋常之見以為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算而已惟蘇黃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必為善如火

大儒學粹

五卷下

手

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為不善如驕虞之不殺竊脂之不殺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矣惜其從初為學工夫本無次序不曾經歷不能見得本末一一諦當只其資質恬靜無他外慕故於此大頭段處窺測得箇影響到此地位正好着力却便墮落釋老門戶中去了不能就聖賢指示處立得脩己治人正當規模以見諸事業傳之學者徒然說得此

箇意思而其意之所重終止在言語文字之間其徒雖極欲推尊之然竟不曾有人能爲拈出此箇話頭以建立宗旨者亦可恨也其論史遷之失兩句亦切中其膏肓不知近日推尊史記者曾爲畧分解否耳

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

做人篇第九

跋王仲本朋友說人之大倫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然夫婦者天屬之所

天儒學粹

五卷下

五

物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此其所以爲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然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脩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

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尤甚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嗚呼其亦可爲寒心也已非夫疆學力行之君子其孰能深察而亟反之也哉近得王君仲本朋友說讀之其言天理人倫之意乃若有會於予心者然於朋友之道廢所以獨至於此則亦恐未究其所以然也因書其後如此庶乎其有相發云

天儒學粹

五卷下

五

都州人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自去讀道理用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做得箇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學者議論工夫當因其人而示以用功之實不必費辭使人知所適從以入於坦易明白之域可也若泛爲端緒使人迫切而自求之適恐資學者之病○或問吾道一以貫之曰恁地泛看不濟事須

從頭仔細章章理會夫子三千門八一旦乃呼
曾子而告以此必是它人皆當未得今自家却
要便去理會這處是自處於孔門二千九百九
十九人頭上如之何而可

某嘗喜那鈍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
好却煩惱那敏底只是略綽看過不曾深去思
量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
敏底人又却用做那鈍底工夫方得○為學須
是已分做工夫有本領方不作言語說若無存

朱子學粹

五卷下

五

養儘說得明自家兩片亦不濟事況未必說得
明乎要須發憤忘食痛切去做身分上工夫莫
荏苒歲月可惜也○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
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二十分工夫自用喫力
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自勉之於終又其後
得人商量是正之則所得益厚矣不爾則亦何
補於事

康節先生謂其學於李挺之每有叩請必曰願
先生只開其端勿盡其意他只要待自思量得

之大凡事理若是自去尋討得出來直是別
邵康節從頭至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
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
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
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
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

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
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
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

朱子學粹

五卷下

五

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久倫
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
深懲而痛警也

答程正思異論紛紛不必深辨且於自家存養
講學處朝夕點檢是切身之急務朋友相信得
及者密加評訂自不可廢切不可於稠人廣坐
論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徒為競辨之端
無益於事向來蓋嘗如此今乃悔之故不願賢
者之為之耳

答胡寬夫大抵學者之患在於好談高妙而自
已脚根却不點地

答寶文卿為學之要只在着實操存密切體認
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辨
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

答程允夫講了便將來踐履即有歸宿

克養好篇第十

問李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克養得極好
凡為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

本齋學粹

五卷下

三

是先生睥面盎背自然不可及○終日無疾言

遽色李先生真箇是如此

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
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
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
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
以為不可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
即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
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

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
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
應○巧言令色鮮矣仁只爭一箇為己為人且
如形容貌正顏色是令當如此

克養好篇第十一

答胡伯逢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
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祗
席之上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
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

本齋學粹

五卷下

三

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
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咸恒禮謹大昏
而詩以二南為正始之道其以此歟知言亦曰
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
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
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

答劉共甫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
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
然竊意其知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

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為多焉

與陳丞相云元城劉忠定公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而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大抵諸郎為學正當以得師為急擇友為難耳○叔度以正率其家而子弟無一人敢為非義者○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於家塾黨遂庠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

太儒學粹

五卷下

五

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繇此故也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婚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一日而不脩其文又皆所以綱紀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一日而不講且習焉者也

克養好篇又第十一

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顏淵既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察夫人

太儒學粹

五卷下

五

欲之盡者可謂兼其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漢以來非無願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名而終不能以與乎帝王之盛其或耻為庸主而思用力於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說靜則徒以虛無寂滅為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動則徒以應緣無礙為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機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離而不相為用而反以害於政事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要者於是不復講矣

誠以天下之事為已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

垂拱奏劄三臣間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其後中微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削宣王承之側身脩行任賢使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粲然復興臣嘗以是觀之然後知

宋儒學粹

五卷下

四

張元

古先聖王所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疆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蓋決然矣乞進德劄子陛下生長深宮臣恐稼穡艱難容有未盡知人之情偽容有未盡察國家憲度容有未盡習至於學道脩身立志揆事之本制世御俗發號施令之要亦容有未能無待於講而後明者故竊以為陛下誠能於此深留聖意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為之本而於玩

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

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急之務略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群臣進對亦賜溫顏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詳盡浹貫通聰明日開志氣日彊德聲日聞治效日著四海之內瞻仰畏愛如親父母○臣又嘗謂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辯論以求至

宋儒學粹

五卷下

五

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每事從中批出處分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務其名者或外間一時可以諛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二者之間所差毫釐而其得失則有大相遠者戊申因召見未赴特上封事臣以為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

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肅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

本儒學粹

合五卷下

聖

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卷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混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群聽不疑進賢退姦眾志成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脩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

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

大儒學粹

合五卷下

聖

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儼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生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蓬王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脩身以治人者

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臣聞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辯賢否以定上下之分覈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缺也綱紀既振人各務奮相勤勉去惡從善而禮義之風廉耻之俗一不變矣苟非斷自聖志洒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頽之綱紀而勵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為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

知治體是豈得而不為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

答張敬夫熹嘗謂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務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

戊子賀陳丞相云明公以大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論執皆繫安危甚者以去就爭之今乃為相亦既餘月政令黜陟未有卓異於前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

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攀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揀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為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已丑有書又云明公亦宜自謀所以清化原革流弊者使乾剛不亢而君道下濟忠讜競勸而臣道上行則天地交泰

宋儒學粹

五卷下

聖

所謂救其本根之術不過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措用舍必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聚於朝廷之上其氣力易以鼓動如羸病之人鍼藥所不能及熅其丹田氣海則

氣血萃於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

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校量用之於有事之日

伊尹兩截人方其耕於莘野若將終身焉是一截人及湯三聘翻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為已

宋儒學粹

五卷下

聖

徑是一截人

韓魏公為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為相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已任無一事不理會過天下第一流矣○問本朝人物曰韓富規模大又簾了溫公差細密又小或曰看本朝諸公如范文正差勝否曰畢竟許多人物都不似聖賢地位簾處又簾細處又細

道夫問新法之行雖塗人皆知其害何故明道不以為非曰自是王氏行得來有害若使明道為之必不至恁地狼狽○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為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纔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酌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窮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矣○今人掀然有飛揚之心以為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

朱熹學辨

卷下

栗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答范伯崇伯崇近日何以用功官事擾擾想不得一向靜坐着書然暇時速須收斂身心或正容端坐或思泳義理事物之來隨事省察務令動靜有節作止有常毋使放逸則內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衆理易明矣此外別無着力處官事有可以及人處想不憚出力然檢身

馭下尤不可不知○伯恭又云保養奸克以擾良善固君子之所耻要當無忿疾之意廼善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須使人入境問俗便覺此氣象若霜雪勝雨露則不可也

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自古救荒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

朱熹學辨

卷下

无

計若待他饑餓時理會更有何策○古者荒歲方鑄錢周禮所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既可因此以養饑民又可以權物之重輕蓋古人銀闕方鑄錢以益之

建寧府建陽縣大闡社倉記昔予讀周禮旅師遺人之官觀其頒斂之疏數委積之遠邇所以為之制數者甚詳且密未嘗不嘆古之聖人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其不可及乃如此○建昌軍南城縣吳氏社倉記乾道四年建

人大饑熹請於官始作社倉於崇安縣之開耀鄉使貧民歲以中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什二以償歲小不收則弛其息之半大侵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子什其母則惠足以廣而息可遂捐以予民矣行之累年人以為便淳熙辛丑熹以使事入奏因得條上其說而孝宗皇帝幸不以為不可即頒其法於四方且詔民有慕從者聽而官府毋或與焉

書廖德明仁壽廬條約後匹夫單行而遇疾病

大儒學粹

五卷下

五

無有妻孥之養親舊之託與夫室廬枕席之具醫藥食飲之須則其輿曳驅馳暴露饑渴而轉于溝壑也必矣先王之政道路廬舍委積之法至詳至密而不聞其及此豈有司者因失其傳耶國朝崇寧大觀之間軫一夫之不獲始詔州縣立安濟坊居養院以收卹疾病癯老之人莆之為郡縣者猶未暇也今廖君德明乃即縣南為舍一區勝曰仁壽之廬使凡道路往來疾病之民咸得以託宿而就哺又請于郡得廢寺之

產歲入粟若干斛者乃為之條約

如今未論人會學吃緊自無人會教所以明道先生欲得招致天下名儒使講明教人之方其德行最高者留以為大學師却以次分布天下今教學者須是如此然後學校方成次第也

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箇措置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音律只是氣人亦只是氣故相關○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

大儒學粹

五卷下

五

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

學士大夫因仍簡陋無復以鍾律為意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為牽合附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圓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

寸以九分為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
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
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疏因
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
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
邕之說與夫國朝會典以及程子張子之言○
為政而無大利害不必議論更張則所更一事
未成必闕然紛擾卒未已也至於大家且假借
之故子產引鄭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

宋儒學粹

五卷下

奎

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務是非善惡只
務從厚豈不長奸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
所犯考其情實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

聖人說政以寬為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
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謂寬者乃
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
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
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
權皆不在已於是奸豪得志而良善之民反不

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考
古今然後知也但為政必有規矩使奸民猾吏
不得行其私然後刑法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
寬為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詞牒無
情理者不必判○公等他日仕宦不論官大小
每日詞狀須置一簿穿字號錄判語到事亦作
一簿發放文字亦作一簿每日必勾了號要許
多事都了分得方不被人瞞

人言仁不可以主兵義不可以主財熹謂唯仁

宋儒學粹

五卷下

奎

可以主兵義可以主財

管仲內政士卿十五乃戰士也所以教之孝弟
忠信尊君親上之義夫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
棄之君雖伯者之道亦必如此○本強則精神
折衝不強則招殃致凶○兵法以能分合為變
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或言
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
曰與士卒同甘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
恩而後報也曰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此意也少不得○兵之勝負全在勇怯又曰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廝殺無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相柱一邊立得脚住不退卽贏矣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晝戰聽金鼓夜戰看火候嘗疑夜間不解戰蓋只是設火候防備敵來劫寨之屬古人屯營其中盡如井形於巷道十字處置火候如有間諜一處舉火則盡舉更走不得○屯田須是分而屯之○古之名

宋儒學粹

五卷下

五

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者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湏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為人所屠○孔明臨陣對敵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而符堅踴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肥水而決矣○五代時兵甚驕矣周世宗高平一戰既敗却忽然誅不用命者七十餘人三軍大振遂復合戰而克之凡事都要人有志○朱流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得將湏

是具大眼力如蕭何識韓信方得國家中興張韓劉岳突然而出豈平時諸公所嘗識者

克養好篇第十二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

宋儒學粹

五卷下

五

事蓋既不得正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卽涵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文章須正大須教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人到五十歲不是理會文章時節前面事多日子少了○嘗與後生說若會將漢書及韓柳文熟讀不患不會做文章舊見某人作馬政策云觀戰奇也觀戰勝又奇也觀騎戰勝又大奇也這雖是麤中間却有好意思如今時文一兩行便做萬千屈曲若一句題也要立兩脚三句題也要立

兩脚這是多少衰氣○文字奇而穩方好不奇而穩只是關轍○前輩作文者古人有名文字皆模擬作一篇故後有所作時左右逢原○嘗見傳安道說為文字之法有所謂筆力有所謂筆路筆力到二十歲許便定了便後來長進也只就上而添得些子筆路則常拈弄時轉開拓不拈弄便荒廢此說本出於李漢者看來做詩亦然○前輩云文字自有穩當底字只是始學思之不精又曰文字自有一個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貼這天生成腔子

宋儒學粹

五卷下

雲

參同契文章極好後漢之能文者為之其用字根據古書皆有出處盡被後人胡解文章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

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因傷時文之弊謂張才叔書義好自靖自獻于先王義胡明仲醉後每誦之又謂劉棠舜不窮其民論好歐公甚喜之其後姚孝寧易義亦好

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節目上猶有疎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有未瑩處劉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某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夫之為人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

宋儒學粹

五卷下

雲

下今日却恃箇什麼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曜皇王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黃立之又問文中子曰其書多為後人添入真偽難見然好處甚多就中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文中子中說被人亂了說治亂處與其他好處極多但向上事只是老釋問過法言否曰大過之

仲舒本領純正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艾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

雲班孟堅只填得它腔子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張平子輩竭盡氣力又更不及○雉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于淵美厥靈根

班固楊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漢末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頌着力要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

宋儒學辨

五卷下

五

格然當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

譬今學者論董仲舒楊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曰仲舒自是好人楊子雲不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學者多主退之曰看文中子根脚淺然却是以天下為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他都一齊入思慮來雖是卑淺然却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底人其心却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是要

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為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奕酗酒取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為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

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退之原道庶幾其近之却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識見尋來真箇如此他資才甚高○前輩文字規模宏闊議論雄

宋儒學辨

五卷下

五

偉不為脂韋嫵媚之態其風氣習俗蓋如此近歲以來能言之士例以容冶調笑為工無復丈夫之氣識者蓋深憂之歐公言作文有三處好思量枕上路上厠上他只是做文字尚如此況求道乎○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公會南豐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二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了人手段但採他好處以為議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底文字○東

坡教人作文當看獲麟解也是其間多曲折又曰某舊最愛陳無已文他文字也多曲折○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收入規矩不然蕩將去○東坡文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因說涑城集曰舊時看他議論亦好近日看他文字煞有害處如劉原父高才傲物子由與他書勸之謙遜下人此意甚好其間却云天下以吾辨而以辨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因我不如以拙養巧以訥養辨如此則

大儒學粹

五卷下

辛

是怕人來困我故卑以下之此大段害事如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却說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之善惡故舉而歸之仁如此則仁只是箇鶻突無理會底物事故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太抵今人讀書不仔細此兩句却緣疑字上面注許多道理若是無疑罪須是罰功須是賞何須更如此或曰此病原起於老蘇曰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也又曰晚年作待月軒記想他大段自說見得道理高而今

看得甚可笑如說軒是人身月是人性則是先王下一箇人身却外面尋箇性來合湊○問東坡韓公如何曰平正不及韓公東坡說得高妙處只是說佛其他處又皆粗○歐公文章及三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却那尋常底字○老蘇文字初亦喜看者後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歐曾文字為正○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大迫又云

大儒學粹

五卷下

辛

今人學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大意王平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為文章詩亦然○東坡文說得透歐公不盡說含蓄無盡意又好○凡人做文字不可大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曾盡東坡雖是宏闊灑翻成大片滾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滾做將去○人不可無戒謹恐懼底心莊子說庖丁解牛神妙然纔到那族必心怵然為之一動然後解去心

動便是懼處韓文開鷄聯句云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謂雖困了一以水噴之便醒一噴一醒卽所謂懼也此是孟郊語也說得好又曰爭觀雲填道助叫波翻海此乃退之之豪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此是東野之工

與林擇之來此非案牘卽有賓客之擾比於退食則形神俱憊只得瞑目危坐收拾魂魄以待事之復來殊不得看一字乃知伊川先生做得易傳却是得涪州一行氣力也

宋儒學粹

五卷下

奎

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昔之用力於文者蓋已病之

答伯恭云文海條例甚當今想已有次第但一種文勝而義理乖僻者恐不可取其只為虛文而不說義理者却不妨耳佛老文字恐須如歐陽公登真觀記曾子固仙都觀菜園記之屬乃可入其他贊邪害正者文詞雖工皆不可取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

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澆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虱如鬼蜮狐蠹如盜賊詛訛閃倏狡猾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

宋儒學粹

五卷下

奎

杜先生尚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叅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疎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為人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恠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然皆出於縝繆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雖其

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差稱之然使世之孤臣屏子怨妻去婦投淚謳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

答鞏仲至項年學道未能專一之時亦嘗間考詩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

本儒學粹

五卷下

李四

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論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為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

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為之羽翼與衛且以李杜言之則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並與出塞潼關石壕夏日冬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辛

應物輩亦自有清散之趣未至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胃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為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然顧為學之務有急於此者亦復自知材力短弱決不能追古人而與之並遂悉棄去不能復為况今老病百念休歇寧尚復語此乎然感左右見顧之重若以

本儒學粹

五卷下

奎

為可語此者故聊復言之恐或可以少助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勢也來喻所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為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會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意人意無足深論○以詩言之則淵明所以為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得費安排處東坡乃欲篇篇

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合湊得着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

古賦須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處入本朝來騷學殆絕秦黃趙張之徒不足學也○嘗云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瀟散冲淡之極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也如選詩及韋蘇州詩亦不可不熟觀然更須讀語孟以探其本又云三百篇性情之本離騷詞賦之宗學詩而不本之於此是亦淺

宋儒學粹

五卷下

李

矣後山詩固佳然前輩以為盡力規模已少變化然學務要在反求諸已精熟語孟求所以見聖賢用意處○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詩○古詩須看西晉以前如樂府諸作皆佳杜甫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蘇黃只是今人詩蘇才豪然一滾說盡無餘意黃費安排○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

遂將淵明詩平仄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李太白終始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做選詩漸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韋蘇州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耳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

萬善篇第十三

宋儒學粹

五卷下

宅

聖人萬善皆備有一毫之失此不足為聖人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爾

聖人之心如一泓止水○聖人不知已是聖人

附錄第十四

跋趙清獻公家書趙清獻公之為人公忠孝慈表裏洞徹固所謂無間然者然其晚歲學浮屠法自謂有得故於兄弟族姻之間無不以其勉之前後見其家間手帖多矣如此卷稱其弟心

已明瑩見性復元教其姪以不失正念要使純
一不雜又數以公私謹畏踐履不失便是初心
佛事且引古人二業清淨卽佛出世之語以為
此亦直截為人處則與今之學佛者大言滔天
而身心顛倒不堪着眼者蓋有間矣嗚呼聖學
不傳其失而求諸野者若此尚為有可觀也

大儒學粹六卷

後學豫章魏時亮

後學安成周 宋

象山陸先生

先生幼不戲弄四歲靜重如成人常侍宣教
公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
際公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總角誦經
夕不寐不脫衣履有弊而無壞指甲其修足
跡未嘗至庖厨常自灑掃林下宴坐終日立

于門過者駐望稱歎以其端莊雍容異常兒
五歲入學讀書紙隅無捲摺六歲侍親會嘉
禮衣以華好却不受季兄復齋先生年十三
舉禮經以告乃受嘗云某七八歲時常得鄉
譽只是莊敬自持心不愛戲與人粹然樂易
然惡無禮者

十一歲讀書有覺從幼讀書便着意未嘗放
過外視雖若閑暇實勤攷索伯兄總家務嘗
夜分起見先生觀書或秉燭檢書最會一見

便有疑一疑便有覺後以嘗語學者曰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

十三歲因宇宙字義以志聖學

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

朱儒學粹

才卷

上

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有不同也故其啓悟學者多及宇宙二字如曰是理充塞宇宙又曰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嘗云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纔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十五歲初夏侍長上郊行分韻得偕字詩云講習豈無樂鑽磨未有涯書非貴口誦學必到心齋酒可陶吾性詩堪述所懷

誰言曾點志吾得與之偕十六歲讀三國六

朝史見夷狄亂華又聞長上道靖康間事乃剪去指爪學弓馬然習中與人異未嘗失了嘗云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即實事所指人病即實病又云吾人讀春秋知中國夷狄之辨二聖之讎豈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高居優游亦可為耻乃懷安非懷義也此皆是實理實說十七歲作大人詩云從來膽大胃膈寬虎豹億萬虬龍千從

朱儒學粹

六卷

三

頭收拾一口吞有時此輩未妥帖哮吼大嚼無毫全朝飲渤澥水暮宿崑崙嶺連山以為琴長河為之絃萬古不傳音吾當為君宣三日之試寓其所學無疑滯考官王景文質批曰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拆號日先生偶遇梭山方鼓琴捷吏至曲終而後問之再鼓一曲乃歸

先生嘗云吾自應舉未嘗以得失為念場屋之文只是直瀉曾襟故作貴溪縣學記云不

狗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命之所遺又嘗云復齋家兄一日問曰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復齋應之而已若知物價之低昂與夫辨物之美惡真偽則吾不可謂之不能然吾之所謂做工夫者非此之謂也

三十三歲秋試以易經再鄉舉考官批義卷云如端人正士衣冠佩玉八月十七日子持之生乾道八年壬辰先生三十四歲春試南

朱儒學粹

六卷

四

官奏名時尤延之表知舉呂伯恭祖謙為考官讀先生易卷至狎海上之鷗一段擊節嘆賞又讀天地之性人為貴論至嗚呼循頂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間惕然朝夕求寡乎愧怍而懼弗能倘可以庶幾於孟子之塞乎天地而與聞夫子人為貴之說乎愈加嘆賞至策文意俱高伯恭遽以內難出院乃囑尤公曰此卷超絕有學問者必是江西陸子靜之文此人斷不可失也又併囑考

官趙汝愚子直二公亦嘉其文遂中選他日伯恭會先生曰未嘗款承足下之教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為江西陸子靜也徐誼子宜侍學子宜侍先生每有省同赴南宮試論出天地之性人為貴試後先生曰某欲說底却被子宜道盡但某所以自得受用底子宜却無又曰雖欲自異於天地不可得也此乃某平日得力處

在行都諸賢從游先生朝夕應酬問答學者

朱儒學粹

六卷

五

踵至至不得寢者餘四十日所以自奉甚薄而精神益強聽其言者興起甚眾四明楊敬仲時主富陽簿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生及反富陽三月二十一日先生過之問如何是本心先生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辭讓禮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對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先生終不易其說敬仲亦未省偶有鬻扇者訟至於庭敬仲斷其曲直

訖又問如初先生曰聞適未斷扇訟是者知其為是非者知其為非此即敬仲本心敬仲忽大覺始北面納弟子禮故敬仲每云簡發本心之問先生鑒是日扇訟是非答簡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先生嘗語人曰敬仲可謂一日千里

先生處受徒即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興容禮自莊雍雍于于相觀而化有一生飯次微交足飯既從容問之曰汝適有

大儒學粹

卷六

亦

過知之乎生畧思曰已省曰何過對曰中食覺交足雖即改正亦放逸也其嚴如此先生深知學者心術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懷于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大槩而盡得其為人嘗有言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為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

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又曰今天下學者唯兩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嘗攻切問者之疵問者不領惡聲輒至旁觀不能堪而先生悠然從容乃及他事同里朱梓濟道弟泰卿亨道長於先生皆來問學與人書云近到陸宅先生大槩是令人求放心其有志於學者數人相與講切無非此事不復以言語文字為意其有意作文者令收拾精神涵養德性根本既正不患不能作文

大儒學粹

卷六

七

先生三十七歲呂伯恭約先生與季兄復齋會朱元晦諸公于信之鵞湖寺復齋曰伯恭約元晦為此集正為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鵞湖之同遂與先生議論致辨又令先生自說至晚罷復齋曰予靜之說是次早先生請復齋說復齋曰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毓榛塞著意精微

轉陸沉珍重友朋勤切磋須知至樂在于今
先生曰詩甚嘉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復齋曰
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先生曰不妨
一面起行及至鷺湖會伯恭首問復齋別後
新功復齋舉詩才四句元晦顧伯恭曰子壽
早已上子靜船了也舉詩罷遂致辨于復齋
先生曰某途中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興哀
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
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
業竟浮沉舉詩至此元晦失色及至欲知自
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元晦大不懌於
是各休息

按呂成公譜乙未四月訪朱文公于信之鷺
湖寺陸子靜子壽劉子澄及江浙諸友皆會
留止旬日鄒斌俊父錄云朱呂二公話及九
卦之序先生因疊疊言之大畧謂復是本心
復處如何列在第三卦而先之以履與謙盖
履之為卦上天下澤人生斯世須先辨得俯

仰乎天地而有此一身以達於所履其所履
有得有失又繫於謙與不謙之分謙則精神
渾收聚於內不謙則精神渾流散於外惟能
辨得吾一身所以在天地間舉錯動作之由
而歛藏其精神使之在內而不在外則此心
斯可得而復矣次之以常固又次之以損益
又次之以困蓋本心自復謹始克終曾不少
廢以得其常而至於堅固私欲日以消磨而
為損天理日以澄瑩而為益雖涉危蹈險所
遭多至於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於道有
得左右逢其原如鑿井取泉處處皆足蓋至
於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透漏如巽風之散
無往不入雖密房奧室有一縫一罅即能入
之矣二公大服

四十三歲春二月訪朱元晦于南康時元晦
為南康守與先生泛舟樂曰自有宇宙以來
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先生登白
鹿洞書院講席先生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

於利一章畢乃離席言曰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再三云熹在此不曾說到這裏負愧何言乃復請先生書其說先生書講義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明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凡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必在乎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必在乎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向則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廩祿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習

講之熟安能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然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習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無負其志元晦跋講義云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鑒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僚友諸生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若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又恐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同受而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不迷於入德

之方矣尋以講義刻于石先生云講義述當時發明精神不盡當時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動天氣微冷而汗出渾身

史浩薦先生六月二十三日得旨鄱堂審察陞擢先生不赴薦云陸某淵源之學沉粹之行輩行推之而理悟心融出於自得者也元晦又答項平甫書云所語六國三語三復

朱熹學粹

六卷

三

今子靜所說專德性而某平日所聞却是道問學上多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道理全不仔細而熹自覺於義理上不亂說却於緊要事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一邊耳先生聞之曰朱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嚴陵詹子南侍學云阜民癸卯十二月初見先生不能盡記所言大指云凡欲為學者當

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為何事人生天地間為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為學學為人而已非有為也又云孔門弟子如子游子夏宰我子貢雖不遇聖人亦足以號召學者為萬世師然卒得聖人之傳者回之愚參之魯蓋病後世學者溺於文義知見徼倖蔽惑愈甚不可入道耳阜民既還邸遂屏棄諸書及後來疑其不可又問先生則曰某何嘗不許人讀書不知此後煞有事在又曰讀書

朱熹學粹

六卷

三

不必窮索平易讀之識其可識者久將自明毋恥不知

上殿輪對時對期甚迫猶未入思慮所親累請久乃下筆繕寫甫就厥明即對

與詹子南書云面對頗得盡所懷天語甚詳反覆之間不敢不自盡至於遇合所不敢必是有天命非人所能與也時講究武畧先生少時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讎之義至是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確益知武事利病

形勢要害李將使雲將家子也興國人有勇
力先生奇而教之後獲用大尉畢再遇帳下
其家祠事先生或問何為曰雲少時嘗欲率
伍伯人打劫起事一日往見先生蒙誨翻然
而改不然此身不得為人矣先生平日獎激
人才類如此

既歸學者輻輳時鄉曲長老亦俯首聽誨每
詣城邑環坐率二三百人至不能容徙寺觀
縣官為設講席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

大儒學粹

六卷

十四

途巷從游之盛未見有此

先生五十歲在山間精舍易應天山名為象
山學徒結廬

四方學徒大集先生從容講道歌詠愉愉有
終焉之意馮元質云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
舍鳴鼓則乘山簷至會揖陞講坐容色粹然
精神炯然學者又以一小牌書姓名年甲以
序揭之觀此以坐少亦不下數十百齊肅無
譁首誨以收斂精神涵養德性虛心聽講諸

生皆俛首拱聽非徒講經每啓發人之本心
也間舉經語為證音吐清響聽者無不感動
興起初見者或欲質疑或欲致辨或以學自
負或有立崖岸自高者聞誨之後多自屈服
不敢復發其有欲言而不能自達者則代為
之說宛如其所欲言乃從而開發之至有片
言半辭可取必獎進之故皆感激奮勵平居
或觀書或撫琴佳天氣則徐步觀瀑至高誦
經訓歌楚詞及古詩文雍容自適雖盛暑衣

大儒學粹

六卷

十五

冠必整肅望之如神諸生登方丈請誨和氣
可掬隨其有所開發或教以涵養或曉以
讀書之方未嘗及閑話亦未嘗令看先儒語
錄

先生大率二月登山九月末治歸中間亦往
來無定居山五年閱其簿來見者踰數千人
先生居山多詰學者云汝耳自聰目自明事
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
在乎自立而已道遍滿天下無些少空闕四

端萬善皆天之所予不勞人粧點但是人自
有病與天地間隔了學者於此多有興起有
立議論者先生云此自是虛說此是時文之
見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
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著書曰六經註我
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毛
剛伯必疆云先生之講學也先復本心以為
主宰既得其本心從此涵養使日充月明讀
書考古不過欲明此理盡此心耳其教人為

太儒學粹

六卷

七

學端緒在此故聞者感動

或問先生之學自何處入先生曰不過切已
自反改過遷善又曰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
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
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且又曰吾之與人言
多就血脉上感動他故人之聽之者易
先生講論終日不倦夜亦不困若法令者之
為也動是三鼓學者連日應酬勞而蚤起精
神愈覺炯然問曰先生何以能然先生曰家

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

與黃循中書云某山居講習粗適素懷荆門
之命固出廟朝不忘之意然雅未有為吏之
典幸尚遲次可徐決去就耳人之不可不學
猶魚不可以無水而世至視若贅疣豈不甚
可歎哉穹壤間竊取富貴何限惟庸人鄙夫
美之耳識者視之方深憐甚憫傷其賦人之
形而不求盡人之道至與蟻蛭同其飽適好
惡虛生浪死其在高位者適足以播惡遺臭
貽君子監戒而已此固循中所宜深曉第居
今之世不得不申言之諒亦不厭於此也
有學者因無極之辨貽書詆先生者晦菴復
其書云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着實工夫
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為人
老兄未可以輕議之也先生嘗云建安無朱
元晦青田無陸子靜
與林叔虎書畧云壽夭貧富貴賤皆不足多
為學者道古之聖賢如關龍逢之誅王子比

太儒學粹

六卷

十七

干之剖心顏閔之天疾孔孟之厄窮至今煌煌在宇宙之間庸何傷哉

學者問荆門之政何先生曰必也正人心乎或勸先生之荆門為委曲行道之計答曰仲虺言湯之德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古人通體純是道義後世賢者處心處事亦非盡無禮義特其心先主乎利害而以禮義行之耳後世所以大異於古人者正在於此

吏以故例白內諸局務外諸縣必有揭示約

太僕學粹

卷六

文

束接賓受詞分日先生曰安用是延見寮屬如朋友推心豁然論事惟理是從每一同官稟事衆有所見皆得展其所懷辨爭利害於前太守惟默聽候其是非既明乃從而贊歎以養其徇公之意太守所判寮屬却回者常有之先生教民如子弟雖賤吏走卒亦論以理義接賓受詞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郡境之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忠良材武與猾奸強暴皆得之於無事之日郡有追逮

皆特遣人先生惟令訴者自執狀以追以地遠近立限皆如期即日處決輕罪多酌人情曉令解釋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領元詞自毀之以厚其俗惟怙終不可誨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後日反覆久之民情益孚兩造有不持狀唯對辨求決亦有證者不召自至問其故曰事久不白共約求明或既伏俾各持其狀去不復留案甫旬日士民甚愛敬受狀多只虛設嘗夜與寮屬坐吏白有老者

太僕學粹

卷六

文

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為卒所殺先生判翌日呈寮屬難之先生曰子安知不至是侵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人益服先生之明有訴遭竊脫而不知其人先生自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語吏曰某所其人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遭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人以為神初保伍之制州縣以非急務多不檢覈盜

賊得匿藏其間近邊尤以為患先生首申嚴之奸無所蔽

先生治化孚洽久而益著既逾年管箠不施至於無訟相保相愛閭里熙熙人心敬向日以加厚吏卒亦能相勉以義視官事如家事識者知其有出於政刑號令之表者矣諸司交章論薦丞相周公必大嘗遣人書有曰荆門之政予以驗躬行之致

袁燮祭文畧云嗟維先生任道以躬方其未

本儒學粹

卷六

主

得憤排自攻一日洞然萬理俱融如天清明如日正中毫髮無差涵養日充乃號於人曰天降衷至大至精至明至公茲焉良心萬變不窮學者初來膠擾塞曾先生教之如橐籥風弟子化之如金在鎔有蔽斯決有窒斯通手舉足履視明聽聰式全其天不淪虛空此於斯世允矣有功

傅子雲祭文畧云道塞宇宙而人至靈不蔽於物易知易行維天憂民篤生斯聖乃徹厥

蔽俾安正性周衰文弊益沒學絕功利橫流道術分裂所見益鑿所言益支易知易行誰其覺斯千七百載乃有先生先生之德濬哲粹英道喪既久無所取證深研力索俯仰參訂或啓于家訓或得于群籍或由省察之深或資辨白之力惟至當之不磨卒會歸于有極始信夫良知良能降于上帝可久可大道實簡易倘正偽之不辨而先後之舛施則已私之是憑豈天德之在茲遠紹孟氏之旨極

本儒學粹

卷六

主

陳異說之非世之學者標末是求而吾先生自源徂流世論一切如鞭之刑而吾先生允稽其情世之於人多察鮮容而吾先生善與人同世之於善迹似情非而吾先生誠實自持世排異端惟名是泥而吾先生即同辨異世讀古書立論紛然而吾先生先實後言嗚呼先生視古如反諸掌視民如納諸溝斯學斯志曾不一施今則已矣孤矢不去手關河不忘懷搜求忠勇意欲一伸曾不一遂今則

息矣莫大於曆辰觀星象莫神於易畫索著卦考禮問樂遠稽古制曾不畢究今則墜矣間世之英拔萃之砥作於斯世亦如此而止矣

宇宙篇第一

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道理只是眼前道理雖則見到聖人田地亦只是眼前道理道在天下加之不可損之不可取之不可舍之不可要人自理會

朱子學粹

六卷

三

道在宇宙何嘗有病但人自有病千古聖賢只去人病如何增損得道

智識篇第二

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惟他不得志是志箇甚的須是有智識然後有志願○人要有大智常人汨沒於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解有志有智識始得○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

立不得古人為學即讀書然後為學可見然田地不淨潔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

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間須是做得人方不枉○俗諺云心堅石也穿既是一箇人如何不打叠教靈了

奮發篇第三

要當軒昂奮發莫恁地深埋在卑陋凡下處此理在宇宙間何常有所礙是你自沉埋自蒙蔽

朱子學粹

六卷

三

陰陰地在箇窅中更不知所謂高遠的決裂破陷窅窅測破羅網○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大世界不享却要占箇小蹊小徑子大人不做却要為小兒態可惜○志小不可以語大人○大丈夫事豈當兒戲○大人凝然不動不如此小家相○此是大丈夫事么麼小家相者不足以承當○雞虬終日縈縈無超然之意須是一刀兩斷何故縈縈如此縈縈的討箇甚麼

乙巳十二月趙子新再入都見先生坐定曰子何以束縛如此因自吟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豈不快哉

後生自立最難一人力抵當流俗不去須是高着眼看破流俗方可要之此豈小廉曲謹所能為哉必也豪傑之士胡丈因舉晦翁語云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先生云是

今人畧有氣餒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若

本儒學粹

六卷

語

某則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志於聲色利達者固是小勦模人言語的與他一般是小○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脚跟學人言語

今一切去了許多繆妄勞攘磨礪去圭角浸潤着光精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豈不樂哉

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又云學者不可用心太緊今之學者大抵多是好事

未必有切己之志夫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須自省察

文王篇第四

朱濟道力稱贊文王謂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其所能識曰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

或有譏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吾亦只有此一路○千古聖賢只是辨一件事無兩件事

本儒學粹

六卷

章

顏子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業皆分付顏子了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顏子沒夫子哭之曰天喪予蓋夫子事業自是無傳矣曾子雖能傳其脉然參也魯豈能望顏子之素蓄幸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然夫子所分付顏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數語自曾子曾中流出○當時若磨礪得子貢就則其材豈曾子之比顏子既

亡而曾子以魯得之蓋子貢反為聰明所累卒不能知德也○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此是子貢後來有所見處然謂之不可得而聞非實見也如曰予欲無言卽是言了○先生問學者云夫子自言我學不厭及子貢言多學而識之又却以為非何也因自代對云夫子只言我學不厭若子貢言多學而識之便是蔽說見得孟子道性善處方是見得盡○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此是孟子見得透故如此說

朱傳學粹

六卷

朱

道之將墜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然聖賢豈以其時之如此而廢其業隳其志哉慟哭於顏淵之亡喟嘆於曾點之志此豈梏於最然之形體者所能之哉孔氏之轍環於天下長沮桀溺楚狂接輿負簣植杖之流刺譏玩慢見於論語者如此且如當時之俗揆之理勢則其凌藉侵侮豈遽止是哉宋韓陳蔡之間伐木絕糧之事則又幾危其身然其行道之心豈以此等而為之衰止文不在茲期月而可此夫子之志

也春秋之作殆不得已焉耳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此又孟子之志也故曰當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至所以祛尹士充虞之惑者其自述至詳且明由孟子而來千有五百餘年之間以儒名者甚衆而荀楊王韓獨著專場蓋一代天下歸之非止朋遊黨與之私也若曰傳堯舜之道續孔孟之統則不容以形似假借天下萬世之公亦終不可厚誣也至於近時伊洛諸賢研道益深講道益詳志向之專踐行之篤乃漢

朱傳學粹

六卷

朱

唐所無有所植立成就可謂盛矣然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未見其如曾子之能信其皜皜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未見其如子思之能達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未見其如孟子之長於知言而有以承三聖也故道之不明天下雖有美材厚德而不能以自成自達困於聞見之支離窮年卒歲而無所至止若其氣質之不美志念之不正而假竊傳會蠹食蛆長於經傳文字之間者何可勝道不為此等所

眩則自求多福何遠之有

聖人之道有用無用便非聖人之道○人皆可以為堯舜此性此道與堯舜元不異若其才則有不同學者當量力度德

學術篇第五

與王順伯天下之學術衆矣而大門戶則此三家也昔之有是說者本於有是實後之求是實者亦必由是說故凡學者之欲求其實則必先習其說既習之又有得有不得其實者有

太儒學粹

六卷

五

徒得其說而不得其實者說之中又有淺深有精粗有偏全有純駁實之中亦有之凡此皆在其一家之中而自有辨焉者也論三家之同異得失是非而相譏於得與不得說與實與夫淺深精粗偏全純駁之間而不知其為三家之所均有者則亦非其至者矣兄前兩與家兄書大槩謂儒釋同其所以相比配者蓋所謂均有之者也某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又曰公私其實即義利也儒者以人生天地之間靈於萬物貴

於萬物與天地並而為三極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盡人道不足與天地並人有五官官有其事於是是非得失於是有教有學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義曰公釋氏以人生天地間有生死有輪迴有煩惱以為甚苦而求所以免之其有得道明悟者則知本無生死本無輪迴本無煩惱故其言曰生死事大如兄所謂菩薩發心者亦只為此一大事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利曰私惟義惟公故經

太儒學粹

六卷

五

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雖至於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今習釋氏者皆人也彼既為人亦安能盡棄吾儒之仁義彼雖出家亦上報四恩日用之間此理之根諸心而不可泯滅者彼固或存之也然其為教非為欲存此而起也故其存不存不足為深造其道者輕重若吾儒則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釋氏之所憐憫者為未出輪迴生死相續謂

之生死海裏浮沉若吾儒中聖賢豈皆只在他生死海裏浮沉也彼之所憐憫者吾之聖賢無有也然其教不為欲免此而起故其說不主此也故釋氏之所憐憫者吾儒之聖賢無之吾儒之所病者釋氏之聖賢則有之從其教之所由起者觀之則儒釋之辨公私義利之別判然截然有不可同者矣今世別有一般議論以不輕改其素守為老成為持重為謹審以幡然改沛然從者為輕率為狂妄為無所守凡事理但論是非若已知吾所守所行者為非則豈可不速改若謂吾所守所行未為非則固不當改又不論速不速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尊兄之質本有勇但從來向釋氏不從儒學故至徇流俗

古者風俗醇厚人雖有虛底精神自然消了後世風俗不如古故被此一段精神為害○唐虞之時道在天下愚夫愚婦亦皆有渾厚氣象是時便使活佛活老子莊列出來也開口不得惟

陋儒不能行道如人家子孫敗壞父祖家風故釋老却倒來點檢你如莊子云以智治國國之賊惟是陋儒不能行所無事故被他如此說若知者行其所無事如何是國之賊今之攻異端者但以其名攻之初不知自家自被他點檢在他下面如何得他服你須是先理會了我底是得有以使之服方可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今世類指佛老為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却指那個為異端蓋異與同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之端緒與堯舜不同即是異端何止佛老哉有人問吾異端者吾對曰子先理會得同底一端則凡異此者皆異端○近世言窮理者亦不到佛老地位若借佛老為說亦是妄說其言闢佛老者亦是妄說今世却有一種天資忠厚行事謹愨者雖不談學問却可謂朋友惟是談學而無師承與師承之不正者取為害道周道之衰文貌日勝良心正理日就無沒其為

吾道害者豈特聲色貨利而已哉楊墨皆當世之英人所稱賢孟子所排斥拒絕者其為力勞於斥儀衍輩多矣所自許以承三聖者蓋在楊墨而不在衍儀也

立大篇第六

與朱濟道此理在宇宙間未嘗有所隱遁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順此理而無私焉耳人與天地竝立而為三極安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孟子曰先立乎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人惟不立乎大故為小者所奪以叛乎此理而與天地不相似誠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區區時文之習何足以汨沒尊兄乎

古人精神不閑用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然所以做得事成須要一切蕩滌莫留一些子方得心官不可曠職○據要會以觀方來○學問不得其綱則是二君一民等是恭敬若不得其綱則恭敬是君此心是民若得其綱則恭敬者乃保養此心也

太儒學粹

卷六

三

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師友載籍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閑管時候

先生舉公都子問鈞是人也一章云人有五官官有其職詹阜民因思是便收此心然惟有照物而已他日侍坐無所問先生謂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某因此無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之遂見先生先生目逆而視

太儒學粹

卷六

三

之曰此理已顯也某問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因謂某道果在邇乎某曰然昔者嘗以南軒張先生所類洙泗言仁書考察之終不知仁今始解矣先生曰是即知也勇也某因言而通對曰不惟智勇萬善皆是物也先生曰然更當為說存養一節○惟精惟一須要如此涵養○既知自立此心無事時須要涵養不可便去理會事如子路使子羔為費宰聖人謂賊夫人之子學而優則仕蓋未可也初學者能完聚

得幾多精神纔一霍便散了。某平日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

人不肯心閑無事居天下之廣居。須要去逐外着一事。卽一說方有精神。○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內。當惻隱卽惻隱。當羞惡卽羞惡。誰欺得你。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其次。第○人心只愛去泊着事。教他棄事時如狐繇失了樹。便無住處。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於此有長都不

大儒學粹

六卷

五

着他事。凡事累自有一毫不得。每理會得一事時。血脉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似個間閒散散。全不理會事底。人不陷事中。○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纔有一些子意便沉重了。徹骨徹髓見得超然於一身。自然輕清自然靈大。○區處得多少事。并應對人手中亦讀得書。○我無事時只似一箇無知無能的人。及事至方出來。又似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人。知道則未卽是本枝。卽是葉。又曰有根則自有

枝葉。○見道後。須見得前時小陋。君子所貴乎

道者三。說得道字如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其道如此。須是暴慢自遠。鄙倍自遠。○要常踐道踐道則精明。一不踐道便不精明。便失枝落葉。○江泰之問某每懲忿窒慾。求其放心。然能暫而不能久。請教答曰。懲忿窒慾。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全無後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窒只是就事就末。夫子曰由知德

大儒學粹

六卷

五

者鮮矣。要知德。臯陶言亦行有九德。然後乃言曰。載采采。事固不可不觀。然畢竟是未自養者。亦須養德。養人亦然。自知者亦須知德。知人亦然。不於其德而徒繩檢於其行與事之間。徒使人作偽。

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

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

守之之類不知所及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智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不曾過得私意一關終難入德未能入德則典則法度何以知之○做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至哉真聖人學也

朱儒學粹

六卷

三

魁魁來○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淡味長有滋味便是欲人不愛淡却只愛鬧熱○語仲顯云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

知非則本心卽復○鐵劍利則倡優拙

三與朱道濟向來累外處多得日剥落之以全吾天則吾道幸甚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平居不與事接時切須鞭策得惘然不可昧沒對越上帝則遇事時因省力矣以九成之質直誠能深思俗見俗習之可惡能

埋沒性靈蒙蔽正理思之旣明幡然而改奮然而興如出陷穽如決網羅如去荆棘而舞蹈乎康莊翱翔乎青冥豈不快哉豈不偉哉尚誰得而禦之哉誠能於此自決則名方乃在九成肘後良劑乃在九成囊中反而求之沛然甚足尚何事觀我朵頤云哉

朱儒學粹

六卷

三

顯仲問云某何如多昏先生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自完養不逐物卽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眩了顯仲好懸斷都是妄意人心有病須是剥落剥落得一番卽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剥落又清明須是剥落得淨盡方是○人莫先於自知不在大綱上須是細膩求○某明時直是明只是懈怠時卽塞若長鞭策不懈怠豈解有塞然某纔遇塞時卽不少安卽求出若便藉朋友切磋求出亦鈍甚矣

人不辨箇小大輕重無鑒識此小事便引得動心至於天來大事却放下着

與張輔之此理塞宇宙古先聖賢常在目前蓋

他不曾用私智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理豈容
識知哉吾有知乎哉此理豈容有知哉吾書此
非敢以贈輔之亦聊以自警耳

心尚追惟論量前此所見便是此見未去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
之○優裕寬平即所存多思慮亦正求索太過
即所存少思慮亦不正○如何容人力做樂循
理謂之君子

與潘文叔文叔慈祥懇惻一意師慕善人服行

朱儒學粹

六卷

三

善事友朋間所共推重與一輩依憑假託以濟
其驕矜者不可同年而語矣然恐懼憂驚每每
過分亦由講之未明未聞君子之大道與虞書
所謂儆戒無虞周書所謂克自抑畏中庸所謂
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者亦不可
同年而語也蓋所謂儆戒抑畏戒謹恐懼者粹
然一出於正與曲肱陋巷之鄉下舞雩詠歸之志
不相悖違若彫零窮蹙弗協于極名雖為善未
得其正未離其私耳

立大篇第七

窮究磨鍊一朝自省

善學者如關津不可胡亂放入過

人之所以病道者一資稟二漸習○染習素深
者難得淨潔○舊習未易消若一處消了百處
盡可消○規矩嚴整為助不少又曰隨身規矩
是後生切要

聖人教之只是就人日用處開端如孟子言徐
行後長可為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

朱儒學粹

六卷

三

怎生做得堯舜樣事湏是就上面着工夫聖人
所謂吾無隱乎爾誰能出不由戶直截是如此
某七八歲時常得鄉譽只是莊敬心不愛戲後
年十五六覺與人無徒遂稍放開及讀三國六
朝史見夷狄亂華乃一切剪了指爪學弓馬然
胸中與人異未嘗失了後見人收拾者又一切
古執去了又不免教他稍放開此處難不收拾
又不得收拾又執這般要處要人自理會得○
凡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晏然太平殊無一

事然却有說擒擲人不下不能立事却要有理會處某於顯道恐不能久處此間且令涵養大處如此樣處未敢發然某皆是逐事逐物攷究鍊磨積日累月以至如今不是自會亦不是別有一竅子亦不是等閑理會一理會便會但是理會與他人別某從來勤理會

朱濟道說前尚勇決無遲疑做得事後因見先生了臨事卽疑恐不是做事不得今日中只管悔過懲艾皆無好處先生曰請尊兄卽今自立

大儒學粹

六卷

罕

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有何欠缺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溫柔時自然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

有懶病也是其道有以致之我治其大而不治其小一正則百正恰如坐得不是不責他坐得不是便是心不在道若心在道時顛沛必於是豈解坐得不是只在勤與惰為與不為之間再與誠之承諭學術更不費力永無懈怠自然

常不離道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地矣此理固無阻顧恐公未有此力量爾中人之質戕賊之餘以講磨之力暫息斧斤浸灌於聖賢之訓本心非外鑠當時豈不和平安泰更無艱難繼續之不善防閑之不嚴昏氣惡習乘懈而熾喪其本心覺之而來復豈得遂無艱屯一意自勉更無他疑則屯自解矣此頻復所以雖厲而無咎仁者所以先難而後獲也繼續之善防閑之嚴中人之質亦恐未能免昏氣惡習之間作然

大儒學粹

六卷

罕

辨之於早絕之於微則易為力耳鄉見誠之未夜而睡非有疾病非有委頓不能支持但氣昏體倦欲睡而遂縱之耳誠之不能於此時少加勉強誅而勿縱而欲別求道術別起疑惑不亦左乎鄭子產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所以節宣其氣而勿使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此語殆不可以易之也此一節無疑方能課怠與敬辨義與利本心之善乃始明著而不習無不

利矣

與傅子淵三復來書義利之辨可謂明矣大端既明趨向既定則明善喻義當使日進德當日新業當日富書尾善則速遷過則速改之語固應如是然善與過恐非一旦所能盡知賢如蘧伯玉猶欲寡其過而未能聖如夫子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與喬德占所謂知難覺過者蓋未知其難未覺其過而恐懼者非所以為恐懼也誠能知難知過知恐懼

本儒學粹

卷六

三

則雖無此言千里之外尺書之間當必有其驗矣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誠之不可掩固如此此過不除學者大患○五與詳道優游寬裕却不

是委靡廢放此中至健至嚴自不費力

先生曰某閑說話皆有落着處若無謂閑說話是謂不敬

登鬼谷山先生行泥塗二三十里云平日極惜精力不輕用以留有用處所以如今如是健諸人皆困不堪○志固為氣之帥然至於氣之專

一則亦能動志故不但言持其志又戒之以無暴其氣也居處飲食適節宣之宜視聽言動嚴邪正之辨皆無暴其氣之功也○精神不運則愚血氣不運則病○莫厭辛苦此學脉也

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已是被入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與傅聖謨不假推尋擬度之說殆病於向者推

本儒學粹

卷六

三

尋擬度之妄已而知其非遂安之以為道在於是必謂不假推尋為道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探賸索隱鉤深致遠者為非道耶必謂不假擬度為道則是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成其變化者為非道耶謂即身是道則是有身者皆為有道耶是殆未得夫道之正也謂悠悠日復一日不能堪任重道遠之寄此非道也貧窶不能不為累此非道也學如不及學如不厭憂之如何如舜而已者道當如是故也簞食瓢飲

不改其樂肘見纓絕不以為病者道當如是故也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與夫耕莘築嚴釣渭者此所以糊其口也夫子絕糧曾子七日不火食而匡坐絃歌歌聲若出金石夫何累之有哉子路結纓曾子易簣乃在垂死而從容如此貧孰與死而云為累無乃未得為聞道者乎以聖謨之英敏而不知此無乃未之思乎無乃向之所謂道者反所以為道之蔽而然乎

須知人情之無常方料理得人

太儒學辨

卷六

四

末世弊俗當使憐憫扶持救藥之心勝其憎嫉嫌惡乃為近正

須是下及物工夫則隨大隨小有濟

立大篇第八

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又曰人謂某不教人讀書如敏求前日來問某下手處某教他讀旅獒太甲告子牛山之木以下何嘗不讀書來只是比他人讀得別些子○讀書固不可不曉文義然只以曉文義為是只是兒童之學須看意旨所

在○學者須是有志讀書只理會文義便是無志○為學但當孜孜進德修業使此心於日用間戕賊日少光潤日著則聖賢垂訓向以為盤根錯節未可遽解者將渙然水釋怡然理順有不知思而得之者矣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思則得之學固不可以不思然思之為道貴切近而優游切近則不失已優游則不滯物○開卷讀書時整冠肅容平心定氣詰訓章句苟能從容勿迫而諷詠之其理當自有彰彰者縱

太儒學辨

卷六

四

有滯礙此心未充未明猶有所滯而然耳姑舍之以俟他日可也不必苦思之

易言知至知終是總說不是說每事蒙問謾及之不必滯泥大抵讀古人書若自滯泥則坦然之理翻成窒礙疑惑若滯泥既解還觀向之窒礙疑惑者却自昭然坦然

繼之者善也謂一陰一陽相繼○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神著也智卦也此是一身之著○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

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上古淳朴人情物態未至多變易雖不作未有闕乎逮乎中古情態日開詐偽日萌非明易道以示之則質之美者無以成其德天下之衆無以感而化生民之禍有不可勝言者聖人之憂患如此不得不因時而作易也易道既著則使君子身修而天下治矣

太儒學粹

六卷

巽

問作文法先生云讀漢史韓柳歐蘇尹師魯李

淇水文不誤後生惟讀書一路所謂讀書須當明物理揣事情論事勢且如讀史須看他所以成所以敗所以是所以非處優游涵泳久自得

力若如此讀得三五卷勝看三萬卷

立大篇第九

自明然後能明人
老夫無所能只是識病○吾於人情研究得到或曰察見淵中魚不祥然吾非苛察之謂研究得到有扶持之方耳○我這裏有扶持有保養

有權抑有頓挫○人品在宇宙間迥然不同諸處方曉曉然談學問時吾在此多與後生說人品○某平時未嘗立學規但常就本上理會有本自然有末若全去末上理會非惟無益今既於本上有所知可略略地順風吹火隨時建立莫去起爐作竈○吾與人言多就血脉上感移它故人之聽之者易非若法令者之為也如孟子與齊君言只就與民同處轉移它其餘自正○與朋友切磋貴乎中的不貴泛說亦須有手

太儒學粹

六卷

巽

勢必使其人去灾病解大病洒然豁然若沉疴之去體而濯清風也若我泛而言之彼泛而聽之其猶前所謂杜撰名目使之持循是也

素問之書乃秦漢以後醫家之書託之黃帝岐伯耳上古道純德備功利之說不與醫卜之說亦不如是比見足下好誦其言特素未講學不知其非耳某氣高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嘗溫煖後以稍知所向體力亦隨壯也

人各有所長就其所长而成就之亦是一事此

非拘儒曲士之所能知惟明道君子無所陷溺者能達此耳

論學不如論師得師而不能虛心委已則又不可以罪師○人之精爽負於血氣其發露於五官者安得皆正不得明師良友剝剝如何得去其浮偽而歸於真實又如何得能自省自覺自剝落○善之所在雖路人之言臧獲之智皆當取之與人商論固不貴苟從然亦須先虛心乃至聽其言若其所言與吾有未安處亦須平心

大儒學粹

六卷

哭

思之思之而未安又須平心定氣與之辨論辨論之間雖貴伸已意不可自屈不可附會而亦須有惟恐我見未盡而他須別有所長之心乃可○天下若無着實師友不是各執已見便是恣情縱欲

蒲梢駉駉尚可想見駑駘傷吻弊策而不進於行誠可厭也馬之精神骨幹得之於天不可損益今為人而坐使古人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之言棄而不驗豈不甚可痛哉

人皆可以為堯舜謂無靈骨是謂厚誣○宿無靈骨在師友處有所聞又不踐履去是謂無靈骨

人當先理會所以為人深思痛省枉自汨沒虛過日月朋友講學未說到這裏若不知人之所以為人而與之講學遺其大而言其細便是放飯流歎而問無益決若能知其大雖輕自然反輕歸厚因舉一人恣情縱欲一知尊德樂道便明潔白直

大儒學粹

六卷

哭

重滯者難得輕清刊了又重滯湏是久在師側久教他輕清去若自重滯如何輕清得人因嘆學者之難得云我與學者說話精神稍高者或走了低者至塌了吾只是如此吾初不知手勢如此之甚然吾亦只有此一路○某之取人喜其忠信誠慤言似不能出口者談論風生他人所取者某深惡之

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淡人多不知好之只愛事骨董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朋友之相資須助

其知所好者若引其逐外卽非也

人不肯只如此須要有箇說話今時朋友盡須要箇說話去講○初教董元息自立收拾精神不得閑說話漸漸好後被教授教解論語却反壞了○你旣亂道了如何更為你解說泥裏洗土塊須是江漢以濯之○曹立之天資甚高因讀書用心之過成疾其後疾與學相為消長初來見某時亦是有許多閑言語某與之蕩滌則胸中快活明白病亦隨減迨一聞人言語又復

大儒學粹

卷六

季

昏蔽者緣與其相聚日淺然某人能自知每昏蔽則復相過某又與之蕩滌其心下又復明白有學者聽言有省以書來云自聽先生之言越千里如歷塊因云吾所發明為學端緒乃是第一步所謂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却不知指何處為千里若以為今日捨狹小而就廣大為千里非也此只可謂之第一步不可遽謂千里

三與包顯道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故通體皆是道義之在天下在人

心豈能泯滅第人大頭旣沒於利欲不能大自奮拔則自附託其間者行或與古人同情則與古人異此不可不辯也若真是道義則無名聲可求無勝負可較無才智可恃無功能可矜唐虞之時禹益稷契功被天下澤及萬世無一毫自多之心當時含哺而嬉擊壤而歌耕田而食鑿井而飲者亦無一毫自歎之意風化如此豈不增宇宙之和哉此理苟明則矜智負能之人皆將失其窟宅非能自悔其陋而求歸於廣

大儒學粹

卷六

季

居正路則未必不反以我為讎也然患此道不明耳道終明終行則彼亦豈能久負固哉

繆文子資質亦費力慕外尤殫每見他退去一似不能脫羅網者天之所以予我者至大至剛至直至平至公如此私小做甚的人須是放教此心公平正直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某今日作包顯道書云古人之學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今人之學正坐反此耳

有學子閱亂先生几案問文字先生曰有先生
長者在却不肅容正坐收斂精神謂不敬之甚

長明篇第十

正言正論要使長明於天下○平生所說未常
有一說

與嚴泰伯學之不講久矣吾人相與扶持於熟
爛之餘何敢以戲論參之古人謂戒謹乎其所
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庸
敢有戲論乎

太儒學粹

卷六

垂

吾於百衆人前開口見膽

長明篇第十一

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為公相
富等崇愷而人無義理正為家替若簞食瓢飲
肘見纓絕而人有義理正為家興吾人為身謀
為子孫謀為親戚謀皆當如此

與詳道家問聚指之衆尊幼中不能不時有疾
病令人動念耳其貧窘又益甚幸諸兄相聚所
講皆其所以處此者故氣象和裕人亦不知其

如此耳

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適當
其職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
教小兒須發其自重之意

長明篇又第十一

夫所謂修身齊家者非夫飭小廉矜小行以自
託於鄉黨者然也顏子視聽言動之間曾子容
貌辭氣顏色之際而五帝三王皐舜稷契伊呂
周召之功勲德業在焉故大學言明明德於天

太儒學粹

卷六

垂

下者取必於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之間

自周衰以來人主之職分不明堯典命羲和敬
授人時是為政首後世乃付之星官曆翁蓋緣
人主職分不明所致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
君為輕此却知人主職分

堯之知共工丹朱不是於形迹間見之直是見
他心術○臯陶論知人之道曰亦行有九德亦
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乃謂必先言其人
之有是德然後乃言曰某人有某事有某事蓋

德則根乎其中達乎其氣不可偽為若事則有才智之小人可偽為之故行有九德必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然後人不可得而度也與王順伯某伺秩之滿初欲復丐之適一二士友郵致諸公之意來促此文謂欲因是圖所以相處自度屏棄之人豈宜上累當途遂絕此念且甘貧餒以逃罪戾不謂竟蒙荆門之除來教謂若要稍展所學為國為民日見難如一日此固已然之成勢然所以致此者亦人為之耳能救

太儒學粹

六卷

五

此者將不在人乎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吾人平日所以自勵與朋友所以相勉者素由斯道而後能責難於君大禹所謂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夫子所謂為君難為臣不易者皆欲思其難以圖其易耳非懼其難而不為與知其難而謂其必不可為也天下固有不可為之時矣而君子之心君子之論則未嘗必之以不可為春秋戰國何如時也而夫子則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又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

可也三年有成孟子則曰以齊王猶反手也人之才智各有分限當官守職惟力是視商之三仁亦人自獻于先王不容一桀至於此心此德則不容有不同耳沮溺接與豈是庸人凡士然所以異乎聖人者未免自私耳來教謂既非以此要官職只是利國利民處隨力為之不敢必朝廷之從與事功之成此真長者之本心也唐因魏隋之舊而成租調府衛之制官約以六典而省之至於七百三十此可以為復三代之

太儒學粹

六卷

五

漸而唐之所以為可稱者也至於貧無以葬者許鬻永業自狹鄉徙寬鄉者併鬻口分啓兼併之端開避地之累此固失在於其法省官之初自謂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既而增負外置寢廣而不復除此固失在於其身居重御輕之說在唐固不能無敝而府兵之廢實出於版圖蹙而不可攷閭閻弛而不可用其原蓋與授田相表裏皆其立法之遺恨也曠騎兩稅雖皆一時可喜之事而壞經常簡易之法馴致鉅創大

蠹而不能救承良法之弊不知修而後之苟且變更以偷一時之利而不顧其後此尤君子之所深惡不可諉前人之失而遁其誅至於斜封墨敕之濫則誠無足深責大抵君子之望於唐者欲其等而上之而唐愈下欲其推而進之而唐愈退

陸宣公奏議末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都理會來此便是經濟之學

文潞公之在成都也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

大儒學粹

六卷

五

近院凡十八處減價而糶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此蓋劉晏之遺意然公廩無儲私困且竭則其策窮矣趙清獻之守越米價踊貴傍州皆榜衢路禁增米價清獻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路米商輻輳指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殍此蓋盧坦之舊策然商路不通鄰境無粟則其策窮矣合是二策獨可取之富民而富民之困廩盈虛穀粟有無不得而知漢倪寬以租不辦居殿當去官百姓之大

家牛車小家負擔乃更居最夫寬於科斂之方畧亦疎矣而能旦暮之間以殿為最則愛民之心乎乎其下故也○與陳教授敝里社倉目今固為農之利而愚見素有所未安蓋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以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未歲缺種糧時乃無賑之莫若兼置平糶一倉豐時糶之使無價損傷農之患缺時糶之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析所糶為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為長利也

大儒學粹

六卷

五

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風是血脉教是條目與趙推黃霸為潁川守鰥寡孤獨死無以葬者霸為區處曰某所大本可以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其言遣吏司察事既還而勞其食於道傍為鳥所攫肉事每得實人無敢欺皆以為神史家載其得之之由以為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攷後世儒者乃以為鉤距而鄙之此在黃霸雖未盡善而後儒非之者尤為無知蓋不論其本而論其末不觀其心而遽議其

行事則皆不足以論人原霸之心本欲免人之欺求事之實則亦豈可多罪獄訟惟得情為難唐虞之朝惟臯陶見道甚明群聖所宗舜乃使之為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責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責乃山下有火火為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噬嗑離在上則曰利用獄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貴其明也

長明篇第十二

太儒學粹

六卷

卷八

與曾敬之為學日進為慰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為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聞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亦可知矣○文以理為主荀子於理有敝所以文不雅馴

大凡文字才高超然底多湏要逐字逐句檢點他才穩文整底議論見識低却以古人高文拔之

與程帥伏蒙寵貺江西詩派一部十二家異時

所欲尋繹而不能致者一旦充室盈几應接不暇名章傑句焜耀心目執事之賜偉哉詩亦尚矣原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變壅而溢焉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楊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黃初而降日以漸薄唯彭澤一原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泊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鎮浮靡詩家為之中興自此以來作者相望至豫章而益大肆其力包含欲無外搜抉欲無秘體制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力精到一時如陳徐韓呂三洪二謝之流翕然宗之由是江西遂以詩社名天下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

寫字須一點是一點一畫是一畫不可苟

是聖篇第十三

若是聖人亦逞一些子精彩不得

三與楊守周道之衰民尚機巧溺意功利失其

本心將以沽名亦終滅將以徼利利亦終亡
惟其君子終古不磨不見知於庸人而見知於
識者不見容於群小而無愧於古人俯仰浩然
進退有裕在己之貴潤身之富輝光日新有無
窮之聞其視懷璧負乘之人何啻蚊蚋蟻蚋哉

附錄第十四

先生語伯敏云近日向學者多一則以喜一則
以懼夫人勇於為學豈不可喜然此道本日用
常行近日學者却把作一事張大虛聲名過於

大儒學粹

六卷

辛

實起人不平之心是以為道學之說者必為人
深排力詆此風一長豈不可懼

一行數妙甚聰明之極吾甚服之却自僧中出
僧持世有曆法八卷

大儒學粹六卷

終

大儒學粹七卷

後學豫章魏時亮

後學安成周

宋

敬軒薛先生

先生年十二作詩賦監司奇之已而從魏范
二先生講周程張朱諸書嘆曰此道學正脉
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永
樂庚子河南鄉試第一辛丑進士宣德丁未
授行在廣東道監察御史時三楊當國令人

大儒學粹

七卷

一

屢邀先生欲一識面先生曰某忝紆効之任
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于班行中尋識之曰
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稱嘆不已御
史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誦
讀至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即起燃燭記之
或通宵不寢味而樂之正統丙辰陞僉事提
調山東學校每臨諸生親為講解不事夏楚
皆呼之曰薛夫子陞大理寺左右少卿中官
王振權傾一時或邀拜其門先生正色曰安

有受爵公朝而拜恩私門耶已而遇諸途衆行跪禮先生獨不屈振不悅會有獄夫實病死三年其妾私於人欲出嫁妻弗聽遂誣妾魘魅夫死先生辨其冤都御史王文誥事振乃誣先生出入人罪繫獄當死人皆危之先生怡然曰辯冤獲咎死何愧焉持周易誦讀不輟至覆奏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放歸田里居家六年閉門不出造詣益深正統七年用言官薦起為大理寺丞景泰庚午奉勅總督松潘糧餉事竣陞南京太常寺卿未幾改大理寺中官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先生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蘇松饑民貸粟富家不與遂火其屋蹈海以避罪特遣太子太保王文廉之文以謀叛籍其家先生抗章辯之獲免者衆

英廟復位丁丑自大理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侍郎李賢喜曰正先生行道

時也先生曰某自外臣驟進誠意未孚一日召入便殿

上服短衣小帽先生不入

上遽易服入見語及平時皆正心誠意之言左右曰此正薛夫子也轉左侍郎越五月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懇乞致仕石亨素敬先生來視疾因謂先生曰如卽不留我為先生啓上請勅書卽家為塾以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

生曰昔魯齋去元世祖賜勅書以教人魯齋縣于梁終身不以示人及卒發而視之乃勅書也某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之為愈也先生章三上乃允時年六十九三日卽出城行至直沽中道遇風雨舟不能行餓糧俱乏至日中猶未食先生吟咏不輟子淳私慍言曰人家好好做官它便要退受困誰怨先生聞之曰我雖困而道自亨也南陽李先生當國每以書寄先生始終不答門人問之曰昔溫

公退居于洛呂申公當國屢以書問起居溫公不答某亦此意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先生惓惓以復性為教曰此程朱契緊為人處而永叔言性非所先誤矣又嘗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櫃而還珠也先生為學貴踐履一言一動於禮有違便自身心不安凡辭受取與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其出處大節光明

朱儒學粹

七卷

四

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其言平易簡切不為穿鑿奇僻之說先生平日奏疏削其橐皆不存一日檢閱舊書及讀書錄束置架上為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忽遽疾彌留正衣冠危坐而逝

先生終日衣冠危坐望之儼然可畏雖燕閒亦然居家孝弟忠信對妻子如嚴賓及至接人和氣可掬不語人以其所未至嘗以程門

教人居敬窮理接引後學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其詩文平易冲澹渾成不假雕刻

○學以復性為本言以明性為先其言曰六經四書性之一字括盡又曰孟子之後道不明只是性之一字不明至論所傳之事曰明此性行此性而已嗚呼至矣盡矣若夫風雲之樂鳶魚之咏每曰道理舉目可見其獨智自詣何如哉

朱儒學粹

七卷

五

無極篇第一

無極而太極惟無形而有理一言括盡○大本大原無所見淺矣○萬物盡天地老超然獨存再造天地萬物者其太極乎○太極不可以動靜言然舍動靜便無太極○陰陽之外無一物○陰陽不在五行外太極不在陰陽外○聖人言太極就陰陽中指出此理以示人元不離陰陽而言○以氣中有太極則可以氣即太極則不可○朱子曰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

所以然者則未嘗何於陰陽也是則道即不測之神與○朱子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也愚謂朱子之言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孰為始乎氣之息其始乎始之前為終終之後復為始殆不可知其孰為終孰為始蓋必有能始能終者居其間而卒莫之始終也○大哉乾元元即太極之動亨利貞皆太極之流行也○全體呈露是

太極學粹

七卷

六

元亨利貞妙用顯行是春夏秋冬○太極動靜循環無端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即乾之健而不息也○張子曰一故神神即太極也或者謂太極不會動靜則神為無用之物矣豈所以為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哉○本一氣而有動靜耳○天地間只有理氣而已其可見者氣也其不可見者理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兩言括盡造化之妙

程子曰陽無可盡之理蓋陽即乾元之氣也又豈有盡乎○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萬物資乾元為氣之始即資坤元為形之始是則坤元之氣即乾元之氣坤無所作為惟順承天施而已○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至哉言乎○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纔資始即資生無須更之先後○乾元萬物無時不資始坤元萬物無時不

太極學粹

七卷

七

資生○乾專直是一坤翕闢是二○天陽也其氣渾然無間故其數奇一以象之地陰也其形中虛而開故其數偶二以象之○天以一故實地以二故虛○陰陽有實體有實氣天地者陰陽之實體也寒暑者陰陽之實氣也然實體實氣非有二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聖人論理氣最分明又無離而二之之病○晝夜昏明居半天地開闢亦如之以元會運世觀之天地開闢各有一半昏明即如晝夜可

見

動靜兩端雖相因無窮竊謂動意常多泛觀萬物若草木山石之類皆靜植不動而生意常流行其間雖秋冬翕寂閉藏之餘而生意未嘗毫髮間斷故竊謂動多於靜也○動多靜少故地對天不過○地於天中一毫耳○先儒謂天包地外竊謂不但包乎地外實行乎地中是則上下內外皆天也○天外無物物外無天○余在長沙道中偶得兩句云忽悟天無際方知道不

朱熹學解

卷七

八

窮○天有以形體言者有以理言者○萬化交則通不交則隔礙而不能成化功○問太虛程子曰亦無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朱子曰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存寓於至有之中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觀程朱之言可以知道矣○須看無物之先其理如何○徧滿天下皆氣之充塞而理寓其中○程子曰離陰陽更無道竊謂離物亦無道○理即在氣中

不可脫去氣而言理○有此理則有此物及有物則理又在物中○理與氣一時俱有不可分先後若無氣理定無止泊處○冲漠無朕之理與昭然之萬象一時俱有非先有理而後有象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謂之生則一齊生就非有片時之間斷也○天地生人物不是旋安排箇理來與他蓋合下便已都定了無添無減無多無少萬古如是是有此理便有此物有此物便有此理元不相

朱熹學解

卷七

九

離○如此物未生時此理不是先此物已生時此理不是後一以貫之○天地萬物形體皆虛而理則實○形雖無而理則有理雖有而形則無此純以理言故曰有無為一老氏謂無能生有則無以理言有以氣言以無形之理生有形之氣截有無為兩段故曰有無為二○問自本以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各具一太極如此說則太極有分裂乎朱子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各自全

一太極爾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處處皆見不可謂月分也又問理性命章如何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萬川相似○天人一理也天有不能為人所為者人有不能為天所為者此其分殊也○仁本在內以顯則在外用本在外以藏則在中○體用一原理包乎象顯微無間象不外乎理○元無虧欠元無止息○道則萬古不易氣化則日新

五行有質有氣有性有事有味有色有聲天下

大儒學粹

卷七

十

萬物之理皆不出五行五行之氣循環無端動靜無始○木火土金水之質在我為肝心脾肺腎木火土金水之神在我為仁義禮智信之德萬物備於我舉此亦可見○眼底萬物不出水火木金土萬善不出仁義禮智信

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書所謂徂落者亦以升降為言耳此中庸或問朱子之言死生

之說不過如此○原始而精氣成物神之情狀生之說也反終而遊魂為變鬼之情狀死之說也○人惟不知原始反終之理故舉俗為異端惑○鬼神者天地陰陽之靈魂魄者人身陰陽之靈○造化只是陰陽五行人道只是健順五常○耳目之聰明為魄魄者五行之神也口鼻之呼吸為魂魂者氣之神也○人有許多聰明知識者魄之為也有許多呼吸運動者魂之為也○動而不息者陽魂也靜而有息者陰魄也

大儒學粹

卷七

十一

○人之一呼者太極動而陽也一吸者太極靜而陰也吸為呼之根呼為吸之根即陰陽之一動一靜而互為其根也以至一語一默無不皆然則太極陰陽之妙又豈外于人之一身哉○莊子曰生物以息相吹息是人呼吸之息九萬里之氣亦是此息相吹則人之氣召和召災可知矣

人只於身內求道殊不知身外皆道渾合無間初無內外也

性純是天理故有善而無惡心雜乎氣故不能無善惡朱子曰心比理則微有迹比氣則又靈又曰心是氣之精爽○動靜雖屬陰陽而所以能動靜者則太極之所為也如寂感雖屬人心而所以能寂感則性之所為也○心者氣之靈而理之樞也○繼之者善就造化流行上說成之者性就人物稟受上說○人之性與氣有則一時具有無先後也○以不雜者言之謂之本然之性以不離者言之謂之氣質之性非有二

七卷

十一

也○以靜言性則可以靜形容性則不可○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繼之者善也

一日偶思性非特具於心者為是凡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皆是也非特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為是凡天地萬物之理皆是也故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

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絨人不以熟寢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天地之大德曰生無間斷無空缺○天地生物之心流行於

四時無一息之間斷○充滿天地皆元氣流行此仁道所以為大也○水能鑑物故智屬之金能斷物故義屬之木有生意故仁屬之火則文明故禮屬之土則質實故信屬之

心開篇第二

心有開時開時見是理塞時則不見矣故為學要醒此心勿令昏塞○理只為氣所隔蔽故不明去其蔽則天理明矣

作聖作狂此心一轉移間耳○一念不謹即有

大儒集粹

七卷

十三

偷惰之意所謂惟聖罔念作狂者豈虛語哉

篤志篇第三

篤志此道使天下之物不能尚其庶有進乎○為人須做徹表徹裏一般人

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偷惰而勝人欲一有頹靡不立之志則甘為小人流於卑污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謹防外好以奪志

明道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學者亦不可無此

志

夫子篇第四

夫子之道德匪言語所能盡

亦足以發只是尊所聞行所知耳○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使達而在上則有天下而不與矣○未能學顏子之學則不能知顏子之樂

孟子得仁義禮智之大者其言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孟子守得大綱定遇事只以此應之大網者何仁義禮智是也○孟子之言光明俊偉

朱子學辨

七卷

十四

姚荅景春大丈夫章讀之再三直使人有壁立萬仞氣象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快哉快哉存諸心者不雜見於行者不雜措諸事業者不雜斯謂之真儒矣數者有一雜焉其得為真儒乎

程子謂韓子言所傳者何事竊謂聖人之心天理渾全得其心斯得其傳矣○為學大抵就已分上去其本無之私欲全其固有之天理耳○不知操持此心則馳騫出入無一息之寧靜虛

則萬理咸具於寂然之中動直則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此聖所以可學也與

君子如玉反復觀之溫潤瑩徹無瑕

周子曰不善之動妄也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程子曰無妄之謂誠周程相傳之學可見

辨惑篇第五

非知周乎萬物者不能辨天下之惑○得聖學之真則知異學之妄○精粗本末兼盡所以為聖賢之學若舍粗而求精厭末而求本所謂語

朱子學辨

七卷

十五

理而遺物語上而遺下鮮不流而為異端○後人只為多欲故為異端所小若能如聖人之無欲而常伸於萬物之上彼烏得而小之○好異端者天資高則淪於空虛氣稟下則惑於罪福○雖上知不能無人心聖人所謂無欲者非若是盡去根塵但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以其不流於人欲之私所謂無欲也
老釋二家皆務潔其身清其心棄絕倫理而不卹正韓子所謂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

○佛老之教初無齋醮之說齋醮皆起於後世梁武道君之事可驗矣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皆竊春夏之闢而為秋冬之闢程子所謂老子竊弄闢闢者以此○謙者聖人之誠心非為有所取於人而然也老子乃曰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則是出於有意之私而非聖人誠心之謙德矣○道家者流如老子道德

大儒學

七卷

去

經是也如符籙科儀飛昇黃白之術皆後人附會為道家之事道德經豈有是哉○老子之書始欲論理之玄妙末則流於權術○老莊雖翻騰道理愚弄一世奇詭萬變不可模擬卒歸於自私與釋氏同○老莊於道理非無所見但不勝其避害自私之心遂鄙薄而不為是豈聖人大公至正之心乎○聖賢工夫步步著實如莊老之學儘說得只是不著實○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以其公天地萬物為一體屈伸消長進退

存亡一由乎理之自然而不自私也老莊必欲外天地萬物極其智術為巧免之計其自私也甚矣○參同契終是方技之書○程子曰仙者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耶愚謂仙者雖竊造化之機以延年亦未有不久而不散者不然自古以仙得名者多矣何千百年不見一人在世耶

大儒學

七卷

去

之鮮不陷溺其中矣○想韓文公敬大顛只是被他說著已病故為其所動韓公不能忘情富貴而太顛以物外清虛曠蕩之說格之此公所以為其動也○周程張朱真儒也四子闢佛老之非至矣學者讀四子之書而乃匍匐為佛老之奴隸是豈真知四子而能讀其書者哉

通天地篇第六

通天地萬物之理皆善也人胡不為善○至大之惡由於一念之不善○天誠可畏近而吾心

吾身密室顯地無非天也敢不畏乎○為善表裏澄徹方是真實為善有纖毫私意夾雜其間即非真為善矣○人為不善者將以欺天而天不可欺將以欺人而人不可欺苟若不為之愈也○無卜筮而知吉凶最宜詳觀○天道甚可畏感於此則應於彼但有淹速不同耳○時下通塞不足為欣戚要久而後見○天道福善禍淫昭然可驗間有不然者幸不幸耳○自古來萬變之外物皆泯惟善惡之迹不泯可畏哉

朱熹學粹

卷七

七

為學只是學天理人倫外此便非學○踐履盡小學之事則天理爛熟雖大而化之之聖恐亦不外是○古者詩書禮樂多就事上教人而窮理亦就物上窮究故所學精粗本末兼該而無弊後世或論理太高學者踐履未盡粗近而議論已極精深故未免有弊○循理而不已者其有所至歟○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此是學余謂洒掃應對亦然洒掃應對之所以然即精義入神之妙也

斯須心不在而動即妄矣○余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夕必自省曰一日所為之事合理否

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

膽欲大見義勇為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

當於心意言動上做工夫心必操意必誠言必謹動必慎内外交修之法也○一念之非即遏

朱熹學粹

卷七

七

之一動之妄即改之○心無妄思口無妄言身無妄動安得有差故有差者皆妄也無妄之義大矣○程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其真與妄耳竊謂學者日用工夫無有切於此者宜深體力行之○雜念多雜言多存乎道者鮮矣惟一念一言專在於道則久久自然○日夜省察身心思慮動作之過惡改之體認身心性情固有之天理存之改過存善晝夜循環用功庶幾惡去而善存○制伏私意而

不拔其根如蓄火於毛羽之中得風復燃矣故克伐怨欲不行固為難不若克伐怨欲淨盡之為至也

處已事上接下皆當以敬為主○有於一事心或不快遂於別事處置失宜此不敬之過也○嘗過一獨木橋一步不敢慢惟恐蹉跌墜失人之處世每事能畏慎如此安有失者

恭而不近於諛和而不至於流事上處衆之道○持已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虛心接人

朱子集注

卷七

子

則於人無忤自滿者反是○待下固當謙和謙和而無節反納其侮所謂重異客也惟和而莊則人自愛而畏○待人當寬而有節

疑定最有力○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欲深欲厚欲莊欲簡○靜能制動沉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深以刻薄為戒每事當從忠厚○接物大宜含弘如行曠野而有展布之地不然太狹而無以自容矣○掌觀山勢高峻直截卽生物不暢茂其勢奔赴溪谷合轉回環者

卽其中草木暢茂蓋高峻直截者氣散難蓄聚

故生物之力薄回環合轉者元氣至此蓄積包藏者多故生物之力厚水亦然難石峻卽水急而魚鼈不留淵潭深則魚鼈之屬聚焉以是而驗之人其峭急淺露者必無所蓄積必不能容物作事則輕易而寡成寬緩深沉者則所蓄必多於物無所不容作事則安重有力而事必成善學者觀於山水之間亦可以進德矣○須有包含則有餘意發露大盡難繼○英氣甚害事

朱子集注

卷七

子

渾含不露圭角最好○要當渾厚中有分辨者在乃可

觀太極圖得一靜字為處事之本○事未至先無一物在心則事至應之不錯若事未至先有三端兩緒在心則先自撓雜矣應事安得不錯乎○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輕言輕動之人不可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應事纔應卽休不可須臾留滯為心累

動靜語默皆有節不使有大過者皆養浩然之氣也易有陰陽卽浩然之氣也○人能於言動事為之間不敢輕忽而事事處置合宜則浩然之氣自生矣○氣直是難養余克治用力久矣而忽有暴發者可不勉哉二十一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約其情使合於中亦養氣之事也○涵養深則怒已卽休而心不為之動矣

耳目口天下之善由於此而惡亦由於此陰符

朱熹

七卷

主

經所謂三要也○月之逐物最能喪德故四勿以視居先○視箴曰蔽交于前其中則遷所謂蔽者非止謂非禮之色凡見一切可好之物目逐之而動者皆是也○切不可聽人之言而隨和之故德不外馳卽無知誘物化之失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元城劉忠定力行不妄語三字至於七年而後成力行之難如此而亦不可不勉也○人不能受言者不可

妻與一言○人不謀諸己而強為之謀彼卽不從是謂失言日用間此等甚多人以為細事而不謹殊不知失言之責無小大也謹之

心誠色溫氣和辭婉必能動人○誠意字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

慎言語養德之大節飲食養生之大

慎言謹行是修己第一事○不言而躬行不露

而潛修○行七八分言二三分

人於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忘隨事隨處省察於

朱熹

七卷

主

言動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念一事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

識最先作事次之○見到至處人或可及行到

至處人鮮能及也○衆曰然而有不然者衆曰

不然而有然者惟理明者能知之○見理明則

遇事迎刃而解○見得理明湏一一踐履過則

事與理相安而皆有著落處若見理雖明而不

一一踐履過則理與事不相資終無可依之地

曾點所以流於狂也

慎動當先慎其幾於心次常慎言慎行慎作事
皆慎動也

應事最當知幾○人只見已然而不見未然已
然者其形未然者其幾也○色斯舉矣翔而後
集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大而出處小而交接皆
當見幾而作也○機事不密則害成易之大戒
也

只順理而行都無一事之勞擾○所謂理者萬
事萬物自然之脉絡條理也循其脉絡條理而
行本無難事惟不知順理妄行所以崎嶇險阻
不勝其難也

心無外者可以當大任○安重深沉者能處大
事輕浮淺率者不能○處大事識為先斷次之
○處大事不宜大厲聲色付之當然可也○大
者弗察掇拾小者以為之不知類甚矣

事貴斷制撇脫○事纔入手便當思其發脫○
天下之事緩則得忙則失先賢謂天下甚事不
因忙後錯了此言當熟思○處事最當熟思緩

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處事周密

處心泰然○處事大宜心平氣和○立得腳定

須寬和以處之○不觀諸陰陽乎其化皆以漸

而不驟人之處事如是則鮮失矣○事來只順

應之不可無故而先生事端○小知之人得用

即用漫不知行其所無事○分外之事一毫不

可與○大事小事即平平處處之便不至於駭人

視聽矣○人於動處難得恰好纔動便有差所

以發而中節為難也○人以說而動未有不失

其正者○看來學者不止應事處有差只小小

言動之間差者多矣○當悔者既不可追但不

可再萌可悔之事耳○吾於靜時亦頗識是理

但動有與靜違者由存養省察之不至也

處事了不形之於言尤妙○處事不可使人知

恩○處事不可令人怒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

事接物之間於此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君子浩然

之氣不勝其大小人自滿之氣不勝其小○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人多於快意之事忘却道○不可因喜而蹉過當為之事○天賦人以才德本無不備才德全始稱為人之名初無一毫加於本分之外乃知自矜自伐者皆妄也

大和人倫小而言動皆理之當然纔有有為之心雖所行合理亦是人欲

單襄公曰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蓋其人

太僕學粹

卷七

三

也夫人性凌下者不可蓋也求蓋其人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此乃名言

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乃有進張子曰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極有益○安於故習則德不新發奮誠心要做好人一切舊習定須截斷○氣質極難變千分用力猶有變不能盡者然亦不可以為難變而遂懈於用力也○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而悉

矯之久則氣質變化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使一走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勤下人即有趨重之意余遂遂去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明白不可有一毫之偏向○左右之言不可輕信必審其實○親愛之言不可偏聽

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戒太察太察則無含弘之氣象

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一字不

太僕學粹

卷七

三

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咲不可輕假人○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知不可急與之合○不可因人曲為承順而遂與之合惟以義相接則可以與之合○文中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有意悅人便失其本心○挺特自守者必君子攀援附和者必小人○不論人之賢否但見勢利即傾慕豈非失其本心乎噫弊也久矣

人之自立當斷於心若實見得是當決意為之

不可因人言以前卻而易其所守○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終不為邪暗小人所惑而易其所守○兌九五孚於剝有厲君子不可以小人假善悅已而信之若信之適墮其計中乃危道也○人之所從不可不慎觀諸卦爻或吉或凶多係於所從

經曰有容德乃大有忍事乃濟者宜深體之○識進則量進○治大衆必有容乃可易曰包蒙吉

大儒學粹

卷七

末

人當自信自守雖稱譽之承奉之亦不為之加喜雖毀謗之侮慢之亦不為之加沮○識量大則毀譽欣戚不足以動其心○人譽已果有善但當持其善不可有自喜之心無善則增修焉可也人毀已果有惡即當去其惡不可有惡聞之意無惡則加勉焉可也

不責人即心無疑冰焦火之累○犯而不校最省事○顏子犯而不校乃其量大無所不包譬以寸莛而撞千石之鐘固不能使之鳴也○處

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校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者況設詐以行之乎防小人密於自修○小人不可與盡言○待小人嚴而和○君子以莊敬自持則小人自不能近

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處橫逆之道也○遇橫逆之來當思古人所處有甚於此者則知自覺矣○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

太儒學粹

卷七

末

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孔子微服過宋其自處雖裕慮事則密

治人當有操縱人不得而怨之

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焚撓縱使即能去惡已亦病矣况傷於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曰勿念疾於頑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皆當深味○如治小人寬平

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不言則小人無所間以發其怒矣

聖人言人過處皆優柔不迫含蓄不露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

事已往不追最妙

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為甚俗以為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慾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

若實見得雖生死猶不可易況取舍之間乎

朱子集注

卷七

子

取與是一大節其義不可不明○輕與必濫取易信必易疑○清而有容乃不自見其清清而不能容是自有其清而心反為其所累矣○亦有小廉曲謹而不能有為於事終無益

小人不知義理或名或利凡可以苟得者無不求之○人真實有命不可以僥倖易其守○自古以來汲汲於外物之求者併與外物漠然無存矣外物果何益哉○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氣象則不為區區聲利所動矣○名利關誠實難

過上蔡所謂能言如鸚鵡者真可畏也

絕謀利計功之念其心超然無繫○許魯齋曰

世間巧拙俱相伴不許區區智力爭此言宜念

○聖人大公無我真天地之氣象後人區區小

智自私晝夜圖為無非一身佚欲之計宜其氣

象之卑陋也○汨溺於聲利之中而不覺何道

之敢言言之適足以為口耳之末耳

只循理而餘悉聽之天

患雖不能周於人而心當常存於厚

朱子集注

卷七

三

循宗曰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此可以為後生輕俊者之戒

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杜詩之近理者也

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人

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

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為輕佻浮薄者

人之饗用當各量其分薄分而厚饗鮮不仆矣

○物惡大過自造化尚然況人事乎○器用當

用者不可缺有私吝之心則不可

又如人素羸瘠乃能兢兢業業凡酒色傷生之事皆不敢為則其壽固可延永矣又如素強壯乃恃其強恣意傷生之事則其禍可立待也此又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己歟

通天地篇第七

念慮一毫雜妄即非仁便當克去○人只為拘於形體自小若能不為形體所拘則內外合一而不勝其大矣○只四勿念之豈有差乎

學須有覺方得總會處○萬事猶可力為只此

大學章句

卷七

五

理非力所及○一理一切穿透又不黏帶其妙不可言

道理浩浩無窮惟心足以管之○心大則如天之無物不包心小則如天之無物不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皆以心之用言○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悉皆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

造化翕寂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靜專一則窮理作事有力○靜坐洗心殊覺快愜○

靜中有無限妙理皆見○自有靜時自有動時若當靜時心亦馳於外是不能立天下之大本矣○如思慮不可必得之事妄念也思慮悖理違道之事惡念也凡此二者心繞知覺即過絕之○一切外事與己本無干涉而與之擾擾俱馳是所以為心病也○當事務叢雜之中吾心當自有所主不可因彼之擾擾而遷易也○聖人之心應物即休元不少動○收斂檢束身心到至細至密至靜至定之極作事愈有力

大學章句

卷七

五

平日未與物接之時虛明洞徹胸次超然真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此蓋夜氣澄靜之驗苟一日之間勿使物欲汨雜而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心恒存而處事無過不及之差矣○敬則虛不敬則實○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唯主敬則定而明

操心一則義理昭著而不昧一則神氣凝定而不浮養德養身莫過於操心之一法也

君子法乾之健只無私便不息有私則息矣○
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人心一息之頃不
在天理便在人欲未有不在天理人欲而中立
者也○思天理則心廣而明思人欲則心狹而
暗○愛外物好則心不好矣○意纔有向便失
其正不可不察○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其言亦可取焉○只寡欲便無事無事心便澄
然矣○不為耳目口鼻所役覺得心常泰然○
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毫私不有渾渾
乎其深大也○若胸中無物殊覺寬平快樂○
欲淡則心虛心虛則氣清氣清則理明○寡欲
省多少勞擾○有欲則人得而中之惟無欲彼
無自而入
私無大小覺即克去○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禍
流於滔天○有我之私最難克貴乎明與剛而
已
程子之主敬周子之無欲皆為學之至要○凡
聖賢論內外存養之功皆養浩然之氣也

天無不包地無不載君子法之
涵養省察雖是動靜交致其力然必靜中涵養
之功多則動時省察之功易也○未應事時常
持守此心勿失應事時省察此心勿差既應事
了還持守此心勿失
機在心當慎所發發不以正甚害事○中庸只
說未發已發周子又指未發已發之間說幾字
乃發前聖所未發也
初學時見居敬窮理為二事為學之久則見得
居敬時敬以存此理窮理時敬以察此理雖若
二事而實則一矣○如存心端坐之時此居敬
也或讀書而思索義理或處事而求其當否即
窮理也○居敬有力則窮理愈精窮理有得則
居敬愈固
止非一定而不移之謂乃隨時而止也如當動
而動止在動上當靜而靜止在靜上當止而止
止在止上當行而行止在行上當語而語止在
語上當默而默止在默上以至萬事萬物各有

當止之理惟止得其時乃止之義也苟當動而不動非止也當靜不靜非止也與夫行止語默各失其當止之時皆非止也蓋止無定體惟隨時而各止其當然之理則止之為義得矣○人一身皆動惟肯不動故止取背意

莊子曰泰宇定發乎天光言心定則明也

書稱舜曰濬哲蓋深則哲淺則否嘗驗之於人其深沉者必有智浮淺者必無謀也○心細密則見道心麓則行不著習不察○思索大勞而

太儒學粹

卷七

五

不節暴其氣也

忠信積久而後效見○學不至於聖賢只是有不誠處○一念之妄非誠也一語之妄非誠也一動之妄非誠也必念慮語言動作皆出於無妄斯為誠矣

偏執已私而不能從善者由無克己之功也○人心有一息之急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學者忘之時多所以於義理不熟○懈意一生即為自棄○衛武公籒伯玉皆以高年而篤於進

修誠可為後世法

理非利口辯舌者所能知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者識之

通天地篇第八

聖賢立教明白懇切直欲天下萬世之人皆入於聖賢之域○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存天理去人欲○餘事量力所及而已非可必也惟讀書一事乃吾之本心所得肆力其間而莫能止者也韓子吾老惟讀書餘事不掛眼之句實獲

太儒學粹

卷七

五

我心焉

口念書而心他馳難手有得矣○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心乃有入○讀書惟寧靜寬徐縝密則心入其中而可得其妙若躁擾褻急粗略以求之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者也馬足以得其妙乎○讀書固不可不思索然思索太苦而無節則心反為之動而神氣不清如井泉然涌之數則必濁凡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歛襟正坐澄定此心

少時再從事於思索則心清而義理自見○易書春秋以數千年簡編之傳寫豈無一言半句之磨錯必欲字字釋其義難矣不若守朱子讀書之法通其可通者缺其不可通者

迹履之所出也而迹豈履哉道書之所出也而書豈道哉○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盡讀古今天下之書猶無益也○讀書之久見得書上之理與自家身上之理一一契合方始有得處○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短長要

大儒學粹

合七卷

三

當已有真見方可○以紙上之言觀往事率皆輕議古人處事之失設使身居其地吾見其錯愕失措者多矣

教人必以小學大學為學不由小學大學皆非教非學也

論語一書未有言人之惡者熟讀之可見聖賢之氣象○孔子視其所以一章亦可反觀己之為善為惡所由所安之實

讀易則知陰陽消長之機皆由微以至著聖人

謹其微故不至於著衆人圖其著則亦莫之及矣○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學易當深體此理○

動靜語默應事接物求合乎理即學易也○畫前之易即太極也所謂沖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然已具也孔子之所謂密也○開眼六十四卦皆見於天地之間○卦爻分明是天生的聖人不過因其自然者畫出○象數自河圖始滿圖洛書天地自然之易也先天四圖伏羲之易也後天二圖文王之易也卦變圖孔子之易也

大儒學粹

合七卷

三

○易書一字一義皆自先天圖出通書一字一義皆自太極圖出○文王後天圖離南坎北震東兌西正河圖火水木金之位也○六爻之吉凶惟觀其所值之時位而已○位與時學易者宜深體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惟貴乎時君子之處世亦俟時而已矣○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只是君子小人迭為盛衰○觀奇偶則知邪正有迭勝之理扶陽抑陰距邪閑

正非聖賢吾誰望耶○邵子有功於易之象數
伊川有功於易之義理朱子明易之象數兼程
子之義理三夫子有功於易自孔子以來未之
有也○圖象隱於異學者數千年至邵子而反
之於易其有功於易學大矣
書雖不及史之詳然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
已具後世人主能力求其要而法其治何三代
之不可復○書載堯舜之行事皆先德行而後
事功事功之大者莫大於用人之一事

太儒學解

卷七

卑

中庸篇末八引詩工夫極其精密義理極其深
妙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春秋辭雖謹嚴而意實忠厚○直書其事其義
自見此實春秋之本義○春秋書法意在言外
○周禮後世用其制者猶不可易可見為聖人
之書

五經四書小註不勝其繁讀者誠有文減質博
溺心之患○程朱之外諸儒性理雜論尤當大
著眼力以辨其真是真非不可執以為先儒成

說而悉從其言魯齋謂其言有彌近理而大亂
真者蓋謂是也

道學以五經四書為本專用心於史學者無自
而入道○讀史最有益古人多有明見於事幾
之先者如事之成敗人之賢否皆預言於前而
具應於後此等殊開人智識○歷代史學議論
之卑不知王道為何物至宋道學君子王道始
明○自古作史者苟非大公至正之人愛惜取
舍之間失其實者多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

太儒學解

卷七

卑

書莊周曰儒者偽辭劉靖修詩曰紀錄紛紛已
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求心術恐有
無邊受屈人數子之言曲盡作史之弊

莊子好文法學古文者多觀之苟取其法不取
其詞可也若倂取其辭為已出而用之所謂鈍
賊也韓文公作送高閑上人序蓋學其法而不
用其一詞此學之善者也

通天地篇第九

程子曰始此不以道隙於終者天下多矣故結

交貴乎謹始

孔子教人不語以未至者○孔子教人說下學處極多說上達處極少至宋諸老先生多將本原發以示人亦時不得不然耳

委和篇第十

心定氣平而身體之委和舒奉不可言

識高則量大氣盛則聲宏

只觀人氣象便知其涵養之淺深○少陵詩曰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從容自在可以形容

太儒學粹

卷七

里

有道者之氣象○劉立之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容宜觀明道之氣象

至言非常人所能知○與人居官者言當使有益於其身有惠及於人○好為恠異不經之談者不明理也

委和篇第十一

朱子遣子從學欲其一變舊習而歸曰念之念之無忝爾所生吾來湖南三年矣北歸有進庶無忝爾所生乎

男女之欲天下之至情聖人能通其情故家言正而人倫明

家人卦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上九曰有孚威如吉大率治家過嚴雖非中而吉

文中子曰僮僕稱恩可以從政矣○僮僕姑取其給使令之役耳切不可聽其言恐大有害於事

處鄉人皆當敬而愛之雖三尺童子亦當以誠

太儒學粹

卷七

里

心愛之不可侮慢也

委和篇又第十一

人君之德惟明為先書稱堯曰欽明舜曰文明禹曰明明湯曰克明文王曰若日月之照臨皆言明也明則在己之理欲判然在人之邪正別白處已處人萬事皆得其當矣

無逸一書只是敬與怠故其效不同殷之三宗與文王無逸而敬也故有永年之效自時後王生則逸逸則不敬也故享年不永○周公曰無

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至哉言乎蓋人君者天下之表儀人君一日之耽樂雖若不至於大害然作于上即應于下上以耽樂縱則下以耽樂從是其為訓于民非言語之訓乃以身訓之訓宜其感應之機為尤速也益之告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臯陶告舜曰無教逸欲有邦皆此意也豈非萬世之永鑒歟

嘉言罔攸伏萬邦咸寧古之聖君賢臣皆樂聞善言以成善治若君臣皆惡聞正言有可慮者

太儒學粹

七卷

聖

矣○漢唐間英主大抵能用言則能成事功○

治世君臣警戒之辭多

伊川經筵疏皆格心之論三代以下為人臣者但論政事人材而已未有直從本原如程子之論也○伊川為講官以三代之上望其君從與否則在彼而已其肯自貶其道以徇之哉○朱子章疏有本有末有綱有目當時不能行其一二信乎用言之難也

賈誼疏中教太子法宜為後世法○宋太祖若

能大居正以天下傳子可也必若重違母氏之命為宗社之計亦宜早斷當斷不斷致晉卿生疑而有燈影離席遜避之變者昔魯隱公欲傳位桓公而不即授乃使營菟裘曰吾將老焉將之一詞卒致鍾巫之及

聖賢成大事業者皆從戰戰兢兢之心來○惟時惟幾聖人儆戒之心曷嘗有頃刻毫髮間斷○克明峻德一言實千萬世君德之始○帝王為治之本在德其次莫先於用賢才修治法治

太儒學粹

七卷

聖

法者禮樂刑政是也○唐虞三代之治皆自聖人一心推之無非順天理因人心而立法也○養民生復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自家一箇身心尚不能整理更論甚政治

唐虞百揆之職揆之一字最有深意政事可止可行莫不揆度其宜可則行否則止此所以政出於一而下無廢事也○伊傳告君之辭曰德曰仁曰誠曰敬曰明命曰一曰道皆歸於人君之一心大臣正君之職於是可見○韓魏公范

文正公諸公皆一片忠誠為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雖矣哉三代王佐事業皆本於道德後世輔相事功多出於才氣○人臣得行其志全在有應苟無應雖聖賢亦未如之何也已

人臣事君當竭忠盡誠雖細事不可欺雖曲禮皆當謹○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德不露圭角處小人故讒邪莫能害

宋儒集粹

卷七

聖

○凡事皆當推功讓能於人不可有一毫自德自能之意

論事不可趨一時之輕重當思其久而遠者○去弊當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雖衆人之所暫快而賢智之所深慮○大臣行事當遠慮後來之患雖小事不可啓其端

否泰相因無一息之停盛衰之理微矣○衆陰方長之時未易勝也深於易者知之○因思古來事勢之去有非人力所能及雖聖賢亦無如

之何○邵康節見造化人事熟所以終不出集衆人之耳目為一己之耳目○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啗其新

宋理宗雖崇理學而不能行理學安得有致治之效宋理宗用賈似道卒至債國此任小人之效也豈非萬世永鑑○患知人之不明不患大臣之竊柄蓋知人則所任者必君子何竊柄之患不知人則雖防忌大臣不使預事而左右竊柄者必有人矣觀之後漢可見

宋儒集粹

卷七

聖

小人有功可優之以賞不可假之以柄○古者宰相竊柄顯而猶可攻惟近習竊柄如恭顯輩則深而難去所謂城狐社鼠是也○內健則有必去之志外說則無悻悻之色決小人之善道也○不可因小人包承而易其志

為政以愛人為本○天下大慮惟下情不通為可慮昔人所謂下有危亡之勢而上不知是也○作官常知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正以處心廉以律已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

寬以待下敬以處事此居官之七要也○作官者雖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為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接下言貴簡不可一語冗長○為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坐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守官最宜簡於事少接人謹言語○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張文忠公曰左右非公故勿與語予深體此言吏卒輩不嚴而慄然也○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媼宜踈絕至於匠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簞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詞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卽墮其術中如房瑄為相因一琴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為非遂為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踈節亦清心省事之一助○為吏不可一事苟且如文移之類皆當明白

長沮桀溺之徒其言聖人雖非其自處却是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賢者只當守此義若聖人則無不可為之時不當以賢者例之也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獎激則氣節盛苟樂軟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消矣

民不習教化但知有刑政風俗難乎其淳矣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考之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戾乎時宜

法未有久而無弊者周之封建初則藩屏王室翼戴天子未嘗不善也至於春秋之間則有尾大不掉之勢而周因以微秦矯其失罷侯置守又以孤立無助而亡漢又懲秦失遂大封同姓至景帝有七國之變武帝下推恩之令諸侯削弱而王莽又得以奮其奸魏仍漢末之失宗室踈遠而晉得以竊其國晉監魏亡分封大廣而骨肉自戕夷狄因之以亂華由是觀之法雖善久必有弊要在隨時以審其勢之輕重以救之

勿使至於偏甚則善之善者也不然馴積之久至於偏甚而不可舉必有大可慮者生乎其間矣

漢詔多引咎責躬恤民之意最為近古

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為之防範禁例也當以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中者立法之本信者行法之要○固不可假公法以報私仇亦不可假公法以報私德○余直不欲

太僕學辨

卷七

辛

妾答一人前時妾答人或終日不樂或連日不樂

制將智謀為本不然雖驍勇一夫之敵也

四夷來王本於無怠無荒乃知人君一心之敬雖微而遠人歸往之效甚大

委和篇第十二

養深則發於文詞者沛然矣有德者必有言是也

古人敘事之文極有法如禹貢篇首以敷土奠

高山大川為一書之綱次一州以王畿為九州之首次八州次導水以見經理之先後次九州四隩九川九澤四海以結經理之效次制貢賦立宗法祗台德先分五服以述經理之政事而終之以聲教訖于四海執玄圭以告厥成功始終本末綱紀秩然非聖經其能然乎

文章俗學所以淺者由不知大本大原自天出而賦於人物故雖博極群書識達古今馳騁文章建立事功終為無本原而淺故君子貴乎知

太僕學辨

卷七

辛

周禮

道

凡詩文出於真情則工昔人所謂出於肺腑者是也如三百篇楚詞武侯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陶靖節詩韓文公祭兄子文歐陽公隴岡阡表皆所謂出於肺腑者也故皆不求工而自工故凡作詩文皆以真情為主

少陵詩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可以形容物各付物之氣象江山如有待花柳自無私唐詩皆不及此氣象○韓文公元和聖德詩終篇頌

有高才能文章坐此而取敗者多矣如稱衡孔融之徒是也非特古為然今亦有之可戒哉

贈言以名位期人不若以德業勉人

作詩作文寫字皆非本領工夫惟於身心用力最要身心之功有餘力游焉可也○作詩作文寫字疲敝精神荒耗志氣而無得於已從事於心學則氣完體胖有休休自得之趣惟親歷者知其味殆難以語人也

大儒學格

金士卷

垂

配命篇第十三

人能常存仁義禮智之性則與天命之元亨利貞渾合無間所謂永言配命也○事天當自一念之微純乎天理次而一身一家皆出於至正則事天而天心悅矣

附錄第十四

宋季以道學為偽元初得諸儒性理之書建太極書院以尊崇濂洛諸君子是中夏不如夷狄而治忽之效亦可驗矣○偽學之謗正如幾日

月者初何損其明

聖賢之心扶持千萬世之綱常

元人有以北有許衡南有吳澄並稱者此非後學所敢輕議然卽其書求其心考其行評其出處則二公之實可見矣○世祖雖不能盡行魯齋之道然待之之心極誠接之之禮極厚自三代以下道學君子未有際遇之若此也○魯齋學徒在當時為名臣則有之得其傳者則未之聞也○魏時亮曰魯齋先生臨終有言我平生竟為虛名所累不能辭官死後勿請謚

天儒聖粹

金

垂

易立碑但書曰許某之墓令子孫識其處足矣
荒碑讀至此而深悲先生所遭之不幸也夫先
生當夷狄之世或者謂其食土之毛有不容
仕於夷者其論尤未盡焉何者聖賢之身非
一人之身也亦非一世之身也迺天地古今宇
宙之身也胡人入主中國固天地古今之大變
一瀛迹焉似不免為變所累而非為天地扶綱
常為宇宙立人極之初心矣先生臨終之言蓋
深有感於初心有負故謂先生所遭之不幸則
謂謂先生之仕止久速足以垂教萬世而稱曰
道統在焉則有所不敢耳春秋之義內中國外
夷狄古今宇宙之大防也學孔子之學者敢不
嚴萬世之防而以孔子為法乎誦法尚友者謹
至此一苦心焉而其義可識矣敢易言也謹
錄之○又曰先生學足以輔世誠足以感人
程朱敦崇實行先生之可師於後學者多矣
是孰敢置喙耶願以語道統則又當別論耳
司馬君實篤學力行始終一誠非不偉然百

師範苟遠謂其精治洛之堂與又未暇以觀也
也延歐陽氏深者始可以論洛之學而發
未發者可知矣矣并識此以俟後之君子

劉靖修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氣象○劉靖修高

世也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為之興起誠足

以廉頑立懦○元劉靖修不屑就其意微矣

特亮曰靖修先生屢召不出出而歸竟不

受其一命之寄先生真可謂有定見有定力者

所養可知矣謂之曰有鳳凰翔於千仞

之氣象焉不信然耶百世之下景仰何替

三代而下文武長才有武侯數學之精有康節

道學之純有程朱

大儒學粹七卷

七卷

書

大儒學粹七卷

七卷

書

大儒學粹七卷

七卷

書

大儒學粹八卷上

後學豫章魏時亮

後學安成周

白沙陳先生

先生自幼警悟絕倫讀書一覽成誦嘗夢拊

石琴其音泠泠然有一偉人笑謂曰八音中

惟石音為難諧今諧若是子異日得道乎因

別號石齋既老更號曰石翁

兩赴禮闈俱下第歸而嘆曰學止於舉業而

已乎天下必有知道者聞江右吳聘君康齋

講學往從之遊時年二十有七康齋性嚴毅

雅重先生其教人多舉伊洛成語經史百子

無所不講激厲奮發之功甚多然而未有得

也居半載即歸遂絕意舉子業足跡不至城

府閉門讀書盡窮天下古今典籍旁及釋老

稗官小說徹夜不寢少困則以水沃其面足

久之乃嘆曰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

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

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

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

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遂築一臺名之曰陽春日端默靜坐其中以涵養本原足不出闕外者數年人罕見而初志勇銳用功或過幾致心病後悟其非所謂戒謹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蓋驗其弊而發也如是又累年始有所得嘗云吾自此以後此心乃如馬之有銜勒隨動隨靜應事接物參前倚衡照檢而無不在矣又曰夫道非有動靜也得之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

太儒學粹

八卷上

二

內外苟欲靜卽非靜矣於是隨動靜以施其功蓋其學初則本乎周子主靜程子靜坐之說以立其基自得之效則有得夫見大心泰之力故凡富貴功利得喪生死舉不足以動其心者其後造詣日深則又進乎顏氏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地而駸駸乎孔子無意必無固我之氣象矣其學有本原進有次第的然可據如此故其教人始懼學者障于言語事為之末也恒訓之曰去耳目支離

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其後濯學者淪于虛無寂滅之偏也又恒訓之曰不離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妙嘗讀明道先生論學數語極精要前儒謂太廣難入先生嘆曰誰家繡出鴛鴦譜不把金針度與人成化丙戌丁亥復遊太學祭酒邢讓一日試先生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驚曰龜山不如也明日揚言于朝以為真儒復出由是名振京師一時名士如殿元羅倫檢討莊杲給事賀欽輩皆樂與

太儒學粹

八卷上

三

之遊既出太學吏部留文選司歷事賀給事日聞先生議論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卽用我奚以為用卽抗疏解官去以專志於學又令畫工肖先生像而歸先生嘗謂學者林光曰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而已杜門潜心大業四方學者日益衆往來東西兩藩部使以及藩學賓友論天下古今事或至漏下疊疊不少厭倦

成化十五年廣東布政使彭韶上疏薦之

憲宗可其奏部書下有司以禮勸駕先生以母老及病未能起程巡撫都御史朱英奏促就道

吏部題輒令先生就試先生初辭疾令姪陳景星狀告通政司轉行本部不赴越七月十六日赴試一到部門復以疾驟發續具狀再辭卒不就試時年五十六至八月二十二日得男陳景易家書報稱母病二十八日懇辭乞終養

太儒學

卷上

四

先生歸經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對曰康齋以布衣為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而求觀秘書者冀得間悟主也惜乎當時宰相不悟以為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某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偽辭以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弼唯唯先生家居充養日深天下傾慕者衆

先生之學自信自樂其為道也主靜而見大

太儒學

卷上

五

蓋濂洛之學也由斯致力遲遲至於二十餘年之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真萬事真本自圓成不假人力其為道也無動靜內外大小精粗蓋孔子之學也濂洛之學非與孔子異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理本無二天人之別也至於學者其初必令靜坐以養其善端嘗曰人所以學者欲聞道也求之書籍而弗得求之吾心可也惡累於外哉此事定要覷破若覷不破雖日從事於學亦為人耳斯理識時為己者信之詩文輩末習著述等路頭一齊塞斷一齊掃去毋令半點芥蒂於胸中然後善端可養靜可能也始終一意勿助勿忘氣象將日佳造詣將日深所謂至近而神百姓日用而不知者自此迸出面目來也先生所以教人即先生所自得者既不用於時歛吾之所得假唐人之聲口興之所動事之所成若大若小若遠若近若喜若憂若哀樂山水花木禽

鳥蟲魚每每發之於詩而其妙處有唐人所不及者字畫時出新意脫去凡近晚年束茅為筆益掃入奇妙好事者嗜之若物外奇寶然詩字雖工而非先生之所急嘗言吾舍此遂與世無交涉其初蓋不得已而為之其終遂各造其妙亦皆由先生天稟之非常云

先生樂安龍岡書院記中有曰予少無師友學不得其方汨沒於聲利支離於秕糠者蓋久之年幾三十始盡棄舉子業從吳聘君游

東儒學粹

卷上

六

然後益歎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取向所汨沒而支離者洗之以長風蕩之以大波惴惴焉惟恐其苗之復長也坐小廬山十餘年間履跡不踰于戶閭俛焉孳孳以求少進于古人如七十子之徒於孔子蓋未始須臾忘也

陽明先生曰白沙先生學有本原恁地真實使其見用作為當自迥別今考其行事事親信友辭受取予進退語默之間無一不樂于

道而一時名公碩彥如羅一峰章楓山彭惠安莊定山張東所賀鑒間輩皆傾心推服之其流風足徵也

李尚書承勛曰白沙之學以自得為宗喫緊工夫全在涵養端居靜坐不為私妄間隔則心虛氣靈天理流通大本立矣喜怒未發而非空萬感交集而不動舍是而支離於佔蹊役心於贊毀力愈勞而神愈亂不足以語道矣○羅倫曰白沙先生處南海者二十餘年

東儒學粹

卷上

七

矣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蘊充道以富尊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其中者賀欽疏薦先生曰陳某天性高明學問純正非記誦詞章之流實躬行心得之士有格君之德有經世之才是誠當代之大賢宜為士夫之矜式臣在京師接人多矣未見有出其右者也伏望以非常之禮起非常之賢召之便殿問以治平之大道或任之內閣以參大政或任之經筵使養君德臣敢謂不三數年

而太平之治可必致也緣陳某作止語默亮
釐不苟而世之樂放縱而惡拘檢者多疾之
某以知而必行為正學而世之務口耳尚辭
章者多嫉之某之安於退處不求聞達而世
之貪利祿好奔競者多嫉之仰惟察納臣言
不為鄙夫俗儒之所遷惑斷自宸衷決而行
之則天下幸甚

楓山曰天下學者做誠未至動不得人惟白
沙動得人

本儒學

卷上

八

先生德氣充完晬面盎背無貢賤老少莫不
起敬給事中賀某執子弟拜跪禮至躬為之
捧硯研墨既別肖先生小像于家之別室出
告反面有大事必白羅倫改官南京修撰先
生謂曰子未可以去乎倫即日辭官去按察
使薛綱始疑先生及得于觀感乃悔嘆即願
解官從學海北汪提舉向慕先生甚切作懷
沙亭於海上朝夕仰之進士姜麟以使事使
貴州特取道如白沙以師禮見出曰吾聞人

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
動者殆非人也至京師有問之輒曰活孟子
活孟子都御史朱英聞先生至預約參隨官俟
先生至掖之從甬道出入先生力辭不肯英曰
古之聖帝明王尊賢之禮有滕行式車者况區
區乎中貴某謁先生廬至江潯却肩輿走數
百步預質左右以進見之儀左布政周某甫
下車即謁先生於白沙欲請先生入省南面
坐受拜容問以風一方以先生病不果

本儒學

卷上

九

先生在京師居神樂觀時北士麇鄙者數人
約曰必共往困折之及見先生神觀洞然氣
沮口噤各不能發一語反致恭而退因語人
曰果賢人不可狎也
莊定山景推尊先生曰糟粕那堪問故編尋
源真見此山川何時更倚江門月小算梅花
五百年又云心齋自得顏真樂恭已何為舜
亦人莫言此意誰知否輸與江門老病身
鄒智奉白沙書云克修書來問東溟幾萬里

江門未盈尺妄以道冲而用之不盈之意答之未知先生之意果然耶不然則作者為耶書解者為燕說矣京師事智自知不但先生所處是陳太丘柳士師以上規模晚生小子脚跟未定不敢援以為例耳然亦當善處之計不至露圭角也朱子答陳同父書云顏魯子以納甲推其命正得震之九四先生所推與之合耶果若此爻其於朱子何所當耶幸教

朱儒學辨

卷上

十

鄒智托陳某錄石翁詩止得已酉年所作因作詩云乾坤誰執仲尼權便敢剛從已酉年大笠蔽天牛背穩不妨寫過戊申前

先生曰人有伊周之事功孔顏之道德莊孟之文章能於土窖中樂然逮老不求人知夫然後不失為君子處已之道而天下之風俗亦庶幾乎少變矣

李承箕又曰先生所以得已與其所欲及人者非隨世以就功名時殘而補偏舉弊者秦

漢以下自獻其身者之學非其志也

又曰予從先生十三年先生每以已之所以養心持身由微至著自得無待於外之要倦策之蓋其言說精明處義至到立人如已有如此

又曰先生身遠利祿心無悔尤天下之人始而疑今釋然以順無遠近無貴賤咸來問學先生怡然隨問而答初不強語之亦未嘗輕拒人也暇則閉門高臥人不能以勢利相撓

朱儒學辨

卷上

十一

孔子曰不知老之將至此豈人之所能知哉又曰先生不著書嘗曰六經之外散之諸子百家皆刺語也故其進退語默之幾無為自然之旨間發於詩示著書遺意乎

人曰詩雅頌各得其所而樂之本正可以興可以群可以觀可以怨而詩之教明孔子之志其見於是乎石翁先生詩曰從前欲洗安排障萬古斯文看日星其本乎曰一笑功名早管晏六經仁義沛江河其用乎曰時當可

出寧湏我道不虛行只在人其出處乎所謂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性情者乎

先生臨歿執張詡手曰孔子之道至矣願毋畫蛇添足又曰用斯行舍斯藏子其勉之吾言止是矣

李承箕贊曰虛以立本動而能神孰握其機孰閉其門疑而涵之天飛淵淪不以我故何往非真

羅洪先贊先生畫像曰星應雪飛呈見之奇

大儒學粹

卷八上

七

陽春端倪歛聚之資銜勒不遺動靜之規爲魚自如物我之宜南斗金書當時已莫測其神變長空大海流風猶足繫乎綱維嗚呼黃雲紫水嘗聞其槩或若儀刑之可卽矣執鞭攀駕幸非異代又何憾此生之後時哉

至大篇第一

道至大天地亦至大天地與道若可相侔矣然以天地而視道則道爲天地之本以道視天地則天地者太倉之一粟滄海之一勺耳曾足與

道侔哉天地之大不得與道侔故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之則天地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無所增天地之終吾之終也而吾之道無所損天地之大且不我逃而我不增損則舉天地間物既歸於我而不足增損於我矣天下之物盡在我而不足以增損我故卒然遇之而不驚無故失之而不介舜禹之有天下不與烈風雷雨弗迷尚何銖軒冕塵金玉之足言哉

大儒學粹

卷八上

七

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學者果能默契乎此則知日用之間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非堯舜事業

知見篇第二

與何時矩

人須有遠大見識方做得遠大事業如爲學要積累也湏得二三十年然後可望發越若朝作而暮改銳始而怠終方其發憤之初意氣之盛

真若可以凌駕古今平步聖途及其衰也志氣餒忽如墜千仞之淵所守只是恒人此無他無遠大見識又無積累歲月平日激昂以為之者特一時好名之意氣耳安能保其久而不衰耶眼前朋友類此者多其病在於心不寧靜無真實知見故所學無味亦是氣薄質弱厭常喜新其勢卒歸於廢弛悲哉

耳之蔽聲目之蔽色蔽口鼻以臭味蔽四肢以安佚一掬之力不勝羣蔽則其去禽獸不遠矣

朱儒學精

八卷上

十四

於此得不甚恐而畏乎知其蔽而去之人欲日消天理日明羅浮之於扶木也溺於蔽而不勝人欲日熾天理日晦蔀屋之於亭午也二者之機間不容髮在乎思不思畏不畏之間耳

一味篇第三

與董子仁

凡百且置之勿論只平生問學一事極索理會不可悠悠人一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自貴重日與逐逐者伍耶某奉別後更無他惟一味

守此益信古人所謂自得者非虛語今幸老母粗康地方無事日夕與二三友討論所未至亦殊不厭惟有志者少薄俗振作尤難日邁月征良可憂耳聞羅先生杜門廣昌張內翰會講西山克恭闢書齋於後圃靜坐皆不以病廢學

與賀克恭

人要學聖賢畢竟要去學他若道只是箇希慕之心却恐未稍未易轉泊卒至廢弛若道不希慕聖賢我還肯如此學否思量到此見得箇不

朱儒學精

八卷上

十五

容已處雖使古無聖賢為之依歸我亦住不得如此方是自得之學

與容一之

古人處老有道處病有道處死有道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處之之道乎

慰鍾五

令兄今生幾何矣眼中如此逝者不少又何足離但人未死前一日誰肯信着此事終日勞勞而不自足及至死時便無可主張亦可悲也已

漫筆示李承箕

鳥庫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
卒之與物無異造物所賦於人豈徒具形體喘
息天地間與虫蟻竝活而已耶浮屠氏雖異學
亦必以到彼岸為標準學者以聖人為師其道
何如彼文章功業氣節世未嘗乏人在人立志
大小歲月固不待人也

書漫筆後

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

未儒學粹

今卷上

去

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
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
足稱也學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內到見理明
後自然成就得大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
子豈欺我哉

與民澤

來喻不忘在學幸甚但恐進退未決不立肯水
陣終難勝敵希說勉之歲月不待人也

與潘徐二生

去冬得二生手書半月置床頭日一展展時一
發歎後生所急者何後生所畏者何轉瞬來便
都望三十四十不自激昂不自鞭策將來伎倆
又似拙者模樣耳

堯舜篇第四

與湛民澤

孟子見人便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以堯舜望
人也橫渠見人便告以聖人之事此以聖人望
人也吾意亦若是耳竊附孟子橫渠之後彼何
人哉予何人哉有為者亦若是文王我師也周
公豈欺我哉區區之意在覽者深思而自得之
既以寄民澤亦以告有志於門下者咸得自勵
而日勉焉非但為美言以悅人也

禪家篇第五

與何時矩

禪家語初看亦甚可喜然實是儻侗與吾儒似
同而異毫釐間便分霄壤此古人所以貴擇之
精也如此辭所見大體處了了如此聞者安能

未儒學粹

今卷上

去

不為之動但起脚一差立到前面無歸宿無從
的便日用間種種各別不可不勘破也拙和一
首奉去可一閱更將中庸首尾緊要處沉潛要
見著落却還一字也

與張廷實

時矩語道而遺事秉常論事而不及道時矩如
師也過秉常如商也不及胥失之矣道無往而
不在仁無時而或息天下何思何慮如此乃至
當之論也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儕主張世
道不可偏高壞了人也

朱熹學粹

卷上

六

三代以降聖學乏人邪說竝興道始為之不明
七情交熾人欲橫流道始為之不行道不明雖
日誦萬言博極羣書不害為未學道不行雖普
濟群生一匡天下不害為私意

敦仁篇第六

安土敦乎仁論

聖賢樂中有至憂正是敦
仁世儒尋常說樂豈識孔

事
顏心

易上繫曰安土敦仁予曰寓于此樂于此身予

此聚精會神于此而不容或忽是謂之曰君子

安土敦乎仁也此觀泰之序卦曰履而泰然後

安又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是泰而后

可安也夫泰通也泰然後安者通于此然後安

于此也然九二曰包荒用馮河是何方泰而憂

念即興也九三曰艱貞無咎則君子于是時愈

益恐恐然如禍之至矣是則君子之安于其所

豈直泰然而無所事哉蓋將兢兢業業惟恐一

息之或間一念之或差而不敢以自暇矣有於

予心符或曰君子不已勞乎應曰乾之象曰天

行健天之循環不息者健而已君子執虛如執

盈入虛如有人未嘗少懈者剛而已天豈勞哉

君子何為不暇乎

章文懿曾與人書疑
先生樂趣殆未考此

尋樂齋記

五年伍光宇始構亭于南山之巖以坐明年復
於吾居第之左結草屋三間與亭往來又明年
而光宇死矣草屋之成光宇齋戒沐浴焚香更
衣危坐厥明請余問曰雲不自知其力之不足

朱熹學粹

卷上

六

妄意古聖賢人以為師今年且邁矣不得其門而入不知其所謂樂尋常悶自覺惟坐為樂耳每每讀書言愈多而心愈用用不如不用之為愈也蓋用則勞勞則不樂不樂則置之矣夫書者聖賢垂世立教之所寓也奚宜廢將其所以樂者非歟願先生之教之也余復之曰大哉吾子之問顧余何足以知之雖然有一說願吾子思之也周子程子大賢也其授受之旨曰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當是時也弟子不問師亦不言其去仲尼顏子之世千幾百年今去周子程子又幾百年嗚呼果孰從而求之仲尼飲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將求之曲肱飲水耶求之陋巷耶抑無事乎曲肱陋巷而有其樂耶吾子其亦慎求之母惑於坐忘也聖賢垂世立教之所寓者書也用而不用者心也心不可用書亦不可廢其為之有道乎得其道則交助失其道則交病願吾子之終思之也仲尼顏子之樂此心也周子程子此心也吾子亦此

歐陽學粹

八卷上

主

心也得其心樂不遠矣願吾子之終思之也證已先宇整步而出充然若有得者歸揭其榜曰尋樂齋云

復張東白內翰

承喻義理須到融液處操存須到灑落處僕僻處海隅相與嚴澤者某輩數人耳抱愚守迷無足以副內翰期待之重然嘗一思之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義理之融液未易言也操存之灑落未易言也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閑之而非以為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

歐陽學粹

八卷上

主

矣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惡其太嚴也彼著於見聞者不睹其真而徒與我澆澆也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然辭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亂人也君子奚取焉僕於義理之原窺見髣髴及操存處大略如此不知是否

與林緝熙

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櫛柄

大儒學辨

八卷上

圭

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此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濔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自絃已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毫分縷折義理

儘無窮工夫儘無窮書中所云乃其統體該括耳病中還答不周言多未瑩乞以意會

與賀克恭

為學須從靜中養出箇端倪來方有商量處

寄胡提學

近又以人事過煩自汗時發畏風如昨閉齋偃臥竟日絕去思慮酬應以俟此氣之復而已閩中陳剝夫者先生所知不幸去年秋間死矣其人雖未面然嘗粗聞其學術專一教人靜坐此

大儒學辨

八卷上

圭

尋上人也可惜可惜

與一峰

伊川先生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此一靜字自濂溪先生主靜發源後來程門諸公遞相傳授至於豫章延平二先生尤專提此教人學者亦以此得力晦翁恐人差入禪去故少說靜只說敬如伊川晚年之訓此是防微慮遠之道然自學者須自量度如何若不至為禪所誘仍多看靜方有入處若平生忙者此尤為對證之藥

與一峰

先生欲理會著述及諸外事莫若且打疊令我
潔潔淨淨先生平昔所篤信者非朱紫陽乎非
全放下終難湊泊是紫陽語否門中有鄧秀才
可試問之幹異兒也一日千里寧不厭家雞耶
一笑

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孟子
說平旦之氣最為有功於學者

與張廷實

朱儒學粹

八卷上

五

承喻求靜之意反復圖之未見其可若遂行之
祇益動耳惡在其能靜耶必不已如來喻構所
居旁小屋處之庶幾少靜耳適與容一之論李
廣射石沒羽曰至誠則金石可開又舉莊子語
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辨此理殊可悅顧今老至
惟日孳孳豈能及也并此告

復趙提學僉憲

來教摘諸聖賢垂世之言與僕之事參而辯之
大抵愛我深而告我盡也僕用是知執事之心

一峰明白不欺之心也一峰死僕哭之慟以為

自今而後不復有如一峰者今乃有執事幸甚
幸甚執事為說本之經訓與僕所以為學所以
語人者同歸而殊途但僕前簡失之太略執事
見之太明故疑僕之意異於執事而實不異也
執事謂浙人以胡先生不教人習四禮為疑僕
因謂禮文雖不可不講然非所急正指四禮言
耳非統論禮也禮無所不統有不可湏臾離者
克己復禮是也若橫渠以禮教人蓋亦由是推

朱儒學粹

八卷上

五

之教事事入途轍去使有所據守耳若四禮則
行之有時故其說可講而知之學者進德修業
以造於聖人緊要却不在此程子曰且省外事
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外事與誠心對言正指文
為度數若以其至論之文為度數亦道之形見
非可少者但求道者有先後緩急之序故以且
省為辭省之言略也謂姑略去之不為害耳此
蓋為初學未知立心者言之非初學不云且也
若以外事為外物累已而非此之謂則當絕去

豈直省之云乎不規規於往迹以干譽目前僕
之此言亦有為而發嘗與胡先生言之矣非諷
執事也此不欲形於筆札俟面告執事於僕謂
無間者也苟事有未當僕得盡言之豈假諷哉
僕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發憤從聘君學其於
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
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
友指引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寐忘食如是者亦
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

朱儒學粹

卷一

五

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
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
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
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
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
其在茲乎有學於僕者輒教之靜坐蓋以吾所
經歷粗有實效者告之非務為高虛以誤人也
執事知我過胡先生而獨不察此僕是以盡言
之希少留意餘不屑屑

學問大總腦要見見則便是快活便肯向前下
面節節推去無非一個道理
語保庵曰此學乾乾無一息間斷

與民澤

承示教近作頗見意思然不欲多作恐其滯也
入與天地同體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若滯在一
處安能為造化之主耶古之善學者常令此心
在無物處便運用得轉耳學者以自然為宗不
可不着意理會俟面盡之

朱儒學粹

卷上

五

與民澤

此學以自然為宗者也承諭近日来頗有湊泊
處譬之適千里者起脚不差將來必有至處自
然之樂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故曰雖之
夷狄不可棄也今世學者各標榜門牆不求自
得誦說雖多影響而已無可告語者暮景侵尋
不意復見同志之人託區區於無窮者已不落
矣矣幸甚幸甚楚雲雖日望回萬一高堂意有
求安亦未可率爾行也珍重

送張進士廷實還京序

五羊大省地廷實所居戶外如市漠然莫知也
自始歸至今六年間歲一至白沙吾與之語終
日忘疲城中人非造廷實家不得見廷實而疑
其簡實不然也蓋廷實之學以自然為宗以忘
己為大以無欲為至即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
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
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
機端其銜綬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

太儒學粹

卷上

天

書蓮塘書屋用後

瀟溪以茂叔勝龍門以叔子勝考亭以晦翁勝
蓮塘以婁氏勝古人今人無不同也抑不知婁
氏之所修而執之者同於古人否歟惡乎同乎
同其心不同其迹可也同其歸不同其入可也
入者門也歸者其本也周誠而程敬考亭先致

知先儒恒言也三者之學於聖人之道孰為通
孰知之無遠邇歟周子太極圖說聖人定之以
中正仁義而主靜問者曰聖可學歟曰可孰為
要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遺書云不專一則不
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見靜坐而嘆其善
學曰性靜者可以為學二程之得於周子也朱
子不言有象山也此予之狂言也婁氏何居焉
○善學者主於靜以觀動之所本察於用以觀
體之所存

太儒學粹

卷上

天

說繼芸軒

人心之田方寸許收其入吾身之府庫充焉出
其餘天下之沛澤隆焉其有不能者皆自棄耳
請以田事為喻方苗之始植也鋤耰之欲土之
易即吾心之放而收焉者也苗之既植其未固

而灌溉之欲其生意之浹洽即吾心之迷者復日涵養乎義理之中以滋焉者也及乎苗之向碩穗既凝矣益芟治其土使熟而狼莠之支蔓遂絕又非吾心既復之後戒謹恐懼之不忘使非僻勿得以干焉者類耶自始至終循其序而用吾力焉無欲速之心則耒耜之田與吾方寸之田一施之無二道也然盡力於耒耜之田者其獲美稼盡力於方寸之田其獲豈直美稼哉孟子稱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大儒學粹

卷八

手

贈彭惠安調謫別言

忘我而我大不求勝物而物莫能撓孟子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一也而無以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於外物不累於耳目不累於造次顛沛焉飛魚躍其機在我知此者謂之善學不知此者雖學無益也

為學莫先於為己為人之辨此是舉足第一步

書自題大塘書屋詩後

予賦五言近體一章既以答蔣世欽世欽少之予乃究言詩中之旨首言大塘書屋乃中書蔣世欽所建頌聯言為學當求諸心必得所謂虛明靜一者為之主徐取古人緊要文字讀之庶能有所契合不為影響依附以陷於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學法門也頌聯言大塘之景以學之所得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理洞如然非涵養至極胸次澄徹則必不能有見於一動一靜之間縱百揣度祇益口耳所謂何思何慮

大儒學粹

卷八

手

同歸殊途百慮一致亦必不能深信而自得也未聯借方士之丹以喻吾道之丹卒歸之龍門者明其傳出於程子而人未之知也拙見如此未知是否然予於世欽不可謂無意矣

敦仁篇第七

與賀克恭

比見克恭與人謫論費氣力太多鋒鋦太露有德者似不如此逼切更望完養令深沉和平乃為佳耳

與賀克恭

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闊遠踐履要篤實能是四者可以言學矣

與賀

士大夫出處去就分明已占了好田地更能向學求向上一着不枉費浮生歲月豈不抵掌為之三嘆乎

與賀

接人接物不可揀擇殊甚賢愚善惡一切要包

大儒學粹

卷上

三

他到得物我兩忘渾然天地氣象方始是成就處

與廷實

見子長寄定山先生詩可是率爾定山豈可輒寄以詩耶後生且存取謙退此進學之地也

與張廷實

得正月廿日書百錢自喜貧者說全學能以此自檢其過人遠矣甚賀甚賀斬釘截鐵工夫當自益但須由其道耳由其道而往無遠不至也

或謂廷實氣高好自是不能下人此觀與民澤諸作殊有意思未必盡如或者之論也大抵虛已極難若能克去有我之私當一日萬里其他往來踈數不計也睡起憤憤不多及

與羅一峰

學者先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此言最可玩味言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變急為緩變激烈為和平則有大功亦遠禍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

大儒學粹

卷上

三

謂謝元吉曰氣質美者固是美然不純所以又有學以填補之如勇者多強其所不知以為知強其所不是以為是若能充之以廣大養之以和平去其勇之病全其勇之善何遠不至哉

與羅一峰

聖賢處事無所偏主惟視義如何隨而應之無往不中吾人學不到古人處每有一事來斟酌不安便多差却隨其氣質剛者偏於剛柔者偏於柔每事要高人一着做來畢竟未是蓋緣不

是義理發源來只要高去坊以差自常俗觀之故相雲泥若律以道均為未_非

忍字贊

七情之發惟怒為遽衆逆之加惟忍為是絕情實難處逆非易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勵過一百忍為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有濟如其不忍傾敗立至

與張廷實

承喻出處與逃患兩事此重則彼輕足下之論偉

宋儒學粹

八卷上

言

矣但須觀今日事體所關輕重大小酌以淺深之宜隨時屈信與道消息若居東微服皆順應自然無有疑滯孔子曰知幾其神乎今以衆人有滯之心欲窺聖人至神之用恐其不似也更俟他日面論以決之

與廷實

省城之遷不決緩急無所歸決恐干累於人今歲創脩祠墓凡五處財用竭矣不如且置之近聞總督之請於上萬一東山復來地方可以少

安亦未可知也廷實念我深不自知其傷於楚舌昨見白洲憲長問何以不決老朽不敢盡言正為此也蓋有離世樂道如戴簡以居東池之地然後可當弘農公之賜主之以鄭公司馬在康節則可無康節之才與量豈不為識者所譏乎有可得之勢無可受之義取舍之間甚不苟也

與鄧督府

依蒙手書錫之名香歲曆別奉鈞帖令本縣月

宋儒學粹

八卷上

重

給白米一石撥人夫二名不敢當不敢當執事所稱逋野誠隱逸士如今日之賜使逋等受之宜也其不受未見其讓之過也某何敢自列於古之名流哉某無寸善可以及人有田二頃耕之足以自養而又受賜於當道以自列於古之名流其急於自脩亦甚矣

與李白洲憲長

近者諸姪以鹵田之訟上千臬司此未論是非只觀古人所以教於家化於州閭其道何如甚

可愧也甚可愧也今聞臬司公處分之二論之如法加強占者罪恐其不堪故具此白此輩愚民亦嘗遣人諭之不肯信卒罹於法誠可哀憫伏乞先生操縱法外之意曲垂寬貸老朽此外別有處之使知感激彼此無怨乃為盡耳亮之裁之

趙某遣白金數錠為太夫人壽先生不得已受之戒家人勿啓後某以贓去官先生追而還之其人感泣提舉江某慕先生特甚在海北時常

大儒學粹

八卷上

妻

遣人候問起居亦數以白金為先生壽至卒于官也先生盡封還以為賻參政伍某僉事戴某等以次各遺金欲新先生居却不可乃為營小廬山書屋以處四方學者初年甚屢常貸鄉人僉事陶公知之遺田若干頃晚年按察使李某做鄭富公故事破數百金買園一區於羊城先生皆却不受封券至于三四往返御史熊達做洛陽故事欲建道德坊以風士類先生力止不可乃議創樓於江許為往來嘉賓盍簪之所榜

曰嘉會先生曰斯可矣行人左某出使外夷必其師某意致白金三十星先生亦却不受巡撫湖廣都御史謝某遺先生壽木甚美一日其交厚陳某卒遺言必得木如先生者其子以告先生即舉以畀之林良者以畫名天下嘗惠意作一圖為先生壽惠州同知至閱之愛甚先生亦即畀之無復吝色布政周某某時同遊大學所藏古今人墨跡愛逾拱璧先生因借閱經旬不還數取先生嘆曰試君爾君得非玩物喪志者乎

大儒學粹

八卷上

妻

某遂大有警發

助金已領西山之遺孟水難消况若是重耶黃涪翁謂旋渦中佛不能掇落水羅漢今廷實攜家行萬里費皆已出非旋渦中佛歟

與張聲遠

平居相與論議慷慨未嘗不以外生死為達填溝壑為賢一旦臨大故不可堪忍之時尊卑疾病盈室家無錢財作何措置

與張廷實

守道無求於人携十數口在路日飯米一斗何
以給之使內不遺於親外不欺於君進退取舍
槩於義此古人難之非直今日也但當日勉其
難勿輕自恕此則區區所望於廷實者不敢不
盡也

古之為士者急于實之不至今之為士者急于
名之不著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耻也今人大
抵無識見便卑闕得甚愛人道好怕人道惡做
出世事不得正坐此耳吾輩心事實諸鬼神焉

太儒學粹

卷上

五

往而不泰然

復趙提學

伏讀采諭執事所以進僕者至矣所以教僕者
亦至矣僕一顛愚人耳凡百無所通曉惟知自
守而已曩者至京師與諸賢士大夫游日聽其
論議天下之事亦頗有益惟是愚情終不能少
變以同乎俗是以信已者少疑已者多也承諭
有為毀僕者有曰自立門戶者是流於禪學者
甚者則曰妄人率人於偽者凡於數者之詆執

事皆不信之以為毀人者無所不至自古聖賢
未免見毀於人甚矣執事之心異於時人之心
也僕又安敢與之強辯姑以迹之近似者為執事
陳之孔子教人文行忠信後之學孔氏者則曰一
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而動直然後聖可

學而至矣所謂自立門戶者非此類歟佛氏教
人曰靜坐吾亦曰靜坐曰惺惺吾亦曰惺惺調
息近於數息定力有似禪定所謂流於禪學者
非此類歟僕在京師適當應魁養病之初前此

太儒學粹

卷上

五

克恭亦以病去二公皆能審於進退者也其行
止初無與於僕亦非僕所能與也不幸其迹偶
與之同出京之時又同是以天下之責不仕者
輒涉於僕其責取証於二公而僕自己丑得病
五六年間自汗時發母氏加老是以不能出門
耳則凡責僕以不仕者遂不可解所謂妄人率
人於偽者又非此類歟僕嘗讀程子之書有曰
學者當審已何如不可恤浮議僕服膺斯言有
年矣安敢爭天下之口而浪為憂喜耶其晦也

不久則其光也不大其誦也不甚則其信也不長物理固亦有然者矣僕或不為此戚戚也且僕聞投規於矩雖工師不能使之合雜宮於羽雖師曠不能使之方則方圓之體不同緩急之聲異也尚何言哉惟執事矜其志而略其迹取之羣咻之中置之多士之列則天下之知僕者無如執事矣

示學者帖

諸君或聞外人執異論非毀之言請勿相聞若

宋儒學粹

卷上

聖

事不得已言之亦須隱其姓名可也人氣稟習尚不同好惡亦隨而異是其是非非使其見得是處決不至以是為非而毀他人此得失恒在毀人者之身而不在所毀之人言之何益且安知已之所執以為是者非出於氣稟習尚之偏亦如彼之所執以議我者乎苟未能如顏子之無我未免是已而非人則其失均矣况自古不能無毀盛德者猶不免焉今區區以不完之行而冒過情之譽毀者固其所也此宜篤於自

脩以求無毀之實不必以為異而欲聞之也昔呂蒙正拜副相一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叅政乎同列欲詢其名遽止之曰知當終身不忘不如勿聞賢者所存固異於人也諸君亦宜念之

與學者

着此利害不免開口告人此淺丈夫也伊川平生與東坡不合至於成黨自來未嘗向人道及真無愧於斯言矣

與謝元吉

宋儒學粹

卷上

聖

先生謂無天下盡非之理修己者當自點檢直到十分是處不可強執已見惟在虛以受人王瑩中云白沙先生訪定山定山拏舟送之有維揚一士人同行數十里士人素滑稽是日極肆談鋒盡衽席褻昵之事人不堪聞故以是為二老困定山怒不能忍幾至厲聲色迨明日餘恨猶未已白沙則當其談時若不聞及其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之

與謝伯欽

聞子酣於鬪矣老衰無能為援請竭端末利害
為子籌之知貪得之為害絕禍於未形上策也
不役一錢不損一人以直道爭官府失得付之
於數必不已而與之均焉中策也損財以爭而
家日耗殺人以爭而冤日積僥倖錙銖難得之
利自遺鈞石不測之憂此下策也若能歸咎於
已舍之勿爭以分產悉推諸弟清修苦節以立
於世如子才不出十年天下皆服其義而仰其
德今聞洋洋播於四方輝光赫赫流於無極視
太儒學粹
八卷上
平生不得意處如秋風之振木葉零亂脫落無
復芥蒂之跡因敗成功此又策之奇者也諸策
惟上策省力而易行然已無及矣其餘可否更
請擇之

與鄭舉人

昔錢宣靖公推官同州有富民亡其女奴女奴
父母訟於州州命錄事鞠之錄事實併於富民
不獲乃覈富民父子共殺女奴罪應死公疑其
獄留數日不決錄事詎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

死罪耶公笑謝密使人訪求女奴得之卒免
民父子於死知州以公雪冤死者數人欲為論
奏其功於朝公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
冤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
當置錄事於何地耶錄事詣公叩頭請謝公曰
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僕每讀書見此等
事未嘗不歎息古人用意之厚而平生區區所
存亦未多愧頃因田土細故與足下有言足下
遽賜手札辭亦費矣假令質成於官司尺寸壤
得未足為喜而此事一白則直在已而曲在人
斯自慚耳僕非不願為古人之高特事有專主
義不容於自遂惟足下亮之而已

與周用中兄弟

天地自然之利人得而取之何分彼我使諸子
姪如老朽何所不讓使老朽如諸子姪亦何所
不爭尚義不如就利尚德不如用智朝三暮四
口與心違強之以其所不能則怨諸君豈不謂
然乎今只以鄭明府所書券為實更不問其是

非但據用中用到價銀若干老朽願償之如此
既不獲罪於鄭又不負用中諸子姪亦可以釋
然矣解紛之策莫過於此諸君其亮之

先生少時鄰人有侵其屋地者欲威之以力揚
言於衆曰陳氏子異日他出我必辱之於途及
見不覺自失先生曰尺寸地吾當為若讓之其
人竟慚而去又有侵其田者處亦如之後復有
盜葬其祖墓者先生怒曰此義不共戴天也彼
不悛吾即訟之官吾敢沽虛名而失大義哉盜

大儒學粹

八卷上

四

葬者果悛

常道如菽粟布帛時而措之如冬裘夏葛不離
人倫日用之間故道率其常者無顯顯之形也
○事變生於不測智者盡謀勇者盡力損軀握
節死生以之夫然後見其異也而豈人之所願
哉

與陳德積

聞近被繫郡獄縣切懸切計今常道多明察想
不加害於無罪之人否泰數也勿過為隕越人

不幸所遭有甚於此者亦無可奈何且安心順
命善將攝為禱

其在困也不自卑而失守其處亨也不藉勢而
微利○凡天損之來吾無以取之可以言命矣
○君子但求無媿於心而已禍福之來有命

與賀克恭

人無氣節不可處患難無涵養不可處患難如
唐柳宗元不足道韓退之平日以道自尊潮州
一貶便也撐持不住如共太顛往來皆是憂愁

大儒學粹

八卷上

四

無聊急急地尋得一人來共消遣此是無涵養
若坡老便自不同作示虎兒詩云獨倚枕榔樹
閑挑草撥根謀生看拙否送老此蠻村又云日
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此皆是患難
奈何不得氣象何其壯哉若加之涵養則所見
當又別

書和倫知縣詩後

屠沽可與共飲而不飲彭澤公田之釀古之混
于酒者如是與獨醒者不相能而同歸于正雖

同歸于正而有難易焉醒者抗志直遂醉者韜
光內映謂醉難於醒則可今之飲者吾見其易
耳非混于酒而飲者也烏虐安得見古醉鄉之
逃以與之共飲哉

田野之人濫竿士列凡於公卿之門惟知尊敬
盡禮而已不敢隨衆奔走以負其初其有賜於
某者既於家中拜受更不進謝

歷事吏部文選先生日捧案牘與群吏雜立廳
事下朝往夕返不少怠郎中等官皆勉令休對

太儒學

八卷上

異

曰某分當然也侍郎尹某聞而賢之遣子從學
力辭不納

素馨說

草木之精氣下發於上為英華率謂之花然水
陸所產妍媸高下美惡不等蓋萬不齊焉而人
於其中擇而愛之凡欲其有益於事非愛之而
溺焉者也產於此邦曰素馨者香清而體白郁
郁盈盈可掬可佩貫四時而不凋供一賞而有
餘亦花之佳者也好事者致於余余既愛之遂

盈究其用取花之蓓蕾者與茗之佳者雜而貯
之又於月露之下掇其最芬馥者置陶瓶中經
宿以俟茗飲之入焉然則是花之用於人雖不

若麻縷之與菽粟然蓋亦不為無用也人之資
於麻縷為其可以溫也資於菽粟為其可以飽
也得之則生弗得則死今是花也吾取焉姑以
其能郁郁盈盈少裨於茗耳雖不汲汲可也不
汲汲由用之之可已也使是花之於人如麻縷
之與菽粟然又安可已哉可已而已不可已而

太儒學

八卷上

異

不已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於道其庶幾乎治
國其庶幾乎

夫人之生陰陽具焉陽有餘而陰不足有餘生
驕不足生吝受氣之始偏則為害有生之後習
氣乘之驕益驕吝益吝驕固可罪吝亦可鄙驕
與吝一也不驕不吝庶幾乎

與伍光宇

賤軀失養百病交集近過胡按察請教以心馭
氣之術試效立見驗但日用應接事煩不免妨

奪工夫不精今欲自五月一日為始以家事權屬之老母非大賓客令諸兒管待及光宇未復白沙借尋樂齋靜居百日有驗即奉還也

與馬貞

前日舟中與一之談及神理為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人不知此虛生浪死與草木一耳神理之物非但不可戀着亦其勢終不能相及於我何有伯幹病至此當大為休置縱未至灑脫地亦漸省得此境亂幸而天年未盡便從此覺

大儒學粹

卷上

哭

悟神理日著非小益也

敦仁篇第八

道學傳序

自炎漢迄今文字記錄著述之繁積數百千年於天下至於汗牛充棟猶未已也許文正語人曰也須焚書一遭此暴秦之迹文正不諱言之果何謂哉廣東左方伯陳公取元所脩宋史列傳中道學一編鑲板與同志者共之宋史之行於天下有全書矣公復於此留意焉噫我知之

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後世由聖門以學者衆矣語忠信如聖人鮮能之何其與夫子之言異也夫子之學非後世人所謂學後之學者記誦而已耳詞章而已耳天之所以與我者固懵然莫知也夫何故載籍多而功不專耳目亂而知不明宜君子之憂之也是故秦火可罪也君子不諱非與秦也蓋有不得已焉夫子沒微言絕更千五百年濂洛諸儒繼起得不傳之學於遺經更相講習而傳之載於此編者備矣雖與天壤共救可也抑吾聞之六經夫子之書也學者徒誦其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猶未免於玩物喪志今是編也采諸儒行事之迹與其論著之言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自我者也蓋以我而觀書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此野人所欲獻於公

大儒學粹

卷上

哭

與四方同志者之芹也

與賀克恭

歸去遼陽杜門後可取大學西銘熟讀求古人為學次第規模實下工夫去做黃卷中自有師友惟及時為禱

與林君

學勞攘則無由見道故觀書博識不如靜坐作詩鍊語尤非所急故不欲論為學讀書已是第二義

太儒學辨

卷上

辛

敦仁篇第九

贈容一之歸番禺序

容生卓錫無地從予遊者十有一載未嘗對人作皺眉狀入京師見聲利烜赫輒不樂語人曰古之仕者將以行其志耳徒食人祿而不知耻雖吾不能以一日居生之志可謂篤矣顧以予之疎繆不能輔其為仁是生雖有美質而其學未底于成由吾之虛名誤之也雖然生之志豈易量哉聖賢之言具在方冊生取而讀之師其

可者改其不可者直截勇往日進不已古人不

難到也但恐游心太高著蹟太奇將來成就結

裹處既非庸常意料所及而予素蹇鈍胡能追

攀逸駕仰視九霄之上何許茫茫生方銳意以

求自得亦將不屑就予又安知足履平地者果

為何如也千里之行始乎跬步生慎思之陳先

生習忘久矣生歸見毅卿其亦以是語之

疑而後問問而後知知之真則信矣故疑者進

道之萌芽也信則有諸已矣論語曰古之學者

太儒學辨

卷上

壬

為已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又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夫道雖極於高妙而

實不離於人之心泛而議之若隱而難知近而

驗之甚顯而易見

與賀克恭

今日與克恭別未知再會之期若不發端言之使克恭終身事業只是以名節結果孤負了好美質嗟過了好時節如此則是某之罪也

與民澤

碧玉樓臥病踰半月忽得手札讀之喜甚遂忘其病也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也才覺病便是藥也眼前朋友可以論學者幾人其失在於不自覺耳近因衰病精力大不如前恐一旦就木平生學所至如是譬之行萬里之途前程未有稅駕之地真自枉了也思於吾民澤告之非平時漫浪得已不已之言也倘天假之年其肯虛擲耶

與趙日新

太儒學粹

卷上

垂

念生忠信之人可以共學然問之者未切告之者無序生雖有求於我其何補於日用乎賓陽陳掌教可人也可一通之

與鄧球

眼中朋友求可與言者不可多得世味之移人者不少大者文章功業然亦為道之障為其溺也足下苟有見於此幸甚幸甚

再與趙提學

記語類所載文公力疾與學者語勉齋見而止

文公曰除是楊朱不理會人我即不曾學得楊朱亦此類也執事顧以為不可乎

與廷實

孫侍御屏置公事千里一顧別後連枉數詩不可謂無意於區區者惜其所急者筆札間細事某且引之於道既有以復之矣又慮薄俗不可處喻人亦難不知我者且以我為慢會間以一言擴之使彼此有益

送李世卿還嘉魚序

太儒學粹

卷上

垂

世卿之文出入經史跌宕縱橫筆端衮衮不竭來數千言沛然出之若不為勢利所拘者予時未識世卿而知世卿抱負有大於人既不忘于心亦時於詩焉發之或聞論當世士有文章必問曰如李世卿否然父意世卿少年凌邁高遠則有之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世卿未必能與我合孰知世卿有意於來耶自首夏至白髮至今凡七越月中間受長官聘修邑志于大

雲山五十餘日餘皆在白沙朝夕與論名理凡
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
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
之妙非見聞所及將以待世卿深思而自得之
非敢有愛於言也時時呼酒與世卿投壺共飲
必期於醉醉則賦詩或世卿唱予和之或予唱
而世卿和之積凡百餘篇其言皆本於性情之
真非有意于世俗之贊毀予所未言者世卿終
當自得之

太儒學粹

卷八

書

與一峰

君子未嘗不欲人入於善苟有求於我者吾以
告之可也強而語之必不能入則棄吾言於無
用又安取之且衆人之情既不受人之言又必
別生支節以相矛盾吾猶不舍而責之益深此
取怨之道也不可不戒越與楚不相能非有生
之初習使然耳習之久殆與性成夫苟欲變之
非百倍其功持之以久不可使化而入今若以
為越者一人驟而號於楚地曰去而為楚者以

從我楚得不群怒而逐之乎然則如何曰守其
為越者無遽責楚以必同庶乎其免矣
先生教人隨其資稟高下學力淺深而造就之
循循善誘其不悟者不強也至於商賈僕賤來
謁者先生悉傾意接之有叩無不告故天下被
其化者甚衆

賀克恭云

往年承教於都下恩惠之厚沒齒不忘別來十
有六載慕仰盛德如昨日然時一展拜尊像便

太儒學粹

卷八

書

是即溫聽厲也第以南北萬里不得朝夕侍函
文為此生之大恨耳

先生與人交無生死炎涼之別友人莊杲病遺
書求先生門人知醫范規者往規貧不能赴先
生即備行纏服食津遣○先生病時知縣左某
以醫來先生病已亟矣門人進曰藥不可為也
先生曰飲一匙盡朋友之情飲已作詩遣之

與容珪帖

絢等雖在門牆其與拙者之意實未相接徒以

名分相繫為美談耳雖然賢於吠雪者多矣廣收而勿拒小警而大遺其諸全交與待衰俗之意乎

與林蒙菴

賢者之愛人也期于德不賢者之愛人也期于姑息讀蒙菴之書知蒙菴之愛我亦如我之愛蒙菴也雖然有甚愛者有甚憂也蒙菴之愛我甚其於人也則憂僕之自愛則憂其於人也則否憂其憂無憂人之憂其亦有以異乎蒙菴官

大儒學辨

卷八

五

于朝也則行乎朝僕之居山林也則行乎山林蒙菴欲以其道施諸人僕猶未免於自治其不能無憂一也在己在人則殊耳古之為士者急于實之不至今之為士者急于名之不著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耻也僕竊願與諸公共勉焉若夫往來音問之有無各隨所感應之宜疏疏宜數數不過乎情不弛乎敬惟當乎時義焉耳此之謂易也必曰我無利乎彼我勿言不可也持此以廣蒙菴之意何如

康齋易知耳予年二十七游小陂聞其論學多舉古人成法由濂洛關閩以上達洙泗尊師道勇擔荷不屈不撓如立千仞之壁蓋一代之人豪也其出處大致不暇論然而世之知康齋者甚少如某輩往往譏呵太甚

胡居仁執守甚堅灑落不如莊孔暘林緝熙氣質甚平果決不如沈真卿惟灑落有壁立萬仞之志惟果決有真金百鍊之剛它日造就擔當斯道孔暘真卿而已

大儒學辨

卷八

五

復李世卿

圭峰山靈相候已久何濡滯爾耶世情不可盡徇盡徇則失已與諸鄉老龍興寺舍相對竟日孰與置一榻於圭峰為足快也

與戴憲副

小廬岡書屋近方粗完四方士來遊白沙者於此處之能使退休腐人暮齒不忘于學猶日與二三子周旋考德問業其中庶幾其少有得焉則此屋之名或有可配此山林無窮是亦執事

之賜也

和易篇第十

李承勛曰白沙資質高明而虛靜所得為多故所見高妙至其德立道尊體任自然從容和易不事矯飾其所以致之者有自矣

林見素俊曰先生身長八尺眼黑色有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斗開穎絕人舉于鄉棄而從康齋始而求之博久之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遂以求大儒為依歸其立志甚篤嚮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落清洒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與天地同流擊壤同其自得焉

和易篇第十一

君與親一也在親為親在君為君世寧有篤於親而遺其君者乎○孝子之事其親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致愛則存致慈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奚存歿間哉吾聞之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

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

釜三千鍾如鷦雀蚊虻相過乎前也今夫祿之不逮養曾子悲之亦知曾子所以顯其親於無窮者何如哉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韓退之稱孟東野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混混與世相濁濁其心追古人而從之抑聞之子不私於親非子也士不明於義非士也賢者審擇內外取舍之宜以事其親盡愛日之誠而無不及之悔在我而已○君子所以報其親蓋自有其大者顧吾之所立何如耳

與何時矩

太夫人一旦厭世時矩不幸遭此痛極奈何奈何今日之慟昔日之思何者為怨何者為憾縱浪大化此往彼來吾將較計其短長非耶溝填壑委在我者一切任之而獨留情於水菽非耶賢者力行已志惟恐一事不底于道其能合於親者幾何吾重為時矩悲之

與希說

先府君奄忽傾逝衰病多遺不得奉慰罪罪此日寒甚想孝履如宜棄禮從俗壞名教事賢者不為願更推廣此心於一切事不令放倒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老拙所見多矣願希說勉之

與容一之

先妣墓即日塋封粗畢遣人去采藤縣木為祭享之室使人守之立祭田求墓誌事皆不可缺

東儒學粹

卷上

五

又不知人子思慕其親而欲報之其大者安在耶困於財限於分蓋亦無可議矣近苦憂病相持無以自遣尋思只有虛寂一路又恐名教由我壞佛老安能為我謀也付之一嘆而已○先生孝弟出於天性事太夫人甚謹朝夕不離側太夫人非先生在側輒不食食且不甘先生在側外太夫人有念輒心動亟歸果然母子愛慕惟日不足太夫人頗信浮屠法及病以佛事禱先生從之御史王鼎曰此見先生變通處也先生

北行時不能別太夫人欲倣徐仲車故事伯兄不可乃止太夫人耄耄康強先生以古稀年顧多病嘗慮一旦身先朝露不能送太夫人終每夕具衣冠秉燭焚香露禱于天曰願某後母死後葬太夫人服闋絕不衣錦繡人問之曰向者為親娛耳先生以七十孤子居九十歲母喪哭擗食素一如先王之禮事伯兄如事父坐必隅坐太夫人兄弟之子林某幼無依先生收育教之成人至割田廬以樹其家

東儒學粹

卷上

五

何廷矩為郡生以文行見器重及秋將試廷矩一旦謝去提學胡公弗能止親舊欲其仕進羣來譁廷矩廷矩閉門拒之有讓其母謝曰兒削行為君子耳吾何尤廷矩倍益勵若負重進進不取少懈母之訓使然也

進脩在我成我者天也兩山先生識量終非時流可比前此廷實不以出處之義告之豈非惑耶今而後父子間自為知己他人莫能與也

與寶安諸友

功服不得科試程子據禮言之當如此亦古人常事耳在今日可以望於賢者而不可律衆人也若曰父母喪在淺上雖服已除亦不應試此又過今之人遠甚子逢自量力為之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為之而力弗逮反暴其氣矣

復陳冕

貴恙漸平復喜慰之至更慎小愈以俟秋闈之選幸甚幸甚得失雖云有命然便委之命亦恐未盡

與李德孚

八卷上

奎

與李德孚

吾人所學正欲事事點檢今處一家之中尊卑老少咸在纔點檢着便有不由己者抑之以義則拂和好之情於此處之必欲事理至當而又無所忤逆亦甚難矣如此積漸日久恐別生乖戾非細事也將求其病根所在而去之祇是無以供給其日用諸兒女婚嫁在眼不能不相責望在已既無可增益又一切裁之以義俾不得妄求此常情有所不堪亦乖戾所宜有也昔者

羅先生勸僕賣文以自活當時甚卑其說據今事勢如此亦且不免食言但恐欲紓目前之急而此貨此時則未有可售者不知何如可耳老兄幸為我一籌之此語非相知深者不道惟心照

與李德孚

某聞古之廉士資送其子有鬻一犬而足者今犬之值幾何貧者雖有百犬不以資送鬻也不鬻則恥之矣恥非其所恥何所不至甚矣俗之

與李德孚

八卷上

奎

能移人也別紙稱清門羅某何敢不從脫尚未免芥蒂人言則莫若崇儉以導之令盡去俗樣異時資送之來白沙必勿留一塵以累吾自然幸甚凡此一聘之費大率不過十金但如來教則太近俗而惡無文故以釵與幣易之而侑以羊酒不審以為何如

書韓莊二節婦事

烏庠二氏之生其相去且千載韓故相國休之孫女莊雷郡庶人妻貴賤雖殊其死於義一也

心事如青天白日皎乎其不可尚辭氣如大冬嚴雪凜乎其不可犯是豈資學問之功哉是豈嘗聞君子之道於人哉亦發於其性之自然耳今之誦言者咸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顧利害比二氏乃能之學者顧不能於此然則從事於詩書反無所益彼之弗學乃能不壞其性何耶是必有所以然者學止於誇多鬪靡而不知其性為何物變化氣質為何事人欲日肆天理日消其不陷於禽獸者幾希矣予讀二氏之

大儒學粹

卷上

畜

辭有感故錄而藏之○程節婦鍾氏子也孀居二十七年貧甚先生嘉其節表以詩復歲時遺以綾布

張翊曰先生少負氣節每出少挫歸輒對伯兄泣不食房婢偶露體告太夫人必黜之乃已○嘗買婢得邑人尹氏女旣而知之嘆曰良家子也命內人撫育如己女及笄擇婿嫁之

家之譜國之史也本始必正遠邇必明同異必審卑而不援高微而不附彰不以貴易親不以

文覆愆良譜也莫不有家也小大異焉莫不有世也升降異焉自吾之世推而上之缺其不可知者存其可知者良譜也世假譜以存者也譜存之家是名世家脩譜者不知世之重也援焉以為重無實而借之詞吾不欲觀也○國史記事畧與家譜同史主勸懲譜勸而不懲不脩其世而以譜重君子不重也卒亦不勸而已矣存世者譜也存而重之譜乎世之重以德譜之重以言德與言孰重重世乎重譜乎

大儒學粹

卷上

奎

和易篇又第十一

天道至無心比其著於兩間者千恠萬狀不復有可及至巧矣然皆一元之所為聖道至無意比其形於功業者神妙莫測不復有可加亦至巧矣然皆一心之所致心乎其此一元之所舍乎昔周公扶王室者也桓文亦扶王室也然周公身致太平延被後世桓文戰爭不息禍藏於身者桓文用意周公用心也是則至拙莫如意而至巧者莫踰於心矣

古蒙州學記

立山本州治在桂林平樂之間為藩腹心今之憂無控暴之地以居民耳州役則民定尋請於上許之乃營立山是役也謝公綬與按察副使范公鏞都指揮王公輔更主相之明年丁酉州治成方進軍荔浦時桂山巖恃險後下一軍怒將盡殲之謝公廉其脅從者得七百餘人釋遣歸農賊以此傾信招所至徭獍視我立山咸來此公以好生一念之仁代血戰數萬之兵也嗟

太儒學粹

卷上

亥

夫七百死命歸農何致群兇之納欵州亡州復在民何關於公之一念動於此應於彼默而觀之一生生之機運之無窮無我無人無古今塞乎天地之間夷狄禽獸草木昆蟲一體惟吾命之沛乎盛哉程子謂切脉可以體仁仁人心也充是心也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以保妻子可不思乎

聖朝倣古設學立師以教天下師者傳此也學者學此也由斯道也希賢亦賢希聖亦聖希天

亦天立吾誠以往無不可也此先生之所以為教也舍是而訓詁已焉漢以來陋也舍是而辭章已焉隋唐以來又陋也舍是而科第之文已焉唐始濫觴宋不能改而波蕩於元至今又陋之餘也夫士何學學以變化氣質求至乎聖人而後已也求至乎聖人而後已而奚陋自待哉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周先生師表一方彭君為州守謁文山澤之癯非俗吏是以冒言之諸生疑焉請質於周先生其必有興起焉者甲

太儒學粹

卷上

亥

倡焉乙和焉俛焉孜孜其傳寢多其化寢博其於公也有光焉則斯文也其猶庶幾泮水之頌歟於是乎書

賢人屈伸在道

需者事之賊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可也

與朱都憲

執事又以韓退之之事見鼎退之雖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肯枉尺直尋退之以書干宰相僕固不得舍孟而學韓也

復彭方伯書

執事以賤名污薦尺天官以執事之言為重亟賜允行近者蒙遣守令降臨衙宇書幣煒煌先後疊至太守執竿宣諭於庭曰是大方伯彭公使某歸陳白沙微幣也聞命兢惶罔知攸措執事當世之豪傑也吾黨以執事為模範斯文以執事為司命廟堂以執事為柱石執事一嘖笑一舉措天下將視以為輕重取舍甚哉執事之動不可輕也僕本麋鹿之性者也雖少讀書全

太儒學粹

卷上

完

無抱負中歲閉門惟近藥餌好事相傳類多失實執事徒信人言以為可用斯名一出士類揚之閭里榮之僕不知何以得此於執事意者方今之俗廉耻未興將以興之歟奔競未抑將以抑之歟不然執事眼高一世必不以天下之望負天下之人也夫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誠之至者其動也速才之周者其治也廣才與誠合然後事可成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恭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聖人過化存神之妙雖不可

一二窺測天下不動不治動以治之聖人與學

者一爾未有不須誠以動不須才以治者也如僕者忠信不脩章句為陋才既不足以集事誠又不足以動物徒以虛名玷污薦尺進則無益於事徒喪所守以上累執事之明止則人將以我為固守一節非通於道者亦非所以立大中而奉明訓也二者之慮往來乎胸中幾日而後決之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開以夫子為的者也夫子不能使之仕何則人之知

太儒學粹

卷上

完

與林緝熙

別紙見示奏章此事在今日不言而去揆諸易果不當歟夫以無所着之心行於天下亦馬往

而不得哉老孺人之旁計未能粹離而平湖之
旆亦難久留不審何以處之區區注仰之私與
月俱積

與謝元吉

沮溺接輿輩後人溺於富貴者見孔子道他不
是却以藉口如何得他首肯他雖偏過於高後
人偏淪於汙他猶不失為漸之上九後來藉口
者却是晉之九四一則鴻漸于逵一則晉如碩
鼠鴻也鼠也何異雲泥之相隔耶

太儒學粹

卷上

七

與張廷實

昨見范能用道定山事可惟恐是久病昏了也
出處平生大分顧令兒女輩得專制其可否耶
吾意定山為窘所逼無如之何走去平湖商量
幾日求活一齊悞了也

與黃大叅

人出處進退去就之節不可苟也非但不可苟
仕亦不可苟止始者執事由端陽入省履任之
初枉棹白沙獲聞仕止之言夫絕塵步驟固知

其不與凡馬同然不謂得意而往超然脫其銜
勒一息萬里如是速也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
何曾見一人非靈澈寄章丹詩耶流傳世間識
者笑之執事真無負斯言哉病卧山樓聞此信
息竊以為喜他皆未暇論

與謝元吉

人心上容着一物不得纔着一物則有礙且如
功業要做固是美事若心心念念只在功業上
此心便不廣大便是有累之心是以聖賢之心
廓然若無感而後應不感則不應又不特聖賢
如此人心本來體面皆一般只要養之以靜便
自開大

太儒學粹

卷上

七

顏淵問為邦孔子斟酌四代禮樂告之顏淵處
士也何與斯理耶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
求其志不遷不貳以進於聖人用則行舍則藏
夫子作春秋之旨不明于後世矣後之求聖人
者顏子其的乎時乎顯則顯矣時乎晦則晦矣
語默出處惟時夫豈苟哉

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其智收顯名於當年精光射來世者也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時也隨時詘信與道翱翔固吾儒事也

題余別駕中流砥柱圖後

予於別駕非相啖以利者也故不為諛辭其辭曰使君使民不厭真使君為臣莫愛身使君不以榮落為詘信死生為戚忻而以嗜慾為伐性之斧斤千秋萬歲難磨滅乃見中流砥柱人謂李侍御曰御史諫官也繩人於身者也

太儒學粹

卷八

七

與吳順德

當道知人無難惟行其所知善有勸惡有懲則公道明若善惡雜居賢者羞與不肖者伍萬一有陶元亮輩人傲睨于其間其肯為五斗米折腰而不去耶吾懼斯民之不得被其澤也

與徐嶺南

程子曰治天下正風俗得賢才為本秦漢以下論天下之治者必以復三代為至三代之君何君也其政教何政教也苟欲復之從何處下手

耶必如明道先生之言是真能復三代手段也而不見用於時惜哉伏惟大賢為政務實而行自今而往一令之下一政之行必求其有關於風俗者三致意焉是誠聽訟理人之第一義也是誠經綸天下之實地也幸甚幸甚

與林太府

執事以清才理劇郡克勤克慎聞者歛衽胡久淹也位不稱德惠止一邦意者造物付畀于小者速而大者遲乎天氣向暖惟順時加愛以

太儒學粹

卷八

七

需天寵之至

習端而俗正教立而風行民樂生而好亂者息士有恥而慕義者衆則刑罰可省禮義可興國圉可空干戈可戢守令之責盡矣○自有邊患以來狼吞虎噬以殘民之生人所知也湯沸火烈以賊民之性人未必知也顛沛流離死生利害怵于前而父子失其親兄弟失其愛鼓之以鬭爭之風置之於水火之地則五品之倫五常之性與生俱滅誠不可不懼也○學校一也所

以有古今之異者存乎人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程子曰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已夫學以求仕之所施仕以明學之所蘊如表裏形影然臯夔稷契伊傳周召其載於典謨訓誥仕者之所施也有為已之心乎顏曾思孟周程張朱其傳於著述文字學者之所蘊也有為入之心乎諸君子顯晦不同易地而處之有不相能者乎自古有國家者未始不以興學育才為務然自漢而下求諸學校之所得名

太儒學粹

卷上

五

也久也

復江右藩憲諸公

僕生于海濱今五十有四年矣未始聞天下有如是之事悠然得趣於山水之中超然用意於簿書之外旁求儒師俾式多士將以培植化原輔相皇極以無負於斯世斯民也於乎盛哉自

文公歿至今垂四百載仕於江右者多矣其間有能一動其心於白鹿之興廢者誰歟脩而復之既去復顧如吾鄉翟公李公者誰歟文公固有待於諸公也諸公誠念之不宜謀及鄙人鄙人非不欲斯道之明也學焉而不得其術其識昏以謬其志弱以小其氣之餒其行怠肆其文落莫而不章歲月侵尋老將至矣其於聖賢之道非直不能至而已其求於其心措於其躬者亦若存而若亡雖欲自信自止而不可得况

太儒學粹

卷上

五

以導人哉百鈞之任以與烏獲而不與童子慮弗稱乎力也故夫天下之事慮而作者患恒少不慮而作者患恒多千里之足不蹶於遠途萬斛之舟不虞于大水其才足以勝之非不慮而作者也使之不以其誠任之而過其分與自欺而誤人者其失均耳諸公獨不慮至此乎天下有任大責重而祿位不與者苟能勝之則至大至通無方無體故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所謂建諸天地

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其分內也宇宙無窮誰當負荷伏惟諸公念之慮之勿遷惑於衆口期匹休於先賢收回東幣更聘真儒俾諸士子有所效法以無負今日之意也

與葛侍御

頃者廉憲陶公惠書稱執事之命以平後山碑文委僕為之既辭以不能矣竊計區區之私非但執事與當道諸公莫知雖東山亦未之悉也

大儒學粹

卷上

七

僕請畧言之僕每讀宋史至曹彬克金陵一事未嘗不對卷歛衽而歎趙太祖之仁與曹武惠之不伐也蓋自出師以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所得一十九州三軍一百八十縣可謂有功矣武惠視之若無有也捷至群臣稱賀太祖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一萬賑卹之當是時君不知以得地為喜將不知以克敵為功一念好生之仁洋溢上下自

秦漢以來未及見也史臣稱武惠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大夫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士噫何其謙之至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武惠有之今後山之役信有功於民矣諸公豈自與耶此賊近之省城民遭其毒者幾年于茲前此有司固有任其咎者矣夫以今日平盜之功補前禦侮之不及正相乘除在於仁人君子之心視民如傷豈容有彼此先後之間哉夫上之治民當休戚同之夫久病者不以得一日之安而棄補羸之劑病饑者不以得一飯之飽而忘終歲之憂執事試求之百姓憂樂之情而忘其在已必能以趙太祖之所存者處民以曹武惠之所存者處功則光明者益光明矣以僕觀於一時開誠布公未有如執事舍已從人未有如執事樂善忘勢未有如執事以執事之才應天下之務何所不可僕所望於執事者非直以曹武惠輩人為法姑舉其一事之近似者為執事言之耳惟亮之裁之

大儒學粹

卷上

七

吾邑輔城周遭六七里高若干尺東南際水西北鑿城下為池旁植刺竹施蒺藜其中為營門以守嘗記往年西寇之未憑陵高涼以東破關襲城勢如建瓴至此則截然而止如虹霓之收急雨由是而吾民之丘壘以完室家以安雞犬以寧倉箱以盈燕有歲時樂有賓客至於今各得其所者則誰之賜乎始者吾謂陶公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以此而盡吾心則庶政無不修用人無不當理財無不富治兵無不强不知乎此而欲徒恃其末蓋後世以法刼制天下區區之為也公之功固大矣而聖人之道非耶公曰不然行聖人之道有二街內之曰心外之曰權無其心則權為挾私妄作矣無其權雖有其心將安施哉今夫用行伍之人取其長不責其備宥其過以圖其功可也或者過於求實一庇不貸而用舍乖張矣今夫理財於擾攘之秋非常賦剋取之民椎牛釀酒豐犒厚享非以醉飽為德所以作士氣也顧小利

而忘其大體者則朝夕與小吏計牙籌算贏餘矣今夫治兵於閭外號令則大將主之而吾每以偏師從事况夫深山窮谷民獠雜居善惡同狀生殺在前而節制不一沮我者惟以殺無辜為言矣此事之所以難行而心之所以不孚於人也烏虜兵凶器也豈得已哉公從事于茲餘二十年吾民之老者以死少者以壯事功在邊隅日遠日忘蓋不可以無紀而垂告於將來也今西師戒嚴盜賊塞路吾欲於智力之外而綱維乎是則孰與語哉

大儒學粹八卷下

和易篇第十二

李文溪文集序

予嘗語李德孚曰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
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爲大死生之
爲變而況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詘信予奪之
間哉今觀其先世文溪先生遺稿初涉其流渺
茫汪洋若江河之奔駛而又好爲生語險怪百
出讀者往往驚絕至或不能以句以謂文溪直

太儒學粹

八卷下

一

文耳徐考其實則見其重內輕外難進而易退
蹈義如弗及畏利若懦夫卓乎有以自立不以
物喜不以己悲蓋亦庶幾乎吾所謂浩然而自
得者矣然後置書以嘆曰嗟乎此文溪所以爲
文也亟讀而亟思之執卷務盡乃至目倦神疲
欠伸欲起輒回顧屑屑焉不忍舍也夫因言以
求其心攷跡以觀其用故人之深淺畢見
先生常以道之顯晦在人而不在言語也遂絕
意著述故其詩曰他年倘遂投閑計只對青山

不著書

答胡提學

昔者嘗聞歐公作一小簡反復改之有改至八
九次者歐公期於言者也其不苟有如此宜其
傳之遠也吾人大抵以不專之學方其爲之也
鹵莽潦略而不自知又何恠夫古人之不可及
也推之凡事亦莫不皆然蓋非止文一事而已
僕平生拙學於出處語默有不容不致其慎者
不敢不告也僕於送行之文間嘗一二爲之而
不以施於當道者一則嫌於上交一則恐其難
繼守此戒來三十餘年

太儒學粹

八卷下

二

認真子詩集序

詩之工詩之衰也言心之聲也形交乎物動乎
中喜怒哀樂於是乎形之聲或疾或徐或洪或
微或爲雲飛或爲川馳聲之不一情之變也率
吾情盎然出之無適不可有意乎人之贊毀則
子虛長楊飾巧夸富媚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
之教也甚矣詩之難言也李伯樂見王通而論

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四聲八病剛柔清濁靡不畢究而王通不答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辯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之言詩是夫子之所痛也南朝姑置勿論自唐以下幾千年于茲唐莫若李杜宋莫若黃陳其餘作者固多率不是過烏庠工則工矣其皆三百篇之遺意歟率吾情盎然出之不以贊毀歟發乎天和不求合於世歟明三綱達五常徵存亡辯得失不爲河汾子所痛者殆希矣故曰詩之工詩之衰夫道以天爲至言詣乎天曰至言人詣乎天曰至人必有至人能立至言堯舜周孔至矣下此其顏孟大儒歟宋儒之大者曰周曰程曰張曰朱其言具存其發之而爲詩亦多矣世之能詩者近則黃陳遠則李杜未聞舍彼而取此也學者非歟將其所謂大儒者工於道不工於詩歟將未至於詣乎天其言固有不至歟抑其所謂聲口弗類歟

言而至者固不必其類於世或者又謂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則古之可與言詩者果誰歟夫詩小用之則小大用之則大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和上下可以格鳥獸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皇王帝霸之褒貶雪月風花之品題一而已矣小技云乎哉都憲朱公以其所爲詩編次成帙題曰認真子集授簡於白沙陳獻章曰爲我序之公昔語我於蒼梧曰詩非吾所長公豪於辭矣而未始以爲足認真子名集公意有所屬顧覽者未必知而吾以是覘公之晚節也詩雖工不足以盡詩而況於盡人乎謂吾不能於詩而好爲大言不知言者也

夕惕齋詩集後序

受朴於天弗鑿以人稟和於生弗淫以習故七情之發發而爲詩雖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而詩家者流矜奇炫能迷失本真乃至旬鍛月煉以求之於世尚可謂之詩

乎晉魏以降古詩變爲近體作者莫盛於唐然已恨其拘聲律工對偶窮年卒歲爲江山草木雲烟魚鳥粉飾文貌蓋亦無補於世焉若李杜者雄峙其間號稱大家然語其至則未也儒先君子類以小技目之然非詩之病也彼用之而小此用之而大存乎人天道不言四時行百物生焉往而非詩之妙用會而通之一真自如故能樞機造化開闢萬象不離乎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若是者可以輔相皇極可以左

大儒學粹

八卷下

五

右六經而教無窮小技云乎哉今之名能詩者如吹竹彈絲敲金擊石調其宮商高者爲霓裳羽衣白雪陽春稱寡和雖非韶護之正亦足動人之聽聞是亦詩也吾敢置不足於人哉少參任君蒞吾省間過白沙携其先公詩集求一言於卷末予故以詩道略陳之若夫先公吟咏之情具在集中覽者當自得云

與張廷實

承欲學詩自古未有足於道而不足於言者也

學人言語終是舊套

與張廷實

承示諸作驟看似勝前細看詞調欠古無優柔自得忘言之妙看來詩真是難作其間起伏往來脉絡緩急浮沉當理會處一一要到非但直說出本意而已此亦詩之至難前此未易語也文字亦然古文字好者都不見安排之跡一似信口說出自然妙也其間體制非一然本於自然不安排者便覺好如柳子厚比韓退之不及只爲太安排也

太儒學粹

八卷下

六

與廷實

承示跋語推之欲其高反之欲其實用心於內者如是以示一之亦未灑然讀至贈行之作則斂衽歎賞不已

與廷實

因論詩而說學正所謂由積累而至之意

半江改稿翻出窠臼可喜學詩至此又長一格矣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章初學

時亦是如此更無別法也凡學皆然不止學詩
卽此便是科級學者須循次而進漸到至處耳

與廷實

詩不用則已如用之當下工夫理會觀古人用
意深處學他語脉往來呼應淺深浮沉輕重疾
徐當以神會得之未可以言盡也到得悟入時
隨意一拈卽在其妙無涯○古之作者意鄭重
而文不煩語曲折而理自到觀其言可以知其
人彼沉酣世味者泥滓滿腔又惡可與論此哉

大儒學粹

卷下

七

與廷實

近作皆勝舊聲口與拙作相近可愛可愛晦翁
自云初學陶詩平反皆依韻閉門兩箇月方得
逼真自古未有不專心致志而得者更望完養
心氣臻極和平勿爲豪放所奪造詣深後自然
如良金美玉略無瑕額可指摘若恣意橫爲詞
氣簡便一切飛沙走石無老成典雅規矩蕩然
識者笑之

與廷實

廷實近作詩否不必作不必不作道固爾也

批答張廷實詩跋十首

醉以酒俗醒以行獨醒易於醉醉非深於易者
不能也漢郭林宗晉陶淵明唐郭令公宋邵堯
夫善醉矣大抵詩貴平易洞達自然含蓄不露
不以用意裝綴藏形伏影如世間一種商度隱
語使人不可摸索爲工欲學古人詩先理會古
人性情是如何有此性情方有此聲口只看程
明道邵康節詩真天生溫厚和樂一種好性情

大儒學粹

卷下

八

也至如謝枋得雖氣節凌厲好說詩而不識大
雅觀其註唐絕句諸詩事事比喻是少牽強
多少穿鑿也詩固有比體然專務爲之則心已
陷於一偏槩觀所論多只從意上求語句聲調
體格尚欠工夫在若論詩家一齊要到莊定山
所以不可及者用句用字用律極費工夫初須
做古久而後成家也今且選取唐宋名家詩數
十來首諷誦上下效其體格音律句句字字一
毫不自滿莫容易放過若於此悟入方有蹊徑

可尋

與王樂用僉憲

比歲聞南京有莊孔陽者能自樹立於辭不一雷同今人語心竊喜之稍就而問焉果出奇無窮及退取陶謝少陵諸大家之詩學之或得其意而亡其辭或得其辭而遺其意或并辭意而失之蓋其所謂夙生暈血終欠一洗之力而又懼其見譏於大儒君子終所謂技不可曠歲月於無用故絕意不爲凡學於僕者亦以是語之

太儒學粹

八卷下

九

而無有疑焉者矣

詩以道性情故不論工拙然亦當審其所發也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鄙則凡俗倍則背理二者有一焉皆爲辭氣之病非君子所安也周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鏘然發之如鳴鸞鳳如調琴瑟如奏金石千載之下聞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不在詞氣之間乎得之非易言之實難資質美德器深者當默而識之耳宋歐陽文忠公最愛唐人遊寺詩曲徑通幽處

禪房花木深又愛一人送別詩曉日都門道微涼草樹秋云脩平生欲道此語道不得朱文公謂今人都不識此等好處是如何开始因歐公歎賞之至欲求見其所以妙如歐公之意了不可得遍問諸朋友無知者徐取魏晉以下諸名家所作凡爲前輩點出者反覆玩味久之乃若粗有得焉問舉以告今之善言詩者亦但見其唯唯於吾所已言者而已吾所不言者彼未必知也夫然後歎歐公之絕識去今之人遠甚而

太儒學粹

八卷下

十

信文公之言不誣也噫詩可易言哉

送張方伯詩跋

某嘗謂作詩非難斟酌下字輕重爲難耳如此詩第五句清字既研于心又參諸友左揆右度終不可易而非公九載之守不渝某亦豈敢孟浪蓋一字之下其難如此詩其易言哉謹識凡觀人者審於愛惡取舍去就之間足以見之矣所貴乎作者謂其言之不妄可以傳遠

與汪提學

論詩當論性情論性情先論風韻無風韻則無詩矣今之言詩者異於是篇章成卽謂之詩風韻不知甚可笑也情性好風韻自好性情不真亦難強說幸相與勉之知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求之在我毋泥見聞優游厭厭久之然後可及也人自海南來者稱足下事功之偉阮從事至益聞所未聞足慰翹企雖然局於見聞者未必知也如脩古等作誠美矣人徒知慕脩古之名抑孰知脩古之實之著於今日者何如也觀

大儒學粹

八卷下

十一

往可以知來一真一切真得其門而入者無遠弗届也慕竹記文章心許之病未能耳足下欲顯其親於無窮豈專待是耶

復胡推府

承以得卑官爲喜古之善處困者如是雖然未若忘之愈也忘之都無事矣詩本溫厚和平深沉婉密然後可望大雅之庭執事之作其果近之乎如其未近則當易故求新增其所未高濬其所未深然不獨作詩爲然也

次王半山韻詩跋

一日忽興動和得半山詩一十八首稿寄時矩收閱作詩當雅健第一忌俗與弱予嘗愛看子美后山等詩蓋喜其雅健也若論道理隨人深淺但須筆下發得精神可一唱三嘆聞者便自鼓舞方是到也須將道理就自己性情上發出來不可作議論說去離了詩之本體便是宋頭巾也大槩如此中間句格聲律便一一洗滌平日習氣渙然一新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作

大儒學粹

八卷下

十二

詩亦正用得着也

昔人求哀辭於林希希謝之書有曰君子無苟於人患其非情也夫感而哀之所謂情也情之發而爲辭辭之所不能已者凡以其哀爲之也苟無其哀矣則又惡以辭爲哉此之謂不苟於人也

書法

予書每於動上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動也得志弗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

保乎靜也法而不固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調吾性此吾所以游於藝也

和易篇又第十二

四言古詩

示黃昊

高明之至無物不覆反求諸身櫛柄在手

與民澤

聖人之學惟求盡性性即理也盡性至命理由

太儒學粹

八卷下

圭

化遷化以理定化不可言守之在敬有一其中

養吾德性

示湛雨

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千金一瓢萬金一諾於繼聖訓先難後獲天命流行真機活潑水到渠成鳶飛魚躍得山莫杖臨濟莫喝萬化自然太虛何說繡羅一方金針誰撥

賢才用世大小有補長筇下山可以撐拄群龍在朝可以參伍皇皇仲尼與世爲矩獵較不行

然後去魯好高欲速爲戒自古

五言古詩

試太學和龜山此日不再得詩

能饑謀藝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丈摩青蒼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聖學信匪難要在用心藏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道德乃膏腴文辭固秕糠俯仰天地間此身何昂藏胡能追逸駕但欲漱餘芳持此木鑽柔其如磐石剛中夜攬衣起沉吟獨徬徨聖途萬里餘髮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驅車適康莊行遠必自適育德貴含章邇來十六載滅迹聲利場閉門事探討脫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內兀兀同坐忘那知蘊沛中此志竟莫強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顧茲一身小所繫乃綱常樞紐在方寸操舍決存亡胡爲漫役役斷喪良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終回狂

自策示諸生

太儒學粹

八卷下

西

賢聖久寂寞六籍無光輝元氣五百年一合又一離男兒生其間獨往安可辭邈哉舜與顏夢寐或見之其人天下法其言萬世師顧予獨何人瞻望空爾爲年馳力不與撫鏡嘆以悲豈不在一生一生良遲遲今復不鞭策虛浪死勿疑請回白日駕魯陽戈正揮

冬夜二首

長夜氣始淒木綿被重裘端坐思古人寒燈耿悠悠是時病初間背汗仍未收學業坐妨奪田蕪廢鉏耰高堂有老親遍身無完綯丈夫庇四海而以俯仰憂口腹非所營水菽吾當求明旦理黃犢進我南岡舟

太儒學粹

八卷下

五

我從省事來過失恒十九喜怒哀朝屢遷言爲夕多苟平生昧慎獨卽事甘掣肘孔子萬世師天地共高厚顏淵稱庶幾好學古未有我十雖齒莽服膺亦已久胡然弗自力萬化脫軀紐頽頽無復少此志還遂否歲月豈待人光陰隙中走念此不成眠晨星燦東牖

太極丸春爲一峰題湖西八景之一天城列兩儀其中位太極山名不悟名象生焉知畫前易伏羲古已亡圖書久晦蝕寄語山中人妙契在端默

漫題

日月逝不處奄忽幾華顛華顛亦奚爲所希在寡愆韋編絕周易錦囊韜虞絃饑餐玉臺霞渴飲滄溟淵所以慰我情無非畹與田捉携衆雛上啼笑高堂前此事如不樂它尚何樂焉東園大儒學粹

八卷下

共

拉馬玄真看山

官府治簿書倥傯多苦辛文士弄筆硯著述勞心神而我獨無事隱几忘昏晨南山轉蒼翠可望亦可親歲暮如不往枉是最閑人近來飲酒者惟我與子真能移柳間舫同泛江門津

感劉琨興盧諶事

鉞石信英臣子諒亦文雅生遭晉運微奔走風

塵下晉陽嘯明月胡雛夜回馬并州困石勒從事爲別駕成敗非所論吾憐鑿坏者

和陶一十二首

歸田園

我始慚名羈長揖歸故山故山樵采深焉知世上年是名鳥搶榆非曰龍潛淵東籬采霜菊西渚收菰田游目高原外披懷深樹間禽鳥鳴我後鹿豕遊我前泠泠玉臺風漠漠聖池烟閑持一觴酒惟飲忘華顛逍遙復逍遙白雲如我閑

太僕學粹

卷八

七

乘化以歸盡斯道古來然

高人謝名利良馬罷羈鞅歸耕吾豈羞貪得而忘想今年秋又熟謹呼負禾往商量大作社連村集少長但憂村酒少不充儂量廣醉卽拍手歌東西臥林莽

贈羊長史寄遼東賀黃門欽

此心自太古何必生唐虞此道苟能明何必多讀書寂寂委山澤于于來京都斯人各有分彼此何能踰杪秋風日清呼兒理肩輿聊爲玉臺

適言笑誰與俱屈指意中人一坐一踟躕歸來看四壁四壁光如如聖道日榛塞誰哉剪其蕪之子久不見吾生何以娛常恐歲月晚况與音問踈申以伐木章一日三卷舒

懷古田舍

君子固有憂不在賤與貧農事久不歸道路竟徒勤青陽動芳草白日悲行人沮溺去千載相知恒若新出門轉窮厄得已聊一欣甘雨濡夕吟繁花纂春津獨往亦可樂耦耕多近隣百年

太僕學粹

卷八

七

鼎鼎流未從耕桑民

紫菊一首寄林時嘉

嚴霜百卉枯三徑挺秋菊綠葉明紫英微風遞寒馥芳情謝桃李雅望聯松竹懷哉種花人杳在江一曲遺我盞中金南窓伴幽獨時無續騷手憔悴誰當錄且脫頭上巾茅柴今可漉

秋興三首

西風振庭木虛堂夜蕭蕭攬衣起步月歸鴈雙飄飄天地豈予獨知音不可招冥心所有合悵

望空雲霄

盛時不得意衰老徒傷悲志士曷爲爾載籍多
見之翹首面崑崙白龍有遺池振衣一千仞高
詠秋風誰

江上有一士來往不知年或就胥靡飯或投上
方眠游處各有徒孰謂世情然飲酒不在醉弄
琴本無絃借問子爲誰得非魯仲連

觀自作茅筆書

神往氣自隨氣氤覺初沐聖賢一切無此理何

太儒學粹

八卷下

九

由矚調性古所聞熙熙兼穆穆耻獨不耻獨茅

鋒萬莖禿

偶書所見

崖傾百丈泉直下注東川翳流起大春覆茅於
其巔一爲利所驅取便是爭先漢陰喻桔槔所
見無不然嗟哉抱甕心古道何由全

曉枕

天地無窮年無窮吾亦在獨立無朋儔誰爲自
然配春陵造物徒斯人可神會有如壽厓者乃

我之儕輩永結無情遊相期八紘外

題心泉

助長害
甚于忘

夜半汲山井山水日日新不將泉照面白日多
飛塵飛塵亦無害莫弄桔槔頻

答張內翰廷祥書括而成詩呈胡希仁提

學

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真傳眇哉一勺水積累成
大川亦有非積累源泉自涓涓至無有至動至
近至神焉發用茲不窮緘藏極淵泉吾能握其

太儒學粹

八卷下

十

機何必窺陳編學患不用心用心茲牽纏本虛
形乃實立本貴自然戒慎與恐懼斯言未云偏
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寄語了心人素琴本
無絃

代簡答羅一峰殿元

臺城一揮袂忽忽星週五路永消息斷年深別
離苦思君髮爲白始白數莖許今晨對書尺白
者不可數先生天下士詎肯顧衡宇悵望曹溪
約獨與光也語一峰約會
兩筆不注

題冷菴

舉世好近熱子獨畏之猛投身向壑雪未謝白日影玉壺貯清冰秋露滴金井是以冷自勝于世非絕岸假令務絕岸過與近熱等我以道眼觀天下方首肯寒暑兩推移正中太和境寄語菴中人不熱亦不冷

贈林汝和通判

在昔黃金臺與子初周旋萍蓬忽相失不見垂十年昔爲禮曹官今搖慶陽鞭常聞太華峰峻

大儒學粹

八卷下

主

絕峙中天雅志在登陟矯如孤鵠騫適來南海旁問訊滄洲屢語舊未終日棲棲有所牽丈夫重出處富貴如浮烟行則爲在田止則爲在淵勞勞夫何爲贈子千金言

贈陳秉常四首

遠色霽初景清風振遙林子來入我室弄我花間琴正聲一何長幽思亦已深願留一千歲贈子瑤池音

黍稷雜荂葦邪思亂正性人爲一箇莽諉曰天

之命白日朝出東須臾復西暝良時誠可惜逝矣悲莫競

大舜卷妻之莊周竟奚取人生貴識真勿作孟浪死誰能去中土慨舍朝鮮里白首金石交視我南川子

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否苟由我於子何有焉人生寄一世落葉風中旋胡爲不自返濁水迷清淵

贈世卿六首

大儒學粹

八卷下

主

采菊復采菊嚴霜下庭木豈無桃李顏畏此天地肅落落枝上英未傷食者獨持贈楚人歸投之江魚腹

青青牆下竹冬後色如是燦燦月中花歲寒香不圓新知語未足遠別情難置獨上江門舟北風日凌厲

進亦人所憂退亦人所憂得亦人所憂失亦人所憂所憂非憂道所憂其可留所憂非憂貧所憂其可休古來嚮道人能辨憂所由去去凌九

霄行行戒深溝敬此之謂脩怠此之謂流

元神誠有宅灝氣亦有門神氣人所資孰謂老
氏言下化固其蹟上化歸其根至要云在茲自
餘安足論

可以參兩間可以垂萬世聖人與人同聖人與
人異堯舜於舞雩氣象一而已大者苟不存翩
翩竟奚取老夫嘗用力茲以告吾子文字費精
神百凡可以止一落永不收年光建瓴水

上上崑崙峰諸山高幾重望望滄溟波百川大

大儒學粹

卷八下

三

幾何卑高入揣料小大窮多少不如兩置之直
於了處了

送劉方伯東山先生

未別情何如已別情尤邈豈無尺素書遠寄天
一角江門臥烟艇酒醒蓑衣薄明月照古松清
風灑孤鶴

讀張地曹偶拈之作

拈一不拈二乾坤一爲主一番拈動來日出扶
桑樹寂然都不拈江河自流注濂洛千載傳圖

書乃宗祖昭昭聖學篇授我自然度

偶得寄東所

知暮則知朝西風漲暮潮千秋一何短瞬息一
何遙有物萬象間不隨萬象凋舉目如見之何
必窮扶搖

登高未必高老脚且平步平步人不疑東西任
四顧豈無見在心何必擬諸古異體骨肉親有
生皆我與失之萬里途得之咫尺許得失在斯
須誰能別來去明日立秋來人方思處暑

大儒學粹

卷八下

四

題民澤九日詩後

我思陶長官廬山一杯酒世遠道彌光歲歲此
重九酒中有歌者劃然金石奏謂從秦漢下藩
籬士夫口藩籬苟不顧其中更奚有寥寥二千
載長夜不復晝俛仰宇宙間孤光映疎柳民澤
長者言藩籬自茲厚茲晨偶拈出以洗薄俗陋

付民澤云

千休千處明一了一切妙若也不明了了心到
頭反被憧憧撓

七言古詩 歌行附

行路難

穎川水洗巢由耳首陽微實夷齊腹世人不識
將謂何子獨胡爲異茲俗古來死者非一人子
胥屈于自殞身生前杯酒不肯醉何用虛與
千春

題梁先生芸閣

聖人與天本無作六經之言天注脚百氏區區
贅疣若汗牛充棟故可削世人聞見多尚博恨

太儒學粹

八卷下

圭

不堆書等山岳舍東丈人號芸閣高坐松根自
鳴鐸樞趨童子慎唯諾口授心傳爲小學孝經
論語時參錯于史平生盡拈却寄以斯名聊自
諢講下諸郎頗淳樸誰敢作朝侮先覺讀書不
爲章句縛千卷萬卷皆糟粕野鳥盡啼山花落
舍西先生睡方着

枕上

江門水上廬山顛蒲團展臥羲皇前洗手一弄
琴無絃江門之水常淵淵月光雲影江吞天安

得古今名家如劉文靖莊定山題一言洞視千
古如浮烟江門水與銀河連又何必栖栖向釣
魚臺上來打眠夫然後信性氣果江湖行藏動
星象同符羊裘老子未化之跡可見之形以爲
曠世之賢而思齊其賢也耶

示諸生

江門洗足上廬山放脚一踏雲霞穿大行不加
窮亦全堯舜與我都自然大者便問躍與潛守
身當以藩籬先世間膏火來熬煎市朝名利相

太儒學粹

八卷下

圭

喧填百年光景空留連丈夫事業何由宣昔者
綠鬢今華顛嗚呼老去誰之愆

王樂用僉憲江門看病別後賦此

木葉吾衣草吾屨烏解唱歌花解舞天際虹橋
萬丈高袖裏青蛇三尺許破帽衝開華頂雲西
望衡山久廷佇堂堂名教天命之六六洞天誰
是主五羊城中老法星日昨江門看病去

賦

湖山雅趣賦

丙戌之秋余策杖自南海循庾關而北涉彭蠡
過匡廬之下復取道蕭山泝桐江艤舟望天台
峰入杭觀于西湖所過之地眇高山之漠漠涉
驚波之漫漫放浪形骸之外俯仰宇宙之間當
其境與心融時與意會悠然而適泰然而安物
我於是乎兩忘死生焉得而相干亦一時之壯
遊也迨夫足涉橋門臂交羣彥撤百氏之藩籬
啓六經之關鍵于焉優游于焉收斂靈臺洞虛
一塵不染浮華盡翦眞實乃見鼓瑟鳴琴一回

太儒學粹

卷八下

主

一點氣蘊春風之和心游太古之面其自得之
樂亦無涯也出而觀乎通達浮埃之濛濛濤氣
之冥冥俗物之茫茫人心之膠膠曾不足以獻
其一哂而況於權爐大熾勢波滔天賓客慶集
車馬駢填得志者揚揚驕人於白日失志者戚
戚伺夜而乞憐若此者吾哀其爲人也嗟夫富
貴非樂湖山爲樂湖山雖樂孰若自得者之無
愧怍哉客有張璫者聞余言拂衣而起擊節而
歌曰屈伸榮辱自去來外物於我何有哉爭如

一笑解其縛脫屣人間有眞樂余欲止而告之
竟去不復還噫斯人也天隨子之徒與振衣千
仞岡濯足萬里流微斯人誰將與儔

止遷蕭節婦墓賦

昔兵戈之襁禬盜兮孰偃偃而握之符號令紛
其不一兮汨珠玉於渥塗抹之亂之執兵之徇
而慾兮胡寧知耻而畏誅若美人兮宗廟之瑚
母我卽帶兮母我捫祛母我執手兮手可斷而
不可污奮犬豕之罵以冒刃兮貌凜凜其若蘇

太儒學粹

卷八下

主

死則快兮生安用諸嗟此烈婦兮彼丈夫弗如
丁侯爲縣兮德教用敷表貞塚兮營祭畬行路
嗟嘆兮揭聲教於海隅蠢茲弗畏兮託日者以
爲誣欲改封以自便兮動有識之長吁匪今侯
之繼軌兮隳四尺其奚辜我將告外史兮筆之
於書

潛軒賦

仰青天兮飛鳶俯深淵兮潛鱗一皆囿於形氣
兮或升或降抑孰爲之主宰兮乃一屈而一伸

反之吾身以求其端兮初不外乎動靜非潛養
以立其本兮又焉察乎紛綸蓋誠之不可掩兮
發雷聲於淵默斯暗室之不可以或欺兮達斯
道於無垠有天德者可以語王道兮夫固繫乎
慎獨奉先哲之格言兮有體用先後之相因彼
功業之塞乎天地兮文章昭於簡冊賴此以爲
根柢兮至化而至神惟乾之初九兮不易乎世
苟有得於斯兮固當韞積以自珍以斯道兮覺
斯民亢之有悔兮孰與初之勿用彼龍蛇之蟄

太儒學粹

八卷下

元

今以存厥身

賀賢問曰先生潛軒賦言爲學之道在於主靜以爲應事建功之本

學者宜深念之

五言絕句

讀易偶成

南手不可北東乎不可西自從孔孟來君子恒
處睽

隨筆六首

苟能深積累豈患無高譽如何世中人甘心鐵
爐步

一歲十匹衣一日兩盂飯真樂苟不存衣食爲

心患

人不能外事事不能外理二障佛所名吾儒寧
有此

斷除嗜欲想永徹天機障身居萬物中心在萬
物上

小雨閉空齋青青竹映堦道人終日靜一枕到
無懷

子美詩之聖堯夫更別傳後來操翰者二妙少

太儒學粹

八卷下

辛

能兼

曉起二首

籬頭過井水不打隔齋門手握南陽布纏頭數
竹孫

老不愛春華一籬孤負花胡爲聒我枕穉子打
朝鴉

夢後作

幻迹有去來達觀無古今長嘯人不聞山風吹
蘿襟

楊柳餘朽株梧桐但疎陰小卧不出門不知秋已深

對竹

竹色上墻多南薰綠幾何時無分付處野鳥自來歌

窓外竹青青窓間人獨坐究竟竹與人元來無兩個

洗竹

洗竹洗荒枝洗心洗狂馳老夫無可洗抱膝洗

大儒學粹

八卷下

主

吾詩

一洗一回疎相將洗到無客來莫問我北壁有團蒲

對酒用九日韻

行年二十許已卜入山期處處開花運牀牀是酒卮

作詩尚平淡當與風雅期如飲玄酒者器用瓦為卮

代簡荅方伯彭公二首

大賢望於人往往非獨守難將一人意滿足天下口

氤氲復氤氲東君欲放春梅花何太早早報越城人

感事漫述與王樂用

士而未聞道未免為物撓卓哉安心人外事若無好

贈陳護湛雨二首

說到忘言處無詩可贈君許將臨別意一點落

大儒學粹

八卷下

主

黃雲

君若問為魚為魚體本虛我拈言外意六籍也無書

贈范能用

阮籍見孫登只聞孫登嘯針在綉不傳綉傳針不妙

送黃希顏之太平推官

有官五馬後無官百揆前不將前後看須着有無言

贈張叔亨侍御

天下元無事勞勞我有心相携沙上語山月二更深

題顧通府集古倡和卷後

滿眼珠玉光高才極雄騁對之不敢言稚子來弄影

出化書

六言絕句

漫興

景斜瓦碗方食日晏柴門未開五柳前身處士

大儒學粹

八卷下

五

一瓢今日顏回

贈陳聰還詩

緼袍不妨學道絕穀可以求仙相府胡爲慢士

紙田自有豐年

青錢不滿杖頭雪爾徒勞免穎相逢浪勸歸耕

實欠蘇秦二頃

七言絕句

初晴

初晴樓上燕飛飛樓下歌人白苧衣一曲未終

花落去滿林啼鳥送春歸

訪山家次韻

清泉煮蕨愛山家夜飲西崖望月斜澗底白雲留不住半隨紅雨落天涯

贈周成

虛無裏面昭昭應影響前頭步步迷說到鷲飛魚躍處絕無人力有天機

春中雜興

小雨如絲落晚風東君無計駐殘紅野人不是

大儒學粹

八卷下

五

傷春客春在野人杯酒中

香烟裊入袖中蛇讀易山齋日未斜領取乾坤

分付意扶留生耳木岸花

桃花

雲鎖千峰午未開桃花流水更天台劉郎莫記

歸時路只許劉郎一度來

讀周朱二先生年譜

千年幾見南康守嘆息人間兩譜開但使乾坤

留一緒聖賢去後聖賢來

一語不遺無極老千年無倦考亭翁語道則同
門路別君從何處覓高踪

辭徵文者

平生語默鬼神知破戒隨人老可嗤三日果糧
無此客手携空卷下階遲

移海棠花

小朵輕紅帶雨香柔條深翠引風長道人不是
看花客肯把牆隈借海棠

喜晴

太僕學粹

八卷下

重

西林收雨鵲鳩靈卷被開窓對曉晴風日醉花
花醉鳥竹門啼過兩三聲

宿雲臥軒

世間何喜復何悲風雨蕭蕭過短籬小睡正酣
童子問公今是夢是醒時

不妨到處與人群借宿山齋酒半醺我得五龍
傳睡法枕痕猶帶華山雲

了無意緒向諸緣到處茅椒可借眠白日與人
同在夢不應疑我是神仙

喜晴

春眠閉閣日沉冥咫尺溪籬懶更行却愧枝頭
子規鳥千秋人國未忘情

先生豈忘世者然亦習而安之矣

弄筆

白日一醒塵土夢青山誰計髑髏春時當可出
寧須我道不虛行只在人

喜聞劉亞卿得請還東山

平生畏就人間飯向晚還同此鶴棲今夜開懷
看邸報東山歸臥祝融西

太僕學粹

八卷下

美

聞東山先生得請歸賦此

青玉之壇橫素琴絕無人地五峰深碧雲鎖斷
元無路東山東山何處尋

寄李世卿

去歲逢君笑一回經年笑口不曾開山中莫謂
無人笑不是真情懶放懷

次韻張廷實東所寄與見寄

明月清風放兩頭一筇挑到古尼丘而今老去
無筋力獨坐江槎看水流

贈張進士入京

五年不出獨何心萬里行囊又一琴難寫別離
今日意江門春水不如深

玉臺居士玉臺眠碧海三山病枕前君欲有爲
休問我白頭世事已茫然

偶憶廷實遷居之作次韻示民澤

小勝江山大勝詩斬關直出兩重圍自家真樂
如無地傍柳隨花也屬疑

和廷實見示

太儒學粹

八卷下

毛

擊壤之前未有詩擊壤之後詩堪疑風花雪月
人人是又道風花雪月圍

騷壇處處自張園我不操兵世莫疑翠壁青林
端有句傍花隨柳却無詩

得廷實報定山謝事歸憶東白仲昭諸先

生有作

也曾收得定山書三月天曹謝事初見說定山
長在病當時不出意何如

當時不出意何如得喪難逃真數書更憶往年

張學士西山對面說河圖

西山對面說河圖遠志誰將小草呼今古聖賢
不同調各留一影落堪與

與湛民澤

六經盡在虛無裏萬里都歸感應中若向此邊
參得透始知吾學是中庸

次韻張叔亨侍御見寄

酒舫當年興未涯清宵人語白鷗沙如今縱有
相思夢不到長安御史家

太儒學粹

八卷下

毛

題應憲副直率卷

今古一杯真率酒乾坤幾箇自由身春風回首
黃嚴會醉插花枝少一人

和柳渡頭韻答鄉友

飯罷雕胡坐石磯白雲閑與鶴同飛神仙若道
吾無分那得身輕減帶圍

奉懷胡大參希仁先生

魯連謝去都無事范蠡歸來未了心三十餘年
窮學道而今方識古人深

先生齒髮今如何我髮秋來白又多若與先生
論出處江門只好聽漁歌

次韻羅明仲先生見寄

白頭一枕小廬山偶寄孤松十竹間朝市山林
俱有事今人忙處古人閒

贈晉江掌教陳昌期赴任

身為五典三綱主官作司徒典樂看教授蘇湖
元有樣莫將資級小儒官

題空夫卷為余行人作

太儒學粹

卷下

无

三十年來學鍊空凡身猶在有無中到門有客
求題句不識空夫果是公

答張梧州書中議李世卿人物莊定山出

處熊御史薦剡所及

德行文章要兩全乾坤回首二千年自從孟子
七篇後直到于今有幾賢

多病為人未足羞遍身無病是吾憂眼中誰是
醫和手恨殺刀圭藥未投

右李世卿

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臣托病時此是定山
最高處江門漁父却能知

右莊定山

買舟南岳去尋醫七十今年病不支傾蓋獨憐
熊御史肺肝今徹野人知

右熊御史

偶得示諸生

平地工夫到九層不知那箇主人能他鄉消息
無尋處去問嵩山戴笠僧

太儒學粹

卷下

早

江雲欲變三秋色江雨初交十日秋涼夜一蓑
搖艇去滿身明月大江流

和答姚主事

問我平生遺我詩清風明月想襟期此心若道
無元事似我江門看水時

寄吳別駕獻臣

一官萬里向西行雪錦樓高別駕登若問野人
何處所朱陵洞裏白雲層

吳瑞卿送菊用東坡韻答之

江山搖落見霜葩枕畔香風到細了不是先生
愛孤寂人間回首已無花

答陳中貴見訪

積歲江門幾度過不將錦繡薄藤蓑雪泥鴻爪
他年夢記得漁翁此放歌

王枕山

當與張東海

一枕橫秋碧玉新金鰲閣上見嶙峋使君得此
元無用賣與江門打睡人

得蕭文明寄自作草書至

太儒學粹

八卷下

四十一

東茅十丈掃羅浮高榜飛雲海若愁何處約君
同洗硯月殘霜冷鐵橋秋

答仁夫

進到鳶飛魚躍處正當隨柳傍花時今人不見
程明道只把中庸說子思

和答王僉憲樂用

靜處春生動處春一家春化萬家春公今料理
春來處便是乾坤造化人

一物春知物物春一年春亦萬年春總在乾坤

形氣內敢誣當世謂無人

林君求余一線之引示以六絕句

當卽林體英是

年肆拾陸若寄兄素詩在後見素亦未至白沙

時時心氣要調停心氣工夫一體成莫道求心
不求氣須教心氣兩和平

存心先要識端倪未識端倪難強持萬象森羅
都屬我何嘗真體離斯須

收斂一身調息坐要貪真靜入無爲脫然心境
俱忘了一片圓融大可知

太儒學粹

八卷下

聖

群賢列聖無他適百偽千邪向此消須向一原
觀體用靈根着土發靈苗

工夫須用寬而敬魚躍鳶飛在此間不用苦心
求太迫轉防日用自生難

飽歷冰霜十九冬肝腸鐵樣對諸攻群譏衆詆
尋常事了取男兒一世中

崖山雜詠

萬古青山自落暉白鷗穿破水雲飛孤舟江畔
無情思閑與兒童詠綠衣

八月八夜夢玉宇無瑕碧雲燦爛南斗下

大書八字云生生德俊逸超全下有

四人面西而行或隱或見覺後紀以絕

句

八字光騰斗外天碧雲西去擁群仙乾坤此夢

無人話起步中庭月正弦

張侍御叔亨將赴京遣人告行求贈言不

已賦此以答

不爲泯泯卽波波天命委之人奈何秋鴈未來

大儒學粹

八卷下

器

君好去文章覆瓿不須多

和易篇又次第十二

五言律詩

虛實委婉變化曲折純似老杜
觀者須先看其章法七言亦然

新年

今日勝元日江天乍放晴呼瓶汲井水煮茗待

門生山鳥鳴將下桃花箭復明所嗟人易老况

復歲華更

石門

白髮非公事扁舟進此門山雲寒不雨江路曲

通村玩世吾何有長途馬不存晚來堪一醉江
月照空樽

對鶴

吾晚病兼貧麻衣穩稱身朝來參兩鶴花底作

三人日出東南雨鶯啼宇宙春三杯下衫袖拂

拭舊龍唇

懷古次韻王半山

三徑五株柳孤村獨板門先生正高臥衆鳥莫

交喧晉宋當時改乾坤此老存手中一把菊秋

大儒學粹

八卷下

器

色滿丘園

相逢疎柳下賓主兩忘言處士乃無履江州初

到門低頭入扉宇散髮對金樽長揖朱轡別狂

歌向小園

卽事

前四句却是論學

龍溪一片水何處是真源沉吟搔白首竚立向

黃昏宿鳥爭投樹歸牛漸滿村少年誰氏子歌

吹隔江繁

春興

野晴花簇白山坡樹更青卯酒醉欲睡午風吹
又醒開拈曲江句勝讀法華經自任山窓下跏
趺趣已冥

早起

推枕起新晴披衣向小明坐忘新病減夢少夙
心清軋軋開隣戶瑟瑟殺縣更跛奴呼具盥旋
起繞花行

春懷次陸放翁韻

江發溶溶綠山開面青春風何氣力吹動絲

太儒學粹

卷下

五

雲亭時物歸春雨交游散曉星十年江海夢誰
道不曾醒

雨坐

一切除此則非
別傳之意矣

風雨坐前楹關關雙鳥鳴正當落花處更作送
春聲大化歸無極斯人樂久生不知川上水東
逝幾時停

月坐

一生心事
如此

林深月到遲愛月坐成癡平生不戚戚衰老尤
嬉嬉曾西卑管仲孟子述宣尼何事由求輩區

區欲有爲

春日醉中言懷

古人不可見空見古人心春風開我殘流水到
誰琴無說可傳後何才敢議今玉臺花信少扶
杖更西林

與客談詩

風雅餘三百唐音僅幾家夢猶將影說癢莫隔
靴爬豈是安排得胡爲孟浪誇超然不到處應
是用心差

太儒學粹

卷下

五

野坐

團蓋青松午重裯綠草春野晴鶯得意花盛蝶
傷神斷靄生西塢殘潮下溟津竹根酣共臥不
覺鮮黏身

秋坐碧玉樓偶成

造次中秋過商量九日來詩將秋景淡菊共老
人開時節陶潛醉江山宋玉衰平生滄海意不
受白鷗猜

與客

客放貧家少連旬幸作東笙簞都萬嶺俎豆亦
千峰冠帶迎人懶情懷傍酒濃白頭君莫笑醉
袖舞春風

枕上偶成

翰苑無官府蒲團了歲年巖雲交樹白水月印
沙圓懶甚陶元亮閑於魏仲先吾曹生分薄於
福敢求全

是夕范生小酌

日月雙輪轉乾坤一氣旋是時冬始閏細雨夜

大儒學粹

八卷下

哭

如年人語斜風外天機落葉邊憑誰給燈火更
坐讀殘篇

贈謝德明有事赴廣還

月落五仙城天空一鳥鳴離愁動江色歸纜解
鐘聲驚應船謳起溪尋酒慢行經過不買醉貪
嗅早梅馨

聞方伯彭公上薦剡

當時尊孔孟用世必詩書夫我何爲者先生非
過歟長歌扶晚醉短髮向秋疎坐惜籬前水岳

竿試釣魚

骨相合長貧巖栖累十春忽傳邦伯疏見笑北
山神伎倆只餘子行藏獨老親古來稱水鑑誰
是鑑中人

南歸寄鄉舊

自愛愚公谷誰過野老家時依當戶竹閑數上
牆花鳥立溪槎靜牛爭崦路斜懷中嬌小女學
語解呼爺

寄太虛上人

前首絕類盛唐後
首非別傳不能到

太儒學粹

八卷下

哭

太虛石洞居孤絕少人休遠客携入至逢師乞
食歸一蒲青草上四面白雲飛盡日無言說巖
花落滿衣

定山聊作主石洞更無隣勸我無多事如公是
一人朝聞履虎尾莫見批龍鱗莫笑楊朱小楊
朱解愛身

得林子逢書感平湖事賦此次前韻

平湖千里水浣濯與誰同咄咄諸魔裏冥冥一
夢中文離深歲月感慨極秋風點檢希顏處吾

瓢合屢空

同人未爲失子不善爲同宦况浮雲外生涯大
驚中孤篙撐急水弱羽試衝風諸佛空諸有吾
儒有亦空

寄張進士廷實

是詩難入俗正坐不雕鐫水滿魚爭躍花深蝶
喜穿日高雲臥處春在鳥啼邊不及陳無已能
無賞自然

贈黎蕭二生別

太儒學粹

卷八下

晃

白髮孤燈坐青春二妙來若無天度量爭得聖
胚胎至樂終難說真知不著猜濛濛烟雨裏歸
思若爲裁

再用韻示諸生

賢聖低回久千年想一臨希顏非樂道疑孟失
求心逸駕行應速寒泉汲務深嘗聞根本學不
盡秦山岑

寄題小圓岡書屋和民澤

四野雲飛盡圓岡一室清至虛元受道真隱或

逃名有疏微言塞無爲大業成一聲聞絕唱五
岳者全輕

鄧御史公輔寄新刻陳君舉論孟古義復
以是詩

兩漢非三代人才逐世低市朝多畫虎文字笑
醯雞古義昭昭對終篇短短題不因歐六一爭
得見昌黎

實韻寄之

斬蛟須射虎水石敢誰欺老夢不知遠客來何

太儒學粹

卷八下

手

怨遲千休千處得一念一生持來白如曾見斯
言或可依

寄容貫圭峰

西峰扶策上病骨快新涼乞米分僧飯聞香過
梵堂閉門秋竹靜語鳥暮鍾藏浩浩蒲團上還
同在醉鄉
落日荒臺上疎松古塔邊身休論出世趣欲到
無絃峰閣初生月渠通自到泉西菴憑借問許
住過殘年

五言排律

景雲田蒨尾

蓑笠堪從事少年農圃情乘潮打兩槳落日照
孤城山廟題詩過汀鷗伐鼓驚提携新耒耜寂
寞舊棋枰挾被防春冷攤書讀晚晴兒曹依本
分吾道在躬耕

七言律詩

宿攬山書屋

一片荷衣也蓋身閉窓眠者是何人江山雨裏

伏傷學粹

卷下

奎

同歌嘯今古人間幾屈伸長與白雲爲洞主自
栽香樹作齊隣山中甲子無人記一度開花一
度春

辛巳元旦戲筆

酒盃不與年顏老詩思還隨物候新分外不加
毫末事意中長滿十分春栖栖竹几眠看客處
處桃符贗似人除却東風花鳥句更將何事答
洪鈞

與謝胖

柳市南頭望客舟青山無語水東流江花自對
黃鸝晚風雨偏催白髮秋宇宙萬年開老眼肝
腸一縷入春愁明朝日出波濤暖依舊忘機對
海鷗

答梅綉衣見訪

一春烟雨暗荆扉繫馬憐君共落暉酒殘香風
吹月桂硯池清露滴醪醑水中郭索嗔皆是屋
上慈烏愛亦非天道不移人自異紅塵飛上釣
魚磯

伏傷學粹

卷下

奎

題閑叟

前村烟火熟朝炊正是先生睡足時身帶江山
人在畫目窮今古世爭棋花邊擊鼓諸孫戲竹
下扶筇一鶴隨應笑書生閑未得白頭憂世欲
何爲

次韻伯饒見示養內之作

小結菴居不化緣牽羅架石兩三椽一涵玉笈
飛霞裏半枕華胥語鳥邊東老豈知舟是酒今
人多以管窺天市中買得參同契萬遍千周然

未然

苦熱

尋常衣汗濕青荷爭奈連朝溽暑何四象陰陽
分老少一年天地幾中和水枯瓦沼蛙將徙日
炙山枝鳥不歌一事傷廉非得已竹林冰簟受
風多

晝睡

林木蒼蒼鳥哺雛江亭春與睡相宜風花已遣
新年醉氣候還增病叟癡塵世悲懽忘處了浮

太儒學粹

八卷下

垂

生日月夢中移晨炊未熟無人喚正是飛雲曳
杖時

夜坐因誦康節詩偶成

窓竹蕭蕭正晚風溪星耿耿又秋虫一瓢豈肯
方顏子千首將無有邵雍恨月嘯花都大雅鳶
飛魚躍一中庸無人不羨黃陳輩高步騷壇角
兩雄

夜坐

半屬虛空半屬身網縕一氣似初春仙家亦有

調元手屈子寧非具眼人莫遣塵埃封面目試
看金石貫精神些兒欲問天根處亥子中間得
最真

不著絲毫也可憐何須息息數周天禪家更說
除生滅黃老惟知養自然肯與蜉蝣同幻化祇
應龜鶴羨長年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求之未
發前

不寐

一飯不忘溝壑心白頭冰雪更相侵妻烹野菜

太儒學粹

八卷下

垂

晨供飯兒點松燈夜對琴賦拙任留司馬壁碑
石不賣退之金無端婚嫁相料理獨聽疎更到
夜深

留別諸友

臺書春晚下漁磯中歲行藏與願違鷗鷺自來
還自去江山疑是又疑非難將寸草酬萱草且
着鷄衣拜袞衣但得聖恩憐老母滿船明月是
歸時

要服松花一大車顛毛垂白齒牙疎非關聖代

無賢路自愛清風臥絳厨道上或逢人賣履眼中誰謂我非夫他時得遂投閑計只對青山不著書

至日病初起

至日哦詩起坐床梅花牆角爲誰香暖臍一盞金櫻酒降氣連朝附子湯旋整巾裳還客拜未堪歌舞趁孫狂赤藤杖點廬岡石向晚猶須望八荒

山人家世本陳搏供奉何堪晚得官菽水可寬

大儒學粹

八卷下

卷

垂老意江山不比向來看教兒別煮新年藥問客能餐老菜盤欲上飛雲更何日典裘沽酒掛驢鞍

次韻梅侍御贈別

朱絃一弄白雲深山水何人共賞音老去布裘偏愛日春來花樹不宜陰兩端始復雖天道一體乾坤是此心扶病寒江遠相送古椰葉脫北風吟

偶成

秋月朗耀秋風清漁翁自歌還自聽却慙夜半留雙睫早爲人間了六經賢聖當爲天下極何人不共此心靈從前欲洗安排障萬古斯文看日星

六十一自壽

世間甲子是何年母鬢雙皤子亦然十數曾孫羅膝下兩三杯酒笑燈前尋僧野寺花迷路吹笛江門月滿船聖主萬年歌不足黃河清了鳳翩跹

大儒學粹

八卷下

卷

孤子今年六十一慈親已過八旬三旌書門外題新榜拭淚床頭換舊衫少有留畬供俯仰不妨漁釣老東南些兒別作長生計巖畔丹書有兩函

次韻伍南山賀碧玉樓新成

脚底江山不浪開小樓占此是天裁光流南極窓前枕春滿東溟掌裏杯碧玉久亡今復見白雲朝出暮還來梅花又報羅浮信月上江門戴影迴

再和碧玉樓韻

乾坤真妙此臺開一一皆因造化裁
意了梅花難着句眼空江海笑浮盃
未分無極源頭在誰畫先天樣子來
碧玉樓中閑隱几千千山遶又川迴

次韻見訪

春曉不局巖上扉
遶闌紅了欲開時
花來勸飲誰禁得天不能歌
人代之滄海
匪爲雙帶遶青山
高起百重圍
赤坭居士來相訪
袖取雲笻月下吹

太儒學粹

卷八下

五

飲酒

酌酒勸公公自譌
三盃無奈老狂何
坐忘碧玉今何世
舞破春風是此蓑
一笑功名卑管晏
六經仁義沛江河
江門詩景年年是
每到春來詩更多

追和劉文靖偶得韻

三復遺詩有訂頑
月中顏色見松關
頭顱本自成三極
噓吸猶堪塞兩間
老至不知何歲月
古

來無恙此江山
莫輕語默論前代
天與閑人賡與閑

西南驛晚望

曉來花雨濕詩囊
晚上郵亭望大荒
南盡海旁諸郡淺
西來天上一江長
漁歌落日還孤艇
樹隔啼鶯背短牆
料理憑高非一事
樽前誰與共平章

浴日亭次東坡韻

殘月無光水拍天
漁舟數點落前灣
赤騰空洞

太儒學粹

卷八下

五

昨宵日翠展蒼茫
何處山顱影未須
悲鶴髮負暄可以獻
龍顏誰能手抱陽
和去散入千崖萬壑間

種樹

早雨山泥滑屐牙
瘦藤扶路入雲斜
東原綠映西原白
一徑松連兩徑花
寒夜試看殘月掛
春風須着短牆遮
江門亦是東門地
我獨胡爲不種瓜

種梅

晚從種樹作生涯十一月梅移帶花根着不隨
風偃仰牆低惟信月橫斜夢中山我羅浮到雪
裏詩誰處士佳君欲尋梅何處是江門樵路更
旁人

子陵

誰將此筆點行藏真有乾坤日月光三尺羊裘
幾銖兩千秋龍袞共低昂客星天上何須急老
脚人間不浪長留得先生在台輔不知東漢可
陶唐

大儒學粹

八卷下

卷

餘興

何處秋聲入短琴江邊簫瑟起楓林空歌白雪
兒童笑不負滄波老子心釣石摩沙雲氣暖睡
沙展轉月痕深眼中嬌嫁隨時了只有床頭鬢
大金

羅一峰輓詞

今我何敢私一峰百年公論在兒童要知此老
如君實更恐前身是孔融青天白日人千古五
典三綱疏一通天下何嘗乏知己我言剛與定

山同

次韻定山清江雜興韻

家學華山一覺眠圖書亦在枕頭邊傍花隨柳
我尋句剩水殘山天賜年竹徑旁通沽酒市桃
花亂點釣魚船平生我愛孫思邈自古高人方
又圓

次韻定山先生種樹

東庵芳菲已碧桃更移紅杏占西坳每逢好雨
扶筇看不要先生抱甕澆與一野僧吟憩石無

大儒學粹

八卷下

卷

諸俗事坐持醪不將物我來分別觀化于今是
幾遭

橋下流泉十丈窪橋頭草屋萬株花開關終日
鳥鳴樹歲歲春風人在家何處三杯歌浦口夜
來一夢在天涯尊前不見滄溟濶浩浩還君一
笑誇

寄定山

影響驅馳等是勞風流今古幾人豪但聞司馬
衣裳古更見伊川帽桶高巖徑無風松子落翠

屏終日白雲交定山樣子從來別詩變堯夫酒
變陶

游心樓爲丁縣尹作

城外青山樓外城城頭山勢與樓平坐來白日
心能靜看到浮雲世亦輕高閣祇宜封斷簡半
年方許讀西銘乾坤一點龍門意分付當年尹
彥明

代簡答林愛庵用前韻

忽忽浮生又一年圖書老矣待誰傳人非爲已

太儒學粹

八卷下

奎

終無得我與先生似有緣六十懇辭兵部祿尋
常亦欠酒家錢武夷九曲君應到爭向區區問
學仙

與陳聰

秋風兩見蕭陽子皂帽青筇去復回眼底流年
三十許脚跟行路幾千來未知世事真能忘初
得家書不肯開若問江門何處見兩涯春雨長
青苔

次韻李子長抵江門之作

江門之水流千春玉臺之山多白雲此山若解
留人住此水應須與客分雲谷丈人終不老舞
雲童子又成群去時若問來時見尋樂齋前對
此君

次韻廷實示學者

樹倒藤枯始一扶諸賢爲計得無粗閱窮載籍
終無補坐老蒲團亦是枯定性未能忘外物求
心依舊落迷塗弄丸我愛張東所只學堯夫也
不孤

太儒學粹

八卷下

奎

次韻張廷實白沙舟中寫興

春浪江門又打山孤舟誰蕩兩山間雙眸少見
鸞高翥百歲當如蔗倒餐影響何勞空說夢功
名真箇不如閑何人解脫葫蘆纏跳下魚磯共
釣竿

白沙先生六十年脚頭到處是青天幾場世事
攢眉應千丈雲根枕頂眠今夕高談真不偶後
來勝會恐無緣白頭不起江門浪打住吟風弄
月船

好月江門客未眠水風吹冷綠楊烟望窮碧海
三山路興滿羅浮七洞天勢利可能驅我輩路
人剛道是神仙千峰不語留君醉乞與人間作
畫傳

示諸生

無我無人無古今天機何處不堪尋風霆示教
皆吾性汗馬救功共此心水火鼎中非玉液鴛
鴦譜裏失金針道人欲向諸君說只恐諸君信
未深

大儒學粹

卷下

奎

懷古

五斗之祿可以生折腰殆非賢所能卽生斯世
須妨俗莫道前身不是僧廬阜社中期滾滾潯
陽菊畔醉騰騰南山歌罷悠悠句誰讀先生五
字燈

寄太虛用舊韻

衆生尊我我須勞公在吾儒公亦豪數點曉星
滄海遠一牀秋月定山高性空彼我無差別力
大乾坤可跌交十二萬年如指掌且拚閑弄在

甄陶

次韻答太虛老師

雨過山中百卉寒人間回首又春殘徒聞有病
肱三折未試回生藥一丸石洞棲賢終苦節太
虛持律最清端年來雖聞蓮經教却與無言是
一般

和答李子長見寄

賢聖由來病有之那看一病屢移時心寬不怕
思眠早性慢終應得老遲白首喜同湛雨坐青
燈細話子長詩定山却喜劉文靜賢輩如何都
不思

大儒學粹

卷下

奎

寄外史世卿玉臺

城扉半掩更休衙客子山中句可誇階下西風
吹落葉僧呼童子掃烹茶著書歲晚堪投筆見
月宵來定憶家記得西甌舊遊處滿船秋雨木
綿花

江城吹笛月斜衙回首秋巖寂可誇世外一眠
那有夢腹中三斗却須茶文衰東漢無高手詩

過中唐少作家笑殺平原趙公子當年毛薛眼
前花

得世卿南安書

嶺客歸時一信通匆匆燒燭待開封心知別去
千回折詩長從來一格工大意天開曾點識前
塗誰貸阮郎窮世間浩浩閑來往除是青山不
負公

答世卿書

報答還山第一書筆端有眼笑談餘行藏付酒

大儒學粹

合八卷下

奎

君亦醉兄弟論文我不如高榻忝同他兩坐西
山剛對此溪居因君料理安身處多少人間未
結廬

次韻李子長至白沙

山轉黃雲信脚行西風吹袂五銖輕勝遊自喜
多閑日衰病還堪逐後生白髮我因何事笑黃
河人見幾回清看君合伴廬岡睡不獨能詩一
技成

再和示子長

名駒千里始能行何許雲霄一羽輕半箇先天
無邵子幾回隔壁笑侯生幸逢聖主重華聖
莫清流徹底清手弄一瓦無剩欠山林廊廟總
圓成

支離病骨此閑行搭颿短蓑何太輕人世萬緣
都大夢天機一點也長生借眠春草秋還綠偷
賞黃花晚更清莫笑老慵無著述真儒不足鄭
康成

次韻鄒汝愚陽江道中見寄

大儒學粹

合八卷下

奎

幾番形蹟落堪輿我亦人間一腐儒遺我數篇
風格別思君一夜鬢毛疎未知滿眼誰能恕可
復窮鄉自作孤十二窩中春自在打乖正坐不
堯夫

寄景星海上

妬花暝雨迷千里隔水殘紅墮幾車夢破三更
子規鳥香來一樹木犀花病夫老去頭如鶴稚
子春來髮似鴉海曲傳詩意無盡更期何處問
丹砂

寄高知縣

下疑河岳上星辰何處勾連得此身天子未旌
強項令督郵多見折腰人青天白日孤城曉碧
柳黃鷗萬井春澗底菖蒲真未有堪君服食更
通神

次韻林先生潮連館中見寄

祖母年高令伯歸白雲丹陛共霜衣小臣去國
身多病聖主留心日萬幾一飯未能忘補報百
年終是賴依違白頭恐負垂髫志記得城西就

本儒學粹

卷八下

奎

館時

次韻吾縣博見寄

黃菊開時霜滿林山風吹冷薜蘿襟肯忘沂水
歸時詠也到蘆山酒處尋自得不須言有命太
虛元只是無心白頭不作人間夢一笑江門契
亦深

封博羅何孝子廬墓詩卷

春夏誰開發育功直憑天地閉秋冬三緘欲了
西涯意諸作還經老手封活水有源終到海遊

絲無力祇隨風肯將吾道千年計跳入羅浮四
百峰

晚酌示藏用諸友

何處氤氲到此溪香林高樹望中迷瘦藤拄月
秋山遠破褐隨風晚袖低盛年亦開新洞府玉
臺還是古招提黃柑白酒誰賓主不放今朝醉
似泥

四人把手過龍溪一路梅花了不迷滄海月明
三島近白龍天迥衆山低客携卷子抄詩草兒

本儒學粹

卷八下

奎

上松枝掛酒提盡日醉眠崖石上莓苔茵厚不
沾泥

東溪幸大過西溪短屐衝烟步步迷秋竹苔深
人語靜古壇松冷鶴巢低山花折去空盈把春
酒沽來不滿提笑把長竿弄江月草間郭索尚
蟠泥

丹青不寫武陵溪只記桃花也着迷芳草獨行
山路僻白雲相送洞門低笑呼竹笠前頭拜交
付詩囊右手提風月滿山關不住他時須用一

九泥

疊前韻寄廼子諮

耳目無交不展書此身如在太清居
雪消爐焰水消日月到天心
水到渠一一園花都傍暖
飛江燕未將雛好春好伴須行樂
束起松根七尺蒲

題兩山居士圖爲新奎李文光大賈

盤谷不知何處山君家真是兩山環
萬杯春覆酒遺老一枕日高天
與閑水墨殘巾藏措大江

太儒學粹

八卷下

堯

湖前夢說邯鄲披圖一笑逢摩詰
北汧南垞欲往還

次韻羅冕

高笠短簑吾不疑白頭真結兩生知
天生男子非無事公是閑人莫廢詩
十月酒多留客久千峰月朗閉關遲
夜深自弄江門簫驚起前灣白鷺飛

次韻顧通府擬歸索和章

山居還有事權無童子朝朝告水符
我得此生

真得矣公知人懶不知乎一春花鳥
篇章廢萬里雲霄羽翼孤惟有白龍
池上月夜深來伴老樵夫

次韻吳獻臣明府

白雲流出一溪閑照見人間笑笑顏
年少不妨投筆早路危須信着鞭難
乾坤許我具隻眼名利真誰破兩關
千古伏波如白日等閑猶謗載珠還

次韻王樂用僉憲見寄

太儒學粹

八卷下

丰

七十餘年未覺新耽眠猶是向來人
春杯斟盡啼鶯外晚笛吹殘釣渚濱
人世謹防開眼錯此懷得恐到頭真
青山果是無心出何處眠窩共卜隣

靜山次韻莊定山

崆峒道士出山頻還入崆峒作主人
當說夢時都是夢未逢真處更求真
團蒲坐破千峰月信手推開六合塵
無極老翁無總教一番拈動一番新

寄李九淵

黃花開盡不持醪更對黃花讀楚騷江閣影流
西日轉海鴻聲引北風高大寒天地猶堪出垂
老筋骸總厭勞嗟我與君同甲子鏡中誰讓長
霜毛

次韻張侍御見寄

赤松黃石皆留侯回首丹丘是故丘明月波間
休擊楫白蘋洲上有眠鷗誰家風雨花無恙萬
古江河水自流百尺樓中誰引望望中去馬更
來牛

太僕學粹

八卷下

圭

次韻張叔亨侍御宿別

春草江門綠兩涯隔江人唱浪淘沙好風剛到
融融處細雨初開淡淡花僻地豈堪留客久連
床瑞合拜君嘉明朝愛得醅醕別笑脫藤蓑付
酒家

劉進盛書米勸著述用舊韻答之

一入商量便作疑可堪垂老更求知追陪水月
惟須酒管勾風光却要詩孟子生憂傳道廢仲

尼不怕著書遲青天試問東南上何處凌空挂
杖飛

楊敷別後有懷

江門春雨送歸槎破帽排風落晚沙向暖野鶯
猶戀樹感春遊子未還家山瓶免續沽來酒草
閣空殘別後花明日越王臺上望白龍何處杳
飛霞

元日有懷楊輦夫示陳東淵

今年酒不對榮夫來歲東淵對我無人結靜緣

太僕學粹

八卷下

圭

依嶺屋日浮春色上桃符哀鴻叫月今何向野
鶴穿雲不受呼老得身閑須愛惜蚤馳虛譽費
支吾

次韻興化王太守諸公會飲顧通府宅見

憶白沙聯句

兀兀騰騰且白沙鐵橋歲晚未移家子規枕上
無人喚枳殼江邊有酒除萬物有成寧免壞百
年無喜復何嗟漁翁欲語滄溟外安得諸公共
釣槎

次韻顧通守

到處能開觀物眼平生不欠洗愁杯窓前草色
烟凝綠門外波光月蕩開歌放霓裳仙李白醉
空世界酒如來春山幾幅無人畫紫翠重重疊
晚臺

張生以詩來謁次其韻答

閑坐蒲團幾箇穿晚留一影畫魚船日長睡榻
千峰裏春近柴門五柳邊在處雲山皆我樂後
來衣鉢是誰傳諸生莫有登瀛步愛結而今病

太儒學粹

卷下

五

鶴緣

七言排律

王僉憲問一謾述

客來問我一如何碧玉高樓夜夜歌蘆阜一壺
開我酒江門八尺贈人蓑杏壇多士無顏子洛
下遺書病首科且就玉衡觀轉運那曾珠斗見
森羅古來相遇難如此無恠人間說夢多

得之篇第十三

與何時矩

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

吾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供

乙不待甲賜牛自爲牛馬自爲馬感於此應於

彼發乎適見乎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

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百世與名而無一物奸

於其間烏乎大哉前輩云鉢視軒冕塵視金玉

此蓋略言之以諷始學者耳人爭一箇覺纔覺

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

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鉢

太儒學粹

卷下

五

軒冕而塵金玉耶

與湛民澤

飛雲之高幾千仞未若立本於空中與此山平
置足其顛若履平地四顧脫然尤爲奇絕此其
人內忘其心外忘其形其氣浩然物莫能干神
遊八極未足言也

附錄第十四

與僧文定

僧文定嘗參學四方坐開於觀音山三年蓋廣

僧中之知名者也偶以事繫縣獄慮是非之不見察也懇予爲白之予以邑主楊侯公明必不妄加害於無罪之人予嚴干謁人之戒久而不可破文定從西方之教苟有得焉則能以四大形骸爲外物榮之辱之生之殺之物固有之安能使吾戚戚哉示以是詩一戒持來三十年何會長揖長官前山僧若了西來意不把形骸乞世憐

與太虛

太儒學粹

卷下

五

太虛師真無累於外物無累於形骸矣儒與釋不同其無累同也太虛尚能覓我於衡山否耶禽獸說

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饑能食渴能飲能着衣服能行淫欲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信氣血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與胡僉事提學

李山人至蒙賜相山骨髓筆書珍感無已此經鄭玄默所註穴法處謂不得師傅口授終無自悟之理吳草廬亦云提耳而誨之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造神妙如其言盡讀堪輿家書不若得其人而問之易了未卽進拜布衣陋儒謬爲王公大人所愛惟恐不自重以爲門下辱矧今士習非古一驕一諂交病天下有識方以爲憂如僕者縱不能揀忍助之乎惟亮察幸幸

與林君

太儒學粹

卷下

五

地理之說有專主吉凶應驗言者術家是也有專闢吉凶應驗言者東萊是也有雖知吉凶應驗之理不可無而不泥於其術者程子是也據愚見術家取必於術故其說泥東萊專闢其術故其說偏不若程子謂神靈安則子孫盛以土色草木占地之美惡則既不遺乎物理而又不眩乎吉凶如此方爲通論至朱子師友之間論議尤多大抵本程子之說而又兼取術家所長地理至是無餘蘊矣今若以術家卑陋盡廢其

說而不問則前輩初無是也必以其言吉凶應
驗差舛而疑之則亦必有至當之論愚以吉人
得吉地吉地獲吉應此常理也若凶人得吉地
吉地獲凶應譬諸僭偽篡奪雖得之必失之當
其始謀之遂便如得吉地獲吉應及其卒也凶
殃隨之矣故有始吉而終凶宜吉而凶宜凶而
吉以此推之術家說之誠泥然亦不可謂全無
此理也

大儒學粹九卷

後學豫章魏時亮

後學安成周 宋

陽明王先生

先生十二歲嘗聞塾師以登第為第一等事
竊不謂然嘗曰惟有為聖賢可耳龍山公聞
之笑曰汝欲做聖賢耶

十五歲遊居庸三關慨然有經畧四方之志
一日夢謁伏波將軍廟賦詩曰卷甲歸來馬

伏波早年兵法鬚毛皓雲埋銅柱雷轟折六
字題文尚不磨時畿內石英王勇秦中石和
尚劉千金俱作亂屢欲獻書於朝龍山公斥
之為狂乃止

十八歲寓江西是年先生始慕聖學先生十
二月以諸夫人歸至廣信謁婁一齋諒語宋
儒格物且謂聖人必可學而至遂深契之
先生故善譴父乃悔之端坐省言

丙辰會試竟為忌者所抑同舍有以不第為

耻者先生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為耻吾以不得第動心為耻

京中舊遊俱以古文相馳騁先生在刑部日
事案牘夜歸潛置燈讀五經秦漢書為文日
進因得嘔血疾嘆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為
無用之虛文耶遂告病歸築室舊觀基陽明
洞中行導引術未幾即前知一日友人王思
輿等四人來訪方出五雲門先生僕已往迎
能道來蹟衆驚異久之悟曰此簞弄精神非

太儒學粹

卷九

三

道也又屏去

三十五歲二月上封事下詔獄已而廷杖四
十既絕復甦尋謫貴州龍場驛驛丞獄中讀
易詩曰囚居亦何事省愆懼安飽瞑坐玩羲
易洗心見微奧乃知先天翁畫畫有至教包
蒙戒為寇童牯事宜早蹇蹇匪為節號號未
違道遯四獲我心盡上庸自保俛仰天地間
觸目俱浩浩簞瓢有餘樂此意良匪矯幽哉
陽明麓可以忘吾老

先生妹婿徐曰仁首約贅址面奮然有志於
聖學是秋愛與蔡宗充朱節同舉鄉試先生
作別三子序以贈之畧曰自程朱諸大儒沒
而師友之道遂亡夫一人為之二人從而翼
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為之事其弗
成者鮮矣子姑欲假三子而為之證而三子
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師友之鎮羊

太儒學粹

卷九

三

三十七歲春至龍場是年先生始悟格物致
知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
瘴厲蠱毒與居夷人又皆鴟舌難語可通語
者皆中土亡命舊無屋始教之範土架木以
居而瑾憾未已自計得失榮辱皆可超脫惟
生死一念尚未能遣乃為石墀以自誓晝夜
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
皆病即自折薪汲水烹糜飼之既又恐其抑
鬱則與歌詩又不悅復調越曲雜以詼笑始
能忘其為疾病夷狄患難也因念聖人當之
或有進於此者

有問僊術者先生答之曰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道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閤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其呼吸動靜與道爲體精骨完足稟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謫恠竒駭是乃秘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

太儒學粹

九卷

四

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辨况存久而明養深而厚得之未至而強喻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達摩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洒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僊道尚遠

也妄言不罪

三十九歲陞廬陵縣知縣先生往過常德辰州隨地講授○途中書曰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也蓋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呶未知爲已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用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著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又曰絕學之餘求道者少一齊衆楚最易搖奪自非豪傑

太儒學粹

九卷

五

鮮有卓然不變者諸友宜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俗之謗是以往往墮墮無立反爲斯道之梗諸友宜以是爲鑒刊落聲華務於切已處著實用力三月至廬陵先生爲政不事刑威惟以開導人心爲本蒞任初首詢里役察各鄉貧富奸良之實而低昂之獄牒盈庭不卽斷決稽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勸諭勝氣歸訟

之非至有泣而歸者由是囹圄日清在縣七閱月所遺告示十有六大抵諄諄慰父老使教子弟無令蕩僻城中失火身禱返風教民軟血攘火至今行之因闢城中火巷若干定水次兌連絕鎮守橫征俗尚鬼民遇社日多苦借辦力禁止之其保甲驛遞無不周慮後數十年猶踵行之

太儒學粹

卷九

木

自徐愛來南都同志日親客有道滁游學之士多放蕩高論亦有漸背師教者先生曰吾欲懲末俗卑污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今見學者漸有流入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論學只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爲省察克治實功又與陸澄書曰義理無定在無窮盡吾與子言不可以少有得而遂足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堯舜之上善無盡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乎若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又曰立

志用功如種樹然初種根時只管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張東所詡曾于南京次韻寄張東所遠趨君命忽中達此意年來識者稀黃綺曾爲炎祚出子陵終向富春歸江舫一話千年濶塵夢今驚四十非何日孤帆過天目海門春浪掃漁磯

太儒學粹

卷九

七

先生曰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矣日有餘者日不足矣次韻別李子仁從來尼父欲無言渾信無言已躍然悟到鳶魚飛躍處工夫原不在陳編野史非不愛吟詩纔欲吟詩卽亂思未會性情涵泳地二南還合是淫辭四十五歲三月蕭惠問死生先生曰知晝夜卽知死生問晝夜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情情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汝能知晝惟息有養瞬有存心惺惺天理無一息間斷

纔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

歸省至越王思輿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本曰何以知之曰吾觸之不動矣四十六歲正月至贛先生過萬安遇流賊數百肆劫商舟避不敢進先生乃聯舟結爲陣勢揚旗鳴鼓如趨戰狀賊乃羅拜岸上呼曰饑荒流民乞賑先生泊岸令人諭之曰至贛後卽差官撫挿毋輕犯法自取戮滅也賊聽諾散

太儒學粹

九卷

八

歸以是年正月十六日開府行十家牌法贛民故爲洞賊耳目官府欲舉動賊已先覺甚苦之軍門一老隸奸尤甚先生偵知之呼入卧内使自擇生死孰便隸吐實先生許以不死試所言悉驗乃於城中立十家牌法其法編十家共一牌開列各戶籍貫姓名年貌行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查察遇面生可疑人卽報之官如或隱匿則十家同坐且諭所屬無遠近皆實務行之告諭其父老子弟務要

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母懷險譎事貴含忍毋輕鬪爭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父老子弟曾見溫良遜讓早已尊人而人不敬愛者乎曾見有兇狠貪暴利已侵人而人不疾怨者乎夫器訟之人爭利而未必得利求伸而未必能伸上辱祖父下累子孫亦何苦而爲此也言教懇懇其勉聽之

太儒學粹

九卷

九

立兵符先生謂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衆之法莫先於分數每調集各兵二十五人編爲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哨哨有長協哨二人四百爲一營營有官有叅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將將無定員臨事而設小甲選於各伍中總甲選於小甲中哨長選於千百戶義官長副將得以罰偏將偏將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

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
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
如身使臂臂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衆如寡
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於伍人給一
牌備列同伍姓名使之連絡習熟爲之伍符
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
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
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
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遇
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僞其諸緝養訓
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務濟實用行之又疏
請申明賞罰

聞蔡宗充許相卿李本薛侃陸澄同舉進士
遺之書曰入仕之始意况未免搖動如絮在
風中若非黏泥貼網亦自主張未得不知諸
友却何如想平時工夫亦須有得力處耳又
聞曰仁在告買田雪上爲諸友久聚計遺以
二詩

先生在贛平諸寇未嘗調狼土一人每有大
征密檄吉安各縣發機兵若干人往卽羸無
損者由先生能以身先且善部勒聚散不在
兵耳

先生在贛院左有旁門通射圃暇卽走其中
與諸生論學多至夜分次早諸生入揖爲常
一夕夜坐諸生請休朝扣門守者曰昨夜公
返未幾卽出兵不知何往今可至數十里外
矣其神速機變若此酋長謝志珊就擒先生
問曰汝何得黨類之衆若此志珊曰亦不容
易曰何曰平生見世界上好漢斷不輕易放
過多方鈞致之或縱其酒或助其急待其相
得與之吐實無不應矣先生退語門人且曰
吾儒一生求朋友之益豈異是哉
先生未至贛時已聞有三省夾攻之議卽謂
恐不足以滅賊乃進攻治疏謂今朝廷若假
以賞罰重其權使得便宜行事動無掣肘可
以相機而發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

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而爲剿撫之先後則可省供饋征調之費日剪月削漸盡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拔而兒不覺者也然而下民莫不欲大舉夾攻以快一朝之忿必湏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以與法軍圍五攻之例計賊二萬湏兵十萬日費千金疲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積粟料財數月始集兵未出境賊已深逃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脅從之輩耳况

本儒學辨

九卷

三

狼兵所過不減於盜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是疏方上而夾攻成命已下矣先生又以爲夾攻雖名三省大舉其實舉動自有先後

先生嘗有告示曰百姓風俗不美亂所由興今民窮苦已甚而又競爲奢侈豈不重自困哉今後居喪不得用鼓樂爲佛事竭資分帛儉於親身投諸水火病者宜求諸藥不得聽信邪術專事巫禱嫁娶宜儉稱力不得討論

聘財粧奩大會連朝親戚相問惟貴誠心村坊不得迎神賽會凡此不率教者十家牌均罪之仍告諭南贛所屬興立社學延師教子歌詩習禮出入階衢官長至俱叉手拱立先生或贊賞訓誘之久之市民亦知冠服朝夕歌聲達於委巷

先生出入城壘未暇寧居門人薛侃歐陽德等講聚不散至是回軍休士始得專意于朋友日與發明大學本旨刻朱子晚年定論先

本儒學辨

九卷

三

生序畧曰昔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六經四子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抵牾恒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矣至以爲自詆詎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

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予既自幸說之不謬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

大儒學粹

九卷

古

先生大征既上捷一日設酒食勞諸生且曰以此相報諸生瞿然不安問故先生曰始吾登堂每有賞罰不敢放肆常恐有愧諸君自謂無過舉矣比與諸君相對久之尚覺前此賞罰猶未也於是思求其過以改之幾番磨擦直至登堂行事與諸君相對時無少增損方心安然已不知費多少力氣矣此即諸君教誨所在固不必事事煩諸君口齒爲也諸生聞言愈益省畏十月舉鄉約先生自大征

後以爲民雖格面未知格心乃舉鄉約告諭父老子弟使相警戒

六月奉

勅勘處福建叛軍十五日丙子至豐城聞宸濠

反遂返吉安起義兵

壬午再上變叛黨方盛恐中途有阻故再上

疏

六月二十二日叅政季敦同教授旗校十二

人齋僞檄榜諭吉安至黑潭領哨官縛送軍

大儒學粹

九卷

古

門先生即固封以進上疏畧曰

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尚爾

巡遊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

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特

在宗室言念及此慄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

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

士民感泣伏望

皇上痛自刻責易轍改弦罷出奸諛以回天下

豪傑之心絕迹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

太平尚有可圖群臣不勝幸甚甲辰義兵發吉安丙午大會于漳樹已酉誓師庚戌次市汭辛亥拔南昌

丁巳濠方晨朝群臣責不用命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我兵掩至火及濠副舟衆遂奔散妃嬪與濠泣別多赴水死濠爲知縣王冕所執與其世子眷屬及僞黨士實養正劉吉涂欽王綸火信等數百

先生入城日坐都察院中開照壁門令可見

大儒學粹

九卷

七

前後坐對士友論學不輟報至卽登堂遣之有言伍焚鬚狀暫如側席遣牌斬之畧不見顏色還坐衆惴惴驚問先生從容曰適聞對敵小却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意後聞寧王已孥細問故行賞訖還坐咸色喜驚問從容曰適聞寧王已擒想不僞但傷死者衆耳理前語如常不少遺傍觀者服其學力次日守益入曰喜成不世之功先生曰不然且喜昨晚沉睡蓋自聞報至是私心稍安八

月疏諫

親征

九月壬寅獻俘錢塘以病留先生獻俘發南昌忠泰等欲追還之議將縱之鄱湖俟

武宗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追至廣信先生不聽乘夜過玉山草洋驛張永候於杭先生見永謂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尚爲脅從今爲窮迫所激奸黨群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爲群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

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群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先生信其無他以濠付之稱病西湖淨慈寺先是武宗嘗以威武大將軍牌遣錦衣千戶追取宸濠先生不肯出迎曰大將軍一品文武元不

大儒學粹

九卷

七

相屬何迎爲往返數日三司苦勸先生曰人子於父母亂命若可告語當泣涕以從忍從諛乎不得已令叅隨負勑出同迎以入有司問勞錦衣禮先生曰止可五金錦衣怒不納次日來辭先生執其手曰我在正德間下錦衣獄甚久未見輕財重義有如公者昨薄物出區區意只求備禮聞公不納令我惶愧我無他長止善作文字他日當爲表章令錦衣知有公也於是復再拜以謝其人竟不能出

太儒學粹

九卷

九

他語而別

先生既還南昌北軍肆坐曉夜呼名慢罵或放衝道起釁先生一不爲動務待以禮豫令巡捕官諭示人移家于鄉而以老羸應門冬至將近務哭奠如禮始欲犒賞北軍泰等預禁之令勿受乃傳示內外述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視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曰王都堂待我有禮我安得犯之會冬至又新經濠

亂家家上墳哭亡酌酒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先生度其無可爲然後出見忠軍彬泰彬輩設席于傍欲令先生坐其側先生乃佯爲不知先生上席令轉傍席于下請彼自坐彼乃出語誚先生先生以常行交際事體諭之左右皆爲先生解遂無言蓋先生非爭一坐恐一受其節制則大事已去皆將聽彼先生與忠等語不稍徇漸已知畏忠泰自居所長較射教場中對的莫上一矢

太儒學粹

九卷

九

戲以相強意必大屈先生不得已勉應之忠泰含笑相隨連三發三中每一中北軍在傍同聲喝彩遠近嘖嘖忠泰大不樂而罷且曰我軍皆附於彼奈何遂班師乃訪先生所原宥如婁氏家屬之類悉擒殺以爲功又逮捕龔元亨誣以同反遂引兵至南京十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正月赴召次蕪湖尋得旨返江西忠泰在南都讒先生必反惟張永保全之

武宗問忠等曰以何驗反對曰召必不至有

詔面見先生即行忠等恐語相違復拒之蕪湖

半月不得已入九華山每日宴坐草庵中適

武宗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即至

安得反乎乃有江西之命始忠等屢矯僞命

先生不赴至是永有幕士順天檢校錢秉直

急遣報故得實

二月如九江因遊東林天池講經臺諸處是

月還南昌三月請寬租江西自己卯三月不

太極學粹

九卷

三

兩至七月禾苗枯死繼遭濠亂小民乘隙爲

亂先生盡心安戰許乞優恤

先生至贛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覘

動靜相知者俱請回省無蹈危疑先生不從

作啾啾吟解之

七月重上江西捷音

武宗留南都既久群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

不可昔未出京宸濠已擒獻俘上過玉山

渡錢塘經人耳目不可襲也於是以大將軍

鈞帖令重上捷音先生乃節畧前奏入諸人

名疏內再上之始議北旋

嘗遺守益書曰自到省城政務紛錯不復有

相講習如虔中者雖自己舵柄不敢放手而

灘流悍急須仗有力如吾謙之者持篙而來

庶能相助更上一灘耳

十二月先生官中稍暇即靜坐龍光外侍問

曰外間有何聞曰無有光喜得閒造膝曰後

主未立先輩報恩無地先生曰天地生人自

太極學粹

九卷

三

有分限吾亦人耳此學二千年来不意忽得

真竅已爲過望今僥倖成此功若又得子不

大完全乎汝不見草木那有千葉石榴結果

者光聞之悚然十六年先生始言致良知先

生自南都以來凡稟學者皆令存天理去人

欲以爲本有問所謂則令自求之未嘗指天

理爲如何也問語友人曰近欲發揮此學只

覺有一言發不出津津然如含諸口莫能相

吐久乃曰近學允得此學更無有他只是這些

予了此更無餘矣

遺書守益曰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良知恐有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瀬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耳

先生答楊士鳴書曰此學如立在空中四面皆無倚靠萬事不容染著色色信他本來不容一毫增減若涉些安排著意思便不是合

天儒學粹

九卷

主

一工夫雖言句時有未瑩亦是議擬倣象已後只做得一箇弄精魄的漢雖症候稍有不

同其爲病痛一而已矣

六月赴
內召尋中止陞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遂疏乞便道省塋

十二月十九日兵部吏部題封新建伯差行人齎白金文綺慰勞兼下溫旨存問父華於家賜以羊酒至日適海日翁誕辰明旦語門

人曰昨日腰玉人謂至榮晚來解衣就寢依舊一身窮骨頭何曾添得分毫乃知榮辱原不在人人自迷耳

德洪辭赴會試請益先生曰胸中須常有舜禹天下不與氣象請問曰舜禹有天下而身不與又何得喪介於其中耶

中秋夜月色如晝先生令侍者設席款門人百餘天泉橋上酒半酣先生退令侍者勸飲於是歌聲漸動久之或投壺或聚散或擊鼓

天儒學粹

九卷

主

或泛舟盡興而罷先生旁觀悅之有鏗然舍瑟春風裡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明日諸生入謝先生曰昔日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世之學者沒溺于富貴聲利嗜欲之場如拘如囚自投枷鎖而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見得此意不加躬修實踐以日入于精微則便有輕減世故濶畧倫理之病雖比世之庸庸瑣瑣者不同然其過中失正未得干道一也故

孔子在陳思歸裁以進之今諸君在此講學但患未得此意今幸有見正好精詣力造求志於道無以一見自足終止于狂可也

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六月疏辭不允

至吉安大會士友螺川諸生偕舊遊三百餘迎入螺川驛中先生立談不倦曰堯舜生知安行的聖人猶兢兢業業用困勉的工夫吾儕以困勉的資質而悠悠蕩蕩坐享生知安

大學學粹

卷九

五

行的成功豈不誤已誤人又曰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虛變動不居若假以文過飾非爲害大矣

初總督命下具疏辭免及當路知已與楊少師一清書曰某憂病之餘惟與鄉里子弟考訂句讀使之向方庶於保身及物異有少補勿枉此生昔有以邊警薦用彭司馬者公獨不可曰彭始成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矣公之愛惜人才而欲成就之也如此獨不能

以此意推之某乎果不忍終棄病痊或使得備散局如南北太常國子之任則圖報當有日也

與方獻夫書曰聖主聰明不世出諸公既受不世之知安可不思圖報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政不足間人不足適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非真有體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徒事其名而已矣又曰諸公皆有薦賢之疏此誠君子立朝盛節但與名其間却有所未喻者此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譬諸養蠶但雜一爛蠶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于

大學學粹

卷九

五

朝與自己用人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若薦賢于朝則評品宜定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癰之功但混於參苓著術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用之不精鮮不誤矣

戊子先生五十七歲二月思田平

先生大興思田學校

五月綏遠人六月大興南寧學校

七月襲八寨斷藤峽破之

與執政書曰思田之議悉蒙裁允遂活一方
數萬之生靈近者八寨斷藤之役實以生民
塗炭既極不得已而爲救焚之舉乃不意遂
獲平靖此非有魏公力主於朝則金城之議
無因而定非有裴公贊決於內則淮蔡之績

太極學粹

卷九

三

何由而成今日之事敢忘其所由來乎但惟
六月徂征衝冒瘴疫將士危險頗異他時稍
得沾濡亦少慰其勤苦耳所謂兵政國之大
事功賞宜爲後勸當以實言不宜自嫌矜伐
者也當時朝議呶呶於八寨者之役故辭懇
切若此

先生十五歲時常夢謁伏波廟有詩至是拜
祠下宛如夢中謂茲行始不偶因識二詩又
與守益書隨處體認天理勿忘勿助之說大

約未嘗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卽未免捕風捉
影縱令鞭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尚
隔一塵若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之謬矣世
有無志之人旣已見驅於聲利詞章之習間
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
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
真爲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
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
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立即且安頓其

太極學粹

卷九

三

中者多矣

南安推官門人周積來見先生猶起坐咳嗽
不已徐曰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政對遂問道
體無恙否先生曰病勢危亟未死者元氣耳
侍者垂泣以家事嗣子問先生嘆曰何須及
此少頃曰惟未得與諸友了學問一事爲可
恨耳時時作越聲訝吉安何無一人至者二
十八日晚泊問何地旁對曰青龍舖明日召
積入久之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遺言

微笑曰此心光明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

先生生而天資絕倫讀書過目成誦少喜任俠長好詞章壯好仙釋既而好學以斯道爲己任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實心改過以去己之疵奮不顧身以當天下之難上欲以其學輔吾君下欲以其學淑吾民倦倦欲人同歸于善欲以仁澤覆天下蒼生人有宿怨深讐皆能忘之而不較雖處富貴常有煙霞物表之思視棄千金猶如土芥藜藿珍昂錦衣

朱子學解

卷九

末

緼袍大屨窮廬視之如一真所謂天生豪傑挺然特立於世求之斯世及近古誠未見有其人如先生者也

念菴先生曰洪先考先生之學始而馳騁於詞章既以考索遇奇疾乃學長生居夷三年困頓備嘗無復雜念而一味專意聖學然在滁以前喜人靜中悟入已而畏其沉空守寂不可以經世宰物也南都後奉養於存天理去人欲兩言久之自覺此心本靈不昧此靈

無往不善故辛巳以後方有致良知之說而

教人亦且三變然其所指良知固卽悟入之處天理之真而未嘗一有所異嘗語學者曰我此良知蒼蠅停脚不得蓋言微乎其微學者須用力而自得之不可以言傳而亦不能以言傳也序大學古本結語似與初本結語若兩人然嗚呼吾黨易亦反覆先生之學詳其始末所由凡幾變而後良知益覺光瑩其無輕於立言哉

朱子學解

卷九

末

性一篇第一

性一而已自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謂之性主於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卽萬理燦然

答周道通書有曰生之謂性性字卽是氣字猶

言氣卽是性也氣卽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氣卽是性卽已落在一邊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卽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自性明白時氣卽是性性卽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

告子病源從性無善無不善上見來性無善無

大學章句

卷九

五

不善雖如此說亦無大差但告子執定看了便有箇無善無不善的性在內有善有惡又在物感上看便有箇物在外却做兩邊看了便會差無善無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時只此一句便盡了更無有內外之間告子見一箇性在內見一箇物在外便見他於性有未透徹處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用爲善可以爲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

問先生嘗謂善惡只是一物善惡兩端如水炭相反如何謂只一物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纔過當些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箇善却又有一箇惡來相對也故善惡只是一物直因聞先生之說則知程子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於本性上過與不及之間耳其說皆無可疑

寐醒篇第二

大學章句

卷九

五

董蘿石曰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蔽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持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

持志篇第三

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功夫說閒話管閒事

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長必

於始生時刪繁然後根幹能大欲德成必於始學時去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凡百皆然又曰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爲善之志如樹之根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充故立志貴專

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卽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美大聖神亦

本義學粹

九卷

圭

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

吾人爲學緊要大頭腦只是立志所謂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

予弟守文來學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請次第其語程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以共學人苟誠有求爲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正諸先覺者當專心致志惟

先覺之爲聽言有不合不得棄置必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辨之務求了釋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考諸古訓者展卷之際真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夫立志亦不易矣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之無他

本義學粹

九卷

圭

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鷄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卽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卽私欲便退聽凡客氣怠心忽心躁心妬心忿心貪心傲心吝心一責志便消除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

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

只是不肯移

堯舜篇第四

象山文集序曰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卽物理初無

大學章句

九卷

三

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卽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有以接孟子之傳其議論間闕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

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爲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者不免焉

大學章句

九卷

三

馬子華問脩道之教舊說謂聖人品節吾性之固有以爲法於天下若禮樂刑政之屬此意如何先生曰道卽性卽命本是完完全全增減不得不假修飾的何湏要聖人品節却是不完全的物件禮樂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謂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說下面由教入道的緣何舍了聖人禮樂刑政之教別說出一段戒慎恐懼工夫却是聖人之教爲虛設矣○聖人率性而行卽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道未免有過不及故湏脩道脩道則賢知者

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尋著這箇道則道便是箇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教同脩道字與脩道以仁同人能脩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則亦是聖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懼便是脩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如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

黃誠甫問汝與回也孰愈章先生曰子貢多學

大儒學粹

九卷

五

而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聖人問以啓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見上故聖人嘆惜之非許之也

千古聖人只有這些子又曰人生一世惟有這件事

丙戌答鄒謙之云後世人心陷溺禍亂相尋皆由此學不明之故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撥得透徹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己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

則所謂悅樂不愠者皆不待言而喻

至於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誑畧不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其間不自知覺是故以之爲子則非孝以之爲臣則非忠流毒扇禍生民之亂尚未知所抵極今欲救之惟有返朴還淳是對症之劑故吾儕今日用工務在鞭辟近裏剷削繁文始得

異端篇第五

或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

大儒學粹

九卷

五

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問儒者到三更時分掃蕩胸中思慮空空靜靜與釋氏之靜只一般兩下皆不用此時何所分別先生曰動靜只是一箇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只是存天理卽是如今應事接物的心如今應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心故動靜只是一箇分別不得知得動靜合一釋氏毫釐差處亦自莫掩矣或問釋氏亦務養心然要之不可以治天下何

也先生曰吾儒養心未嘗離却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是工夫釋氏却要盡絕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漸入虛寂去了與世間若無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君子之學爲己之學也爲己故必克己克己則無己無己者無我也世之學者執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任以爲爲己濟焉入於墮墮斷滅之中而自任以爲無我者吾見亦多矣嗚呼自以爲有志聖人之學乃墮於末世佛老邪僻之見

朱儒學粹

卷九

三

而弗覺亦可哀也夫

與陸澄書曰京中人回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斃力於此矣後乃知其不必如是復專意於聖賢之學大抵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心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神仙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造端托始亦惟欲引人於道悟真篇後序中所謂黃老悲其貪著乃以神仙之術

漸次導之者元靜試取而觀之其微旨亦自可識自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周公孔子其仁民愛物之心蓋無所不至苟有可以長生不死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子彭錢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立長春之屬皆在彼學中所稱述以爲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矣元靜氣弱多病但遺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如前所謂真我之說不宜輕信異道徒自惑

朱儒學粹

卷九

三

亂聰明斃精竭神廢糜歲月久而不返將遂爲病狂喪心之人不難矣昔人謂三折肱爲良醫區區非良醫蓋嘗三折肱者元靜其慎聽母忽又嘗曰仙家說箇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箇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却於本體上加却這些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對象形色皆在太

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王嘉秀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視誘人入道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究其極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然非入道正路如今仕者有由科有由貢有由傳奉一般做到大官畢竟非入仕正路君子不由也仙佛到極處

本儒學粹

九卷

四

與儒者畧同但有了上一截遺了下一截終不似聖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不可誣也後世儒者又只得聖人下一截分別失真流而為記誦詞章功利訓詁亦卒不免為異端是四家者終身勞苦於身心無分毫益視彼仙佛之徒清心寡慾超然於世界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今學者不必先排仙佛且當篤志為聖人之學聖人之學明則仙佛自泯不然則此之所學恐彼或有不屑而反欲其俯就不亦難乎鄙見如

此先生以為何如先生曰所論大畧亦是但謂上一截下一截亦是見人偏了如此若論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一陰一陽之謂道但仁者見之便謂之仁知者見之便謂之智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仁智豈可不謂之道但見得偏了便有弊病

張元坤在舟中問二氏與聖人之學所差毫釐謂其皆有得於性命也但二氏於性命中著些

本儒學粹

九卷

四

私見私便謬千里矣今觀二氏作用亦有切於吾身者不知亦須兼取否先生曰說兼取便不是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仙即吾盡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謂之佛但後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氏成二見耳譬之廳堂三間共為一廳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見佛氏則割左邊一間與之見老氏則割右邊一間與之而已則自據中間皆舉一而廢百也聖人

與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莊皆吾之用是之謂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謂小道

大學篇第六

魏時亮曰天之命於人也有至善之理焉於已則明於民則親明德親民雖有本末原非二物物之則一至善也固不出乎吾人所知之外也物格知致則至善明矣知所止焉實之於意之謂誠體之於心之謂正由此而身脩而家國天

大學學粹

九卷

四

下罔不親焉要皆吾明明德之能事故曰欲明明德於天下夫明德以親天下則心意知物合天下而統會於一身天下皆吾明德則齊治均平以一身而并包乎天下是以自天子至庶人端惟以此身為天下本本諸身明吾德以親乎民者一至善焉本之當知也誠莫有先焉者矣知本即知末本末始終一以貫之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至善

大學學粹

九卷

四

之靈孰不有知動於好惡容或欺昧意苟不欺則德可潤身身可立本故慎獨誠意最為學問樞要知至之後所以即丁寧於誠意也意誠則德無不實盛德至善民自可親有所不能忘焉雖沒世且爾親民何至故至善之止最為學問歸宿誠意之後所以即丁寧於至善之止也復稽古訓曰自明曰自新新民新命貴在用極而人可不知所止乎文王固得所止者得所止而民自大畏本可知焉謂至善之止非學問之極功耶止至善大學之的也誠意大學之要也物格知致知所止焉所以提其要以中乎的也得乎此則心不有於好惡而身可脩身不僻於好惡而家可齊令不反其所好而國可治絜好惡之矩於天下而天下可平一好惡之明親乎家國天下罔非獨慎意誠如好好色惡惡臭之誠

應焉信乎至善而民不能忘敬止而民
自大畏者所謂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
要只在慎獨此大人之全學要不可外
心以求之也首之以綱目重之以丁寧
務舉其要彰其的以示人尤大學喫緊
為人深意善學者宜悉掃今昔舊聞反
而自求吾心之所謂大學者身體心解
積以歲月獨持古本誦之復以新傳參
之或合或背當自有悟時亮今編讀先

大學學粹

九卷

四

生之書輒以大學古本錄陳於右而先
生諸序說方附之切欲學者自求自得
凡學之綱目關鍵當有不俟予言而明
亦有不俟陽明先生之言而復者惟善
學者味之○或以新傳文義次第周匝
爲問者亮答之曰孔門喫緊爲人說大
學全功後獨提學問綱領要歸昭揭示
人正不專在文義提一箇知本知至後
便揭出一箇誠意來丁寧反復見學問

有箇樞要處復揭出一箇止至善來丁
寧引證見學問有箇歸宿處知所學者
試從古本細心讀之而大人之心學實
昭揭於天下是其次第是甚周匝矣必
牽合文句章剖傳補作次第周匝爲也
必欲依首篇文句一一訓釋則本末釋
矣何始終未有釋也止至善釋矣何知
止未有釋也謂知止在物格致致中不
必訓釋則明德親民亦在身心意知家

大學學粹

九卷

四

國天下中又何一一訓釋之也依文句
周匝次第而學問綱領要歸處反晦聖
門教人正不如此大抵大學之要貴乎
心悟不可言求求之以言而聖人之意
離矣惟善學者知之○或謂大學宜從
古本信有如陽明先生所言者謹按陽
明先生所定古本一一傍釋以通其義
今既錄古本不錄傍釋何耶亮答之曰
大學古本題戴記所載聖門舊本也學

者苟能反復細玩不以今昔舊聞橫於
胸中則聖門之意自見故先生切切以
訓釋病晦菴矣迺今詎可更從而訓釋
之耶况讀傍釋大意亦有未可爲定說
者謹按陽明先生將大學引淇澳詩爲
釋格致亮細讀之竊見大學文義總歸
在盛德至善民不能忘一句君子而盛
德至善則學問自修恂慤威儀一齊俱
到皆只是止至善中事未見其爲釋格
致也此中復添一釋格致意而大學章
旨文意反倒亂牽合不明矣况格致之
義只提醒知本知至一句令學者反而
求之而各條目之功皆格致也直須意
與心身家國天下諸物一一知得明到
而格物之功始至此學不明顧有外知
以言物而外心以求知者孟子曰萬物
皆備於我則物之格知之致又豈可以
外求乎靈明之中何物不有心外無知

子

知外無物讀書辨物雖學者所不廢而
格致之要不存焉堯之明必曰欽明文
王之緝熙必曰敬止學者能自得師務
齊戒以神明其德庶一疵不存萬理可
明盡矣先生又謂不須添一敬字恐敬
爲學要而八條目之功胥此焉在所謂
聰明睿智皆從此出脩己以安百姓者
匪云添也謹附此以就正於大學之君
子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
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
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
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
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
知致知致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
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

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

欽定四庫全書

九卷

哭

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峻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

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綿蠻黃鳥止於舊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

欽定四庫全書

九卷

哭

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

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宗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

九卷

五

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國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箇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

九卷

五

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
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逖諸四夷
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
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
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奸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
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
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
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
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
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而事不終者也
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
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
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
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
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
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
為利以義為利也○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
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

大學章句

卷九

至

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
皆所以脩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見之地
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
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
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
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
謂之性以其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
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
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
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
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
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
性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
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却事物本註所謂盡
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
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
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

大學章句

卷九

至

天下之人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
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
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聖
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
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
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
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
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
者惟以此為教而學者惟以此為學當是之時
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
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
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
惟以成其德行為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
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
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
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
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事而才能之異

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
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
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
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
而不以崇卑為輕重勞逸為美惡效用者亦惟
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
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為
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
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
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
心其才能之異若皐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
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
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
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已之累也故稷勤其
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已之善教
也夔司其樂而不耻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
已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
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意通達而無有乎

人已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趾其無聽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趾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脉條暢足以痒痾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熾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

學粹

九卷

至

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鬭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為心良亦欲以

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飭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可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若是者紛紛藉藉群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譁譁跳浪騁奇聞巧獻笑爭研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

學粹

九卷

至

不遑而耳目眩瞶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問有覺其空疎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瞥感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群儒而

群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
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
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
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
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
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
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
要其譽記誦之廣遠以長其教也知識之多適
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

朱儒學粹

九卷

卷

富適以飭其偽也是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
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
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
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
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
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
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
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
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尚何以

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
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
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
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
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
河有所不可禦者矣

朱儒學粹

九卷

卷

對人若復得他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
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樂可代○人若知
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枉念這裏一覺都
自消融真箇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良知只
是箇是非之心是非只是箇好惡只好惡就盡
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又曰是非兩
字是箇大規矩巧處則存乎其人○良知在夜
氣發的方是本體以其無物欲之雜也學者要
使事物紛擾之時常如夜氣一般就是通乎晝

夜之道而知○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又答崇一云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其可少乎沉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為喪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良知亦

太儒學粹
九卷
李

可窮竭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故謂端莊靜一為養心而以學問思辨為窮理者析心與理而為二矣若吾之說則端莊靜一亦所以窮理而學問思辨亦所以養心非謂養心之時無有所謂理而窮理之時無有所謂心也此古人之學所以知行並進而收合一之功後世之學所以分知行為先後而不免於支離之病者也曰然則朱子所謂如何而為溫清之節如何而為奉養之宜者非致知之功乎曰是所謂知矣而未

太儒學粹
九卷
李

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先生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以方問曰先生之說格物凡中庸之慎獨及集義博約等說皆為格物之事先先生曰非也格物即慎獨即戒懼至於集義博約工夫只一般不是以那數件都做格物底事○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為孝發之於君則為忠發之於朋友則為信千變萬化至不

夏清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是箇誠於孝親的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箇溫清的道理却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如何是主一曰如讀書便一心在讀書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曰如此則飲酒便一心在飲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却是逐物成甚居敬工夫日乎請問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卽是

太儒學粹

九卷

奎

若泥文逐句不識本領卽支離決裂工夫都無下落問窮理何以卽是盡性曰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窮仁之理直要仁極仁窮義之理直要義極義仁義只是吾性故窮理卽是盡性如孟子說克其惻隱之心至仁不可勝用這便是窮理工夫○問知譬曰欲譬雲雲雖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氣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先生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

太儒學粹

九卷

奎

指著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謂之欲俱為良知之蔽然纔有著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卽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工夫○先生答陸澄書有曰來書謂下手工夫覺心無寧靜妄心固動也照心亦動也是有意於求寧靜是以愈不

寧靜耳夫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謂條理者矣○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寂然感通可以言

太儒學粹

卷九

五

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凡觀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即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為動而後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

太儒學粹

卷九

五

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
○又曰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
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即妄矣妄心亦照
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
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即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
為照以照為妄也照心為照妄心為妄是猶有
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二也二則息矣無妄
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又曰欲此心純理
無欲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

太極學粹

卷九

五

也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
此之外無別功矣夫謂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
上堂而逐之者是自私自利將迎之為累而非
克治洗蕩之為累也今日養生以清心寡欲為
要只養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擾
有此病根潜伏於中宜其有滅於東而生於西
引犬上堂而逐之之患也又曰性一而已仁義
禮智性之性也聰明睿智性之質也喜怒哀樂
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清濁故情

太極學粹

卷九

七

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私欲客氣一病兩痛
非二物也○又曰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
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
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固有但常人有之而不
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迷棄雖憂苦迷棄
之中而此樂又未常不存但一念開明反身而
誠則即此而在矣○今為吾所謂格物之學者
尚多流於口耳況為口耳之學者能反於此乎
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時時用力省察克治方日
漸有見如今一說話之間雖只講天理不知心
中倏忽之間已有多少私欲蓋有竊發而不知
者雖用力察之尚不易見况徒口講而可得盡
知乎今只管講天理來頓放著不循講人欲來
頓放著不去豈格物致知之學後世之學其極
至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的工夫

先生謂學者曰為學須得箇頭腦工夫方有著
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
從事於學只做箇義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

察非大本達道也又曰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於此處通彼處不通只是未見得

工夫不是透得這箇真機如何得他充實光輝若能透得時不由你聰明知解接得來須胸中渣滓渾化不使有毫髮沾帶始得○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着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了○知來本無知覺

本儒學粹

卷九

矣

本無覺然不知則遂淪理

問孔子所謂遠慮周公夜以繼日與將迎不同何如先生曰遠慮不是茫茫蕩蕩去思慮只是要存這天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無有終始天理即是良知千思萬慮只是要這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隨事應去良知便粗了若只着在事上茫茫蕩蕩去思教做遠慮便不免有毀譽得喪人欲纔入其中就是將迎了周公終夜以思只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

工夫見得時其氣象與將迎自別○定者心之本體天地也動靜所遇之時也○陸澄問操存

舍亡先生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雖就常人心說心之本體元是如此不可便謂出為亡入為存若論本體元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裏若出天理斯謂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

本儒學粹

卷九

矣

無端豈有鄉邪○今人於吃飯時雖無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寧只緣此心忙慣了所以收攝不住○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生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箇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精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為主

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問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慎恐懼是說工夫否
先生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睹不聞的亦
原是戒慎恐懼的戒慎恐懼不會在不睹不聞
上加得些子見得真時便謂戒慎恐懼是本體
不睹不聞是工夫亦得○一友舉佛家以手指
顯出問曰衆僧見否衆曰見之復以手指入袖
問曰衆還見否衆曰不見佛說還未見性此義
未明先生曰手指有見有不見爾之見性常在

本儒學粹

卷九

子

之心神只在有睹有聞上馳騁不在不睹不
聞上着實用功蓋不睹不聞是良知本體戒慎
恐懼是致良知的工夫學者時時刻刻常睹其
所不睹常聞其所不聞工夫方有箇實落處久
久成熟後則不須着力不待防檢而真性自不
息矣豈以在外者之聞見為累哉

戒懼即已知若不知是誰戒懼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樂
還在否先生曰湏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哭便

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即是樂也本體未嘗有
動○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從事於去人欲存
天理則自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自下許多問辨
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過欲去此心之人欲
存吾心之天理耳若曰效先覺之所為則只說
得學中一件事亦自專求諸外了人心本自說
理義惟為人欲所蔽所累始有不說今人欲日
去則理義日浹洽安得不說○甲申八月舒栢
有敬畏累灑落之問先生曰君子之敬畏非有

本儒學粹

卷九

子

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
謂耳君子之灑落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
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
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
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昭明靈覺者或
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失本體之止耳
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
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意必
固我無所歉餒愧怍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

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也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愼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乃為灑落累耶

劉侯入坐窮山絕世故屏思慮養吾靈明通晝夜而不息然後以無情應世故且云於靜中求之似為徑直切勿流於空寂而已觀前後所論皆不為無見但為學如良醫治病隨其疾之虛實寒熱而斟酌補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無一

朱子語類

卷九

七

定之方必使人人服之也君子養心之學亦自量其受病深淺而斟酌為之耳但專欲絕世故屏思慮偏於虛靜則恐既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大抵治病雖無一定之方而以去病為主則是一定之法若但知隨病用藥而不知因藥發病其失一而已矣閒中且將明道定性書熟味意况當又不同

先生與宗賢及應原忠良論學聖者必須廓清心體使纖翳不留真性始見方有操持涵養之

地原忠疑其難先生曰聖人之心如明鏡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班垢駁蝕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駁蝕然後纖塵即見纔拂便去亦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蝕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纔拂便去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勿以為煩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

朱子語類

卷九

七

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為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裏面意思此工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却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一友自嘆私意萌時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即去先生曰你萌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根當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工夫○心一也未難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為謂之人心人心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失其正者即人心非有二也程子謂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語

若分析而意實盡今謂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為主人欲又從聽命者

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箇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不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說未透心何嘗有內外卽如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聽講說時專一卽是那靜坐時心工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人須在事上磨鍊做

九卷

主

工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工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後在洪都復與于中國裳論內外之說渠皆云物自有內外但要內外並着工夫不可有間耳以質先生曰工夫不離本體本體原無內外只為後來做工夫的分了內外失其本體了如今正要講明工夫不要有內外乃是本體工夫○九川問近年因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求屏息念慮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

學精

九卷

主

要正曰當自有無念時否先生曰實無無念時曰如此却如何言靜曰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戒慎恐懼卽是念何分動靜曰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無欲故靜是靜亦定動亦定的定字主其本體也戒懼之念是活活潑潑地此是天機不息處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息便是死非本體之念卽是私念○一友靜坐有見馳問先生答曰吾昔居滁時見諸生多務知解口耳異同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稿之病或務為玄解妙覺動人聽聞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我這箇話頭自滁州到今亦較過幾番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醫經折肱方能察人病理○答崇一云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此說亦不為無益但作兩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

有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道通來書云事上磨鍊一日之內不管有事無事只一意培養本原若遇事未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覺安可謂無事但因事疑心一會大段覺得事理當如此只如無事處之盡吾心而已然乃

太儒學粹

九卷

七

有處得善與未善何也又或事來得多須要次第與處每因才力不足輒為所困雖極力扶起而精神已覺衰弱遇此未免要十分退省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如何答曰所說工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然未免有出入在凡人為學終身只為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論有事無事只是做得這一件所謂必有事焉者也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却是尚為兩事也○問寧靜存心時可為未發之中否先

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為未發之中曰未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甚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為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為主未必能循理○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

太儒學粹

九卷

七

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

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一日論為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為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自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

太儒學粹

九卷

主

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箇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誠只思一箇天理

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邪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只是一箇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

太儒學粹

九卷

主

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却是把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得太早之說既而云却好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濂溪主靜之論亦是此意為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著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為善去惡這著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著意去好善

惡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工夫裏面體當自家心體常要鑑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觀時問未發之中先生曰汝但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觀時請畧示氣象先生曰啞子吃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吃○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蓋體用一源有是體卽有用有未發之中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是他未發之中亦未能全有○澄問喜怒哀樂之中和其全體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當喜怒哀者平時無有喜怒之心至其臨時亦能中節亦可謂之中和平先生曰在一時一事固亦可謂之中和平然未可謂之大本達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原有的豈可謂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

則其本體雖亦時時發見終是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不中然後謂之達道惟天下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人之本體常常是寂然不動的常常是感而遂通的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朱子於未發之說其始亦嘗疑之今其集中所與南軒論難辨析者蓋往復數十而後決其說則今之中庸註疏是也其於此亦非苟矣獨其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自慎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者亦若過於剖析而後之讀者遂以分為兩節而疑其別有寂然不動靜而存養之時不知常存戒慎恐懼之心則其工夫未始有一息之間非必自其不睹不聞而存養也吾兄且於動處加功勿使間斷動無不和卽靜無不中而所謂寂然不動之體當自知之矣未至而揣度之終不免於對塔說相輪耳○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

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卽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箇明明德雖親民亦明德事也○只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使

朱儒學粹

合九卷

全

微老佛○問大人與物同體如何大學又說箇厚薄先生曰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體把手足捍頭目豈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與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如簞食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這是道理合該如此及至吾身與至親更不得分別彼此厚薄蓋

以仁民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忍更無所不忍矣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不可踰越此便謂之義順這箇條理便謂之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是這條理便謂之信○先生曰你看這箇天地中間甚麼是天地的心對曰嘗聞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甚麼教做心對曰只是一箇靈明曰可知充天塞地中間只有這箇靈明

朱儒學粹

合九卷

全

愛問先生以博文為約禮工夫深思之未能畧請開示曰禮字卽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箇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卽就那上面學箇存

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工夫博文即是惟精約禮即是惟一○以方問尊德性一條先生曰道問學即所以尊德性也晦翁言子靜以尊德性誨人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是分尊德性道問學作兩件且如今講習討論下許多工夫無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豈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問學問學只是空空去問學更與德性無干涉如此則不知今之所以講習討論者更學何事

朱子學粹

九卷

四

問致廣大二句曰盡精微即所以致廣大也道中庸即所以極高明也蓋心之本體自是廣大底人不能盡精微則便為私欲所蔽有不勝其小者矣故能細微曲折無所不盡則私意不足以蔽之自無許多障礙遮隔處如何廣大不致又問精微還是念慮之精微是事理之精微曰念慮之精微即事理之精微也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為二也

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箇上達的工夫

朱子學粹

卷九

五

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見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平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為氣所亂便常做箇羲皇已上人○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

眼前路逕須放開濶纔好容人來往若太拘窄恐自己亦無展足之地矣聖人之行初不遠於人情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朱子作效驗說如何先生曰聖賢只是為己之學重工夫不重效驗仁者以萬物為體不能一體只是己私未忘全得仁體則天下皆歸於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闔意天下皆與其仁亦在其中如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亦自是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

朱子學辨

卷九

全

之意然家邦無怨於我亦在其中但所重不在此
吾儕用工却須專心致志在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上做工只此便是做盡心知天工夫之始○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夭壽不貳脩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為倒看了此意

大學篇第七

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曰除了人

情事變即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

與王道書曰汪景顏近亦出宰大名臨行請益某告以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為學之要而為政亦在其

朱子學辨

卷九

全

中矣

贈王克卿序曰自喜於一節者不足與進於全德之地求免於鄉人者不可以語於聖賢之途氣浮者其志不確心麓者其造不深外誇者其中日陋

日間工夫覺紛擾則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書是亦因病而藥○問靜時亦覺意思好纔遇事便不同如何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

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有一學者病目戚戚甚憂先生曰尔乃貴日賤心

與薛尚謙書云沿途意思如何得無亦有走作否數年切磋只得立志辨義利若於此未有得力處却是平日所講盡成虛語平日所見皆非實得不可以不猛省也經一蹶者長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為後日之得但已落第二義須從第一義上着力一真一切真若這些子既是更無討不是處矣

九卷

全

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况於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况於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則知學矣

有一屬官因父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

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為學先生聞之曰我何

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為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傍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

太儒學粹

九卷

全

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為學却是着空聖賢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已為君子而使人為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苟同之理不幸勢窮理極而為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已處之未盡於道或過於疾惡或傷於憤激無益於事而致彼之怨恨讎毒則皆君子之過也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

於從俗獨不以異俗為心耳

學者便不當自立門戶以招謗速毀亦不當故避非毀同流合污

戊辰答毛憲副昨承遣人論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懣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

大學學粹

九卷

九

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為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為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為利禮義為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為福也况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

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生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墮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大學學粹

九卷

九

問志士仁人章先生曰只為世上人都把生命身子看得來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宛轉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都丟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為若違了天理便與禽獸無異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過做了千百年的禽獸學者要於此等處看得明白比于龍逢只為他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得他的仁

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為先務之說亦誤人

大學篇第八

一友問讀書不記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曉得如何要記得要曉得已是落第二義了只要明得自家本體若徒要記得便不曉得若徒要曉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體

問易朱子主卜筮程傳主理何如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於卜筮者乎只為後世將卜筮專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藝不知今之師友問答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類皆是卜筮卜筮者不過

大學章句

卷九

全

象與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問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問天謂人心尚有所涉惟天不容偽耳

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況子史詩文之類乎

予中國蒙輩同侍食先生曰凡飲食只是要養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積在肚裏便成痞了

如何長得肌膚後世學者博聞多識留滯胸中皆傷食之病也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曰著述即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迹恐於道無補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

大學章句

卷九

全

猶美其言辭而徒以詭譎於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刪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為惟此為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

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
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
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
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
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
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
其繁是有減無增自秦漢以來文又日盛若欲
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
而表章之則其諸悖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
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於
其事以為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
其因文盛實衰人出已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
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使天下
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不復知有
敦本尚實反朴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啓
之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
左傳恐亦難曉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
歇後謎語矣聖人何苦為此艱深隱晦之詞左

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
必削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弑
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曰伊
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
之意如書弑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弑君之詳
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
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
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
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
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子欲無言若是一
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
亂導奸也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
也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
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
刪書於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
一事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是
要刪去繁文後儒却只要添上愛曰聖人作經
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聖人不

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畧不少見先生曰羲皇之世其事濶疎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朴素畧無文采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後世可及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先生曰縱有傳者亦於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開文采日勝至於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皇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於堯舜則祖述之於文武則憲章

大學章句

九卷

卷

之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施之於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况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畧也又曰專事無為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箇伯術

大學篇第九

諸公在此務要立箇必為聖人之心時時刻刻湏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方能聽吾說話句句得力若茫茫蕩蕩度日譬如一塊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癢恐終不濟事回家只尋得舊時伎倆而已豈不惜哉

問孔門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禮樂多少實用及魯哲說來却似虛的事聖人却許他是意何如曰三子是有意必有意必便偏着一邊

大學章句

九卷

卷

能此未必能被魯點這意思却無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謂汝器也曾點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無實者故夫子亦皆許之○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張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舜能化得象的做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舜只要

正他的奸惡就見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友聞感悔曰你今後只不要去論人之是非凡當責辯人時就把做一件大已私克去方可○論議須謙虛簡明為佳若自處過任而詞意重復却恐無益而有損也○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勵意多方是後又戒九川云與朋友論學須委曲謙下寬以居之○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着刀吾人為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辯者適足以為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為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狠戾險疾亦誠可哀也已○答南元善云竊嘗喜晦翁涵育薰陶之說以為今時朋友相與必有此意而後彼此交益近來一二同志與人講學乃有規礪太刻遂相憤戾而去者大抵皆不免於以善服人之病耳○古之人所以能見

人之善若已有之見人之不善則惻然若已推而納諸溝中者亦仁而已矣今見善而妬其勝已見不善而疾視輕蔑不復比數者無乃自陷於不仁之甚而弗之覺者耶
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為已知為學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着實用功便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微方可
窮居獨處無朋友相砥切最是一大患
與宗賢書曰人在仕途此之退處山林時工夫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平日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頹靡者近與誠甫言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彼此約定但見微有動氣處即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

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魍魎自消矣○戊寅與元靜云人在仕途如馬行渾田中縱復馳逸足起足陷其在驚下坐見淪沒耳乃今得還故鄉此亦譬之小歇田塍若自此急尋平路可以直去康莊馳騁萬里不知到家工夫却如何也

先生將入廣甯為客坐私囑曰但願溫恭直諒

本儒學粹

九卷

百

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無陷於非僻不願狂悖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耻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大化篇第十

問先儒曰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如何先生曰不然如此却乃偽也聖人如天無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嘗有降而自卑此所謂大而化之也賢人如山嶽守其高而已然百仞者不能引而為千仞千仞者不能引而為萬仞是賢人未嘗引而自高也引而自高則偽矣

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本儒學粹

九卷

百

大化篇第十一

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厚積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况人乎花之千葉者無實為其華美太發露耳

申示教讀劉伯頌等訓蒙大意曰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為事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

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為不切時務此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 教約云每日清晨諸生恭揖畢教讀以次遍詢諸生在家所以愛親敬長之心得無懈忽未能真切否溫清定省之儀得無虧缺未能實踐否往來街衢步趨禮節得無放蕩未能謹飭否一應言行心術得無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篤敬否諸童子務要各以實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教讀復隨時就事曲加誨諭開曉然後各退就席肄業

朱儒學粹

九卷

五

大化篇又第十一

顏子具體聖人其於為邦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備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為上說此等處亦不可忽畧須要是如此方盡善又不可因自己本領是當了便於防範上疎濶須是要放鄭聲遠佞人蓋顏子是箇克己向裏德上用心的孔子恐其於外面末節或有疎畧故就他不足處替補說若在他入須告以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達道九經及誠身許多工夫方始做得這箇方是萬世常行之道

答楊逵菴云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懾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為之下以上之退然為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古者歲旱則為之主者減膳徹樂省獄薄賦修祀典問疾苦引咎賑乏為民遍請於山川社

朱儒學粹

九卷

五

稷故有叩天求雨之祭有省咎自責之文有歸誠請改之禱蓋史記所載湯以六事自責禮謂大雩帝用盛樂春秋書秋九月大雩皆此類也僕之所聞於古如是未聞有所謂書符呪水而可以得雨者也唯後世方術之士或時有之然彼皆有高潔不污之操特立堅忍之心雖其所為不必合於中道而亦有以異於尋常是以或能致此然皆出於小說而不見於經傳君子猶以為附會之談又况如今之方士之流曾不少

宋儒學粹

九卷

百四

殊於市井蠶頑而欲望之以揮斥雷電呼吸風雲之事豈不難哉僕謂執事且宜出齋於聽事罷不急之務開省過之門洗簡寬滯禁抑奢繁淬誠滌慮痛自悔責以為八邑之民請於山川社稷而彼方士之所請者聽民間從便得自為之但弗之禁而不專倚以為重輕

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因事啓沃寬心平氣以薰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聞之以其說是故為力易而收効溥不然將有扞格不勝之患

而且為君子愛人之累

古人制管候氣恐是求元聲之法先生曰若要
去葭灰黍粒中求元聲却如水底撈月如何可
得元聲只在你心上求曰心如何求先生曰古
人為治先養得人心和平然後作樂比如在此
歌詩你的心氣和平聽者自然悅懌興起只此
便是元聲之始書云詩言志志便是樂的本歌
求言歌便是作樂的本聲依求律和聲律只要
和聲和聲便是制律的本何嘗求之於外曰古

宋儒學粹

九卷

百五

人制候氣法是意何取先生曰古人具中和之
體以作樂我的中和原與天地之氣相應候天
地之氣協鳳凰之音不過去驗我的氣果和否
此是成律已後事非必待此以成律也今要候
灰管先湏定至日然至日子時恐又不準又何
處取得準來

問律呂新書先生曰學者當務為急算得此數
熟亦恐未有用必湏心中先具禮樂之本方可
且如其書說多用管以候氣然至冬至那一刻

時管灰之飛或有先後湏臾之間焉知那管正
值冬至之刻湏臾自心中先曉得冬至之刻始得
此便有不通處學者湏先從禮樂本原上用工
○昔門人有讀安邊八策者先生曰是疏所陳
亦有可用但當時學問未透中多激忿抗厲之
氣若此氣未除欲與天下共事恐於事未必有
濟

大化篇第十二

凡作文字要隨我分限所及若說得太過了亦

大儒學粹

合九卷

頁

非脩辭立誠矣

答楊仕鳴云詩文之習儒者雖亦不廢孔子所
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若着意安排組織未有不
起於勝心者先輩號為有志斯道而亦復如是
亦只是習心未除耳

海寧董濬以能詩聞江湖間年六十八來遊會
稽聞先生講學校有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
上坐先生異其氣貌敬之與語連日夜濬有悟
因何泰請納拜先生不許歸與其妻織一縑為

贊復因泰來強先生與之徜徉山水間濬曰有
聞忻然樂而忘歸也其鄉子弟社友皆招之反
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濬曰吾方幸逃於
苦海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為苦耶吾方揚髻
於渤海而振羽于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
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
吾道人先生為之記

聖人篇第十三

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却專去知識

大儒學粹

合九卷

頁

才能上求聖人以為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知識
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分兩
愈增而成色愈下矣又曰吾輩用工只求日減
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
何等輕快脫灑何等簡易
聖賢非無功業氣節但其尋着這天理則便是
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

附錄篇十四

問仙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為氣凝聚為精妙用為神

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業文章許多豪傑名家只是學得儀秦故智儀秦學術善揣摩人情無一些不中人肯綮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爾

大儒粹編跋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定力俛而思之竊有疑焉夫學患無見耳彼名為仁知其人固已連絕不羣而又業有所見眎世之懵懵者奚啻霄壤乃其遠于君子之道也僅同百姓之日用不知者道豈遠人者乎見豈障道者乎蓋嘗反身而默識焉道不離于日用日用而知道在是矣道本同于百姓知其同而不以為異道在是矣何者人本有善有性知本無方無體者也孔子之徒顏曾獨得其傳顏之苦卓甯僅窮天極地之杳思矣而請事四勿約之視聽言動之間視聽言動不離日用者

也曾之默契嘗領至一不二之秘宗矣而稱引大學推之天下國家之顯天下國家同乎百姓者也是顏曾未嘗膠于所見復其善性以全君子之道何易簡耶游夏本末始卒之辯固已相持而不相入又何怪乎去聖愈遠支離叛道者之紛紛哉蹄涔之內掘而得泉夸之以為多不知大地之皆水也葦屋之中隙而見光驚之以為異不知太陽之普照也此見與知之別也聖學明于有宋諸儒而其以見相角者亦代起于諸儒之後

明學盛于薛陳王三先生而其以見自封者亦間出于三先生之後非諸儒三先生道之有異彼學焉而未精見焉而未徹者之自異也豫章魏先生輯元公伯

淳正叔子厚元晦子靜六大儒及薛陳王三先生語錄詩文之粹于道者彙編成卷蓋舉踐脩穎悟者而歸之于一皇皇焉惟恐學者之膠于所見也而不佞力妄揭其易簡者以示同然且識願學云

楚黃後學耿定力謹跋

跋終

大儒學粹九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魏時亮編時亮字敬吾南昌人嘉靖己未進士
官至工部侍郎事迹具明史本傳史稱時亮初好
交游負意氣中遭挫抑潛心性理是書取周子二
程子張子朱子及陸九淵薛瑄陳獻章王守仁九
家之言人各爲卷大旨謂孔子之道顏以敏悟曾
以魯得濂溪明道象山白沙陽明則顏子之入道
可幾焉伊川橫渠晦菴敬軒則曾子之入道可幾
焉要之道無二學無二其所至亦無二也蓋主調
停之說者本傳稱其官兵科給事中時請以薛瑄
陳獻章王守仁並從祀文廟猶是志也

三先生類要五卷

〔明〕徐用檢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三儒類要

五卷》提要

刻三儒

萬曆乙

叨



牧濫



後閱



任使轉餉東南每於清夜靜坐竊自隱括曰
嗟我庸愚上天玉成不為不篤矣

聖主恩庇不為不過矣而其所以仰成者宜
檢治身心以措之職業而後注措可當俯
仰無負耳今計其素所云為謬戾萬種至

五卷提要

前序

不可殫述如此將何以望其副是意外之
幸而忝厥所生則又無庸喙矣因之驚汗
浹背將自為此身與飛走者祇幾希爾既
而幡然悟曰孟子云雖有惡人齋戒沐浴
則可以祀上帝信斯言也吾其為亟反之
圖而蕩滌其邪穢以冀維新之善也哉然
無所信述則鄉往靡準而妄意高遠又窮
大無歸盍以我

國朝名儒之格言選輯其要置之座隅朝夕
諷詠勉強體驗庶幾少有所得乎此固余
之初志也顧漂泊江淮日與波臣為伍舟
師同棹劬辛劬奚遑及此迨次年事竣
過滄瀛時克菴李君謫居其地蕭然一室
蔬食水飲手不釋卷蓋因而不失其亨者
聞余至來訪於舟因以鄙意告焉克菴曰
君之見誠是矣然使信述者不得其人則

前序

二

終身之舛錯隨之先考其人次取其言可
也余深是其說而倉卒相岐竟未與之評
品及今再廝運後維檝京口魯源徐君適
以同事至余喜謂魯源君潛心正學寓內
士所宗服者今果至夙願酬矣一見遂以
告克菴與克菴之所以示我者再拜言之
魯源曰必也文清白沙陽明三先生其人
乎余曰請問其指魯源曰君不追非而求

所以淬礪是志知振起此心之生理未息
也其先之以志學次之以為仁而政治為
仁之推性命為仁之源諸藝又仁之散見
均之不可闕一者以此編次以此為規庶
幾矣余曰謹受教魯源即取三先生語錄
晝夜掄選孜孜不倦稿凡三易而其書始
成名之曰三先生類要云余取而讀之見
其精覈切當縷析條分且脉絡流通同歸

三書類要

前序

三

一理使三先生淵純之蘊奧有要可執有
緒可求魯源君之積學何遽教我何至哉
余繼今誠知所誦說矣而又勇於效法以
之而治吾身心矣又以之脩吾職業則上
天玉成之篤

聖主恩茫之過或克以仰副而謬戾此身幾
希飛走之愆亦獲以少逭乎時二溪胡君
崑東鄭君碧潭林君文室沈君俱以督運

會集於彭城堅欲余梓之余曰景先正以
 自淑者余一人之私見也壽之木以傳播
 者諸君子之公心也分量之廣狹可槩見
 矣遂屬吳守益齋李君命工以鋟諸梓而
 僭序於其端嗚呼非言之艱而行之艱自
 昔記之矣凡此皆言也力行不急願與同
 志者共勉之克菴李君名禎慶陽人魯源
 徐君名用檢蘭溪人二溪胡君名定崇陽
 人崑東鄭君名一龍惠安人碧潭林君名
 紹漳浦人文室沈君名伯龍嘉興人益齋
 李君名克實玉田人
 萬曆戊寅四月上浣之吉後學鉅鹿守軒
 陳世寶撰

前序

四

三先生類要目錄

薛敬軒先生瑄

陳白沙先生獻章

王陽明先生守仁

第一卷

志學類

第二卷

為仁類

第三卷

政治類

第四卷

性命類

第五卷

游藝類

目錄畢

三先生類要卷之一

後學東浙徐用

志學類

徐用檢曰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周子則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夫言之或合或離者何哉志者士之心也與四民別者也夫人而欲為士也必有鄉性也曷由入之而曷竟之聖人者心之至士之範也辟之射者正厥志直厥體志體在已也而非鵠則奚適焉射熟而已與鵠忘之矣學熟而聖與

吾忘之矣故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及其知之一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尹以天民自任而顏則仰鑽步趨於聖也周子蓋顯言之而非二之也後之言學者岐矣岐則弊仍之因首曩三先生語志學者作一類

薛敬軒先生

篤志此道使天下之物不能尚其庶有進乎勢無兩重之理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故道義重則外物輕道義輕則外物重為學之士常使外物

不能勝其道義則此日重彼日輕積久唯見道義而不復知有外物矣

常人之言猶有可信者不信聖人之言可乎

堯典以欽之辭始益稷以欽之辭終則堯舜傳心之要可知矣

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乃有進張子曰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極有益余在辰州府分司睡至五更忽念已德所以不大進者正為舊習纏繞未能掉脫故為善而善未純去惡而惡未盡當自今一刮舊習一言一行求合於道否則匪人矣

老莊雖翻騰道理愚弄

卷之一

二

一世奇詭萬變不可模擬卒歸於自私與釋氏同

許魯齋余誠實仰慕竊不自揆妄為之言曰其質粹其識高其學純其行篤其教人有序其條理精密其規模廣大其胃次灑落其志量弘毅又不為浮靡無益之言而有厭文弊從先進之意朱子之後一人而已

老莊之書切不可深溺若溺其說而誦習不已猶居齊齊言居楚楚語發於心術文辭有不覺者矣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

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先儒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與小人處則動心忍性
增脩豫防而德乃進

顏子犯而不校乃其量大無所不包不以寸莛而撞
千石之鐘固不能使之鳴也

荀子性惡之論先儒固已辨其非然粹而王駁而霸
之語則甚當其化猶知尊二帝三王之法屢舉以
為言以聖學律之固極偏駁在戰國時言之視縱
橫之徒為近醇韓子所以取之者以是歟

雖富累千金而心為物役寒冰焦火猶不樂也顏子

雖簞食陋巷之窶而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中

俯仰無愧胸次灑然樂可知矣

思無疆為學思索義理者當深體之蓋義理深遠無
窮苟思慮淺近則不足以造其蘊惟思慮無疆則

可以得高深玄遠之旨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
之志

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盡讀古今天
下之書猶無益也

學力未能勝舊習正如藥力未能除舊病頃刻學力
不至則舊習仍在一日不服藥則舊病復作學力

勝則無此病矣

雖數十年務學之功苟有一日之間則前功盡棄故

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鳥雀巢茂林蛟龍潛深淵聖人洗心退藏於密

衆人非不視也而聖人則異乎衆人之視衆人非不

聽也而聖人則異乎衆人之聽蓋衆人之視聽徒

得其形聲而聖人之視聽則獨得其所以為形聲

此聖人聰明睿智卓冠群倫也歟

偽學之誘正如毀日月者初何損其明

魯齋不陳伐宋之謀其志大矣

李先李綱要

卷之十

四

聽言雖則與之俱化遂失其正故貴乎聽德惟聰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偏當矯之以寬躁當

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

者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

余性偏於急且易怒因極力變化

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義理便是窮理二者

交資而不可缺一也

一於居敬而不窮理則有枯寂之病一於窮理而不

居敬則有紛擾之患

韓子氣質明敏剛正樂易寬厚皆過於人但生於學

絕道散之時無所講明切磋以底大就使生宋時
得與道學諸君子遊則其所立當不止是矣
上蔡有一硯極愛之遂屏去此可為克己之法
不能克己者志不勝氣也

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
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得書味深則心
自熟久則衰者盡而熟者化矣

周公告成王曰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蓋
抑乃檢束收斂之意畏乃恐懼兢慎之意豈謂王
者當然實為修省之至要也

三先生遺集

五

楊雄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
音奇其文召以為門下吏薦雄待詔歲餘奏賦為
郎給事黃門與王莽並其後卒為莽臣而死於其
世是其進也以王氏終也以王氏大節之虧有自
來矣

志固難持氣亦難養主敬可以持志少慾可以養氣
廣大虛明氣象無缺則見之

漢儒識緯九流之雜唐士釋老辭章之支至宋儒出
而道術定於一今學校之教經術之習絕口於漢
唐異端駁雜之學者宋儒之功也

圖象隱於異學者數千年至邵子而反之於易其有
功於易學大矣

膽欲大見義勇為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
滯行欲方截然有執

書稱舜曰濬哲蓋深則哲淺則否嘗驗之於人其深
沉者必有智浮淺者必無謀也

讀書皆以明本來固有之理而欲行之無疑耳
氣質之偏自生來便有此矣若自幼至長歷歷曾用
變化之功則亦無不可變之理若氣質既偏自少
至長所習又偏一旦驟欲變其所習非百倍之功

三先生遺集

卷之一

六

不能也

學不進率由於因循

常日役役於物忽有一念之善生即夫子所謂平地

雖履一簣進吾往也平日力於為善忽有一念之

懈生即夫子所謂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循循而不已者其有所至與

周子之太極即中庸之誠

聖人全體太極渾身是天理也

升堂入室必以階而君子為學亦必以階小學大學
古為學之階也秦漢而下學者莫得其階升堂入

室者寥寥而迷惑顛躓於異學功利之途者衆矣
卒亦何所至邪今朱子小學四書猶古之階也循
此而賢循此而聖是在人焉耳舍是而階於他吾
不知其所至矣

豈獨樂有雅鄭邪書亦有之小學四書六經瀛洛關
閩諸聖賢之書雅也嗜者少矣夫何故以其味之
澹也百家小說淫詞綺語怪誕不經之書鄭也莫
不喜談而樂道之蓋不待教督而好之者矣夫何
故以其味之甘也澹則人心平而天理存甘則人
心迷而人欲肆是其得失之歸亦何異於樂之感
人也哉

吾奮然欲造其極而未能者其病安在得非舊習有
未盡去乎

已知如未知已能如未能則有進

張南軒無所為而為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為而
為者皆天理有所為而為者皆人欲如日用間大
事小事只道我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
事一般便是無所為而為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
意雖做得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
聖人之心絕不相似

近來誠實畏天而不敢萌一念之惡
人不能有進只是惑惑者見理未透而心有所疑也
疑故欲進不進學至不惑則理明而無疑其進自
不能止也

看聖門教法只是有序無序便差

曾子所傳無弊只是教人有秩序大學可見

讀書只當以正文傳註為本正文傳註已通析尚有
可疑者乃可參考語錄諸說竊見傳註之外皆有
諸儒小註經文不過數語而小註乃至數千百言
其實學者不但不能周覽并經文傳註亦不能精

聖先生類要

卷之一

八

矣若有大聖賢作必重加芟削矣

聖賢教人皆畧啓其端使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如夫
子所謂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孟子所謂引而不發
躍如也程子曰易傳只說得七八分待人自去體
究朱子釋顏樂章曰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如此之
類甚多聖賢之心非不欲一言而使學者盡得其
義其實道體深妙有非一言所能盡者而言之輕
適足以使聽之者易彼必不能深思而自得也故
必畧啓其端使彼深思而自得之則守之固而不
忘矣後之人有於聖賢引而不發者極論其底蘊

使學者一見之頃卽謂吾已盡領其妙而不復致思其實不能真得於心而徒增口語之譁耳以是知聖賢立教為慮甚速而有益於學者甚大易書春秋以數千年簡編之傳寫豈無一言半句之磨錯必欲字字釋其義難矣不若守朱子讀書之法通其可通者缺其不可通者有大學之工夫則有王佐之事業經傳究竟而不可言者所謂密也惟以文辭名位自高而貪鄙之行有不異常人者斯亦不足貴也已

卷之一

九

擬持自守者必君子攀援附和者必小人釋老之高只是無欲無欲而滅絕倫理故曰高而無實

讀書固不可不思索然思索太苦而無節則心反為之動而神氣不清如井泉然涌之頻數則必濁凡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歛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時再從事於思索則心清而義理自見老子多藏必厚亡之言極善

老子曰身與貨孰多身一而已矣世有迷貨喪軀者何其愚之甚邪

君子性其氣小人氣其性

程子曰修養之引年為國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

聖賢皆工夫至此則有此效驗信哉斯言也

為善須表裏澄徹方是真實為善有纖毫私意夾雜其間卽非真為善矣

聖人之心應物卽休元不少動

韓文公交友忠而不返於退面可以為百世之師矣

學者之所講明踐履仕者之所表倡推明皆當以三

綱五常為本舍此則學非所學仕非所仕也

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宜深體玩蓋莊敬則志以

卷之一

十

神氣卓然有立為善疊疊不勌而不知老之將至安肆則志氣昏惰柔懦無立翫愒歲月悠悠無成矣

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為輕佻浮薄者

君子所貴乎知言如中庸大學皆聖賢之微言大訓雜於禮記中經千百年儒者莫能識由不知言故也至程子乃始表章之遂為萬世道學之傳非知言者其能然乎

夫子以孔文子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為文取其微善而不及其顯惡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自後人言之必以其人為不足道而并沒其微善矣

孟子去齊終不言齊王之失其亦學孔者歟聖人言人過處皆優柔不迫含蓄不露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

或人譏夫子言甚峻夫子曰是禮也言甚和

孟子七篇乃洙泗之正傳經千餘載世儒例以子書視之而無知之者獨唐之韓子謂孟氏醇乎醇者也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求觀聖人之道

孟子集注

卷之二

十一

必自孟子始又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是則千載之間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宋之大儒有德業聞望重於一世者猶擠孟子於法言之後尚何望於他人邪惟河南程夫子倡明絕學始表章其書發揮其旨而一時及門之士遂相與翕然服膺其說天下始曉然知其為洙泗之正傳而不敢妄議至朱子又取程氏及群賢之說會萃折衷以釋其義與論語大學中庸列為四書由是洙泗之正傳益以明備千古入道之門造道之閫無越於此矣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其樂

可知竊意顏子之樂亦如此

人當自信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子房庶幾焉

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氣象則不為區區聲利所動矣惡流之濫而決其防未見其能止也

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禍流於滔天

楊子曰後世有曰楊子雲者必好之矣其之自信亦然

宗伯曰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此可以為後生輕俊者之戒

孟子集注

卷之二

十二

左氏論敬處多亦是先王之教有未泯者

聖賢以義制心得志與天下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

出處進退富貴貧賤視之如一初不少動其心小

人則不然方血氣盛時據位持勢真若剛強不屈

者及血氣既衰去位失勢悲感流涕卑屈苟賤之

態靡所不至由無義以制心也

讀正風正雅則心變讀變風變雅則心不樂者好善

惡惡之真情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

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皆竊春夏之闢

以為秋冬之闔程子所謂老子竊弄關閥者以此
雖上智不能無人心聖人所謂無欲者非若釋氏盡
去根塵但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以其不流於
人欲之私所謂無欲也

盆成括小有才而不知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
蓋人知大道則明於進退存亡吉凶消長之理必
不至於輕率逞才妄為以取禍也

釋氏本是自潔其身紛紛之言皆其徒附會之也

道家者流如老子道德經是也如符錄科儀飛昇黃
白之術皆後人附會為道家之事道德經豈有是

哉
三

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聖人之仁也

遂世易詩書春秋四書傳註之外世儒纂集諸家之
說附釋其後雖時有發明其實太繁複汗漫而學
者終不能遍觀而盡讀反於正經本旨日至蔽隔
支離先儒燭籠之譬正如此

道之不明科舉之學害之也

自朱子沒而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辭之間能因
文辭而得朱子之心學者許魯齋一人而已

有高才能文章坐此而取敗者多矣如禰衡孔融之

徒是也非特古為然今亦有之可不戒哉

學須有覺方得總會處

書載堯舜之行事皆先德行而後事功事功之大者

莫大於用人之一事觀諸二典可見矣

為學第一在變化成質不然只是講說耳

人之自立當斷於心若實見得是當決意為之不可

因人言以前却而易其守

劉靖修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氣象

立得脚定却須寬和以處之

習於見聞之久則事之雖非者亦莫覺其非矣

三
卷之一
十四

無深遠之慮樂淺近之事者怕人也

中立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暴戾之容宜觀明

道之氣象

戰國之時舉世趨利而孟子言仁義是以所知不合

滔滔趨利之勢不已必至於亂非聖賢孰能救之此

孟子之書首言仁義以拔本塞源也

元劉靖修不屑就其意微矣

朱子曰大槩看易須謹守彖象之言聖人自解得極

精密平易竊觀朱子解文王彖辭惟主孔子

曾點見夫人欲盡觀天理流行為飛魚躍之意

讀西銘理明而心廣

人為學至要當於妄念起處即遏絕之予每常用力於此故書以自勵

學易只在語默動靜之間須時時學之

孔子教人不語以未至者

自古作史者苟非大公至正之人愛憎取舍之間失其實者多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莊周曰儒者偽辭劉靖修詩曰紀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求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數子之言曲盡作史之弊故軒先生語各類俱出讀書

陳白沙先生

卷之一

十五

以自然為宗以忘己為大以無欲為至即心觀妙以接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送張廷實

聖賢之言具在方冊生取而讀之師其可者改其不可者直截勇往日進不已古人不難到也但恐游心太高著蹟太奇將來成就結裏處既非庸常意料所及而予素蹇鈍胡能追攀逸駕仰視九霄之

上何許茫茫生方鈍意以求自得亦將不屑就予又安知足履平地者果為何如也千里之行始乎跬步贈客一之

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蓋以我而觀書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道學傳序

夫士何學學以變化氣習求至乎聖人而後已也而奚陋自待哉古蒙州學記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一

十六

夫子太極也而人有不具太極而生者手語以四科稱群弟子由漢以來儒者以言語稱者幾人以政事稱者幾人以文學稱者幾人其間足以方駕古人而絕塵於當世者亦鮮矣况德行手類子超然有見於卓爾之地所以遨遊乎聖人之方而玄同乎聖人之神者非可揣摩而得也故其言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奔軼絕塵而回則瞠乎其後微顏子孰能知之親切如此程鄉縣學記

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

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
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
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其幾
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
善求道者求之難義理之融液未易言也操存之
灑落未易言也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
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戒慎恐
懼所以闢之而非以為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得
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復張東白

僕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一

七

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
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
雖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
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
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
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
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
稽諸聖訓各有頭緒未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
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復越提學
孟承見人便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以堯舜望人也

橫渠見人便告以聖人之事此以聖人望人也吾
意亦若是耳竊附孟子橫渠之後彼何人哉予何
人哉有為者亦若是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區區之意在覽者深思而自得之

今之人大抵無識見便卑闊得甚愛人道好怕人道
惡做出世事不得正坐此耳吾輩心事質諸鬼神
焉往而不泰然也耶以上遺港民澤

適與容一之論李廣射石沒羽曰至誠則金石可開
又舉莊子語云置之於一處無事不辦此理殊可悅
顧今老矣惟日孳孳豈能及也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一

六

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
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章初學時亦是如
此更無別法也凡學皆然不止學詩即此便是科
級學者須循序而進漸到至處耳

夫人生幾何徒以難得之歲月供身外無益之求弊
弊焉終其身而不知悔惜哉以上與張廷實

尚友古人永矢一心進以禮退以義不受變于時俗
近之則可親遠而望之益光與顧別駕

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也才覺病便
是藥也眼前朋友可以論學者幾人其失在于不

自覺耳與湛民澤

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為之而力弗逮反暴其氣矣與實安諸友

今之誦言者咸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故利害比二氏乃能之學者故不能於此然則從事於詩書反無所益彼之弗學乃能不壞其性何耶是必有所以然者學止于誇多闢靡而不知其性為何物變化氣質為何事人欲日肆天理日消其不陷於禽獸者幾希矣書韓莊二節婦事

諸君或聞外人執異論非毀之言請勿相聞若事不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一

无

精已言之亦須隱其姓名可也人氣稟習尚不同好惡亦隨而異是其是非其非使其見得是處決不至以是為非而毀他人此得失恒在毀人者之身而不在所毀之人言之何益且安知已之所執以為是者非出於氣稟習尚之偏亦如彼之所執以議我者手苟未能如顏子之無我未免是已而非人則其失均矣示學者帖

人所得充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與物無異造物所賦於人豈徒具形骸喘息天地間與蟲蟻並活而已耶浮屠氏雖異學亦必以到彼岸

為標準學者以聖人為師其道何如彼文章功業氣節世未嘗乏人在人立志大小歲月固不待人也

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學者能辯乎此使心常在內到見理明後自然成就得大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豈欺我哉以上示李世卿湛民澤

王陽明先生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一

三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為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箇上達的功夫

千古聖人只有這些子又曰人生一世惟有這件事

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
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
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
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一日論為學功夫先生曰教人為學不可執一偏初
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
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
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
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箇
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
李先主集 卷之一 三

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
為快常如貓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
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
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
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維曰何思
何慮雖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即是
思誠只思一箇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
慮矣

問志至氣次先生曰志之所在氣亦至焉之謂非極
至次貳之謂持其志則養氣在其中無暴其氣則

亦持其志矣孟子教告子之偏故如此夾持說
問先儒曰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賢人之言則引而
自高如何先生曰不然如此却是偽也聖人如天
無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
何嘗有降而自卑此所謂大而化之也賢人如山
嶽守其高而已然百仞者不能引而為千仞千仞
者不能引而為萬仞是賢人未嘗引而自高也引
而自高則偽矣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
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
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
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今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
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
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
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
人之言也

正之問戒懼是已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已所獨知
時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只是一箇工夫無事時
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
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偽便是

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偽善惡界頭於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脉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箇功夫今又分戒懼為已所不知即功夫便支離便有間斷既戒懼即是知已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和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

三先生要

卷之一

三

心積有不存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即是已不知此除是昏睡除是稿木死灰

馬子莘問修道之教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上說天命於人則命便謂之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脩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者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脩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即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

着這箇道則道便是箇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教同修道字與修道以仁同人能修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則是亦聖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懼便是修道的功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如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以上傳聖人亦是學知衆人亦是生知問曰何如曰這良知人人皆有聖人只是保全無些障蔽兢兢業業疊疊翼翼自然不息便是學只是生的分數多所以謂之生知安行衆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只是障蔽多然本體之知自難泯息雖問學克治也只憑他只是學的分數多所以謂之學知利行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真無有已時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真無有戚時恐不必云得不得也

三先生要

卷之一

三四

問陸子之學何如先生曰濂溪明道之後還是象山只還粗些九川曰看他論學却不見他粗先生曰然他心上用過功夫與揣摩依倣求之文義自不同然細看有粗處用功夫當見之

先生嘗言佛氏不着相其實着了相吾儒着相其實不着相請問曰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却逃了夫婦都是為箇君臣父子夫婦着了相便領逃避如吾儒有箇父子還他以仁有箇君臣還他以義有箇夫婦還他以別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婦的相

問易朱子主卜筮程傳主理何如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於卜筮者乎只為後世將卜筮專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藝不知今之師友問答博學審問慎思明辯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一

五

篤行之類皆是卜筮卜筮者不過求決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問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問天謂人心尚有所涉惟天不容偽耳

問思無邪一言如何便蓋得三百篇之義先生曰豈特三百篇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至窮古今天下聖賢的話思無邪一言也可該貫此外更有何說此是一了百當的功夫

問志士仁人章先生曰只為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來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宛轉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都丟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為若

違了天理便與禽獸無異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過做了千百年的禽獸學者要於此等處看得明白比干龍逢只為他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得他的仁

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却于本體上加却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了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一

五

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吾儒養心未嘗離却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是功夫釋氏却要盡絕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漸入虛寂去了與世間若無此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着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為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撓了此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功夫自是養得充滿並無缺憾自是縱橫自在活潑潑地此便是浩然之氣

問天壽不二先生曰學問功夫于一切聲利嗜好俱

王先牛類要

卷之一

三七

能脫落殆盡尚有一種生死念頭毫髮掛帶便于全體有未融釋處人于生死念頭本從生身命根上帶來故不易去若于此處見得破透得過此心全體方是流行無礙方是盡性至命之學

一友問欲于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搜尋掃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瘡否先生正色曰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的病根更有大本事人過了十數年亦還用得着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壞我的方子

聖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賢人如浮雲天日愚人如陰

霾天日雖有昏明不同其能辯黑白則一雖昏黑夜裏亦影影見得黑白就是日之餘光未盡處因學功夫亦只從這點明處精察去耳

問良知一而已文王作易周公繫爻孔子贊易何以各自看理不同先生曰聖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於良知同便各為說何害且如一園竹只要同此枝節便是大同若拘定枝枝節節都要高下大小一樣便非造化妙手矣

先生起復征思田將命行時汝中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一

三八

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德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亦是無善無惡的物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脩此正是復那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是夕侍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我今將行正要你們來講破此意二君之見正好相資為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利

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箇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卽是功夫人已內外一齊俱透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為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了汝中之見是我這裏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這裏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為用則中根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道體各有未盡既而曰以後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

王先生類要

卷之一

三九

知惡的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我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改病痛此原是徹上徹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本體功夫一悟盡透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人有習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為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為俱不着實不過養成一箇虛寂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德洪汝中俱有省

諸公在此務要立箇必為聖人之心時時刻刻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捆一掌血方能聽吾說話句句得

力若茫茫蕩蕩度日譬如一塊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癢恐終不濟事回家只尋得舊時伎倆而已豈不惜哉

舊習之溺人雖已覺悟其克治之功尚且甚難若此其沉溺而不悟日以深者將何所抵極乎

凡看書培養自家心體他說得不好處我這裏用得着便是益只要此志真切郢人夜寫書與燕國通困倦時叫舉燭就寫舉燭二字在書上燕人誤將舉燭二字認解燭者明也他是教我惟賢明是用遂舉賢人其國大治此志真切因錯致真無非得

王先生類要

卷之一

三

益今學者看書只要歸得身上用

古人講學頭腦須只一箇却是因人以為淺深譬如這般花只好澆一瓶水却倒一桶水在上便浸死了

顏子欲罷不能是真見得道體不息無可罷得時若功夫有起有倒尚有可罷時只是未曾見得道體孔子無不知而作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聖學真血脉路以上傳習錄

絕學之歸求道者少一齊衆楚最易搖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諸友宜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

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俗之誘是以往往墮墜無立反為斯道之梗諸友宜以是為鑒刊落聲華務於切已處着實用力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為事物紛拏未知為已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着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着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學要鞭辟近裏着已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異于人而求

王先生集

卷之一

三

同於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目在之舉業不患妨工惟患奪志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為之亦自兩無相礙所謂知得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與

辰中諸生

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于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燭之微也不亦繆乎壁吾輩通惠正如池而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即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已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

皆無源故耳與黃宗賢

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謂道德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與黃誠甫

家貧親老豈可不為祿仕求祿仕而不工舉業却是不盡人事而徒責天命無是理矣但能立志堅定隨事盡道不以得失動念則雖勉習舉業亦自無妨聖賢之學若是原無求為聖賢之志雖不舉業日談道德亦只成就得務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之說也夫謂之奪

王先生集

卷之一

三

志則已有志可奪若尚未有可奪之志却又不可以不深思疑省而早圖之夫美質難得而易壞至道難聞而易失感年難遇而易過習俗難革而易流昆玉勉之寄聞人邦英邦正

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即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為貴遠伯王太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成湯孔子大聖也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為無過即非

所以為聖人矣其相授受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彼其自以人心之惟危也則其心亦與人同耳危即過也惟其兢兢業業嘗加精一之功是以能允執厥中而免於過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戒慎不覯恐懼不聞者時時自見已過之功吾近來實見此學有用力處但為平日習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預為茅筆言之毋使亦如吾之習染既深而後克治之難也人方少時精神意氣既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尚未切心故用力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一

三

願易治其漸長世累日深而精神意氣日以漸減然能汲汲奮志於學則猶尚可為至於四五十即如下山之日漸以微減不復可挽矣故孔子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又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吾亦近來實見此病故亦切切預為茅筆言之宜及時勉力毋使過時而徒悔也寄諸弟

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無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已性為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

觀內省為求之於內是以已性為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脩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心之物也誠意者誠其意之物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一

三

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矣以其理之凝聚而言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為內認物為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

難明者數不可以不察也 答羅整菴

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不
親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
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神仙之學與
聖人異然其造端托始亦惟欲引人於道悟真篇
後序中所謂黃老悲其貪着乃以神仙之術漸次
導之者元靜試取而觀之其微旨亦自可識自堯
舜禹湯文武至於周公孔子其仁民愛物之心蓋
無所不至苟有可以長生不死者亦何惜以示人
如老子彭篋之徒乃其稟賦有如此者非可以學
而至後世如白王蟾丘長春之屬皆是彼學中所
稱述以為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
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矣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一

三

性一而已仁義禮智性之性也聰明睿智性之質也
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清
濁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私欲客氣一病
兩痛非二物也張黃諸葛及韓范諸公皆天質之
美自多暗合道妙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聞
道然亦自有其學遠道不逮者也使其聞學知道
即伊傳周召矣若文中子則又不可謂之不知學

者其書雖多出於其徒亦多有未是處然其大略
則亦居然可見但今相去遼遠無有的然憑證不
可懸斷其所至矣 以上與陸元靜

夫學者既立有必為聖人之志只消就自己良知明
覺處朴實頭致了去自然循循日有所至原無許
多門面摺數也外面是非毀譽正好資之以為警
切砥礪之地却不得以此稍動其心便將流於心
勞日拙而不自知矣眼前路逕須放開闊繞好容
人來往若太拘窄恐自己亦無展足之地矣聖人
之行初不逮於人情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鄉人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一

三

儼朝服而立於阼階難言之互鄉亦與進其童子
在當時固不能無惑之者矣 答劉內重
世間無志之人既已見驅於聲利詞章之習間有知
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攙
絆羈靡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為聖人之志
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是支吾
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
不力即且安頓其中者多矣 寄鄒謙之
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
有自疑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

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
後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
進之吾見立志之難也已志立而學半贈林以吉
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漑之
者也扶植而剛鋤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爾矣
紫陽書院序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
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
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已謂之明德
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一

三

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
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
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
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方也格物者致知
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
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復其辭
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
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
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
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

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速於至善也去分章
而復舊本傍為之什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
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
知焉盡矣大學古本序

古者射以觀德德也者得之於其心也君子之學求
以得之於其心故君子之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
操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視浮歟於其
心者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貌惰傲於其心者其
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君子之
學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則體正心敬則容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一

三

肅心平則氣舒心專則視審心通故時而理心純
故讓而恪心完故勝而不張負而不弛七者備而
君子之德成君子無所不用其學也於射見之矣
故曰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為
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射也者射
已之鵠也鵠也者心也各射已之心也各得其心
而已故曰可以觀德矣觀德亭記

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禹之
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漓於人無聲無臭至微

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溺於人而危矣偽之端矣見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其父母焉要譽於鄉黨焉則人心矣飢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餮焉則人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一於道心則存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

至先生類要

卷之二

三九

天下之達道也放四海而皆準亘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彛使契為司徒而教以人倫教之以此達道也當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比屋可封蓋教者惟以是為教而學者惟以是為學也

聖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為說然其意以為是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於其中則亦已矣而亦豈必屑屑於其外其外有未當也則亦豈必屑屑於其中斯亦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已陷於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

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山陰學記

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植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苟且因循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人苟誠有求為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為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

至先生類要

卷之一

早

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以其人為先覺而師之矣則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為聽言有不合不得棄置必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辨之務求了釋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謾易之意言之而

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慎猶不思也是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

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真如飢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者立志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一

聖

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為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雞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急忽

心生責此志即不忽慢心生責此志即不慍妬心生責此志即不妬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大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為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一

聖

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矣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說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為說中間句句字字莫非立志蓋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志而已以上立志說

率性之謂道誠者也修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為誠之者而作修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頃臾離也而過焉不及焉離也是故君子有修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觀恐懼乎其所不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修

道之功若是其無間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修而性復矣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誠盡性其孰能與於此哉

修道說

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原而顯微無間者也文散于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于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為虛文而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笑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其禮為虛禮而佛老

年華集

卷之一

四

空寂之學笑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博約說

守諧問為學子曰立志而已問立志子曰為學而已守諧未達予曰人之學為聖人也非有必為聖人之志雖欲為學誰為學有其志矣而不自用其力以為之雖欲立志烏在其為志乎故立志者為學之心也為學者立志之事也

書朱守諧卷

嗚呼小子曾不知警堯詎未聖猶日兢兢既墜于淵猶恬履薄既折爾股猶邁奔蹶人之冥頑則疇與汝不見壅腫既迺斯愈不見痿痺刺迺斯起人之

毀詬皆汝砭劑汝曾不知反以為怒匪怒伊色亦反其語汝之冥頑則疇之比嗚呼小子告爾不一四十有五而曾是不憶

嗚呼小子慎爾出話慎言維多吉言維寡多言何益徒以取禍德默而成仁者言認孰默而譏孰認而病譽人之善過情猶耻言人之非罪曷有已嗚呼多言亦惟汝心汝心而存將日欽欽豈遑多士上帝汝臨

嗚呼小子辭章之習爾工何為不以鈞譽不以盡愚佻彼優伶爾視孔醜覆蹈其術爾顏不厚日月踰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一

四

邁爾胡不恤棄爾天命昵爾雖賊昔皇多士亦胥茲溺爾獨不鑒自抵伊亟

三歲

三先生類要卷之一

三先生類要卷之二

後學東浙

為仁類

徐用檢曰夫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亦仁爾仁者人也取諸心而足者也古所謂精一敬義博約格致中和集義諸說皆仁之方也所以學為人也仁盡而聖在我矣次為仁類

薛敬軒先生

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念慮一毫雜妄即非仁便當克去

卷之二

是難養余克治用力久矣而忽有暴發者可不勉哉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

己最難

惟寬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載物

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

未合者不可強言以鈎之若然則近於謫

慎言其餘深有味

常沈靜則含養義理深而應事有力

少言沈默最妙

靜定寬緩進德之基

無欲則所行自簡

涵養深則怒已即休而心不為之動矣

人於聲色臭味之樂取快須臾真所謂過客止耳何

苦深溺其中而害吾固有之德哉

纔舒放即當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

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常默最妙已心既存而人自敬

人當自信自守雖稱譽之承奉之亦不為之加喜雖

毀謗之侮慢之亦不為之加沮

和而敬敬而和處眾之道

卷之二

事已往不追最妙

發言須句句有着落方好人於忙處言或妄發所以

有一毫取人之意則言必謬貌必諂所謂巧言令色

鮮矣仁也只順理便是道

常戰可以見道

欲深欲厚欲莊欲簡

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

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能愛矣

若胸中無物殊覺寬平快樂

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悉皆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

見枯樹則心不悅見生榮之花木則愛之亦可驗已意與物同也

凡與人言即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不可則無諾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或不可行則必不能踐厥言矣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意蓋如此

疑人輕已者皆內不足不可強語人以不及非惟不能入彼將易吾言矣

辛先生類要

卷之二

三

陽明者善也陰濁者惡也人見天氣清明則心意舒暢見天氣陰晦則心意黯慘亦可以驗好善惡惡之一端

一念之差心即放縱覺其差而心即正

咸其輔頰舌人未信不可強以言聒之

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知不可急與之合聞人毀已而怒則譽已者至矣

不可以色詞說人

洗心退藏于密以約失之者鮮矣

謹言乃為學第一工夫言不謹而能存心者鮮矣

一語妄發即有悔可不慎哉

非力所及而思者妄也故君子思不出其位不能知止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知止即智者不惑之事

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平旦虛明氣象最可觀使一日之間常如平旦之時則心無不存矣

瑄因憶少年時晚間讀書愈數而不能誦至來早即心志豁然昨晚所讀之書悉能成誦今思之晚間誦不能記者氣昏也早間能背誦者氣清也此亦

辛先生類要

卷之二

四

可驗夜氣之說

單襄公曰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蓋其人也夫人性凌下者不可蓋也求蓋其人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此乃名言

單襄公曰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事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存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此亦名言

人有負才能而見於辭貌者其小也可知矣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

欲動情勝氣一之動志也

往時怒覺心動近覺隨怒隨休而心不為之動矣

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坐作動靜語默之間

好議論前輩得失乃初學之大病前輩誠有不可及者未可輕議也

器用當用者不可缺有私吝之心則不可

外物得亦不喜失亦不怒則心定矣得失而喜怒哀生

焉是猶累於外物而心未定也

私無大小覺即克去

因一事不快於心而遷怒之心妄發此學者之通病

王先生講學

卷之二

五

許魯齋曰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

行浮於言

人只是箇心性靜則存動則應明白坦直本無許多

勞擾若私意一起則支節橫生紛紜多事矣

閑邪如城郭城郭不完則外寇入閑邪不密則外慮侵

陰符經曰萬化定基易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其旨一也

究竟無言處方是知一源

君子之心欲人同其善小人之心欲人同其惡

斯須照管不至則外好有潛勾竊引之私不可不察

外物為養生之具固不可缺但君子取之有道用之

有節小人則取不以道用不以節所謂天理人欲

同行異情也

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

第一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

迫切褊窄淺率浮躁非有德之氣象

只觀人氣象便知其涵養之淺深

君子熟於善小人熟於惡

王先生講學

卷之二

六

君子熟於精微之義小人熟於機詐之巧

寡欲者多少勞擾

只寡欲便無事無事便心澄然矣

取與是一大節其義不可不明

只是合當如是便是理

孔子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以是知言之至小者

皆當謹信而不可忽今人日用言行將謂小事都

不謹信此德業所以不崇廣也

觀太極圖得一靜字為處事之本

不為耳目口鼻所役覺得心常泰然

密汝言和汝氣

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

薛收問仁文仲子曰五常之始也問性五常之本也

問道五常之一也

太極中無一物人能中虛無物則太極之妙可默識矣

不以禮制心其欲無涯

理非利口辯舌者所能知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手德行者識之

思索太勞而不節暴其氣也

聖先生集要

卷之二

七

尋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是高處

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邪如靜中一念之刻即非仁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禮一念之

詐即非智此君子貴乎慎獨也

太極中無一物外物於吾何有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致一也用師十倍其效也三返晝夜致一之精也用師萬倍其效也

心生於物物誘也心死於物物化也物化物誘其機皆在於目

應事既以理依舊在此元不隨去

清而有容乃不自見其清清而不能容是自有其清

而心反為其所累矣

愛流而為滯溺仁之過也

道是總體義是支節道如水之源義則流而為支派

者也分而言之則二合而言之則一所謂體用一源者也

接物宜含弘如行曠野而有展步之地不然太狹而

無以自容矣

慾有水意故窒慾如止水

率性之謂道所惡於智者為其鑒也

聖先生集要

卷之二

八

一身萬物皆天地公共之器非已所能私也

康節曰思慮未發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人能慎所發於將發則無悔矣

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為所移不戲謔亦存心養氣

之一端

靜能制動沉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必使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寡過矣

無行可悔則進德矣

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此涵養之至要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

有窒碍處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

偶讀醫書有曰洗心曰齊防患曰戒吾有取焉

夜氣如泉源清之數亦不能清矣君子所以貴乎存息也

知道則自簡

枚乘曰欲人無聞莫若勿言欲人無知莫若勿為又曰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此皆名言也

目之逐物最能喪德故四勿以視居先

欲心一動如火之熾如水之溢非用大壯之力莫能

止其欲

卷之二

九

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中是性情恰好的道理以其平常而不可易故又謂之庸非中之外別有所謂庸也

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立要端以至作事有節皆不暴其氣之事

怒至於過喜至於流皆暴其氣也

絕謀利計功之念其心超然無係

應事纔應即休不可須臾留滯為心累

莊子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程子

所謂形容道體之言此類是也

西銘自乾父坤母至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一節皆狀

仁之體自于時保之至沒吾寧也皆求仁之方

人纔動即有差故君子慎動

天地公共之理人得之為性人能盡其性是亦公共

之理耳無可矜伐者故程子曰達理則樂天而不

競內克故退讓而不矜

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取怨

德冠古今功滿天下皆分內事與人一毫殊不相干

何矜伐之有

王荅生類要

卷之二

十

只是循天理便有序而和故仁者禮樂之本也

尹和靖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鐘響尹曰

譬如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竊謂

鐘未撞時聲固在即心未感時理已存陰未動時

陽已具皆動靜一理也

人多於快意之事忘却道

無行所悔最為難事

陳白沙先生

賜谷始旦萬物畢見而居於蔀屋之下亭午不知也

忽然夜半起振衣於四千丈羅浮之岡引盼於扶

木之區赤光在海底皎如晝日仰見群星不知其為夜半此無他有蔽則闇無蔽則明所處之地不同所遇隨以變況人易于蔽者乎耳之蔽聲目之蔽色蔽口鼻以臭味蔽四肢以安佚一掬之力不勝群蔽則其去禽獸不遠矣於此得不甚恐而畏乎知其蔽而去之人欲日消天理日明羅浮之於扶木也溺於蔽而不勝人欲日熾天理日晦節屋之於亭午也二者之機間不容髮在乎思不思畏不畏之間耳東曉序

動於此應於彼默而觀之一生生之機運之無窮無

三先生遺書

卷之二

十一

我無人無古今塞乎天地之間夷狄禽獸草木昆蟲一體惟吾命之沛乎盛哉程子謂切脉可以體仁仁人心也克是心也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以保妻子古蒙州學記

天下事物雖然前陳事之非我所自出物之非我所素有卒然舉而加諸我不屑者視之初若與我不相涉則厭薄之心生矣然事必有所不能已物必有所不能無來于吾前矣得謂與我不相涉耶夫子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謂薄不義也非薄富貴也孟子謂舜視棄天下如敝屣亦謂重愛

三先生遺書

卷之二

十二

親也非謂輕天下也君子一心萬理完具事物雖多莫非在我此身一到精神具隨得吾得而得之耳失吾得而失之耳厭薄之心胡自而生哉巢父不能容一畝嚴陵不能禮漢光此瓢此禮天下之理所不能無君子之心所不能已使二人之心果完具亦焉得而忽之也若曰物吾知其為物耳事吾知其為事耳劬焉舉吾之身以從之初若與我不相涉比之醫家謂之不仁昔人之言曰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是心也君子何自得之哉然非其人與語此反惑惑則累之矣或應曰是非所謂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辨也曰然然無君子之心徒有輕重之辨非道也

心之所有者此誠而為天地者此誠也天地之大此誠且可為而君子存之則何萬世之不足開哉作俑之人既惑而喪其誠矣夫既無其誠而何以有後耶以上雜著

在親為親在君為君無所往而不然矣夫天下之理至於中而止矣中無定體隨時處宜極吾心之安焉耳若昔之李密是也密被微時密之心蓋自揆安于事劉則止為中而行非中也今若槩以聖賢

出處之常貴密以必仕恐非密之心密之心天理之時中也僕今自處亦欲無愧于密耳與朱新庵

今之論人於出處曰賀黃門賀黃門亦蒙廁賤名於

黃門之下豈不以同志者少不同者多耶三十年

妄意古人之學衆說交騰如水底撈月恨不及與

克恭論之今日謂少有見處得其門而入一日千

里其在茲耶與賀克恭

言不離乎道行不迷乎窮出處語默去就之權操而

用之必繫乎義苟如是榮辱之至自外者斯任之

而已與張廷學

手集卷之二

卷之二

十三

人與天地同體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若滯在一處安

能為造化之主耶古之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

處便運用得轉耳學者以自然為宗不可不着意

理會遺湛民澤

道無往而不在仁無時而或息天下何思何慮如此

乃至當之論也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儕主張

世道不可偏高壞了人也與張廷實

子不私於親非子也士不明於義非士也賢者審擇

內外取舍之宜以事其親愛日之誠而無不及之

悔在我而已與陳時周

出處語默咸率乎自然不受變于俗斯可矣與吳明

碧玉樓上聯句云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吾以待

時之人可也聖人不為也吾以待門人子弟不已

薄乎有不得不然者免怨而已

夫以無所着之心行於天下亦焉往而不得哉以上與

飛雲之高幾千仞未若立本於空中與此山平置足

其巔若履平地四顧脫然猶為奇絕此其人內忘

其心外忘其形其氣浩然物莫能干神遊八極未

足言也承羅浮之游甚樂第恐心有所徃情隨境

遷則此樂亦未免俗樂耳與湛民澤

三先生集卷之二

卷之二

十四

古人處老有道處病有道處死有道夫子曰朝聞道

夕死可矣其處之之道與容一之

棄禮從俗壞名教事賢者不為願更推廣此心於一

切事不令放倒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

有能獨存者也與崔樸

心寓於形而為主主失其主反亂於氣亦疾病之所

由起也今人惟知形體之為害而不知歸罪其心

多矣心之害大而急者莫如忿爭夫有所不平然

後爭爭至於忿斯不平之至而氣為之逆逆則病

生矣雖所致病之由寒暑饑飽勞佚失節居多而

此之弗謹實吾自為之不可不知矣與伍光宇

禪家語初看亦甚可喜然實是儻侗與吾儒似同而異毫釐間便分霄壤此古人所以貴擇之精也如此辭所見大體處了了如此聞者安能不為之動但起脚一差立到前面無歸宿無準的便日用間種種各別不可不勘破也與時矩

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理洞然非涵養至極胸次澄澈則必不能有見於一動一靜之間縱百揣度祇益口耳所謂何思何慮同歸殊途百慮一致亦必不能深信而自得也書大塘書屋詩後

卷之二

五

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其智收頌名於當年精光射來世者也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時也隨時誠信與道翱翔題吳瑞卿采芳園記後

王陽明先生

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

獨

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

問道之精粗先生曰道無精粗人之所見有精粗如此這一間房人初進來只見一箇大規模如此處久便柱壁之類一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細細都看出來然只是一間房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間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有無做

年先生要

卷之二

六

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先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太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曰偏倚是有所染着如着在好色好利好名等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相着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着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即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癰之人雖有時不發

而病根原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問身之主為心心之靈明是知知之發動是意意之所著為物是如此否先生曰亦是

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箇明明德雖親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以上傳習錄

三先生類要

卷之二

七

九川問近年因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屏息念慮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曰當自有無念時否先生曰實無無念時曰如此却如何言靜曰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戒謹恐懼即是念何分動靜曰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曰無欲故靜是靜亦定動亦定的定字言其本體也戒懼之念是活潑潑地此是天機不息處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息便是死非本體之念即是私念

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淪埋

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勸意多方是

問儒者到三更時分掃蕩胸中思慮空空靜靜與釋氏之靜只一般兩下皆不用此時何所分別先生曰動靜只是一箇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只是存天理即是如今應事接物的心如今應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心故動靜只是一箇分別不得知得動靜合一釋氏毫釐差處亦自莫掩矣

黃勉叔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的不知亦須存箇善念否先生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

三先生類要

卷之二

六

之本體矣辟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箇善念即是日中之光添燃一燈

問道心人心先生曰率性之謂道但是道心但着些人的意思在便是人心道心本是無聲無臭故曰微依着人心行去便有許多不安穩處故曰惟危問孔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是聖人果以相助望門弟子否先生曰亦是實話此道本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微愈顯聖人的言他出本自周遍但有問難的人曾中自家窒礙的聖人被他一難發揮得

愈加精神若顏子聞一知十胸中了然如何得問
難及故聖人亦寂然不動無所發揮故曰非助

真有必為聖人之志良知上更無不盡良知上留得
些子別念掛帶便非必為聖人之志矣

功夫不是透得這箇真機如何得他克實光輝若能
透得時不由你聰明知解接得來須胸中渣滓渾
化不使有毫髮沾帶始得

問不觀不聞是說本體戒慎恐懼是說功夫否先生
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觀不聞的亦原是戒
慎恐懼的戒慎恐懼不會在不觀不聞上加得此

三先生講要

卷之二

九

子見得真時便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觀不聞是
功夫亦得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
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哭便不樂矣
雖哭此心安處即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

孔子有鄙夫來問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其心只空
空而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兩端與之一剖決鄙
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
天則雖聖人聰明如何可與增減得一毫他只不
能自信夫子與之一剖決便已竭盡無餘了若夫

子與鄙夫言時留得些子知識在便是不得竭他
的良知知道體即有二了

今人於喫飯時雖無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寧只
緣此心忙慣了所以收攝不住

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却有過不及先生曰知得
過不及處就是中和

舜不遇瞽瞍則處瞽瞍之物無由格不過象則處象
之物無由格周公不過流言憂懼之變則流言憂
懼之物無由格故凡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
者正吾聖門致知格物之學正不宜輕易放過失

三先生講要

卷之二

三

此好光陰也知此則夷狄患難將無入而不自得
矣

易則易知只是一箇天理便是易知如今一箇天理
底心則你也是此心你便知得人人是此心人人
便知得如何不易知若是箇私欲底心則我是一
般你是一般人人又是一般一箇是一箇的心人
如何知得

以方自陳喜在靜上用功先生曰靜上用功固是好
但終自有弊人心自是不息底雖在睡夢此心亦
是流動如天地之化本無一息之停然其化生萬

物各得其所却亦自靜也此心雖是流行不息然其一循天理却亦自靜也若專求靜上用功恐有喜靜惡動之弊動靜只是一箇

朋友相處常見自家不是方能默化得人之不是若只覺自家為是便懷輕忽之心漫然不知病痛畜之漸長害不可言善者固吾師不善者亦吾師且如見人多言吾便自省亦多言否見人好高吾便自省亦好高否這便是相觀而善處處得益

問聲色貨利恐良知亦不能無先生曰固然但初學用工却須掃除蕩滌勿使留積則適然來遇始不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三

三

為累自然順而應之良知只在聲色貨利上用工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髮無弊則聲色貨利之交無非天則流行矣

人之本體常常是寂然不動的常常是感而遂通而未應不是先已應不自後

先生嘗語學者曰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着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蒲眼便昏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了

從目所視妍醜自別不作一念謂之明從耳所聽清

濁自別不作一念謂之聰從心所思是非自別不作一念謂之睿

先生遊陽明洞隨行者途中偶歌先生回顧歌者覺而止至洞坐定徐曰我輩舉止少有騷人處便非曲成萬物之心矣

一友侍坐眉間若有憂思先生覺之顧語他友曰人一身不得爽快不消多大事只頭上一根頭髮的鈞着滿身便不快活了

知者良知也天然自有即至善也物者良知所知之事也格者格其不正以歸于正也格之斯實致之

三先生類要

卷之二

三

笑以上傳習錄

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授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為德而反以為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因事啓沃寬心平氣以薰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說是故為力易而收效溥不然將有扞格不勝之患而且為君子愛人之累

寄李道夫

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

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常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容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

三先生集

卷之二

三

告子之強制是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

答倫序式

夫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為條理者矣精則精精則明精則一精則神精則誠一則精一則明一則神一則誠原非有二事也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即不親不聞無思無為之謂也不親不聞無思無為非槁木死灰之謂也親聞思為一於理而未嘗有所親聞思為即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

三先生集

卷之二

三

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于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于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于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即為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稿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于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

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固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如迷棄雖在憂苦迷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即此而在矣

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畧無纖翳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者也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為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是無所住處以上與陸九靜

聖學集要

卷之二

三

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洒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答舒國用

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邪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只是一箇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是寂然不動原是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

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

凡人為學終身只為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論有事無事只是做得這一件所謂必有事焉者也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却是尚為兩事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來但盡吾心之良知以應之所謂忠恕達道不遠矣凡處得有善

王先生集要

卷之二

三

有未善及有困頓失次之患者皆是牽於毀譽得失不能實致其良知耳若能實致其良知然後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所謂未善者却恐牽於毀譽得失自賊其良知者也以上答周道通

樂是心之本體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訴合和暢原無間隔來書謂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但為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是也時習者求復此心之本體也悅則本體漸復矣朋友來則全體之訴合和暢克周無間本體之訴合和暢本來如是初未嘗有所增也就使無朋

來而天下莫我知焉亦未嘗有所減也與黃勉之
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
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通者謂之意有
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
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即事親
為一物意用於治民即治民為一物意用於讀書
即讀書為一物意用於聽訟即聽訟為一物凡意
之所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無是意即
無是物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
如格於文祖有苗來格是以至訓者也然格於

卷之二

三

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
之格有苗之頑實以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
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
意欲溫清意欲奉養者所謂意也而未可謂之誠意
必實欲行溫清奉養之意務求自慊而無自欺然
後謂之誠意知如何而為溫清之節知如何而為
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而未可謂之致知必致其
知如何為溫清之節者之知而實以之溫清致其
知如何為奉養之宜者之知而實以之奉養然後
謂之致知溫清之事奉養之事所謂物也而未可

謂之格物必其於溫清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
知當如何為溫清之節者而為之無一毫之不盡
於奉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為奉
養之宜者而為之無一毫之不盡然後謂之格物
溫清之物格然後知溫清之良知始致奉養之物
格然後知奉養之良知始致故曰物格而後知至
致其知溫清之良知而後溫清之意始誠致其知
奉養之良知而後奉養之意始誠故曰知至而後
意誠

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

卷之二

三

將日繁日難斯人入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為聖
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
而永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嗷嗷焉危困
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
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
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
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
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
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
兄弟如仇讎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

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為教而學者惟以此為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皆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

聖學要義

卷之二

三

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為輕重勞逸為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瑣

而不以為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札視如一家之親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皋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殫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

聖學要義

卷之二

三

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而血脉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伯術昌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術橫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伯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

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功利之伐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闢羊刼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伯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菟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擬拾脩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為心良亦欲以挽四先王之道聖學既遠伯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

三先生類要

卷之二

三

可以增伯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親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傳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群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謹謹跳踉踴奇聞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瞶精神恍惚日夜遯其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疎謬妄

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強功利五伯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警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群儒而群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

三先生類要

卷之二

三

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是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如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為贅疣柄鑿則其以良知為未足而謂聖

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為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以上答顧東橋

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

三先生類要

卷之二

三

若知時其心不能真切篤實則其知便不能明覺精察不是知之時只要明覺精察更不要真切篤實也行之時其心不能明覺精察則其行便不能真切篤實不是行之時只要真切篤實更不要明覺精察也知天地之化育心體原是如此乾知大始心體亦原是如此答友人問

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為太虛之障礙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智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齋莊

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貧賤之可憂本無得喪之可欣戚愛憎之可取舍蓋吾之耳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聽矣又何有於聰目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視矣又何有於明心而非良知則不能以思與覺矣又何有於睿智然則又何有於寬裕溫柔乎又何有於發強剛毅乎又何有於齋莊中正文理密察乎又何有於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乎故凡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睿智之體而窒吾淵泉時出之用若此者如明目之中

三先生類要

卷之二

三

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將必速去之為快而何能忍于時刻乎故凡有道之士其于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而取舍愛憎也若洗目中之塵拔耳中之楔其于富貴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雲之往來變化於太虛而太虛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碍也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其可少乎沉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為喪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

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所以認賊作子正為致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體認之耳

孟子言必有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謙而已故君子素其位

聖賢生類要

卷之二

三五

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謀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為致良知而凡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以上答歐陽崇一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

聖賢生類要

卷之二

三五

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落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着一箇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竟畢煮出箇甚麼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先已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終日懸空去做箇勿忘又懸空去做箇勿助濟濟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工夫只得箇沉空守寂學成一箇痴騃漢才遇些子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勞苦纏縛擔閣一生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

孟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發見得最真切篤厚不容蔽昧處提省人使人於事君處友仁民愛物與凡動靜語默間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親從兄真誠惻怛的良知即自然無不是道蓋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至於不可窮詰而但惟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真誠惻怛之良知以應之則更無有遺缺滲漏者正謂其只有此一箇良知故也事親從兄一念良知之外更無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為惟精惟

一之學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也
以上答縣文蔚

意與良知當分別明白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意則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與非者則謂之良知依得良知即無有不矣所疑拘於體面格于事勢等患皆是致良知之心未能誠切專一自無此也凡作事不能謀始與有輕忽苟且之弊者亦皆致知之心未能誠一亦是見得良知未透徹若見得透徹即體面事勢中莫非良知之妙用除却體面事勢之外亦別無良知矣豈得又為體面所局

三先生類要

卷之二

三

事勢所格即已動於私意非復良知之本然矣
魏師說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慾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為恥意氣不能陵軋人為恥憤怒嗜慾不能直意任情得為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之事為恥正是恥非其所當恥而不知恥其所當恥也可

不大象乎
以上與黃宗賢

理一而已人欲則有萬其殊是故一則約萬則煩矣雖然理亦萬殊也何以求其一乎理雖萬殊而皆具于吾心心固一也吾惟求諸吾心而已求諸心而皆出乎天理之公焉斯其行之簡易所以為約也已彼其膠於人欲之私則利害相攻毀譽相制得失相形榮辱相纏是非相傾顧瞻牽滯紛紜舛戾吾見其煩且難也然而世之知約者鮮矣約而神無力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子則知有

三先生類要

卷之二

三

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為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已
見前說
學以存其心者何求哉求諸其心而已矣求諸其心何為哉謹守其心而已矣故謹守其心於其舌之端焉若食之充飽也若抱赤子而履春冰惟恐其或陷也若捧萬金之璧而臨千仞之崖惟恐其或墜也其不善之萌焉若鳩毒之投於羹也若虎蛇橫集而思所以避之也若盜賊之侵陵而思所以勝之也古之君子所以凝至道而成盛德未有不

由於斯者雖堯舜文王之聖然且兢兢業業而況
于學者乎謹齋說

知猶水也人心之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決而
行之無有不就下者決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此
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書朱子語卷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
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為子而傲必不能孝為
弟而傲必不能弟為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
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箇
極惡罪大的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為學先要除
三先生類要 卷之二 三

此病根方才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為謙謙字便是
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揖節
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己受人故為子而謙
斯能孝為弟而謙斯能弟為臣而謙斯能忠堯舜
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
也書正憲廟

傲凶德也不可長足恭也者有所為而為之者也無
所為而為之者謂之謙謙德之柄溫溫恭人惟德
之基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仲尼贊易之謙
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故地不謙

不足以載萬物天不謙不足以載地聖人不謙不
足以受天下之益書陳世傑卷

君子之學求盡吾心焉耳故其事親也求盡吾心之
孝而非以為孝也事君也求盡吾心之忠而非以
為忠也是故夙興夜寐非以為勤也剴繁理劇非
以為能也嫉邪祛黨非以為剛也規切諫諍非以
為直也臨難死義非以為節也吾心有不盡焉是
謂自欺其心心盡而後吾之心始自以為快也惟
夫求以自快吾心故凡富貴貧賤憂戚患難之來
莫非吾所以致知求快之地苟富貴貧賤憂戚患
三先生類要 卷之二 早

難而莫非吾致知求快之地則亦寧有所謂富貴
貧賤憂戚患難者足以動其中哉題夢樵詩

三先生類要卷之二



三先生類要卷之三

政治

徐用檢曰仁

人謂之政學之與政猶明之照形之

內外先後之可言也達則施之國與

準不達則施之家苟存心於濟物是亦為政

又次政治

薛敬軒先生

吾居察院中每念常蘇州自慚居處崇未親斯民康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三

之句惕然有感於心云

余昨自京師來湖南瀕行院中僚友有誦唐人此鄉

多寶玉慎莫厭清貧之句余每不忘其規戒之厚

為政以法律為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已又可治人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考

之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戾乎時宜

為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余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

安寢或有不合即展轉不能寐思有以更其失又

慮始勤終怠也因筆錄以自警

深以刻薄為戒每事當從忠厚

有欲則人得而中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

余讀泰否卦辭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

消為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為

否因是以念諸葛武侯之言曰親賢臣遠小人此

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覆

嗚呼豈獨漢室也哉歷觀數千載以來國家天下

之治亂興亡未有不原於此者若武侯之言可謂

深得大易之旨而足為萬世之明戒矣

不可因小人包承而易其志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三

不能感人皆誠之未至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長短

惟謹於自脩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

又何校焉

自脩則人不得以非理相加所謂不惡而嚴也

法未有久而無弊者周之封建初則藩屏王室翼戴

天子未嘗不善也至於春秋之間則有尾大不掉

之勢而周因以微秦矯其失罷侯置守又以孤立

無助而亡漢又懲秦失遂大封同姓至景帝有七

國之變武帝下推恩之令諸侯王削弱而王莽又

得奮其奸魏仍漢末之失宗室疎遠而晉得以竊其國晉監魏三分封太廣而骨肉自戕夷狄因之以亂華由是觀之法雖善久必有弊要在隨時以審其勢之輕重以救之勿使至於偏甚則善之善者也不然則積之久至於偏甚而不可舉正自有大可慮者生乎其間矣

不可因喜而嗟過當為之事

唐初邊將未有久握兵者至天寶間李林甫為國寵之計杜絕邊將入相之路遂至擁兵年久而成藩鎮之勢

聖先生類要

卷之三

三

須要有包容則有餘意發露太盡則難繼

勢到七八分即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

有益者不為無益者為之所苦其勞而不見成功

輕言輕動之人不可以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

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應事接物惟在時中

張文忠公曰左右非公故勿與語予深體此言吏卒

輩不嚴而慄然也

待吏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待下固當謙和謙和而無節反納其侮所謂重巽吝

也惟和而莊則人自愛而畏

周子曰天下勢而已在乎早識而亟反之余論前古封建之勢意亦如此

事纔入手便當思其發脫

接下言貴簡不可一語冗長

宋太祖若能大居正以天下傳子可也必若重違母

氏之命為宗社之計亦宜早斷當斷不斷致晉邸

生疑而有燈影離席避之變皆魯隱公欲傳位

桓公而不即授乃使營菟裘曰吾將老焉將之一

詞卒致鍾巫之及其事正與宋祖相類當時秉史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三

四

筆者皆其臣子義所當諱故為微詞而其事迹晦

昧不彰於後世竊謂晉邸之罪固不可勝誅矣而

宋祖乃所謂為人君父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

惡之名乎

文中子曰僮僕稱恩可以從政矣

文中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

君子取人之德義小人取人之勢利

科自進身者有一第之後四書本經悉置而不觀則

身心事業從可知矣

人倫明則禮樂興

禮只是序樂只是和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得其分而不相侵越所謂序也序則禮立矣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妻聽朋友有信所謂和也和則樂生焉是則人倫禮樂之本人倫不序不和則禮樂何自而興哉

主一則作事不差繞二三則動作小事亦差矣况大事乎各安其分而天下平矣

宋祖取天下之失安天下之功不相掩焉可也

自家一箇身心尚不能整理更論甚政治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三

五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媼宜疎絕至於匠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即墮其術中如房瑄為相因一琴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為非遂為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疎節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使一走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勤下人即有趨重之意余遂逐去之此雖小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

明白不可有一毫之偏向

清心省事居官守身之要

求民而不已者其東野稷之御乎

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敝者則播告之修既立之後謹守勿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為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中者立法之本信者行法之要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三

六

為政以愛人為本

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為之防範禁制也當以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

論事不可趨一時之輕重常思其久而遠者

古之樂正人心後之樂蕩人心

古稱唐太宗語及禮樂房杜有愧論者因謂房杜無制作之才余謂非特房杜有愧蓋太宗有愧也上有虞舜之德則天叙天秩明而上下和由是伯夷后夔得以推其序與和形之度數播之聲音而為

禮樂太宗之德果如有虞之盛乎天叙天秩果明而上下和乎不然雖使伯夷后夔生於其時亦無如禮樂何矣

用人當取其長而舍其短若求備於一人則世無可用之才矣

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咎其往日之過并棄其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才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三

七

春秋時辭命猶有言禮義者乃先王之澤未泯也至戰國縱橫之徒唯言利害而不及禮義先王之澤盡矣

民心至柔真有不可強者惟順其心而道之則無不從矣

夾九三壯於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決小人之道怒見於面必有凶惟從容和柔以決之則无咎

特左右當嚴而惠

法者天討也以公守之以仁行之

陶淵明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處事當詳審安重為之以艱難斷之以果決事了即當若無事者不可以處得其當而有自得之心若然則反為所累矣

大事小事即平平處之便不至於駭人視聽矣處事了不形之於言尤妙

處事大宜心平氣和

治人當有操縱人不得而怨之

嘗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為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群視之若無者分定故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三

八

也

如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不言則小人無所聞以發其怒矣

天下之事緩則得忙則失先賢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此言當熟思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班固外戚贊曰夫女寵之興錄至微而體至尊窮富貴而不以功此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余謂豈獨女寵為然哉小人無大功德而竊高位厚祿亦若

此而已矣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故知惟孝友于兄弟為為政之本

法者天討也或重或輕一付之無心可也或治奸頑而務為寬縱暴其小慈欲使人感已之惠其慢天討也甚矣

情可矜雖從寬典又當使之不知其寬

欲人悅已則人有惡已者矣

為政當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毀譽皆所不恤必欲曲徇人情使人人譽悅則失公正之體非君子之

先生類要

卷之三

九

道也

只今在已者處得是何恤浮言

伊尹曰接下思恭豈惟人君當然哉有官君子於臨衆處事之際所當極其恭敬而不可有一毫傲忽之心不惟臨衆處事為然退食晏息之時亦當致其儼肅而不可有頃刻褻慢之態臨政持已內外一於恭敬則動靜無違人欲消而天理明矣

少欲則心靜心靜則事簡

簡者非厭事繁而求簡也但為所當為而不為所不當為耳

當事務叢雜之中吾心當自有所主不可因彼之擾擾而遷易也

事實斷制撇脫

法者天討也翫法所以翫天也敢不敬乎

世有假官柄以濟貪欲者吾不知此何心也

事事不放過而皆欲合理則積久而業廣矣

治世君臣警戒之辭多衰世君臣諛說之辭多

聖賢立心扶持千萬世之綱常

防小人密於自修

三綱五常之理萬古猶一日

先生類要

卷之三

十

舜命棄播百穀即命契敷五教繼以皋陶明刑治教刑三者相因可見有虞為治之序

養民生復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以顏子之亞聖聖人猶告以遠佞人况他人乎理明

心正則邪媚不能惑

占卜古為大事舜欲禪禹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

洪範稽疑專以卜筮為主大誥洛誥諸篇凡征伐

定都大事皆歸重於卜以是知占卜古為大事

古者占卜之法聖人以至公無私求之其求之心

固已神矣則龜筮之神安得不應之如所謂官占

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之語可見後人以私意邪謀求之欲其應也難矣

內剛外和決小人之道

決小人當先自脩不可專尚剛強夬曰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嫉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焚燒縱使即能去惡已亦病矣况傷于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曰忿疾於頑孔子曰膚受之愬不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三

十二

行皆當深味

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觀聖人之去小人皆從容自在若無事者所謂可怒在彼已何與焉者也

文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切中後世祿仕之病

論治而不本於大學非所謂治也

政出於一則治有所統而民心信唐虞百揆之職揆之一字最有深意政事可止可行莫不揆度其宜可則行否則止此所以政出於一

而下無廢事也

漢唐宋之治所以苟簡而不能復三代之隆者皆不能盡大學之道耳

以勢利交者安得不終離

唐太宗欲興禮樂可謂不度德者也

子產鑄刑書叔向譏之此有深意

輕與必濫取易信必易疑

聖人為治推其固有之善及人纔有私意即入於權

謀術數矣

相業自大學經學中來者深自史學俗學中來者淺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三

十三

要見古人之相業伊傳之書宜熟讀

相業有格心之學則其規模宏遠矣

余直不欲妄咎一人前時妄咎人或終日不樂或連日不樂

成王問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史佚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名言也

李牧守邊每匈奴入寇輒入保不戰如此數歲一旦出兵大破匈奴威震漠北此正老子所謂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曰

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孫子所謂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古人用兵之術大率類此

人之所從不可不慎觀諸卦爻或吉或凶多係於所從

家人卦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上九曰有孚威如吉大率治家過嚴雖非中而吉

莊子曰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此言甚正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三

三

鼎九二曰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初六以非正求二二以剛中自守不與之合所以吉也君子能剛自守不為小人甘媚而遂與之合亦猶是矣人臣得行其志全在有應苟無應雖聖賢亦末如之何也已

四百年之漢文帝培其本三百年之唐太宗養其根三百餘年之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浚其源秦晉隋皆不一再傳而遂亡者由無恭儉之君培養浚導其源於前即繼之以殘暴淫侈之主也勿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非特兵法為然蓋可

以為防小人之法

左右之言不可輕信必審其實

僮僕姑取其給使令之役耳切不可聽其言恐大有害於事

為政通下情為急

集衆人之耳目為一己之耳目

聖人為治純用德而刑以輔之後人則純用法術而已

勅天之歌正大小雅之權輿也五子之歌變風變雅之權輿也讀五子湯誓秦誓諸篇則知唐虞之盛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三

古

為不可及矣風氣日降不可返矣

程子曰始比不以道際於終者多矣故結交貴乎謹始

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

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甚至裨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此余有目觀其事者可為貪侈之戒

不欺君自不欺心始

正以處心廉以律已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居官之七要也

為吏不可一事苟且如文移之類皆當明白

凡所為當下即求合理勿曰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

一事苟其餘無不苟矣

定見明自信篤可以處大事

婦人女子之言不可聽余見仕宦之人多有以是取

敗者不可不以為戒

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之

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賢治不賢設官之本意不過如

此有假官威利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

以誠而感人者人亦以誠而應以術而取人者人亦

三先生類集

卷之三

十五

以術而待觀漢初君臣可見

小知之人得用即用漫不知行其所無事

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獎激則氣節威苟樂軟熟之

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消矣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

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

而不敢取無所為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狷

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

而然斯又為次也

操得其要則不待深懲重賞而人自化于廉孔子曰

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見理明則遇事迎刃而解

天下大慮惟下情不通為可慮昔人所謂下有危亡

之勢而上不知是也

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己之三要也

為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於嚴弛而不張則流

於廢一張一弛為政之中道也

李景讓母鄭氏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其身雖婦人之

言亦可以為居官急職者之戒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

三先生類集

卷之三

十六

分所當為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

之受惠者多矣

法立而行則人不翫

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

無輕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豈惟為人君當然哉

凡為人臣者亦當守此以為愛民保已之法也

讀呂刑之書稷王不訓德而訓刑又可見當時世道

之愈下矣

男女之欲天下之至情聖人能通其情故家道正而

人倫明

人臣巧文以避罪非忠也

小人不可與盡言

分外之事一毫不可與

一失人則人皆莫之與孤立而無助矣

見理明則處事熟如庖丁解牛矣

惟正足以服人

處事識為先斷次之

當大任有一毫私心人必見之

作官常知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

處大事不宜大厲聲色付之當然可也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三

七

作官一事不可苟

為治遠者大者不務而近小是急衆人之見也

為政須通經有學術者不學無術雖有小能不達大

體所為不過胥吏法律之事爾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為人不能為之事功

許魯齋曰世間巧拙俱相伴不許區區智力爭此言

宜念

法者輔治之具當以教化為先

止未作禁游民所以敦財利之源省妄費去冗食所

以裕財利之用

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小事必書聖人仁民之意

深矣

秦惡聞其過而亡漢好謀能聽而興豈非千古之永

鑑

忠臣事君視天下猶一家非為身謀也

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千萬世國家亂亡皆由於

此

東漢之規模不如西漢者正以光武好吏事不如高

祖得人君之體也

東漢黨錮諸君子正不知群陰並長之時而欲力勝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三

六

之難矣

聖人之進退存亡與造化消息盈虛之理為一異乎

漢末諸賢矣

三代之後有漢世道之大降也

人動作皆以天則無妄不以天則妄矣

伊川為講官以三代之上望其君從與否則在彼而

已其肯自貶其道以徇之哉

伊川晦菴為講官時姑取以備故事資口耳而已二

子即以真知力行望其君宜其不合也

陳白沙先生

以小學言之朱子小學書教之之具也社學教之之

地也其皆不可無也天下之事無本不立小學學

之本也保自然之和禁未萌之欲日就月將以馴

致乎大學教之序也然則社學之興在今日正淑

人心正風俗扶世教之第一義也程鄉縣學記

梁公仕唐在武后朝以一身繫唐宗社之重扶陽抑

陰光復唐祚事載簡冊昭若日星夫梁公可謂有

大功於唐矣賢者識其心自望雲一念中來故曰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望雲圖序

天道至無心比其著於兩間者千怪萬狀不復有可

學見生藥要卷之三

及至巧矣然皆一元之所為聖道至無意比其形

于功業者神妙莫測不復有可加亦至巧矣然皆

一心之所致心乎其此一元之所舍乎昔周公扶

王室者也相文亦扶王室者也然周公身致太平

延被後世相文戰爭不息禍藏於身者相文用意

周公用心也是則至拙莫如意而至巧者莫踰于

心矣孟氏學聖人也齊王不忍見一牛之死不有

孟氏不知其巧也蓋齊王之心即聖人之心聖人

知是心之不可害故設禮以預養之以為見其生

而遂見其死聞其聲而遂食其肉則害是心莫甚

焉故速庖厨也

聖人誅民害而逆之四裔之民奚罪焉亦曰戮之則

傷仁存之則遺害故聖人之仁有權焉使之遠寓

魑魅則害去而惡亦不得施矣夫人情之欲在于

生聖人即與之生人情之惡在于死聖人不與之

死惡衆人所惡也聖人即逆除裔夷惡難施也聖

人以投惡聖人一舉而逆中聖人未嘗巧也此心

之仁自巧也而聖人用之故天下有意于巧者皆

不得廁其間矣周公一金縢大發寤時主以後世

事觀至巧矣周公豈有意耶亦任心耳以上仁術

三先生要卷之三

夫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誠之至者其動也速才

之周者其治也廣才與誠合然後事可成也孔子

曰如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聖人過

化存神之妙不可一二窺測天下不動不治動以

治之聖人與學者一爾未有不須誠以動不須才

以治者也復彭方伯

每讀宋史至曹彬克金陵一事未嘗不對卷歛衽而

嘆趙太祖之仁與曹武惠之不伐也蓋自出師以

至凱旋士衆畏法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

凡所得一十九州三兵一百八十縣可謂有功矣

武惠視之若無有也捷至群臣稱賀太祖泣曰宇
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
可哀也命出米一萬賑卹之當是時君不知以得
地為喜將不知以克敵為功一念好生之仁洋溢
上下自秦漢以來未及見也史臣稱武惠位兼將
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大夫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
名下士噫何其謙之至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武惠有之與葛侍御

為政務實而行庶幾能順人情為國家樹立長治久
安之根本非如俗吏其所用心者惟簿書期會取
辦於目前而已也自今而往一令之下一政之行
必求其有關於風俗者三致意焉與徐嶺南

卷之三

三

但須觀今日事體所關輕重大小酌以淺深之宜隨
時屈信與道消息若居東微服皆順應自然無有
疑滯孔子曰知幾其神乎今以衆人有滯之心欲
窺聖人至神之用恐其不似也以上與張廷實

順德小邑治之不難而有難者其誠乎誠則不言而
民信無為而化成觀於明道先生治縣則可知用
智之不足貴矣與吳明府

司馬公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問於伊川先生不
對公曰出於子口入於光耳何害伊川終不為言
之語默要自有當也若不問可否惟以相與之密
而責之言伊川為不忠矣與趙明府

天下之事成之惟在威信威信一立無事不可為苟
無威信則無其本難乎其立政矣與任明府

情不可過會不可數抑情以止慢疎會以增敬終身
守此然後故舊可保喻壺中帖

王陽明先生

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

書訟獄繁難不得為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爾

卷之三

三

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既有官司之事便從
官司的事上為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
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
箇喜心不可因其囑託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
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
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
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
一毫偏倚枉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
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為學却是着空

聖賢非無功業節氣但其循着這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

學湏反己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矣暇責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象的姦惡就見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

鄉人有父子訟獄請訴於先生侍者欲阻之先生聽之言不終辭其父子相抱慟哭而去崇鳴治入問曰先生何言致伊感悔之速先生曰我言舜是世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三

三

間大不孝的子瞽瞍是世間大慈的父鳴治愕然請問先生曰舜常自以為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自以為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只記得舜是我提孩長的今何不會豫悅我不知自己已為後妻所移了尚謂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舜只思父提孩我時如何愛我今日不愛只是我不能盡孝日思所以不能盡孝處所以愈能孝及至瞽瞍底豫時又不過復得此心原慈的本體所以後世稱舜是箇古今大孝的子瞽瞍亦做成箇慈父

烝烝乂不格姦本註說象已進進於義不至大為姦

惡舜微庸後象猶日以殺舜為事何大姦惡如之舜只是自進於乂以乂去薰烝他不去正他姦惡大凡文過掩慝此是惡人常態若要指摘他的是非反去激他的惡性起來舜初時致得象要殺已亦是舜要象好的心太急了此就是舜之過處經過來乃知功夫只在自已不去責望人所以使得克諧此是舜的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處古人言語不是自家親身經歷過來如何見得他許多苦心處

所惡於上是良知母以使下即是致知以上出傳習錄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三

三

有人自南都來云純甫已涖任上下多不相能始聞而慨然已而復大喜吾之慨然者世俗之私情所為大喜者純甫當自知之吾安能小不忍於純甫不使動心忍性以大其所就乎譬之金之在冶經烈焰受錘錘當此之時為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鍊而惟恐火力錘煅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煅煉之有成矣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所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

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為學之要而為政亦在其中矣以上與王純甫

冠婚喪祭之外附以鄉約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別為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論於俗今以附于其間却怨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為不切又見其說之難曉遂并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歟

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誑畧不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其間不自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三

三

知覺是故以之為子則非孝以之為臣則非忠流毒扇禍生民之亂尚未知所抵極今欲救之惟有返朴還淳是對症之劑故吾儕今日用功務在鞭辟近裏刪削繁文始得以上寄鄭謙之

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其工夫之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於頹靡者與黃宗賢

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旦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

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

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統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救其望坦然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三

三

為之下以上之退然為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疾善利萬物而莫與爭寄楊閣老

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黑白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芪朮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答方叔賢

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之脩治農

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矣士農以其盡心於脩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脩治具養猶其工與商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蓋昔舜叙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虞先於夔龍商周之代伊尹耕於莘野傅說版築於巖膠鬲舉於魚鹽呂望釣於磻渭百里奚處於市孔子為乘田委吏其諸儀對晨門荷蕢斲輪之徒皆古之仁聖英賢高潔不群之士書傳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三

王

所稱可考而信也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薦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榮宦遊而恥工賈夷考其實射時罔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極其所趨駕浮辭詭辯以誣世惑衆比之具養器貨之益罪浮而實反不逮

方節菴墓表

三先生類要卷之三

三先生類要卷之四

後學東浙

編

卷四

性命類

徐用檢曰水因於源然而源亦水也仁因於性然而性亦仁也今夫人之所以昭然於獨淵然於默備廢物而明察五常而篤以信當時而楷後世若水之出於山下而行地中由江河而蹈海茫乎無津涯而浩乎不息是孰主張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耶其性固然不可易也故曰成之者性也天不得不與人不

三先生類要

卷之四

一

得不學皆自然也形而雜以氣質者非其原本矣窮人之理盡性以至於命士之所以志學者其在是乎故以性命歸焉

薛敬軒先生

徧滿天下皆氣之充塞而理寓其中

人之一身五臟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凡有形者皆形而下之器也其五臟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理即形而上之道也推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形而下之器也其仁義禮智信之理即形而上之道也以至大而天地萬物小而一髮一塵凡可見

者皆形而下之器其不可見者皆形而上之道然器即囿乎道之中道不離乎器之外故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

嘗觀山勢高峻直截即生物不暢茂其勢奔赴溪谷合轉回環者即其中草木暢茂蓋高峻直截者氣散走難畜聚故生物之力薄回環合轉者元氣至此蓄積包藏者多故生物之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即水急而魚鱉不留淵潭深則魚鱉之屬聚焉以是而驗之人其峭急淺露者必無所蓄積必不能容物作事則輕易而寡成寬緩深沉者則所蓄必多

三先生類要

卷之四

二

多於物無所不容作事則安重有力而事必成善學者觀於山水之間亦可以進德矣

天有息而地不寧即非天地合當之理矣以萬物觀之如花木之生春夏秋冬之各有其時青黃赤白之各有其色萬古常然不易此花木各當之理也若春夏者發於秋秋冬者發於春夏青黃者變為赤白赤白者變為青黃即非花木合當之理矣以至昆蟲鳥獸莫不各有合當之理以人言之自一心之所存以至一身之所具皆有降衷秉懿之性而不可易者乃合當如是之理也不如是則非

人之理矣以至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夫婦之別皆合當如是之理也凡此一有不盡則非人倫合當之理矣此理之所以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也余在長沙道中偶得兩句云忽悟天無際方知道不窮

天地之間物各有理理者其中脈絡條理合當是如此者是也大而天之所以健而不息地之所以順而有常皆理之合當如此也若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夜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

三先生類要

卷之四

三

臨卦當十二月陽剛浸長之時而以末年八月陽消陰長為戒聖人之慮遠矣

太極一團中虛無物蓋有此理而實無形也

養之深則發之厚養之淺則發之薄觀諸造化可見窮冬大寒天地閉塞而元氣蓄藏既固至春則發達亢盛而不可遏若冬暖元氣露泄則春亦生物不盛而疲厲作矣

易曰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陰符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觀太極中無一物則性善可知有不善者皆陰陽雜揉之滓也

暑不生于暑而生於寒寒不生于寒而生于暑動不生于動而生于靜靜不生于靜而生于動治不生于治而生于亂亂不生于亂而生于治盛衰相根之理微矣

天之氣一著地之氣即成形如雪霜雨露天氣也得地則成形矣

動為靜根故父生長女而為姤靜為動根故母孕長男而為復

三先生類要

卷之四

四

元極之治惟聖人有道以持之使不至于傾如堯之治極矣時當象也有舜則能持其盛舜之治極矣時當象也有禹則能保其治使堯之後無舜舜之後無禹則鳴條收野之事不待後世而後見也乃知治亂盛衰相尋無端者理之常然或當象不象當亂不亂者則聖人斡旋造化之功也

日入而群動息者氣機闔也日出而群動作者氣機闢也一闔一闢至理昭然

陰多而陽少小人多而君子少鷹隼多而鳳凰少豺虎多而麒麟少荆棘多而芝蘭少砥礪多而良玉

少其理一也

天無不包地無不載君子法之

造化翕寂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靜專一則窮理作事有力

六十四乃三十二所分三十二乃十六所分十六乃

八所分八乃四所分四乃二所分二乃一所分至

一則隱矣微矣非耳目思慮之所及矣孔子所謂

密邵子所謂畫前之易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坤只是自然故易簡人能順

自然之理則易簡者可默識矣

三先生類要

卷之四

五

此果何物耶推而上之莫究其始引而下之不見其終測之而無窮資之而不竭離之而不開斷之而不絕此果何物耶竟不得而名也

孰為始乎氣之息其始乎始之前為終終之前復為始殆不可知其孰為終孰為始蓋必有能始能終者居其間而卒莫之始終也

天地山川日月星辰萬物皆可見也而其所以為是則不可見也以不可見者語人孰信哉蓋必心得而後信也心得非他必自近始近莫近於吾身吾身百體皆可見也其所以為是百體之宜則不可

見也可見而無不可見者為之主則百體皆失其職矣舉近以明遠則天地山川日月星辰萬物之理一也

細看天之生物只是自然無纖毫作為之思故人見其易而不見其難人能事事順理而行則亦如天之自然不難矣

雨皆地氣自下而上蒸騰而成天愈高則氣愈清不能成雨也

不觀諸陰陽乎其化皆以漸而不驟人之處事如是則鮮失矣

王先生集

卷之四

六

飛潛動之物皆有知有性植物則無知而有性

瓜瓞之類以竹木引之皆纏附而上又似有心考蓋主宰乎是者乃其心也

性譬如一源水引去清渠中則水亦清亦猶氣清而

性亦明也引去濁渠中則水亦濁亦猶氣昏而性亦昏也是則水有清濁者渠使之然而水則本清

性有昏明者氣使之然而性則本明此先儒之說余特述以明已意耳

機發太過而變怪見機發得宜而萬化定理欲之謂也

性有巧拙以氣質之稟清濁而言清者巧而濁者拙

巧者識其機而能伏藏拙者昧其機而不能伏藏能伏藏者九竅之邪皆得以汨其天也九竅之中有三要耳

九竅之邪皆得以汨其天也九竅之中有三要耳目口是也巧者於三要動靜皆不失其宜而能伏

藏拙者誠能變拙為巧而能致力於視聽言之間使皆一出於正則餘邪悉皆退聽而亦可以收伏

藏之效矣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機之過也知之修煉謂之聖人機之宜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

王先生集

卷之四

七

人物乃安盜得其宜則生也殺也皆順其理而萬物安矣盜失其宜則生也殺也皆違其理而萬物

病矣

食其時則百骸理人能利天地自然之利則一身得

其養矣動其機則萬化安人能合天地自然之機則萬化得其宜矣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天之無恩而大恩生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無恩之謂也

至樂順理故其性廣大而有餘至淨無染故其性廉潔而無私生死恩害陰陽相根理之自然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惟貴乎時君子之處世亦
曰時而已矣

如此物未生時此理不是先此物已生時此理不是
後一以貫之

薛子宴坐水亭忽鬱然而雲興爾然而雨集泠然而
風生鏘然而亟急羽者飛秀者植童者侍鱗者適
群物雜然而聲其聲形其色薛子竊然深思獨得
其所以為是聲與色者而中心悅

太極不可以動靜言然舍動靜便無太極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三先生集要 卷之四

八

當如是者即是理如春當溫夏當熱秋當涼冬當寒
皆理也不如是則非理矣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
仁臣當義夫婦當別朋友當信理也不如是則非
理矣推之萬物莫不皆然

河圖數之始字畫之原

後學不知太極即是性因見其名異駭而不敢求其
說大道隱矣

孔子言太極是指理言周子言無極是指此理無形
而言

蟲不得不鳴者理也

凡有條理明白者皆謂之文非特語言辭章之謂也

如天高地下其分截然而不易山峙川流其理秩
然而不紊此天地之文也日月星辰之照耀太虛
雲物之斑布草木之花葉紋縷鳥獸之羽毛絳色
金玉珠璣之精粹此又萬物之文也以至三綱五
常之道古今昭然而不昧三千三百之禮小大燦
然而有章此又人倫日用之文也至於衣服器用
之有等級次第采蔬魚肉之有頓放行列此又萬
事之文也推之天地之間凡有條理明察者無往
而非文又豈特見於文辭言語者然後謂之文哉

三先生集要 卷之四

九

卦之六爻皆陰陽自然之數如一年有十二月自十
一月一陽生至四月六陽滿五月一陰生至十月
六陰滿十一月又一陽生如日有十二時子時一
陽生至巳時六陽滿午時一陰生至亥時六陰滿
子時又陽生大而一年小而一日之運六爻無不
包括故六爻添一爻亦不成造化減一爻亦不成
造化是皆陰陽自然之數聖人不過因而畫之耳
太極圖動而生陽是從動處說起動却自靜中來靜
又自動中來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

天下無獨必有對河圖水與火對金與木對天與地

對先天圖皆奇與偶對推之萬事萬物吉凶是非
君子小人夷狄中國無無對者只是一陰一陽而
已

理無所不有如天地之初都無一物只有此理而天
地萬物自能生假使後世天地萬物一時俱盡而
此理既常存又自能生萬物可謂萬物必持有種
而生乎

須看無物之先其理何如

先儒謂天包地外竊謂不但包乎地外實行乎地中
是則上下內外皆天也

三先生遺書

卷之四

十

天開於子山水之原皆在西北故坎艮居之

氣無涯而形有限故天大地小

莊子曰生物以息相吹息是人呼吸之息九萬里之

氣亦是此息相吹則人之氣召和召災可知矣

耳目之聰明為魄魄者形之神也口鼻之呼吸為魂

魂者氣之神也人有許多聰明知識者魄之為也

有許多呼吸運動者魂之為也

靜中之識曰魄動中之靈曰魂

天轉正如車輪之轉蓋側轉也如八月初昏斗柄指

酉至天將明時看之則斗柄却指卯矣以是知天

一晝夜側轉一周而斗柄亦隨天翻轉指卯也
以鼻息觀之呼感得吸來吸感得呼來

暑為感感得寒來則寒為應寒復為感感得暑來則

暑為應應又為感感又為應于是見感應之無端

無極而太極天地本然之性也陰陽太極氣質之性

也天地本然之性就氣質中指出不雜者言之氣

質之性即本然之性墮在氣質中者初非二性也

有物有則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見之

人真實有命不可以徼倖易其守

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性也此指理在氣中荀子言

三先生遺書

卷之四

土

性惡則專主氣言故有不同

性如水水本清被泥沙濁了便濁了也只得謂之水

性本善被氣質夾雜惡了便惡了也只得謂之性

故程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此也

理人未嘗輕以理之本原者示人也

因默念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竊以繼成皆以氣言貼陰陽字說善性皆以理言

貼道字說及檢陳北溪性理字義與鄒意合因志

之

天地萬物皆虛惟理最實

氣象數初不相離如乾之健理也其象天象也其所以為象者氣也氣之有次第節限者數也

天者天之命於穆不已者理一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分殊也

大地有動靜之復無善惡之復人有善惡之復有動靜之復聖人無復者以善惡而言也聖人之心渾然至善未嘗間斷故不見其復若動靜之復則亦有之

太極只在乎動靜而已

作易本原不過夫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

象先生集

卷之四

十三

象四象生八卦數語但諸儒不之察獨邵子朱子能發明之

夫之上六不言陰有復生之理獨於剝之上九言陽有復生之理聖人扶陽抑陰之意也

陳白沙先生

道至大天地亦至大天地與道若可相侔然以天地而視道則道為天地之本以道視天地則天地者太倉之一粟滄海之一勺耳曾足與道侔哉天地之大不得與道侔故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之一身之微其所得者富貴貧賤死生禍福曾足

以為君子所得乎君子之所得者有如此則天地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無所損天地之終吾之終也而吾之道無所損天地之大且不我逃而我

為狂妄耳論

王先生集

卷之四

十三

天地間一氣而已誠信相感其變無窮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其悲歡得喪出處語默之變亦若是而已孰能久而不變哉變之未形也以為不變既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夫變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況于冬夏乎生于一息成于冬夏者也夫氣上蒸為水下注為潭氣水之未變者也一為雲一為潭變之不一而成形也其必有將然而未形者乎默而識之可與論易矣雲潭記

或曰道可狀乎曰不可此理之妙不容言道至於可言則已涉乎粗迹矣何以知之曰以吾知之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比試言之

則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得
言曰道不可以言狀亦可以物乎曰不可物固于
形道通于物有目者不得見也何以言之曰天得
之為天地得之為地人得之為人狀之以天則遺
地狀之以地則遺人物不足狀也曰道終不可狀
歟曰有其方則可舉一隅而括其三隅狀道之方
也據一隅而反其三隅按狀之術也然狀道之方
非難按狀之術實難人有不知彈告之曰彈之形
如弓而以竹為弦使其知弓則可按也不知此道
之大告之曰道大也天小也軒冕金玉又小則能
論

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
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
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霸柄入手更有
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
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
爾脚勞手攘舞雲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
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鶩
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

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
事推乎此理已羅上下貫徹終始袞作一片都無
分別無盡藏故也自茲以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
會毫分縷析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書中所云
乃其統體該括耳與林緝熙
神理為天理萬物主本長在不滅人不知此虛生浪
死與草木一耳神理之物非但不可戀着亦其勢
終不能及及於我何有伯幹病至此當大為休置
縱未至灑脫地亦漸省得些撓亂幸而天年未盡
便從此覺悟神理日著非小益也與馬貞
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
動自靜自聞自聞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供乙不待
甲賜牛自為牛馬自為馬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通
見乎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
萬民與誠百世與名而無一物奸於其間烏乎大
哉前輩云鉢視軒冕塵視金玉此蓋畧言之以諷
始學者耳人爭一箇覺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
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
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鉢視軒冕而塵金玉耶與時所
玉陽明先生

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日澄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邪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謂之性主於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過父便謂之孝過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萬理燦然

王先生類案

卷之四

十六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即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情情而興養養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

生之謂性生字即是氣字猶言氣即是性也氣即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氣即是性即已落在一邊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氣程子謂論性不

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為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以上傳習錄

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於本性上過與不及之間耳其說皆無可疑

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與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樂可代

王先生類案

卷之四

十七

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舊看何等玄妙今看來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聰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知聖人只是一能之爾能處正是良知衆人不能只是箇不致知何等明白簡易

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為定論先生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總而言之只是這箇性但所見有淺深爾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是无善無惡的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譬如眼有喜時的眼有怒時的眼直

視就是看的眼微視就是覷的眼總而言之只是這箇眼若見得怒時眼就說未嘗有喜的眼見得看時眼就說未嘗有覷的眼皆是執定就知是錯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來的亦是說箇大槩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衆人則失了心之本體問孟子從源頭上說性要人用功在源頭上明徹荀子從流弊說性工夫只在末流上救正便費力了先生曰然

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見耳夜

三先生類要

卷之四

六

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平懷就是義皇世界平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為氣所亂便常做箇義皇已上人

問理氣數先生曰以理之流行而言謂之氣以氣之條理而言謂之理以條理之節次而言謂之數三者只是一統事

一友舉佛家以手指顯出問曰衆曾見否衆曰見之復以手指入袖問曰衆還見否衆曰不見佛說還未見性此義未明先生曰手指有見有不見爾之見性常在人心之神只在有覷有聞上馳騁不在不覷不聞上着實用功蓋不覷不聞是良知本體戒慎恐懼是致良知的工夫學者時時刻刻常觀其所不覷常聞其所不聞工夫方有箇實落處久久成熟後則不須着力不待防檢而真性自不息矣豈以在外者之聞見為累哉

一友自嘆私意萌時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

三先生類要

卷之四

七

即去先生曰你萌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根當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功夫

氣質猶器也性猶水也均一水也有得一缸者有得一桶者有得一甕者局於器也氣質有清濁厚薄強弱之不同然為性則一也能擴而克之器不能拘矣以上傳習錄

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天命而已矣

盡鳶之性者可以冲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以上徐昌國誌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陰之精即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即真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陸元

三先生類要卷之四

三先生類要

卷之四

子

三先生類要卷之五

後學東浙徐用檢編次

游藝類

徐用檢曰藝者義也人有泛應之用則有所宜也異學者流幻妄世界輒置其心於無用藝可絕去矣聖學既主應世即文字詩歌琴瑟射御之屬皆應世之不可闕能之則足以調習此心而不則亦各隨其分量之所及故曰游於藝集游藝類

薛敬軒先生

三先生類要

卷之五

一

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程子作字時甚敬曰只此是學

古人叙事之文極有法如禹貢篇首以敷土奠高山大川為一書之綱次冀州以王畿為九州之首次兗州次導山次導水以見經理之先後次九州四隩九川九澤四海以結經理之效次制貢賦立宗法祇台德先分五服以述經理之政事而終之以聲教訖於四海執玄圭以告厥成功始終本末綱紀秩然非聖經其能然乎

詩人氣不暴戾而詞語和平雖其一已有涵養之功

是亦先王德澤入人之深也後世之詩有佻薄以露者雖其人無涵養之功亦可以觀世變矣凡詩文出於真則工昔人所謂出於肺腑是也如三百篇楚詞武侯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陶靖節詩韓文公祭兄子老成文歐陽公隴岡阡表皆所謂出於肺腑者也故皆不求工而自工故凡作詩文皆以真情為主

張旭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草書進乃心嘗思念至此而感發程子曰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

三先生類要

卷之五

二

書然移此思道何所不至此即無忘之意也

陳白沙先生

受朴于天弗鑿以人稟和于生弗淫以習故七情之發發而為詩雖匹夫匹婦胷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而詩家者流矜奇眩能迷失本真乃至旬銀月鍊以求知于世尚可謂之詩乎晉魏以降古詩變為近體作者莫盛于唐然已恨其拘聲律工對偶窮年卒歲為江山草木雲烟魚鳥粉飾文貌蓋亦無補于世焉若李杜者雄峙其間號稱大家然語其至則未也儒先君子類以小技目之然

非詩之病也彼用之而小此用之而大存乎天道不言四時行百物生焉往而非詩之妙用會而通之一真自如故能樞機造化開闢萬象不離手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若是者可以輔相皇極可以左右六經而教無窮小技云乎哉夕惕齋詩集序

大凡文字不厭改患改之不多耳惟改方能到妙處而發之易者怕不能多改昔者嘗聞歐公作一小簡反復改之有改至八九次者歐公期于言者也其不苟有如此宜其傳之遠也吾人大抵以不專

三先生類要

卷之五

三

之學方其為之也鹵莽潦畧而不自知又何怪夫古人之不及也推之凡事亦莫不皆然蓋非止作文一事而已與胡提學

以詩之盛莫如唐然而世之大儒君子類以技目之而不屑效焉則所謂詩之至者果何人哉僕於此道未嘗一得其門戶尋常間聞人說詩輒屏息退聽不敢置一語可否問其孰為工與拙固然莫知也比歲聞南京有莊孔陽者能自樹立於辭不一雷同今人語心竊喜之稍就而問焉果出奇無窮及退取陶謝少陵諸大家之詩學之或得其意而

其辭或得其辭而遺其意或弄辭意而失之蓋其所謂風生暈血終欠一洗之力而又思其見譏于大儒君子終所謂技不可曠歲月於無用故絕意不為凡學於僕者亦以是語之而無有疑焉者矣與王樂用

先生欲理會著述及諸外事莫若且打疊令我潔潔淨淨先生平昔所篤信者非朱紫陽乎非全放下終難轉泊是紫陽語否與羅一峰

看來詩真是難作其間起伏往來脉絡緩急浮沉當理會處一一要到非但直說出本意而已此亦詩

先生類要

卷之五

四

之至難前此未易語也文字亦然古文字好者都不見安排之迹一似信口說出自然妙也其間體制非一然本于自然不安排者便覺好如柳子厚比韓退之不及只為太安排也不審然否

近作皆已經目詩不用則已如用之當下工夫理會觀古人用意深處學他語脉往來呼應淺深浮沉輕重疾徐當以神會得之未可以言盡也到得悟入時隨意一拈即在其妙無涯

晦翁自云初學陶詩平仄皆依韻閑門兩箇月方得逼真自古未有不專心致志而得者更望完養心

氣臻極和平勿為豪放所奪造詣深後自然如良金美玉略無瑕類可指摘若恣意橫為詞氣間便一切飛沙走石無老成典雅規矩蕩然識者笑之言詞不能盡人詞氣足以見人有諸內形諸外識者觀之思過半矣故老朽嘗謂文字之學非也學豈在詩耶廷實資甚明敏當以古之立言者自期彼汲汲於人之贊毀無病而呻吟若是者亦何與論斯理也以上與張廷實

論詩當論性情論性情先論風韻無風韻則無詩矣今之言詩者異於是篇章成即謂之詩風韻不知

先生類要

卷之五

五

甚可笑也性情好風韻自好性情不真亦難強說牽相與勉之知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求之在我毋泥見聞優游厭厭久之然後可及也與汪提學承以得卑官為喜古之善處困者如是雖然未若忘之愈也忘之都無事矣詩本溫厚和平深沉婉密然後可望大雅之庭執事之作其果近之乎如其未近則當易故求新增其所未高濬其所未深然不獨作詩為然復胡推府

作詩當雅健第一忌俗與弱予嘗愛着子美后山等詩蓋喜其雅健也若論道理隨人深淺但須筆下

發得精神可一喝三嘆聞者便自鼓舞方是到也
須將道理就自己性情上發出不可作議論說去
離了詩之本體便是宋頭中也大槩如此中間句
格聲律便一一洗滌平日習氣渙然一新所謂濯
去舊見以來新意詩跋

予書每於動上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
妙手動也得志弗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保乎靜
也法而不固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
而勢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
調吾性此吾所以游於藝也書法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三

王陽明先生

六

琴瑟簡編學者不可無蓋有業以居之心就不放
明道曰某寫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既是不
要字好所學又是甚事知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
雖小道必有可觀如虛無權謀器數技能之學非不
能超脫世情直於本體上得所悟入俱得通入精
妙但其意有所着移之以治天下國家便不能通
了故君子不由以上傳習錄錄

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
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況於舉業

等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
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況於舉業
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
謂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則知學矣寄聞人邦英

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舉子便須入場亦人事
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場之日
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
而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見得題意大
槩了了即放膽下筆縱味出處詞氣亦條暢今人
入場有志局促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為之病

三先生類要 卷之三

七

也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
是三用矣所事寧有成耶只此便是執事不敬便
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貴也將
進場十日前便須練習調養蓋尋常不曾起早得
慣忽然當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
每日雞初鳴即起盥櫛整衣端坐隄防精神勿使
昏惰日日習之臨期不自覺辛苦矣今之調養者
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譁浪或竟日偃卧如此是撓
氣昏神長惰而名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
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

明定心氣少眠時則神自澄若子未有不如此而
能致力於學問者茲特一科場一事而言之耳每
日或倦甚思休少偃即起勿使昏睡既晚即睡勿
使久坐進場前兩日即不得翻閱書史雜亂心目
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娛若心勞氣耗莫如
勿看務在怡神適趣忽亢然滾滾若有所得勿便
氣輕意滿益加含蓄醞釀若江河之浸泓衍泛濫
駸然決之一瀉千里矣每日閑坐時衆方囂然我
獨淵默中心融融自有真樂蓋出乎塵垢之外而
與造物者游非吾子樂聞之宜未足以與共

三先生類要
示信曰仁應試

卷之五

三先生類要卷之五

三儒類要五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徐用檢編用檢字魯源蘭溪人嘉靖壬戌進士
官至南京太常寺卿是書彙錄薛瑄陳獻章王守
仁語錄分類排纂釐爲五門曰志學曰爲仁曰政
治曰性命曰游藝其大旨亦與魏時亮同

見羅先生書二十卷（一）

〔明〕李材撰

無錫市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李見羅先生書序



自世之學者沉於訓詁沒於辭章誦謗焉守咫尺之義不覩於大道儒者慨然發憤欲起而救其敝於是乎招而來之曰爾其歸而求諸心斯其意亦善矣及此說既行學者又惟日以尋索本體爲務播揚騰弄了無實際至乎土苴六經浮游萬物而猶曰吾有得於心甚者恣情肆欲惟其意之所便有從而難之輒曰吾無愧於心而已迹非所論

也於今乃得見羅李先生先生
始亦嘗習其說已獨有會于大
學反復磨勘凡數十年自信益
確遂斷以修身爲本一言爲宗
而曰此孔子透性之學也嗚呼
深矣且夫家國天下之不得爲
本固也雖正心誠意致知聖人
亦槩置之而獨本修身何也彼
其無形而虛此其有形而實虛
則高明之徒入於中而有以自
騁其究渺悠荒唐不可端倪卑
陋之徒入於中而有以自蓋其

究巧秘詭密不可致詰是可得
欺也實則一切無所容矣是不
可得而欺也夫然後知孔子之
立言其指甚精其爲慮甚遠而
先生所以起瞶發矇其爲吾道
計者甚不小也或曰周程張朱
四夫子大儒也其於繼往開來
最汲汲矣顧不揭此爲宗何也
曰當是時斯道方明知學之士
大率謹於自守雖以游揚之雜
於佛老亦意見之偶偏耳未嘗
不尊奉其師說也雖以陸氏之

公然敢與朱子抗其規矩準繩
未嘗不嚴固也以是談心之害
尚隱而未彰雖有而未甚至於
今始不勝其可慨耳故先生之
揭修身有見之言也萬世爲學
之常經也其所以揭修身有激
之言也一時救弊之急務也假
令四夫子而生於今其說當亦
出此矣先生非能有加也先生
有高第弟子曰李君元冲奉先
生教來令吾邑比及三載政成
民和暇則至學宮群多士而會

序

四

講焉因出先生所著示之多士
欣然咸信侯之淵源有自也於
是請於侯將付之梓以公同志
侯因屬余共加校次余不量復
爲著其說如此有志者果取先
生之書深體而力行之吾道之

序

五

明庶乎其可幾也

無錫顧憲成撰

刻

見羅先生書序

學猶射也明宗者正射之的也陽弱冠以來稍知向學及聞陽明先生致良知之教於性命本源若有微悟顧不得其門望望然莫知所

序

止也比

見羅先生自粵歸同志者咸自遠方來問學於門下

先生患學者不知本止揭修身爲本以開示之所著有大學古義孟子道性善編論語大意而一時手

牘答問無行不與者門下士又筆

記之各彙爲書讀之雖諄諄千萬語而止爲主意修爲功夫攝知歸止而後爲知之至者可一言蔽也先生非諱知不言陽明非遺身不事垂世立教之意一而已顧性有

序

本體知盡乎哉聖學正宗大明於二千餘年之後若耦而射者設正鵠於百步之內可至可中惟能者從之又何患近道之艱哉陽晨夕習其所傳視初志又覺疊疊然先生論道之餘又嘗謂二三子曰

鳴琴堂上弦誦滿城寧忤當塗之
權毋拂百姓之欲有志知本之學
者尤宜深念蓋聖二三子推大學
之道經斯世務也明訓在耳可以
仕而廢學哉故自綰錫篆不敢規
規期會簿書之瑣每朔望後一日

序

三

集諸士於學宮舉聖學宗旨相與
闡明之已三年於茲諸士蒸蒸然
向進且人人祈得先生語以爲作
聖規顧人人手錄之則病矣茲敬
輯先生諸稿彙而刻之以惠諸士
先之大學古義明宗也次之道性

善編論語大意又次之以書問與
門人記述語而諸序文附焉一展
誦而止修之義燦如矣僭題曰見
羅先生書其稿中書問刪其訛謝
之辭而獨存其論學語蓋恐文詞
大繁覽者不便非敢妄去取其間
也雖然俗學卑鄙無論已其視道
大高者迺不免驚玄虛遺近實求
解悟於此身之外譬之計日用衣
食者推菽粟以希熊膳慕冰綃霞
殺之麗而輕棄裘葛不亦求之愈
難去道愈遠耶先生斯錄正今世

序

四

士對治良劑非但惠我錫山多士
亦將緣此而天下而後世之也學
者循是而學焉則無適非修即無
適非止格致誠正非內也齊治均
平非外也體用一原帝王韋布無
二本矣噫維持世道重擔長途非

序

五

易易與能也必如曾子之弘毅而
後可則因言以求之身因修以得
所止全體至善庶無負於斯錄不
然以言求言不修不止非惟上孤
先生之教其中薄此身亦多矣豈
所望於同志耶故述其刻書之由

於簡端以旦暮自勗亦以告同志
云
門人李復陽謹書

序

六

見羅先生書目錄

卷之一

大學古義

卷之二

道性善編

卷之三

論語大意

卷之四

論語大意

卷之五

論語大意

見羅先生書
目錄

卷之六

論語大意
松臺講義附

卷之七

書問

卷之八

書問

卷之九

書問

卷之十

書問

卷之十一

書問

卷之十二

書問

卷之十三

書問

卷之十四

書問

卷之十五

書問

見羅先生書
目錄

卷之十六

門人記述

卷之十七

門人記述

卷之十八

門人記述

卷之十九

門人記述

卷之二十

舊本序文

見羅先生書目錄

見羅先生書

目錄

三

見羅先生書卷之一

大學古義

考次附

知本義上

為端溪書士友著

或問子言學之以知本為要也義何居乎曰此非愚言也修身為本大學言之矣知修身為本斯謂知本陽明先生言之矣今論學愛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以是為學之大綱也似也然不省要歸在於何處此所以徒侈虛曠言近似而卒無有下手從入處也大學明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必先知止矣而後能定能靜能安能慮以馴至於有得若止不知則斷無有能得者必竟止安在乎物有一條正教人以知止之法也若曰要知止處不難只就事物上辨其所本末始終者而知所先後而止可知矣何也知本末則必無有舍本而事末者知始終則必無有遺始而急終者今世學者却不然大都皆是後其所宜先者先其所宜後者倒亂了始終本末之序此其精神所以一味漫散無有至止而於道卒去之遠也古之人則不然也欲明明德於天下必先治其國欲明於國先之家欲明於家先之身欲明於身先之心先之意先之知先之物心者何則身之所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一

大學古義

主宰是也意者何則心之所運用是也知者何則意之所分別是也物者何則知之所感觸是也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者所謂物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者所謂事也本末始終先後則序之自然而不容紊者也夫身為家之本則必始於身修而後家可齊家為國之本則必始於家齊而後國可治國為天下之本則必始於國治而後天下可平奈之何世之人要平天下者便從天下去求要治國者便從國去求要齊家者便從家去求曾見有其身之不能修而可以齊家者乎曾見有其家之不能齊而可以治國者乎曾見有其國之不能治而可以平天下者乎又曾見有其心之不能正而可以修身其意之不能誠而可以正心知之不致而可以誠意物之不格而可以致知者乎以此意端擾擾竟日馳求無有寧止齊治均平紛然措手而渺渺無歸宿之期也既不知止安能有定既不能定從何致靜既不能靜何處得安既未至安云何能慮儘力修齊平治一切盡以意識揣摩以氣魄承當以智術籠罩以聞見摹擬而於道卒去之遠矣何由能得得者何即德之貫通於事物而實體於已者也故辨得本末明白自然不去末上着功本

正而末自舉識得終始明白自然不去終上着功始治而終自就條其教人功夫亦真可云喫緊而不厭其煩且瀆矣而世終莫之悟也然猶慮夫外驚者固致遺其本始而反觀者又或涉於玄虛則其下手之際亦終茫昧而無有所歸宿也故於先後兩節之下又直斷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此是聖人之學十分平實十分妥當斷知身外無有家國天下修外無有格致誠正均平齊治但一事而不本諸身者即是五伯功利之學格致誠正但一念而不本諸身者即是佛老虛玄之學故身即本也即始也即所當先者也知修身為本即知本也知止也知所先後者也精神凝聚意端融結一毫熒惑不及其他浩然一身通乎天地萬物直與上下同流而通體渾然一至善矣家於此齊焉國於此治焉天下於此平焉所謂篤恭而平垂衣而治無為而理者用此道也本亂一條又以決言身之必為本而學之必先於知本也若舍身之不本而汲汲於均平齊治而能有成者斷斷乎無是理也故直結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真所謂至善之極則知止之實功而明德親民一以貫之者也舍修身之外寧復有所為知

本有所爲知止至善者哉

知本義下

或問子之以身爲本而本之似也不知家國天下心意知物亦烏所用其力乎曰天下國家非他也卽身之所體備者也心意知物非他也卽身之所運用者也故格致誠正一毫有不備則身固無自而能修均平齊治一毫有不至則身亦不可以言修何者身之所處不於家則於國不於國則於天下未有遺人物而獨立者故言身則家國天下皆舉之矣身之所修非齊家則治國非治國則平天下故言修身則格致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一

四

誠正兼舉之矣曰然則本體之明德抑何所從而識認之乎曰明德者非他也卽德性之充滿於吾身而貫通於家國天下者也人惟不知身之爲本也而偃偃然支離其意緒流散其精神則本體之無由而識認者有之矣今旣知夫身之爲本也而本之而止之而修之而一毫精神不以驚於外則此虛靈之體自然日充日滿日昭日著月將日就有緝熙於光明矣而又何憂於本體之虛靈乃有不能識察者乎且今學者所以卒歲窮年無所至止正爲學不知本之故所以憑其意見卜度揣摩將身所體備切實之事藝

倫日用之常盡數看作塵迹架漏空疎而日以尋索

本體爲事糜費歲月眩瞶精神播騰唇舌是賺誤學者之坑阱膏肓也而尚欲踵而行之淪胥以底於溺也不亦左乎曰然則昔之儒有謂大學之要在於致知而陽明先生亦惟專揭致良知以爲是聖學之正法眼藏也夫豈其無見於此也而云然乎曰有是也只以經之本義考之則極其用之大而廣也至於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析其功之密而精也至於心正意誠知致而物格而要其歸之約也則斷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彼豈不知夫知也者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一

五

心之體也乃不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致知爲本而必曰修身也乎今旣不曰正心不曰誠意不曰致知而特揭曰修身則其意端亦真可想矣豈不以身心意知之本通爲一而格致誠正之莫非所以修其身者乎且偏言之則如論語之言知而身心與意未嘗不備其中槩舉之則知大學之備言大用全體則必要以修身而後爲極至於陽明先生之揭致知者則又自有說與大學之斷自修身者道同學而意各有指也獨不觀註中之所以訓知者乎曰知猶識也只一箇識字誤將德性之良知誘爲聞見

之記識由此以多聞多見爲致知以博古通今爲格物濫爲記誦侈爲辭章淫爲訓詁日俛俛焉求明於其外以是爲天德之良知也而聖人之學幾於淪晦陽明有憂之故於致知之上特爲點出良字若云大學之所謂致知者非知識也乃良知也故揭良知者意誠在於此也至其古本旁註一則曰只是修身二則曰只是修身而於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之旁註之曰知修身爲本斯謂知本斯謂知至此又豈其無見於此也而云然乎矧當陽明先生之時世方汨沒沉痾於訓詁辭章而莫知所以自反則致知之提

見程先生著

卷之二

六

知止說

或問註以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明德爲本親民爲末今予乃以知止者卽知本也則所云本末始終者義安在乎曰皆非也德與民一物也卽下文之所謂身

心意知家國天下者是也然而有本末焉明與親一事也卽下文之所謂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者是也然而有終始焉物既有本末則舍其本而事末者非也事既有終始則緩其始而急於終者亦非也此正教人以知止之法也若以明德親民爲兩物是岐而二之也以知止能得爲始終是不復知有明與親之實事也而可乎曰然則所謂定靜安慮者於學何所取乎曰斯義也易言之矣曰良其肯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入良其止止其所也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世之人惟不知夫身之爲本而本之也故反觀者既致墮於空虛而外驚者又以遺其本始卒茫昧而無有所歸宿也既不知止安能有定既未能定何由得靜既不能靜云何能安既未能安則睿智聰明一切無從出也何自能慮既未能慮則所云均平齊治者術數也權謀也所云正誠致格者聞見也揣摩也何云能得故所謂定靜安者卽所爲本無思爲而寂然者也心之本體然也不復其本體何由能慮所謂能慮者卽所爲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心之本體然也不復其本體何爲能得得者何卽德之貫通於事

見程先生著

卷之二

七

物而實體於已者也家齊焉國治焉天下平焉而知至意誠心正而身修然必自知止始也所謂良其背者是也此知本所以爲學之要也

格致義

或問致知格物學問之工蓋莫要於此也獨無傳者何與曰知非他也卽所謂意之分別者是也物非他也卽所謂知之感觸者是也除却家國天下身心意知無別有物矣除却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無別有知矣故格致無傳也一部之全書卽所以傳格致也如傳誠意則意物也而所以誠之者卽知也傳正心則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一

八

心物也而所以正之者卽知也傳修身則身物也而所以修之者卽知也傳齊家傳治國平天下則家國天下者物也而所以齊之治之平之者卽知也故格致無傳一部之全書卽所以傳格致也曰知之無別有知也物之無別有物也似也而所以格之致之抑何如以用其力耶曰難言也然非難言也抑亦不放於經之過也如戒自欺求自慊慎其獨知必其意之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而無有不誠而所以格誠意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身之有所忿懣恐懼也好樂憂患也所以使心之失其正者此也心之有不在焉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一

九

所以使身之失其修者此也而所以格修正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之其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教愐而辟焉身之所以不修者此也家之所以不齊者此也而必由其好惡之正而所以格修齊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正其身以刑家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必有諸已而後求諸人不令於民而反所好而所以格齊治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所惡於上者則不以先使下所惡於下者則不以事上所惡於前者不以先後所惡於後者不以從前所惡於左者不以交於右所惡於右者不以交於左推之理財用人一切同民之所好惡而不以已意與之而所以格治平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大率致字固兼體認擴充而格字亦兼察識格正所謂其次致曲喪致乎哀者寔足以盡致義而所云格其非心格于文祖有苗來格格物之格寔亦兼有其義也故曰非難言也抑亦不放於經之過也以格物爲去慾是不知物之非慾也體備於我者也其失也虛以格物爲感通是不知致知者非虛也格物者正其實于手處也其淪也寂以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是不知物理非外也遺吾心而求之無復有物理也其失也支是皆不放於經之過也

各以其意窺之不得已從而爲之詞故曰非難言也不致於經者之過也

此謂知本條答義

有生憲府考此謂知本題問曰知本果難言生等雖日侍先生之教講於知本之宗題到茫然難以下筆卽詞句稍條者義終不快先生曰此蓋合下來解者欠明之過未可專諉於諸友講貫之疎諸生因請曰此意必竟當如何看先生曰往年陳永寧曾問此于時永寧未契予學有難顯言謾答之曰且放下此孔門知本的一大消息也未可輕易談也永寧固請不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

十一

已數日而後告之今姑爲諸友一述之大率曾子八傳雖諸傳無不盡心而於止至善一傳尤爲喫緊留意首引邦畿以見止必有所次援黃鳥以見止所當知却引穆穆文王點出仁敬孝慈信以示止之善則却引聽訟指出知本以示止之歸宿聽訟一章原文在此知其非錯簡也備矣却引淇澳暗說明德之止於至善而自兼乎親民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諉今者是也以證只在知本却引前王不忘暗說親民之止於至善而寔本乎明德所謂親賢樂利皆自於上者是也以證必要知本大率聽訟者是求在人使民

無訟者是求在己求在人者其意非不欲民之無訟而訟不爲無求在己者其意似不着在訟上而訟不待聽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言聽訟非爲難必使民無訟乃可貴也此孔子語也無情二句是曾子解釋使民無訟之旨此謂知本一句是曾子傳釋經文之旨無情者不得盡其辭非禁之也所謂有耻且格自不忍盡其虛誕之辭也大畏民志者非威之也所謂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也必如此而後謂之知本必如此而後謂之知止予所謂本者止之地也是也獨言聽訟者蓋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

十一

全副當精神走向人邊莫如聽訟之顯者矣他日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陽膚之意豈不要向曾子討一聽訟之法曾子之答却只告以使民無訟之道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則顯然修身爲本之家傳也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則昭然使民無訟之意旨也知民散由於上之失道而知本可徵知得情之爲可於而聽訟之不足尚益審矣吾故曰此是孔門知本的一大消息也未可輕易談也三千莫不聞教曾學獨得其宗豈不爲信然哉豈不爲信然哉一時在坐者聞所未聞莫不踴躍稱快曰二千載未明之義先

生發之孔曾有靈含咲矣

大學考次序義

一大學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又曰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明道先生言之矣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惟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晦菴先生言之矣故欲明學者必以孔曾爲宗以大學爲竅大學不明烏取而識孔曾之宗章句定於朱氏古本復於王氏孰是孰非非一考訂信而從之卽大學之章次尚未覩倫理也而學何由明乎

見程先生書

卷之二

十二

一謂大學之有錯簡而考訂序次之者程朱也謂大學之無錯簡而一循用其古本之舊者陽明也古書之有錯簡者多矣何獨大學武成最著者但由千載而下邇觀於千載之前所以考尋而序次之者非有據莫徵也經者傳之案也假令經而缺焉傳雖錯無徵也無徵誰信所幸者經文具在也以此謂知本爲衍文以此謂知之至也爲斷簡此經文之所以缺也陽明先生之復古本是也今從之傳者所以傳經也經之序傳之序也明德親民止至善經之首揭也而傳誤在沒世不忘之下此昭

然簡之錯也晦庵先生正之是矣今從之

一聽訟一章蓋釋經文知本之義正示人以止之歸宿也故次止於信下非錯也今復其舊

一淇澳一條以證親民之止至善而自兼乎親民親賢一條以證親民之止至善而寔本乎明德皆以明知本義也教人以知止之法也舊本誤在誠意章下亦昭然簡之錯也晦庵先生正之是矣今從之

見程先生書

卷之二

十三

一致知格物孔爲之經曾不傳者非缺也蓋就物而言實實落落有箇物除却家國天下身心意知無別有物也就知而言實實落落有個知除却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無別有知也故傳誠正傳修齊傳治平而格致卽在其中也懸空傳格致不得也晦庵先生補之矣其是其非未論也只所云卽凡天下之物者不知舍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他復何物乎故格致無傳也曾不爲傳非缺也今仍其舊

一經者傳之案也古本復經無缺矣以傳釋經以經印傳孔曾雖在千載上其心固昭然如見也按經文採章句一循其理之序次是正之而略箋其義之要者附之古義諸篇後俾覽者得詳焉

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約言學之大綱知

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

慮而后能得申言止之為要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

則近道矣教以止之法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

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

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

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

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

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

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詳數事物各分其本亂

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

也又決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結歸知本知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

峻德皆自明也證言在明明德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證言

民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用極即至善詩云邦畿千

里惟民所止證言止必有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

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證言止詩云穆

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

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止之善則子曰聽訟吾猶入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

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只是修身為本此詩以證言止之歸宿

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

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

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

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證言明德之止至善而自兼乎親民詩云

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

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證言親民之止至善而寔本乎明德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五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

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

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

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

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

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

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

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

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

禮記

卷之

十六

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

禮記

卷之

十七

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逆

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鷄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

十八

見羅先生書卷之一

見羅先生書卷之二

無錫圖
書館藏

道性善編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孟子與世子豈一言乎萬語千言約其旨只是道性善豈獨語世子卽全書所道者皆性善也此孟子宗旨也他章或言情或言才或言知能知能者才也皆所以道性善也學必明宗要知其旨夫道一而已矣

一者何卽所謂性善也信得性故信得人皆可以爲堯舜也不從性上道善如何一得一到情上善不善雜出便二之矣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

一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孟子宗旨原是道性善故門人約其旨而記之者固曰道性善公都子約其旨而辨之者亦曰道性善道性善道情善界頭不可鵲突毫髮差殊天壤懸隔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性不可見言性者只是言其故而巳矣以故言性豈獨凡言性者雖聖人之言性也亦只言其故而巳矣程伯子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

便已不是性其意正爲此也孟子最雄辯舍故以言性恐孟子亦難下口也但孟子到此却有箇分曉凡感於情動於知能之用者孰非故也而利不利分矣利者何順也孟子只在這裏討分曉就其順而動者則知其爲性之本色也非順而動者則知其非性之本色也以故言性孟子之所以與人同也以利爲本則孟子之所以與人異也是法也亦不起自孟子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率性則皆道順動則皆性之本色矣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

二

性不可見可見者情而已水寒火熱標本豈容有二信得情故信得性情之可以爲善者性爲之也此吾所以道性善也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

性中只有一箇善而已何處得仁義禮智來蓋情之發而爲善者非止一端矣有惻隱有羞惡有辭讓有是非惻隱者孰爲之吾以是知其仁羞惡者孰爲之吾以是知其義辭讓者孰爲之吾以是知其禮是非者孰爲之吾以是知其智真所謂固有之者也順此而動固無有不善之情循此而作者

亦無有不善之才如何叫做才試以孺子入井喻之無智愚無賢不肖同一發怵惕惻隱之心是固所謂情矣至於作用則有大不同者或止於哀之而不能救或能哀之又不能救之或能哀之又不能救之而又曲盡其所以處之之道則所謂才也故愚以知能者當之正謂此也未有情善而非性之善者未有情善而才乃不善者率性而動皆非所謂外鑠我者矣

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所謂民之秉彝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

三

本

也性有恒秉故情有恒好所謂道性善者也性之善則情之所自來也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云云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如何說入井如何又說孺子入井如何又要說是乍見入井蓋入井者事之最可矜憐者也孺子於人最無冤親者也而又得於乍見是又最不容於打點者也以最無冤親之人而有入井可憐之事又忽然得於乍見不知不覺發出怵惕惻隱苦口

苦心只要形容一箇順字如何只要形容這箇順字蓋不順則外面的便有打點粧飾不與裏面的相爲對證矣此正所謂以故言性也以利爲本也正孟子道性善之巧機也而以爲道情善者非也故下文緊緊點出端字仁之善具於內而惻隱之端露於外義之善具於內而羞惡之端露於外禮之善具於內而辭讓之端露於外智之善具於內而是非之端露於外故孟子道惻隱者欲人信性之本仁道羞惡者欲人信性之本義道辭讓者欲人信性之本禮道是非者欲人信性之本智信得性而後學有歸宿若以謂道情善直於情上歸宗則有惻隱者亦容有不惻隱者矣有羞惡者亦容有不羞惡者矣善不善雜出教人如何駐脚所惡於智者爲其鑒也

性只有一箇善到情上善不善雜出矣世之用智者不知本其利之所由來而惟執其故之有多舛故或謂之性惡是據故之惡者言之也或謂之善惡混是據故之善惡混者言之也或謂之無善無不善是據故之無分於善不善者言之也或謂之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據故之有善有不善者言之也

也是皆所謂鑒也豈性之本然所自來乎以此言性必爽其真以此言天必乖其度蓋鑒智之爲敝如此

性猶杞柳也義猶栝櫟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栝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栝櫟乎

告子蓋有見夫世之行仁義者皆勉強也故有杞柳栝櫟之喻以爲必有所矯揉造作而後成也此正所謂鑒也孟子只就上點出一箇順字便一爲性一爲非性也昭昭矣所謂道性善也

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

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蓋有見夫人之善不善者隨其所習故有湍水之喻以謂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只一箇決字便是鑒處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者順也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者不順也順是性不順非性孟子云云皆所謂以利爲本也故

其理獨長其言最有據古所謂下令於流水之源者順也理意亦好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理義而受之

燕安時則理不勝欲窮迫際則欲不奪理孰重於死寧死不顧則羞惡之本真發露雖死不能奪也羞惡者孰爲之則所謂義之端也蓋吾之性原有是義也是亦所謂順也所謂道性善者也蓋欲不能奪理則湊根俱是性之作用矣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

六

仁人心也云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性有定體故言性者無不是體情意知能有定用故言情意知能者無不是用惟心爲不然以心統性情者也故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孰爲之體性其體也指用而言者孰爲之用情意知能其用也虞廷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豈有二心此亦所謂指用而言者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心豈有出入此亦所謂指用而言者也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則所謂指體而言者也而用在其中矣他章之言仁

必以屬性惟此章之言仁直以屬心求放心人只漫說必竟向何處求前念不管後念後念不續前念陽明先生爲轉一語甚好曰學問之道無他求仁而已矣亦是見得放之不可爲方所也求之無可爲依據也惟仁可求惟仁可求者則性之有常善也所謂夫道一而已矣不就一上認取何處歸宗

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此又以思爲言亦是指心之用而說故曰官不思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

七

則不能通微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豈有學而可以廢思之理須知思則得之得何物乎不思則不得也不得何物乎世之學者必謾曰思則得之者得此理耳理又何處安頓視無窮聽無窮物交之引亦無窮名曰思之同一往而不返樂記有之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之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此最得古人用思之理大率爲物引者只是不能反躬思則得之者只是不令知誘於外大者先立常止也小者不能奪此物交之

所以不復能牽引也立字非漫言確然有箇歸宿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

性有同善故心之於理義也有同然如何叫做理義蓋自性而言渾然只是一箇善自其所發端則或發爲惻隱而露其仁之理或發爲羞惡而露其義之理或發爲辭讓而露其禮之理或發爲是非而露其智之理是皆所謂善也則善之自然之條理也循是而發之各當其事理之則而不過焉則所謂義是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聖人知性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

八

善復其性之本善故得其心之所同然也是亦所謂道性善者也

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牴牾之矣牴牾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孟子百計千方婉婉轉轉只要發明性善然必竟無方拈掇得出必竟只是言其故而巳矣以利爲本而已矣乍見躊躇指點已勞念之人生有幾箇

陡然遇着這等光景有幾箇瀕死遇着這箇境界則何處討惻隱羞惡的本相來故又就日夜息處點出平旦時一段氣象其好其惡坦然一箇順機是又性善的頭面發露處也情善故才善性善故情善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真孟子道性善本旨也若不識宗旨於四端之外又去尋討一般夜氣豈不支離豈不重添繁絀

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心有放故做工夫着得一箇存字有不正故做工夫着得一箇正字皆是對治之法至於性上真是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

九

不可加得一物故只說得一箇養字養之法豈有毫分做作在孟子中只是道得一箇息字在大學中只是道得一箇止字息與止豈有毫分做作真所以養之之方也易之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正是性得其養自然的體段光景所謂不待存而自無不存者與存心之存其用稍殊欲識孟學之宗惟在性善欲識孟子復性之竅惟在一養生之謂性云云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性者生之理也知生之爲性而不知所以生者非

知性者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謂兩儀外別有太極固不可指兩儀而卽謂之曰太極亦未可朱子之解無極而太極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寔所以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理最精詞亦最確故中庸只說隱只說微只說未發只說不可覩聞大率顯見覩聞皆所謂發者也正告子之所謂正者也凡有知覺運動者孰非生乎若不本其生之所由而惟據其迹之可見則知禮知義者固知覺也而知食知色亦知覺也以至於知有食色而不知有禮義亦知覺也同一知覺同一運動可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

十一

云何者非生既同可云何者非性噫知孟子之不以生之謂性則知孟子之以利求故而必本其善之所由來矣

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孟子固命世之才告子亦非尋常之輩今古性學爭雄只有一箇儒釋不須遠取只孟子告子兩人辨處便是一箇的當底大公案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豈徒以關告子是卽所以闢佛老矣愚答涂生書有謂無善則仁義禮智從何植種側隱羞惡辭讓是非從何發由未嘗知義卽是

未嘗知性所謂性無善無不善也端的說得超脫只被孟子一眼覷破所謂性猶杞柳性猶湍水決排矯揉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一切皆知其病之所由來矣外之一字最宜玩味外與內對認得性善卽善爲性之固有故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錄我也此內之消息所由來也認得性爲無善無不善則總非性之固有故曰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此外之病痛所由起也一箇內之卽率天下之人而趨仁義而所以爲天地立心者由此矣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

十一

一箇外之卽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而所以爲生民戕命脉者由此矣愚故曰豈徒以關告子是卽所以闢佛老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

心者性之發靈性者心之蘊與仁義禮智正所謂性之德也君子之所性分定者恃有此而已根之一字最宜玩味譬之樹枝葉皆可見惟根不可見不可見然所以發榮滋長者皆根爲之也知根之爲義而性之歸趣可得而識矣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真善點撥到此又拈出一箇赤子之心須知赤子之心從何得來只爲性善之故人同此善赤子之心從何得來只爲不慮之故知赤子之心自於不慮而大人所以不失其赤子之心者其道之端的可知其來由矣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執形色而指爲天性固不可外形色而別求天性亦未可故曰形色天性也蓋直指也卽所謂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是也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徹見者乃敢如此下語耳然非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

十二

徹見者亦未可如此道也踐之一字最妙正是順性而動各還本則之意九竅百骸無一而非善之所充滿流布也如人行路信步踏去腳脚皆着實地是乃所謂踐也達聰明之則則耳目虛矣不能踐矣達慈孝之則則父子虛矣不能踐矣如何便能動不達於聰明慈孝之則須思其故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其心是盡心的工夫養其性具知性的工夫存之又存以至於無有不存而心盡矣心無有不存

而性得其養矣存養本是一路要析言之則養爲存之主意存爲養之工夫此事天之工而知性知天自其分內事矣求放心卽是存之之方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卽是養之之意故敢謂孟子復性之宗惟在一養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剛大直浩氣之體段也易之所謂直方大者是也要在養怕在害如何叫做養集義以生之之謂也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

十三

如何叫做害不慊以餒之之謂也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者何也蓋其爲氣也原是配道義者也性本善道義者善之流行也順性而動則配道義而出之氣所以充達性而動則背道義而行之氣所以餒無是餒也是字指道義無道義則氣餒也故孟子說浩然之氣亦所以道性善也故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不緣性之本善行之一不善耳何餒之有義內義外從茲判矣道善與無善無不善見各有由來矣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孟子認定了性善故情可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認定了情善故才無不善只怕人不信得性善無他歸宗故又以知能之良者表之知能者則正所謂才也知能之良者則正所謂情之可以爲善者也才之無不善者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孰爲之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又孰爲之也故曰親親仁也卽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者是也性中若無仁孩提之童如何知愛親敬長義也卽所謂羞惡之心義之端者是也性中若無義孩提之童如何知敬長達之一字義尤明白只是一箇順所謂火燃泉達充之足以保四海者此之謂也然充者非是尋取既往之怵惕惻隱來充達者不是尋取孩提之愛敬來達信其性之本善而知所歸宗達其性之本善而知能之用莫非良矣

見羅先生書卷之二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

十四

見羅先生書卷之三

論語大意

學而時習之章

開卷便說一箇學字堯舜禹湯文武以來相傳者傳此學也三千七十之徒相與講者講此學也要緊明一學字明得學卽所云時習朋來悅樂不愠一切皆有下落矣不然學詩書誦詩書無可習矣學事藝離事藝無可習矣人只漫說時習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易於乾象亦發之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必悟此而後學可明知此義而後習之道可得矣不然作輟進止之弊其容免乎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時習而悅渾然是箇明明德朋來而樂渾然是箇親民人不知而不愠渾然是箇止於至善必如此而後學之體用全也以時習爲明德人所知也以朋來爲親民人易見也以人不知而不愠爲止至善則容有未易知者大率以造詣之極至者當之矣而其寔不然也學問之道只是辨箇人分已分上的界頭在人分上做的便是小人在已分做的

便是君子爲仁由己由人乎哉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只是此箇消息而人不及知也豈有以人之知不知爲喜愠者而尚可爲君子者乎可以成德者乎

其爲人也孝弟章

有子真支離無怪象山之說大率學先知止見不歸宗自不免於此病夫子沒門弟子輩乃欲以事夫子者事有若不知是誰主見其不明孔子之學亦併昭昭矣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何處得箇曾子來微曾子孔子之學幾於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二

無傳矣孔子晚成大學獨爲交付豈苟然哉後章既欲以和行禮又欲以禮節和病亦坐此仁自是本孝弟是仁一事先儒之說不謬孔門講仁最熟辨仁之旨詳矣乃尚以孝弟爲仁之本也豈不謬哉若截出若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一句自善

吾想孔子真如天然就東方看昭昭也是天就西方看昭昭也是天就威儀文詞上看孔子固渾然是箇聖人就言行氣象上看孔子亦渾然是箇聖人所以就言行氣象上學者就爲育子這一輩就才識技

藝上學者就爲子貢冉有這一輩就文詞威儀上學者就爲子游子夏這一輩亦誰識其本領乃潔淨精微皜皜乎一物無有者乎當時門下士自顏曾冉閔外大率見不到此姑以言行氣象求之則如有子者亦想見其必有可觀者矣諸弟子所以謂之近似者矣

巧言令色章

先襄敏曾同劉南郭講學於安定書院時有講君子中庸章者南郭云公最善說經如此書恐無別奇論襄欽曰此書正好發疑何得無論小人之反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三

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眼前悖理非法誰非小人恐無他反中庸的分所謂反中庸而無忌憚者其人亦非小可矣大率如荀卿非十二子章所云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者是也故能變易名實顛倒是非使人惶惑迷亂而失所守如楊朱墨翟告子荀卿之輩此其所以能反中庸也此聖人所以深致闢也若如世怙侈滅義者縱無忌憚只是成其一人之罪咎而已焉能反中庸乎一時聽者殊有省巧言令色鮮仁辨亦在此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

聞在家必聞就論語中發此義者非一靜言庸遠象恭滔天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則在虞廷已開之惡之矣此行偽而堅言偽而辨順非而澤如少正卯者正所謂鮮仁者孔子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

吾日三省吾身

愚答董蓉丈書有云三省則修之矩度一貫則止之淵源真孔曾相授守一道也然讀者尚恐不知三省便是一貫則猶不免仍舊之說將三省做隨事精察已前一段事一貫作真積力久已後一段

見程先生語

卷之三

四

事是曾子未聞一貫之前是一樣工夫既聞一貫之後又是一樣工夫矣如此其可通乎聖人之學論主腦則合下便是一貫論條理則到底是要三省三省不是有間斷的工夫不是無主腦的學問一日之間除却為人謀與明友習師友更有何事除却此三輩交接更有何人是一日之間自朝至暮無時而不省即是無時而不修也故曰不是有間斷的工夫忠是誰忠信是誰信習是誰習故愚曾有曰三省只是一貫九思只是一思者省其所止者也三省吾身一所謂知本者也故曰不是

無主腦的學問樊遲問仁孔子告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繁舉三者以盡一日之交一日之事而主腦只是求仁正是知本消息至於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又斷以無常變險夷而一之矣何其重之密耶蓋主腦所要歸宗而條理必用致密止修兩法在論語中雖未挈出而默默做手矩度不易此矣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是曾子一生用省身工夫的證驗動容貌斯速暴慢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正顏色斯近信矣三斯自何而來從本流出非由勉強是曾子省身學問原有本領的證驗予故曰三省則修之矩度一貫則止之淵源謂孔曾相授守一道也

見程先生語

卷之三

五

弟子入則孝章

弟子者與弟子職之弟子不同猶呼二三子云云蓋呼門人爲弟子而告之也孔門之學雖以知本爲宗而文學言語政事經世科條一無所廢豈獨今人有科舉之累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辭之輯矣民之治矣蓋卽三代盛時以行進人文詞之學亦自廢不得也不但廢不得矜長而角技閭閻而誇多者弊亦不容免也故雖孔門弟子本領稍輕者

亦不免著重於此此聖人所以呼其名而告之也
分別本末使知先後謂入孝出弟愛衆親仁是本
學文是末有餘力自不妨於學文蓋經世學問文
原所不廢者只不可紊其先後之序急於學文將
本領之務反玩忽而不加急耳明道先生有云若
有本則文自至矣又云且省外事但立誠心其文
章雖不中不遠矣又是推進一步而說卽學文之
能事便從餘力中流出一以貫之矣

賢賢易色章

愚嘗謂四科蓋據陳蔡諸賢一時所長而說不但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六

聖人無四科之設且亦非諸賢終身之定品也蓋
記者欲列其名不得不就所長戶分之此蓋作文
之法未有直綴十人之名一無科別而可以成文
理者也後儒因謂聖門有四科之教且以四科定
諸賢終身之品則過矣大率聖門之學只以德行
爲宗道在經世文學政事言語之用諸所不廢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本末之分昭昭矣豈有聖人教
人而有文學之專科政事言語之別業乎子貢卒
聞性與天道子游所造亦深季路升堂爲曾子所
畏後來所進皆不可量惟冉求有聚斂之罪宰我

有短喪之疵則就列在諸賢尚應覲汗非吾徒也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愚嘗據此以冉求爲孔門
既黜之徒而歷代因之尚巍然崇祀在十哲之列
始終只成文學合下就爲定品者子夏一人而已
如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不
知前四句所指所幹者是何事後二句所指爲學
者又是何事是分明一箇文學的科曰矣又曰博
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不知上二句
所云博所云篤所云問所云思者是在何處用心
下一句所云仁是從何處討出是又分明一箇文
學的種子矣只爲聖門之學以求仁爲宗以知本
爲要故其言論之間不得不管歸於此耳而其實
精意誠心全副精神倒歸文學一路千載而下猶
可想見於辭氣之間也吳氏見不及此乃以抑揚
太過恐其流弊至於廢學又不知其所指爲學者
何事大率宋儒自周程外其所見者畧不出此則
其所謂廢者正文學之學與上章夫子之言原不
足相爲方比也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七

論語全書只以求仁爲宗其實落做處却以修身爲本蓋經世之學舍修身爲本別無有他途之可以架空陵躡者矣徹內徹外步步要着鞭徹人徹己步步無空缺然後本常立身常修而仁體乃爲無滲漏也不重則不威非飾貌也學爲之不固矣主忠信非止一時一事也程子所謂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卽所謂仁是也然又須求輔仁之友異趣者勿與交求日新之益過改者勿容吝何其工之密耶何其工之密耶只揭出修身爲本宗旨一明亦何曾見他多了頭面何曾見他着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八

在支節却如此節節提點用來反覺緊轆

慎終追遠章

慎終追遠民德何以便歸厚真不消在家國天下上分半點精神也他日又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而其傳大學也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悖所藏子身不忍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真掣定一箇修身爲本一以貫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子禽問夫子至於是邦也章

愚嘗書與弟樞有云聖門學者淺深造詣雖殊宗

旨知本則一蓋皆不求之人而求之已所謂不在人分上做工夫也陳亢之疑只爲信不及此渠只見得當時資緣扳附之輩乘危僥倖之人多少費心勞力曾不足以動邦君之一盼而夫子轍環周流所至輒蒙尊禮下賢圖治之主知其不可多望於天下而以謂夫子之必有求矣此處若不明本必與他理辨之楚時夫子如何不曾求之齊時夫子如何不曾求周羅對證如辨是非不但夫子之心跡未易以明而學問之旨亦終於不明白矣子貢却達此也故不與他理辨直從夫子上點出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九

溫良恭儉讓渾然太和元氣盎然通理黃中善戲謔今直認夫子作求只是異乎他人之求不會在人分上着半點精神耳至今千載而下讀之猶可想見其氣味多少深厚其識趣多少高遠其度量多少寬洪其感孚多少神妙詞說不繁意有獨至豈獨夫子真是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以來相傳脉絡總只一箇異乎人之求之一是皆以修身爲本而已矣後之學者只不明此所以高騖虛玄卑流功利抑誰識溫良恭儉讓之透體露心渾然一天之命者乎

父在觀其志章

無錫縣志
書館藏

此章原說人子事親之道舊說誤爲觀人之法若謂聖人於觀人外又別設一觀子法矣理謬甚著習者不察耳先意承志承顏順志與昔賢所爲養志者原是事親常法然只父在則志可觀若父沒後獨有行可見耳父沒而不敢讀其書母沒而不敢執其器親既亡志不可見可見者獨此而已故父沒則當觀其行然猶未也必三年之久見父之行如見父之心觀父之遺如觀父之面率由而敬守之乃真可爲能觀其行沒而不忘其父者也此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十一

其所以爲孝也他日曾子亦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想見當時不但諸侯卽世祿家亦自有一家之政爲子者一旦嗣職任情喜怒頓革前章顛覆典刑如湯太甲統禘膏梁若此者比比皆是矣此所謂可慨者也此夫子之所以有云而曾子有感孟莊復稱其賢以警世也

君子食無求飽章

聖人論學要緊關防只在理欲之辨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居養食色此豈易制之欲多少英雄

豪傑陷溺不得出頭只爲牽制於此而世每易言之大率儒學久不明不朴實頭立箇歠壽不貳的

志氣朴實頭下箇斬釘截鐵的工夫帶水拖泥合下來久不清楚矣所以十無五就孔子却老實動頭就要判之以此如曰士而懷居不足爲士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未足與議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其稱顏子也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稱子路也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十一

本

耻者其由也與至其自言也亦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中富而可求雖執鞭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而已何等斬截伶俐其志氣所以常伸身主所以常健做得發憤忘食不厭不倦的工夫也故敢自信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只不如丘之好學耳後之學者大率不咎志却只咎稟其寔除却孔子顏曾而下氣質果盡無其人乎只爲合下在這裏斷不清切耳敏事慎言求友自是好學之事假令安飽之心少爲掛帶則雖有慎敏求益之心其能一以志嚮往而無別有二三之

牽掣者乎此可謂好學所以必先斷之於此
貧而無諂章

六經無閒說詩亦莫非學也故不明乎學不可以
言詩必明乎學而後知詩之比物醜類無非所以
爲學也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
小子何莫學夫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
面而立也與故不明乎學而與言詩是直以爲朝
風侮月玩弄光景之具而已烏在其爲詩乎故子
貢之悟如切如磋子夏之悟繪事後素或因學而
悟詩或因詩而悟學而夫子皆與之曰始可與言
詩也已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十二

本

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聖人之學只要在人已上分別得下手明白使人
學有歸宿不患人之不已知是昭然在自修上做
患不知人豈是向外求討他日又曰不知言無以
知人也知言者正與孟子知言意同恐在我之權
度少不明則似是之邪說得以惑知人者却與中
庸知人意同蓋恐賢否混淆足以亂德則患不知

人亦正所以爲自修實力而非徇外而爲人也與
後章求爲可知其詞異其旨一也
爲政以德章

夫子嘗稱舜矣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
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墳典丘索未攷者姑未道
只夫子刪定二典之中曆象授時明刑敷教封山
濬川是有多少作用孔子一切不道而獨稱舜之
無爲後儒到此撥置不下因爲之說曰聖人作事
雖甚張皇一切順天之道因地之宜量民之情魏
巍乎其有成功也要之一自然而已矣此其所以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十三

本

爲無爲也所以不病於有爲也嗟嗟是求其說而
不得從而爲之辭者也言雖近似理却不然時雍
於變協和風動何等盛治此豈制度文爲作用經
綸之所可致真有不賞而自勸不怒而自威拱手
垂裳不動聲色而躋斯世於仁壽之理者孔子之
意蓋直以唐虞之盛治舉而歸本於一恭己而已
矣試看後來豈是法制經綸較之唐虞有所未備
山無可封矣川無可濬矣曆象授時比之古人較
精密矣其所以治不古若者只爲穆清之上所以
端本澄源者少古人恭己一段精神耳爲政以德

意正主此故直以擬之北辰之寂然居其所而衆星自爲之共向也學貴明宗辨正在此少涉施爲便流末上卽令治可小康總是以法把持於知本一路之血脉經綸去之遠矣

詩三百章

思無邪足以集全經之義此詩所以無非學也大率雅頌二南固是賢人君子之作卽鄭衛之淫風周末之怨刺亦未必皆出於淫奔讒慝之口如後世之所謂詩史者端人正士傷事感時托爲之言以寄其志者耳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十四

木

道之以政章

王迹旣熄列國分爭時至春秋德義之風掃地一時英君哲輔號稱有志於治者亦不過以法把持如管仲之作內政子產之鑄刑書此其賢之尤著也而其作用不過如此雖其一時亦少收約束整齊之效而格心向化去盛王之風致遠矣此聖人之所以感而嘆也蓋政刑作用極其氣力止於能使人之苟免而其無恥者猶在也子賤之治單父也適信玉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卽釋之鳴琴座上坐拱雍雍只不知子賤何以致此蓋必如子

賤之所以治單父者而後庶幾乎道之以德必如夜漁者得小卽釋之而後民之從化者庶幾乎有耻且格也欲明政本者於此觀矣

吾十有五章

後人每以聖本生知非學可至于貢亦曰固天縱之將聖也果生知何待學乎然以予觀於吾十有五章十年一積學十年一進級淺深分數次第稱量毫髮不容以僭差陵躐者又似全是學也曾語一友人曰生而知之者生而知此學耳重在學非生知者便無待於學也此不學者民之所以爲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十五

下也其友未之能信予曰試發一問孔子曰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試說孔子十五志學時卽如此耳順從心否必十五時便能耳順從心乃是生成若必六十後耳順七十後從心必竟還是學成其友默然無以爲對予因曰聖人無誑語豈有孔子之聖而作誑語之理說三十而立必竟是要十五年工夫到得立說四十而不惑必竟是要又用十年的工夫到得不惑知命耳順從心皆然其友曰然則後人之所謂生知子貢之所謂天縱者其說妄矣予曰却又不然必竟孔子生知陽明

先生曾有言曰聖人志學便是志不跲矩之學誰人十五歲時微見性分之全踏定脚跟到底歸結予故曰生而知之者生而知此學耳故謂夫子明學之蚤爲生知可耳謂夫子德成之蚤無復待於學也豈其然乎

孟子伯游夏懿子問孝四章

孔子之學以仁爲宗開口說仁盎然和盤托出人自不知耳如武伯問孝答以父母惟其疾之憂武伯所問者人子之道夫子所答者却是父母之心就事言之判若不相家涉以意體之父母之心克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十六

渾然與子爲體人子之心亦如父母之心渾然與親爲體孝又何足言乎記曰服勞奉養是直孝之疏節耳有真愛必有和氣有和氣必有婉容未有子心與親心爲體而服勞奉養之疏節反有不至者也此所謂不必道者也下章不敬何以別乎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意皆類此大率只是教人於本上求而不於服勞奉養之末上較疏數也懿子一答却與此稍不同蓋因病立方其標證之所當治又有最急切者于是時也公室弱私家強大夫之家所用者一切皆諸侯之禮歌雍以儆

八佾舞庭不但諸侯又僭天子之禮矣此雖僖子之賢其家庭之際父子之間亦有習用而不察者生所事歿所塋祭何嘗一循其大大之名分品節而無有僭差踰越者哉故因其有孝之問自牖而納之約焉知所以奉親者當處親以安則必思所以安親者當處親以道所謂陳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此三都之墮所以不煩兵革而就戢也然則無違之答豈獨以正懿子強公室杜私門相事攝行其作用之大端已略見於此矣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十七

視其所以章

身修可矣然而必曰正心蓋心不正身不可得而修也必曰誠意蓋意不誠身不可得而修也必曰格物必曰致知蓋物不格知不致身不可得而修也聖人欲工夫必自裏及表透體露心不容毫髮之間故其憂人也卽用此法既視所以必觀其由必察其安蓋必如是而後謂之真人必如是而後謂之實學虛知見虛意氣固是當不得數或作或輟有爲而爲壯齒耆年決難合一大率世間節小行矜小廉善事美名亦恒有之只到觀其所由便

有多少夾襖更復察其所安真令腎腸俱露毫髮無遁情矣然以予觀之世間人雖不曾有孔子的實學至於觀人則無不具孔子的眼孔求全責備推毛求疵真所謂至愚者亦如神也嗟乎世之喜於觀人備於責人如此而學者自修尚可不一循孔子矩轍而欲挾半假半真之學術以盜名而欺世乎

君子不器章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又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吾少也賤故多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十八

能鄙事觀此則聖人之不貴多能也審矣君子小人大小之分量明矣故伎倆旁通不可指名不器所謂君子之不器者豈以此乎大率拘方守局必信必果如小人之硜硜者則正所謂器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大人之無適無莫者所謂不器也管子豈非通才只爲學不見道不免爲器小賜也達矣少落知見之科銓貴可稱亦終不免爲器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則真所謂不器者也孟子又表而異之曰孔子聖之時者也曾子又就上而湊底點染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

已則併與其所爲不器者和盤托出矣須味須味子張學干祿章

聖門無干祿之學子張雖務外豈有顯學干祿之理但其最初發心不是徹底性命故其出入起居游息藏修未免有近名干祿之意耳大率當時學嘗游於聖門雖未嘗事干祿之學而用世之意人具有之矣所以三年學不志於穀不易得也孔子之所以嘆也此章則是自牖納約因其有干祿之心而教以自然有得祿之理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是即富貴功名亦一切不須向身外討也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此等議論皆是孔子不得已而爲言蓋無奈天下學者不能忘用世之意而教之以反求諸已也

哀公問子二章

哀公問曰子之問大率要求之民孔子所以答之者只是反求諸已臨之以不莊而強民之敬必非心敬孝慈不率於上而強民之忠必非心忠好惡狎於一偏舉措率乘其當而強民之服民之勸必非誠服誠勸有諸已而後求無諸已而後非所藏乎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王道術真只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十九

此而已

子奚不爲政章

愚答鄭邦章書有謂勢分破性分乃得出頭以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爲孔子一生所受用處苟有用我暮月而可三月無君皇皇汲汲夫孔子豈不欲爲政哉然止則止速則速進必以道又若毫髮無所濡情論者祇知其爲自守之義而又未知孔子之微見性分大行窮居遇不遇兩於我無加損也故曰施於有政是亦爲政非孔子誰能道此必竟達是達窮是窮乘勢去勢有位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子

無位相去不啻霄壤矣因憶大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寂然無所榮美廷臣咸荐亦祇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而已帝復試之女於時觀厥刑於二女卒以天下授舜而舜罔弗克勝舜亦未嘗改弦易轍別爲道以治天下此愚所以每謂處爲洙泗出爲唐虞竟幸孔曾授守一道是亦爲政孔子之言真所謂言大而不爲誇也

子張問十世章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因往推來蓋朴朴實實曉其事理人情只

是如此耳原非有識緯術數之學然以予考於孔

子平生則殊有可訝者如夢奠兩楹謂子貢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賓王夾之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作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此曉然萬世王祀兆也其可異者一也春秋諸侯功德莫盛於五伯五伯莫盛於桓文孔子作春秋詳之序書則略之文侯之命繼之費誓費誓之後卒以秦誓蓋文侯之命周之始東也孔子猶有望也又四十九年則爲春秋初矣知周之無可望也故繼之以費誓也蓋有望於魯也魯又不可望也繼周而興者其必秦乎蓋灼然知代周者之爲秦也此又一異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大率孔子雖不用術數之學而誠精神應固自有可以前知之理傳記中所載白牘等事亦畧有類此者

君子無所爭章

君子必無爭有爭非君子故孔子引射爲說射以觀德正以明君子之無爭非謂君子之惟射爲有爭也其爭也君子一句理正而語譴想見當時縉紳學者角技矜長微名競進雖甚賢者見道少不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二十一

真亦不能以破此卒之名位未得兩墮於小人之歸是其爭也直以爭爲小人而已故夫子曰其爭也君子蓋借其爭而反之謂其所爭者爭爲君子而已他日又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亦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不怨勝己是到底無爭之證反求諸身是必竟爭爲君子之證

周監於二代章

文中子曰吾視千載而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爲政者有所持循美哉周文其盛備信莫有以加矣然以予攷之從古如斯經制之文斷然後代備於前代蓋非前代之智不足或風氣之未開或時局人情之未壞所謂不先天以開人雖聖人亦不能預爲之所也周文何以郁郁夏監於虞矣殷又監於夏矣代相爲監而周適承其備焉此周文之所以郁郁也而後世因以謂周用文治者過也謂孔子寤寐欲行周公之道祇欲修其經制之隆者又過也田周而下代亦相爲監焉其攬權馭下之制防奸革弊之工又有爲周公智慮所未及者雖不必比隆唐虞

能使四海永杜亂萌而國家常保中治則雖以堯舜復興有未可遽易者故予每謂後之治不古若者豈經制之略不古若哉所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所缺者蓋在彼而不在此也

成事不說章

愚每謂只本末始終四字括盡經世之竅爲孔子一生悟門豈獨自處卽以正君導友其先後之權亦卽就此要明白矣故曰成事不說非不說成事貴其未成而說之也非不諫遂事貴其未及遂而諫之也非不咎既往蓋不欲及既往而後咎之也皆所謂知所先者也一落後著不惟人之善惡無可救改而我雖有忠愛之心亦無所措其口

管仲之器小哉章

夫子平生最取管仲之功在春秋時亦看他箇人物只惜其不明於學最初發心只爲富強之計求可求成而無正心誠意之功爲之本領故功成之後不免驕氣之生傲狠奢淫相繼而作以不保其終也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若曰管仲之功則大矣管仲之器則小哉三歸反玷正是器小之驗而

或者不知也不儉非器小不知禮乃所以爲器小也驕溢之後一切越分踰禮不復自知也因憶堯舜若非知學則當地平天成之後生了多少驕慢而方且兢兢方且業業後世儒者謂堯舜事業只是一點浮雲過目雖就性上視之卽以堯舜之度量胸襟直看得天來大的事業亦只如一點浮雲過太虛也必如此而後謂之器大必明於此而後知管仲之所爲器小

居上不寬章

就全學而言之只是一箇知本只是學以修身爲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三十四

本就一事而言之又自有一事之本所以止亦有全體之止而亦有一事之止也雖然有一事之本而又非判然各自爲本總之只是一本雖然有一事之止而又非判然各自爲止總之只是一止觀穆穆文王節此義發得最著愚亦屢言之矣居上不寬節註中所云居上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正是就事就時點出一事之本譬如仁敬孝慈信必竟隨事隨時要以各中其則而會其歸又只是一箇緝熙敦止而已各點止字最是曾子妙手會得時真是活潑潑地令人手舞足

蹈而不自知也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章

富貴貧賤是仁之兩敵故貪富貴厭貧賤是去仁之兩案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所以仁存厭貧賤仁不存矣浮雲富貴仕止久速一切斷之以道所以仁存貪富貴仁不存矣此蓋聖人點出顯然之公案以勘天下之學者口未嘗不說仁心亦未嘗不悅仁只一到富貴貧賤失得之際便墮體黜聰現出本相世固無有不仁的君子然亦烏有貪富貴厭貧賤之仁人乎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渾身是欲體軼底無有仁而尚以稱於天下曰君子誰則信之聖人辭氣雖平語意甚切玉未琢前猶索辨金經煨後更何疑煨而流猶以冒稱爲君子者吾見亦多也此雖勘之已清猶恐體之未密說到無終食則自朝至暮念念此仁矣說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無久暫無常變念念此仁矣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豈有毫髮間斷故聖人繫象於乾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看來無別巧只有自強兩字是仁之命脉便是富貴貧賤之對頭人生世中其所遭值件件有之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三十五

非富貴則貧賤非造次則顛沛若不靠得自強如落絮遊絲管取拖泥帶水東倒西歪立站不住故惟自強乃能不息果不息卽是仁矣

朝聞道章

如何叫做聞道如何朝而聞道便夕可以死知聞道者之可以死則知不聞道者之不可以徒死矣不可死非惜之也正所謂浪死也虛生也此聞道之所以爲吾人要緊事也必竟如何叫做聞道顏子三十二而蚤歿孔子慟之時亦惜之然愚以爲顏子無可惜也世之耄耋期頤而學不顏子若者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三六

本

乃可惜也老子亦云死而不亡者壽故孔子豈樂聞道者之速于死哉真有見夫不聞道者之不可以死而聞道者之無病於死也死而不亡其是之謂乎他日又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此等話頭皆確確實實有箇證據有箇歸宿非影嚮依稀謾爲之語也故僭嘗舉此兩案以勘深詣之士大率到此茫然少見有下落者

士志於道章

孔子最朴直其勘學者只就毫髮幾微之間便察見你全體腎腸跟脚食不求精衣稍求飾敬祖之

袍少有愧於狐貉孔子便將做天來大的罪案故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蓋直斷以爲貪富貴厭貧賤之種子也

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無適莫卽是惟精義之與比卽是惟一故無可無不可非真漫然無所主如昔人所謂可否之間和光混俗者也孟子最知孔子故就上而面下箇註脚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就上面定箇品分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可仕可止可久可速一切都無成心則仕則止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三七

本

則久則速毫髮無有滯滯其無可者乃正有真可無不可者正有真不可也時字卽是義字予每謂義無定位緣時勢人情而爲之低昂損益者是也胸中若有適莫則其體不虛主宰若非比義則其動必妄比於和光混俗者固迥然殊科而視信果之硜硜者亦超然別調矣

不患無位章

開卷說人不知而不愠已定學問宗旨故全經隨事隨機懇懇教人無非此意無位者人分上事所以立者則已分上事已知者人分上事求爲可知

者則已分上事分得這箇界頭明白而後學有歸宿學有歸宿而所以經事宰物長民輔世至命盡性者一切不待於外求矣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就論語一書細考孔學確然求仁爲宗下手處斷然修身爲本此愚於答甘丈書已略道之矣一以貫之豈是曾子創聞孔子創說而門弟子輩乃絕耳未有知者乎以予觀之求仁固是一貫知本亦一貫止於至善固一貫修身爲本亦一貫但尋常教人下手只得就實處點就實處點亦無往非一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三

本

貫工夫因曾子已徹悟偶然就大旨上提就大旨上提故無意中道出一貫名字想見一時在坐諸人必無冉閔之輩假令有冉閔在焉則孔子之告決不專主一人門人之悟亦不止于曾子一輩矣斯時也得無孔子亦既老而曾子之學亦正及其成乎大學之傳彷彿就在此際必悟一貫而後於知本之旨爲有契也必悟忠恕卽是一貫而後修身爲本之旨爲有實也蓋夫子之所以告曾子者是就大旨上提而工夫在其中曾子之所以答門人者是就工夫上說而一貫在其中唯處應之無

疑固見曾子之悟忠恕上答之無拘乃更見曾子悟之盡也假令曾子因門人之疑而覆解一貫卽是盡蛇添足而一貫之唯卽不可以語真悟矣如此道來真如水月鏡花兩相對照說是二又是一說是一又是二脫胎換骨出神還虛非徹悟不能至於此也偶記佛偈有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之語以忠恕明一貫真如鏡之鑑形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也

君子喻於義章

前章謂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只爲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三

本

人品不同故不但好處自成其品卽過處亦各從其類南轅北軫燕越殊趨縱失跌其路頭亦自定也此予所以每謂論人先定品論士要辨志若只就其一事一言之偶合於道雖小人亦有之矣一事一言之偶違於理雖君子亦有之矣要之其品定爲君子則其所喻者只有義雖過處亦可以知仁也故曰君子喻於義不必事事協中如子路之結纓屈原之沉石要之其所知者只有義故其所喻者只有義決不向持祿榮身苟免偷生利分上走矣小人反是

見賢思齊焉章

子貢方人夫子誚之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理雖正語似謔若非自治有餘那得閑工夫去人分上生較量平真是見賢則思齊不暇見不賢則自省不暇步步反躬自責自治所謂夫我則不暇真夫子自道也子貢一生病痛只在於此故交友則悅其不若已者師商孰愈回賜短長一切皆此見解此病非小病大率學不知本之故所以一向外覓只在人分上作求討也思齊自省真是學者日用交遊訣竅反之已卽是實學求之外卽是方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三十一

人

古者言之不出章

言行相顧大率難事未論行濁言清口堯舜而心桀紂者卽口說顏曾而行僅同於游賜猶爲不掩其言躬之不逮古人之所爲耻者耻此也若曰口堯舜而心桀紂是言與行兩相違背矣又烏用耻乎下章訥言敏行意亦倣此

德不孤章

每謂誨人不倦正所以明爲之不厭明德在親民決無有獨成之理堯舜德爲聖人尊爲天子猶取

資於卿佐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都俞吁咈勢分都忘渾然師友氣象此萬世講學修德之模楷也必如是而後學識其大必如是而後德體其全不然曲善偏長自矜自好以稱於鄉里曰善人可矣大人之道則繫乎未有蒙也故曰德不孤必有鄰孤立而以稱有德無鄰而欲以成德者我未之前聞也三千七十世徒知其不可一日無孔子一日而無三千七十亦烏覩其爲孔子者乎小乘安樂絕人逝世亦真所謂果哉末之難矣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三十一

見羅先生書卷之三

見羅先生書卷之四

無錫
書館藏

論語大意

子使漆雕開仕章

曾點漆雕開就論語所記觀之識趣之高顏曾外諸賢無與比者童冠偕樂彷彿老安少懷吾斯未信直與是亦為政氣味相方大行不能為之加窮居不能為之損矣孔子一生學力只有這些受用為二子一眼覷破正夫子所深望於諸賢不可必得者棲棲皇皇七十說而不遇甘老洙泗之間無所畔援歆羨賞心者能幾人哉

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章

浮海居夷千載之下讀之令人惋嘆想見孔子必有大不如意之遭且察見時局人情有必無可行之會憤懣無聊而後發此小小不平語意之間不應便至甚也嗟嗟可痛矣千載之下儒衣儒冠者徒誦孔子之書誰復知孔子傳經之苦素孔子之道誰復念孔子行道之難苟知其苦難如此真是萬鍊千磨僅傳一緒以遺教於人間矣尚忍觀其蔽昧敝壞而不章耶

子晝寢章

註疏本作宰予晝寢故有朽木糞土之喻正與懷居義例相同理亦有可通者若只偶晝而寢於向晦燕息之道雖背罪責未必便至於此繼之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則其意益更明矣車美可鑑昔人料慶封之必死土木勝恐其不安人也室美者亦謂之晝寢之行正懷居之意此孔子之所以深責也吾未見剛章

剛喻金慾喻鉛有慾者不剛真如金之和鉛而必軟也孔子只是見得清勘得到所以詞簡理切至

今移此判人無有一不驗者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章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銖兩取舍可以見心言意幾微發聲微色平情極難事平得情即坦然盎然無不是仁之流行矣分量乃大矣不欲人之加諸我者即不欲以加諸人此豈易事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然在這裏却正好下工夫也故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及告以求仁之方却又道不出此

夫子之文章章

他日夫子謂子貢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而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夫不言何述其理明矣今日言性與天道又何爲其不可得而聞乎一方擊鼓十處齊聞明敏無知子貢豈有夫子言之舉衆聽之乃獨不得聞者乎今時學者穎悟未必及於子貢承傳先輩之語出於口入於耳卽自以爲有聞豈不謬哉此程伯子所以謂性與天道自子貢不可得而聞蓋要在默而識之也橫渠先生亦曰聖門以了悟爲聞諒哉

見羅先生書

卷之四

三

晏平仲章

久而敬之不但晏子之美蓋萬世與人交之要法也只敬了便諸賢不投諸疑不作友朋疑間之端雖云多有其弊總自不敬生來

孰謂微生高章

孔子度量雖許人改過然法度嚴其律人最密乞醯一小事便不許微生之直何其斷之刻乎然却非刻也此正微生忽處忽處正是真處一事之虧全德之累昔賢之論每每如此而學者往往欲以意見承當言說架度不復知以修身爲本以細

行爲不足矜也豈不誤哉

顏淵季路侍章

子視千載而上明學問於廟堂之上者唐虞也明學問於林壑之間者洙泗也其臣主之都俞師弟之切磋言人人殊大宗大旨未嘗不協於一故學者讀經最要就此理會子路之車裘共敝顏子之無伐善無施勞孔子之老安少懷氣味淺深分量大小自有不同然却不可苦爲較量分別只要見得車裘共敝是甚麼樣的心腸其學問是甚麼樣的王意無伐善施勞是甚麼的心腸其學問是甚麼樣的王意老安少懷志誠大矣亦看他甚麼樣的心腸其學問是甚麼樣的王意蓋吾輩學爲聖人只是學得聖人之學却不能驟然躋得聖人之等若不從學旨上計明而妄從德上摹擬是爲徒躋陵躋者終無到手之理不從明學上講求却從分量上考較便是末上便是向人分上求敝舌疲精到底無學明之理子路小顏子大孔子化儘力講明講透講去只是孔顏分上的事於已何子已矣乎吾未見章

舊者寤語有云改過固難知過尤難到得知過改

見羅先生書

卷之四

四

過已易爲力矣常情有過未論不肯改先自不能知蓋玉人公坐家昭管者少也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其稱顏子也曰有不善未嘗不知不知孔顏何以如此他日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曰有顏回者好學指其實只在不遷怒不貳過予以是知所云好學者之常止也不貳不遷常慮也又答詹德甫書斷以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正是只愁不止不愁不知義皆與此相發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何以難得如此嗟嗟斯嘆也其在曾子未成之先顏子既亡之後乎蓋正所謂好學之人卽三千七十多聖人之門牆者亦不可多見也

見羅先生書

卷之四

五

十室之邑章

孔子平生不以賢知先人故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至於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亦曰何有於我哉何其謙之至也獨於好學則平生直以自當亦不多以許人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又曰我非生而知者也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

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何其任之甚也愚嘗因此考之孔子雖云天縱之資自人觀之一切見成無待於學由孔子自看學既入頭却是把定脚跟步步挨將進去今志學一章每十年方纔換出一段風光進一階級若說孔子十五歲時合下便能耳順從心則天下之人固不肯信若說耳順從心必待六十七十則孔子分明學就不是生成孔子實信得這步好學之功所以實承當這句好學之任實承當好學之任不是自誇正欲天下後世學者實信受奉行好學這句底幾陟聖躋賢世間多有其人而渠亦不致枉費了一生的苦行直以其資稟少美便謂之父母胞胎裏長就了的不曾費半分的工夫也豈不惜哉

見羅先生書

卷之四

六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章

聖人說好學何其與後世異不遷怒不貳過當思此等如何謂之好學遷說不貳怒說不遷怒矣微矣不徵色發聲豈足道哉正所謂不遠復無祗悔易之所以頌元吉也又當思顏子是用何學問之功以能如此他人同學聖人是用何學問之功以不能如此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後儒論學開口便說心一部論語言心者只是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一句不知學者亦曾思之否若肯作一思則真有無窮的道理合作商量有至妙的機關合當究辨試發一問如何叫做心又如何叫做仁孟子曰仁人心也後之學者相沿說心即仁也果然心即是仁則說了心不必更說仁說仁又說心疊床架屋違者背而去之謂異體者乃有背同體者不相違三月不違仁幾希二物至者至到之義至國曰至至家曰至日月一至焉彷彿

見羅先生書

卷之四

七

別有歸宿故直截謂爲二物則何待聰明三尺之童子亦不肯信謂爲一物則當其背違之際仁將何處歸藏心將何處背棄區區此說大似破碎支離葛藤繁絳果有明眼之士直截剖判則此疑團未必不開悟旨試思之試思之姑毋笑其破碎支離葛藤繁絳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章

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而悅子夏雖篤信然以文章名科故有紛華之悅誠心精意不免隱隱奪向外邊子游所謂本之則無如之何者蓋亦

必有所見而云也冠章甫衣縫掖習詩書誰不號稱爲儒然杪忽差殊君子小人界限判矣先儒所謂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其言雖約其理亦盡位天地育萬物只在致中和不在天地上討齊家治國平天下只在修身不在家國天下上討潔身亂倫矜名自好豈不爲己少涉自私又與大人之學懸隔霄壤善乎程伯子之言曰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爲己自與己不相干此最善言仁者而爲人爲己之分大人小人之別端緒毫釐亦俱判於此矣

見羅先生書

卷之四

八

子游爲武城宰章

游夏雖同文學之科予每謂子游後來不能限其所至他姑不必論只據論語中所載武城兩事其敷教之端取人之法皆宛然知本之規想見雍容氣象子游蓋吳人道南一脉子游其最先者乎人之生也直章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開是以廣生焉天地之大德雖云總是一生而其發機同爲一直不直則不生矣此夫子所以謂人之生也直蓋其發機原如此也體其

直而生者理也悖其直而生者卽非理也罔而生
真所謂幸而免者也嗟乎知罔而生之爲幸免也
亦可愧也夫亦可懼也夫

樊遲問仁章

務民之義者無他只是自修自修只是先難不計
功不祈福卽所謂敬鬼神而遠之且後獲也仁知
非外物且非二道故學仁知亦只有自修計功祈
福精神便向末上走了先儒謂樊遲粗鄙近利病
不免此此孔子之所以戒也他日從游舞雩問崇
德修慝辨惑夫子告之以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

見羅先生書

卷之四

九

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
及其親非惑與意亦相同大率聖人之學只有自
修其機括毫分只在知本所以論語一書問者雖
千般孔子之答亦千狀而其大旨歸宿如出一線
稼圃一條規模議論稍覺寬宏本上著工例亦準
此所謂好禮而莫不敬好義而莫不服好信而莫
不用情真所謂一修身而天下之能事畢矣齊治
均平皆舉之矣何其約而要簡而明也而學者只
要馳求非內索於虛玄則外驚於功利外驚於功
利者固是末上求討內索於虛玄者亦是末上求

討益平實地總放過去了也

宰我问曰仁者章

宰我以短喪晝寢二事爲孔子所斥故學者輕之
謂爲聖門劣等因而不復辨其事理是非一切斥
之如井有人焉其從之也正是宰我善意乃亦以
爲信道不篤憂爲仁之陷害何其辟之甚也芻蕘
可採况聖賢之答問乎他日孔子告子路曰好仁
不好學其蔽也愚宰我之意正是故設此問欲以
發明仁者之不愚耳兵食信三者豈有一件可去
之理去兵已迂况又去食此最事理之不可通者

見羅先生書

卷之四

十

矣而子貢不嫌於問夫子不病於答千載之下且
以子貢爲善問夫子爲善答也至於桃應之說尤
爲不經舜之登庸也原在底豫之後固無爲天子
而瞽瞍殺人之事卽有之臯陶豈真得以士師之
法而刑天子之父至於舜爲天子不能蔽一親瞽
瞍雖頑號稱天子之父一犯殺人卽不免於戮皆
經傳之無徵事理之最奸者若據區區淺陋直以
此言酬答桃應亦愧心無所開口矣而孟子却不
然也這此與故這些事理孟子豈有不知明學爲
急不在闢多聞正義爲六下不心瑣瑣計事理此孟

子學識心胃從來與人別樣也予與邦和書曾引此謂知大舜遵海之心可以爲孝子守臯陶有受之義可以爲忠臣此偉然今古不刊之典也區區討故實較纖瑣豈足掛齒牙於孟子之口哉予每讀此欲爲前賢一雪故併及之

子見南子章

孟子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又從而爲之辭學者只要認得過字明白是箇過自是無私心而偶然失禮果是箇

見羅先生書

卷之四

十一

無私心而偶然失禮則其初也必無扳援無覲望其行自失其心可知其後也必無繫吝無歉愧其心自直其事可知真如日月之食可與見而無慚其更也可致仰而不愧此其所以可改向人前亦可認而不掩無待於爲之辭也若有心焉則是惡矣惡則不可改矣其遮前掩後閉藏消沮不得已而爲之支吾解說者勢使然也孔子何等人品何等心胸肯作此等之見至於失處則雖聖人亦容言不能無者矣不能保其無失却可保其無心此孔子於南子之見所以明白認以爲過而不敢復

爲之辭但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而已所否者何正是扳援覲望之謂矢之者何正以自明其無扳援覲望之謂惟直認乃益足以見孔子之無私就矢之乃便足以明孔子之自悔當空朗日洞然無私纖翳必除反觀自照此孔子之聖所以獨高於萬古也他日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孟子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若主癰疽與痔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故孔子終身不曾仕衛終身不曾仕衛想見其微頭徹尾到底不曾干求孔子豈有一毫利之而見南子以干進哉小君之見大率既仕之禮蓋委質爲臣而後有見小君之禮未有過賓遊客見其君可矣又必見小君者也此正所謂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者也是孔子本無私一解了反見有私本是過一餉了反成是惡幾希以淺鮮之心度君子之腹者矣曰過賓遊客既無見小君之禮則孔子之見南子何爲也哉曰此亦無考然理有可知南子雖有淫行觀其與靈公夜坐聞車聲驂轉至闕而止便知其爲蓬伯玉也且曰妾聞君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墮

見羅先生書

卷之四

十一

行遽伯玉者君子也視之果然夫南子既知伯玉之爲君子想見當時孔子望重亦必慕孔子之爲聖人彷彿有好德沽名之意故夫子因其求見而見之此於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理雖稍背然以比於互鄉之見原壤之遊不爲已甚不輕絕人彷彿有似之者且身在其國小君求見事理人情或亦有不容已所謂見惡人以避咎也古亦有之矣故謂夫子之見南子爲過夫子固所不辭謂夫子之見南子有私則始終不曾仕衛千載而下亦知之矣無怪乎夫子之有以自信也

如有博施於民章

卷之四

十三

仁最難言先儒曾有是說看來真難言若說體是仁則生意流行充塞宇宙者無不是仁若即用是仁則孺子往矣怵惕惻隱安在不見親不奉長愛敬何存若說仁在我則魚躍鸞飛舉目盡是生意若說仁在物生機少室榮枯開落毫髮於已無關若說及物爲仁則汲汲皇皇孔孟終身不遇此孔子之學所以雖以求仁爲宗而又罕言仁也非罕言蓋難言之也及門之徒可與語者想見初來只一顏子其餘雖以子貢之達最爲穎悟亦不免只

在作用上看事功上求若謂及不得物卽不可語功業不可語仁矣故有博施濟衆爲仁之問味其辭氣尚歉然有未能施及天下濟盡四海之意只施博而濟衆亦庶可名仁否此正墨子兼愛之說全在作用上看事功上求了也聖人論學只怕離本一步故斬然遮攔曰果若云云衆能濟施能博豈但曰仁雖聖人作用不過此矣聖人非高說蓋聖人者仁之至也若只就事功上看卽凡有所及者無不是仁矣而況於施之博濟之衆乎然以語爲仁之方則不宜如此也若以此求仁則念念心

卷之四

十四

心只在施濟上做全副當精神走向人邊上去將終日皇皇拯援應接之不暇矣摩頂放踵求以了施濟之分顧不能也以稱於天下曰仁不得也故繼之曰堯舜其猶病諸堯舜猶病自昔者之不明至舉以爲聖人有所不能之證萬邦協和四方風動鳥獸魚鼈罔不咸若矣而尚云施之未博濟之未衆乎此蓋眼前之事不知何以從前看之不明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却疊一句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兩箇堯舜

猶病只是一箇理路然則謂堯舜病博施亦將謂堯舜病修己以安百姓乎堯舜做不得的如何却教子路做則孔子之教其真托之空言矣曰如子所見堯舜之非病博施也明矣然則堯舜之所病者何病乎曰求之已則仁覆天下而有餘求之人則摩頂放踵利天下而不足堯舜之所以致地平天成民安物阜者其施爲運用之機括豈直在人分上求在施濟上著手乎若在施濟上求則雖以堯舜之聖亦將皇皇然疲精弊神拯援應接惟日之不足也而仁終不可成也故曰猶病也子路見解亦如子貢必竟以求之己爲不足而要以及於物乃有功修己以敬渠意着得全狹故曰如斯而已乎曰及人彼尚以爲狹也故又曰如斯而已乎夫子乃滿足言之曰修足以安百姓然其意之所趨向夫子知之矣故亦斬然遮攔若曰修己而不爲安人起念固自可以安人修己而不爲安百姓起念固自可以安百姓若如子所見雖云以敬自修而其精意誠心全體俱在人上是直以安百姓爲主而非以修己爲主矣如此則亦將疲精弊神皇皇然拯援應接之不給也故曰修己以安百姓

堯舜其猶病諸疊此一句最有義味要知下句之辭雖同上句而上句之意却不同於下句如何不同上句是孔子的主意是以修己包百姓下句是孔子推子路的主意是以安百姓者當君子正是博濟爲仁之見雖聖如堯舜率是道而以率天下之政欲以四方之風動萬物之咸若也豈不難乎豈得不病乎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只是要得實在此心與萬物同體果若立必俱立達必俱達實有與物同體之心則自然立不獨立達不獨達有與物同體之用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因物付物各止其所隨分所到無不滿愜而仁覆天下矣能近取譬豈有別法只是打破人我之障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九竅百骸誰不認得爲己一膜之外便爾痛癢無關能知通天徹地之渾然同一仁則亦悟通天徹地之渾然同一身疾痛癢癢喘息呼吸即八萬四千毛竅無一竅而不與天地萬物相爲通也乃只欲護己之痛不復矜人之痛遂己之欲不顧妨民之欲是真守尺寸而不復觀天地之大全也亦何怪其秦越肥瘠視四海之休咎理亂與己不相關

也乎此正是害仁之蟲賊不能施濟之種子乃不從此處擴充而只務向外面求討未論施不得濟不得就令能濟能施小有補塞探其根源亦無非要譽沽名濟事就功之意堯舜猶病尚是說他做不得成轅底推之卽無復有纖毫愛成之實意流通於其間矣仁何在乎此聖人所以猛意斬除從微截斷說箇堯舜猶病蓋斷其萬無一成之理也孟子亦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於墨氏兼愛之說直從生心處推其極至於無父且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禽獸偪人人將相食此非甚言之也所謂生心害政發政害事蓋有以知其弊之必至於此也大抵無學術的人偶然失德雖甚悖謬其害淺何者其弊止於一身有學術的人有意主張卽意見議論小小差訛害便大何者其毒便延於世此孔子之於由賜雖在及門之友斥之不得不嚴而孟子於楊墨賊道之輩閑之不得不力也然非實明儒者之學實見孔曾之心亦誰能於毫髮之訛察見其千里之舛無上享而戚戚嗟嗟爲世道發悲憤哉

默而識之章

見羅先生書

卷之四

十七

本

仲弓問仁夫子告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卽所謂能近取譬可以爲仁之方矣乃必曰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本無賓本無祭翼翼小心如見如承者是何事子張問行夫子告以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義備矣必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無言無行忠信篤敬亦何有嗟乎此正所謂默而識之的消息也正所謂止於至善之脉路也故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予以在宮雍雍在廟肅肅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者當之意正有見於此學問若無這步必竟不得入微不得達本說本體必竟有合有離說工夫必竟有斷有續只一箇默而識之真所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也愚前解時習義亦類此必如此而後可時習不然習不得也教學非別事卽是默識的條款默識非別事卽是教學的主腦予於大學中拈出止修兩字正亦悟此此本孔子平生自信之事屢屢以之自當至此却又望之以之自歎大率誨人謙已之意未嘗不存而就孔子三十四十以前則亦未諒其立與不惑自信之爲何如也工夫之毫髮有疎手勢之幾微未熟容或有之矣予於孔

見羅先生書

卷之四

十八

本

子書雖極謙已者一切信是實語世間未有一個不老實的聖人則聖人又安有一句不老實說話說箇何有於我便容或未有於我說箇是吾憂也便確實是有憂也下章工夫大率與此相同故其自歎之辭大率與此同實終日不食終夜不寢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費多少氣力而可云泰然無憂一切見成熟路輕草咸有於我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

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定兩字非實透性者未能識未論三

子謂顏淵

卷之四

九

千之士即六藝身通者自曾點漆雕開外大率未能忘情用舍一切隨順所遇而不以窮達爲加損也誰人不是用之則行決無有不用而行之理誰人不是舍之則藏決無有舍而不藏之理只其幾微毫髮視用舍未能如寒暑之去來視行藏未能如晝夜之夢覺則於用處必有快其順者快其順即是加於舍處必有見其拂者見其拂即是損尹氏所謂用舍無異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非謂子其誰足以同之乎浴沂風雩童冠與偕直以答如或知汝之問曾點氣岸太高若稍近狂

其識趣之遠則斷然非諸賢所及曾子雖得孔子之傳想見其家庭授受氣味亦自深也學者只要在此等處玩味自然分量寬弘世味澹泊透性一關漸次有基本矣

子在齊聞韶章

註疏本作子在齊聞韶音以三月爲音字之誤蓋偶聞韶音有感於衷因忘味而發嘆也此雖無關太義然情理似更有可通者若作三月不知肉味則孔子用情偏滯未必至此其勢不免更贅一文謂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則其理亦未有可據者昔季札觀樂見舞韶箭者曰大矣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蔑以加矣以是而知韶樂亦不專在齊也孔子故魯人何取而獨於齊聞韶學之三月乎愚故曰三月爲音字之誤理可通也

夫子爲衛君乎章

太史公傳伯夷扣馬諫武王及武王已平殷亂耻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蕨而食之餓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今神農虞夏忽焉沒矣我安適歸矣吁嗟俎矣命

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謂由此觀之怨耶非耶
嗟嗟太史公豈知夷齊之心者耶知夷齊者惟孔
子故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夫伯夷豈不知普天率土之無非周粟耶豈不知
薇蕨之采食將必有窮耶則以爲義命之安之必
致乎此也故惟不食粟則心安食周之粟則心不
安餓而死則目瞑食周之粟而死則目不瞑所求
在此所得在此則餓而死者夷齊本願也所謂神
農虞夏忽焉沒矣我安適歸矣蓋傷時也吁嗟殂
矣命之衰矣蓋嘆命也傷時嘆命豈怨耶真所謂
求仁而適得仁也又何怨耶如何叫做仁如何叫
做得此中須要著一思量愚於病中汲汲皇皇以
明學爲事因而遭廻者屢之偶激一友人之誠舉
欲仁而得仁又焉貪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二句慷
慨語之其友爲之竦然大率孔子之說要以明夷
齊之不怨而愚之答乃稍有與孔異者若曰果其
求仁而得仁怨亦是仁果其欲仁而得仁貪亦是
仁譬之之燕者燕坎珂亦是適燕適粵者卽安行
亦是往粵路頭旣分趨背各別未問遲疾險夷其
正邪地分已先判於此矣上有青天天下有黃壤不

亡者存蓋高悽愴人誰不死果其求仁而得仁雖
怨亦何病耶學者誠要緊諒夷齊之無怨而尤要
緊決已志之必仁怨與不怨請姑未須道著

論語大意

飯疏食飲水章

經煅煉乃可辦金臨境界乃真見學虛意見只好
背地矜誇空頭話只好閑時播弄小小利害當前
心悸竟搔手忙脚亂便都假不得了用了不着了此
便是煅煉士子之真火候也所以聖人論學每每
諄切於此所謂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
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又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
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五

富貴貧賤的境界不可托大看得輕了多少有志
之士到此透關不過誰能信得命及斷以不求又
誰能守得義任浮雲相視象山曰富貴利達之不
足慕豈足多較於學者之前哉果然學有得力最
大者莫如死生亦是閑事富貴貧賤又曾足道苟
非其人大言高視未道死來些小境界現前便渾
身放倒了也懷居者決不可以爲士富貴淫貧賤
移威武屈試問之還別有大大夫否廣居正位大
道云云者總空托矣

加我數年章

愚每謂學問只有守雖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未五
十時大率自守境界自吾輩觀孔子只十五時世
累超然已自無過自孔子自觀入微查考三十前
尚覺有立不住處四十前尚覺有不免惑處是即
所謂過也故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
過矣然則此嘆其彷彿不惑之後未能知命之前
乎豈可執定孔子贊易在於晚年而便謂未贊易
前平生未學易耶若據加我數年之詞就將做垂
老待盡之日則孔子雖聖亦決不預知其年數之
所極矣加年懋學自是龜勉之辭有志者所常談
不足泥也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五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章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說得無隱意最
深切有含蓄然又坦坦平平無他奇特此其所以
理到真所謂聖人之言也味之何等渾融何等深
厚而條條理理又自歷歷分明太和元氣盎然洋
溢於片詞隻語間矣他日謂子貢曰子欲無言子
貢曰子而不言則小子何遂焉曰天何言哉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只就此等處味真何處
不是夫子的行亦何處不是夫子的與吾夫子氣

象真渾然一天也

子以四教章

愚嘗謂士農工商人各有業廢業而後爲學非予所嘗聞也伊尹樂堯舜之道不曾廢耕傳說終始典學不曾廢築士獨無業乎易有之矣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此非易之言也蓋孔子之言也然則孔之所以設教者亦可知矣大率經世之學必用文行交修求仁之宗必要心事合一此門人所以會其旨意析其科條以文行忠信四者爲聖人之所以教也會其旨意則知文行忠信之總爲求仁析其科條則知求仁之功之必備此四者昔賢謂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理亦近之此却在何處做此身所處不在家則在國不在國則在天下此身所修非齊家則治國非治國則平天下是皆所謂行之者也忠信則所以進德者也卽所以修之者也修辭而必立其誠則所以修業者其主腦亦不外是矣何也蓋修文亦不是開事正所以講求其修之者也講求其所以齊之治之平之者也此其所以爲一貫也然却自其已之盡也實實落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五

三

本

落有箇忠自其通於物也實實落落有個信自應

事接物而言也實實落落有個行自考古修辭而言也實實落落有個文門人雖隨見隨資而問孔子雖隨事隨機而答析其科條總不外此四者此其所以又自有此款分當宋之末沉溺於訓詁辭章其看物理俱在外邊以此體文之教則文之一字誠不免爲枝葉後來學者緣此矯枉過直懲噎之故乃至併廢飲食謂讀書考古一切爲學之蟲賊也是使工者廢築農者廢耕士者廢業當官者廢職事必一切盡棄職業專求本心而後可以謂之學矣然則古之所謂進德者果在修業外乎但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本末先後之序不可紊亂在學者要知所分別耳若曰德業不交修而可以名學文行忠信不一致而可以成德業者吾未之聞也

聖人吾不得而見章

第人品之等聖人誠最高立人道之本則有恒是做脚他日又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巫醫且不可况善人况君子又况聖人乎作易也以乾坤爲上經之首以咸恒爲下經之首而係之象曰雷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五

四

本

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只立而易方吾未見人道之可以有成者矣善人地分去聖雖遠然必一志不回考之有本有末聖人等級雖云履行已到極處亦必一志不回考之有本有末譬之錦綺布帛精粗不同而皆可以語成器利世用者有本有末也只一不成章卽錦綺布帛總爲虛擲之矣末季士習民風大率漓薄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古之弊可謂今不然乎此有恒之所以信難其人而聖人者吾知其果不可復見於天下也

蓋有不知而作章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五

五

愚答詹德甫書有曰聖人之學只愁不止後世之學只愁不知因舉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斷之曰直直認箇不知隨感而應自無不知舉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斷之曰正是只愁不止不愁不知嗟乎此義之不明也久矣驟而語之人誰肯信先輩有謂孔子無不知而作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只是爭此一知是矣是矣却不曾思量孔子何緣便能無不知百姓又何緣日用之而不知大率返本一步則日靈日聖離本一步則日蔽日愚雲自何來從本而出蔽自何來從

感而生孔子無不知而作便是常止吉在幾之先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卽是知止故不遠而能復矣百姓日用而不知則放其心於膠轕紛擾之中日馳驚而不知反也今不本其知與不知之由而惟較其知與不知之等徒手望洋終無入路學者亦誰不知孔顏庸子知不知之曠然有分別乎若只在知上求討就知上角競則多聞而擇多見而識亦何嘗不是本知亦何嘗不是用知而聖人乃以爲知之次乎人只有一箇心豈有二心故亦只有一箇知豈有二知知其只有一知則孔子之所以無不知顏子之所以未嘗不知其立命歸宗不專在知上求討昭昭明矣多聞而擇多見而識亦自有這一等學問亦是幫添得知以此應事宰物角技爭名亦自有所補矣然以語於盡性至命機括剝蕪然未之及也故聖人斷以爲知之次正以病其在知上求討而不本其知之所自來也豈以謂人真有兩知此乃其知之次者乎今若必以致知爲宗就知求知知着致知無停機致亦無停用轉致轉說轉知轉遠矣雖自以爲異於多聞多見者不知毫分抄忽之分別其亦將安所托始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五

六

乎聞而能擇見而能識則亦非全然泛濫馳騁者之比特其知有知而不知有本知有致而不知有止則其立命歸宗端緒昭然與聖人無不知之學確然分途逕耳此最學問毫釐之幾所宜深辨者予於他書亦屢屢言之矣此尤聖人自發大公案輒一申之志於明宗者庶藉之一考矣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章

曾子聞學之蚤合下知本故合下便以修身爲本戰兢臨履日省此身毫髮無有缺漏故到終來浩然有以自慊泰然得以全歸其平生功夫密緻蓋不待言由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觀之則真亦不易到此境界也與孔子曳杖逍遙彷彿一般氣象古云生死岬頭不是臨時處置彼臨死而安排者烏能及此乎

曾子疾孟敬子問之章

聖人可學而至昔賢言之人知之矣以愚觀於成王曾子乃真信其必然成王初來亦是中才之主周公抗法伯禽豈其得已流言之謗尚且疑之非天動威終無以明周公之心後來成就蔚然爲周令王觀詩頌基命宥密緝熙光明之語大漸之際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五

七

顧命從容道氣雍容殊有可味此真學之力也蓋

周公之教之也故其命君陳也惓惓式時周公猷訓且曰凡人未見聖若弗克見既見聖亦弗克由聖此其有感於周公也深矣其服周公也至矣曾子後來所造亦深初來亦非絕異之稟故夫子曰參也魯豈有不實名其才品稱之爲魯者乎只爲他尊所聞行所知戰兢臨履省身克已矢志不渝遂彷彿進於聖人地位江漢以濯秋陽以暴雖頌聖人之高地分胸襟亦可對見其言孟敬子也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背矣邊豆之事則有司存則渾然恭已垂裳的家法也宛然堯舜的氣象也臨臨乎江漢秋陽的本色也易簣從容善鳴垂世彼其得夫子之力何深知夫子之心事何至承傳負荷夫子之學脉何重肯以夫言行氣象之似夫子者而事之以夫子乎故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從古學問之功本末始終可考見者此二人其最著者矣予故表而出之以戒世之自暴自棄耳自諉於不能者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五

八

如何叫做弘如何叫做毅弘毅兩字在己身上因何事得名在學問上向何處安著明得則弘毅兩字就爲我有不明得則弘毅兩字必竟是曾子獨有孔門雖以求仁爲宗每每只是懸空說箇仁不知仁在天地間向何處安立在吾身中向何處識取識得則任仁有分識不得則仁以爲己任必竟只是曾子有分且仁亦有何形聲如何號稱重有何程度如何號稱遠任了仁九竅百骸不曾加了些子如何叫做重行了仁閭域尚未逾如何叫做遠知得重而後能任重識得遠而後能致遠不然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五

九

還托空言須讓曾子獨步

民可使由之章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蓋規矩可與人巧則不可與也若使巧可與人則梓匠輪輿者何靳之乃獨秘之而授人以規矩者乎聖人之教人亦類此矣能與之以學不能與之以悟聖王之淑世亦類此矣能使之由不能使之知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則到悟的一步雖以聖人之愛成力量亦不能驟而入也而世之學者不務學只求知世之教者不授學只責悟是直廢

規矩而望人之巧也豈不悖哉

如有周公之才章

胤子朱啓明質也只一傲了便盡喪其美以至殄世大率小人之有凶德者未有非挾才以傲世者也才美如周公至矣只一驕吝即其餘都無足觀要緊者餘字德者本也才者末也驕吝一生全德已喪所謂本之則亡如之何矣縱有藝能一切盡爲餘事橫渠所謂濟惡者不才是矣餘食贅行物或惡之豈有道者所處乎驕吝雖分一病兩痛有才而無德以將之此尤宜有深省也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五

十

不在其位章

艮之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只一步出位便紊亂了始終本末之序到底來無復有善著也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孔子此言不可輕看了無非知本的法程知止的消息昔上蔡講論語舉子見齊衰者一條謂一部論語只如此看愚謬有徵於大學固不覺沛然有傲於論語以謂一部論語無非知本的消息也敢僭述上蔡之言曰一部論語只如此看狂而不直章

世道日下則民僞日滋民僞日滋則本真日喪孔子曾有言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狂而不直云云是亦有感於此大率狂而直侗而愿慳慳而信者氣質之常末季之世則皆不復然矣與後章狂而蕩矜而忿戾愚而詐皆所謂與常質相反也只質在則雖疾可醫標本相尋表裏殊證總之只是一箇僞而已矣雖欲救之其將能乎此孔子之所以嘆也

魏魏乎舜禹章

生斯世也則榮枯利鈍夷險升沉之遭值人人有

見魏生書

卷之五

十一

之不但衆人雖聖人亦未有能超然處於世界乾坤之外者也不能處於世界乾坤之外則不能免於榮枯利鈍升沉夷險之遭值聖人與途之人一而已矣而聖人履此以成其聖衆人同此以成其愚此無他則與不與之所由分矣舜禹亦何魏魏同此七尺之軀耳特其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被袵衣鼓琴也若固有之勤於邦儉於家地平天成而不有其功胼手胝足而不知其勞貴爲天子宮有四海之內猶然一耕稼陶漁之心思日孜孜之心也且二君者並皆起於羈旅之中舉而加諸上

位超然諸累不以屑心此其所以能魏魏也大率貧富貴賤有二界而所以處之者無兩心隕穢於貧賤者必充詘於富貴然則二君者豈必有天下而後見其魏魏蓋榮枯利鈍夷險升沉之不足以累其心久矣自古聖人多矣洙泗以來舉揚者必歸舜蓋惟舜所履爲最備生世中榮枯利鈍夷險升沉之遭值者也噫後之欲觀舜禹者無觀之他亦觀之此而已矣

大哉堯之爲君章

老子曰道大天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

見堯書

卷之五

十二

居其一焉惟大爲難許人夫子平生惟以大名已之學稱魏魏乎惟天爲大而獨許堯則之曰大哉堯之爲君如何叫做大若說法象之大則大者信惟天矣堯何人斯眇焉七尺由天觀之何異馬體毫末則堯之大者決不以其形以是而知天之六者亦不以其象學又如何能大先儒以謂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所以有大小之分此決不然聖人決不以國之所以名學者名其書後有駁之者以農圃醫卜謂之小學士子師儒之學謂之大學其言稍異其舛亦同蓋聖人之學直以天爲法故

其名學之旨直以天爲宗惟天爲大惟學爲大惟堯爲大惟孔爲大天者學之體學者天之用堯與孔子其體天而盡學者乎故愚以謂古今有四大而孔居其一焉後之欲明學者必學孔欲知孔者必明大大不可名請觀於天知天則知孔知孔則知學知學則天與堯孔一以貫之矣嗟乎誰能識大成功文章世以仰堯矣然則孔何功乎刪述六經世以頌孔矣然則堯何述乎然則堯孔之所以爲大者豈獨不以其形卽文章功業之有無多少亦非所以論於此矣大哉大哉必明於此而後可

兄羅先生書

卷之五

十三

與語孔子之學

子罕言利章

利而罕言是矣命而罕言似矣仁爲學問之宗惓惓焉辨此矣何以亦爲罕言先儒曰仁最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此最得罕言之意細考語中大率如何用心者則許以近仁如何用心者則斥其非仁如何作事者則許之以仁如何作事者則指之曰未仁此論語所以雖屢言仁而至於取日虞淵和鑿托出直掣仁體以交付學者則雖聖人到此亦難以下口也蓋欲指其發

動之合理者是仁則仁之理恐不專在於動欲指其聲臭之無者是仁則機之生生者又似充滿孟子發出怵惕惻隱分明是指仁矣然怵惕惻隱一幾也可執乎孔子於易發出天地之大德曰生然反之於我怵惕惻隱者固生運動知覺者獨非生乎豈獨運動知覺或善或惡或是或非凡爲運動知覺者獨非生乎故仁果難言聖人所以罕言仁也惓惓與二三子語者只是教以求仁之方而已命非罕言蓋聖人者以義爲命者也故凡言義者卽是命也如云見利思義卽貧富之失得命不必言矣曰見危授命卽死生之禍福命不必言矣故凡違義者卽是違命也知命者只是知義也知義則命不足言而利又何足說乎

達巷黨人章

黨人以大哉稱孔子儘似知孔子以博學爲大哉却不知大哉無所成名彷彿民無能名氣象又有類於大哉有似知孔子者故孔子雖有笑其不相知而亦詫其略相似當之不可斥之非是因而謾應之戲答之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然則黨人之在當世雖智未足以知聖人比於東家之丘武

兄羅先生書

卷之五

十四

叔之輩其識見亦稍高矣

子絕四章

考論語約孔子之教旨科條而記之者有二一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一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予淺陋謬有測於大學之宗因有契於論語之旨默默看來文行忠信渾然是箇修法而止在其中毋意必固我隱然是箇止法而修在其中文行忠信前已論之修之義著矣毋意必固我如何叫做止法愚嘗以立表取中喻之測景立表必擇天心之中今汝寧有天中書院正古人所測候處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五

十五

偏東毫分不得偏東毫分即非中即非止矣偏西毫分不得偏西毫分即非中即非止矣偏南偏北皆然東西南北固是毫髮不可偏若無一定之表如何取中知止者正如立表意必固我四者俱要絕就如東西南北不可偏固必東西南北一毫無所偏而後表為常止然亦必止有定則而後知東西南北之決不容於偏也而後學者可用力也有未諸儒碩不謂之惟聖絕此四者則亦為有一焉與天地不相似是直以為聖人之成德而非學者之所可致力也於絕字母字之義固為難通慈湖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五

十六

楊氏知為聖人之所以立教者矣喫緊提撕主張教旨其見似矣乃直從意上欲為坦然平鋪只恐起滅紛飛婉轉未有依據故敢僭以不明大學之宗則斷不能盡識孔子之奧不識孔子之奧則斷無由徹論語之旨象山先生曰論語之書多有無頭話柄如開卷說學字只學之一字豈無下落絕四之說其為無頭尤甚夫安得不指為聖人之極則而為學者之不可幾及者乎孟子嘗有言矣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何以異於絕四者試問心如何有放非放於意必則放於固我除却意必固我心無有放矣乃求放心則以為學者之常然絕意必固我則以為聖人之高致不知除却絕此四者萬語千言聖人亦無他以為教矣僭嘗有言聖人教人豈是為人添得少的只是為人除得多的意必固我總是空費了閑思量而無補於事實者也真所謂除其多者也問者曰然則絕四之為學問功夫也昭昭明矣而子又以為隱隱是箇止法大學非空止止者止於善也不識論語之所為止者將安止乎曰此易見也大學論語書之成有先後而非出二手求仁止善名之

稱有互換而學無兩端試問至善是何物知至善
卽知仁矣試問仁是何物識得仁識得善矣仁與
善異名而非異體者也故論語之所止者止諸仁
也然則絕四功之最著者矣何大學只教人以知
止不教人以絕四不幾於只教人以立表而不復
教以東西南北之不可偏者乎曰非然也此亦易
見也試問心如何有不正除却意必固我別無不
正意如何有不誠除却意必固我別無不誠知如
何有不致物如何有不格除却意必固我別無有
不致不格心意知物是細析心之條理致格誠正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五

十七

是細析功之條理意必固我是細析病之條理故
大學只說格致誠正而毋意必固我就在其中論
語只說毋意必固我而格致誠正就在其中無意
必固我固渾然一仁矣常止矣心正意識知至
物格亦渾然一善矣常止矣此蓋聖學之宗傳止
修之定法可意會而不可牽文有異辭而無有異
旨者也况其理路昭昭雖在千載之下有可印據
者乎噫後之欲明聖學者其將何從程伯子曰於
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又曰大
學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真可爲得其旨矣

允若茲如持左契以勘語孟六籍以暨宋明諸儒
之書是是非非一以貫之無所遁其情矣

太宰問於子貢章

知孔子之聖者非難知孔子之所以聖者爲難知
孔子之學乃知孔子知孔子之學而名其聖乃真
知孔子之所以聖矣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太
宰之譽固不免祇以伎倆相高天縱之將聖又多
能也子貢之答亦不無幾以絕德示峻無階可升
無德而踰推尊誠至矣而直示天下以不可學也
又烏在其爲知孔子者乎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五

十八

吾有知乎哉章

昔賢云洪鍾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
知由問乃有知學記亦曰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
以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者則大鳴此喻最善宜
察其理謂聲不自鐘出則分明與鐘爲體必欲執
聲爲鐘隨扣隨鳴聲亦與扣俱散然則鐘雖自有
聲聲者必竟鐘之用矣人心亦如此矣謂知不是
心有則分明與心爲體必欲執知爲心則隨感隨
應知亦與感歸空然則心雖自有知知者亦竟心
之用矣鐘惟常止故聲之應者隨扣大小各當其

倫使鐘常扣而不止則聲將雜出而無章矣人心亦如此矣心惟常止故知之應者隨感大小各當其情使心常感而不止則知亦將汨亂而無序矣而世之學者只要常知只要以知爲體以知爲宗不亦異乎古之所以事心者乎不亦異乎古之所以求知者乎何者古人之所以事心者以止事心以止事心故本常立古人之所以求知者以無知求知以無知求知故其應不匱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豈謙謙之語抑豈漫爲之辭蓋實體也實功也信其無知則必諒其常止不然這無知何處得來惟其無知所以能無不知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孔子又以之自信也不然這鄙夫有問兩端畢竭何處得來空空如也不是說鄙夫正是說無知之狀自夫子外庶空者惟一顏子後儒忌說空謂恐近於禪寂孔子不忌之矣吾何避嫌之有其寔空者正是止之景狀止者卽是空之功夫無知則空有知則不空矣世之人果以無知者賢乎有知者賢乎若有知爲賢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莫賢矣必以無知爲賢則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真不識不知緝熙敬止之家法也吾

方病其知之欲空而不得也又何避嫌之有
顏淵喟然嘆曰章

經世出世之學如粵南冀北趨向不同塗作用亦異調反本還原直從體上求者雖是高手然想像懸空必竟無安立之處蓋身在世中旣不能離事物又不能宰事物大經不能經綸大本如何立站高明之士大率偏見於此直反之無臭無聲之中索之有名有象之外以謂必如是足以盡道之體也顏子初來之見蓋亦由乎此也故有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之象道亦何名豈有方所執空成象恍惚多端知見愈玄去道愈遠不但措之人倫事物之間紛然無所至止就令反之幽閑靜閒之中亦爾杳然未有依據博文者何卽所謂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也蓋家國天下心意知物原與身爲一體者也與身爲一體如何離得離之而別求道者非也約禮者何卽所謂本末始終就事物之中分別之而知所先後者是也蓋此身原與事物相周旋者也不就應事接物之中而別求至止者非也然則博文者彷彿便是修法約禮者彷彿便是止法實實落落以身頓在家國天

下之中實實落落以止貫在格致誠正均平齊治之內此身所處不是家便是國不是國便是天下此身所修不是齊便是治不是治便是平無一步不是用功的地頭無一步不是觀道的光景不必更作懸空之想不復更有捉影捕風之難易而易知簡而易能此夫子之所以善誘顏子之所以歎也夫前此惟不知此身之與事物相爲周旋也此體之原與國家天下不相離異也卜度懸空故有間歇之處今既知之矣真令在家則便身乎家矣在國則便身乎國矣在天下則便身乎天下矣雖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五

五

欲罷之其將何能故予每以顏子前此的錯認恍惚是靜中一段光景也如有所立卓爾豈有道真呈象之理若使道果呈象又是想像之見矣立者何在論語中卽孔子之三十而立在大學卽孔子所云之知止而定至於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是自然之理矣然後知道之果無方體形像而不可以方體形像求也果無窮盡而不可以窮盡極也仰鑽瞻忽乃真悟其向之舛矣大率學未到手聰明之士憑其意見之高美大聖神若將一起可入到得學有入路如橫流汎濫白地歸巢虛知見到

此分毫着不得也閑氣力到此分毫用不着也必竟止而定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必竟志而立立而不惑不惑而知天命而耳順從心雖孔子天縱之聖加以發憤忘食之勇亦莫之能違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從前的妄想到此不復上心頭矣嗟乎以孔子之聖爲之師以顏子之明爲之弟子其所爲學亦只默默循循由於坦夷平實之中而不敢有新奇可喜之論厲高凌空之想而後之學者乃率憑其意見索之人倫事物之外也豈不謬哉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五

五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中庸不可能也大率此道只見不平實斷無有可以躐泊之理仰之彌高是將見擡高了鑽之彌堅是將道看深了瞻前忽後是又求得奇了此所以皆不近道此顏子有創而云也博我以文無往而非修之地頭也約我以禮無往而非止之歸宿也循循善誘中有多少妙用終日與言無所不悅可惜當時記錄不盡如引小兒既要教他長得知見却又怕他偏了嗜好既要教他走得路程却又怕他昧了趨向入戶升階登堂造室是有多少稱量多少次第

舊有詩云埋頭更覺回頭晚入手翻嫌放手遲聖人教人其苦用心意略亦類此非顏子深潛縝密有可受之地亦烏足以識夫子之循循善誘乎欲罷不能蓋寔見得此理平鋪放著無有空缺處也一事踈卽全體漏無間可容息也既竭吾才乃見卓爾蓋浮華盡剝真實乃見也然後知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而從前之高爲意見虛爲揣摩者一切妄矣

末由也已舊說謂爲一間未達豈有顏子而自名其一間未達之理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

見羅先書

卷之五

三十一

將至是孔子末由也已的光景也小心昭事望道未見是文王末由也已的光景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描畫揣摩掠虛光而賈實得者烏足以知此子在川上曰章

川逝乎道逝乎川與道俱乎川逝道乎道逝川乎其遁相爲逝而莫知其王乎逝者如斯夫見川乎抑見道乎其見川卽見道乎所指爲逝者指川乎抑指道乎其指川以興道乎抑見者在川而所指者乃專在於道乎夫子他日常有言矣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又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

道也大率道理皆是眼前錯過而世之學者務欲於僻地搜尋故孔子之所嘆者雖在於川而所感者不在於川也所感者雖若在於道而所以感者又不專在道也蓋感人之見川不見道也孰爲川川其逝之最著者也身一川也目之視耳之聽心之思舍晝夜乎有停機乎不寧維是瓜之生髮之長筋之轉脉之搖舍晝夜乎有停機乎蓋與川俱逝長往而不還而特不得其朕者也然則逝者獨川乎必見川乃見逝乎莊子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孰張是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其言最可味與孔意有相發者又曰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則其理益精其詞益巧其機括益大洩露矣知雲之不能爲雨也雨之不能爲雲也則所謂隆施主張居無事而推行之者雲與雨俱不得而與也知爲雲者卽爲雨者爲雨者卽爲雲者則所以隆施主張居無事而推行之者雲與雨俱也知隆施主張雲與雨俱不得而與則耳之不能爲目也目之不能爲心也九竅百骸之不能徧相爲隆施主張也均也知隆施主張居無事而推行者雲與雨俱也則爲耳者之卽所以

見羅先書

卷之五

三十四

爲目也爲目者之卽所以爲心也爲耳目心知者之卽所以爲九竅百骸也其同一隆施同一主張同一居無事而爲其所推行者亦均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穆者不已故時行物生如其逝而不舍晝夜也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故物之並育也道之並行也如其不害不悖逝而不舍晝夜也然則吾人之所體認其將何從吾人之所歸宿其將何據有所以爲天者亦有所以爲人者有天地之所以爲大者亦有人之所以爲大者知時行物生之非所以爲天則知心知耳目九竅百骸之非所以爲人知並育並行不害不悖非天地之所以爲大則知知覺運動變化云爲之並行並用不害不悖者之非人之所以爲大也知人之有所以爲人者而其故可求知人之有所以爲大者而其端可識矣

鄉黨全篇

聖人有能自知者有不能自知者學者則有能名聖人者有不能名聖人者由志學而進於立進於不惑進於知命耳順從心則聖人之所能自知者

也時而恂恂時而便便時而闇闇時而侃侃時而色勃時而足躩時而蹢躅時而愉愉則聖人之不能自知者也三千七十雖日遊於聖人之門其能知聖人之深者顏曾而外不多有矣觀夫子既沒之後有欲以事夫子者事有若則其見蓋可知矣然則所謂江漢秋陽隔隔乎不可尚者則門人之所不能名聖人者也然其尊信聖人之意也則甚深矣體察聖人之言動也其事亦殊悉矣故鄉黨一篇大率事使之交承服食起居之節度或質或文或多或寡隨時處中在聖人身上固有可據之迹隨事觀法在學者分上亦謂有可考之端則門人之所能名聖人者也故謂鄉黨一篇爲不足以知聖人固不可謂鄉黨一篇足以盡知聖人亦未可謂孔子之聖不在於動容辭氣之間固不可謂動容辭氣之間卽足以盡孔子亦未可三千三百何以稱優優則道之貫乎經曲不爲虛器盛德之至何以稱其動容周旋中禮則聲律身度任天之便從所欲而不踰愚故曰聖人有能自知者有不能自知者學者有能名聖人者有不能名聖人者故敢僭爲鄉黨一篇自門人知之則可孔子知之

則不可自門人名之則可孔子自名之則不可知
孔子之到此不容於自知而本可識知門人之記
此亦彷彿乎聖人氣象言行之似而願學者當知
所從事矣

見羅先生書卷之五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五

二十七

見羅先生書卷之六

論語大意

顏淵死子哭之慟章

有談致知之學者曰這良知本自無所不知無所
不照吾之所以致此知者亦必使其無有不知無
有不照二字昔賢以爲聖學之正法眼藏也不可
易也予曰果若君言大學何以將致知列於八目
而挈知本爲歸宗知止爲入竅竊謂學問豈能廢
知至歸宿則有分別應事接物夫豈無知至作用
則有毫釐千里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從致知得
來從知止得來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
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是致知的消息
是知止的消息知之良者必得於不慮則之順者
必由於不識無知而無不知者必自於知止其友
見守制因問之曰君至孝矣疏食外居末習難行
之事君行之矣於親之喪豈有毫分復不自盡卽
今一日之間視聽言動君必以爲歷歷分明一一
照管予亦姑許君之歷歷分明一一照管果然良
知做得主張無有不知無有不照只君母死初哀
一慟至絕君於此時豈得一一加減稱量亦有管

無錫圖
書館藏

照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蓋凡人之情到此初哀未有不能自致此雖不能照管寔則是箇真哀真哀者卽直孝後來雖能照管加以稱量其寔便非真哀旣非真哀便非真孝君誠此時尚能照管有箇加減則是爲學所累愛親之念反不逮於恒人果亦照依常情不能照管則此一時良知又似不做主張學問工夫便爲空談矣其友茫然無以復應且蹙然無以自安予曰若勿異也豈獨君如此凡爲人子者如此雖聖人之情亦如此矣惟一切如此此真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倘若不信斯言更指一事爲證只如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予每以謂有慟乎以前一段爲宛然一箇不識不知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以後一段又宛然一箇順帝之則然夫子亦不自知其則也因

人喚醒恰好回頭照出自中之則故吾人之學必向本上歸宗知地不可安脚必從止竅入微致極轉成漫散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常止也宛然不識不知也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常修也宛然順帝之則也却亦照點止字妙矣妙矣可見文王

作用到底是不識不知也此其所以爲聖也欲明聖學者必有以辨此矣

季路問事鬼神章

孔子之學只以修身爲本無論鬼神死生之理皆於此處取到此處看得徹卽隱顯精粗一切皆徹此處信得及卽幽明上下一切感應皆通原來只是此理生者此也死者此也事人者此也事神者亦此也只爲儒者之道不明故使知本之學不著於知生外別求知死於事人外別求事神孟子所謂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最是見得此意

却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卽令徹見鬼神明德惟馨只恐陳信有愧談死者無過釋氏矣棄君臣父子削髮披緇以自畔於名教生事不知却愁無常到速何其理之舛也恐孔子所謂朝聞夕死者理不如此也此其爲見之病者不但一子路也大率世之有志於學問而不明本者類驚虛高急知鬼不急知人未知生先急知死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行有不慊則欲然而餒蓋理自如此也高虛者亦祇見其爲空托矣

回也其庶乎屢空章

孔子平生不曾以樂稱人只稱一顏子不曾以時許人只許一顏子不曾以空稱人也只稱一顏子好學最所自許也只許一顏子想見顏子固是天分之高語之不情請事斯語無所不說既竭吾才其勇猛精進之功直是一日千里故未能三十其造詣地分彷彿趕到聖人故其自言也亦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至於絕塵而奔則回瞠乎其後矣樂同孔子時同孔子空同孔子好學同孔子不知絕塵而奔一步是何光景真所謂聖而不可知之神也顏子且不能及况餘人乎然此一步亦惟顏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四

子能知得故亦惟顏子能道得言行氣象之彷彿皮面者豈足觀其深乎賜不受命正與顏子之樂相反億則屢中正與顏子之空相反大率學就本上歸宿者則轉好轉見其空從知上立家者則轉好轉見其實龐居士所謂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若顏子者豈真如彼之空其本有但不實其所本無者耳所謂四者有一與天不似

子畏於匡顏淵後章

昔夫子獨薦顏淵為好學後儒因為邦之問又許以謂有王佐之才陋巷簞瓢毫髮未徵世用四代

禮樂非回設施何取而稱王佐獨家語所記孔子曰自吾得顏回而門人益親其所作用略可彷彿猶未為盡及讀論語至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聖人此言亦有若喜若驚之意蓋倉皇避亂彼此相失存亡兩不相知一旦相見不覺其驚喜之交集故如此也試看顏子如何對答神閑氣定不疾不徐執義甚高致詞甚壯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子此言蓋非見夫子而後知其必在故不待見夫子而後不屑為徒死他章記夫子之自言也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五

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夫子蓋有以信已之必生而不能保顏子之不死顏子則有以諒斯文之未喪而決孔子之必生胡氏所云捐生赴闕請討復讐自是師弟常綱豈知夫天既決無遽喪斯文之理則孔子又烏有遽罹凶難之事於此信得命及乃為知天於此透得關來乃為有本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此顏子所以必竟真知孔子也捐生請討之論去此識見胸襟何啻天壤古稱大舜烈風雷雨弗迷正是此等意思此所以垂裳恭己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

也佐王之學際時行道直致虞唐躋民仁壽若顏
子者直優爲之矣偶記先襄敏爲郎時以忤權遠
獄東涯翁公方遊泰山報至愕然一友曰可惜克
齋爲貴溪一棍打倒翁公奮曰不然貴溪豈能一
棍打倒克齋克齋豪傑士天下大事還等他來卽
名位亦不止此先襄敏雖非夫子之比而翁公此
論亦真可爲能知人且信命矣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愚嘗看孔子最渾厚却最激烈其言語最和平亦
最峻厲如答王孫賈媚竈之問曰獲罪於天無所

見羅生書

卷之六

六

禱也答季子然由求之問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皆凜然冰霜森然斧鉞刻根折萌震動肝膽其判
道理處若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亦斬然斷蛟
刺兇刃不濡血後世每頌伊川餓死事極小失節
事極大之語以謂有裨風化不知其骨胎蓋脫自
夫子也夫子到義所當斷處峻切亦豈減於伊川
此其所以可止則止可速則速至於接浙不脫冕
灑然瀟然無毫髮濡情也江漢秋陽愚每要於此
等處看此等處判不清別無秋陽江漢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

先儒謂孔門弟子能不辱於大夫之家者閔子曾

子數人而已此不但足表數子之高不知其必如

此乃足愜孔子之願孔子之志上則欲行周公之

道而興東周次則欲杜私門之僭而張公室其不

樂才賢之爲隸於私家以助成其僭逆者此孔子

志也由求之仕已非其心乃復欲使子羔爲之宰

焉質美未學恐非夫子深憂賊夫人之子端爲季

氏發也但以季方柄國二子者復仕其家有難以

顯言者耳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

學子路之言其不達夫子之意也甚矣夫子到此

見羅生書

卷之六

七

亦且奈之何哉直付之太息曰是故惡夫佞者而
已惡佞亂義正是此等分明不是義却被他佞口
說來有近道理此其所以能害義也然隱而未發
夫子之意想到底有未明白者矣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古人朴實不但師有知弟子之明爲弟子者有自

知之明而師亦決不踰實以譽弟子弟子亦決不

籠罩踰本實以自譽夫子之稱由求與赤也其可

用之才固如此由求與赤之自言其志也其可期
之効亦如此率爾而對固是實擔如其禮樂以俟

君子亦是實讓此所以言行相顧朴實頭皆可用之才也吾輩姑未妄肆雌黃有不滿於三子只此一段氣象心胸末世師友之間曾見之否此吾所以每以洙泗之師友與唐虞之君臣相比隆也由孔子而上性學雖徹尚未徹地分之所造者或高分量之所見者終小豈獨荷蕢晨門長沮桀溺即務光許由啗缺披衣之輩見亦止此此孔子所以謂果哉末之難也豁然獨見性分之全曠焉自同天地之大不階一命樂得英才直于洙泗之間講明堯舜之學真自開闢以來賢傑烝烝未曾開此眼也一時從游之士慕孔子之道雖甚高尊孔子之意雖甚至到此一關未必看之便透必竟淘洗脫化尚未潔淨不免以性分勢分互相爲低昂也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誰人行不由於用誰人藏不由於舍只坦然若晝夜之代乎前熙然見分量之常滿乎已行藏用舍兩無有低昂者則真只有孔子與顏子一箇也喜聞曾點獨發此機浴沂風雩彷彿素位安常童冠與偕庶幾老安少懷之意真自顏子而外僅聞斯語也僅見此一段光景也故不覺喟然形諸贊嘆蓋必

如是而後夫子之學旨爲有明也必如是而後夫子之道爲有賴以傳也不然待千乘千乘之權任有失得矣待五十六十待宗廟待會同民社禮樂之寄任有去來矣是從未遇之前丘壑之際直空閑過了一段光景也志大言大可病其任意見胸襟果然超脫必竟洙泗之脉屬在曾參雖云孔子造就其家庭之所開發想見得力多也

顏淵問仁章

顏淵所問者仁孔子所答者禮仁外無禮禮外無仁自不待說必竟如何又要說箇禮須知仁者渾言之禮則自其渾然之中自然之條理言之也譬之投核於地從此而芽而幹而枝而葉以至於萬葉千枝不可勝計而縷析條分一毫無容紊亂是卽所謂禮也然非既芽之後方有此禮卽一核之中而萬葉千枝不可勝計者已渾然含具於此矣核之生意少有虧損則萬葉千枝固爲無本而出然只一葉一枝少有剝落彫零是卽全核之生意原有虧欠不但枝葉病也故務枝葉之暢茂而不思厚其所從出者固爲學不知本知本根之當固而不思慎其所發者亦爲道未該全中庸曰修身

以道修道以仁却又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豈是仁外又別有禮正合此意故就歸宿上提挈必以求仁爲宗而就應務上著功必以復禮爲要復得禮恰好全得仁而徹內徹外巨細精粗無一不管歸於天則矣此其所以爲經世之學而有異於空寂之談天下歸仁實實落落家於此齊國於此治天下於此平而一毫功力無所待於外假爲仁由已由人乎哉朴朴實實一味歸本不復作家想不復作國想不復作天下想修其身而能事畢而半點精神不以之流向末上去矣嗚呼盡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十

矣故顏子亦不復別有問而直請其目夫子亦不暇別有談而直數其目目者何卽所謂曰視曰聽曰動曰言者是也漏洩無他只在應感動用之際勿之一字有似禁止之詞復之一言寔爲歸宿之竅克之一字若爲着力之工而復之爲詞兼有優游之意條目似多總非本外求討用名各異寔在一處着功真所謂爲仁由已由人乎哉直透執中上契精一而允爲大學宗教立張本也

仲弓問仁章

止修兩法借謂挈出孔門心要然尚以爲大學一

經如此他未必然徐印之則諸經作法無有不然特布置提掇未若大學之有倫有序明且切耳如書之所謂惟精惟一安而止惟幾惟康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易之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皆是物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舊說以謂主敬敬尚是表德如見如承儼若有思此直直是主在仁也渾然是箇止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合已合人了無間隔此徹內外無非仁也渾然是箇修法克復之用亦是如此他日告子張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却又曰立則見於前也在與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十

司馬牛問仁章

昔劉器之問學於溫公溫公教以立誠器之請其目曰自不妄語始初頗易之已察之則一日之間自朝至暮無非妄者乃信公言不我欺也司馬牛問仁夫子告以其言也詎亦是此意因其不足更着一鞭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詡乎此非有所加特

就於上面點出難處使知訥言之初非易事非如臨如履翼翼小心一段精神常在本領歸宿者不知不覺便放易其言而不能自察矣只爲之難一句默默又似點出一箇止法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章

兵食信蓋是經國常規不但堯舜禹湯有之卽管晏桓文伯者之所以治其國道亦必具此也子貢既是箇通達國體之人又與聞性與天道之奧因而作疑曰如此則帝道王猷儒者作用與伯功何以別乎故特設爲必不得已之問知夫子之必先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十三

去兵也又曰必不得已而去知夫子之必歸重於信也恰好討出夫子命脉一不得已寧可去兵再不得已寧可去食斷之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則天命人心之去留與死生存亡之判決一語歸宿超然在功利之外矣確然非富國強兵計功謀利之可得而比矣後來伊川先生亦達此意有問孀婦無子而家貧或可去否伊川曰只爲後人怕餓死其寔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只此一語斷絕了多少解脫戶門扶正了多少大倫綱紀此宋儒議論所以法度森嚴於世道爲有裨益也

季康子問政子曰政者正也等章

經世之學必以修身爲本論語一書雖云未經揭出然隨事隨人矢口敷宣無不是此家法如季康子問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固是修身爲本及患盜却又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及欲殺則又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問使民敬忠以勸則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千說萬說無非只是此箇主意他如哀公之問政告以爲政在人取人以身子路之問政告以先之勞之子張之問政告以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至於其身正不令而行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一切無他奇論蓋恭已而理垂拱而治帝王相傳經世之學必於此乎歸宗不能易也克明峻德以之親九族則睦以之平章百姓則昭明以之協和萬邦則於變時雍玄德升聞以之慎徽五典則克從以之納於百揆則時叙以之賓於四門則穆穆以之納於大麓則烈風雷雨弗迷雖天地不能違之而況於人乎此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孔子晚成大學之所以首提而確主也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十三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章

聖門學問要緊界頭在人已本末之辨如答樊遲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真是句句貼就本上豈肯將半臺精神流向末去獨於子張問達乃有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之說曾子嘗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夫子亦曰師也辟說者以其習於容止少誠實也又曰師也過說者謂其才高意廣好爲苟難也想見子張原是高才之人必有輕世玩物之意其氣象顛昂言詞誇大亦可略見者故教之以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蓋一切與他之氣質病痛相爲反也察言者不是察他人之言正所謂仁者其言也詎易之所謂言必有物易其心而後語是也觀色者不是觀他人之色正所謂不欲以色取仁書之所戒令色孔壬象恭滔天者是也如此則家邦無怨讐猶可行夫何憂於不達不然則所謂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州里之間將無以信而取徵矣又安望於達乎聞達毫分之間相似而實不同處學者更須反已自省

衛君待子而爲政章

正名頗難說故及門之士亦未曉蓋於其時夫子已應衛君之招矣故爲衛君乎冉有亦疑之豈非以其拒父無可仕之理而又有介於夫子之已應其招也乎子路則已仕之者也故不復疑其非義而直請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夫子則告之曰必也正名乎此則夫子既顯然說出義理之正而又隱然含蓄轉移之權而子路不知也不但子路不知後來宋儒之論亦不達此謂孔子必竟正名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而立郅人情事理夫豈可通惟先襄敏之論不然曰此無他夫子必竟只是箇不仕於衛而已必也正名蓋明示之以必不可行而卽寓見夫已之必不可屈也應聘者意其機括之或可轉移正名者示以義命之不可苟就時行時止不磷不淄蓋凜然仕止之家法也故曰夫子之心必竟只是箇不仕而已此最得孔子之旨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其手足矣而尚可仕者乎樊遲請學稼章

樊遲之意果誠欲學稼圃直可問之老農老圃何爲而問孔子孔子之答亦祇合教之問於老農老圃四方之民穡負其子而至胡爲而云乎並耕而治饔飧而食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許行言之矣強本力穡食土簋啜土飭糲飯藜羹勞苦以蒞天下之治墨氏倡之矣學稼學圃正所謂並耕而治許墨之說說於其時所祖神農神禹之言者是也蓋是以學術問故夫子以學術關所謂小人哉樊須也正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小人之事勞力者治於人是也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好禮則莫敢不敬矣好義則莫敢不服矣好信則莫敢不用情矣恭已而理無爲而治不動聲色而可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也焉用稼乎遐想周末處士橫議方術多岐人矜私智家煽私宗蓋不知其幾千百種微夫子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何自而傳乎苟有用我者章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却又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何其爲效之近而轉移之機速也昔儒謂五年七年皆當思其作爲如何此等近遠之間孔子權度斷然不差期會斷然

無莢只不知如何叫做可如何叫做成暮月三年爲時何以較速王者之作却又何以必世乃能及仁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爲之士矣章

孔子最和平然詞氣之間却又最斷決如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何其鄙之深也大率時到周末士氣卑甚掛名衣冠者率計功謀利之儔絕無有矜名徇節之意士品三等不必盡滿分量要自行已有耻季友忠信無忝於名教可方於君子而非計功謀利屑屑於斗筭銖兩之計算也決矣此夫子傷時之深以振士綱固學者所宜深省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章

歐陽公朋黨論謂臯夔稷契元愷諸賢共爲一大朋更相稱譽溷沌窮奇杞梓饕餮四凶諸人亦共爲一大朋互相比周諸賢必惡四凶好元愷諸人者必惡元愷好四凶以迹觀之則元愷諸賢豈能盡人皆好卒於賢否不致混淆百揆終叙而天下稱理者則大舜能別其賢否之類而不徇於偏聽之明也此鄉人皆好孔子未可鄉人皆惡孔子亦未可而必曰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孔

子只坦坦平平無意道出便爲萬世觀人底案昔人謂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就令盡善水炭薰猶亦豈能快心於異趣之口乎衆好必察衆惡必察固是察其人之行事亦併察其好之惡之者賢否之類趣何如耳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章

剛足勝私毅足持久木則情實寡開訥則機緘少洩未必中和然以較之柔懦狡佞則此猶爲近仁也世情所取者大率多愛善柔所矜者多取便佞而孔子之所取爲仁者反在此而不在彼也大率仁之爲物未嘗不發爲聰明而小近發露則傷於薄未嘗不發爲敏捷而小涉利巧則傷於浮與盪然渾然氣象之淺深厚薄迥不相爲侔也剛毅木訥則近仁巧言令色則鮮仁有志於仁者須味須味

克伐怨慾不行焉章

存天理去人欲說者以爲求仁之大方克伐怨慾不行豈不是去欲之法如何尚曰仁則吾不知也不知除却去欲更有何法可以存仁微矣微矣却又點箇難字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自其

克伐怨慾

卷之六

十八

克伐怨慾

卷之六

十九

爲命裨謀草創之章

着力處固叫做難自其喫力處亦叫做難如何叫做着力原憲蓋刻苦做人者克伐怨慾一切剛制回旣倒之瀾障而東之使不得行難矣難矣故曰自其着力處固叫做難尚有一說古稱涓涓不息流爲江河綿綿不絕將尋斧柯解牛者亦遊虛空破竹者無煩着手難易迥然理可槩見子夏之交戰而至癰病亦坐此也難矣難矣故曰自其喫力處亦叫做難由前之難其所着力處卽是其得力處原憲之所爲可許也由後之難其所喫力處卽是其受病處原憲之所爲未可與仁也知克伐怨慾不行者之爲喫力而所以求仁者可以照知其用力之方矣

人只共了一箇利害便同了一條心膽古云同舟遇風胡越相救求生之心旣同救死之力自協不知不覺天涯海角之人便打併了做一家也傳燈錄所記夾山之訪船子一語不諧盡弄平生所有黃龍之師石霜惟道是同便與泐潭好絕此無他只爲他實心求法之故不但禪門子厚之勇撤臯比且盡屬其徒往從二程聽講西樵之折節陽明

直以署官之長不耻下於末寮此無稽惟其學之取是而已吾求學問無異饑之求食渴之求飲饑渴是憂何復較其食飲之所自出不惟其理路之是而惟較其彼已之分大率非真有學聖之心徒以意見之私相角爲勝負者而已試者爲命一節只爲利害之同欲求辭命之善草創討論修飾潤色裨謀世叔子羽子產四人各司其一草創者不嫌爲人起草討論者不耻爲人掌故修飾之未免有所刪削而裨謀世叔坦然無所介心潤色之未免更加黜擯而子羽忻然無所愧色故吾每譬之

見羅定書

卷之六

二十一

論學一事正有類於爲命之理蓋同一學聖之心必求同一學聖之法自我也不必矜長在人也無取護短如此而後有貴於論學無負於志學之初心矣此於秀才考試事體不同蓋秀才考試徒欲矜伎倆之高原不較事理之實論學之道豈可如此必竟是求法之誠反不及於禪者希聖之志原與先輩之發心不等也

子路問成人章

他日夫子曰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大率非中和之稟依歸仁聖陶鎔於禮樂之區已而各

化其質各成其品蔚然爲洙泗名賢則昭然學之力也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則又其才之美者也只爲不學之故終其身只以氣質用事公綽僅免於過武仲要君求也聚斂而卞莊子者則又不足道也此所謂自喪其才之美者也故因子路之問成人也若曰世間美質非少只學之則進於中和而稱爲成人不學之則倚其偏長而終於氣質以謂必兼四子之長而後爲才全德備者過矣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章

見羅定書

卷之六

二十一

孔子之仁管仲也固以一匡九合有攘夷安夏之功亦以糾紉而小白長爭國非宜桓公有可事之道所云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此非斥召忽也正以管仲之處糾在可以死可以無死之間其功又大不取必於一死若匹夫匹婦之爲諒者耳至於召忽之死孔門之論原自取之觀田賜之問特有責乎管仲之不死則知孔子之意非有斥於召忽之不生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章

孔門自顏回外資稟高者莫有過於子貢故夫子

鍛鍊啓迪注意尤倍子貢晚而有悟乃知夫子之深注望於彼也終日與之言性與天道而不及知也故感之尤深哀之尤至反場築室獨居三年真象山所謂此子貢之所以報夫子也如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此分明是言性與天道也子貢之不聞一矣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此又分明是言性與天道也子貢之不聞二矣子而不言小子何述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又分明是言性與天道也子貢之不聞三矣大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二十三

率天道至教聖人至德無行不與啓口容聲便同時雨之需隨分沾濡而天意聖心初無淺深加損之量無所不悅欲罷不能聖人豈有私厚亦惟顏子之自受如此耳幸哉子貢末路有聞不然則雖聖人竭盡肝膽苦口苦心亦終視之爲文章之末而性與天道到底未有聞矣

志士仁人章

仁爲生理好生而惡死者人之情也置生死兩途而使之自擇則必之乎生不之乎死矣求生者何以反害仁善體之善體之悟此則知論語之必以

求仁爲宗也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所惡有甚於死者故可以辟患而不爲也民胞物與殘疾疲癯關情休戚獨忍弃其生而不恤而反以爲仁也不識如何叫做成仁却又如何求生反爲害仁須思其故

顏淵問爲邦章

後儒因顏子問爲邦孔子酌四代禮樂以告之因以爲有王佐之才有天德便可語王道顏子之無忝王佐明矣然此特夫子之論而非顏子之見諸施設也昔人謂南面而蒞天下所與其理者將與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二十三

相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天下無治不可得也堯憂舜舜憂禹爲學求人汲汲皇皇孔孟之心千載如見蓋除却孕靈毓秀爲世生傑雖天地亦無別有經綸以維持世界也家語記孔子曰自吾得顏回而門人益親只門人親處是有多多少少作用此顏淵死所以子哭之慟也蓋佐夫子之行道者顏子也窮居則佐其師以求友達處則必能佐其君以求賢李克所謂窮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所與者如此則所舉者可知矣此則真所謂佐王之才也又子畏於匡顏

淵後子曰吾以爾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只子在兩字是有多大胸襟多大識見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夫子之主見蓋恰好與顏子一般也何必說到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審如是其所見者亦淺矣其所自衛者亦疎矣回何敢死一句却又何等擔當何等婉曲此又所謂佐王之才也終日如愚到此倉皇急迫之中神閑氣定萬兩千斤道出一句來真見力量

君子義以爲質章

論語原是答問之書門弟子輩隨時記錄之語大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二十四

宗大旨師弟之間講之素明著在答問者多其條貫節目之詳使學者知所用力而大宗大旨未嘗不貫通含蓄於其間也俞玉吾論文公註參同契謂文公豈不聰明只欠却教外別傳一句耳故予舊亦有云讀丹經者必須傳了後讀不然則所云夫婦陰陽乾坤爐鼎白虎青龍嬰兒姦女不勝其名目之多不勝其變態之至何處討箇歸宿豈獨丹經卽論語一書苟不明得宗旨只就條貫眼目上摸索則如此章之所謂義禮孫信者亦何處討下落象山亦曰論語之書多有無頭話柄蓋亦

有見於此義之外又去尋箇禮禮之外又去討箇孫信不勝其紛紛矣至見以爲處事之法而不知其爲精義之功何其謬之甚乎精義之功卽是求仁之功亦是隨時換了字面又不可於求仁之外別求所以爲精義之力也曰如此則何故到這裏又要說箇義善哉孟子之言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只是箇仁存着爲體者便叫做仁行着爲用者便叫做義此所以仁外無義也犬率義以爲質却是就其用說禮非他也卽義之自然之節文也義雖當而條貫一有不詳義不精矣孫非他也義之自然之和氣也義雖當而心氣少不和平義不精矣信非他也卽義之貫徹之誠意也義雖當而誠意少有間隔義不精矣恰好四者俱到渾然一仁而修身爲本之學悟此真可謂知之至矣知及之章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二十五

象山先生曰論語之書多有無頭話柄只劈頭一箇學字悟不得則竟不識學爲何物矣却如何習如何悅知及一章五箇之字亦有指若不悟得則知之所及者及何事仁之所守者守何事亦只成空頭語矣舊有友人致辨亦曾援及於此謂聖人

之以知誨人也此無他只爲他不明得之字之故
反將本領的消息看得輕工夫的字眼看得重乙
亥龍光之會曾因自湖吳丈舉博學之一節謂學
問只要照此下功無他奇說僭答之曰誠然誠然
曾記文公解踐其位節將五箇其字下一註脚曰
其指先王也若不識得其字則竟不知所踐者何
人之位所奏者何人之樂博學一條五箇之字義
亦同此若不識得則博學者學何事審問者問何
事慎思明辨者思辨何事口說學問思辨亦終爲
徒托之空言而已認得此字明白方是明得學問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三六

如此知及一章僭每挈出謂最好提撥學者用功
知及仁守莊蒞動善豈是四箇時節蓋徹內徹外
徹粗徹精四者自然一時俱到邇來學者習於高
虛類有頽超凌躐之意謂只要明得學問牽纏瑣
屑適足爲累於心不知只纖毫動不以禮卽舉其
知及仁守莊蒞者併弃之矣又寧有學問之懸釜
而獨存者乎查了知及又查仁守又查莊蒞又查
動之以禮何等警策何等好做工夫民卽人也不
專就上位者說

子曰君子有三戒等章

愚每謂麓南山之竹寫修身爲本之條目不盡如
三戒三愆三畏三益三樂九思隨事而立防條實
不同無非爲修身爲本寫條件也更須知三畏只
是一畏九思只是一思思聰思明不過隨事而點
其則天命大人不過就重而揭其名非紛然而用
畏雜然而用思隨事而爲之安排布置也一切從
瑣碎處分散了精神也知此則無適非修無適非
止身常修本常立而仁在其中矣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孔子豈從畔之人公山雖畔人亦決知孔子非從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三七

畔之輩何爲而召孔子子欲往示之以不疑也卒
不往夫子初未有往意也以爲汲汲於行道有召
必應豈有從畔人而可以與東周之理故曰夫召
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公山
果欲爲畔謀必不召孔子召孔子必非與之爲畔
謀雖然亦必竟無可往之理耳此孔子之所以示
欲往竟不往也吾豈匏瓜繫而不食真可謂能相
事之機量人之情圓神不滯善應之不可爲方所
耳此固子路之所疑而不能識也不曰堅乎磨而
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江漢秋陽直是峻潔何

須道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乎子路之知夫子也亦良淺矣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章

古人書不虛讀後世童蒙之子便誦却周南召南白首窮經必竟身心不曾受半毫之益孔子言詩爲益多矣可興可觀可羣可怨邇之可以事父遠之可以事君授之以政必達使於四方則能專對而不辱其君命蓋學詩之爲益如此後之學者只爲科舉之累故競以增聞見之知肉技能之巧而竟無補於身心之實也女爲周南召南豈徒誦哉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天

言有物而行有常蓋實在以此體於身心刑於閨闈而家邦之道從此達矣置之而可塞乎天地溥

之而可橫乎四海造端發軔便不曾着了絲毫障礙道可行矣大學所謂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真發蹤處便觸了牆壁一步不可行也汝濱江沱鬼置中林四遐之極無不從而化者文王豈有所強之哉其端甚微其機甚速只合下便自閨門之風教謹其始也必如此乃不爲徒讀不然真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爲

子曰予欲無言章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天竟不言世未有不知天者予欲無言小子何述聖一不言卽未有知聖者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有言言此文章之所以可得而聞也以無言言此性與天道之所以不可得而聞也耳聞者其所受者淺意喻者其所述者深予欲無言蓋夫子所以示于貢者深矣深矣繼之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則併與其所謂無言者和盤托出矣若非末路有聞豈不竟爲辜負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子九

松臺講義附

天命章釋義

高州府學講

天命之謂性言性卽命也率性之謂道言道卽性也修道之謂教言教卽道也一物也此其所以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然世人類說修道卒不近者何故則以認不真在睹聞形氣上着工夫也不睹不聞是畫出箇天命的樣子也戒慎恐懼要於此着力何也以一切睹聞者皆從是出也至隱矣至微矣而寔則莫見莫顯也此君子之所以必戒

慎恐懼而致謹於斯也獨者何所謂與物無對者是也蓋本無聲臭者也亦是畫出箇天命的樣子也雖然亦必竟非冥漠不遠於性情之間者也有喜怒必有所以爲喜怒有哀樂必有所以爲哀樂則未發者爲之也天命也故未發非時也本無睹聞本自未發也中者亦不得已而名之也循是而發之未有不中其節者卽渾然一天命用事也發而未發也所謂率性者也此其所以爲達道也然又非有我之所私也致中和則天地以位焉萬物以育焉蓋本同一體者也實理實事言大而不爲誇此正所謂真性命作用非用爾手勞脚攘也篤恭而平垂衣而治正是此消息屑屑於事爲以爲位育之作用者亦淺之乎言位育淺之乎知性命矣

仕學章釋義 陽江縣學講

學問原不分於出處只要得此意真實圓滿流通於事事物物之間卽僻處深山一主一僮分量不爲少廣土象民志得道行分量不爲增何者以心量本自圓滿位育參贊斡旋樞紐總不遠方寸間也木石與居鹿豕與遊寂然無以異於野人而胸

次中沛決江河便廓然與天同量神感神應與萬物常相流通施於有政是亦爲政隱居行義豈必再改塗轍故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言仕之優處卽學學之優處卽仕初非有二道也今世之學者既志存達用以隱處爲不足仕者又心煩機務以幹理爲妨功是皆不見得直性命頭面意不圓滿而尚拘於所乘所遇之時局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孔子明明是卜諸子經世之用而曾點對以浴沂風雩與童冠共其詠歌子使漆雕開仕乃曰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皆取之夫曾點豈不知遊戲之務於政理無當而漆雕開亦豈以彼從仕尚爲未足哉吾斯果信已與萬物流通何必更云出仕童冠偕樂直與上下同流卽位育道已在我此所以仕不妨功處不希世而性分中常無有虧缺處也

憤悱章釋義 德慶州學講

夫子發憤忘食終夜不寢以思而周公思兼三王至於夜以繼日從古聖賢未有不由心求通而成聖者吾道一以貫之未嘗背門人而私曾子然一則悟一則疑終日與言卽陳亢之輩蔑不聞而顏

子獨足以發則以頗曾憤排諸子者未必憤排也故啓與發與復非緣外入也自憤自排自反亦自啓自發自復從古及今未有不憤而能啓不排而能發不自反而能復者故曰自行束修以上未嘗無悔然終日與言無行不與必竟又存乎人之自悟也若曰待憤而後啓之待排而後發之是聖人亦有不悔而所云有教無類無行不與者夫子之意荒矣

豪傑章釋義 雷州府學講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曰舜何人也予何人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三十一

也有爲者亦若是從上經書未聞有謂聖人爲絕德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亦未聞有謂聖人非由學以成者惠廸則吉從逆則凶克念則聖罔念則狂真只在反覆手之間耳而世之解者類以氣稟庸劣者爲凡民性資超邁者爲豪傑是豪傑信天生而凡民若真有限局之者豈天壤間信有一等生就了的豪傑有斷不可以企望豪傑之凡民乎不知有待而興即凡民凡民固非天生無待而興即豪傑豪傑寔由人作待者何等待也只一箇待字真是斷送了多少人禹孜孜

文翼翼是禹文固學成非天生也堯兢兢舜業業即堯舜亦學成非天生也此所以人皆可以爲堯舜而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者信哉其自棄也

盡心章釋義 恩平縣學講

學問之道只有立志用工名曰兩事其寔非有真志者不可言用工非用真工者不可言立志亦初非有二事也雖云非有二事從上聖賢但說工夫者則必斷以立志此無他蓋欲學者從最初發念處便徹底作分別也一真則一切俱真一偽則一切俱偽未聞有念發不真而能以用真工者明道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三十一

先生曰吾年十六七時好改獵既見茂叔謂無此好矣一日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乃盡悔其從前作過蓋所謂偽者豈必顯顯念欲只一絲毫黏帶世情僅如喜獵相似便與性命了無交涉便可驗得種種根苗盡只潛伏不曾徹底既念頭不到徹底即儘力用工渾然世情天性何由出現天性既未出現即日用間何處着工總是皮毛俱非靚體矣此立志用工所以雖非二事而從事於斯者要於志願處蚤判決得清楚也故中庸論思誠既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

之矣必繼以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指至於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斷以必要其成孟子論學天既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矣必繼以殫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要以雖死不貳夫學問思辨行者工也必要其成者則志也而以爲有困勉之分別者非也存心養性者工也殫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者則志也而以爲智仁之各造其極者亦非也曰然則章首所云盡心知性而知天其義安所取乎曰此正以言心性天之原非有二物也但人不能下存心養性的工夫故其心有所未盡而猶

見羅先生

卷之六

三十四

與天爲二雖下存養之工而非實立定殫壽不貳的志願則其意尚存二三而卒與天爲有間故必就頭判決直於死生壽殫徹底一關矢志無二夫然後極世間凡可避懼貪求之事舉不足爲心累而立命之志氣乃斷然決絕矣夫然後存者真存養者真養存者是心養者是性出往游衍無一不在天者志日以純工日以熟無有毫髮已私能爲心累而知性知天皆其分內事矣而以爲造其理及生知安行之事者亦非也故志之於學也如樹之根也如苗之種也如水之源也源不潔流斷不

清種不直華斷不茂殫壽不貳特舉世間所最難決捨者作斷例耳古人由善信積之終致美大聖神由致曲積之卒於形著動變由十五志學積之至於七十從心寸累階升計時而效真有如苗之秀秀之實投種於地時異而月不同者此無他則以其最初發念無有虛假布得種子來原真實耳今人豈不學問豈不號稱用工卒於齒豁頭童依然故物甚則并與其嚮慕之初機尚失之者其咎端亦良可想矣

好仁章釋義 電白縣學講

好仁章

卷之六

三十五

孔門之學只是求仁故諸子之間者問此仁聖人之教者教此仁無別有他說也忘清果藝聖人槩以與人獨至於仁未嘗蒙印可者何者以只一絲毫粘帶便與道不相當也故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此六子實語也果若好仁則必無復有尚仁者世人此小毀譽渾身動了富貴淫食賤移威武屈是事事尚得仁何曾好仁果若惡不仁即不仁斷不以加於身今人起居動靜念慮精神多少不在於道無限不仁盡以加諸其身何曾惡不仁只以此等細從身心檢察真滿世中未見有好仁

者惡不仁者非虛言也雖然克念聖罔念狂仁斯至爲之在我一念轉移又原非外至之物也有能一日用力則吾又未見有力不足者世豈有欲孝親而力不足以孝欲敬兄欲忠君而力不足以敬兄忠君者乎領惡全好其機括又只在反覆手間耳雖然以今天下志仁者不少矣可謂其繫未用力其亦容有欲好仁而力不足於好欲惡不仁而力不足於惡者乎然此蓋必無之事也必竟是不曾實用其力也故又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反覆激勵聖人之言渾厚和平未有如此章之最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非謙也蓋夫子寔不知其仁與聖也若知其仁與聖亦不可以言夫子也知其

實仁與聖而又繆爲是云云者則亦不可以言夫子也發憤忘食終夜不寢是有多少苦處夫子之所獨覺而人不及知也此其所以爲之不容倦也與人共爲之不容厭也此正夫子所用力處也故實在自信也若曰吾已聖矣吾已仁矣則從古及今未有仁聖之人如此者也兢兢業業堯舜亦不自知其聖也檢身不及小心翼翼湯文亦不自知其聖也有自聖之心卽滿矣滿則倦矣則厭矣惟不滿故不倦厭此正所謂至誠則無息也又全是仁聖之體段也此其所以卒爲仁聖而非世人之所能及也故曰正惟弟子不能學也必若所謂謙已誨人云云者是仁聖果天成有無待於學而能者且非復人所可學也殆不然矣

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孝一章正是卽舜之集福以教天下之自求多福也非爲頌舜發也祿位名壽世之之福備矣然皆有大德自致之理何也以天道原如此也哉培塿人修之天篤之天何心之有哉詩有云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則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中之者正爲此也

此大德所以必受命也何獨舜也世之久不汲汲於修德而乃日希望於非覲之福亦過矣

見羅先生書卷之六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0

三十八

見羅先生書卷之七

書問

無錫通書館藏

年來冒昧僭有倡提寔出百苦更嘗偶證聖經豁然符合輒以爲道在是矣旨具經中義存稿刻愧無子厚筆力無能大有闡明以致洙泗宗傳尚鬱不暢此則真鄙人之過也若偏滯形骸守株修治內不究格致誠正之精微外不盡均平齊治之作用則鄙衷寔有未敢也鄙見亦寔不然也所以曩在會中見有友朋專揭修身者必闕之曰修身爲本四字缺一不得若專言修身不及爲本漸遠知本風規不復可以語明德親民大學問矣只爲本二字中間何等廣大何等精微然又實實落落本在此身却又何等簡易何等平實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誠者誠此也正者正此也世豈有物不格知不致意不誠心不正而尚可以言修身者乎物不格知不致是瞋行也意不誠心不正是作僞也若專言修身不復及於格致誠正其流之弊是直以作僞瞋行而可以修其身也修可得乎然此蓋必無之事也此雖少明訓詰守章句之緒餘者所共解也區區喫緊者特以大學犁然鼎立三綱而特約歸知止秩然井分八目而獨管重一身

此其意旨灼然似在明宗而後之儒者懇懇勤勤乃獨專去辨目不知止不知明德親民勢必兩歸偏駁本不悟均平齊治格致誠正必竟茫無指歸此僕看大學所以獨異於儒先且不諧於衆見者蓋在此也故嘗妄意以求仁爲孔氏之學大學一書渾是摹寫此體而修身爲本一句則是求仁之方法也千聖以來相傳不踰之矩範也故必知止之說悟而後可以識孔學之宗必求仁之旨明而後可以悟修身爲本之竅嗟乎此其致真難言之矣

答吳自湖

孔曾正學載在遺經星日炳然可沿可據每謂非知

是羅先生書

卷之七

二

止則入將無門非知本則止將無地紛然條緒若網在綱本亂末治理所無有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或者真千聖相傳之正印也誠正而不本此少失之不免流爲空寂格致而不本此少失之不免敝爲支離均平齊治而不本此少失之不免驚爲功利故僭嘗以格致誠正爲工修齊治平爲事家國天下爲所處之方者正爲此也

與羅近溪

明道先生謂大學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又曰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真是確論然竟二千年苦無有洞晰其旨者昨

於省中會思默年兄亦云此書必竟看之不透僭答之曰此書不透必竟儒學不明儒學未明其勢不免攙和佛老附會已見姑以經書證成其說而寔則帶水拖泥挨門傍戶實在所窺者非儒家之學脉也明得此經則語孟六經一切皆其註脚明得修身爲本則一部大學又其註脚知止其入竅也然知止者止此也知本其實地也然知本者本此也從前不悟者只爲懸空講格致而不知格致誠正總爲修身之功懸空說知止而不知本末始終乃爲悟入知止之竅今又有一弊生矣若將懸空講知本而不知此謂知

是羅先生書

卷之七

三

本此謂知之至也大學言之矣知修身爲本斯謂知本斯謂知至陽明先生言之矣此其理其詞皆斷斷乎不可易也只爲儒學久湮佛老之學入於心髓之錮不知經世出世頭路兩分宗旨毫釐就茲判決舍修身爲本不學而欲求儒學之光顯瀾倒之士氣有迴洙泗之門風可振孔曾之苦心昭昭焉如日中天不可得也略記尊教大率謂看經書欲一切從其本義此最見之確者於鄙人之意亦正似有同也

答朱申峰

來書云來教併大學古義諸刻莊誦數四大旨洞然自古聖賢相傳原無別法其要只在修身大學

一書尤爲詳明深切後之儒者各以意見自生枝節所以孔曾之旨反晦而不明今兄盡剪繁蕪標揭宗要直以修身爲本一語爲的而證以大學本傳首尾血脉聯絡貫通使學者瞭然知有反本守約之道不復熒惑於影響支離之談其有功於聖門有功於後學不淺也中間尚有一二微義似與管窺之見未盡符合敢爲兄一質之愚謂知止知本要歸不容岐別而止之與本其旨趣却有不同知止云者識此心本然之則而止之也以其不爲物欲所動操而言故曰止以其不爲物欲所昏蔽而言故曰知知止即止於至善非影響測度之知也云云

見龍先生書

卷之七

四

六月間乃得領年兄正月間所寄之書詳哉其言之也旨哉其言之也領教矣然即未能詳復也取要言之大率學必先於知止本者止之地也舍本外無可止矣學莫要於知本身者本之樞也舍修身別無本矣故知止知本知所先知至只是一句話頭一條脉路此從來看大學者少有明也非一朝一夕誤也兄所談知止語甚玲瓏足以啓發學者只恐非大學之宗旨也更味之

答許敬菴

邇與友朋所以不敢一爲誇大之言只揭出修身爲本令其實止實修止到極處即全體皆仁修到極處即通體無欲大率止爲修之主意修爲止之工夫此大學所以必以知止爲先而以修身爲本也止之所

以修之也修之所以止之也

借嘗以爲知止者知修身爲本而止之也非知修身爲本之外又別有所謂知止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而可淺言者乎真除却修身爲本亦別無有至善之可尋覓者矣此意煞微非面語不究

答陳翼菴

見龍先生書

卷之七

五

大學者蓋孔子老後之書修身爲本者蓋以定千古宗傳之的知修身爲本斯謂知本斯謂知至陽明先生蓋已深喻之矣致良知云云端爲補偏救弊發也然承宋之後惜於訓詁詞章之習此提誠爲有助此功亦殊不小今天下之爲學問弊者果訓詁詞章乎修身爲本似是對時良劑予每謂聖人之學不爲病後立方今直以扶元之正品便爲補虛之上藥矣因緣顯晦又若有巧妙存其間造物者默有以主張之也

答李同野

嘗有言吾學未嘗不貴虛未嘗不貴寂只以修身爲本一切皆爲實體未嘗不致知未嘗不格物只以修

身爲本一切皆爲實功外修身而語虛寂此二氏之所以偏於虛寂也不本身而談格致此世學之所以病於支離也虛寂是性之本色格致是修之用神虛寂格致何病則學不知本者病之也曾有問大學不過立教之書乃爲性命之奧謂不覩無聲無臭者大學所未道也僭答之曰明德親民備矣復云止善其義何居平治修齊格致誠正備矣復曰知本道將安在善乎本乎可覩聞乎有聲臭乎其人默然無以爲對大率儒者之學久湮故使修身爲本之旨不著說寂談空者定求之人倫事物之外而殉生執有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七

六

者又不免錮於形骸度數之中然則知修身爲本而不知知修身爲本卽是止於至善者猶爲見之次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聖人看得知修身爲本何深世之學者乃謾曰修身修身看得修身爲本何淺至者極也盡也知至於此無以復加盡性至命此其極則矣辱諭舊學王陳兩宗具見究心之不早草予姑未暇論兩宗而直以大學之旨明之千里毫釐之幾有求學之志者平氣觀之知必有渙然水釋者矣

答謝子實

終朝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此誌公語也三三語

而愛之至道場二字尤須玩味故間語友朋以家國天下者修身地頭也而又云修身者知本地頭也此語似太刻然却無可奈何蓋不知修身爲本者則止與本固不免於着空知以修身爲本者止與本又似不免落迹離身固無本執身又非本此亦所謂喫緊爲人處也文甫知之否耶取要言之大率止其入窾也修其工夫也身其歸宿善其命脉而本之一字又所以點化此身操柄此善使止之入窾不倚爲守寂沉空修之工夫不祇爲補偏救弊者其機括端有在於此也僭嘗書答存翁有云乃若知本則存乎心悟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七

七

知本焉至矣者正謂此也此信非悟不能入也答胡文甫大學之旨邇更看得如何只本末始終四字把定入道之樞而又括盡經世之竅同爲知也而知不流爲意見同爲止也而止不墮於禪寂其巧妙毫分皆在於此此正孔子悟門知本義謂教人以知止之法也又曰本者止之地也真足以測聖之微發前儒所未解也後儒只不明此所以雖知大學必先知止而於緊要處只作尋常看過不知修身爲本直於此處討出知本之本直於此處跟尋違此法門別無塗轍其旁提枝節不得已而橫生意解者勢使然也

答陸汝

弟有知本義又別作知止說以爲必自知止始
來學者大率知知本矣不知知止屢承兄教見亦類
之不知啓鑰開闢妙處正在於此區區提揭修身爲
本雖於聖學頗爲有功而討出修身爲本却在悟破
知止兩節然知止又非懸空只知修身爲本而止之
是也此其所以異於禪寂之見鎖有鑰盤有針舟有
柁知止之於修身爲本實兼斯妙此其所以爲至命
之學而又不離於人倫日用之常適因多病悟此稍
深止慮兩字絕與寂照止觀相似定靜安總是止但
漸入佳境耳其所以不同於釋氏者就於應事接物
羅先生書 卷之七 九
之間分別本末始終先後知所歸宿此其所以爲經
世之竅知本義謂正教人以知止之法也使孔曾復
生必爲首肯真二千載未明之秘也 答趙菴兄
孔門之學只是求仁而修身爲本則其實落做手處
也故論語專以求仁爲教而大學必揭知本爲宗蓋
全體一仁也知本者則識仁之竅妙也孔子一生學
問只是求仁一生工夫只以修身爲本此論語中著
見明顯一語不煩爲附會者也然論語蓋孔子平日
爲教之書而大學則孔子老後垂世之筆磨勘半生
到此提揭其旨意平實深微更有非苟然者而惜乎

習傳循誦者之尚忽而不加察也此雖不識修身爲
本亦以原不識仁之故僕識仁說謂知仁之必覺也
又知覺之不可以名仁也斯其可與言仁也已此其
言蓋不草草也大率後之不識仁者覺累之也以覺
爲仁抑何怪其有疑於修身爲本乎近與友朋姑未
論及識仁只朴實頭教他知修身爲本而止之爲入
門知修身爲本而本之爲實地知修身爲本而修之
爲實工似甚簡易明白本末精粗打成一片不但信
者有據有憑當下可以入手卽不信者亦落葉刪枝
到此無所開喙庶幾不致魔魅人家子弟說光景情
羅先生書 卷之七 九
謎頭就誤了歲月也 答其乾齋
予每謂修身爲本之學允執厥中之學也非知本固
不可執中而非厥中允執亦未可以言知本也左之
非左右之非右前之非前後之非後停停當當直上
直下乃成位其中天下之大本立矣格致誠正不過
就其中缺漏處管照提撕使之常止於中耳常止卽
常修心常正意常誠知常致而物自格矣此正大學
之本教止修之合法而非有深養者未能詣其微也
曩所論儼若思一段正曲盡此箇光景經中如此指
點非一叅前倚衡小心昭事亦臨亦保如見如承勿

助勿忘者其意皆指此也此其所以爲至善也後來只不明此故將八目渙然離披無有歸宿來書所云聞教後始得欄柄回視從前一切幻妄不離辟支之謬悠者誠非過語也既知此意只一意實止實修自然無不是敬不必更添題目反爲用工之梗程伯子所謂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敬不可爲中惟敬而無失乃所以中也是就中上點敬非從敬上討中緝熙敬止亦是形容之語不可便爲執着止觀之辨近答朱友有云佛氏說止吾儒亦說止經世出世頭路兩分千里毫釐是同是別亦是更得此箇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七

界頭明白來書語意略近之矣然更一究之朴實就下手處指別得明乃有用處

答方憲孫

止至善者本大學立命之宗修身爲本者則大學歸止之的知止至善而不以修身爲本此所以高者入虛無卑者泥形器而道術竟爲天下裂也止之則命立修之則法昭君臣父子朋友之交無地而非修仁敬孝慈信之修無適而非止真渾然一至善矣悟此則爲聖之路不悟此則爲異之端千里毫釐確然分割此學之宗趣所以必審其初也懋琦信此矣別來日久想見悟之益深幸切實以身發明蒞官臨民失

得毫分體之尤有徵應自然上獲下孚時止時行不在口說溫良恭儉讓使人望而知其爲有道之士其所闡明力更多也

與羅懋琦

識仁說謂大學先知本程門先識仁一也知本焉斯識仁矣此語不草草蓋必竟以知本爲宗也非知本卽識仁猶爲影響也知止消息只以此意求之自漸近理克復兩字卽是止修二法易之所謂復以自知者正是此消息也止惟一法修有多方漏洩無他只在視聽言動之際此正所謂克之地頭而修之條理也止之所以修之也修之所以止之也豈二物乎外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七

十一

論止慮更欠融通犬吠鷄鳴應時發覺亦便是其慮處豈有直待止入靜安方始發慮之理但有思有爲非所謂不識不知者不可謂之能慮耳止得深一分則格致誠正修之用處輕一分未嘗非慮也止得深兩分則格致誠正修之用處輕兩分亦未嘗非慮也而淺與深則有間矣從止發慮則正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此吾所以擬之耳順從心孔子到家的境界也要緊看能字原東具有之貞甫不察也

答盧貞甫

嘗語學者只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自然明學之大自然識學之本又曰修身爲本

四字缺一不得只拈到修身爲本便明德親民止至善俱到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其體也有何內外之分正誠致格齊治均平其用也又何動靜之有間本此之爲本止此之爲止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真天德王道表裏精粗一以貫之者也至者極也盡也知止於此無復餘蘊盡性至命此其極則嘗有語孔子看得知修身爲本何其太深後之人看得修身爲本又何太淺是又似孔子之見反不及後之人也一咲一咲止本二字更須玩味知常止自然能處不必更添覺字本常立即是敬不必更添敬字此大學工夫所以備且全也只此四字內毫髮無別有餘欠也在人實止之而已實修之而已口說亦無用也

答賴維新

學問講到今日探本索源可爲究盡理窟而道氣儒風尚覺未振不知其咎安在後世病宋儒謂其究經者大率尋章摘句修行者不免徇生執有皜皜肫肫鍼芥相投有愧孔曾之緒然儒風在宋時亦可爲大光矣安恬守澹伏節死義者大率講學士也又不知其所得力者安在每看孔子太和元氣其詞旨最溫厚矣至論到去食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又似

稍厲聲色舉動最閑安矣至接浙不脫冕又似稍近急遽皜皜肫肫之體於此等時得無亦添墨累此真淺學如生所未解也

答耿楚侗

修身爲本之揭過承虛愛若爲對證之良鄙淺無知寔斷以爲立命安身之本嘗發兩疑一曰心者身之至三尺之童子知之矣聖人不揭正心爲本而揭修身何故何故一曰修身爲本語出人知之矣此豈隱昧難知之理乃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若便以爲盡性至命之極則矣又是何故故曾有言曰修身爲本四字缺一不得又曰物有本末之本其本亂而未治之本爲要教人以知止之法尚與末對修身爲本之本此謂知本之本蓋徹天徹地只有此本真所謂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無別有二本矣萬緒千條自此而出矣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此豈驟聞而驟悟者乎蓋其講之也素矣其體之也已精矣惟兄更一察之兄所論盡人道大旨與此不殊只所云求之已曰性真證之古曰志學二句欸分鄙尚有未領者此非一面對不能盡也

答徐魯源

修身爲本語出人知之只知修身爲本而止之而不以半點精神流向末上乃真可以言知本也富貴不

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境界不可動矣誠辭可知其蔽淫辭可知其陷邪辭可知其離遁辭可知其窮學術不可動矣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定靜安慮諸妙皆從止生蓋真止即是修真修即是止曩所云止其入竅修其工夫又云大率止爲修之主意修爲止之工夫或者亦斷斷乎不易之義也兩書懇懇具見深切艮背一說姑俟面語或通或塞之機學者時時有之未足深訝只止之一着更望於境界學術之際把定脚跟切實體勘乃漸信其有立而睿智聰明從此出矣請看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七

十四

汝潛

脚人大率皆從這裏走了此工夫所以或緊或鬆意念所以或專或散未論不修卽強自支撐總之襲取於外非所爲緝熙敬止自中出生於心者也通塞往來病亦本此如論云云似尚在末上看了也如何

李答

智聰明從此出矣視聽言動綱常倫理隨感隨應自著自察各當其則而不過矣未嘗不是逐事逐件着工而運量精神只是常在一處未嘗不是要得檢束此身使無敗缺而主腦皈依只是收拾一副當精神使其返本還元無有滲漏此其所以爲盡性之學自始學至成德自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達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者共此道也隨事檢察云云善用之何嘗不是三省吾身只恐曾子作用與後人語意或不同耳所謂致知但知止於至善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父止於慈之類不須外面只驚觀物理泐然如遊騎無所歸也程伯子之言其真有見於此乎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七

十五

答劉維新

省身卽修身知修身爲本卽是一貫爲人謀與朋友交傳習則省身之事緒也家國天下事物之條件備此矣正修身爲本曾子所實用力處也一貫云云特就中提醒使知萬省千修總在一處總歸一本無他有岐徑也由此而出者謂之天德謂之王道不由此而出者謂之異學謂之伯功故曾子直以忠恕者當之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左毋以交

於右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此之謂絜矩之道則忠恕之用處而一貫之異名也故曾子之學大學之學也謂三省吾身為未聞一貫之前者非也維新之見是也啓手啓足戰戰兢兢而後已蓋到底只以修身爲本也此灼然可見一語不煩爲附會者也

知本不言內外自是內外合一之體知止不言動靜自有動靜合一之妙止者何止於本也所謂知修身爲本而止之是也知修身爲本而止之心於此正意於此誠知於此致物於此格止之所以修之也修之所以止之也有何動靜之可分家於此齊國於此治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七

十六

本

天下於此平又何內外之可間程伯子所謂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者正是此消息也此非悟不能入也仁敬孝慈信一切皆修一切皆止此便其證印也以上俱答友修身爲本四字說之甚易行之維艱多少英雄豪傑無徵不信缺只在此所謂心於此正意於此誠知於此致物於此格蓋修外無別有格致誠正也家於此齊國於此治天下於此平蓋身外無復有家國天下也一修身而天下之能事畢能修身則天下之大本立至善在我矣此是實落做手蓋孔子認定儒者之

學主於經世無論貴賤窮通徹內徹外斷斷乎歸宿於此也故此四字若以淺視之則理甚微矣若以深求之則事又甚易矣真所謂中庸不可能也與陳廷儀

洙泗正學必本修身本末始終端爲悟入之竅避凶趨吉率此推之步無祇悔孔子學易雖在五十之前贊易則在六十之後大學者老後垂世筆也一部全易道蓋准此而此尤其要矣翁方玩易之深必能悟孔之旨經事宰物只知所先後於本末始終之間而三百八十四爻之趨避握奇於此矣答友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七

十七

本

此義久不明蓋向苦沉淪視爲剩語故令聖心妙悟久晦不彰全易經綸無地入手試驗之三百八十四爻其所判吉凶趨避之理有一着不自此知所先後者乎自此知所先後則步步皆吉倒亂了本末始終之序則步步皆凶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渾是一箇止法此其所以能定能靜能安着着吉先從本立宗不至流到末上只一到末上卽神聖功巧亦無有善着矣孔子無不知而作常止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止也頻復者雖厲尚得無咎迷復者則一歸凶矣反復看來只是一箇本的消息止的訣

竅凶而避之吉而趨之則所謂修之之功也

修身爲本豈不一語可盡然四載歸來日勤聚處觀磨講切意旨轉深只此二百字經文蓋得多少曲折信哉夫子真所謂循循然善誘人也後之學者既不反身獨有所悟又不遜志敏以求經沿習舊聞轉相迷誑師訓詁反有重於經言守後儒不復繹思曾孔間有奮起之倫反來疑怪之口不謂之好立門戶則謂之故背先儒使灼然可尋之緒竟抵榛蕪羣然有志之朋槩成耽閣則大學不明之過也是可歎也兄蓋信此者然亦僅知修身爲本以爲人未有不合修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七

本

其身者而已此自愛之士敦行之輩大率見如此也

其於經中之旨孔子用意深處寔是百不究一惟兄

更深味之此非弟敢爲大言而不愧也

以上俱答魏敬吾

修身爲本之教久不明於天下故使儒學失傳談性

命者類墮空虛飭名檢者僅成自好知本者知何事

知止者止何事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而可淺言

者乎真令本末精粗打成一片天德王道統會一宗

三省則修之事目一貫則止之淵源真孔曾相授守

一道也同此之爲儒反此之爲伯雜此之爲佛老韓

愈氏謂後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

奚言而不異今天下之言學問者真所謂雜佛老而言也其異於大學奚怪也此儒學所以卒不明鄙人者竊有見焉不能不深長爲之慨也

與劉養民

見羅先生書卷之七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七

十九

書問

頃晤遠希道萬友之言曰予連日靜坐試用修身爲本工夫乃知其真有妙處因憶向來手教有多病掩關悟於知本之學之語夫修此身於家於國於天下而云吾有見於修身爲本之妙有悟於知本之學者吾聞之矣吾見之矣未有離去事爲兀兀斗室之內寂然無與物對而云吾能有悟於修身爲本之妙者也雖云修身爲本之學固未有離去事爲之理然亦必離去事爲而常有見於修身爲本之妙乃真可以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八

言知本真可爲能以修身爲本也明德親民備矣必先止善其義何居知二君之所見者遠矣而又未知其與大學之意旨果有合乎否也卽承教札更感拳拳歲晏課功殊爲實力盤桓半道之喻自是謙冲只日以印證古人一句似覺浮浮道來未有指據不審其所持取證者實在自用何工尚友古人者必竟實指何輩此處若不明白下落卽本領處亦未明白下落脚跟下無有一片實田地站立與古人覲體交鋒也

答友

書至備見創悟之深必如此痛省一番而後學問有

入路古人以悔爲病之藥就以悔啓悟之端理自如此然非直悔不能發悟亦未可遽言藥也省之何似學問有何難曉修身爲本語出人知之矣知修身爲本而止之知止也故知止者止乎此也知修身爲本而本之知本也故知本者本乎此也只捉定修身爲本將一副當精神儘力倒入自己凝然若有所持屹然如有所立恍然常若有見翼翼小心昭事上帝上帝臨爾毋貳爾心視聽言動之間時切檢照提撕管歸天則自然嗜慾不得干狂浪不得奪常止常修漸就道理切不可將本之一字又作懸空之想啓上度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八

支離之證於坦平地無端橫起風波耽延歲月書中所云月在澄潭花存明鏡急切撈摸不着者正坐此此尤有志學問者所宜深戒也

答弟孟乾

止以爲修修以爲止原非相背之事知有修不知有止則修將漫而無統知有止不知有修則止將物矣不化止修互用若網在綱真千載未明之義旣爲挈出宜學者豁然別開一眼而尚曰止不得修不得爲爾師者不亦難乎滲漏搖動力未熟豈得頓然淨盡三十而立庶幾免此孔子從志學已下十五年朴實工夫矣志學者卽知止知得止方可望止今吾尚未

諒友朋之知止何如也而遽云止不得修不得不免於動搖滲漏也何其言之易耶誠正格致貼在止上說是一件用處又似兩般說是兩般實在又只一件止修之用妙而後手勢可輕手勢漸輕而後學有得力執之既滯任之又難來書柔活二字語似是恐非貼事打透更不若如前一段所云一意自勉無懼不勝無厭勤苦朴實之工乃更爲有據也

答族弟孟諤

每謂經首一章只是教人止於至善止善之法只是教以修身爲本說到止於至善儘力入微說箇修身爲本又似平淺此所以高者驚虛玄卑者流功利知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八

主

守修身有近達本者又不免於殉生執有此學之流漫所以浸失其真也天牖鄙愚偶有見於求仁之宗反已參求百折之餘忽有悟於修身爲本之旨以爲知止者止此也知本者本此也格致誠正其修之之工也本末始終其悟入之竅也自謂頗盡聖經之奧有契孔曾之宗故敢斷然提揭以物有本末一條爲教人知止之法修身爲本一句是孔子求仁之方而友朋之間習熟舊聞尚處疑信之半大率摛繪篇章假托禪幻浸淫沉痾敝非一朝信有如翁教所云者亦何怪乎其創見駭聞之玩而不能信也

融古和雷老先生

知本者盡性之樞知止者至命之奧然却只是修身爲本此學所以信之難也纔說知本便將本涉虛玄纔說知止便爾止歸空寂纔說修身爲本却又不免守局拘方徇生執有此學所以悟之難也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信口一句道來本末精粗俱到可見孔門只是學明所以隨事發明自然不落邊見儒學不明纔和二氏之說知貴虛不知其已遺落了實知忽近不知其已驚於遠此謂知本此謂知至只是一箇修身爲本何其性盡理窮如是不知此正儒學之所以爲深且妙也非寔平心誰能信此非寔苦心又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八

四

誰悟此此固高明之所爲不可及也

答友

知本一義蓋是見之十載之前而有信於嶺海驅馳之際大率儒者道在經世故合下以家國天下爲一身亦合下以修齊治平爲一事所謂格致誠正者直於身之均平齊治着工知止者直於事物之本末始終入竅大學一書雖云節經表章而止字本字入手落地要緊關頭竟爾遺脫而專意於致知格物懸空講之無有實際此意見支離病之所由起也此儒者之學所以卒未光也

答羅小寧

經常法度已備見於經中手勢低昂自隨時爲之酌

損所謂聖人傳藥不傳火從來火候少人知抽添進退雖自有無窮變態可作商量總屬臨爐非可懸空解說知止豈虛談本末始終先後蓋實落落教以止之之法修身匪設說格致誠正均平齊治蓋續續密密示以修之之工此所謂法之可以授人者孔子不吝矣必欲併手勢寸量銖稱而摹寫之真所謂整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詞也

答王塘南丈

釋氏有云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卽同魔說今時學者大率牽文泥句者類不免於聖冤而憑臆掠虛者又不免爲魔說以予觀之總爲學不明宗之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八

五

故故傳習者勢不免於牽文而參請者自多憑其臆見其爲妨道不明聖人之意旨一也遠希既有深信於修身爲本之宗講切觀摩近又大有悟於知止之竅卽經義透處可以信其無不是學止修悟處可以信其無不是經原非兩事而予惓惓必欲遠希明經者以遠希從前大率參請之力多而究經之功少也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此蓋儒家法度比於師心自用者其得失迥然霄壤也遠希不可以不知也棋有譜善奕者必由之予謂學亦有譜善學者必由之大學者儒之譜也堯舜禹臯湯文伊傅周孔曾孟以暨宋

明諸大儒則所謂善奕者也其餘縱有巧者總不入局何者謂其與譜不合也孔子非由此則何以能斷少卯似是之誅何以能破鄉愿媚世之愚孟子非由此則何以敢闢楊墨之學仁義者爲無君父何以敢斷三聖人之造聖域者爲不同道此經一明尺度權衡乃在於我千里毫釐之幾如懸照心之鑑直可洞燭秋毫無爽

答李遠希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八

六

只四字符如簡所云喫緊守得住卽至命造玄更何餘蘊亦更無別塗轍纖毫提向內邊非虛寂則靈明總弄出一般意見纖毫墜向外邊非氣魄則智術總做成一切功能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亦臨亦保如見如承乃真可云善用四字符的家法也

答胡汝循

修身爲本之旨見之十載之前及此七載之間經涉多艱乃豁然有以自信倥傯軍旅稍著科條心曲隱微十不披一然善體之亦可得古人意旨於十之二三也每謂只明此直可以師天下傳此直可以教萬世邦章不尚信耶行藏任運仕止惟時洙泗唐虞可云窮達殊途聚精會神穆穆明明真是千載一轍近頗窺見孔心若將摹倣明良之風以開洙泗家法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箴級千層一口打抹則其學

問之底裏也大率勢分破性分乃得出頭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蓋是實理實事所謂言大而不爲誇非故抗之以自爲解也

孔開正學勤苦非徒曾獨得宗意必有爲而世之學者率漫言之茲又二千載矣謂孔子意旨果竟明耶謂曾學之宗契勘果不爽耶未易言也謂學在止於至善耶不識善亦有何名狀謂學必先於知止耶不識止亦何所歸宿致知者後儒所揭之宗格物者後儒所入之竅今看之是耶非耶寥寥絕學曠古有懷豪傑如公可容辜負世途滋味僕雖嘗之稍淺然寔

羅先生書

卷之八

七

棄之如遺卷懷用舍處之雖不執方立命安身守之確有自信公之歷官也比僕尤深而其事學也比僕尤蚤所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知於此斷之必更精且審矣
孔汲汲孟皇皇上何功於尊王下何補於庇民徒托空言竟以身萬古綱常之寄則知本之命脉到手也必竟世道賴以撐拄人紀賴以綱維此所以不階一命挺然出肩爲宇宙負荷傑然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宗傳故在遺訓可尋大行窮居兩無昂抑在有志者自任之自究之而已乾坤不辜負孔曾孔曾不辜

負吾徒也僕與公相處踪跡之奇古人不讓獨所取相成以不負斯誼者每念之尚不免有缺然者耳良晤何時懷思若渴

以上俱答鄭邦章

只止處毫分動搖便是不修只修處毫分滲漏便不是止修是惟精止是惟一
身修本立則所謂允執厥中也敬止一節止修工夫最備仁敬孝慈信隨感而應無非止者至穆穆二字尤須玩味在宮雍雍在廟肅肅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渾然穆穆氣象必如此乃真止矣必如此乃真修矣此止修工夫用處所以甚微也疾徐甘苦得手者乃造其妙恐國敬未易進此

羅先生書

卷之八

八

也 答賴國敬

吾與回言終日窮月窮年只是商量不盡此無他語之不脩吾見其進此所以日悟日疑日疑日悟卒歲窮年只見其商量無底也止修兩字自謂挈出孔曾心要友朋之間雖莫不知有是說然實地落手真見合一之妙而又伶仃惻惻止不妨修修不礙止日見其進不見其情者則亦未能多有其人

予嘗以本末始終四字爲孔子一生悟門此處分別不明即全體都無着落又何學問之有近來友朋因予喫緊提挈亦漫說本說末然只一開口道着便向

人邊於本何與本末之際亦甚微矣故非真止者不能知本非真修者不能立本毫忽走向末上不但止無其地彷彿修之亦盡是末上事矣清甫蓋不可忽也前書懇懇蓋是道清甫分上事來書旁援曲證比勘依稀亦有近者然大率却是堯舜分上事與清甫無干要知以我對堯舜則堯舜亦是末明學者明我之學也明經者明我之經雖云經卽是學若以我對經則經亦是末若直以經當學則雖的然有據燦然成章亦是經分上事於我無干昔賢所謂本之則無如之何矣末後士友嚮風之說以予前簡觀之亦不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八

九

免此前簡云何所謂明此學於吾身所以明此學於天下明此學於一堂所以明此學於四海者是也陋巷簞瓢只得且尋樂處皇皇戚戚未必易命回天此孔子所以謂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也自世情觀之孔子全不會算由今觀之善算者蓋莫過於孔子矣豈獨孔子卽孺子淵明趣蹈稍高者亦不屑及於此也知清甫於此必已判之審矣近語學者每謂未同學者須與辨宗既同學者只合上路走到路頭上自有手輕脚快處亦有險阻艱難處手輕脚快處看其得力如何險阻艱難處看其喫力如何如此論學卽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八

十

日日宗明日日步進不復作三岐路口停待商量之想矣粵歸今已五年與友朋商量何止萬語每謂所未明者蓋不在宗而其所合講者在學者之進步也手書忽到疑辨諄諄乃大未愜於鄙人之望似是鼎新從宗上討明而非朴實頭從脚跟下講求進步知止一條自是進學之序豈可並摯止慮爲寂感互用工夫格物致知既經揭出修身爲本則凡此條件自是修之別目止歸於本則卽此修之又莫非止之妙用故每謂大學一經首尾二百餘字總是教人止於至善止善之法却只教以修身爲本修外無善本外無止此徹頭徹尾所以只一止字爲全學之要領消息也稿中講此似已大明不謂清甫又作此解所云三綱列而能慮既定靜之後八目分而格致又爲誠正之先豈聖人欲彼此互見耶抑漫無次序耶似於青天朗日之下故結疑團醒眼徜徉之辰自爲謎語豈不更耽閣了好光陰耶葛藤了閑說話耶學不在經知學則究經原是末事然由千載而下邇尋於千載之前舍經義亦何所依憑以爲證印之本乎故學不明而謾尋經者謂之尋章摘句學有見而取證於經則卽究經便是實學又不可爲末事矣諸

經皆聖蘊或多感遇之言老泉所云觸焉而得之者也故其旨意包含片語隻辭雖無不盡而條貫統紀則容有未竟未終者矣大學一書獨與此異所以體大例詳旨深義博一語固無虛一字亦無複若以知止能慮配合誠正格致卽下文便爲複出而定靜安三字別無配搭安頓爲虛語矣故繆妄曾詫前儒謂如舊所說不但知本爲衍文知至爲別結卽知止兩條自天子而下兩條俱可刪除只大學之道合下前後兩條而義備矣豈知老子蓋出半世苦心全副家當一手提挈乃一字不可增一字不可減且一字不可互換移易者乎嗚呼至矣其教天下萬世之法備矣慮天下後世學術之敝亦甚殷矣此予所以敢斷謂六經語孟盡其註脚而且謂明儒學者必明乎此經其言良非過也清甫老學加以數年磨勘豈不見及於此屢簡云云無非故發疑端欲以闡未明之緒開示人人耳所謂問者不嫌理舛答者不妨辭費要在明學卽子貢去食之疑與挑應瞽瞍殺人之說亦何嫌其理之舛乎末後格致誠正齊治均平謂皆修之別目則可而又謂是善之別名理亦未妥舊與友朋論學曾以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者物也誠正

格致修齊治平者則也謂有物有則聖人教人工夫卽是各付本物各還本則與來書直指八者爲善語稍涉近而寔不同至善云者每謂不是專指流行而應感流行之善體備其中猶古人所云允執厥中亦不專指流行而隨時處中之中體備其內故仁敬孝慈信自是善之流行謂爲別名則可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則所以修之者也所以止之者也謂卽爲善之別名則未可也此非理熟義精毫髮差殊亦未易剖明而分判也更體之更體之
嘗以十五志學配合知止一條志學卽知止立則止而能定不惑則止而能靜知命則止而能安耳順從心則所謂止而能慮也孔子蓋暗點實歷境界以定進學階梯使學者有所據依查考不爲汗漫而讀者不察也故方其止也尚未能定及其定也尚未能靜靜矣尚未安安矣尚未慮譬如形著動變原以漸次而充非是一時所有要緊看能字與中庸至誠爲能之能正同蓋是自然境界由實進之不爲勉強若以格致配之則所謂能慮者全是有思有爲而非所謂自然耳順從心之作用矣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却與此異蓋家國天下八者原是身所並有之物故格致

誠正八者原是一時共有之事但人不自知其分量不自明其條理不知所致力耳中間諸所論者合矣只末後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八者俱是善之本體一句則尚有合講者舊語汝潛謂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八者俱非本而又云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八者俱是本本者何卽所謂至善是也故指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而直謂之非至善固不可指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而直謂之是至善亦未可曾有言家國天下者修身地頭也而又云修身者知本地頭也故有執身非本離身無本之說大率皆是有激不得已而

是羅先生書

卷之八

十四

爲言交互遮攔恐執着墮於邊見耳指事爲善豈不是善善却不在事邊觀仁敬孝慈信一切皆點止字意更有可味者善無不體體卽是善豈有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乃反爲善之本體乎

問知止入竅理無疑矣乃有謂必先無欲而後能止又或謂必用熙敬工夫而後可者不知然否仁敬孝慈信似是點出止善之目卽以此等處認作至善全體尚似隔了一層然舍此却又無可止處竊疑至善遇親則爲孝遇友則爲信無定體無定名蓋純粹至善得之天命具之此身者也惟是自

家止不住氣稟俗累得以牽扯動搖而至善遂至離位迺日茫茫以尋索本體此學所以日遠而善愈不可得也云云

止爲主意修爲工夫自謂妙徹孔曾宗竅止不在上修不在下止上加修修上加止便成二項頭路加熙敬者固是疊牀加無欲者亦是架屋清甫疑之是矣至善一也有自體段言者有自流行言者仁敬孝慈信自就流行言然却就是體段之本色所發用也此其所以爲善也會得時則全體之善未嘗不是流行流行之善未嘗不是全體必欲教人入手則一脉歸根一止落實不容有二三之襍矣隨感而應不識不知隨其身之所接無適而非止而修自妙其中矣誠正格致若網在綱命脉消息乃真可言到手矣

是羅先生書

卷之八

十四

先生云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八者俱是善之本體會得時不妨直指若會不得時亦自不免於語病直反覆思之本一而已善一而已二者名實一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則所以求止之而全此本者也自其主宰乎身是爲心心之正處卽此是善就主宰是一本以爲之主宰也自其發動於心是爲意意之誠處卽此是善就發動是一本以爲之

發動也云云又云心意知物全體只是箇身格致誠正全功只是箇修修其身以聯屬乎親是爲齊家家之齊處卽善孰聯屬是一本以爲之聯屬也修其身以統攝乎近是爲治國國之治處卽善孰統攝是一本以爲之統攝也云云

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八者俱是善之本體此清甫言之鄙人無是說也善無不體體卽是善往簡辯之悉矣本字最難認然却只有一本無二本故曰一是皆以修身爲本此謂知本此謂知至故合修齊治平誠正格致而云一本以爲之主宰運用則可若析身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八

十五

心意知等物如簡所云一本以爲之發動一本以爲之分別一本以爲之感觸是二本也如此而言本安得謂之知本如此而言知本安得謂之知至此所宜更詳思者也至謂心所發動爲意似是仍用先儒舊說發動爲意夫奚不可只在大學中心意知物似有淺深表裏自然之序發動卽分別認意不真辦知不的後儒左誤根因正在於此尤不可漫視者也儂家以意爲主周子亦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大學說意正與此同蓋就心中指其一點活機爲意所以有觸卽知能分能別予所謂運用爲意分別爲

知其言蓋不草草也不可易也若在他處言意則發動者固是意分別者亦是意甚至執着者亦是意矣言豈一端而已乎夫各有攸當也此類是也餘說皆協修齊治平誠正格致就則上點善字恰好以上俱答余清甫

止修非二體然時局人情事務之應感者有萬矣故有修之之工然却卽是止之之法故曰止之所以修之也修之所以止之也又曰大率止爲修之主意修爲止之工夫此其言皆不可不深味也主意是當方好着工夫來書所說大率修分上事稍稍着在情局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八

十六

與大學止至善之用尚隔一層亦臨亦保如見如承儼若有思默而識之徹動徹靜一點歸依無有間隔而定靜安之妙乃以次而相生矣隨事討止正與後人隨事求中之法相似未必非中與允執厥中做手尚相爲寥絕也

儼思良背皆是止法但有自氣象言者有指方所言者指方所却不得執方所執之便爲着相指氣象却不得虛操其氣象擬之恐不着根此學所以卒貴悟也更須忌心爲靈體皆是死物如何却說良背後儒以知爲靈明身爲軀殼如何却不本知說本身已自

儼伺令人難信更說良背益復頑悍非聖人其誰敢如此下口乎且亦幸是聖人假令後有一人無稽考道出此語不幾於爲天下笑且唾而罵之乎疾徐甘苦得手應心一技之巧尚不能以授人如此提挈亦可爲太發露矣在汝存善悟之而已

人只驚高虛不知高虛有何難說捕風鏤塵儘力奇恠誰實知其是與非者只就平淺處徹見性命之微則真所謂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乃果見其難也工夫本體理自合一學之一字原說工夫操戈舞象體自晏如能否殊方只爲無法之故而世人不辨工只辨體此予十五年前即嗤笑之矣近乃稍稍廓清然尚此未殄也來書所論蓋已深達此意只要得下手處落實貼就體上即止與修真足兩到而本體工夫乃信其兩忘如東所云矣

三言之益原以詳允執未析之工故劈頭指出道心人心以見中不能執之故彷彿似從做手上說來反歸於體夫安得不先之以惟精而繼之以惟一乎止於至善正與允執厥中義同却是直截教人向體上歸根或先止而後修或先精而後一言豈一端各有攸當鄙意看之初不見其有異同也只要見得止修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八

十七

精一合法便足以徹堯舜孔曾宗傳原無二用文義牽纏反爲理梗區區已屢戒之矣以上俱答羅汝存

修須實修止須實止總是一本工夫有二用却無二體來書大率重於言止略於言修不知未有能修而非由於止者未有能止而非由於修者刻中所云止爲主意修爲工夫頗足以盡合一之妙修者修此止者止此不可又將本字另說身外求本本外求止即止與本兩無有田地安立矣此來書語意最久渾融貫通處也思之思之外述友語云云自是渠見各有熟處要說遷善改過者只得聽其自說遷改要說王敬者只得聽其自說主敬只不合攪入大學中攪和補綴蓋聖經意旨本自完全一字不可增亦一字不可減一字不可換也答陳汝修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八

十八

經世之學必以修身爲本只精神一步離身固是不止亦斷不能有修工夫一毫滲漏固是不修亦便不能止此吾所以謂止爲主意修爲工夫斷斷乎交養而互發者也來書所云變故之來不免憂懼且稱引文王無憂之說謂下此者即不能以無憂不能無憂即勢不能以有止語似近情理寔未到大率只就境上看止而不曾反之身上實在看修孟子不動心

要緊在養浩然之氣謂直養則浩有歉則餒正是止修合法憂懼愛惡自是人情豈有盡無之理只看他修處慊不慊即餒不餒之所由分矣桎梏而死與取義成仁者豈不同是一死然一爲浩一爲餒豈取義成仁者真有愛於死哉要之視死如歸其所憂處亦卽是其止處耳何者其所不歉者猶在也若不本其咎之所由招而驟取其心之能不動此惟外人倫遺事物之教者或能之然以予觀於佛氏謂無罣礙乃能無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則雖外人倫遺事物者亦未聞其能以有罣礙而止者也向來友朋

見龍先生書

卷之八

十九

本

之論既苦執泥身字邇來學者之說又似偏滯止字此兩頭所以都病反爲聖經添疑梗也至於文王無憂又自頌其遇之美處與憂患之憂義稍不倫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文王亦不能以無憂也臨事而懼孔子之言正是修之之工然亦卽是止之法世豈有臨事不懼不緣好謀而成行三軍而能止者乎此其理蓋易見也經世出世頭路兩分止義雖同做手各別冥頑斷絕與世無情儒者之道非所論於此也

知得此意

本字不必另覓予每言之孔子只說善便本在其中

說本便身在其中說修身爲本渾然明德親民止至善俱到止此之謂止本此之謂本何別覓之有學之敝也大率起於泥句牽文不就實落體當直以意見追尋所以轉尋轉遠向與廷獻書曾因病製方權宜作一互法謂止不得者只是本輕本重自止本不知者只是止淺止深自悟鷄鳴犬吠最小之觸足以牽動神氣只就此等驗之本何其輕如何急要止得止既不得全副精神尚在外邊去本尚遠本何由知所云執身非本離身無本須玩原書喫緊爲人之意悟之則可執之非是若又因而下語謂執身信不可以

見龍先生書

卷之八

二十

本

言本執善亦不可以本言則謬之謬矣本善總是一物實體於身孰是孰非剖析殊悖下文妄意擬議云云更覺謬悠以此求本只恐日見支離止更無地不若只照區區平淺之說挈出修身爲本齊家不作家想治國不作國想平天下不作天下想自然意念不分漸近本地若只如此婉轉尋覓漸漸又轉入辨體的家風爲敝非細故也

答丁重甫

修身爲本之學蓋孔曾至易至簡之門愚不肖之夫婦可以與其知能者也身在則本存不必於身外更別求本身修則本立不必於修外別求知本本立則

道生道生則本達矣卽此便是盡性至命之關究其
機緘蓋不遠於日用倫常之際此孔子所以爲萬古
開羣蒙爲千世學者立規準也敬守之神聖美大皆
其分內不爾者亦不失爲敦行之士可稱於鄉里無
忝於家邦矣

與弟孟堅

非真無以破僞非正學無以熄邪說自悟透孔曾之
旨學得轉手乃斷知從前說者作者大率僞也說本
體固恍恍惚惚認似作真說工夫亦恍恍惚惚將無
作有或認靜邊有者透不到事上或認見地明者合
不到身上大率皆是意可揣得口可說得而責任轉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八

三

手做不得也此其所以爲僞也鄙證若斯人同此解
只致良知三字舉世用之矣試問之曾有一人認得
良知面目者否有一人用致字工夫貼得着良知者
否良知從不慮中討出挈着良知認不得古人却有
箇消息透此按着良知致不得只爲已就學問不得
認作不知強相支撐轉爲蒙蔽諸證盡然大抵類此
弟能幡然有悔惕然有醒殊以爲快破不得僞決不
能考真知不得病決不肯信藥此吾所以不待弟說
只一見弟歸帖然就實便斷知其非阿下之蒙昔時
見解也堂中朋友亦有同心相與共服學問一口道

不盡然善體之亦正不須道盡吾言雖少已似過詳
若不直實體會縱說得多充棟汗牛祇增疣贅反復
刻中固有道不盡者至說到做手處亦真可爲太洩
露能發前儒所未發矣

答弟孟育

止於學而不外慕卽是知止有明學之心而又涉以
近名之意卽是不知止人生只有這件事宇宙內只
有這件事二之則不是矣孔子透體是學轍環周流
曾無寧軌無非止者此其所以爲江漢秋陽臨臨乎
不可尚也汝忠向東說用處頗爲近理只循此做手
而又從根蒂上着眼覷破不以毫分外慕芥蒂其間
十載堅持儘有歸宿決不爲虛生浪死人也

答陳汝忠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八

三

見羅先生書卷之八

見羅先生書卷之九

書問

無錫圖
書館藏

得書甚慰所懷必如是而後可以驗止修之實際必如是而後可以固立本之真基素位而行必驗之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更值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必勤之不淫不移不屈之實功頂過一番鎗頭者便壯得一分膽力避過一番鎗頭者必退却一分膽力至人者雖云履虛若實處險如夷玄經所云但識無爲爲要妙豈知有作是根基生在世中其所遭值拂逆事更有難於此者不於此等處就行定睛駐脚而更誰需乎席珍無外棄似是解說然却便是實理只於此等處信不及便生出許多意必固我累已之心而無補於事的繁糾也未書所云子分上事一段見得極好自父視子雖最關情然却有子分上事此予所以每謂聖人之學雖云分量極大肩荷極艱然却分數極明執御至簡合天下家國通爲一身何其分量之大肩荷之艱步步有本末着着分先後離身一步半點精神不煩勞慮又何至簡知其大不知其要此墨氏之所以爲爲兼愛明其分數不明其分量此楊氏之所以膠於爲我毫髮差殊天壤懸隔矣

聞攝知歸止之語昭於此極有得力夫謂之知卽心也謂之止卽止於至善也至善者性也知歸至善卽心不違仁其理甚明著但以此而觀則至善者是撲滅不破切割不斷的而以心主寓於其間若不免於心小性大之意

攝知歸止亦是鄙人不得已而爲言蓋欲判致知者之致此知於外也故以此表知止者之止此知於內也語稍涉玄鄙人亦不甚取所以亦不甚道雖然事固有不得已而爲言者此類是也大率儒學只貴平不貴巧平則意日安而道理可近巧則見日驚而蹊徑轉多去道轉遠孟收曾相讚曰此皆先生苦心僭答之曰苦則苦喜得先生平心若不平心不知思量到那邊去了今已坦坦平平拈出一箇脩身爲本使人本此止此脩此似甚簡易明實而學者務於聞見之奇生出許多枝節此立言之所以難也此主教者之所以最宜慎也若說不是攝知歸止實則又是攝知歸止蓋不說攝知歸止則恐知字不得落根若執攝知歸止又恐止知漸岐爲二來書至善是撲滅不破切割不斷的而以心主寓於其間云云正是犯此病痛彷彿館舍第宅去來暫時憩止兩不相蒙

涉矣支離於心體往固笑之而今吾徒者又坐此證
豈不爲可訝之甚者乎至善是性自不待言心是何
物蓋虛氣合而成性虛與氣合而靈從生焉則竅之
所爲發也從此宰天宰地宰人宰物皆靠此靈此心
之所以爲主也然從此或作善或作不善亦是此靈
此心之所以又須正也正心工夫就用處言故有矯
邪而歸之正者然亦只好暫時提挈必竟如何便正
當思其理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此最正心之竅最有
合於大學知止之法何也蓋性者心之體也故率性
則爲道不率性則非道此就用處言也知止則常正
不知止則不正此就體處言也止者何止於善也善
卽性也參同契有數語最好予姑借之相發曰河上
姤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曰太陽流珠常
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因知之在人豈不如是曰
金來歸性初乃得欄還丹又曰金返歸其質威光鼎
乃燄止之爲法豈不如是大率一到發靈卽終日終
夜只是向外馳走聞聲隨聲見色隨色卽無聲色在
前亦只一味思前忖後所以去性轉遠故就性一步
則無非善者無非正者離性一步反是此止之法門
所以爲大學第一義也心小性大予舊不聞其說卽

此觀之似亦兩無限量性之所滿者亦心之所可滿
小之者人顧自小之也非心與性原有大小之可分
別也

知脩身爲本斯謂知本斯謂知之至則其所謂本
者是無聲無臭的道理而所以主宰網維隆施天
下之萬事萬化者皆在乎此所謂生天生地生人
生物者也其諸昔儒立清虛一大爲天地萬物之
主者乎

凡有是名者必有是物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固是
實有是物乃爲之名至善最無形聲亦是實是體
以爲之名惟本爲不然求之吾身固無有所謂本者
求之家國天下亦無有所謂本者蓋孔子鑿空拈出
以與學者立命半生磨勘觀象世間洞見萬物之理
知其欄柄消息必止乎是正與二典之中洪範之極
名雖稍異義頗相同皆是假借事理一致之名以定
學者歸趣之的但中與極尚費尋索而本之一字則
真令人言下便知歸也故不從虛討不從寂討不從
閑曠無人跡處討直將事物分別本末始終先後使
人知所至止歸宿猶恐大本大原止地未協於一故
又詳數事物就中掇出脩身爲本使人知所至止歸

宿盡矣亦巧矣未嘗不是無聲無臭却又實實落落有箇操持未嘗不是無方無體却又實實落落有箇地分至無形聲者一握到此便隱隱爲所運轉至不可限量者一握到此便隱隱爲所囊括顯言之則卽身是本絕無奇特之說深體之則徹地通天更無餘剩之見真所謂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舊答存翁書謂乃若知本則存乎心悟知本焉至矣又答友書謂本之一字所以點化此身操柄此善使止之入窳不倚爲守寂沉空脩之工夫不祇爲補偏救敝者其言端有肯也此與天載性命等義又稍不倫無聲無

見羅先生書

卷之九

五

臭生天生地等語以贊本義似有未盡協者至於清虛一大昔儒之說姑未論其是與不是只其立言意旨原與此不相同不足據以爲方比也

大學首言知止止於何處則必止於至善至善在何處是摸索不得的如何會立得腳若以精神管歸於此衷卽涉於玄門收視返聽之功以持誦於唇齒絕意於聲響是又禪伯之所爲者

止字有歸寂意少失之易混於佛至善無名狀可卽測度寄頓易混於玄其寔非知止不入微此止字法門必竟又爲第一義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

後則近道矣試看他合下教人是何方法是何地分又詳數事物摯而言之曰壹是皆以脩身爲本盡矣盡矣此與方士禪伯作用不同奚啻霄壤只爲儒學久不明士人無所依以立命殘羹餽炙競拾佛老唾餘竊之以爲秘寶至有爲方士禪伯所不齒者云然者誰寔爲之此直可痛懲而逆斥之又何似是而非之足辨乎

見羅先生書

卷之九

六

易云艮背亦覺是影響之語謂背在後而向後止去則剩却前謂背在內而向內止去則剩却外大學云止必竟是完完全全必不是如此執着如此寄頓又云昭近來看得背之爲義迺天下實理移易不動的如爲君恰好止仁敬慈孝信換他不得爲臣恰好止敬仁慈孝信換他不得八元之舉四凶之誅皆是實理恰好該如此渾身歸向實理上駐足又何人已之可言

予答自老書謂脩身爲本一句則是求仁之方法也又問語學者謂艮其背一句則是脩身爲本之旨訣也此語不甚道蓋恐稍涉奇玄不謂同門之士卜度果至如此可笑可笑大率六經無口訣每謂只有艮其背一句其實卽是知止但大學說至善似止無定

方易經說艮背似止有定所以背爲頑然不動之物如宋之說固未足以盡艮背之妙因而指曰陰方名曰北極如世所云又不免落于虛玄之見予嘗看剥復兩卦同爲五陰一陽但陽在內能爲主則陰無不從陽者故爲復陽在外不能爲主則陰無不消陽者故爲剝知陰陽內外之辨而知止之妙可得識剝復消長之機而艮背之理可求艮背者非專向後只是一箇復暫復爲復常復爲艮晦翁云自有人生以來此心常發無刻無時不是向外馳走非知止如何收拾得非艮其背如何止宿得不獲其身不見其入內

見羅先生書

卷之九

七

外兩忘渾然執中氣象此艮背所以爲千聖秘密也知止執中蓋是一脉相傳豈有毫髮訛舛故程伯子以謂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內外兩忘不專形容未感時氣象無我無人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心溥萬物而無心矣常止矣仁敬孝慈信隨感流行自然發皆中節真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來書前段說之既鑿後段意在矯時理路稍舛大率皆非身體之而徒以意求之自不免此病也

世之所以不止者何也蓋其精神昏昧放逸立脚不住若時時精明時時警惕如何會走捉故曰於

緝熙敬止又曰學莫先於知止立脚不住者每於禪宗尋討方法不過影響寄頓昭謂只有緝熙敬止四字惺惺然知心不可不正也正之意不可不誠也誠之知不可不致也致之物不可不格也格之緝夫熙也安得而不止也業業然心有不正未敢也而正之意有不誠未敢也而誠之知有不致未敢也而致之物有不格未敢也而格之緝夫敬也安得而不止也云云

見羅先生書

卷之九

八

所舉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總是贊美形容之語要析言之則穆穆者以氣象言有渾厚深遠之意緝熙敬止者以工夫言有精明整肅之意然言工夫亦是言工夫之氣象也至論實在下手則敬者只有正心誠意別無可用敬者明者只有致知格物別無可用明者敬字已是正心誠意之表德若熙字則是致知格物之別號矣此予所以謂雖言工夫亦是言工夫之氣象也華致知者尚謂着在用邊主格物者猶云驚於應感今又欲於格致之上疊熙敬之牀誠正之下架熙敬之屋不幾於頭上安頭爲蛇添足者乎今之真心學問者是蠻蠻的把住脚跟得比之遇酒而逐於酒遇色而逐於色尋利而渾身丟却爭

氣而湊底憤戾自是不同老師之所謂止之深一
着者諒非如此之云云然不知如何而謂之止之
深也

脚踏的是實際口說的是光景止深一步何待予言
大學之所謂定靜安慮論語之所謂立所謂不惑知
命耳順從心向已歷歷道出而學者曾不知也非不
知蓋非實到此境界非所謂脚踏着的實地此其所
以只作一場話說也先事後得非崇德與即此便是
止法未到的境界而探前摹寫光景即此便非止法
故學者只貴知本只貴知止止有消息自然日到深
處蠻蠻把捉的誠爲非是吾欲廢把捉則學力尚淺
欲一依其把捉則恐做手又差此其中却正好商量
者蓋悟得此則便是知止的法門到手也淺與深姑
未足道也

問大學聖經章內四本字先生謂物有本末及本
亂末治之本對末而言也脩身爲本此謂知本之
本無末而言也若以謂一本則有有對無對之別
以爲二本恐不免於支離之見其果互發而理無
不同乎抑果判然爲二物乎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學無二本森羅萬象何者而非

見羅先生南宗集

卷之九

九

見羅先生書

卷之九

十

日所照臨凡所臨照者皆歸一本矣總總林林何者
而非王所統馭凡所統馭者皆歸一本矣然照物者
必竟是日則照物者自爲本而爲所照者末也主治
者必竟是王則主治者自爲本而爲所治者末也學
亦如是矣若說有二本則安得合家國天下通爲一
身若說別無末則何以自天子至於庶人又以脩身
爲本知身外無有家國天下脩外無有格致誠正而
一本之義可識知齊家不必作家想治國不必作國
想平天下不必作天下想脩其身而能事畢而本末
之分亦昭如矣合之非混析之非離合之者是以分
量言也以體段言也以分量體段言則直是無別有
末只有一本析之者以推行言也以對待言也以推
行對待言又安得不分別本末使人知歸予所謂本
者止之地也是也故知止誠要矣知本更急焉蓋非
知本則雖有欲止之心支離眩騖亦將無地之可據
者矣

先生曰止者脩之主意脩者止之工夫如此言之
雖愚暗如昭者亦若數黑白然炳乎其在目也間
或又云止脩工夫着實要密則所謂主意者又爲
工夫矣其果脩者着力爲之而止者抑無工夫處

是工夫乎

學問只有工夫雖主意亦工夫也但有自歸宿上言者有自條理上言者自歸宿上說工夫恰好是箇主意自條理上做主意恰好說是工夫此止爲主意脩爲工夫所以原非有二事也譬之作文未有無主意而可落筆亦未有非落筆脩詞成章順理而可以了却主意者也意到然後詞到詞順然後理明不可將主意視作深脩詞視作淺又不可謂脩詞有可下手而主意則無可用工夫也至於所云無工夫處是工夫又自是止之深處脩之妙手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抑豈都無所有事漫然若梗泛萍漂者乎

見羅先生書

卷之九

十一

古人謂學以變化氣質爲先然氣稟不同變之亦恐難於變也最清無足論矣近清者亦可因學而求其清濁之甚者率之學不肯從縱使肯學亦未必有大脫悟融通如聖賢者云云

變化氣質古人原有成說胷子之四教臯陶謨之九德洪範之三德大率教人變其所可變化其所可化者非若後之變化氣質欲增長其伎倆知識之謂也記得丁巳秋侍東廓老師於清原會上時有論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者廓翁命有以發僭答曰世間事

但屬伎倆知解者信乎有能有不能如子瞻之通敏不善奕棋歸罪於才才當受罪永叔之雄文不長四六歸罪於才才亦當受罪蓋棋果子瞻所短偶儷之作本非歐公才性之所長也此所以可諉罪於才也若夫爲子而不孝爲臣而不忠是所謂爲不善也豈亦可云才不能孝才不能忠而直以不善之罪諉之於才乎恐才亦不受罪一時在坐者殊有省變化氣質豈可諉說必就此處分曉庶幾變其所可變化其所可化有從革之理耳淺深分數自隨其質而歸性任質變化之人工着力得力則必判於此矣

見羅先生書

卷之九

十二

先生云虛氣合而成性靈從生焉此竅之所爲發也大約靈生於性而竅發於心然竅發于心而渾身之昭著者皆是此物在目曰視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持在足運奔以至知孝知弟知敬知信與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觸而見者皆此靈也亦皆此性也靈卽明德之謂歸根復命必本諸性故明德新民當止於至善焉所見如此其亦以爲然否乎

虛氣合不專指生人生物說亦不直等到生人生物而後虛氣合也蓋乾坤開闢之後虛氣卽交惟虛氣

交而後軋坤乃開闢也故全體一仁也但有疑不疑耳疑則人物所由生而竅所爲開靈所由發焉故靈亦仁也但游氣紛擾合而成質靈之在人不能無昏明醇駁之間矣性卽是仁而或曰仁或曰性大率仁者渾言之而性則自其凝成發育處專言之也生心爲性命字之義或亦由此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之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止法消息莫著於此大率靈之體雖本虛而靈之用必乘氣發竅之後後天之分數居多矣故任靈則必至從

見羅先生書

卷之九

十三

質從質則其流必至滅天除却返本還源歸性攝知別無有收拾之處來書所云復命歸根必本諸性故明德新民必止於至善者其說當矣

昭思孔門言仁數日於此理會仁字却有所未得以仁屬靈則是仁者必覺之見而晦庵謂覺不可以盡仁以仁屬虛則此理冲漠無朕又不見有生不息之意此處亦必認取明白然後於性學無

差云云

性字最難言故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必欲直向無聲無臭中拈出恐孟子亦未

易以下口也仁字亦難言論語全書言仁大率說工夫者十之七而較人品者十之三善體之則渾然盎然而不曾直指仁體而仁體已和盤托出矣此是孔子高手餘子所不能到故昔儒欲類聚孔子論仁之說合而觀之蓋亦有見於此念之正恐言性反不似性說仁反不盡仁不若仍守孔孟之法猶可意聞心見於云爲動靜之間其所得者味更深也必欲湊體依稀強爲摹寫則予前所答者似已略近蓋惟虛氣合而後拍拍塞塞徧界中渾是一團生理無刻不生無時不生此其所以爲仁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之大德只有一箇生而已豈有時刻間斷張子雖云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亦非截然析作兩段特以命名起義厥有由來就中點出何者爲天何者爲道何者爲性使學者知所尋繹耳若析虛與氣言之便成二物有間斷非復所以爲仁之體段矣因而念及此中如何着得一箇知字仁者必覺覺不可以名仁文公云云真可謂析理之至者也

見羅先生書

卷之九

十四

問本末條先儒謾爲結句先生獨斷以爲孔子一生悟門把定入道之樞而又括盡經世之竅入道

之樞昭既得聞命矣以爲經世之竅事至沓來紛紜轉轉執身爲本則滯逐事尋本則踈從止發慮必自有用之妙也云云

每謂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者物也本與末則所以稱量乎此者也誠正格致脩齊治平者事也始與終則所以揆度乎此者也千枝萬葉灌溉培植之功何處下手紛紜錯雜經綸組織之用何以就條此皆昭然物理人所共知而獨於學不察也於經世之應用不知也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易言之矣皆灼然本末始終之序而學者不悟也

羅先生書
卷之九
十五

只於此不能知所先後卽步步離根到處無可着腳直以其身爲萬物之役如馬牛然任其驅策而馳走矣故就一物一事言固自有箇本末始終總事物而言又只有箇本末始終下條備舉事物各分先後斷以脩身爲本正爲此也悟得此真如走盤之珠到處圓成無有定體亦無定方而本常在我此其所以爲經世之妙悟不徹只捉定脩身爲本如立表建極相似亦自隨事隨物就此取中而本常保其不亂此予所以敢斷其爲孔子一生悟門全學入手之竅妙也後來只不明此故將要緊關頭綴爲剩語襟喉一塞

消息不通此止至善一脉所以竟歸空文也無地可入手也以爲把定入道之樞而又括盡經世之竅舊語云云誠非過論從此體悟得及自然止止脩脩兩臻其妙而執身逐事之病兩不相妨背矣

問先生自言討出脩身爲本全在悟破知止兩節真發聖心之蘊功莫加矣又曰鎖有鑰盤有針舟有柁知止之於脩身爲本寔無斯妙其旨趣躍如昭心領之未徹口欲言之未能也幸教云云

鎖有鑰盤有針舟有柁無意中寫出止脩妙用止字本是死法點入脩身却有無窮妙趣蓋脩有多方而止亦隨所脩處曲盡其經綸之巧也此其所以妙也如何叫做鎖有鑰鎖本緘固非鑰不開誰寔信脩身之爲本哉則以知止之法就事物上分別其本末始終先後而知之也故開脩身爲本之鑰者知止也如何叫做盤有針長途九譯取定南針八山二十四向中歸子午家國天下身所對待者是有多少方隅均平齊治身所經綸者是有多少錯綜要定此中常超事外斷知本亂無別就條故定脩身爲本之盤者知止也如何叫做舟有柁大率盤針者所以定我之樞把柁者無以妙物之用經常權變曲折低昂體事當

羅先生書
卷之九
十六

情推移任運真又如舟之有柁隨所指使而無不宜矣止爲主意脩爲工夫卽此景象妙趣規之直可一悟到手而學者尚曰止不得脩不得却從而問曰如何止如何脩可奈何哉

先生以心之運用爲意意之分別爲知是指其中細蘊含蓄者爲意也故謂意先於知至誠意章却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必知善惡然後有好好惡似又知先於意也且這些細蘊含蓄者卽心也若以爲意則所謂心者竟爲空殼虛位矣此而不明誠正工夫無從下手矣

卷之九

十七

心意知一物也析而言之則有三焉全體只是一箇心就其中指出一點活機爲意就活機中指出分別爲知心外無意意外無知析言之自心而意自意而知者其表裏之序然也渾言之則言心者固不至遺落了意言意者亦不至遺落了知其相因之理然也如正心章言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何嘗非知亦何嘗非意故誠意章言好好色惡惡臭亦安能離心安能離知但就心而言則有正其寔正心亦所以誠意也就意而言則有誠其寔誠意亦所以致知也合之不一混析之非離析之則無以盡性術之條理必執之

又適以滋本體之支離決裂矣此學所以貴知本也止歸至善本歸脩身於此剖析處益信得大學之振領提綱厥有旨矣千載湮淪競尋節目豈不謬哉上以俱答李汝潛

問先生有云離身固無本執身又非本夫曰離身無本就之是矣而非本曰執身非本離之可矣而又曰無本然則此身居于是本非本之間抑將何所依據老師必有與旨云云

執身非本離身無本看來此身真若處於是本非本之間何也知脩身爲本而不執焉則卽身是本矣只說脩身爲本實在信之不及直以其身爲軀殼也則卽身非本矣喫緊爲人原是無可奈何而說若更就上面交互揣量只恐轉添縈絆不若直將四字掣出端拱一坐之上不着內不着外不着東不着西默默體取看是如何景象昔賢所謂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龜山門下相傳旨訣只看喜怒哀樂未發審能如此下工漸見消息乃信知執身非本離身無本而此身真若處於是本非本之間者爲可笑也

止脩是一事真脩只是止顯每檢察身心不覺其

中頓生紛擾殊爲不止之甚果用意脩之之不可止與抑無意脩之之乃可止與云云

學問雖有一定之方才性有敏鈍工力有生熟做手則無一定之證舊曾以丹方火候譬之最爲合理所謂聖人傳藥不傳火從來火候少人知或武或文或緩或急要在用之當情不必執爲一是陽明先生所謂助一助且無妨學者工力未到熟處且用武火爲多丹方到手直以此身倒入煅爐作實商量其抽添進退烹煉溫養之節度自有落實的景象乃不爲空頭語也思之

以上俱答李廷揚

見羅先生書

卷之九

九

見羅先生書卷之九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

無錫圖
書館藏

書問

書至具見懇切擔荷不負所期反身獨悟則我卽是經取日虞淵水月鏡花則經卽是我年來徹悟此書斷以語孟六經一切盡其註脚於友朋固望其徹底悟學亦督之以學印經謂明儒學者必明此經明此經乃實明學入手會局探本窮源只此二百字中是有多少曲折揭致知妄以爲宗旨格物誤爲入竅豈不是經豈不自謂悟經班見管窺真所謂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也舊語學者謂此學分量極大根抵極深端緒極微法度極密試以此四者求之乃略盡經旨之奧然總之又只脩身爲本四字而已每謂明得此四字則一部大學又其註脚者良有以也

答饒伯宗

自宋以來談格致者紛紛各私其見竟未聞歸於一是者今老師廼曰萬物皆備一物當幾格物之物一物當幾之物也真儒先之見所未到者學者聞之莫不釋快然不肖竊有疑焉

格物之物在經本無不明只爲不以脩身爲本懸空講之所以多生辯說徃所云開口便與格致爲仇充

棟汗牛總付之閑家具者誠非過語也今既知以脩身爲本則所謂誠正格致者原是脩身之功實致實格觀體當幾日見之行豈容姑爲辯說體則萬物皆備用則一物當幾格物者格其一物當幾之物也鄙人誠有是說亦因學不明本者故將格物懸空講之無有事實不得已而爲之言其實合家國天下通爲一身自是萬物皆備固無煩於解說在家脩之家在國脩之國在天下脩之天下亦自是一物當幾何所容其擬議云然者若有似於言之近工描畫支離亦恐漸遠本實落舊見解此鄙人所以不甚道也只實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

二

實落落與他學出知本爲歸宗知止爲入竅使人隨事隨物而實止之實脩之卽所云格致誠正者一切並是實事實工豈不痛快簡易心無不正不必更動正的手脚有不正焉而脩之卽止之矣意無不誠不必更動誠的手脚有不誠焉而脩之卽止之矣知無不致不必更動致的手脚有不致焉而脩之卽止之矣物無不格不必更動格的手脚有不格焉而脩之卽止之矣是皆所謂格物也致知也格致義所謂除却家國天下身心意知無別有物者正爲此也然齊家也齊其固有之家治國也治其固有之國平天下

也平其固有之天下非因齊治均平之事至而後有是家國天下也此吾所以謂之體則萬物皆備也然當其齊家不可二之國矣當其治國不可二之天下矣雖均平齊治之事交至于吾前而所以應之者其當幾之際必竟只是一物而已雖誠正格致之用屢遷變動不居若無典要而究其當幾之際吾所以格之者亦必竟只是一物而已此吾所以謂之用則一物當幾也格物者格其一物當幾之物也可謂理不然乎格致之義要在明格致之無傳也故不暇及于此然亦有戒焉蓋方有病其辭說之多不欲於坦然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

二

經文重下葛藤註脚以滋爲支離纏繞也來書發義頗詳一口道不盡者更欸答之

父在則孝君在則忠此當幾之物也而格之似矣然亦有陟屺岵而思親處江湖而憂君者則物未當幾也可謂之物亦格乎

予每謂分別爲知感觸爲物故凡有分別者必有感觸之物凡有感觸者卽有分別之知不必見君見親卽思君思親者同一感觸也不必事君事親卽思君思親而念其不得事之圖其所以事之者皆分別也物之感觸無間知之分別亦無間物之感觸無停知

之分別亦無停隨隨格隨致親在而孝以事之則其分盡親不在而圖所以事之或念其不得事之則其分不盡而其爲物之格一也譬之讀書考古會友論學或之乎事親或之乎事君雖未及事乎君與親而孝之忠之也而忠孝之理已灼然於吾心卽君親之物已昭然如覲面矣講求乎忠孝之理者格物也講求之而明乎忠孝之理者物格也其不及事乎君與親而忠之孝之者分也謂必見君見親而後爲格物思君思親不可爲格物者非也岷峒江湖瞻雲望闕蓋忠孝之至者也而尚謂之非格物也可乎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

四

父當幾而孝君當幾而忠是忠孝之理全因於君父求理於事事物物之間而不求理於吾身恐不免於義外也

予每謂止其入竅也脩其功夫也身其歸宿善其命脉知止者分明是止善不是止身脩身者分明是脩身不是脩善然緝熙敬止止法也却在身之所交接處下手仁敬孝慈信者善則也却在脩之作用處顯現入竅二字最要善玩蓋復命歸根到底消息必於此有悟而後其止也不爲守寂沉空其脩也不爲補偏救弊試看仁敬孝慈信一切皆點止字與求理於

事事物物之中者正相霄壤也所謂從本立宗從止發處而又何義外之可言乎

且事至沓來紛紜轆轤一觸卽應豈容停待苟所學無着落實地只取辦於臨期何以應手其所以格之者當必有作用做手也伏乞老師大賜發明則不惟昭之疑得有所解云云

予每謂致知格物不但儒家有之卽佛老之學亦有之只知本立宗旨既殊作用處便一切相逕庭矣又不但佛老卽百工技藝亦皆有之其分別明處卽致知其作業熟處卽格物嚴整威儀肅恭齋法謂釋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

五

氏無格致可乎疾徐甘苦得手應心謂百工技藝無格致可乎然釋氏之所以格之致之者爲何起宗百工技藝之所以格之致之者爲何發念其不相侔自不待說卽同學聖人共明知本者主腦雖無不同造詣有淺深作用做手工力之生熟亦厥有間矣耳順從心自是到家境界三十而前只恐尚須把捉諸凡考證之方講求之法與夫臨事而停審相機而籌畫或恐俱所不廢到得脩固止深手勢漸熟作用自漸不同急于受享躐等凌節正是邇來學者病痛鄙人之所深戒也記得癸亥而前曾因讀易之故忽有觸

於本末始終之旨于時全學未明知止之法亦所未
悟只以易語強自支撐謂安其身而後動其身未安
寧可不動易其心而後語其心未易寧可不語彷彿
十年來乃到止地止地稍固作用處乃漸輕也更有
一說大率同一格物以知本之旨用之則一切皆已
分事以應務之心用之則一切盡人分事再閱來書
原為格物一端起論以故知有物忽不覺忘本知有
格忽不覺忘止如云紛紜轉轉一觸即應取辦臨期
應手不得等語大率俱是靠在用邊只愁應務不得
豈知聖門之學原以知本為宗故格致之工蓋不專
為應務而說要令事安而心安物常格而知常止則
知所先後之本旨也曩與詹德甫書所云聖人之學
只愁不止後世之學只愁不知又云聖人之知要從
止出故必定必靜必安而後責其能慮後世之學却
與古異似是先從慮上下手知上充拓此真杪忽毫
分之幾而寔本末始終之判有志於學者所宜深察
也格致不可提宗豈故好異只一脫却主腦不知不
覺全副當精神便向外邊去矣

先生曰學不急於辨體要在明宗貴學也而世之
學者務辨體不務辨學窮年卒歲描畫本真而所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

六

本

以操縱本真使為我用者返置不問今學問之旨
備荷闡揚更無疑室而學字為義乃獨有未解者
六書以學者童子蒙冒拱手以效先覺或曰學者
覺也男子生而不可以蒙昧也又曰學者學也學
孳而不息也不識三者於義何居學之義明而後
用力為有據也非訓詁也云云

書來專論學字理路入細而語復足以闡揚之優游
涵泳知吾契之必有旨於斯矣論語以求仁為宗然
全書說學不說仁孔子辭仁聖而不居然却願學不
厭不敢倦仁即今之所談本體之謂也本體雖聖不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

七

增雖凡不損而凡聖殊趣則學不學之所由分也學
之則聖不學之則凡而仁與不仁汙隆於其間矣孔
子平生只以好學自許外此則以好學許顏三千七
十之徒夫豈不學而好學者僅一顏子乎可見學亦
未易明也好學亦未易到也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
悅乎只一箇學字先無下落安得時習孔顏好學固
其用志之專亦其明學之盡不然雖欲時習之有不
能也予每謂學為做人之法但做物者是以法加物
而做人者則直以人自學說文以學之上文為覺故
曰學者覺也蓋天之生人也覺發於其間矣學之下

文爲子故曰學者孳也如子學父孳孳而不已也知天之生人而發覺也則學之宗趣可尋知子之效父而孳孳也則學之淵源可識必如是而後可以言時習也必如是而後可望於不厭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學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聖人之學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吾人之學也試看嬰兒在母腹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升降上下一氣流通則真可言孳孳而不息也是學之模楷也知本者以言乎其命脉也知止者以言乎其訣竅也格致誠正者以言乎其條理也齊治均平者以言乎其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 九

功用也學外無仁仁外無學學明而仁在其中矣明德親民止至善一以貫之矣若不向學上講求懸空說仁如數他財對塔而空說相輪也輪扁所謂不疾不徐得之於手應之於心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不能受之於臣吾故曰學亦未易明也好學之地位亦未易到也今與二三知義日摩月揣於學條貫統紀講求雖無不盡至於反己入微同流上下推移運轉得手應心徹悟時習之妙以追好學之蹤則尚茫乎其未及也非不及蓋尚存乎其人焉耳尚存其人焉耳勉之

昭讀會語至此謂知本條發明聽訟一章以傳釋經以經證傳徹透知止之方誠可爲千古一快尚有毫髮含疑敢以請質古謂訟有五聽謂言聽貌聽聲聽色聽視聽真是全向人邊以證學不知本者最爲明的獨以穆穆一條旣已備點善則善在此卽止在此矣似無待於更引聽訟而後義明若以二條並發知止之義則此謂知本一條不將爲復出耶云云

善一也有自主宰言者有自流行言者故止一也有自歸宿言者有自應感言者君臣父子朋友之交所謂止之應感者也故仁敬孝慈信所謂善之流行者也歸宿不明而直於應感之上討止猶主宰不悟而直於流行之際看善也止將得乎聽訟云云則正所謂止之歸宿者也止有歸宿隨其身之所感於爲君也而止仁爲臣也而止敬爲子也而止孝爲父也而止慈與國人交也而止信則無適而非止也舊答汝存書謂隨事討止正與後人隨事求中意同未必非中只恐非允執厥中之消息也至善一傳旣已備點善則又必指出知本以示歸宿此正曾子徹悟孔學親承秘旨學之所爲獨得其宗也不可草草視也以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 九

爲專釋本末者固爲未悟知止之法以爲復出上義者似亦未究知止之奧流行主宰恰好互用止脩無適非脩無適非止此正止法之所以爲深且妙也向與詹源年兄書論石經謂此中似有覲面孔曾別傳一案須之十載之外伏兄大力一爲挈出以快千古之眼意正指此偶因機觸矢口敷宣疑信方淆只恐更來迂怪所幸者則以傳雖稍有錯簡經却向是全文以傳釋經以經印傳不信鄙言者當能信傳不信傳者亦必信經此鄙人之所以敢爲踰僭而不忘也五聽事實引證甚好聽訟豈可廢只所恃以正本清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

十

源回心而易慮者道不恃於此也象山乃謂欲識使民無訟之道於聽訟之間見之矣豈知孔子之意正借聽訟之求諸人者以證使民無訟之求諸己者而非直教以聽訟就於其中求所以爲使民無訟之方也論語不云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則聽訟之分量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則知本之功效也他日稱子路也謂片言可以折獄必繼之曰無宿諾豈非其可稱者折獄之明而所本者則身有之信也乎不然亦不過一獄吏技耳烏足稱於洙泗之門屏乎哉知本諒哉使民無訟悟之則真

可謂知止之奧訣也

問聖學肇自虞廷以孔曾大學之旨合而觀之至善之止卽厥中之執止其一也脩其精也似無客於疑者然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一而已何有

人心道心之殊世之論良知者以印道心之微揭爲教本審如此則允執厥中專言之者竟爲缺文矣大學之旨上考虞廷雖云無不脗合而道心人心亦若缺然不及見者此學者之所以不能不致疑也云云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

十一

人豈有二心人知其無二心而虞廷授受何以爲有

人心道心之別須知有二者心無二者性有二者用無二者體此堯之命舜所以只說允執厥中也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湯亦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民之中天之命也故子思直以喜怒哀樂之未發者爲中發而中節則便所爲中之用事也從古言中未有若此之端的者只於此看未分曉卽大本大原先無着落夫安得不執知能之發爲體而謂三聖授受要緊在道心之微乎惟精何爲正有見於道心人心之不一而恐其或二於中也惟一何爲正有慮於道心人心之不一而欲其常一於中也

危微者以言乎其幾道心人心者以言乎其辨惟一
惟精厥中允執乃無適而非道心之流行而中常用
事矣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故道心者中之用事也三
言之益要以補允執未析之功而非以道心之微發
堯之未發也不然則何以堯之命舜止說執中舜既
點出道心乃更揭人心與之作對乎此其意亦居然
可觀矣洙泗之學正是唐虞之學豈有毫髮不相符
合大學直將心意知物列在目中歸本脩身歸止至
善淵源祖述信有由來獨所云道心人心者似正審
幾之要大學不及之耳不知心何爲而用正爲其有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

十一

不正也意何爲而用誠爲其有不誠也知物皆然正
而誠者卽所謂道心也不正不誠者卽所謂人心也
但虞廷之所言者略而大學加詳焉頭面稍不同致
讀者未解耳先儒謂由孔孟而下其說長愚謂豈獨
孔孟自堯舜而下其說便長矣非欲長蓋勢不得而
不長也吾輩今日要緊在玩虞廷十六字則悟其云
何爲中玩大學一章經則悟其云何爲善知止有定
乃漸能得豈有至止歸宿全副精神尚茫然未有安
立而可以言學者乎執字昭然與止不異蓋皆不是
影響測度轉換遷移之法此其所以能漸進於定漸

進於靜漸進於安而慮從中出有能得之理也此誠
所當深思而細講者也至於文義之間固有合者亦
有未合者固有備者亦有未備者屑屑較量不無轉
添疑梗爲學之障此先儒所以謂排比文義最爲心
害爲學者所宜深戒也

知行之說據夫子首云知及孟子以爲始條理灼
然知在先矣及考夫子他日又曰民可使由不可
使知孟子曰行之不著習矣不察易曰百姓日用
而不知似又以知在後昭嘗揣摩若謂磨研學術
必擇之惟精知固所先隨機接應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而已耳似是知非所先也先生以爲然否云
云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

十三

知卽是行行只是知此知行所以本來合體也知到
盡處只體當得所以行行到盡處只了當得所以知
此知行所以本來同用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
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信口一句道來知行
兩到先儒謂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精明燭
照處卽是知理雖近是語稍欠瑩至於知食必食知
衣必衣知事親必服勞奉養知事君必陳力就列喫
緊爲人要取知行合一而語意亦稍近執向答汝潛

書有謂親在而孝以事之君在而忠以事之者則其分盡親與君不在而念其不得事之或講求其所以事之者則其分不盡而其爲物之格知之致一也此最得知行合一之理蓋隨知所到者行卽在其中矣隨行所到者知卽在其中矣形有禁勢有格謂分之在我者有盡有不盡可也而知行之必合爲體者則斷斷乎兩無有餘欠也講求者何嘗不是行猶推行者何嘗不是知善乎孔子之言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交互推原正以見知行之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

十四

本來一體而亦決非有二用矣來書所引孔孟之言謂有謂知在先者有謂行在先者理却未是至於謂磨研學術須先知隨機接應却先行正爲不認得磨研學術之卽爲行而隨機接應之莫非知耳說知又說行時就其用之重者偏舉之互發之俾學者知所致力耳舊曾有一譬謂如桴扣鼓桴到鼓鳴此中如何分得先後必欲湊體微細揣摩似覺桴在鼓先以此而辨知行先後之毫分則容有之耳然一到俱到亦必竟不容等待於其間也此中端緒稍微非細體之莫得若僅以文義求之恐終未易了了於楮墨之

問也李汝潛答

問孔門以求仁爲宗大學孔子遺書也却又無一仁字如以至善爲仁先生曰知不違本卽心不違仁知本焉斯識仁矣如以本爲仁孟子道性善以其實有是仁義禮智而已程子曰義禮智信皆仁也果善乎果本乎果皆是乎

識仁者不向書冊上討辨實者不向名稱上求孔子只緣識仁故說至善固是仁說知本亦是仁後之學者只緣不識仁故說本與善固是一箇名稱卽說仁亦是一箇名稱仁安在乎以此言仁卽卒歲窮年耳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

十五

聾舌敝亦只是向靴桶外與仁搔癢也試思之

大學以知本爲宗而命脉全在止至善三字先生曰本之一字所以操柄此善是本爲實而善爲虛又曰至善原有箇實體而本字乃孔子鑒空拈出是本爲虛而善爲實果虛乎果互爲虛實乎

善亦非執定實仁敬孝慈信隨感而應無非善者本亦不可執定虛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千感萬應本決不可亂者言下無真詮消息在自討實實虛虛請君默默理會言語文字中無可覓者

問止爲入竅若意緒紛紜精神流蕩非止誠無從

入也纔說止又似默默冥冥與空寂者無異加以檢點便屬照心妄心之類不識如何乃為真止乃可入竅也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戒慎恐懼要歸不覩不聞昭昭靈靈者斷不是體然除却昭昭靈靈亦別無可用以入止地之法門矣攝知歸止原是不不得已而形容之言易詞言之卽是攝靈歸虛攝情歸性也但不可如此道耳悟得此則兩者俱是工夫不悟此則兩者俱成病痛

脩爲工夫格致誠正脩之事目也若用不轉手所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

七

脩安在果一把拈來一齊用之耶果遞相先後次第用之耶果舉一該三終日執而用之耶抑其中尚有妙用消息耶

脩爲工夫斷然不可另說無主意的文字如何下筆有止以爲之主意而用脩以爲之工夫時措之宜卽一把拈來與遞相先後舉一該三無一而非脩之妙用之妙用止之流行矣

以上俱答未鳴洪

龍讀知止說至以艮背相發明竊意六書以反見爲艮神光順則外馳反則內照故曰機在目顏氏爲仁以勿視爲首子思戒慎以不覩爲先皆有以

也云云

來書語意稍繁此亦未到徑約平實之驗然前段反見爲艮之說與時從意態精神恰好對證果若云云直截將雙眼蕩漾光明漸然收住於止地法門亦思過半大率藥不執方要在愈病禪家貴返聞仙家急收視然亦有從聞思脩入三摩地又有謂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者亦自不妨爲互發也儒家說止誠與彼異至於戒塞漏洩之門杜絕牽引之路同此形骸同此罅縫亦自是脩而無用之矣蓋除却覩聞與思他亦無可用力者矣經書所說不覩勿視等語似不必執爲偏重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彊弗友剛克爰友柔克佩韋佩弦以救氣質之偏如時從云云則真可爲善自藥者也姑行之忘於目光溢無極艮其背內外兩忘就此一路入門一竅收攝亦自有止深一段光景實履實事不可但作文字解也知之

先生曰止得深則格致誠正脩之用處自輕脩身爲本是有多少事節事親知人知天三達德五達道以及齋明盛服非禮不動皆所不可廢者抑將何自而就輕乎

予每謂肇南山之竹寫脩身爲本之條目不盡無論

事親知人五達道三達德縱橫說豎說淺言深言總之皆爲脩身爲本開條件也爲格致誠正添註脚也若實說脩身工夫只有格致誠正四者最備最精他無復有餘蘊矣舊有書以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八者爲天下之實物脩齊治平誠正格致八者爲天下之實功其言蓋不草草大率諸書所開者皆可增減惟此八者不可復增減可互換惟此八者不可別互換語似尋常非精見性術者不能道而非實悟大學者亦不能識也止惟一法脩有多方止之所以脩之也脩之所以止之也寔則又非有二用也脩之輕處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

大

九

請姑不爲懸想且定睛着實把持候其止地稍稍沉固久之應務自見有輕省處也今且不必道也

知止爲脩身之功卽明善爲誠身之功脩身之始本猶未立也故謂之知止止之深則身脩而本立矣蓋知行並進本不可以偏廢亦原合一云云

大學雖說知止其命脉在止不在知中庸雖說明善其歸宿在善不在明故曰在止於至善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則知止明善之本旨也若脫却止字直將知字掣出與行對說毫髮殊於止地法門真天壤相寥隔矣脩爲工夫止爲主意寔是徹透

孔曾心要非予杜撰時從雖日相從聽話頭看稿刻大率汗漫幸更細體之不可如此胡亂解也以上俱答謝時從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

九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